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為卷之九

難一

德經

碧 虛 子 陳 景 元 纂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夫家國安靜易為維持及將傾危則難守
禦衰心未兆易謀消滅惡狀已形難圖混
絕孽芽柔脆易為破除枝幹既成難乎措
擊悔吝幾微憂虞易散凶咎已彰其災莫
追古本作其脆易判或作泮
為之於未有

為謂脩除也夫家國未傾危衰心未萌兆
若預為之防則未然之禍曷由而有
治之於未亂

治者救也夫孽芽未成凶咎未著若救治
在先無巨惡之害矣嚴君子曰未疾之人
易為醫未危之國易為謀萌芽之患易事
也小弱之禍易憂也何以効之曰任車未
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
不能安卵之未拮也一指摩之及其為飛
鴻也奮翼凌雲曾繳不能連也胎之新乳

也一繩制之及其為虎也執羣獸食牛馬
劔戟不能難羅網不能禁也故漣滴之流
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微之善
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

此三者喻不見幾慎微以致後患也患不
預防惡不漸杜其猶植木乎初生於毫末
可拔而絕之及其合抱也本據乎陰崖稍
侵於陽嶺青首百尋鬱蔽日月惡可伐哉

此明自性而生也又如築臺起土於一畚
可蹴而圮之及其九層也聳百仞之高擬
丘陵之大惡可毀哉此明積習而成也又
如遠行之人始於跬步可旋踵而返及其
千里也長川渺瀰峻嶺巖嶮途隘而可畏
路僻而多歧惡可運哉此明遠行不止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此之謂也九層古本作
九成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夫有為於分外則廢敗自然有為於欲利

則廢賤精神然而執有好名患至身失執
勇好敵禍來國失良由不能為之於未有
治之於未亂也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夫事之所敗敗於有為不為何敗之有意
之所失失於有執不執何失之有是以聖
人措意不在乎小成而常以虛靜恬淡寂
寞無為為心自然無為無執無敗無失莊
子曰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
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

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

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

試鑿之目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此為者

敗之之證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幾近也言世俗之人雖從務於善事皆有

始而無卒先勤而後惰功崇近成不能戒

慎乃復亡敗也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此重申戒勸也夫世俗若能慎末如初則

所為無不成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也世俗以不欲為
憂聖人以不欲為樂聖人貴清靖節儉世
俗貴貪濁奢侈是以世俗所不欲者乃聖

人之所欲故視金玉如遺土也

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遇

世俗損天真以務外學而失分內之真性
聖人守自然而不學保分內之天和然世
俗以不學為過聖人以不學為真學故曰

復眾人之所遇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聖人以不欲不學為
教者以佐萬物之自然使各遂其性而不
敢造為異端恐失其大本也持之無敗者
審其未兆未

亂之微無失宗法輔物自然古之
善道也故次之以古之善為道者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古之善為道治身化民者自脩宵中之誠
使道洽於物而治名不彰物任其能而親
譽莫間也不欲明其教令使物欣欣悻悻

而智詐萌生將以導斯民於質朴而後自
然也此說古之有道以勸于今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民之多智則姦先生焉雖有法令而無所
畏故曰難治也莊子曰上誠好智而無道

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
戈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網罟

罾筍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
罟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滑

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

天下君子大亂罪在於好智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夫人君任用智詐之臣治國者必以權謀
靈政為事致民擾亂是國之賊也經曰智
慧出有大偽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夫人君任用淳德之士治國者則必以無
為簡易為事致民安靜是國之福也經曰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又曰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杜預庭曰君猶表也

表正則影端表邪則影曲正則人隨而正
邪則人從而邪邪正淳漓匪由他也用智
謀之臣則權令興用忠厚之士則風教淳
人化醇和國乃豐泰此為福也

知此兩者亦稽式

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夫用智者害政
靈民為國之賊以致亡身喪家是以為不
用智者稽模法式也夫不用智者德政澤
民為國之福以致榮鄉顯族是亦為用智
者之稽模法式也古本作稽式稽考也謂

考古法式

常知稽式是謂玄德

玄德也實也人君當知福可任而賊可去
致默首於富壽是有深冥之德也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夫聖人之玄德深不可知遠不可窺然觀
其迹似與物違及究其理則與民同歸然
後入於自然之境而無所不然者謂之大
順矣嚴君平曰愚智之識無所不克清天
宰地為類陰福東世莫見故曰玄德深矣

不可量測遠矣不可窮極與物及矣莫之能克列子曰堯治天下十五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

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疇教爾為此言

兒童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此謂玄德深遠乃至大順也善為道者不逆於寡德量深遠

如本朝宗故次之以江海為百谷王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開元御疏曰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為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易云地道變盈而流謙地道用謙則百川委輸而歸往聖人用謙則庶人子來而不厭嚴君平曰江海之王也非積德累仁加恩惠以懷之也又非崇禮廣遜飾知巧以悅之也又非出奇行變起權立勢奮武揚威以制

之也清靜處下虛以待之無為無求而百川自為來也百川非聞江海之美被其德化而歸慕之也又非拘禁束教有介導而趨之也然所以貫金觸石鑽崖滑山赴江海而無還者形偶性合事物自然也由此觀之卑損之為道也大矣百害不能傷智力不能取不戰而強不威而武默然無為與萬物市譬夫谿谷為卑故能達而不窮江海處下故能王而不休也

是以聖人欲上入以其言下之

聖人謂能體江海之下流者將欲處人之上必先以其言下人者知滿必招損故言則謙柔名則孤寡而盛德日崇大業洞洞自然為物所推舉於上矣

欲先入以其身後之

將欲首出庶物必須身謙言異退在人後者蓋謹身順道不以先物故能為物所推讓於先矣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聖人臨大寶之位居至極之尊勞一身而

逸萬民薄眇躬而厚庶物民皆忻戴猶以
為輕處物之前民得以治故人皆悅隨安
有所害哉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夫有道之君羣生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推

崇為主而無厭倦以其謙偽之德所致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謙德化下下皆化而為謙退也故聖人常

以虛為身以無為心心形既空物孰與爭

陸希聲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

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謙之為德卑以自牧故江海以謙為德而

為百谷所歸往聖人以謙為德而為天下

所先上夫聖人豈欲先上哉天下樂推而

不厭耳江海居下派聖王處謙卑俯尚強
柔以唯謙為不月故次之以天下

皆謂我道
大似不肖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肖似也老氏曰天下之人皆言我道虛無

廣大光而不耀盛德若愚無所象似猶如

不賢也

2:

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夫獨我道虛無廣大不為下士所信故以

不賢也若賢而使人稱美之不待于今亦

以久矣若為人所稱美其道豈足為大邪

莊子云老子謂士成綺曰夫巧智神聖之

人吾自以為既焉此乃老氏不以賢美為

貴久矣傳所謂竇武子其智可反其愚不

可及也近之矣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雖我道虛無無所象似然有三行可以保

倚執持實為修身治國之至寶謂下文也

古本作持而實之言世人若遵守三行以

為珍寶執持不捨何所不適河上公本作

持而保之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開元御疏曰夫體仁博施愛育羣生慈也

節用厚人不耗於物儉也不為事始和而

不唱不敢為天下先也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虛不敢為天下先故能

成器長

成器長

聖人以慈為行，勇不
懼之謂也。德無其用者，必能廣於地，施所
謂節用而愛人，也不敢先於天下，則必能
成器用之長。易曰：見羣龍无首，吉。此所謂
大道似不肖也。李約曰：自下行成而昇高
業就，故得為天下君長也。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
矣。

今世俗則不然，所謂肖者，則與道反矣。皆
棄捨慈仁，將為勇義，負氣輕死，以陷物則
過涉滅頂之凶矣。不能愛畜，節用復為奢
泰，貪求廣費，斂掠不足，必致傷財害民，則
反招匱乏之患矣。既而飾智以驚愚，脩身
以明汙，好處物先，耻居人後，進無謙退之
心，動有剛強之志，縱而不止，則犯上作亂
矣。此三行皆非大道久長之術，乃數喪家
亡身故曰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夫三寶之中，慈最為貴，故偏歎美也。夫主
將用慈，則撫養士卒，可無敵於天下矣。且

兵入於敵境，不踐果穰，不穴丘墓，不殘
積聚，不焚室屋，則人人悅之。若孝子之見
慈親歸降者，若強弩之射深谷也。如是則
何必陳兵野戰而後勝？重門擊柝以為固
哉。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夫天道福善，禍淫。善人則自天祐之，吉無
不利。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所以天將
救助之者，以其主將能用慈仁，衛護士卒
人民也。道大似乎不賢，慈儉誠如不
武，故次之以善為士者不武。

善為士者不武。

士將士也。夫善為將士者，體慈仁，用德義，
誅暴亂，振困苦，而不以威武凌孤弱也。

善戰者不怒。

夫善臨戰陣者，雖有甲兵不得已而用之，
苟在應敵，非樂殺人也。以悲哀泣之，喪禮
處之，豈憑怒而好戰哉？

善勝敵者不爭。

夫善勝者在德，不在爭。師克以和，則善
勝，不以利動。因勢而取也。如魯仲連之吟

嘯熊宜僚之弄丸善勝者也
善用人者為之下

善用人者以謙不以力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故用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心膂用將師之臣則跪而受鉞行而推轂先之以德而後用其力者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夫善為士善戰善勝善用人者常柔弱不爭謙以自牧物竭其能人盡其用豈非不爭之德用人之力乎彼唱如此我和如彼猶天之無思而大思生不言而四時行可以配天而代天治物是古道之極致者也

用兵有言

老氏痛當世用兵以好戰為本故舉古之軍志以明申誠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兵以先舉為主後應為客聖人之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應敵而後起所以常為客也

進少而退多者是沈機密用重敵之意也雖有敵至我則善師而不陣自無征伐矣又用師之法為主者以起戎為謀為客者以應敵是務進雖少漸近於殺退雖多轉近於生故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猶勇於敵則殺勇於不敢則活也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夫行師在乎止敵貴乎不爭雖止敵不行殺心也既無殺心即我之師徒抱義以守故行無行也又將奮臂先登則若無臂可奮以其惡殺而尚慈也夫有道之君縱有凶暴之寇妄動而來我則告之以文德示之以義兵彼必聞義而退自然無敵雖有仍引之威而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敵既遠退干戈藏藏雖有執持之儀而無兵可執故曰執無兵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

幾近也寶者身與位也輕敵謂好戰於外無備於內也好戰於外猶有勝有負無備於內則必至滅亡夫聖人在上誠無敵於

天下然以其時有理亂言之則敵亦眾矣何者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若然者則天下一國亦吾敵也一鄉一家亦吾敵也故王者不遺小臣即得萬國之歡心矣公侯不侮鯨寡即得百姓之歡心矣志士不忘脩身即神悅而天樂矣然後可以全吾所寶耳云幾喪吾寶者何哉我本慈愛不樂殺人不得已而至於無敵非吾志也既非本志則為喪矣所亡未大故曰幾喪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抗舉也夫西國舉兵相加也哀者慈愛發於衷誠之謂則由其君之有道也若夫上存慈愛之心不失使臣之禮下輸忠良之節盡得事君之義則何向而不勝哉其言易知故次之以吾言甚易知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經曰為無為事又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又曰行不言之教並是無為分內簡易之道言則不繁行則不勞是易知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莫能知者下士也下士欲惡滑濬但見邊徼多惑於有為好攻乎其端不能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至於虛無之道黜聞而不知茫然而莫行也

言有宗事有君

此釋易知易行所由也宗本也君主也夫百家之語言雖殊途而同歸於理得理者忘言故言以不言為宗本矣萬緒之事事雖異趣而同會于功成功而遺事故事以無事為君主矣此以不言無事為教豈不易知易行邪嚴君平曰夫聖人之言宗於自然粗於神明常處其反在言默之間甚微以妙歸於自然明若無見聰若無聞通而似塞達而似窮其事始於自然流於神明常處其和在為否之間清靜柔弱動作纖微簡易退損歸於無為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夫獨無知之下士好窺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聞吾忘言道事之旨忽去不信而

大笑之是所以不知我之過大而謂似不肖也嚴君平曰夫世之莫我知者非我之道小而不足知又非我之事薄而不足為也又非世之好敗惡成喜禍樂患而不我從也天性與我反情欲與我殊智者蹈於情欲終世溺於所聞神氣不我安而心意不我然也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夫至道之言有宗有君惟明者知之故稀少踈闊矣得是道者萬物尊之故曰則我貴矣開元御本作則我者貴言法則我者貴矣嚴君平曰故其明不我見其聰不我聞是以深言反而受謗大行遠而得毀獨見之明不用於世獨聞之聰見羞於民事順神明者不合於俗功配天地者不悅於衆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褐裘也賤者之服玉潔潤而比君子之德夫聖人內蘊道德喻懷玉也外無文采喻被褐也是以內雖昭曠外若愚昏珠藏蚌

胎玉蘊石間天下莫能知則我道貴矣凡妄知聖人藏知故次之以知不知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夫聖人稟氣純粹天性高明內懷真知萬事自悟雖能通知而不以知自矜是德之上也中下之士受氣昏濁屬性剛強內多機智而事夸大實不知道而強辯飾說以為知之是德之病也莊子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此亦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真知妙本洞達杳冥是以六通四關上下無常悅然無心釋然無累而又常患世俗妄執強知之病動入死地往而不返者良可歎息此明聖人慈心獨能病患世俗有此強知之病其於聖德何病之有則是是真知不病而強知病矣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夫聖人者能知無知達道之機損聰棄智實無世病慈仁哀憫能病衆生之病者以

其自無病也使其有病又安能病衆生之病哉莊子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此先能正已然後能正羣生

猶聖人不病以其病病也強知夫道獨胃

民不畏故次之以民不畏威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夫世俗不畏天威國威則大威至矣大威謂死兆也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

言夫人立身以畏為本若以小惡為無傷而不畏積之盈貫以致乎太威至而不可逃也嚴君平曰大威已至乃始為善當是之時道德不能救天地不能解非天之罪也樂高安大負威任勢忘憂失畏不求於已故憂於身者不恐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誠於近者不悔於遠

無狎其所居

古本作狎習也所居謂所處也言畏慎之

人凡居處當擇善鄰無習惡友清淨自守早退自持災禍莫干形全神王斯畏慎之深也開元御本狹者謂寬其所居之處不可強梁自處在乎和光容衆不迂於物也舊說曰神所居者心也人當忘情去欲十六寬柔其懷使靈府開豫神棲於心身乃存也

無獸其所生

獸惡也道所生形故曰所生夫人不可獸惡其道當服勤尊仰畏道畏天則可永保元吉若縱其欲獸道慢德禍不旋踵矣舊說身所生者神也由神而生所生謂神也神明託虛好靜人能洗心息慮神自歸之若嗜欲躋神營為滑性則神氣散越而生亡故勸令無獸所生之神以存長久之道也

夫唯不獸是以不獸

夫獨畏道畏天之士惟精惟一造次必於是顯沛必於是安有獸惡怠惰之心是以天道密祐降之百祥是故交相保愛而不

狀惡也開元御疏曰惟精惟一者尚書大禹謨舜命禹踐位之詞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惟精惟一可以允執厥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夫聖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十七有已心原自知善惡潔雪滌除使塵垢不入其舍是之謂自知也既而體道淵默晝夜勤行不貫術才能燭亂於物恐其違理失當同乎不畏威者也

自愛不自貴

聖人葆愛其身知身乃大道之所生不縱嗜好狀惡怠惰傷於至理虧損形神是之謂自愛若乃貪厚味羨眼好色音聲肆情性之所安耳目之所娛自貴而賤物是甲其所居而不能清靜自守豈畏慎於細微者也

故去彼取此

若去彼自見自貴之憍縱取此自知自愛之畏威得尊道奉天之理天道不厭惡於

人是故威罰外消生道內足也不為為惡於散則殺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九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卷之十 雜二

碧 虛 子 陳 景 元 纂

德經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剛決為勇必果為敢夫剛殺之人無所畏

忌見威不懼必果無迴特其兇頑便施誅

戮故曰勇於敢則殺夫懷道之士謹於去

就檢身知退靜順柔和非敢有為不忍殺

傷故曰勇於不敢則活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

以聖人猶難之

兩者謂敢與不敢殺與活也天地之大德

曰生聖人以慈為實而不樂殺人也死者

人倫之荼毒含生之類皆惡之勇於果敢

者殺之道也勇於慈仁者活之道也若以

此義守而不變是未明天地殺生之權也

今日或利或害者是於殺活有所未定邪

夫人為不善於顯明之處人得而誅之為

不善於幽闇之所鬼得而殺之此雖大聖

之慈天道之仁不能憫救也若乃宥而赦

之必有及報之禍夫有可以殺而殺之者
有可以活而活之者有可以殺而不可殺
者有可以活而不可活者有活之而為禍
者有殺之而為福者何邪然天之所惡而
人孰知其故若非體真造化安知禍福之

端利害之元雖有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

之事况非聖人而敢私心殺活哉故猶難

之也廉君平曰凡此二功勇敢均計策

外馳射身相非與天異意與地異心奮情

舒志各肆所安或以千乘變為亡虜或以

匹夫轉為君王故物或生之而為福或生

之而為禍或殺之而為福或殺之而為賊

二者深微莫能窮測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大天道自然平施不逆萬物而萬物自專

之豈與人較其敢與不敢殺與活哉然而

人自服從者不與物爭而能善勝者也所

謂勝物而不傷二曰勇敢也

不言而善處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福善禍淫

之應信不差矣

不召而自來

天道高遠又無言教何嘗呼召萬物而萬物皆背陰嚮陽春生秋實者陰陽生殺之正令也

默然而善謀

開元御本河上公本並作緝然嚴君平今作默王弼本作坦夫天道寂默無情至公不二行吉者以吉祥報之行凶者以凶祥報之其於人倫生殺之威象緯行度之軌未嘗差忒豈非善能謀畫者也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張自然之羅故曰天網縱太虛之寬故曰恢恢四達皇皇是謂疎幽明難逃是謂不失也房敢則殺常不畏死故以民常不畏死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不畏死有二義達者得其常理而不畏死愚者失其常理而不畏死夫人生而靜天之性樂生惡死人之常耕而食織而衣安其居樂其業養生葬死此世之常禮也夫

民存常性官守常法而無枉濫皆得其死民生死得常則何畏之有達德下衰不能無為禁網繁密民不聊生盜竊為非欺給生亂小恐惴惴而懷驚大恐變變而忘死如何刑法滋深主司暴酷更以大辟族誅之令恐懼良民哉古本作如之何其以死懼之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象之孰敢

畏死亦有二義養生謹慎之人畏天死而脩德也造惡偷安之人畏刑死而矯法也且人之自然也舍鋪而熙手憺怕鼓腹而遊乎混茫而不知老之將至此順化之民也今乃法令滋彰動入死地是使民常畏死也民畏死則偷安其生而興奇變姦詐之心以矯其法令姦詐生而禍亂作則主司者得專執而殺戮 砍其姦詐絕蹤誰敢犯之者也

常有司殺者殺 河上公曰司殺者謂天居高臨下司殺人

之過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言天鑒孔明無所不察何須推相執斷深嚴刑典也杜光度曰司主也大之養人也厚愛人也至南官丹錄賞善而司生北官黑簿紀過而主死天地萬神司察善惡以懲以勸俾其革惡而遷善也故有功者延年有罪者奪算毫分無失如陽官之考較焉天有司命四司之星在虛危之間主人功過年壽所謂天之司殺也糾察罪福使世人知脩善戒惡焉人君以善教人動懷慈恕其不善者天之司殺當自殺之天網寬大疎而不漏遠天反道於何逃罪哉

天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

夫主司荷容專任刑法以代造化生殺之權者如拙夫之代良工也

夫代大匠斲稀有不傷其手者矣

夫以拙夫而代良匠斲木豈唯殘材毀樸抑亦傷手碎指矣以喻主司代造化生殺之權而輕肆其刑政不惟悞害良民抑亦斷喪和氣夫天道高明人職近蔽用近蔽

之人代高明之天以致物理緣誤而夫自然之治矣民不畏死惟懼於死故次之以民之飢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夫民者國之本也政令煩則賦歛重民貧乏則國本弊是以君待民而食上資下而立君稅取多則上下同飢剥下盈上則君人俱弊杜光度曰立法垂憲古有明文食也充君之庖稅也輸國之賦什一之稅務在其輕賦重則民貧賦輕則民足民足則國泰民貧則國危理在酌中法無太酷所以鑄刑書而物怨作丘賦而邦貧齊侯以重歛致亡田氏以厚施成霸故然目君宜鑒焉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有為則政煩無為則簡易則易從煩則

難治夫上有擊鮮玉食之獸則下有腐糗

糟糠之美網密令苛故難治也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夫政令煩苛賦歛重大而民亡本業亡業則觸法犯禁輕就死地以其各求養生之

具大厚致有蹈水火而不懼逆日月而不驚者故曰是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夫貪生趨利如羊就屠自速其死耳獨有外形忘生者處阜隸而不辱食藜藿而常

甘雖世事嶮巖亦陸沈而安隱是有以異

乎貴生者也貴生益生也又自貴也目貴

其生者謂身欲安逸口欲厚味形欲美服

目欲好色耳欲音聲若不得則大憂以懼

以至乎過貪分外而輕入死地也民飢則精神散

而輕死足則柔和全而重生故欣之以民之生也柔弱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夫民之生也含元和之氣抱真一之精形

全神王故其百骸柔弱及乎死也元和之

氣散真一之精竭形虧神亡故百骸堅強

也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夫萬物草木生也則天地之氣流行乎內

陰陽之液潤澤乎外故春條青青而可結

夏葉敷榮而可卷者柔脆也逮乎死也則

天地之氣消散乎內陰陽之液乾燥乎外故秋實丹黃而凋落冬枝焦朽而可折者枯槁也前明有識此舉無情無情者以氣聚散為榮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為生死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開元御疏曰草木生則柔脆死則堅強則

知人為堅強之行是入死之徒為柔弱之

行是出生之類也嚴君平曰陽氣之所居

木可卷而草可結也陽氣之所去水可凝

而冰可折也故神明陽氣生之根也柔弱

物之藥也柔弱和順生長之具而神明陽

氣之所託也萬物隨陽氣以柔弱也故堅

強實死之形象柔弱潤滑生之徒類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

玉真曰夫兵者凶險之器鬪爭之具所觸

之境與敵對者也兵強則君逸而將懦將

懦則卒暴以逸君御懦將將臨暴卒且

敗覆之不暇何勝敵之有哉故桀紂以百

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以一統之業而喪

九州項羽忽霸而遽亡王莽既篡而旋滅

符堅狼狽於淮水隋煬分崩於楚宮此數
家之兵皆多至數兆少猶數億無不恃其
成以取敗此皆兵強不勝之明驗也又兵
者求勝非難持勝其難唯有道之君乃能
持勝向數君之敗皆由不能持勝之過也
木強則共

開元御疏曰木本强大故處於下枝條柔
弱共生於上蓋取其柔弱者在強梁者
在下故也

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夫木之強榦大本常處於下柔條弱枝常
處於上木猶如此況於人乎況於國乎氣生
存則柔弱柔弱者謙之道天
道好謙故次之以天之道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開元御疏曰天道高遠非喻莫明故舉張
弓之法以昭天德之用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
之

開元御疏曰夫弓之為用當合材定體令
弛張調利抑高舉下者為架箭之時準的

也損有餘與不足者為發天之時遠近也
如此則命中矣次結歸天道易曰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陽主升陰主降陽升極天則
降陰降極地則升此抑高舉下張弓之象
也天道盈虛一章七閏損日之有餘補月
之不足日月寒暑一往一來則歲功成矣
人君當法天道抑強扶弱損有利無故舉
虧盈益謙欲令稱物平施爾嚴君平曰夫
工人之為弓也無殺無生無翕無張制以
規矩督以準繩弦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
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
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上下相權平正
為主調和為常故弓可秤而矢可行夫按
高舉下損大益小天地之道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
足以奉有餘

開元御疏曰此明人道不能同天道之損
益而裒多益寡也在易之損下益上曰損
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為本也三損損下益
上其道上行夫在泰卦而損下益上遂變

而為損三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夫在否卦而損上益下遂變而為益此聖人設卦觀象之法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雖有道者

此設問答詳解其義問曰誰能同天道下

濟以卹於人減損有餘之爵祿以奉天下

孤寒不足之人乎答曰唯有道之士聖君

哲人乃能然也而言奉者明聖君居物之

上心不忘下一如卑者之奉尊不以高貴

加人也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

夫聖人者圓通為智因物為心整萬物而

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

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豈

以已所施為矜恃其美功成事遂因處其

位哉夫惟不恃不處故能為羣材之帥也

天道益寡損餘抑高舉下唯有道者法之柔弱故次之以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其無以易之

夫天下之物柔弱之極者無過於水而貫

金石攻堅強無有能勝之者又為人壅止決流處方置圓坎險高下汙瀆百數以其柔弱之性終無以移易之

故柔弱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夫水之滅火陰之制陽舌柔而存齒剛則

折此天下莫不知世俗之所共聞也而乃

各師其心莫能行其柔弱之道老氏所以

重歎息故引聖人之言以明柔弱之行也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聖人言者三墳之遺文也或者氏謙辭言

人君能含受垢穢引萬方之罪在余一人

余一人有罪無以汝萬方則民仰德美而

不離散可以常奉社稷而為主矣鴻烈解

曰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

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

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

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

罪也請王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衿起而拜

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已

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此受

國之垢是謂社稷一也帝王立國左宗廟而右社稷宗廟以尊祖配天社稷以尊稼穡備災盛為生民粒食之本也人以食為天故有國必先社稷而王者為之主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人君能謙虛用柔受國不祥則四海歸仁六合宅心是謂天下王矣齊曰山澤納汗國君舍垢是也鴻烈解曰宋景公之時災威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曰災威在心何也子韋曰災感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為君乎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飢民必死為人君而欲殺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無復言子韋再拜曰敢賀君天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舍行七里故君延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是夕也星果徙三舍此受國不祥為天下王也

正言若反

夫能行柔弱則為君主尚剛強則招禍咎聖人受垢惡永保元吉世俗樂美榮終致災凶正言俗意不反如此水之受垢與惡皆和致火之以怨和大

和大怨必有餘怨

國君不能無為謙弱民乃多欲好爭遂使輕生殉死之徒攘臂於道術而國君設教立法以繩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和報其怨而翻濟其怨有怨而和之未若無怨而不和也徒知和其大怨而不省其大怨之所由興雖和之以至公而不免有餘怨是猶代大匠斲木稀有不傷手矣若乃以無心至德報之者幾乎造物哉安可以為善

夫聖賢本以刑政和報其怨惡奈何姦詐愈甚而怨望益多如是則安可以為善哉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陸希聲曰古者結繩為約而民不欺破不為契而民不違者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

為心也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耳
契來則合而不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用
不作李榮曰古者聖人刻木為契君執其
左臣執其右合之以為信不復制以法伴
故不責於人不責何怨和之有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微

微通也道也司主也有德者謂中古之君
無文書法律但刻契合符以為信約而氏
自從化故稱有德也無德謂遠古之君德
大無名物皆自然穴處巢居各安其分其
若無思無慮朝徹見獨不為不恃道冥德
淵無契可司但司其通微而已故稱無德
焉此杜光庭說也舊說以微為跡或謂作
軌法以通人則淵弊生故曰無德也今取
杜說為長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道無私惟善是與所謂天網恢恢疎而
不失是以上善之人自然符會何用司契
而責於人哉此復太古之風也和怨則怨
則無為無為則在小而不
貪故次之以小國寡民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什伍也伯長也器材器也夫國小能自守
民寡能自足可以反乎太古矣使民各有
部曲什伯令其貴賤不相犯由君之無為
故民資業豐盛林器偉奇而無所施用此
至治之極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君無為則德化淳民質朴則不輕死崇本
素末耕食織衣各感舊鄉而不遠徙雖軒
皇几遠之治不足過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刺木為舟以濟水斷輪為輿以通陸蓋通
遠之用也今論守道之君大國不過欲兼
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不相侵奪不相
貿易有舟有直棄而弗用莊子曰至德之
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
鄉此之謂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甲兵所設本以討逆臣禦亂寇而已君既
無為下乃守職百姓不撓四境帖然則甲

兵無所陳設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開元御疏曰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擊
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代聖人易之以書
契結繩之代人人淳朴文字既興詐僞日
漸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使民
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夫君上無欲而民自樸嗜好不生民乃知
足雖蔬食藜藿而飽滿淡味為甘葛木鹿
裘而溫涼無文為美茅茨蓬華而風雨不
侵為安南爽北西而水土任適為樂自然
俗無夭傷土無札瘥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
來

鄰國相望言郡縣相接也雞犬相聞謂民
豐境近也民至老死言無戰敵而壽終不
相往來猶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
此可以同赫胥尊盧氏之風也則信實而
不華故以之
以信言不美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實之言淡乎無味其猶水也淡則能久
不美者以其質也美好之言甘而滋溢其
猶醴也甘則易絕不信者以其華也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善於心者貴能行不辯者本其素樸辯於
口者貴能說不善者滯於是非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夫知者謂知道也明理知本得其要而已
何必博乎所謂少則得也西升經曰子得

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伏也博謂博
通物務攻異端求彼是而已不知者謂多
則惑也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是矣

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

多

積者蘊聚也聖二聖人道濟天下不蘊德以自

高積而能散不蓄財以自潤既不滯功於
外亦不聚智於內二者俱通故曰不積莊
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
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

海內服夫聖人所以不積者演道德以為
人人受其益而聖德愈明如鑑照人不藏
好惡而鑑之明未嘗少減此喻內智也分
財利以與貧貧受其賜而財愈多如井任
汲普蒙利潤而井泉清徹不竭此況外功
也開元御本二句並作既以與人

天之道利而不害

天道陽也故好生而惡殺春夏生育之秋
冬成熟之是利而不害也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夫聖人之道在所施為也所為順理不與
物爭者是以法天道而然也信言不美絕
辯忘言強名
復泯還歸
妙本也

右老氏經二篇統論空洞虛無自然道德
神明太和天地陰陽聖人侯王士庶動植
之類所謂廣大而無不蘊細微而無不襲
也約而語之上之首章明可道常道為教
之宗敘體而合乎妙上之末章以無為無
不為陳教之旨敘用而適乎道故體用兼
忘始末相貫也下之首章明有德無德為

教之應因時之澆淳而次乎妙也下之末
章以信言不信言為教之用任物之華實
而施乎道也是以因時任物而不逆不爭
是有其元德而大順於造化復其常道而
入於妙門者矣

六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十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鈔序

難三

老子道德五千言行於世者千五百年矣。燦然如日月之麗天，固不待贊古今注釋不啻百餘家。顧淺深詳畧雖有不同，至於發揮妙理，啓迪人心，要皆有功於聖人之門者也。竊常觀碧虛陳君所解，中間貫穿百氏剖析玄微，引證詳明，本末畢備，尤為近世所貴。然初機之士，開卷茫然，往往有望洋之歎。太霞真人性純德粹，問學該通，號為羽派宗匠，執經講演垂五十年，可謂陞堂觀奧矣。迺於靜練之暇，撰成科文義疏七卷，纂微開題及總章夾頌各二卷，丁寧觀縷，蓋數十萬言。意欲使學者泝流而知源，因博以求約，如躡梯磴以陟九層之臺，舉足愈高而所見益廣。及乎造重玄之極，致悟大道之強名，體用兩忘，有無雙遣，超然自得於筌蹄之外。然後敬為此老拈一瓣香，庶幾不負平昔用力之勤也。書成既久，秘而不出。鳳翔張公大師美原白公顯道，冉三懇請，欲鏤版以廣其傳。京兆劉伯英贊而成之，且囑僕為序。引其心，俱可尚。故樂

為之書浮陽李庭序

天地萬物之一會於聖人之心，明於聖人之言，觀聖人之言，不察其所從出，無惑乎事物之多紛紛藉藉，有萬不同，而莫能為之總持而兼攝也。夫道生於一，散於萬，不知萬之歸於一者，皆推本窮源之學不講也。老子道德經之所從出者一而已矣。曰上經曰下經，似不一也。未嘗不一也。曰八十一章曰五千言，似不一也。未嘗不一也。蓋以天地萬物之一寓於上下經八十一章五千言之中，使天下後世由於一而知夫一也。夫一之理廣大渾淪難手擬議形容也。謂之有邪則不得於言，謂之無邪則不離乎物。方天地萬物未形之先，是一也。已萌乎其中，及天地莫位萬物品彙之後，是一也。無所往而不在天地得一而為天地萬物得一而為萬物，聖人得天地萬物之一，開悟天下後世，蓋非一言一論所能究悉。此老子道德五千言所由以作也。若虛子生乎千載之後，虚心守一，得玄學之傳，為之纂微開題，其言至矣。而太霞真人以謂碧

虛子博極羣書數引廣奧非謬學說聞之士所能窺測也況變故之後典籍焚蕩無所攷閱恐久而失其傳也於是乎推本碧虛質以平昔所學更互演繹著為科文疏鈔又附之以總章無慮數十萬言支分節解極通貫曲暢旁搜巨細畢舉遂為完書蓋其慮之也至故言之也審憂之也深故說之也詳碧虛子之所述殆無餘蘊矣噫是經也老子作之碧虛纂之太霞又從而釋之何經歷世數之久而述作之多蓋一之理難乎擬議形容也雖然後之學者不可畏高而怯其難亦不可躡等而為之易必也睿思明辨日就月將孜孜汲汲無少間斷深玩而實體之則是一也洞然會中有不期悟而自悟者矣將見自凡趨聖超然物外神遊八極身居閬苑者未必不由茲學始其緒餘土苴猶足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云冲素大師美田白公顯道葆光大師長安劉公伯英同鳳翔張公大師鉅梓以行於世且以蒲城堯公講師公叔書來抵余願西序引姑為題其端首焉大蒙古國歲己

酉秋七月既望宣差陝西規措三白渠副使太華郭時中序
康節先生云先天圖心法也心乎心乎天地間一大義理之府乎太易六十四卦潔淨精微之旨皆自心畫中來二帝三王精一執中之傳皆從心法中出洙泗師弟子一貫忠恕之妙皆由心學中得靈府淵微之地古初聖賢以此而極深研幾探賸索隱以此而超凡入聖悟道參真學者欲悟先天圖之秘參道德經之奧大抵自一心而入千萬世而下以心印心以聖契聖得老氏不言之教扶先天未露之機獨惟太霞真人為能得之方其漱藝苑流詞源濟濟乎儒中領袖迨其造道闡探玄機井井然教門準繩恩沐兩朝名高千古向棲神華嶽風賓樹友睥睨世塵真復實踐有日矣丁未冬平涼元帥王公加禮延請我真人不遠千里惠然肯來鞭鷩跨鶴以崆峒為久駐之地宛然廣成子之復出山川改觀草木增輝薰蒸乎和氣之襲人洋溢乎教聲之盈耳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豈特陝西數

十州而已哉蓋寸地明而太空無礙靈臺徹
而止水湛然霽月光風一襟洒落冰輪玉鑑
曾次昭融以一心自得之學造二經無為之
旨開題訓注援經引子奧義冰釋科文疏解
撫古驗今羣疑脫消言言皆玄妙之門字字
盡真常之理三開者易悟者易得老氏曾懷
本趣燦若日星玄中有悟妙處無疑讀之者
耳目惺惚覽之者形神混合目曰道德真經
疏義後生晚學如披雲霧觀青天登崑崙獲
片玉幸惠後學豈不偉歟元帥王公一日登
諸生于庭囑僕曰真人道德真經疏義與老
氏同一心法誠後學所未見道侶中西岐張
公大師已為毀諸梓矣猶恐流傳未廣欲從
是邦點庭珪之漆貯蔡生之楮廣為印施以
大其傳為學者抽關啓鑰真大惠也子盍為
引其端予應之曰隋珠趙璧安用賈乎僕素
不才何足以知聖人邪固辭弗獲僭為贅贊
是猶模倣天地繪畫日月多見其不知量云
若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得象忘言又在後
之造道者自得爾時已酉無射寓平涼貢士

馮復述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一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碧虛真人曰夫老子道德二經者統論空洞
虛元自然道德神明太和天地陰陽聖人侯
王士庶動植之類而已矣所謂廣大而無不
蘊細微而無不襲者也是故司馬遷稱之曰
九經浩浩不及二篇之約也今將釋此經先
明垂經之主次顯造疏之人夫此經者乃
太上老君所說也纂微者陳君碧虛真人之
所作也開題者亦真人之所自述也大霞老
人不撥淺陋浪述科文疏義兼以消釋開題
庶使學人識玄元應世垂經之本末知真人
開發玄元之次序由此科文而入之也以蠡
落戈切測海以管窺天真所謂不知量也今將
開題大判分為二十門具列于後

- 一者明碧虛真人始纂微開題之義
- 三者正釋開題首明太上姓字謚號次明
或為萬天主或為百王師隱顯之迹
- 三者明太上感孕託胎降生時代年月日
時所據也

- 四者明太上降生之後聖貌端嚴具七十
二瑞相八十一種好及所居之鄉國也
- 五者明太上隱聖同凡潛居卑秩以佐時
主并去周年代也
- 六者明關令真人本傳及瞻星望氣知有
聖人度關之兆
- 七者明太上度關歲月及再約尹真人於
蜀都青羊肆相會之事
- 八者明太上至幽王時復還中夏廣聖教
謂平王時復來中夏孔子得以問禮而
嘆其猶龍
- 九者明太上知周道衰故再出關爰召易
號晦迹師凡壽數短長莫有知者
- 十者明太上懷道抱德隱聖同凡世系綿
長子明孫孫祭祀不輟
- 十一者明太上乃得道之靈受老子之號
- 十二者明太上具神通力應為道主垂世
立教千方萬法以救於人
- 十三者明太上以恬淡無為守之於內和
光同塵應之於外故稱為博大之真人

十四者明老莊亦有妻室子孫然為大道

之宗師者欲使後人知長生之道可力

學而致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

十五者明太上玄恩普被聖德遐長歷代

尊崇廟貌不絕故有唐尊為聖祖焉

十六者明後人受此二篇之後著經字之

由

十七者正明道德訓釋之義

十八者正明經訓之義及上下二經八十

一章取法之旨

十九者明道德二篇之宗本治國治身之

大旨

二十者明碧虛真人纂集訓釋之由發揮

道德之義以遺後學耳

疏曰此第一門明碧虛真人始造纂微開

題之義今將釋此經先明開題既解開題

須明始造開題之人夫此纂微開題者乃

碧虛真人所作也真人姓陳氏諱景元字

太初玄號碧虛子家世建昌曾大父知遜

大父令忱並事親以孝聞皆養高不仕先

府君正擢進士第解胸切山今寓居高

郵以疾終母夫人居貧無以歸子男四人

真人季焉逮除祥而伯仲繼天乃介然獨

有方外志慶曆二年即高郵天慶觀禮崇

道大師韓知止為師三年試經度為道士

十八負笈遊名山抵天台閱三洞經遇高

士張無夢得老莊微旨爾後隱逸於江淮

間以琴書自娛久之欲觀光京輦維楊使

君禮部侍郎王琪以詩薦于王岐公云鼇

山舊詞長還喜見方瞳時岐公為翰林承

旨且喜其來俾隸籍於瑞雲由是上官觀

請講道德二篇及南華疊疊不絕于時公

卿大夫無不欲爭識者於是醴泉觀提總

奏充本觀修撰遇邛王謁真君祠下召問

道家事以該通奏賜紫衣神宗設普天大

醮有勅令修撰青詞進上稱旨復令預建

章閣同天節修奉因召見賜真靖之號熙

寧五年進所注道德經御札批降中書云

陳景元所進經剖玄析微貫穿百氏厥旨

詳備誠可取也其在輩流宜為獎論特充

右街都監同簽書教門公事羽服中一時之榮鮮有其比。謁告還高郵，葬親上時命。中使賜白金三十鎰，仍宣諭云：「比期中太乙宮成，俾陳景元主之，速還闕令。選舉博加精進，戒潔之士，共不過二十人，同災修者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延和殿引見各錫齋差等十五日，奉安太乙，翊日聖駕詣宮朝謁禮畢，於延祺殿召見，特轉額外右街副道錄，并度弟子三人，仍本宮每歲許度弟子一人，月給齋糧米六十斛，緡二萬錢，兼給賜南北兩莊土田，以贍衆久之。以事累稠，還乞去隱廬，阜有司具以奏朝廷，不允。復有旨，主本官事，令官吏不干預，每歲增賜度牒二道，續奉勅旨，以九等齋科說，并普天聖位升降，無倫理，令有司置局選道士三人，備檢討，俾真人考校之。命右諫議大夫李肅之、樞密直學士孫永充提舉，承議郎楊傑充管勾，刪潤書成，進上賜束帛，度牒紫衣師號，仍許頒行于時。朝廷欲進封九天採訪使及五嶽大人，大丞相請

真人著木冠，服色位號，真人遽乃擬定程式，方進封採訪使，為應元保運真君五嶽丈人，為儲福定命真君，所隱有軒曰種玉，自大丞相吳奎、左相蒲宗孟、翰林學士王岐公而下一時，宗工鉅儒，洎賢士大夫，以篇什唱酬，迭遺者甚多，以其辭煩，故不備錄。附于別傳。在京道官一十二員，祖宗朝以京城內外宮觀主焚修勤績者，充公輒奏，請凡闕員，乞試道德南華靈寶度人三經十道義，上喜其請，降編修所，而後道家之學，翕然一變，自茲始也。元豐六年罷本宮事，歸隱茅山，刊正三洞經法，四方采真之士，投迹者熙熙然。久之，科簡巾囊遊嵩少，卜鍊丹之所。元祐三年，因過京師，為中太乙宮主者而下，以宮之經始，真人有力焉。乃挽籃輿而留之，願備芝朮之奉。未幾朝廷復還右街道錄職，右僕射蘇謂曰：「真靖當以所業授門弟子，不爾則恐陶葛之學不傳于來世所藏內外書數千卷，皆素所校正，又親札三百卷，善小楷，深得歐褚

法所著書藏室纂微二卷南華經章句七卷總章三卷抄義三卷寧珠妙義三卷膚解一卷真真檢後義一卷續高士傳改為退身傳集三注通玄經四注度人經解注西昇經晚節竭篋市絳陵埏神室烹金液以必九還七返之妙稍彷彿而迫以天年居常好餌雲母粉仍自謂早年嘗服丹砂雖垂白而容顏肌膚如少壯人紹聖元年五月末無疾而忽不嗜食但飲水而已延至六月十三日午初俄索沐浴更衣召門弟子列于前謂曰為我寫門狀云象童初府仙衆寫已即俾齋堂外以火化之又令敷坐具向西北遠疎身瞻天門微叩齒復生命侍者具牋管書頌以示衆曰昔之委和今之蛻質非化非生返吾真宅言訖神氣之出猶長嘯聲安然而化崇朝權厝于宣化門外養生院自形寂而至遷神時正隆暑安容儼然如生都人傾瞻者無長少貴賤莫不贊嘆享春秋有七旬度門弟子許修真而下四十人至仲秋哉生明葬蛻

質于本宮所賜之墳園塋壙時忽有三蚨蝶栩栩然翔舞於壙之前乃至移時壙築平飄飄然東南而逝集賢殿修撰王為碣銘云於戲有唐司馬子微之坐忘吳貞節之文章杜光庭之扶教三公雖異時傑出而先生兼而有之其彥詠之如是雖朝廷鉅公天下鴻儒接識則與之抗禮無所屈然推其為學老且不厭所以琅函寶笈金簡玉書悉探曠神奧至於傳會燕居明敏橫辯談老莊前世有所闕疑皆別白其要妙凡詩篇雜文得陶葛體故語句野逸清勁公卿大夫莫不嗟惜之芝蓋解駕昇虛入寂莫測其津涯但想象仙標相與講遺德耳夫真人行事本末略敘于前開題之義下文消釋夫開者開發也題者標題也謂開發此經之義理標題此經之事目將以顯示於後人者也故曰開題亦云開釋此經之題目也將釋經文先解經題夫此經題者號曰太上道德經藏室纂微開題云太上者老君之尊號也道德者五常

之本萬法之源也經者常也法也言此道
德為萬代常行不易之法也藏者藏音平也
室者奧也謂玄都寶藏寔藏經之奧室也
纂者聚集也微者玄妙也謂採撫藏室之
奧與纂集前賢之微旨將以證解於道德
也故云太上道德經藏室纂微開題也此
其大略爾其隨文詳解之義已具於開題
中一一次第詳解今此科文疏者乃太霞
老人妄解開題而述之也云疏者疏音平也
決也譬之積水壅塞不通順其流而疏決
之使注之於江海也今將開題大綱科判
分作十二門而疏決之使諸學人俗其疏
而通之於道德也故曰科文疏爾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問題科文疏卷之二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開題

題曰凡題曰者即是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或字伯陽按道家經籍所說則挺生空洞之先變化自然之妙而常居天上代為帝師此則六合之外事故略而不論非其逕庭之語者舉其大槩云

疏曰此第二門正釋開題首明太上姓字謚號次明或為萬天主或為百王師隱顯之迹就此門中復分為二段 其一明太上姓字謚號 其二明太上或為萬天主或為百王師隱顯之迹 一明姓字謚號者題曰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或字伯陽或云謚號曰聃老子者太上之內號也老子之號已具於第十一門詳解老子姓氏曰李論其得姓之由載於第三門中詳解今將諱字謚號之原次第釋之其諱曰耳字曰聃或字曰伯陽或謚曰聃廣聖義引元君內傳云老君在世凡有九名一名耳字

伯陽二名雅字伯宗三名忠字伯光四名石字孟公五名重字子文六名定字元陽七名元字伯始八名顯字元生九名德字伯文或云三十六號或云七十二名或云姓字渺邈從劫至劫非可悉紀今顯行於世者唯第一名耳字伯陽是也謚曰聃者夫人之生則有名有字有號死則有謚法也或因其德或象其形為謚也耳大而垂曰聃老君生而耳大復有三漏其狀聃然而垂乃大聖之異相也故後人追謚曰老聃此太上名字謚號之所據也 其二曰百王師萬天主者題曰按道家經籍所說挺生空洞之先變化自然之妙而常居天上代為帝師道家經籍者乃玄都寶藏三洞四輔龍章鳳篆之書故以經籍總言之也於內言我太上挺生空洞之先變化自然之妙夫挺者時挺拔擢羣類之義空者虛也洞者通也無也混沌之先寂然有無惟空無洞達虛極自然而已按廣聖義云夫老君生於無始起於無因為萬道之先

元炁之祖也當是時也無光無象無色無聲無端無緒杳冥故曰空洞又曰老君以虛无為體自然為性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不知其所以然亦不知其所以不然故曰自然言我太上老君上無復祖唯道為身合則成形散則為氣稟自然之妙掌造化之權當混沌未分之前空洞無有之上其道體具身已特然挺出兆現於此時矣經云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此之謂也常居天上者謂遊歷諸天為萬天之教主也按猶龍傳云昔尹君真人隨老君西入流沙訖復從聖駕上遊三境九天以至於萬天太上每至一天但見彼天帝王金童玉女千乘萬騎瑤幢羽蓋仙樂滿空來迎太上老君至彼天中遊諸宮闕為彼天人廣說妙法而為教主也又別至一天其儀仗音樂遊宴宮觀說法傳經例皆如此以至徧歷萬天莫不皆然又按廣聖義云老君時亦上朝元始平奏罪福中謁玉宸校錄九宮下統三界死生

之簿但見百億天王拜手在前咨求風雨水旱豐儉逆順死生善惡之事焉以至遊行萬天弘揚道化而有一老君疑然常在太赤天太清境太極宮中矣故云常居天上也代為帝師者廣聖義云老君於三皇時人尚淳朴以龍漢元年號玄中大法師以上清聖教一十二部大乘之道開度天人也老君於中三皇時赤明元年號有古先生出靈寶真經一十二部中乘之法開化一切救度兆民也老君於下三皇時人心漸散以闕皇元年號金闕帝君降洞神真經一十二部小乘之法開度羣品也此上中下三皇時所留經教三十六部祕於上天未傳於世按玄綱論神道設教章云初祕上玄末流下土是也後至伏羲時人已澆漓未有法度老君以清濁元年號鬱華子下為師說元陽經教伏犧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仰觀俯察制嫁娶叙人倫之道焉神農時人食禽獸茹毛飲血老君以

清漢元年號大成子下為師說元精經教以化生之道於是播百穀以代烹殺和百藥以治百病於是嘗桑得禾嘗柳得稻嘗榆得黍嘗槐得豆嘗桃得小麥嘗杏得大麥嘗荆得麻百穀既登禽獸克害止殺所以長善除惡所以全生不食血肉人無疾苦五穀養性人無宿業其利人也大矣祝融時人食生冷未知火食老君以天漢元年號廣壽子下為師說按摩通精經教以陶鑄為器以變生冷人得保其壽焉自下

三皇以後伏犧以前人無典禮鳥獸同羣老君以道化天下漸生心辨形食味參以五行廣施經法勸化兆人矣老君自伏羲以後示以世法於是制禮樂以叙尊卑造衣裳以別貴賤作宮室以代巢穴取諸大壯

為舟車以濟不通取諸渙制棺槨衣薪取諸大過造弧矢以威不順取諸睽立刑法以戒兇暴取諸噬嗑造書契以代結繩取諸大畜以至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取諸隨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取諸未耜耜耨曰之利取諸益重門擊柝之規取諸噬嗑

取諸謙並老君教於時君以化於物也黃帝時老君號廣成子居崆峒山黃帝詣而師之為說道德經及道成經教以治國治身之道帝行之跨火龍而白日昇天矣其道德經於此為初傳顯項時老君下為師號赤精子居衡嶽授帝微言經教以忠順之道帝嘗音時時老君下為師號錄圖子居江濱授帝黃庭經教以清和之道帝堯時老君下為師號務成子居姑射山授帝政事離合經教以廉謹之道虞舜時老君下為師號尹壽子居於河陽授帝道德經教以無為孝悌之道帝行之天下從其化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其道德經於茲第二傳矣夏禹時老君下為師號真行子居于商山授禹德戒經教以勤儉之道又披靈寶五符檄召鬼神之法於是禹行之濬九江決百川而通江海矣殷湯時老君下為師號錫則子居濶音音又山授帝長生經教以恭敬之道科曰大聖真元祖生於浩劫先來為百王師去作萬天象

經聖衆號龍德被羣生一千二百名讚揚無窮盡題曰此六合之外事故略而不論也者莊子齊物論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者天地四方是也言所以論之者皆六合之外事非經世之書云存者在也聖人存在而不敢非斥之故但云存而不論也題云非其逕庭去聲之語舉其大槩云者莊子逍遙遊云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逕庭者過差也大槩者大綱也言此上諸說皆方外之談其不近人情者宜矣非其過差之言舉其大綱而已故題云六合之外事故略而不論也非其逕庭之語蓋舉其大槩云

題曰老子母感大流星而有娠應見於李氏降生於商室於商十八王陽甲之十七年歲在庚申寄胎託神曰娠而經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其母常逍遙於李之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皓首故能言因指李曰此吾姓也又云父姓李名無果或云母尹氏名蓋壽當商二十二王武丁之九年歲在庚辰二月十五

日卯時生也

疏曰此第三門明老子感孕託胎降生時代年月日時之據也即此門中復分為二節消釋 其一明感孕託胎朝代歲時其二明得姓之由及降生時代歲月也

一明感孕託胎朝代歲時者題曰老子母感大流星而有娠應現於李氏者按廣聖義所引元君內傳云夫老君在天為衆聖之尊先德劫而行教以無為常存之道化為天人生於億劫之前為萬聖之君長故元始天尊玉晨道君賜其真號曰太上老君在於五太之前歷劫以來有此號矣雖代代應現為帝王師而未有降世誕生之迹乃於九清之上命玄妙玉女降於人間為天水尹氏之女嫁李靈飛為妻老君乘日精駕九龍神曰車化為五色流珠或云流星下入玄妙玉女口中而寄胎託孕歷八十年矣又按廣聖義云寄胎託孕者老君感時凋弊乃欲隱聖同凡反神降生以救於世遂於殷第十八王陽甲之十七年庚申

歲託孕於玄妙玉女就此門中分為五列
 一者大道應化託孕人間乘日精為五色之象以明太陽之德 二者乘九龍之車凝結變化五色玄黃下入玄妙玉女口中又明九龍陽精之華也 三者處胎寄慧與俗不同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然後乃生 四者玄妙玉女感孕之後容貌益少神氣安閑八十一年悅豫無比此聖人降迹之異也 五者聖母所居之室四時和暢六氣調平冬無凝寒夏無煩燠
 祥光照室靈風滿庭衆惡不侵萬靈潛衛故八十一年不覺為久此明大聖感孕託胎與常人不同也此為太上感孕託胎朝代歲時之所據也故題云老子母感大流星而有孕應現於李氏者也 其二明得姓之由及降生時代歲月之所據也者題曰其聖母常逍遙於李之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皓首故能言因指李曰此吾姓也者夫聃聖當殷王之代憫時凋弊欲降聖同凡反神示迹乃暫假胞胎而孕育大彰

神變以教於世故託迹父母而降生焉按本紀云父姓李名無果一名靈飛一名度會母曰尹氏名益壽當殷二十二王武丁之九年二月十五日時聖母適逍遙於李樹之下剖左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此吾姓也又以手指上下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世間之苦何足樂聞我當開揚道法普度一切動植衆生周徧十方下及幽牢應度未度咸悉度之已而千真萬聖徧滿空際悉來衛護致感空中聖賢共讚十號云一曰太上老君二曰圓神智三曰無上尊四曰帝王師五曰大丈夫六曰大仙尊七曰天人父八曰無為上人九曰大慈仁者十曰真元教主此諸聖真空中所讚之十號也俄而又感九龍吐水以浴聖姿吐水之地因成九井今亳州太清宮號九龍井至今存焉此亦出化胡經所說夫大聖降世異迹其有如此原夫老君李氏之姓其說甚多且按大唐天潢玉牒云夫聖祖其先本顓頊之後顓頊生大

業大業生媪音瓜媪娶有喬氏之女感月光貫昂而生谷音畢絲音姚谷絲生伯翳伯翳生理微伯翳之後代為士師至理微避桀之亂適居伊侯之墟因食李實改理為李氏此言谷絲之後以理獄為功遂以理為姓其後子孫或為里氏至伊侯之墟避難遂改里為李氏理微生利貞當殷湯之時也利貞生昌祖昌祖仕陳為大夫因居苦縣昌祖生明明為陳相葬瀨鄉之北立廟因有相城明生慶賓慶賓生靈飛一名慶會慶賓靈飛皆白日昇天矣前云指樹為姓因姓李氏以此考之或姓理或姓甲或姓李音聲雖同其字則異也此隨時變易不足取也唯指樹為姓杜天師以為當矣隋薛道衡老君碑云感日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為姓未詳吹律之本以此論之指樹為姓似為允當其次論降生時代歲月者按廣聖義云夫老君乃至道之祖元化之宗長於上古而不為先生於末代而不為後沈億劫之前即弘道化豈復胞胎誕

育而謂之生邪今言降生者蓋表述人間示有始也誕形聖母示有生也母事元君示有尊也今按諸經誥前後降生略有三度
 第一降生者以上和七年庚寅之歲九月三日甲子生於北玄女國天罡靈鏡山李谷之間聖母曰玄虛之母當生之時三日出于東方九龍吐水以浴其形因李谷而為姓名曰玄元字子光乃高上之霄玉皇之胤位為長生大主太平正真太一君金闕後聖九玄帝君今詳考其時亦是劫運之前朱靈上和前劫之年號也
 第二降生者以殷之三十二王武丁九年庚辰歲二月十五日卯時生也聖母曰玄妙玉女乃上帝之師後位為太一元君今詳此說即是亳州降生之年月也即今之衛真縣太清宮寔降生之地也據皇甫士安長曆所證甲子葛仙公云太歲丁卯下為周師此即紂元年丁未二十一年丁卯老君居岐山之陽為周西伯之師號爰邑

子自殷武丁九年庚辰至紂二十一年丁卯凡一百八年又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出函谷關又一百七十年上自殷武丁九年下及周昭王二十五年通計二百一十五年是故司馬遷稱曰在世二百餘年時人號為隱君子是也或者妄云周平定幽厲之世老君降生此皆曲說信為謬矣何則若是平定幽厲時生即不得與文王武王相見亦不得與尹真人於函谷關相會傳授道德經也足知非平定之世降生也明矣。

第三降生者按猶龍傳引混元本紀云太

上以周昭王甲寅年昇天甲寅年即二十

天月日復見西蜀張嶽之注此斗經云太

上於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二十八

日為昇後至乙卯年分身潛降於西蜀錦

江之濱託孕於大官之家至昭王二十九

年丁巳尹喜至蜀本無青羊肆太上在太

微時先勅青帝之青童降於蜀都化為青羊尹君見人牽之忽然而悟曰既有青羊復在其肆太上所約此當是也因問牽羊

者曰此羊者孰氏之家耶答曰我家夫人誕一子而白首啼聲不止投於水火皆不能害有一道者言得青羊乳與之則其啼自止故市此羊也喜囑曰為我白夫人之子但云關令尹喜至矣於是依其言而白之兒聞喜至即從懷抱振衣而起曰令喜來前喜既入太上忽長丈餘身作金色項負圓光建七耀之冠披九色之帔舉家見之皆惶懼無地太上曰吾以太微為宅真一為身太和降粹耀冕為人主客相因寓迹於此何乃怪也喜乃稽首再拜而言曰茲謂慶會復奉天顏未審慈尊出無入有起居安否老君怡然而告曰與子別後何得何喪汝存道守一還有益邪喜曰自奉祕要竊得其妙濟度之恩過於天地老君曰吾昔留子以居世清齋千日故待子於此今子保形鍊氣已造冥妙而心結紫絡而有圓明金名表於真圖玉札係於紫房忝承太微解形合真矣言訖三界聖真千乘萬騎浮空而至因授喜紫芙蓉冠飛青

羽裙丹楊綠袖交帶霓裳羅紋黃綬拜為
文始先生賜任無上真人從此乃得恭侍
龍車遠遊天上下焉云云

太上昇座為母說元陽經今在成都西南
數百步中和二年獲靈壙之所詔建青羊

宮是也斯即第三度降生之時矣三次降
生以為定議今此開題中所引即是第二

亳州降生之時也

題曰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廣額聃
耳大目踈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

月玄鼻有雙骨耳有三漏足蹈二千手握十

文蓋稟氣至清而受形特異生於楚國苦縣

瀨陽鄉曲仁里渦水之陰

疏曰此第四門明太上降生之後聖貌端

嚴具七十二瑞相八十一種好及所生之

鄉國也就此門中復為二節 其一明太

上相貌異常 其二明太上所生鄉國

一者明太上相貌異常者題曰老子身長

八尺八寸黃色聖容如金廣額也言

聃耳耳大而聃大目無所不踈齒齒大而方

口口談道義曰方非謂其形四方也孔厚

唇唇背教額有三五達理理文也謂額間

通達之日角月玄謂兩額間似有日月之

面如滿月也玄妙也言聖容玄妙美好也

鼻有雙骨言有三耳有三漏亦有三足蹈

二千言足下有二手握十文言兩手各有

清受形特異也且夫自古聖人皆有異相

况我太上有大聖之德具七十二瑞相八

十一種好其天相端嚴聖容特異不能徧

舉又豈止此數端而已哉 其二明太上

所居鄉國者題曰太上生於楚國苦縣瀨

陽鄉曲仁里渦水之陰按大唐天潢玉牒

云聖祖其先昌祖仕陳為大夫因居苦縣

昌祖生明明為陳相葬瀨陽鄉之北因立

廟焉今云楚國者或疑郢州即古之楚國

也苦縣乃其隸屬焉又今亳州城父縣東

三十里有天靜宮乃聖母感孕之所也見

有流星原晝寢堂存焉城父縣亦古之楚

國也詳夫太上受孕於城父天靜宮降生

於苦縣太清宮苦縣即古之邑名也漢魏
以來名谷陽縣至有唐乾封元年改爲真
源縣中和二年升爲赤縣至宋真宗朝改
爲衛真縣即今之衛真縣瀨陽鄉谷陽鎮
太清宮是其地也渦水之陰者即今之太
清宮在渦河之右故云陰也陰亦作陰此太上
所居之鄉國也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二

道德真經藏室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三

太霞 老人 薛 政 述

題曰至紂二十一年丁卯歲居岐山之陽西伯聞之詔為守藏史武王克商轉為柱下史歷成康之世潛默卑秩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因而退官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九日壬午乃乘青牛薄奉車徐甲為御而遂去周

疏曰此第五門明隱聖同凡潛居卑秩以佐時主及去周之年代也就此門中又分為二 其一明潛居卑秩 其二明去周年代 一曰潛居卑秩者題曰紂二十一年云云至因而退官夫岐山者即今之鳳翔府岐山縣是也乃昔日文王為西伯時所居之國也伯者五等之爵也當紂之末年文王守岐山為西方之伯有聖德焉人心歸服者眾故魯語孔子云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當是時也老子居岐山之陽號變邑子以觀西伯之化西伯聞之徵為守藏史作

赤精經教以仁信之道西伯行之禮賢好

義鳳集于岐山禮記云周之興也鶯鶯

翟鳴于岐陽遂以岐山為縣之名鳳翔為府之號鳳翔城之北一十八里有老子故居之處至有唐建唐聖宮武王克殷老子號育成子作璇璣經武王師之而有天下成王時號經成子康王時號郭叔子老子仍為柱下史至昭王時太上見周道將衰因而退官焉自文王至昭王皆在于周猶為史官故曰居周久之潛默卑秩以佐時主也 其二明去周年代者題曰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九日壬午乘青牛薄奉車徐甲為御而遂去周者此去周之年代也薄奉者輕車之名也徐甲者御太上之車者也姓徐名甲老君謂曰吾

欲往西海大秦屬實天竺安息諸國今汝御車與汝直日百錢候諸國運以金銀價之何如甲如其言御車由函谷而至終南山下老君欲試之乃令牧青牛於野以吉祥草化為一女子安容絕整行及牧牛

之所輒戲以言甲惑之以老君遠遁流沙必無返期遂廢約矯詞詣關令執牒訟老君索產金也老君曰汝隨吾已二百餘歲當還汝七百二十萬錢且汝昔已命盡吾以太玄生符投之即再活汝真不念此汝還我符則我償汝金言訖符自口中飛出至老君前文篆如新甲復化為枯骨矣關令憫甲違心復死仍欲觀老君起死之術遂稽首懇告于前曰甲之產直喜報代還願大聖哀矜赦其罪戾賜以更生則幸矣老君納關令之言即再以符投枯骨中則復如故老君曰吾不責汝汝負本約而道自去汝故死爾遂給履直欲遣之甲伏地持頰曰已沐聖慈曲赦罪戾今此枯骨復見尤明刻骨銘心願從雲駕太上竟弗許終隨之此太上第五去周之年代乃徐甲御車因由也

題曰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姓尹名喜字公陽著書九篇說道德之事善內學虛象服精華謂日精月華也隱德行仁時人莫知也又曰喜母喜直

身降電光流繞其身咽之而後生喜喜生有雙光若日飛遊其側目有日精姿形長吳雅好典墳善天文秘緯仰觀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之變無以匿其情而大度恢傑不修俗禮慈儉博愛損身濟物入為東宮賓友出補函谷關令每望霄漢而有昇虛之思老子未至關時喜登樓四望見東方有紫雲西邁知有真人當過京邑乃戒嚴門吏掃路焚香以俟應兆

疏曰此第六門明尹喜真人本傳乃騰氣望星知有聖人度關之兆也其真人本傳之行事太上度關之應兆開題已詳不假消釋

題曰至七月十二日甲子到關喜擊瑟曲琴邀老子就舍進巾拂盥漱齋戒問道至于十月二十五日退官託疾二十八日授道德二篇喜叩頭請隨老子西徂流沙老子曰汝未得道惡能隨吾遠適流沙乎夫流沙異域曠俗難化而何術可禦邪唯生道入腹神明皆存而能除垢止念靜心守一千日清齋鍊

形入妙而後可尋吾於蜀都青羊之肆其若
之何喜唯唯而謝老子忽然騰空冉冉昇乎
太微喜候光景斯散影響蕭寂樓居清齋屏
絕童隸誦經三年精思千日心凝形釋骨肉
都融已而窮數達變之微因形移易之妙無
不盡之矣於是捐家棄館超然高蹈既往青
羊之肆乃會老子老子命喜為文始先生而
俱遊乎流沙之域

既曰此第七門明太上度關傳經歲月及
再約尹真人於青羊肆相會之事就此門
中又分為二 其一明度關傳經時日
其二明再約青羊肆相會 一曰明度關
傳經時日者題云七月十二日甲子老子
到關喜擊蹠曲拳者莊子人間世云顏回
曰擊蹠曲拳人臣之禮也擊又手也蹠蹠
膝也曲拳折腰也投道德二篇者按尹喜
內傳云真人本為周康王大夫善瞻天象
遠於所居之宅結草為樓即今終南山下
號樓觀者是也每登樓瞻望見有紫氣浮
關融風三至天理星西行乃知有聖人度

關至昭王時請出為函谷關令掃路焚香
以俟應兆乃戒嚴門吏孫景等曰若有車
服異常形容殊俗者勿聽度關急來為報
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七月十二日甲子
老君駕青牛之車徐甲為御無極先生鬼
谷先生太極先生從焉到關求度門吏孫
景曰明府有教願翁少留於是入白關令
曰有一老翁皓首聃耳乘青牛薄羣車從
東而來求度喜曰聖人來矣我當見之即
加朝服出迎具弟子禮而邀之曰願聖人
暫留神駕老君謝曰吾貧賤老翁家在關
東田在關西今暫往取薪何故見留幸相
聽度吾無所取勞子懇倒若斯有悞展敬
爾老君如此謙辭此一試也喜復稽首曰
竊謂非往西莊願暫留神駕老君又曰吾
開道竺有古先生善入無為不終不始
永劫絲絲是以昇就道經歷關子何妄留
邪心二試也喜曰今觀聖人真姿超絕乃
大上至尊何邊夷之可往觀手願不託言
少垂哀憫老君曰子以何所見而知之喜

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過昴今又自秋朔融風三至加之東南紫氣狀如龍蛇而西度此真人度關之驗也喜少好天文秘緯凡仰觀俯察未嘗不驗也昨乾象如此故知當有聖人度關自爾以來夙夜思存未嘗暫懈今似有道緣果遇神駕願垂慈誨開濟沈冥老君以三試皆過乃怡然含笑曰吾知子與道有緣故來相試且子既知吾吾亦知子矣如此反覆再三然後聽喜所請故四皓云觀老君與尹生豈不冥悟先機耶然而執此謙辭者欲教世人授受之禮爾於是邀老君就舍設座行弟子禮北面而事焉老君曰汝欲與世傳洪大道乎喜曰大聖將隱乞為喜著書於是遂授道德二篇焉按廣聖義云據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七月十二日甲子為老君過關之年也何則喜為康王大夫至昭王時為函谷關今即得與老君相見也若據臧玄靜云幽王時西出隴關即與此過函谷關年月不同矣况幽王元年庚申十一

年庚午年內又無癸丑此為悞矣又文如海云成王二十二年癸丑度關此又在尹喜之前即與太上不得相見也亦為悞矣又云平王四十三年癸丑度關此又在尹喜之後年代懸遠不同皆為悞耳今詳按古今以昭王二十五年癸丑七月十二日甲子度關為定年代相合可無疑焉過關日月已具于前夫說經時日者按廣聖義所引葛仙翁內傳云黃帝時老君號廣成子居空同山為帝說道德二經及五茹之法應號五聖圖又老君內傳云老君帝舜時號尹壽子居于河陽為帝說道德經教以孝悌無為之道帝行之退身讓物尊道貴德所以舉十六族謂八元八凱也竄四凶明四目達四聰外撫百姓內親九族天下之人從而化之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諸家所說皆言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七月十二日甲子度關至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尹喜託疾退官至當月二十八日受道德二篇焉史記列傳云老子

為尹喜著書五千餘言又王子年拾遺記云老子當周時居景室山常與五老人談天地造化之事著書十萬餘言其後刪其繁蕪作五千言矣今按河上公授漢文帝上下二經章句序云謂帝曰余注是經以來已一千七百餘年矣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其人足明此經非特為尹真人所說也亦非景室山中所著也又按列子引黃帝書谷神不死一章則黃帝時老君號廣成子為帝說此道德二篇所以黃帝著書全引此一章為證昔冲虛真人為諸弟子說天瑞之時據於黃帝書中所見即稱為黃帝書也亦如莊列書中引用老聃孔子為證者甚多故後人凡有著述復引用莊列為證者亦不少矣但云莊子云列子云不曰老聃云孔子云也亦同矣又接傳經年代推之若是周昭王時特為尹喜著書為始至漢文帝時未及千年則河上公不得云余注是經以來已一千七百有餘年矣凡傳三人連子四矣以此考之年

數不同足明此經當黃帝時為初傳帝舜時為再傳尹喜時為第三傳漢文帝時為第四傳也故云凡傳三人連子四矣竊疑一千七百餘年當為二千三百餘年矣何哉自黃帝歷顓頊高辛唐虞之世大約三百八十五年又自舜歷三代經秦至漢孝文帝元年計二千一百八十六年矣竊原葛仙翁修撰河上公二經章句序以來迄今歲月既遠當是此二千字後人誤寫作一千字三百字誤作七百字或開板時刊鏤之誤也且夫黃帝迄舜之世大約三百八十五年舜壽一百歲在位三十九年禪位於禹自禹至桀子孫相承一十七代四百三十二年為湯所伐自湯至紂子孫相繼三十一代六百二十九年為周所滅周自武王及赧王子孫相承三十七代八百六十七年為秦所并秦昭襄王四十九年丁未滅周自始皇終子嬰共四十五年為漢所伐漢高祖呂后惠帝至文帝元年相繼

二十八年上自黃帝下及漢文帝都計二千三百餘年亦已明矣又疑注字亦宜作著字何哉夫注者箋注義著者顯著義又著者作也竊謂當黃帝堯舜時皆是聖人創作救世法度之書亦未有箋注疏解之

理是故宜云余著是經以來已二千三百餘年矣猶言自黃帝顯著此經為始後至舜及喜與文帝時止是傳授而已故云凡傳三人連子四矣藻鑑之士宜詳之焉故科云明太上傳經之時日者以此也其

二明太上與尹喜傳經之後再約蜀郡青羊肆相會者題曰喜叩頭請隨老君西祖流沙老君曰子未得道惡能隨吾遠適流沙乎夫流沙異域曠俗難化曠類而何術可禦邪唯生道入腹神明皆存而能除垢

止念靜心守一千日清齋鍊形入妙而後可尋吾於蜀郡青羊之肆其若之何喜唯唯而謝老君傳經已畢乃忽然舟舟升乎

太微太微者天象有紫微垣天市垣太微垣也紫微垣者北極大帝之所居也天市垣者南極大帝之所居也太微垣者天皇大帝之所居也廣聖義云老君在星

為天皇大帝故云升乎太微也西并經云光君說經既畢忽焉不見斯須官室光顯五色玄黃喜出中庭叩頭曰願神人復一見按以一要得一以守元即仰視觀身空中去地數十丈其狀金人存亡恍惚老少無常曰吾重誠爾爾其守焉除垢止念靜心守一東岳除萬事喜候光景斯散影畢吾道之要誠竟即隱喜候光景斯散影響蕭寂乃棲居清齋屏絕童隸誦經三年

精思千日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心凝形釋者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學乘風之道至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通矣而後服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乾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凝定也釋廢

也融和也言內則心神凝定外則百骸九竅混然和而為一也列子又云心死形廢故云心凝形釋骨肉都融言尹已而窮數真人亦至於如此之妙用者也

達變之微因形移易之妙無不盡之矣達變因形移易者冲虛經周穆王篇云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之辭也尹文先生謂老成子曰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注云窮二儀之數握陰陽之紀

者陶運萬形不覺其難也亦猶真人得太上傳道之後乃能窮天地萬物之數達陰陽造化之理以至分形散影之於是捐家術隱顯受通之妙無不盡之矣

棄館超然高蹈既往青羊之肆乃會老子老子命喜為文始先生而俱遊乎流沙之域爾夫青羊肆者乃太上第三度降生之

所也已具降生門中消釋既與真人再會
乃隨從雲駕上遊諸天下歷流沙八十一
國開化於百極也

題曰或曰昭王時出關化導西胡至幽王時
復還中夏幽王乃周之第十三王也廣聖
義稱平王時復來中夏平王乃第

一十四王之時也 故孔子適周嚴事於老子而問乎

禮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
其言在爾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

蓬累六水切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

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

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

是而已矣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

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

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增至於龍吾

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

猶龍邪

疏曰此第八門明太上當周幽王時復還

中夏故孔子適周得以問禮而嘆其猶龍

焉昔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

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

吾將問焉於是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因
語以仁義老聃曰夫鳥不日黔而黑鶴不
日浴而白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
觀不足以為廣夫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
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今子

之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爾

及孔子將去周老聃曰吾聞諸富者送人

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竊仁者之號請送

子以言乎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

死者好議人之非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

者好發人之惡也為人臣者無以有己為

人子者無以惡己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

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蓬累者
蓬累也良賈深藏若

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

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也吾

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歸三日不談

弟子怪而問之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

哉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有人用意

浩如飛鴻者吾飾意以為弓弩而射之未

嘗不及而加之也有人用意悠然如游鹿

者吾飾意以為走狗而逐之未嘗不及而
頓之也有人用意若井魚之沒於九重之
淵者吾飾意以為釣繳音時而投之未嘗不
得而制之也及吾見龍則不能知也夫龍
者合則成體散則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
陽游乎太清吾不能逐也今吾見老聃其
猶龍乎使吾口張而不能嚼音骨舌出而不
能縮形窮神錯而不知所居吾又何規老
聃哉彼開題引史記列傳而伸之彼言其
略此論其詳也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三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四

太霞老人 薛致玄述

題曰時天下暗王道衰故再出關或曰老萊
子或曰太史儋都甘切或曰百有六十餘歲或
云二百餘齡以其修道而養壽也或曰受道
於容成問道於常樅世莫知其然否皆謂之
隱君子也

疏曰此第九門明太上知周道衰故再出
關變名易號晦迹師凡壽數短長莫有知
者時人號隱君子焉當幽厲之世天下昏
暗周道衰微是故太上變名易號以自韜
晦或號老萊子或號太史儋一說云老萊
子年七十餘尚有母在堂每服斑斕之衣
以事其親或佯自顛仆輒效嬰兒啼以悅
樂於親其至孝也如此太史儋當幽厲之
時世為史官皆老子之隱號也或云受道
於容成列子云唯黃帝與容成子居崆峒
之上同齋三月云云是知容成者當黃帝
時人也或云問道於常樅常樅者不知何
代人亦未詳所據蓋當時有道者也夫太

上者乃大道之祖萬法之宗或為萬天主
 或為百王師豈復待師友而後知邪蓋謂
 道不可無師尊教不可無宗主故假託師
 資以明其傳授之法也皆寓言爾亦如孔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也意同或云百有六十餘歲或云二百餘
 齡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見周道衰故再出
 闡或隱或顯世莫知其然否時人謂之隱
 君子也故史記老子傳云老子或隱或顯
 在世二百餘年西入流沙不知其所終蓋
 隱君子也夫君者有道之美稱子者有德
 之嘉號又古人稱師曰子凡為人之師有
 道有德故稱君子是知君子者乃君師之
 稱也禮記云夫為學者能博喻能博喻然
 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
 後能為君為君為師其德光大故謂之君
 子又解云有道有德雖在衆庶之中為人
 所敬亦謂之君子寡道鮮德雖居高位之
 上為人憎惡亦謂之小人故道比於君德
 比於師然後為之君子凡世之人理猶若

此况玄元皇帝太上老君為道德之宗主
 作帝王之師範號曰君子不亦宜乎以其
 潛龍卑秩出處莫測故謂之隱君子也
 題曰老子之子名宗宗仕魏為將軍有功封
 於段干宗之子注注之子官官之遠孫假假
 仕於漢孝文皇帝而假之子解解為膠西王
 印太傅因家于齊山古膠西王之名也
 疏曰此第十門明太上懷道抱德隱聖同
 凡世系綿長子子孫孫祭祀不輟也其事
 題文已明別無意義不必詳解
 題曰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
 之自伏犧以來至於三代顯明道士世有
 之論之老子本亦人靈蓋得道之尤精者也
 時俗見其久壽又生而皓首故曰老子亦曰
 老者尊稱也子者通號也
 疏曰此第十一門明太上乃得道之靈受
 老子之號也原夫天地開闢之始人心純
 一道朴未散雖道術之名未彰而道術之
 理已流布於人間矣至伏犧之後書契始
 興漸有法度道術之士由是顯名爰自三

皇五帝以來三王五霸而下我太上代代為師以教時君創制法度利於後世故有方術之號世不乏人故題云顯名道士世世有之也唯吾太上本亦人靈得道之尤精者也世人見其久壽而常現老容故號老子按廣聖義云夫老子者乃瓊胎寄蕙八十一年誕聖之辰生而皓首聖母為之立號以示世人就此門中分為五別一者聖人降迹與俗不同聖母為之立號欲謂之老又是初生欲謂之子又復白首兩字兼稱故號老子二者明道與俗反夫老者長年之稱子者幼稚之號世人先幼而後老太上先老而後幼欲明攝迹歸本也三者言老者考也以考校眾聖為名子者尊也以尊生萬物為義所以老君為萬物之父母眾聖之宗師故有考校尊生之名以為老子之號四者聖人垂名及終歸始老者終也子者始也世人先始而後終老君先終而後始欲令世人修道反老還嬰故號曰老子五者委迹和光以

循於世老者以生而白首故曰老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亦如孔子孟子莊子列子以姓為號老子鵠冠子抱朴子淮南子因事為號序訣云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杳杳冥冥渺邈久遠矣斯乃不以降生老而為號也蓋以長於億劫之前故以老為號爾夫以託神聖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此序訣之所證也今詳考諸說既不因生而立號即是老君億劫垂教應代表形常現老容故有老子之號爾老子之號起於此時老君之號先於億劫之前非此一時也又云老君將顯明大教布化萬方乃曰道不可無師尊教不可無宗主乃師事太上玉宸大道君焉道君即元始天尊弟子也道君乃審道之本洞道之元生於億劫之前為道炁之祖也故曰大道君元始天尊者為億萬天之主億萬天之君最生浩劫之前為道炁之根本也元始天尊太上道君以老君天

上天下應化無窮先億劫而化生後億劫而長存天宗奉帝師承故賜其真號曰太上老君三聖相師乃為垂教尊卑之本矣夫老者大之極上者高之極老者壽之極君者尊之極言吾太上老君至大至高至壽至尊在五太之先全四極之理故號曰太上老君老君之號起於此矣又曰太上者按廣聖義云所言太上者乃統教之尊名證聖之極果也又解曰老者大也無大於太上者高也無高於上乃修因證果極位之稱也亦如世人修行自凡而得道自道而得仙自仙而得真自真而得聖聖之極位升為太上太上者六通萬德無不畢備紹法王位統臨萬聖即得居此尊極之名如世間皇帝代代紹位之後皆得稱為太上皇亦猶此也自元始天尊之後即有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太上丈人與太上高皇帝雖兼有此尊極之名而不行教也夫為萬天之主萬教之宗者唯我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爾所以於三洞四輔

乃至群經皆得著太上二字以冠其首故曰太上者乃統教之尊名證聖之極果也夫老子老君太上之號略解于前若夫太上應法垂號歷世表名恒沙之數無有窮盡何者按西昇經云上世始以來所更如塵沙動則有載劫自惟其苦辛是也又猶龍傳云夫老君者挺生空洞變化自然智慧無窮聖德周備形既莫測號亦無窮在天為萬天之主在聖為萬聖之君在仙為萬仙之總在真為萬真之先在星為天皇大帝在教為太上老君或垂千二百號或顯百八十名或為無為父或為萬物母與大道而輪化為天地之根源浩浩蕩蕩不可得而名也故碧虛題云論老子之號言其略也今按諸經廣而伸之言其詳也太上之德豈不大哉

題曰夫人受命自有通神達見者稟氣與常人不同應為道主故能為天神所濟眾仙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若九丹八石玉體金液存真守元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

治鬼養性絕穀變化服國教戒役使鬼魅皆
老子常所經歷救世之術非至者也已而
治家治世皆大道之土切聖人之
餘事也

疏曰此第十二門明太上具神通力應為

道主垂世立教千方萬法以救於人也就
此門中復分為二 其一論其神通力應

為道主 其二明垂世立教以救於人

一者具神通力應為道主者題云夫人承
命自有通神遠見者見字疑神者伸也其

字從示從申謂出而有所示入而無所屈

示者顯然出於人也申者舒伸而無所
窮屈也此神之妙用也夫人能虛靜則合

道動用則顯神易繫云神也者妙萬物而

為首者也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知神

首發有忽無推移變化幽隱而不可測度

者也故我太上老君為萬道之宗眾教之

師自有通神遠變之妙以為大道之主固

非常人所能及也遠感天地神祇無不贊

助千真萬聖無不歸依者不亦宜乎故曰

具神通力應為道主者良以此歟 其二

垂世立教以救於人者題曰是以所出度

世之法若九丹八石九丹者一曰丹華二

曰神符三曰神丹四曰還丹五曰餌丹六

曰鍊丹七曰柔丹八曰伏丹九曰寒丹八

石者一曰玄精石二曰雲母石三曰花藥

石四曰爐泔石五曰寒水石六曰陽起石

七曰赤石脂八曰白石脂又按抱朴子八

石者各有一石者此九丹八石者各有鍛

鍊之法玉醴金液藏典有消玉為醴存真

守元思神歷藏行氣鍊形藏典有存三守

以鍊藏外以鍊消災辟惡科典有祈治鬼

符籙有驅治符籙有驅治養性經教有守靜絕穀經

有服氣服月服水變化變化升騰變化之法

厭固神教中有教戒正一部中有屏絕

役使鬼魅法錄有役使如上諸法皆我碧

虛真人略言之有此數種至於千方萬法

不可徧舉是皆太上常所經歷救世之術

非至至者也已而治家治國以至於天下

皆大道之土苴聖人之餘事也此莊子讓

王篇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
 土直以治天下緒餘者譬如縲絲先須抽
 緒而後見絲絲譬則真也緒譬則麤也緒
 猶不真況其餘者乎又如擇菜者菜其真
 也土直為糞壤黃直不精粹之物也以上
 諸法皆隨機設教救世淺末之方故碧虛
 以為非至至而皆大道之土直聖人之餘
 事也不亦宜乎至至者道之真以治身者是也
 題曰老子恬然無為專以長生為務故在周
 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欲和光同塵內實自
 然所以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
 稱微妙難識而道成乃去是所謂博大真人
 也

疏曰此第十三門明太上以恬淡無為守
 之於內和光同塵應之於外是所謂博大
 真人也題曰老子恬淡無為專以長生為
 務者南華經刻意篇云夫恬淡寂寞虛無
 無為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故聖人休
 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
 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

神不虧此長生之道也故碧虛稱太上恬
 淡無為專以長生為務者以此云在周
 雖久而名位不遷者夫老君自文武歷成
 康及昭王時出關至幽屬平定之世前後
 數百年止不過藏史柱史太史之職而已
 故云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也蓋欲和光
 同塵應之於外虛無自然實之於內如有
 世務因其所感不得已而應之抑又守無
 為之道順變化之理故云虛無因應也莊
 子刻意篇云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
 而後起也夫太上之道出處語默也如此
 豈常人之所能測者哉故碧虛嘆云其著
 書也稱微妙難識道成乃去是所謂博大
 真人也經云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
 不可識莊子大宗師篇云真人之息以踵
 衆人之息以喉其嗜欲深者天機淺是知
 真人之容道根深遠衆人固不識也何則
 莊子云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
 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乎天倫大自也倫
 為一則精智無礙故野語有之曰衆人重
 真乎自然之理也

行兼士重名賢士高志聖人貴精故素也
焉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
神也體純素謂之其人且常人至此猶
曰真人況我太上老君為萬道之祖衆教
之宗故碧虛引南華經天下篇云以深為
報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
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闢尹老聃乎
古之博大真人哉不亦宜乎

題曰且老子之子孫祭祀不輟而升於玉京
莊子之鼓盆送妻而入侍帝宸皆為道之宗
師者故使後世之人信其長生可學非神異
而學不能及也是曰方外之教有淳古之風
焉

疏曰此第十四門明太上莊子亦有妻室
子孫然為大道之宗師者欲使世人知長
生之道可力學而致非神異而學不能及
也題曰且老子之子孫祭祀不輟而升於
玉京者經云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
孫祭祀不輟此本經第五十四章之文也
其旨已具本章中消釋升玉京者度人經

云鬱羅蕭臺玉山上京上極無上大羅玉
清渺渺劫仞若亡若存此三清上聖之所
居也舉大羅玉清則上清太清在其中可
知矣故云升於玉京也次云莊子鼓盆送
妻而入侍帝宸者南華經至樂篇云莊子
妻死患子弔之莊子方箕踞音錫言也足
踏地而生也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
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
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察然察其
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
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
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
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
然寢于巨室以天地
為室也我嗷嗷然隨而哭之
自以為不通命故止也又云入侍帝宸者

按丹臺新錄云莊子升為太玄博士乃仙
職也故云入侍帝宸又題曰皆為道之宗
師者將使世人信其長生之可學非神異
而學不能及也是曰方外之教有淳古之
風焉者夫方內之教論人倫之道治世之

法也方外之教論玄古之風出世之法也何則莊子大宗師篇云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為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行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及其真而我猶為人猗於宜切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丘游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贅音贅縣疣縣音縣以死為決決音決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夫方外之教又豈止此一端而已蓋舉其大略而言也是故碧虛序云論老莊雖有妻室子孫然卒為大道之宗師人天之教主者蓋由混迹人間游心方外力行大道之所致也欲俾世人知長生之可學

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故曰是為方外之教有淳古之風焉

道徳真經藏室纂微題詞疏文 卷之四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五

太霞老人 薛致玄述

題曰而歷代尊崇廟貌不絕至唐乾封元年高宗詔贈老君為玄元皇帝先宅元年太后詔贈尹氏為先天太后故為有唐聖祖焉

疏曰此第十五門明太上玄恩普被聖德遐長歷代尊崇廟貌不絕故有唐尊為聖祖焉題曰歷代尊崇廟貌不絕者爰自周秦漢隋及唐宋以來莫不朝朝尊奉代代欽崇飾修宮宇源源不絕故長安終南之樓觀乃尹真人之故宅太上傳經之所也至周穆王時黃_黃飾宮祠訪求幽逸之人杜仲并真人之弟尹軌俾主領觀事仍度道士七人迄今八興八廢矣又亳州太清宮者太上降生之所也歷代修崇皆有碑記故漢有蔡邕碑遼紹碑隋有薛道衡碑唐碑已訛缺不完莫詳孰氏所撰昔王希夷有詩云雙闕已訛唐故事殘碑猶有漢文章是也至宋有張商英碑皆代代修崇之明驗也又陝西鳳翔府岐山之陽有啓

聖宮當文王時號變邑子所居之地也又平陽府浮山縣有天聖觀乃太上當唐高宗時乘青犢白驪顯化之地也乃至蜀都之青羊宮玉局觀秦州之柏林觀本疏啓靈宮又有太霄宮崆峒山之間道宮城父縣之天靜宮北邙山之上清宮處處顯化朝朝尊崇無有窮盡不可具陳至有唐尊為聖祖者當高宗乾封元年太歲丙寅二月二十八日追上尊號曰玄元皇帝按廣聖義解玄元皇帝四字云夫玄者深也妙也亦云道也天也言至道高妙不可言詮約妙與深以玄為極言深妙玄遠以明道之體也故謂之玄夫元者初也本也祖也爾雅云肇祖元台俶落權輿始也言太上老君為大道之根源萬物之宗祖處世出世之法皆謂之本始故謂之元夫皇者大也謂大道也又曰道大曰皇尚書序云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故曰皇夫帝者天也其德配天次於道也又曰德大曰帝書序云五帝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道德兼稱曰皇帝又云法道法天謂之皇帝故曰玄元皇帝也至玄宗朝又加聖祖二字乃曰聖祖玄元皇帝焉古者稱王不敢稱帝稱帝不敢稱皇所以有三皇五帝三王之優劣也至秦始皇既以滅周一統天下於是焚滅先代典籍自我作古特欲垂法後代上採三皇之尊稱下取五帝之美號兩字兼稱號曰皇帝仍欲以皇帝之稱自茲為始故謂之始皇帝也故有唐既尊太上為聖祖仍下詔追贈為聖祖玄元皇帝焉乃改谷陽縣為真源縣當縣宗姓特給復一年用伸尊祖之意也至先宅元年太后下詔追贈聖母尹氏尊號為先天太后於太清宮之北一里立宮號曰洞霄宮左曰先天觀右曰廣靈宮中曰洞霄宮即聖母之故居也見有遺履堪存焉又至宋真宗朝追上老君尊號曰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太上二字已具前釋夫混元者言太上生於混沌之先長於億劫之始故曰混元也上德者謂太上每言功成不居長

而不宰無德可得故曰上德也皇帝二字已解于前故曰太上混元上德皇帝仍改真源縣為衛真縣即今之縣名是也故云追贈老子為太上混元上德皇帝者以此也

題曰昔老子著書曰道德二篇今曰老子道德經者當是關尹受書之後標題云爾

疏曰此第十六門明後人受此二篇之後著經字之由爾夫此道德經者厥初太上傳授尹君其人止云道德二篇殊無經字亦無八十一章之數夫經者常也言此道德二篇之義為萬世常行不易之典也是知後人受書之後尊此二篇故升之為經也今詳題文所論此經之一字當是關尹受書之後標題云爾亦如儒教五經易尚書毛詩春秋禮記之類厥初止是逐書之本題亦是後之學者尊師重書之禮故升之為五經也又如莊列文亢四子本為子書至有唐玄宗朝敬上玄虛旌崇道典故以莊子為南華真經列子為冲虛至德真

經文子為通玄真經亢倉子為洞靈真經亦此義也況我太上老君演道德之根源為萬教之宗祖後之學者尊以為經不亦可乎又河上公分上下二經為八十一章焉

題曰夫道者難言有物混成故強名曰道以其通生萬物故訓曰通也又蹈也況道路之道使人佩服其言而履行之也故道者德之欽也有道則必有德德得也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得而不喪也故物得以生謂之德有德則必全道道德相須而不相離故曰道德也

疏曰此第十七門正明道德訓釋之義也題云夫道窅然難言哉有物混成強名曰道者窅然深奧之義也夫道無形無影無色無聲非神口之所能辯至深至奧而不可以言詮也故莊子曰夫道窅然難言哉者已具本經首章詳載又本經云道者萬物之奧又度人經云是謂玄奧難可尋詳孟子養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莊子又曰道

不可言言而非也皆此義也故云夫道者窅然難言哉又題曰有物混成強名曰道者此本經第二十五章之文也已具本章消釋今不復云又題云道者通也以通生萬物為義故訓通也又曰蹈也況道路之道使人佩服其言而履行之也又解曰道導也導引也所謂導導迷令悟引凡入聖之謂也自然經云導末歸本者是也本即真性也未即妄情也所以導引妄情復於真性也故曰道者導也又莊子庚桑楚篇云道者德之欽也欽敬也言德之所可尊敬者道也題曰有道則必有德德得也內得於心外得於物使道在於我而不喪也物得以生謂之德凡物之生必始資於道氣然後乃生既生而養育之則賴於德也故經云道生之德畜之是也又解云德者成也所以濟度衆生令成於無極之道果故曰德題曰有德則必全道道德相須而不相離故曰道德也夫道者德之體也德者道之用也用以體立體以用明譬如草

木之有根本花果也根本者草木之體也
 花采者草木之用也是知花之與果皆從
 根本中來若非根本則花之與果從何而
 生非花果則根本妙用何由而顯故知花
 果根本乃草木之一體也喻如道德體用
 亦然夫根本妙用幽隱而人所不見者也
 花之與果顯明而人所見者也然則見與
 不見皆起於一體亦如道無形色杳冥而
 人所不見者也德有作用顯著而人所見
 者也然而無之與有隱之與顯亦一體也
 明矣按廣聖義云道德一體而具二義一
 而不一二而不二二而不二由一故二一
 而不一由二故一不可言有體無體亦不
 可言有用無用蓋是無體為體體而無體
 無用為用用而無用尋其體也離空離有
 非陰非陽視聽不得搏觸莫辨尋其用也
 能權能實可左可右以小容大以大容量
 體既無窮用亦莫盡是知道德體用之義
 固不可思而議之也斯可體用兩忘有無
 雙遣方至此理也故題文所論有德則必

全道德相須而不相離故曰道德也是
 故司馬遷云為陰陽者繁而致惑為儒者
 博而多慮為墨者苦而傷性為名者華而
 少實為法者酷而薄恩唯老氏之教稱為
 大道焉清虛無為使精神專一動合無形
 贈足萬物其為術也與時遷移應物變化
 無所不宜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實
 易行其辭易知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
 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
 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之主是以先黃
 老而後六經獨嘆道家為清尚焉故曰九
 經浩浩不及二篇之約也
 題曰經者常也法也言其理有常可法如九
 經可法之義也又經者書之尊稱也今言道
 經上德經下者上篇之首取其道可道非常
 道下篇之首取其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而題
 之也後之說者故隨文生義言道非德無以
 顯德非道無以明道無為無形故居化物之
 先德有用有為故在生物之後道居先故處
 上德居後故處下又道衰而有德德衰而有

五常是明道德為衆行之先五常之本故道
經居先德經次之上下二卷法兩儀之生育
八十一章象太陽之極數是以上經明道以
法天下經明德以法地而天數奇故上經三
十七章地數偶故下經四十四章然則起自
先賢且仍舊貫

疏曰此第十八門正明經訓之義及上下
二經八十一章取法之旨就此門中又分
為二 其一正明經訓之義 其二明上
下二經八十一章取法之旨 一曰正明

經訓之義者題曰經者常也法也言其理
有常可法也如九經可法之義也又經者
書之尊稱也按廣聖義中所解經者諸家
解釋凡有四義一由二徑三法四常也
一由者言三世天尊十方聖衆皆由經教

證聖成真也 二徑者言開通道理導達
衆生為學者之津梁登真之徑路也 三
法者言真趣玄妙至理精微可以為群生
之措苦難切模衆聖之法式也 四常者言
妙理深遠冥寂玄通萬代百王不刊之典

也具此四義總稱為經其或結氣成文凝
雲作篆字方一丈八角垂芒或玉字瓊章
龍書鳳札劫初降世劫末歸天或刊玉鐫
金竹木緣紙流傳演化篆隸隨時雖靈妙
不同皆玄聖真訣為治病之良藥乃出世
之妙門也假使代變時移金消石化而我
道徳真經垂世立教常布於人天萬劫長
存以為修身治世之達道證果登真之法
式故曰經也 其二明上下二經及八十
一章取法之旨者題曰道經上德經下云

云起自先賢仍且舊貫者題文已明不必
詳解又觀唐明皇疏序云而經分上下者
先明道而德次之然體用之名可散而體
用之實不可散也其實體然之謂體謂妙
謂也故經云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語其
用也

出則分而為二啓其同則混而為一故曰
可散而不可散也則上經曰是謂玄德又
曰孔德之容又曰德者同於德又曰常德
不離故云道資於德下經曰失道而後德
又曰反者道之動又曰道生一又曰大道

3

甚夷故云德宗於道是其體用互陳遞明
指要不必定名於上下也

題曰此經以重玄為宗自然為體道德為用
其要在乎治身治國治國則我無為而民自
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治身則寒其允閉其門
穀神不死少私寡欲此其要旨可得而言也
若夫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玄之又玄衆妙之
門殆不可得而言傳也故游其廊廡者自以
謂陞堂觀奧及其研精覃思然後於道知其
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疏曰此第十九門明道德二經之宗本治
國治身之大旨以遺後學爾就此門中又
分為二 其一明道德之宗本 其二明
治國治身之大旨 其一明道德之宗本
者題曰此經以重玄為宗自然為體道德
為用夫重玄為宗者經云同謂之玄玄之
又玄衆妙之門又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
為是也自然為體者經云百姓皆謂我自
然又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是也道德為用者經云道沖而用之又云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又云大盈若沖
其用不窮是也此其大旨也遂文之義各
具本章消釋今不復云廣聖義云宗趣旨
歸者言此道德真經包含衆義指歸意趣
各有君宗且夫河上公嚴君平等皆明治
國之道松靈仙人魏代孫登梁朝陶隱居
南齊顧歡等皆明治身之道符堅時僧羅
什後趙時僧佛圖澄梁武帝時道士竇略
等皆明事理因果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
臧玄靜陳朝道士朱粲女救切隋朝道士劉
進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黃玄願李
榮車玄弼張慧超黎元興等皆明重玄之
道何晏鍾會杜元凱王輔嗣羊祜盧氏劉
仁會等皆明虛極無為治家治國之道此
明注解之人意趣俱各不同又諸家稟學
立宗亦各不同嚴君平以玄虛為宗顧歡
以無為為宗孟智周臧玄靜以道德為宗
梁武帝以非有非無為宗孫登以重玄為
宗宗指之中孫氏為妙夫此碧虛真人纂
微者亦以重玄為宗自然為體道德為用

修之國則無為無事自致太平修之家則
 六親和睦萬禍不侵修之身則抱一守中
 自登道果得之者排空躡景久視長生失
 之者禍身及家殘齡促壽在手上士勤人
 守之抱之常為法式也 其二明治國治
 身之大旨題曰其要在乎治身治國 云云
 萬分未得處一焉者以上題文皆以本經
 為證各於逐章下消釋今不復云且據唐
 開元御疏序云夫道德二經其要在理身
 理國理國則絕矜尚棄華薄以無為不言
 為教理身則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以虛心
 實腹為務此其要旨可得而言也及乎窮
 理盡性閉緣息想處實行權坐忘遺照損
 之又損玄之又玄殆不可得而言傳者也
 何謂窮理盡性按廣聖義云窮理者窮極
 萬物深妙之理盡性者究盡群生所稟之
 性物理既窮生性亦盡然後以至於命也
 閉緣息想者隨境生欲謂之緣因心繫念
 謂之想就此門中分為四別 一者意隨
 善境而生善欲謂之善緣 二者意隨惡

境而生惡欲謂之惡緣 三者心繫善念
 謂之善想 四者心繫惡念謂之惡想
 此四者雖同因境所起分為善惡夫初修
 道者既閉惡緣又息惡想以降其心心澄
 氣定想念正真稍入道分善緣善想亦復
 忘之然後窮達妙理了盡真性緣想俱忘
 乃可得道故曰窮理盡性閉緣息想也處
 實行權者廣聖義云實者真諦玄妙幽微
 所謂妙本之道大乘之趣也權者因事制
 宜隨時立教謂中乘小乘之道以誘迷悞
 者也迷悞亦猶治身治國者先資權教
 後入大道故云處實行權也坐忘遺照者
 廣聖義云坐忘者莊子大宗師云墮肢體
 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謂之坐忘遺
 照者至道玄微不可以言詮但可以心照
 既因心照而得悟其照亦忘故曰遺照此
 皆大乘之道也損之又損玄之又玄者此
 皆本經之文各於逐章消釋是乃至微至
 妙之道故云殆不可得而言傳者也是故
 其教圓其文約其旨暢其言通游其廓無

者自以為升堂觀奧及其研精覃思然後於道知其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其教圓者廣聖義云行有五教分為五別一者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初教也 二者見素抱樸虛心實腹漸教也 三者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半教也 四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滿教也 五者淡然常存用之不勤天地有終大道無變圖教也合此為教五者俱備萬行總包故曰其教圓者圓通一切道無不在之謂也其旨約者廣聖義云約者簡省也不出二篇之文五千餘字包羅萬法不亦約乎其文暢者廣聖義云暢通快也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不曰暢乎其言邇者廣聖義云邇近也經云以身觀身以家觀家至於以天下觀天下又云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不曰邇乎游其廊廡者自以為升堂觀奧者廣聖義云廊者堂前之步廊也廡者堂下也奧者室之內也西南隅謂之奧言世儒之士習道之

人初觀此經自謂窮理盡性而極於玄微爾及其研精覃思然後知其於秋毫之端萬分未得其一焉者廣聖義云沈研鑽考其情運思探道之奧窮道之源箋注詮疏以求聖人之旨其所得之理愈少聖人之意愈深言秋毫則細矣又云秋毫之端則細之甚者也端末也言於秋毫之末萬分之中未得其一則少之至也故碧虛作開題亦云其要在乎治身治國及其研精覃思然後於道知其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耳

題曰輒依師授之旨略纂昔賢之微其如恍惚窅冥之理在達者之自悟耳

疏曰此第二十門明我碧虛真人纂集訓解之由發明道德之義以遺後學耳題曰輒依師授之旨略纂昔賢之微者輒專也乃碧虛自云我今所解道德二經皆是專輒依奉吾師鴻濛張君真人傳授之旨仍纂集往昔賢達之士箋注此經精微要妙之義與經旨相合者必明著本人氏號取

而證之抑又討論玄都寶藏三洞四輔群經子史若稍有與此經義理相符合者必採而錄之以為傍證將使我太上老君道德真經重玄之理坦然明白俾諸後學得其門而易入之也由是知我碧虛真人上以弘闡猶龍玄微之教下以開發後學蒙昧之心庶使大道興行法輪常轉而無窮也不其偉歟又有集解四注靈寶度人經南華真經章句解義皆藏諸藏室流傳於人間觀其扶宗立教之誠可謂至矣猶曰其如恍惚窅冥之理在達者之自悟耳此又謙遜之辭也今太霞老人不揆管見略將此開題本末疏之于前如以螢燭之光增益於太陽也其不知量也斷可識矣然亦未敢以此言為必當庶幾將來窮是經者以此為門戶而易入之也十四但請穎鑒之士詳擇而已矣苟不以人廢言則為幸甚故曰太上道德經藏室纂微開題疏也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五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下上卷 難八

太霞老人薛致遠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纂云支離所為者已具首章皆釋又云百姓日用

而不知者

鈔曰易繫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言上德不以德為德故百姓日用

而不知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纂云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澆散

鈔曰至一者莊子繕性篇云古之人在混

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當是時也陰

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

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

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遠德下衰及

燧人伏犧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令碧

虛取以為證云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澆

散也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纂云無思無慮而心自無為忘功忘名而迹無以為

鈔曰無思無慮者莊子知北遊篇云知北

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音之丘而適遭無

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

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

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

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

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

屈狂屈曰五矣未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

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

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慮

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謂黃帝

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

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

汝終不近也又易繫云子曰天下何思何

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天下

夫靜者也天下之衆正夫一者也以靜為本故無思也以一為主故無慮也然則動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名故曰忘功忘名而迹無以為也

子逍遙遊云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

無為又云忘功忘名而迹無以為者如莊

子逍遙遊云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

無為又云忘功忘名而迹無以為者如莊

子逍遙遊云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

者紛紛其塗固以殊也及悟諸靜則同也

所歸也聖者獲獲其慮或以百也及適諸

一則不二其所致也以靜而得一亦何思

而何慮焉是以聖人治天下不言而人信

無為而化行故碧虛曰無思無慮而心自

蓋得諸此也

樂推麟鳳見而嘉祥來謠謠彰而有以為

也

鈔曰前漢列傳第二十八云公孫弘菑川

薛人也武帝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對策

弘曰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

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

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

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

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

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

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

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
 又云誦誥彰而有以為也者孟子萬章章
 向上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力所能
 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
 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
 之舜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誦者
 不誦誥堯之子而誦誥舜故曰天也夫然
 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今碧虛取以為說
 云神配陰陽明効日月民皆仰戴咸共樂
 推麟鳳見而嘉祥來誦誥彰而有以為也
 此證解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之應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纂云夫禮者履也謂履道而行辨上下定
 貴賤
 鈔曰辨上下者易履卦大象曰上天下澤
 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者是也
 纂又云玉帛交馳
 鈔曰如魯語陽貨篇云孔子曰禮云禮云
 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又曰
 威儀相答者禮記中庸曰禮經三百威儀

三千一言以蔽之曰無不敬夫禮主于敬
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法謂之儀夫玉帛
 者禮之物以表其意者也鍾鼓者樂之器
 以導其和者也足如嚴敬中和者禮之
 樂之本也玉帛鐘鼓者禮樂之本也故曰
 玉帛交馳威儀相答擊鼙曲奉進退顧揖
 此禮之文也故云未焉其或交馳相答而
 莫之應則至於攘臂而仍之也
 纂云孔子曰大禮與天地同節
 鈔曰此禮記樂記篇之文也云大樂與天
 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傷
 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舊本木以孔子字作莊
 子字誤也今改而正之又曰以禮為翼者
 所以行於世也者此莊子大宗師篇之文
 也既云大禮與天地同節又以此為翼而
 行於世則惡有攘臂之亂哉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纂云莊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云其唯
 大人乎
 鈔曰此莊子知北遊篇之文也纂文已詳
 不必重存大抵證解禮者道之華而亂之
 首之義也

纂又云德和也至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

鈔曰此莊子繕性篇之文也其纂文已備不須重錄故碧虛取此南華數端以為證解者此足見老莊之旨於道德仁義禮樂

忠信豈有忽棄者哉但明其本末次第之失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纂云以智治國國之賊

鈔曰此本經第六十五章之文也已於本章消釋

章消釋

鈔曰纂又云何思何慮者此易繫之辭也已具前釋

纂云禮煩則亂

鈔曰上文按尚書說命中篇云惟說命總

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

邦設都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

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

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躋于祭祀

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祀不欲數數則難

則不敬事神禮煩則紊亂而難行也王曰旨哉說乃言惟

服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

氏任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

厥咎今碧虛又取此以智治國國之賊以

證解前識者道之華蓋智者在人意識之

前也奈智變則詐禮煩則亂豈非道之華

而愚之始也哉又豈若藏智藏識無思無

慮而反於厚實者邪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

其華故去彼取此

纂云大丈夫者剛健純粹有道之士也

鈔曰剛健純粹者易乾卦文言云剛健中

正純粹精也言大丈夫稟此剛健純粹之

氣而生故為有道之士也能去彼禮智之

華薄取此道德之厚實斯可謂敦其本而

棄其末者也故云去彼取此

纂云文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而慮

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房

屬其精神偃其知見漠然無為而無不為

也

鈔曰此文子道原篇云老子曰大丈夫能

體道之人也恬然無思淡然無慮以天為蓋以

地為車以四時為馬以陰陽為駟行乎無

路遊乎無息出乎無門入乎無房以天為

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為車則無所不載

也四時為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

無所不備也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外飾

其末屬其精神屬首攝係也事也偃其知見故漠

然無為而無不為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

無為者不先物為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

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故碧虛取此以

證解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

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鈔曰一者乃道之子沖和之妙氣也作陰

陽之本為萬物之母也施而用之則升而

為雲墜而為雨散而為風擊而為雷霆擊

而有光耀者為電古今不二終始無窮一

之為言其大矣哉

纂云在陰與陰同德在陽與陽同波

鈔曰乃莊子刻意篇文也已於道經詳載

之又云處瓦甃而不溷者此莊子知北遊

之文也已具三十二章中詳矣此言道之

一氣無所不在也

纂云寂然不動則謂之真君制御形軀則

謂之真宰

鈔曰寂然不動者易繫云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者是也又云真君真宰者

莊子齊物論云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

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

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

無形百骸九竅六藏皆而存焉吾誰與

為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

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逃相為

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

得無益損乎其真是也纂又引西昇經曰

子得一而萬事畢者已具前釋

纂云莊子曰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

集虛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鈔曰此皆莊子人間世篇云顏回謂孔子

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如字葷葷者數

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

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

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

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

曰回之末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

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瞻彼闕

者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

謂坐馳所取證者如斯而已矣纂又云萬

物資始者此易乾卦彖辭云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是也又曰萬物資生者此亦坤卦

彖云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坤厚載物德合

無疆是也纂又云神者妙萬物以為言也

者此易說卦之文也已具前解今碧虛取

此數節之文用證解得一之理所謂一者

元氣也夫此元氣者能陰能陽而不屬於

陰陽升玉京金闕而不以為清處瓦甃為

辨而不以為濁乾元以之而資始坤元以

之而資生以其制御有為則真宰出焉以

為寂然不動則真君見焉以其至虛而為

群生之本以其至寡而為萬物之宗得乎

此者物無不生事無不畢故曰天得一以

清

纂云且侯王得之故能未有大寶無思不

服而為天下平正焉

鈔曰無思不服者毛詩大雅文王有聲篇

云錫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皇王烝哉言武王作邑於錫京箋云自

之禮由四方而來觀者皆咸武王之德化

大也烝君也此美武王今碧虛引此者言

當時武王行辟雍之禮遂感四方萬國惟

心而說服者亦由得一而正之所致也故

云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

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

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廢故貴以

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

殺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

纂云陰陽緣辰

鈔曰此文子上禮篇云陰陽緣辰四時失序雷霆毀折霜電為害萬物焦天其全文已載道經三十幅章詳矣又曰然神者陰

陽不測也此亦具前釋

纂云故維音枯而夏亡河竭而商喪

鈔曰史記周本紀云幽王二年西周三川

皆震西國謂鎬京也三川者涇渭洛也伯陽甫曰周將亡

矣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

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

不能蒸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

其所而填音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

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演洲也土無

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

亡高郵陽城伊洛所近也河竭而商亡商人部行河

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

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國之徵也

川竭必山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

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

崩三年幽王寵褒姒申侯賂西夷夫戎殺

幽王果應亡國之徵也申侯即申后之父也申后乃幽王之

后也寵姒而棄申后故碧虛取以為說云

所以致申侯之怒也

將恐竭之義也

纂又云謙以自牧者

鈔曰此易謙卦初六爻辭也已於道經第

十五章詳載之此上數節之文碧虛取之

以證解得一之義若失之則致於裂發歇

竭滅廢之災也

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纂云天下數譽而不加勸天下數非而不

加沮

鈔曰此上之文莊子逍遙遊云故夫智效

一官行此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其自

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

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

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

故碧虛取以為說云天下數譽而不加勸

天下數非而不加沮惡識所以貴惡識所

以不貴哉此忘貴賤而能守沖一之道以
為天下之正者也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纂云易之復卦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

出入無疾

鈔曰此易復卦彖辭也復亨剛反動而以
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
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
見天地之心乎此一陽始生之時也純

極解曰天地之本在一元也一元之氣在
坎之中也下應黃鍾之宮上直牽牛之宿
中函太極之炁也其以靜為體以動為用
故能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所謂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動息則靜靜則
復其元者也其在建子之月函三為一之
時也靜息則動動則顯其用者也終而復
始生生而無窮者道在其中矣中則久久
則變也故因動以見靜因用以見體是則
體亦非靜以動類之見其靜也靜者天地

之心歟故聖人體元以立其誠以靜為性
以動為化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天地
合其德也能造形而悟求復其元者賢也
然則本元則為聖本復則為賢而爻之初
九顏氏得之顏氏得之者易下繫云君子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
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
祗悔元吉則復非天地之心能見天地之
心者也宋晦庵曰積陰之下一陽來復生
物之心於此可見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惡
極而善者也

弱者道之用

纂云柔弱靜實道之用也

鈔曰此明實教也言柔弱謙卑為入道之
用也何哉列子黃帝篇云天下有常勝之
道有不常勝之道此文已於第三十三章
中詳載之由是論之則豈非弱者道之用
耶是知前明道之權此明道之實權者反
經而合道實者真誠而不虛權以濟實實
以行權權實相須不可偏廢竊觀廣聖義
所解云道先柔弱俗貴強梁柔弱為保生

之徒強梁乃取敗之本本經云強梁者不
 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執此以訓於世使
 棄強守柔捨躁歸靜矣夫教有權實兩門
 上士遠誠故以實教示之自然冥契於道
 中智下士則以權教悟之若或末悟則以
 善道誘之誘之不從則以恩賞勸之勸之
 不從則以法令齊之齊之不從則以科律
 威之威之不從則以刑辟加之刑辟謂墨
 辟五刑之屬也。刑者匪夫聖人威用以刑罰者豈得
 已耶書云刑期于無刑也。聖人以權道
 制刑罰本求人而不犯也非有心願欲加
 刑罰于人也廣聖義引書云功疑惟重罪
 疑惟輕雖權設刑罰以禁勸於人聖人哀
 矜之道好生之心亦云至矣至於勸教之
 所不及而後用之以刑也是故刑之使民
 畏賞之使民勸勸以趨善畏以止惡雖刑
 之及人謂為善也而懲一勸百則被刑者
 寡而從善者衆也如擗髮焉踰旬而一擗
 則棄者多矣且且而擗之則理者多矣故
 知權道者帝王善用之則為南面之術也

士庶善用之則為合道之法也若帝王士
 庶不善用之則反以為禍也可不慎乎若
 能反復于虛靜之原超出于有無之境則
 強柔兩忘權實雙泯又惡用刑賞禁勸之
 道哉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纂云列子曰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
 從生
 鈔曰此列子天瑞篇云子列子曰昔者聖
 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
 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
 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
 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
 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
 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
 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
 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輕
 清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冲和氣者為
 人故曰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纂又云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鈔曰此上之文亦列于天瑞篇引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今碧虛取此以為說者乃證解天下之物生於有生於無之義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纂云夫上士者受性清靜恬淡寂寞虛無無為

鈔曰此莊子刻意篇之文也已具於開題中今不復云

纂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

鈔曰此莊子刻意篇之文也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然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

纂云斯所謂天然縣解矣

鈔曰莊子養生主篇云老聃死秦失送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適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故曰斯所謂天然縣解矣

纂云中士者受性中庸

鈔曰中庸者謂有中常之德也禮記有中庸一篇專論中和之德也又魯論雍也篇云孔子曰中庸之德民鮮久矣若人性分素有中庸之德者可謂中士也

纂云若中庸之士世之不用也則思欲就藪澤處間曠吐故納新至為浴而已矣

鈔曰此莊子刻意篇之文也云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

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今碧虛取此為說者以證解若存若亡之義也

纂云下士者受性濁厚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

鈔曰目欲視色者此莊子盜跖篇之文也云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又曰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者莊子至樂篇云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

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此上數節之文以證解上中下三士所見差別之不同也

纂又引陸希聲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也者通乎形之外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也者正其形之內者也上士知微知章通乎形外下士知章而不知微止乎形內

鈔曰此文者並易繫之辭也已具道經首章載之今不復云故陸先生取之以證解上中下三士所見之不同也

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

纂云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鈔曰此史記列傳老子教孔子之辭也已釋開題中

纂云吳筠玄綱論曰功欲陰過欲陽

鈔曰吳天師玄綱論立功改過章云功欲

陰過欲陽功陰則能全過陽則可滅功不全過不滅則仙籍何由書長生非所冀然功不在大過物斯拯過不在小知非則悛不必馳驟於立功奔波於改過過在改而不復為功惟立而不中倦是謂日新其德自天祐之也以其功欲陰故曰建德若偷

爾
質真若渝

纂云質真者純素也

鈔曰純素者如莊子刻意篇云能體純素

謂之真人是也

大方無隅

纂云夫砥音砥礪音例名節以作廉隅此謂束

教之人也砥礪者平直貌砥細於礪皆磨石也詩云其平如砥其直如矢

蓋本諸此也

鈔曰東教者莊子秋水篇云北海若曰井

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

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

道者束於教也此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

也

纂云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大方也

鈔曰魯語陽貨篇云佛肸召子欲往佛肸者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

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

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

也不曰堅手磨而不磷音磨不曰白手涅而

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為能繫而不食此所

謂大方之士也

纂又云行不崖異

鈔曰此莊子天地篇云不同同之之謂大

行不崖異之謂寬如此寬大謂之大方若

有同異即非大方也

大器晚成

纂云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

鈔曰九鼎者大鼎也黃帝內傳云黃帝採

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即今之湖城南號

曰荆山亦云鑄鼎原是也或云夏禹之所

鑄也曾子固全真堂記曰九牧貢金夏禹

鑄以為鼎九州山川草木禽獸莫不在焉

是知夏禹之所鑄也夫瑚璉者魯語公冶

也

長篇云子貢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乃宗廟祭之器也

夫此九鼎與瑚璉者寔至大至貴之器也原其管為非一朝一夕之所成也亦猶賢聖之所以為賢聖者豈一朝一夕無功無行而得到哉然積習生常美成在久之所致也故曰大器晚成又美成在久者莊子人間世篇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仲尼告之故法言曰無違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

天唯道善貸且成

纂云獨此妙道能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鈔曰此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也已具上經首章載之今不復云大抵言大道善能貸與萬物萬物資之以生成者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纂云渾淪者一也渾淪一氣未相離散鈔曰渾淪者列子天瑞篇之文也已於本

經第四十章全載今畧而不云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纂云君子不動乎心則浩然之氣可養鈔曰此上之文出孟子公孫丑章句上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

賁音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告子名不害子者男子之通稱也孟賁勇於力我勇於德義故曰是不難告子未及四十不動心故云先我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况於孟子者哉

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心志所念以充滿形體為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夫志至焉氣次焉志為極要之本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亂也言志有所向氣必隨之當正持其志無暴亂其氣安以喜怒加於人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壹通之貌今夫蹙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

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心志所念以充滿形體為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夫志至焉氣次焉志為極要之本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亂也言志有所向氣必隨之當正持其志無暴亂其氣安以喜怒加於人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壹通之貌今夫蹙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

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心志所念以充滿形體為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夫志至焉氣次焉志為極要之本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亂也言志有所向氣必隨之當正持其志無暴亂其氣安以喜怒加於人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壹通之貌今夫蹙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

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心志所念以充滿形體為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夫志至焉氣次焉志為極要之本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亂也言志有所向氣必隨之當正持其志無暴亂其氣安以喜怒加於人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壹通之貌今夫蹙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

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心志所念以充滿形體為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夫志至焉氣次焉志為極要之本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亂也言志有所向氣必隨之當正持其志無暴亂其氣安以喜怒加於人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壹通之貌今夫蹙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

其心孟子言人之志氣閉塞而為虛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令
之行而覺者由氣閉而不能自持故志氣
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而恐矣則志氣之
相助也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
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

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

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

也言浩然之氣與仁義相雜自然而生也非有為用仁義密入而取之也故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行不慊於心則餒矣慊快也自當所行仁義不備于官治然則心腹飢餓者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纂云卑以自牧者

鈔曰此易謙卦初六爻辭也屢釋于前今

不再云

纂云以謙受益

鈔曰尚書大禹謨云益贊于禹曰惟德動

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今

碧虛取列子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

淪者以證解道生一之義也又取孟子浩

然者以證解冲氣以為和之義也又取易

之謙卦卑以自牧書之大禹謨以謙受益
以證解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之義
也終之以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
父其誠勸世人之誠可謂深矣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無有入於無間

纂云莊子曰金石不得無以鳴

鈔曰莊子天地篇云夫子曰夫道淵乎其

居也滲音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金

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今碧虛

取以為說者言此金之與石乃堅密而難

入之物也然擊之而有聲者內藏道氣而

使之然也道氣者無有也金石者無間也

今此虛无之道能入於金石者豈非無有

入於無間耶嘗聞化書通化篇龍虎章云

龍化虎變無八可以蹈虛空虛空非無也可以

貫金石金石非有也虛實相通物我相同

其生非始其死非終知此道者形不可得

斃神不可得逝且宋齊丘所論者如此又

嘗聞列子黃帝篇云趙襄子率徒十萬狩

於中山藉芴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之說此文已於第十六章全載此皆得夫冲和之妙氣虛无之大道故能出入於金石經涉於水火而不傷闕者也故云無有入於無間也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稀及之

纂云謹身節用者

鈔曰此孝經庶人章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纂云文子曰皋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師曠聾而為大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

鈔曰此文子精誠篇云老君曰冬日之陽

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函自然至

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窈窕冥冥不

知其所以為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

言而使命其於治也難矣皋陶喑而為大

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尚書大禹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

楊子中時乃功繼載卑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明實是于世有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其教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注用不犯於有司帝曰俾予從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以此知為大理之職也唯之一字師曠聾而為大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之所以為師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也是故碧虛引此以證解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稀及之豈虛言哉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

纂云夫身為實而名為賓捨實從賓是為倒置列子曰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

鈔曰此列子揚朱篇云楊朱游於魯舍於

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

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

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

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焦其

心棄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

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辨如此其省也纂又曰而悠悠者趨名不已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者此亦楊朱篇云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實耶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實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殺註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故碧虛取此數節之文證解名與身孰親之辨也

纂又云夫鮑焦子推之徒守名累實者也

鈔曰鮑焦子推者莊子盜跖篇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註鮑焦名焦周時隱者也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抱木而立枯焉註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註昔晉文公重耳幼時遠離母麗姬宜舊而廢重耳故數諸於獻公公信其言重耳所以出奔他國在路田之推乃自割其股肉以食文公後重耳還國立為文公封其從者遂忘子推子推作龍蛇之歌當于營門怨而逃去公後悔追子推於介山亦云韓山子推隱避不出公因縱火焚其山庶幾走出火至今碧虛論及二子徒不避乃抱樹而燔死

守其名累其實者也

身與貨孰多

纂云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

鈔曰莊子至樂篇云夫天下之所專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

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惓惓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由是論之夫富貴者貪名殉利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故碧虛取之以證解身與貨孰多之義也

得與亡孰病
纂云莊子曰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鈔曰此莊子讓王篇云會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種亦作種膾古外切猶手足胼便平胝音支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提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所綺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又向下纂文引莊子二段皆出於讓王篇中首尾俱完不必重錄以證解得與亡孰病知足不辱之義也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
纂云又如大壑酌焉而不竭明鑑應之而不疲

鈔曰大壑者莊子天地篇云崑崙將東之大壑適過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今碧虛取此以證解其用不敝之義也大壑者大澗也又明鑑之義已具第二十五章詳矣

纂云夫有盛德大業者

鈔曰此易繫云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盛德大業至矣哉故碧虛取以為說者言有如此之盛德有如此之大業可謂大盈矣然容貌常若謙冲而不驕也抑又富貴滿指金玉滿堂常能虛儉而不奢也所以其用常有羨餘而不窮匱也

大巧若拙

纂云列子曰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

者不恃智巧

鈔曰此列子說符篇之文也纂微首尾俱全不須重錄夫大巧者莊子所謂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豈以玉為楮葉者而為巧乎

大辯若訥

纂云非法不說者

鈔曰此孝經卿大夫章云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

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

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此證解非法不說之義也

纂又云非禮不言者

鈔曰此論語顏淵篇云顏淵問仁子曰克

己復禮為仁克己約身也復反也身能及禮則為仁矣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

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

敏請事斯語矣故云非禮不言也今碧虛取此非法非禮皆不可言無所造為故若訥也又聞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亦此義也故曰大辯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纂云莊子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乃可以長生

鈔曰此莊子在宥篇之文也已具第二十章詳矣是故碧虛取以為說者以證解清靜為天下正者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纂云天下有道言時之泰也

鈔曰謂時之泰也者易泰卦坤上泰小

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

天地交而萬物道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內陽而外陰內德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

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象曰天地交泰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

右民今碧虛取此以為說者言夫時之泰

則萬物昌而宗廟顯宇內安而諸侯賓至於群物樂康天下有道也如此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纂云天下無道謂時之否也

鈔曰言時之否也者易否卦坤上否之

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彖曰否之匪

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

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

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

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象曰天地不交

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今碧虛

取以為說者言夫時之否則百職廢而主

上憂帑音藏虛而水旱數至於陰陽隔開

而庶類悽愴天下之無道也如此

罪莫大於可欲

纂云縱驕奢之情者必荷胡可校之凶

鈔曰夫荷校之凶者易噬嗑卦震上

九云荷校滅耳凶象曰荷校滅耳聰不明

也夫噬嗑者用獄除間之卦也卦辭云噬

嗑亨利用獄六二至六五爻者皆用刑之

爻也初上者乃受刑之人也初九履校滅

趾無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校者械也

謂枷杻桎梏之類也趾者足也今之初九

始犯其罪屢校以桎其足者欲使之有所

改而不行其非也今比上九初當咎微之

時不肯悛革遂至於積累罪大不可拚藏

而以及於極刑也所以負荷其校至於磨

滅其耳真所謂聽之不明也故曰荷校滅

耳聰不明也故纂云縱驕奢之情者必荷

校之凶也且荷校之凶初從可欲中來故

為罪之大莫重於可欲也

纂又云齊人攫金

鈔曰此列子說符篇末後章之文也纂文

已備今不復云

纂云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者

鈔曰此莊子山木篇云莊周遊乎雕陵之

樊觀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

運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

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寡裳躩步執彈

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

執爵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指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辭

音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子余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

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以老子為夫子入其俗從其俗今吾

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鵠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其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

不庭也今取此以為說者言為可欲所亂者鮮有不犯其罪也如莊周遊于雕陵之

樊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也故碧虛以為失照也

答莫大於欲得

纂云靡有子遺者

鈔曰按毛詩大雅雲漢篇云雲漢仍叔叔仍

周大美宣王也旱既太甚則不可推宛競夫也

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推去也

鏡恐也業業危也言周宣王憂當時早災不可推而去之故宛宛業業而危恐如雷

震震之於頭上也言此周時之眾民今碧無有子然遺失而不遭其早災也

今碧

今碧

今碧

虛取此靡有子遺者異於是言彼貪冒之夫於天下之物無問見與不見咸欲得之靡有子然遺失而使盡在於已此無道過貪之甚也豈止殃答於一身哉此必延及於後代之子孫矣故曰答莫大於欲得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

纂云當食而思天下之飢者當衣而思天下之寒者愛其親知天下之有者老憐其

子知天下之有幼稚也

鈔曰孟子離婁章句下云禹稷當平世三

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

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

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

道焉思天下有溺者猶已之溺也稷思天

下有飢者猶已之飢也大禹治天下洪水者也后稷教天下

播種稼穡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同道

易地則皆然又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云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

下可運諸掌此皆以身觀身以家觀家至

下可運諸掌此皆以身觀身以家觀家至

若以天下觀天下之道也夫如是則又何待出戶而後知天下者哉

本窺瞻見天道

纂云夫人君者與二儀同其德日月參其

明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鈔曰易乾卦九五爻言曰夫大人者與天

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言在天時之先而行事則天道亦

行事則必奉順於天在天時之後而

道而不致違者也今人君若能如是者

不假窺瞻瞻望而天道自明又聞邵堯夫

有詩云一物由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

坤明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

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焉

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此可謂不窺

瞻見天道者歟纂又云故明於死生之說

者易上繫云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

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及終故知死生

之說其斯之謂歟纂中又引嚴君平云絕

滅三五者此義已於道經第三章內詳矣

今不復云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纂云記曰欲治天下先治其國欲治其心

先誠其意

鈔曰此禮記大學篇云古之欲明明德於

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

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

先致其知知謂知善惡吉凶致知在格物

格來也物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

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

以致或云至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

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

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

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

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

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是也專行疏以脩身為本者上從天子下至庶

事也人皆以脩身為本治國為末否不

也今碧虛取以為說者時證解其出彌遠

其知彌少但能反之於身心則足矣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纂云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鈔曰此魯語秦伯篇之文也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注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煥明也其立文也其立文也其立文也又云無為而

治者其舜也歟者此亦魯語衛靈公篇之文也蓋言上古達道之聖人不假出戶遠遊能知天下無窮之事不必窺牖仰觀能見天象自然之道何勞措意營為能成天下無為之化者皆由反觀諸一身而知之也是故碧虛引堯舜之君能法天地無為自然之道以化於天下而天下如草從風偃自然而化之也故曰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者以此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釋八 三十四

為道日損

纂云知子守母復初歸根也

鈔曰知子守母者本經天下有始章之文也已具本章消釋又云復初者莊子繕性篇云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

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又云歸根者本經致虛極章之文也義載本章夫欲復初歸根者當先去智原秉要執本日損云為漸入虛妙故曰為道日損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纂云若以有為有事政煩民勞重足而立側目而視則百姓望而畏之

鈔曰夫欲取天下之心者別無他法當以百姓心為心也固宜順而不逆靜而不動安而不擾則民得其所而天下無事矣何

哉孟子離婁下孟子曰桀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

之走壙也故為淵釋八鼓音魚者獺音也為叢音也鷩音也為湯武音也鷩音也為紂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敵矣雖欲無王不可得矣夫民心莫不欲安我則靜而不擾民心莫不欲富我則與而

不取民心莫不欲壽我則厚而不困抑又
化之以無為治之以無事順之以自然則
未有不得民心者也若以有為治民則民
擾而不能靜以有事役民則民困而不能
安矣 又云重足而立者史記秦始皇本
紀大史曰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
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
聽重足而立拮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
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亂矣如是
為治欲取天下不可得也本經云民之飢
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也故碧虛云若以
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是也故碧虛云若以
有為有事政煩民勞故不足以取天下人
之心也重足猶並足而立則言其不能安
也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之下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三 卷一 卷二 原缺

五峯清安 逸士王 守正集

持而盈之章第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衍義云楚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
人

鈔淮南子鴻烈解道訓篇云白公名勝常

封於白故云白公勝乃楚平王之孫太子

建之子也義中載之已全

衍義云春秋魯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為

政諸侯之幣重

鈔鄭人病之子產寓書 子產名僑鄭之上 寓書寄書也

以告宣子 范文子之子也為執政上卿 行晉國事莫全不復重錄

衍義云春秋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賓孟

有寵於周景王王與賓孟說欲立之

鈔王子朝景王之長子賓孟亦名孟起子

朝之傅也賓孟曰難其憚為人用乎人異

於是雞犧雖見寵飾然卒當見殺若人見

寵飾則當貴威言異於雞使犧在已喻子

朝欲使王早寵異之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衍義云易云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斯有亢極之悔

鈔周易乾卦之文言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此明上九之義不知進退存

亡得喪言比上九所以亢極有悔者由有此三事若能三事備知雖居上位不至於

亢也

衍義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

成則去

鈔杜天師義曰日中中月滿滿暑往即寒

來春榮即秋落天道然也人能體盈虛於

天道忘功忘名退身辭盛如彼天道不失

盈虛則無憂責矣

衍義云如漢留侯張良即子房封萬戶列位

侯張良是張良人而宣帝時疏廣字仲翁

事在赤松子遊耳兄子受皆東海蘭陵人廣為太子太傅受

為少傅廣曰吾聞知止不殆知足不辱又

聞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父子連辭病上許之上賜金三十斤太子賜金五十斤上疏乞骸骨而歸此豈非身退天之道乎

載管魄章第十

載管魄抱一能無離乎

衍義云以車乘人謂之載以人登車亦謂之載

鈔廣聖義云載管魄也言人之身神氣所

居魂魄所舍以身運載如車載物西昇經

云身者神之車也既以喻車固當運載矣

虛魄者陰氣有象人之形也陽氣無形人

之神也形之具也而陽氣未附則魄然無

知如頑石枯木陽氣既降即能運動故以

形為魄魄屬陰也以神為魂魂屬陽也凡

人有纖毫之陽氣未盡則不致於死有纖

毫之陰氣未盡則不至於仙所以鍊陰氣

盡即超九天而為仙與陽為徒也鍊陽氣

盡即淪九泉而為鬼與陰為徒也故當保

守陽魂營護陰魄以全其生抱一守道而

不使之暫離也

衍義云屈原離騷云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也

鈔屈原者晉三閭大夫也離騷屈原文籍之篇目也載營魄者即運載魂魄而登霞霞則赤氣騰而為霞雲者山川之氣掩者去也掩去浮雲運載魂魄跨赤霞而飛騰掩去浮雲而上升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手

衍義云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蹶者趨者其氣而反動其心

鈔孟子公孫丑章句上之辭公孫丑孟子也齊人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曰志

一則動氣註一專一也蹶蹶也趨走也之氣之所註一專一也蹶蹶也趨走也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蹶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為所以能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

衍義云終日號而嗷不啜和之至也

鈔本經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之文也註蘇

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嗷終日號而不啜者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衍義云脩之身其德乃真脩之天下其德乃普

鈔碧虛真人纂微云近取諸身而遠及天下也夫脩道於身少思寡欲益壽益算諸偽咸盡蘇解明身既脩推身餘及外雖至於治天下可也

天門開闔能無雌乎

衍義云天門者自然之門也自然生太極鈔莊子庚桑楚篇之辭郭象註天門者萬物之謂也夫天然之理造化之門徒有其名竟無其實但見一切萬物皆自此門而生出故經云衆妙之門也

衍義云莊子曰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

鈔莊子庚桑楚篇之辭其文又易繫云開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衍義云如鏡之照物

鈔碧虛取以為說鏡者鑑也言鑑之舍明本來瑩淨有時而昏暗則為塵垢附之也若拂去塵垢則一切萬物無不照了此喻

人修道載運魂魄抱一而不使之離則一性自明矣

衍義云故治國者雖其德明白如日月之照臨當收脉反聽塞聽蔽明使百姓日用而不知

鈔廣聖義云明白慧照也慧照之明照無

遠近當息念忘心猶若無知或矜其有知則有所執而失道也人君負獨見之明以

治其國其政察察民凋弊矣老君戒之今忘功息照亦猶眩續塞耳以閉其聰是疏

重目以杜其明也此亦收脉反聽塞聽蔽明之義百姓日用而不知前文已具不復再錄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衍義云周禮考工記車蓋圓以象天與方

以象地所載明白不復再具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衍義云古者穴居

鈔易繫辭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卦取大壯上古者言未造宮

宇之前止是夏巢冬穴故制室宇以代之衍義云詩云陶復陶穴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

鈔毛詩文王之什綿之篇云古公亶甫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者邠公也古言久

也亶公字也文王之祖處於邠以德化人

歸之者衆未有居室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父子夫婦居謂之家箋云諸侯

之臣稱公曰君也復者復於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焉者今之瓦窰是也

衍義云莊子曰室無虛空則婦姑勃蹊謂爭路也

鈔莊子外物篇云室中不空蹊路湫隘

則婦姑爭路而行婦合順於姑以為孝敬今乃爭路無所往來以容其私則反戾閭

爭也六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衍義云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鈔易繫辭文也廣聖義曰形而上者道之

本清虛無為處乎上也形而下者道之用
稟質流形處乎下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

衍義云五色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象文章
黼黻別尊卑之飾

鈔五色謂青黃白赤黑五行金木水火土
文章黼黻者尚書益稷篇云帝曰舜帝臣
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

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

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彙藻大粉未黼黻絺

繡以五彩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古說者

皆指當時高以下重下而古也夫衣服之
制不可不辨也上曰衣下曰裳共有一十
二章以別尊卑之飾也夫衣皆玄也裳皆

繡也此六章者在衣而裳又會之宗廟之
禮也此六章者在衣而裳又會之宗廟之
禮也此六章者在衣而裳又會之宗廟之

者火也米以為養人粉以澤物至於黼則所
深可以為者養人粉以澤物至於黼則所
深可以為者養人粉以澤物至於黼則所

以馬斷也較則所以為辨也聖人薛飾治
具粉澤王飯以養天下在於斷而能辨也
然後足以成治功此六物見於裳也而後
世為辨之製亦莫悅目廷物外邊傷病
非首而何此五色之文也

衍義云五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聲金石
絲竹以通天地之氣

鈔五音者按漢劉向曰宮者中也君之德
也商者章也物成章也角者甲也物之養
生也徵者祉也物之盛大繫祉也羽者聚

也物聚而藏也尚書益稷篇云帝曰予欲
開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吾言汝

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律者十

一月律鍾正月太黃三月姑洗五月蕤賓
七月夷則九月無射十一月黃鐘十二月
中呂六月林鐘八月南呂十月應鍾十
二月大呂是六呂也五律者宮商角徵羽
也八音者金石絲竹土木匏瓦也高為予
聽從之乃造空聲亦汝昭明之也云云此
五音上

衍義云五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和人乃

芻豢悅口饗切饗也無厭濁神穢具
鈔五味者甘苦酸鹹辛是也爽差也口察

味傷當過分則不能無損坐令聾盲差爽
失味也

者火也米以為養人粉以澤物至於黼則所
深可以為者養人粉以澤物至於黼則所
深可以為者養人粉以澤物至於黼則所

衍義云芻豢之悅口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孟子曰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芻者草也草食者謂之芻牛羊是也豢教畜曰豢猪狗之類也故曰芻豢悅口也

衍義云饔飧無厭者

鈔貪財曰饔飧食曰饔言其貪財貪食之人無厭足也以上饔飧皆昏濁其神穢濁其真皆失其正味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衍義云禮記王制云

鈔周禮云春蒐蒐擇取不孕者夏苗取不秀者秋獮取不實者冬狩取不實者而無所擇也

衍義云禽荒無度若夏太康之敗洛表而五子成怨

鈔禽荒者尚書五子之歌篇云太康尸位

以逸豫滅厥德黎民既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及五子成怨五子乃太康之

見第五人如也 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守

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今取此以為證

解若不遵法度馳騁遠境禽荒無節暴物傷農登崖踰險旬月不及心神亂發非狂而何此田獵之失也

衍義云齊哀公之好田獵而詩人所刺

鈔毛詩卷第五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衍義云明月之寶

鈔通鑑顯王十四年齊魏會田于郊魏惠

王問齊威王曰齊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

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

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

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

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

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

河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趙之人從而

徙者七十餘家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

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

哉惠王有慙色

衍義云夜光之珠

鈔楚王有一夜光之珠問曰何處得此珠

答曰楚臣隋侯出行見牧牛小兒打一蛇

破傷血流命將欲死隋侯憐之救取向水

中洗以藥封之得活入水而去却是海龍

王之子後喻七寸珠來報隋侯進與楚

王王夜安殿上見光明號夜光珠

衍義云孟子曰寶珠王者殃必及身

鈔孟子盡心章句下孟子曰諸侯之寶三

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王者殃必及身尹氏

曰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衍義云故西旅獻獒召公作書以戒周武

鈔尚書旅獒篇云西旅獻獒西戎遠國貢

日葵以太保作旅獒召公名奭作太用訓

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

邇畢獻方物不作無益功乃成不貴異物

賤用物民乃足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為益

也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

國皆非所益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言不使

則四方之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言任賢賤

遠皆得故曰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也

衍義云林邑獻五色鸚鵡魏徵上疏以諫

太宗

鈔貞觀中材邑國貢白鸚鵡性辯慧尤善

應答屢有苦寒之言太宗慙之付其使令

還於林藪也宰相魏徵鉅鹿人也時上疏

諫之

衍義云昔齊人有欲金者

鈔列子說符第八篇之辭義中載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衍義云不為目者去六情而目不妄視

鈔莊子庚桑楚云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

志也疏榮貴富顯高顯聲名利

衍義云言五塵之害性當忘物以全真

鈔玉皇本行經云六塵徧染三業縈纏六

塵者何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塵也此諸

罪業久墮劫難以來放縱其塵迷之性無

所明見遠為六塵之所徧染

道德真經行義手鈔卷之三

道徳真經行義手鈔卷之四

皇三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寵辱章第十三

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衍義云子列子窮有飢色之中或楚令尹

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鈔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子文姓聞名

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然

其三仕三已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

也

衍義云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

鈔論語微子第十八柳下惠魯僖公時人

季禽居柳下而施德惠一云惠也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

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士師數官

去而辭氣雍容如此可謂知矣然其不能

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

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

衍義云正考父三命循墻而走則無若驚之心矣

鈔莊子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正考父宋

公之玄孫弗一命而偃再命而僂力也三

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執考成也父

大德而履正道故就正考父則孔子上代

祖宋大夫也士一命大夫二命卿三命也

此準教將不執之事而侮之耶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謂吾有

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衍義云籙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

同則無入而不自得也

鈔莊子內篇云顏回答仲尼之辭他日復

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心虛

若故樂端生而忘仲尼夔曰貌也何謂坐忘顏回

曰籙支體聽屬於耳明關於目而德明之

用本乎心靈既悟一身非有萬境皆空故

能廢廢四照百體昇然明心智者也大

通猶大道也道能生萬物故謂道為大通也

衍義云若孔子之母我

鈔論語卷第五子罕第九子絕四母意母

必母固母我時處云絕無之意者母史記

也固執滯也我私也也四者相為共始必

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於於我也蓋意常

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意常

衍義云南郭子綦之喪我

鈔莊子齊物論云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

天而嘘嗒焉似喪其偶外無與其歡而嗒然解體若失其匹既

然解體若失其匹既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

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

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也吾喪我汝知之

乎此亦譬吾無身之謂也言能如此者向

之寵辱大患何緣及之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

下若可託天下

衍義云若舜時子州支父

鈔莊子讓王篇舜讓天下於子州支父伯名一

父曰予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

下也疏姓子名列字支伯傳道之人隱者

也憂勞也言我滿境幽深固心憂勞且以

衍義云越之王子搜兼漢之徒是也

鈔莊子讓王篇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

患之逃乎丹穴南山而越國無君求王子

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

之以艾乘以玉與君之王子搜接綏登

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捨我

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

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

視之不見名曰希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

得名曰微

衍義云能玄能黃

鈔易曰天圓上其色玄地方下其色黃列

子天瑞篇云能玄能商能陰能陽能柔能

剛能圓能方能短能長政和曰有所知有

所能在道一偏非全之盡之者也而無知

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則無不該也無

不偏也何所不能哉玄黃色也宮商聲也

陰陽氣也柔剛材也圓方器也短長形也

變化所為皆在是矣

衍義云在下與瓦礫同寂

鈔莊子智北遊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

道惡乎在疏居在郭東故號東郭子則無

於何處在也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

曰期而後可所名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稗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固不及質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衍義云子列子居鄭園四十年人無識者

鈔列子天瑞第一子列子者載子於姓上

者首章云是第子之所記故也義中已詳不復錄之

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

衍義云閑邪存誠

鈔周易乾卦九二爻辭正義云閑邪存其誠者言防閑邪惡當自存其誠實也

衍義云若東郭順子正容悟物使人之意

消

鈔莊子外篇田子方正容悟物使人之意

消西華法師成玄英疏曰出無道之物相與之人東郭子正容悟物其時使

善名水第八章中載之詳今不復云

衍義云李含光雖處暗室如對君父司馬

子微激賞之

鈔李含光者高道傳第九云道士李含光

者晉陵人也年十二篤好學道雖處暗室

如對君父人見之青色外斂先工字象隸或

稱過其父一聞之終身不書後師貞一先

生司馬子微雲象實書傾囊相付且曰真

玉清仙客也今取此二人為證言其操持

敦厚嚴敬如此可謂儼若客也如處暗室

翊聖真君語云上臨之以天鑒下察之以

地祇明有刑罰相繼暗有鬼神相隨出處

語默善惡自知惟正可守心不可欺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衍義云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

鈔易繫上辭云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

孰能與於此

衍義云道集虛故也

鈔莊子庚桑楚云胷中正正則靜靜則明

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衍義云致得也與大學之致知同

鈔大學云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字在

格物唯虛註云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

致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惟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

衍義云又舉春秋楚致晉師之義同

鈔春秋宣公十二年楚莊乃求成於晉晉

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

右欲單車挑戰示不欲和以致晉帥以此

致師師必成敵亦猶以靜致道道必可求

也

衍義云列子曰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

得其居也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或謂子列子曰子莫

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

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

取也與也失其所也苟虛不致於極靜不

至於篤則莫能致於道所以貴虛靜之極

篤也

衍義云萬態雖雜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

吾心常寂此謂之天樂

鈔莊子天道篇云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

於萬物此之謂天樂西華法師疏云所以

致言用虛靜之極推乎二儀之極而達於天

也樂

衍義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鈔易復卦之彖辭也解云復者反本之謂

也言乾元一陽之炁從此而往復從此而

來故云來復言反復其道天行也利有攸

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天地之

心者乃乾元一陽之炁寂然至無之理也

所以乾卦初九潛龍勿用者是也言陽氣

潛藏而在下即此以見天地之心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復命曰常

衍義云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命者性

之妙也

鈔易繫說卦正義曰命者生之極窮理則

盡其極也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衍義云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鈔論語第十三云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

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雖危注南人南

也至所以交鬼神所以壽死生故雖跌

衍義云孟子曰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

為已

鈔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民之為道也有恒

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

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

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

為也賤賤注陽虎陽貨名虎魯季氏家臣

為仁之害大害也孟子引之為富之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

久沒身不殆

衍義云禮記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人不

獨親其親子其子

鈔禮記禮運篇之辭云孔子曰大道之行

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

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孝慈之道也使老有所

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四

道徳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五

量三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之有之其次親之譽之

衍義云左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之類

鈔春秋襄公二十四年穆叔如晉范宣子

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

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

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

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因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在周為

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承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隱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杜今京北杜縣晉主夏

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約所聞

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

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

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史佚

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

氏以守宗枋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

者不可謂不朽

者不可謂不朽

衍義云上如標枝下如野鹿

鈔莊子天地篇門無鬼答赤張滿稽云至

德之世不高賢不使能上如標枝下如野

鹿疏上既無為下亦純朴譬

衍義云莊子曰及至聖人覺覺為仁跂跂

為義而天下始疑矣

鈔莊子馬蹄篇云及至聖人覺覺用力執

覺之跂跂非特執許立覺覺跂跂皆用心

為仁義之貌

衍義云堯仁如天就之者如日舜有羶行

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來者十

有萬家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疏奔避丹朱又不

走移徙避之百姓慕德從者十萬所

居之處自成都邑至鄧墟地名也

衍義云康衢之童謠詠堯

鈔列子仲尼篇云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

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蒸象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

衍義云百姓之誣歌舉舜譽之也

鈔孟子萬章章句上孟子答萬章云舜相

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

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

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

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

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南河在冀州

也訟獄謂獄不

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

衍義云商人作善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

民始疑

鈔春秋昭公四年楚子靈會諸侯于申

邑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言諸

荀從禮以為歸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

注云六王之事謂塔有鈞臺之享湯有

毫之命武王有五津之會成王有岐陽之

蒐康王有鄭官之朝穆王塗山之會也二

公之事謂齊桓召陵之師晉文踐土之盟

也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

夏傑為仍之會仍有緡叛之緡商紂為

黎之蒐紂蒐於東夷之東夷叛之周幽為

大室之盟中岳大夷狄叛周此皆所以

示諸侯汰也也諸侯所以棄命也今君以

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商書有湯誓之文

衍義云心有孚之謂誠周有牧野孟津之會

鈔易中孚卦九五有孚學如無咎學如者

之辭也中孚以相交之時居尊位以為

孚物之主信何可捨故有孚有孚故得無

衍義云言可復之為信

鈔論語學而第一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

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

可宗也

衍義云齊桓不背曹沫亦云之盟

鈔史記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

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莊

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

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

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齊桓公

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若曹沫曰齊

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滅壞

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

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

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

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夫天下之授不如與之於是桓公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之地盡復與魯矣

衍義云晉人不棄伐原之言

鈔晉人伐原文侯將兵晉侯圍原命三日

之禮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

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

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

而原自降諸侯自此歸附如伐原之信也

衍義云吳起不虧移轅之賞

鈔史記吳起魏將也欲伐秦恐士卒軍人

不信乃埋一車轅於市東門書曰如有人

能移此轅於西門者即給土田宅百畝黃

金百斤三日無人敢移更書曰能移者給

土田宅五百畝黃金百斤時有一人來移

依賜之於是召募人伐秦遂尅此則不虧

移轅之賞也

衍義云魏侯不乖虞人之期

鈔史記魏侯魏文侯也虞人山澤之官也

文魏與虞人期獵明日欲發道與季臣飲酒樂而天大雨命駕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將安之文侯曰吾不息於禽獸吾與虞人期豈可無一會期哉恐失信遂冒雨以赴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衍義云莊子曰魚相忘乎水人相忘乎道

術

鈔莊子大宗師篇云泉涸魚相與處於陸

相吻况于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

湖

智慧出有大偽

衍義云莊子曰去小智而大智明

鈔莊子外物篇云去小智而大智明小智自私

大智任物

衍義云好行小慧難矣哉

鈔論語衛靈公第十五子曰羣居終日言

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小慧私志也言不及義則放僻

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

然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志者也

衍義云莊子曰夫馬之真性在乎齧草飲水翹足而立

鈔莊子馬蹄篇之文義中載之已詳不復具載

衍義云太古之時民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鈔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之
適也赫胥上古帝王也亦言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云云含哺而熙戲與樂兒而不殊數腹而遊遊將童子而無別

衍義云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懸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

鈔莊子馬蹄篇疏屈曲折施行禮樂以正形體全慕以慰心靈於是
跂自矜好知自與矯詐經營利祿
爭歸而不知止意聖跡之過者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衍義云禮記曰大道之行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鈔禮記禮運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

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也又引孝慈者論語李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孝於親慈於衆
爾雅云善事父母曰孝
衍義云抉目剖心之臣

鈔史記殷本紀云子辛無道天下為之紂紂法殘義損善曰紂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王子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

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莊子空跖篇云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此抉眼剖心之臣蓋為君昏亂而後顯死節忠臣之名故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衍義云瞽叟頑而舜稱大孝

鈔尚書堯典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丞丞又不格姦大孝者孟子萬章章句上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衍義云曾皙嚴而參稱能養
鈔孟子離婁章句上曾子養曾皙必有酒

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曰有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行義云莊子曰掊擊聖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下始治矣

鈔莊子胠篋篇云掊擊聖智

說云指打也今言指擊者亦從斤仁義絕聖棄智之意不貴難得之貨故縱捨盜賊不假嚴刑而天下太平也

行義云去小智則大智明

鈔莊子外物篇云小智自私大智任物

行義云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曰

何適而無有道

鈔莊子胠篋篇之文義中已備

行義云莊子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闔阿門曰

門曰

鈔莊子外物篇文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

髮闔阿門

或法師說云宋國君曰元即宋元君也阿曲也謂阿房曲室之闔門義中已詳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行義云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

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答王之辭註云道者猶素也後不怠也古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忠其君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行義云巧機巧也謂雕琢刻削機械為鏽

之類

鈔莊子胠篋篇云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

篋擔囊而趨唯恐絨膝高鏽之不固也雕

刻衆形而不為巧如衛人之刻棗猴宋人

之琢楮葉珠者治玉石也既琢之而復磨之天地篇云為

圓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

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

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

行義云珠玉斗斛權衡符璽之類

鈔莊子胠篋篇云為之斗斛以量之十升為斗

五斗四升為斛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

稱之權稱也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符者銅魚木契也則并與符

璽而竊之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衍義云莊子所謂俗學以求復其初者

鈔莊子繕性外篇之辭注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

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衍義云詩云夜未央言更漏尚多也

鈔毛詩小雅庭燎美宣王也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鏘鏘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衍義云莊子所謂真君今之所謂性者也

鈔莊子齊物篇云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逆相為君臣乎其

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損益

乎其真此言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

皂隸猶不穎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

知皆自若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衍義云猶鳥足之根為蟻蟻人血之為野火朽瓜之為魚賢女之為石

鈔列子天瑞篇云註言生死變化胡可測

度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

此而一炁之變所適萬形此皆因其所感

自然而變者也化言云鳥足草名鄭氏註爾雅云生木中通名為蟻

所生皆與

衍義云晉惠帝時張華為司空其事甚詳

不復再錄

道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五

道徳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六

書四

五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小則得多則

衍義云蘭相如屈於廉頗是也

鈔廉頗簡相如同仕於趙頗位在相如之下因怒曰吾有功於國而居相如之下吾所恥也途見相如吾必辱之相如知其言常引車以避之其從者恠而問之曰相國

不畏強秦而懼廉頗何也相如曰秦所以不敢輕趙者畏吾與頗將軍而已吾若與頗將軍相遇兩虎既鬪勢不俱全趙國之危秦國之利也吾所以避者存國耳豈私於身乎頗聞之負荆肉袒而謝焉此乃彼必懼而自修整以己之直能正於曲之劫也

衍義云人有賢才而能支離其德

鈔莊子人間世云支離疏者願隱於臍有高子項會據也指天五管在上兩解

為膏桂鐵治解足以糊口鼓笑切播

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

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工

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六石四鍾與十束薪

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

支離其德者不彰其用不顯其名人能體

此修身豈不能保其常名哉

衍義云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鈔繫辭上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

理莫不由於易簡而天下萬事之理並得其宜矣

衍義云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

鈔莊子繕性篇云知不足以定天下然後

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疏云

而濟世不知質是文之本文章則隱滅於

索質博是心之本博學則沒溺於心靈唯當絕學而去文方會無為之美也

衍義云列子曰學者以多方喪生

鈔列子說符篇云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

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虛註羊以喻神

神不失為道也一守

失其羊而奔波歧路不可得矣但守其神

為無喪無得而為無待也多方於仁義亦

衍義云庚桑子曰萬人操弓共射一鴈鵬無不中

鈔列子清神第一云夫一哀一樂猶寧正性况萬物之衆而能拔擢以生心神哉故萬人彎弧以向一鴈鵬能無中乎此言鴈

是軒照之鳥故人皆之於射此喻人心萬端情亂心蕩如彼鴈中靜也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

衍義云惟水為幾於道一西一東而物莫不能傷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此言水性順下利物不爭而物亦莫之傷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衍義云虞舜明四目

鈔尚書舜典之文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註詢謀也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於四岳之官關四方之門以采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

2:

衍義云淮南子載趙簡子死未葬中牟不助祭裏子起兵攻之

鈔出淮南子載之已詳不復錄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衍義云希者疏也少也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

鈔易繫辭之文也云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六種

之辭唯吉人之辭寡所以證解希言自然也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衍義云人處天地之間不似毫末之在馬體乎

鈔莊子秋水篇云人處天地之間不似毫末之在馬體乎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馬體小大之辯各有階級不可相歧曾何足以介懷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

於失者失亦失之信不足有不信

衍義云人以類相從故虎嘯風生

鈔易乾九五之辭云雲從龍風從虎龍是水畜雲是水氣故龍吟景雲生是雲從龍也虎是威猛之獸風是震動之氣故虎嘯

則谷風生是風從虎也有情感於無情此明氣同則應也

衍義云鶴鳴子和

鈔易上繫辭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正義云鳴鶴在幽陰之處

雖鳴在幽陰其子在遠而和之以其同類相感召故也我有好爵者言我有美好之爵在身不自獨有吾與汝外物其靡散之謂能散於外物物亦感我之恩亦來歸從於我

衍義云性殊則肝膽楚越性分道合則夷

夏同人以類相從猶方諸挹月而水流

鈔東海方諸之間有巨蚌長尺有二寸因名方諸取其殼以柔白拭之良久以月照之以器承之則得水焉

衍義云陽燧照日而火就

鈔陽燧者範金為器其形如杯或類鏡焉以玄緇潔之以日照之以艾承之則得火焉二者因日月之光以氣類相感而生水火焉

五 跛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跛者不立跨者不行

衍義云跛者舉踵而望跨者以跨挾物也鈔唐杜天師義曰以足脂躡地謂之跛暫有延望而希久立斯為難矣延頸舉踵陳

后長門賦望幸之詞也跨挾於物而求久行亦不可得也喻人不能推心信真懷疑於道暫具一念便望有成難矣哉

衍義云豈不聞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直匍匐而歸耳

鈔莊子秋水西華法師疏壽陵燕之邑邯鄲趙之郡弱齡未壯謂之餘子趙郡之地其俗能行故燕國少年遠來學步既垂本性未得趙國之能捨己効人更失壽陵之故是以用手踞地匍匐而還也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衍義云陽子居南之沛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於汝為可教今不可也以其驕氣愈於往昔也陽子居請

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

鈔列子黃帝篇云陽朱字子居云睢睢盱盱何自居處而誇張若此睢則逆而不順盱則干而不直蓋內視已敗而外若有營之意

衍義云若坎井之蛙謂東海之鼈曰吾樂歟吾出跳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没足滅跗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坎井之樂此亦至矣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

膝已繫矣於是遂巡告之海曰坎井之蛙聞之規規自失然自失也豈非自是者不彰乎

鈔莊子秋水篇西華法師疏坎井猶淺井也蛙蝦蟆也幹井欄也甃也東海巨鼈其形靈巨隨波游戲暫居乎

佳而蠅蟻小蟲處於小井形容既劣居處不寬自得於井中見巨鼈而不懼云我出則跳井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滅跗沒足額瞻

衍義云自伐者若鄭人緩呻吟襄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父母

鈔莊子列禦寇篇之文其文已全不復重錄說神吟誦讀也表氏地名也祇適也鄭人名獲於東地學問適經三年而成儒道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獲十年而緩自殺此並非自伐者無功乎

衍義云自矜者若晉史齊王罔起兵討趙王倫其文詳修於性則盈

鈔莊子駢拇篇云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形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衍義云莊子曰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

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

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鈔莊子大宗師篇云在太極之先而不為

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說太極五氣也六極六合也且

道在五氣之上不為高遠在大合之下而不為深遠先天地生不為長久長於黃古不為考艾言道非高非深非久非老故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者也

衍義云易所謂太極者是也

鈔易繫辭云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註云夫有必始於無故太極生兩儀

太極者無稱之稱又可得而名取其有之所極況之太極者也四象者金木水火是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衍義云且形影因待猶言獨化

鈔莊子齊物論云罔兩問影曰曩子行今

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影曰

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

邪吾待蛇蚺音數音若待蛇蚺蚺翼則無特

所以不然郭註云若待蛇蚺蚺翼則無特

藏言正由人待斯類而獨化故耳云欲

衍義取以為說者以證獨立而不改也

鈔黍米者度人經之辭薛幽棲註曰黍米

即生人之本言人得經如人命之資米則氣中黍米明妙道無不包容不聚

諸言何有危殆哉故曰周行而不殆

衍義云周流六虛應用不窮

鈔周易下繫辭云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

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

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蓋言大

道一元之氣周遍流動於六爻之位乃至

天地之內四方上下之中而應用不窮故

曰周行而不殆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

逝逝曰遠遠曰反

衍義云字者表其德名者定其體

鈔唐杜天師廣聖義云夫名物者以其體

字物者以其德物生而名立事之常也未

有無名之物矣春秋桓公六年九月丁卯

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

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唐叔

虞魯公子友是也以德命為義若文王昌

武王發是也以類命為象若孔子有象尼

丘山是也取於物為假如伯魚生有人饋

魚因名曰鯉是也取於父為類若子同生

與父同日生是也

衍義云先天地生難以言其氏族

鈔氏族者春秋隱公八年冬公子無駭卒

公子羽父請謚於族公問族於衆仲仲對

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以土而命

之氏諸侯以其王父字為謚因為族官

有世功則有官族謂取舊官舊邑為族也

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無駭即公子

展之孫也故為展氏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

居其一焉

○ 衍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

鈔孟子萬章章句上之辭咸丘蒙曰孟子

也舜之不臣堯既得聞命矣詩云詩小雅

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音倫也

衍義云自地而上皆屬於天

鈔地上屬天者列子天瑞篇云杞國有人

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

彼之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炁耳亡音處

亡炁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

憂崩墜乎若論此傳文廣意深不能徧舉

且據天積炁而論之既云終日在天中行

止則知自地之上皆屬於天也故云不必

高遠蒼蒼之謂也又莊子逍遙篇云天之

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

下也亦若是而已矣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衍義云人謂王也人法地之安靜故無為

而天下功

○ 鈔莊子天道篇之文也云天不產而萬物

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

疏云王者同兩儀之合育順四序以施
生任萬物之自為故天下之功成矣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六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七

量五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玉集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衍義云龍蛇蟠屈沉靜則變化升騰虎豹

威猛躁動故遭射獵天虧

鈔易下繫辭云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

之蟄以存身也疏尺蠖之蟲初行必屈者欲求在後之信也言信必須屈以求信是相須也龍蛇之蟄以存身者言靜以求動也龍蛇初蟄是靜也以存此存身身存則變

化飛騰可知矣莊子庚桑楚云庚桑子

曰姓庚桑名楚小子來夫函音車之獸獸

如介而離山則不免乎罔罟之患其獸大

含幸孤介離山則不免免羅網為其患害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衍義云榮如南榮之類行以輕為速然不

可以無輜重

鈔莊子庚桑楚之文南榮越蹙然正坐曰

若越之年者已長矣特惡乎託業以及此

言邪庚桑子曰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

不南見老子南榮越蹙糧音量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此言求學以輕為速尚果七日之糧雖有榮觀豈容離輜重乎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衍義云人君為萬乘之尊處大寶之位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云萬乘之國車註乘

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

財正義曰言聖人大可寶愛者在於位耳位是有國之地實是有用之物若以居

威位能廣濟無謹故稱大寶也

衍義云坐招窺矜不得事君

鈔尚書舜典云流遠出共工於幽州少吳

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即共工也為堯水

官幽州在北方即幽都之地莊子說幽都

放不得他適也置之謹兇於崇山昔帝鳩氏

天下謂之五徒即窺窺則三苗

也為黨共工於南有不才子天下謂之三苗

於三峽為堯侯對三苗之國在左荆

山名在西齊居豫章南嶽三峽在左荆

之餘於羽山人皆包戴凶惡不遵堯化故

四商

衍義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鈔其學辭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

身幾事不容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

出也若不容密微之事當預慎密預防禍害

衍義云左傳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

行父通於夏姬

鈔義文已備不復重錄

衍義云韓信破齊義中全備不復再錄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

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衍義云猶莊子之所謂危言危言者酌中

之言

鈔夫危言者莊子寓言篇云寓言十九重

言十七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蔓衍

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

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不

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

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

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

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

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

孰得其久夫欲發言能合乎此有何瑕謫

之過乎故曰善言無瑕謫

衍義云莊子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

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

鈔莊子齊物論云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

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

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

且得有言乎既已為之一矣且得無以言

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

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已至

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此

貴於無所適而復於一之初與道同體何

假籌策乎故曰善計不用籌策也

衍義云九竅者精神之門也

鈔莊子智北遊篇莊子曰夫昭昭生於冥

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

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

者卵生其來無迹其生無涯無門無房四

達之皇皇也此言以不來為來以不往為往自然之性遊無迹之塗者放形骸於無迹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出入無門戶來往無邊際故能宏達四方大通萬物也今衍義取為精神之門可謂善閉無

關鍵而不可開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衍義云至于瓦甃稊稗咸有所施故曰常善救物

鈔莊子智北遊篇東郭子郭也問於莊子

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

曰期而後可欲令莊子在莊子曰在螻蟻曰

何其下耶曰在稊稗草曰何其愈下耶曰

在瓦甃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東郭子

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故不及質此言

道雖清高物無貴賤皆遂其性而無棄之也

衍義云淮南子載公孫龍在趙之時

鈔此淮南子鴻烈解道應訓篇之文義中

已備不復重序大抵證解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之義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衍義云昔楚將子發好求有伎之士

鈔淮南子鴻烈解道應訓篇之文楚將子

發好求伎道之士義中備載不須重錄大

抵證解不善人善人之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衍義云尋其至理出自天性是曰獨化

鈔莊子形影因待者莊子齊物篇郭象註

云若待蛇蚺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

難識也今以不識者正由不待斯類而獨

化故耳今玄同逸士取此以為證者以證

其獨化出自天性何在貴愛耶

衍義云伯樂不能御駕駘為駢驥

鈔伯樂者姓孫名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

善治馬者也駕駘者鈍馬也駢驥者龍馬

也言伯樂雖能治馬亦不能使鈍馬為龍馬也

衍義云良匠不能伐樗櫟為棟梁

鈔夫樗者莊子逍遙篇云惠子姓惠名施亦云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則與之門人謂之則與之其大木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類也卷音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傲者伺傲捕之而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亦猶執持聖迹之人矯情偽行以今夫麋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天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又引櫟者莊子人間世云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謂曲道也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約也切之百圍徑謂其高臨山十仞曰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顧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規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

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門戶則液禍津液禍不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今取此以為說者言師資授受之道若遇天性能者可教而成材器也若無天性雖教不成亦如伯樂不能御駑駘為騏驎良材不能伐樗櫟為棟梁者也
衍義云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而得風仙至內外進矣
鈔列子黃帝篇之文云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斷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慙音而請辭列子又不問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切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子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音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入乎一盼

而已五年之後心庚更音念是非口更言利害天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乾音殼竟不知風乘我耶

○我乘風耶今汝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其音乎尹生甚作屏息良久不敢復言若列子與老商氏真可謂師資相忘者也今取此證解不責其師不愛其資之義也

衍義云孔子見太公任然後辭其交游去其弟子

鈔莊子山木篇云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

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息其為鳥也粉粉粉粉是舒遲不能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而飛迫膏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與羣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道流而不名居德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此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橡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衍義云七聖皆迷無所問塗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音馯乘張若謂音前馬音二人先昆閼滑音稽後車

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今汝州有襄城縣在秦隗山南

即黃帝訪道之所也自黃帝已上至于滑稽總有七聖也註云聖者名也名生而物

遠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

問塗焉童子得道人也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

若知大隗之所在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

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在請

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

已矣又奚事焉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

足復歸於樸

衍義云草木之蕃也為榮

鈔草木蕃周易坤卦文言之辭云天地變

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孔穎達正義云

此一節明六爻辭天地變化謂二氣交通

生養萬物故草木蕃滋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

割

衍義云子貢問夫子曰賜也何如子曰女

器也

鈔論語公冶長第五之文子貢問曰賜也

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器

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

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

華美者也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衍義云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

侯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

非所謂力取天下也

鈔孟子萬章章句上之文舜相堯二十有

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

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

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

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

之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而踐天子

位焉今取此為證言舜之為君天與之民

歸之非力取而為之也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衍義云神器者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

器也

鈔大寶之位易繫辭云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此言天

下之大有神以主之豈可以力而取之手

雖得之必失之可不慎歟

衍義云莊子載天根遊於殷湯至蓼水之

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

名人口去汝鄙人何問之不豫也

鈔莊子帝王篇天根姓名遊於殷湯至蓼

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天根無名姓字寓言

天根也殷湯殷山之陽蓼水在趙國界內

衍義云七竅鑿而混沌死

鈔莊子應帝王篇之辭載之已詳不復重

衍義云鞭策威而馬力竭

鈔莊子馬蹄篇之辭大道廢章中已備不

後重錄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衍義云故仲尼不為已甚

鈔孟子離婁章句下云孟子曰仲尼不為

已甚者註揚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

是以

衍義云禮與其奢也寧儉

鈔論語八佾第三之辭子曰大哉問禮與

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此孔子答

林放之言也

衍義云舜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為泰也

鈔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彭更孟子之問曰

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

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

泰子以為泰乎此言聖人於施為之中有

三者之過必為亡敗之禍故皆去之謙抑

自居冲虛自守則與道合真必無過分之

累矣

道德真經行義手鈔卷之七

道德真經行義手鈔卷之八

量六

五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衍義云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

兄者人亦殺其兄

鈔孟子盡心章句下之文孟子曰吾今而

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

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

也一聞耳註一聞者我性彼來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

衍義云出乎爾者及乎爾者也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鄒與魯閔穆公問

曰閔也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

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十人矣

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

慢而殘下也量六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

及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

尤焉

衍義云楚靈王齊潘王秦始皇漢孝武或

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

鈔楚靈王者春秋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

子公子黑肱子黑肱公子疾蔓成然蔡朝吳夫大

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即吳音因四族之徒

四族謂蓬氏許國晉所莫成然以入楚殺太子祿及公子

罷敵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告其

楚師及皆梁而潰也王聞羣公子之死也

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

王曰子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豈非天

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

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

侯王曰皆畔矣曰若忘於諸侯以聽大國

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

乃歸于楚華子王縊于羊尹申亥氏實王主

縊死此豈非殺其身通鑑齊潘王三十一

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

殺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

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其民必畔

齊可圖也潘王出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

齊因為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潘王

而殺之荀子曰國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

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
 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
 無之及其甚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齊潛
 宋獻是也此非無道或以殺其身乎秦始皇
 皇正立元年乙卯至二十六年庚辰平諸
 侯滅六國自號始皇三十七年秋七月于
 沙丘平虛崩胡亥立稱二世三年丞相趙
 高恐謀及其身陰令咸陽令閻樂將吏卒
 千餘人至望夷宮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
 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
 自為計樂度其兵進二世自殺乃立子嬰
 為秦王高祖元年冬十月沛公至灞上秦
 王子嬰素車白馬負頸以組封皇帝璽符
 節降軹音以字書云車道旁羽引兵西屠
 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子嬰立四
 十六日以至國亡身死此豈非禍其子孫
 乎漢武帝征和二年四月帝如甘泉秋七
 月皇太子濞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
 詔丞相原野討之按罷走湖皇后衛氏及
 據皆自殺胡氏曰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黜

武大興土木巡遊不休民力既殫盜賊肆
 起而後大禍及其子孫不亦宜乎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衍義云田荒石露荆棘生焉
 鈔田荒石露者莊子漁父篇云官治其職
 人愛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石露衣食不
 足徵賦不屬音妻妾不和長幼無序庶人
 之憂也此明大軍之後農民失業田土荒
 廢荆棘亂生必有凶年之兆也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
 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衍義云自聖人畫卦弦木為弧刻木為矢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鈔周易繫辭下之文弦木為弧刻木為矢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者非也
編與矢失之用所以威非爭也此聖人不
 得已而用之以示其威初非嗜殺人也
 衍義云庚桑子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
 俱又曰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
 非也至征伐不可偃於天下言善以道佐
 人主者當守雌靜不可以兵強天下若為

敵所侵不得已而應之故曰善用也

鈔此皆元倉子兵道篇之文也今取以為

證者言兵雖不可廢亦不可恃此戒以兵

強於天下

衍義云春秋曰殺敵為果

鈔春秋宣公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

楚伐宋宋華元帥樂莒司寇御之二月壬

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以其生獲

樂莒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

飲百人宋大夫狂狡輅也鄭人鄭人入于

井其故也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

禮運命宜其為擒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

謂禮於心也存於耳者殺敵為果致果為

毅言易之而反之必為戮矣易之戮也將

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

盪舟也在日也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

與之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

私憾敗國殄也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

人之無良者詩小雅無良其羊斟之

謂乎此知殺敵為果即止戰也事不得已

而用兵所以止戰今不為家故曰不

取以

衍義云成湯勝夏而有慙德之言

鈔商書仲虺湯之左相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

名地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此

言湯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

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若又

恐天下後世藉以為口實也

衍義云歸亳而有臨淵之懼

鈔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湯

俾我一人輯和寧爾邦家茲朕

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墜也于

深淵天使我戰戰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恐

衍義云春秋時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

鈔春秋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衍義云道者長於上古而不為先

鈔莊子太宗師篇之文在太極之先而不

為高六極合六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

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此言道無不

在而所在皆無有物混成章中載之已詳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

衍義云若夫變夷猾夏寇賊姦宄

鈔舜典之文舜帝命皋陶曰蠻夷猾夏

寇劫人賊人姦在外宄在內汝作士官理

也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

居惟明克允此舜命皋陶作士蠻夷戎狄

猾亂中夏害于良民汝為士理治之必當

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

服也五服服其罪也三就孔氏以為大罪

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五流五等象刑

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

之但為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也不免用兵擊敵征伐而已故曰

衍義云寇定禍亂應敵為用得邑曰殺凶

鈔趙定禍亂乃齊太公姜子牙釣於磻溪

剖魚得玉璜中有此書名曰六韜一曰文

八第八卷 道徳經行義手鈔

韜經邦立國不越天常二曰武韜趙定禍亂威伏八方三曰龍韜變理陰陽不逾時今四曰虎韜善用爪牙羣兇自挫五曰豹韜臂時戡難智在權機六曰犬韜採聽至微或成奇變韜者藏也兵機權變不可輕

以示人故以韜藏隱晦為義

衍義云非貪土地利財寶也

鈔漢宣帝時韋賢為丞相元康中匈奴遣

兵擊漢屯田軍師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

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

使不敢復擾西域丞相上書諫曰臣聞之

救亂誅暴者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

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則勝爭

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則敗

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則破恃

國之大矜量六民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

兵兵驕則滅此五者非但人事是以玄同

取以為證以證其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

強上文與天子

衍義云楚白公勝作亂差使屈市南宜僚

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
郢人投兵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義中載之已詳不
復再錄今取玄同以為說者言市南宜僚
孫叔敖皆以不道之道不言之辯而兩家
之難自解可謂不戰而善勝恬淡而為上
者也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
不可得志於天下

行義云孟子所謂今天下之人牧未有
不嗜殺人者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見梁襄王
惠王之
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
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對曰
定于一孰能一之王再對曰不嗜殺人者

能一之嗜好也
甘也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
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
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
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衍義云列子載趙襄子使新稚穆子攻翟

勝之

鈔莊子說符篇之文義中載之已詳不復
重錄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
右言以喪禮處之

鈔尚左尚右此禮記檀弓篇之文義中已
詳不復重錄今取此以為說者若有勇士
戰勝而獲功升為上將軍居右而主殺故
云戰勝則以喪禮處之不足上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
萬物將自賓

行義云世之材器有明可以役其視有聰
可以役其聽有勇可以役其力有辯可以
役其詞此諸有名皆無為之所役惟道樸
無名

鈔列子仲尼篇云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
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後猶行過東里
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舞彼
來者為而欲然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

鄧析鄭之辯士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上去聲下字如之義乎愛人養而不能自養者大豕之類也養物而物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而為宰籍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徒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莫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此言有知有才有能為無知無才無能者所使也何足貴哉是故懷抱道樸之人不彰名譽不顯才能昏昏默默逍遙於世而無敢使之者凡人見之者不假言說目擊而道存自然賓服而從化矣故經云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衍義云不假威武勸賞物不知其然而自

賓矣

鈔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云孟子答景春

春名魏之辭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

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

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此言侯王若能以

道自守萬物自知賓服何用威武哉

衍義云塵垢靴糠足以陶鑄堯舜

鈔莊子逍遙篇之文云大浸稽天而不溺

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靴

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資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靴糠耳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八

道徳真經行義手鈔卷之九

量七

五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衍義云若辯黑白

鈔莊子外篇天運篇莊子曰夫鵠

又作鵠同胡必

切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

不足以爲辯此言黑白得之自然

不在浴而白黔也

衍義云智者察人之邪正

鈔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

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

則眸子眊焉聽其言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人焉廋哉

也度也此言人之邪正觀其眸子

即可見也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

曾中正則精神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以

此察之則人之邪正善惡不可得而匿矣

故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衍義云如別妍醜

鈔九幽懺第五卷中云報應因緣如影逐

形譬如淨鏡照人橫妍自別善惡之業理亦如然

衍義云而不能見其睫

鈔莊子庚桑楚之文老子曰向吾見若眉

睫

目毛之間

衍義云復以自知

鈔周易繫辭云復以自知言既能反復求

諸已則自知得失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衍義云常勝之道

鈔列子黃帝篇之文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不常勝之道

曰強二者亦知

亦富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強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

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

衍義云羿善射

羿善射彘盪舟皆以力勝人者也

鈔論語憲問第十四南宮适問於孔子曰

即南羿善射彘盪舟俱不得其死焉羿是

有窮氏之國君也最善於射

夏后太康之位而自立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春

秋傳言莽乃澆泥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殺莽與莽皆古之多方強暴之人終不得其死二人恃其有力不特不能勝人又不能自勝此老氏之所戒人也

衍義云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

鈔中庸第十章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

強也衽席也藉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

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

強強者之事也

衍義云夫子所謂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

強哉矯

鈔中庸第十章云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

強詩曰矯矯武夫是也倚偏著也此則所

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

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

夫子以是告子路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

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衍義云莊子曰曾子居衛緼袍無表

鈔莊子讓王篇之文曾子居衛緼袍

緼謂麻絮也謂麻也無表顏色種喻謂也手足胼

胝謂也以麻緼絮復其表裏謂也三日不舉

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

納履而踵決謂也曳綆而歌商頌聲滿天

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與諸侯交也

衍義云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

不仕乎

鈔莊子讓王篇之辭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衍義云恒久也象稱君子以立不易方不

失其所也

鈔周易恒卦彖辭彖曰恒者久也剛上而

柔下謂也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

易方謂也君子立身得其性久之道

衍義云列子之不化

鈔列子天瑞篇第子告列子之辭其言曰

有生不生有化不化謂也故能生於衆生化於

於

者也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衍義云莊子之不死

鈔莊子大宗師篇云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

無古今而後能不死不生夫能同然不崇朝而遠徹忘先後之遠接斯見獨者也

衍義云釋氏之不滅

鈔傳燈錄惠能大師對內侍薛簡云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昭然此

處契長生矣此言人生天地間若安其素分委任天和乘化而來任化而往是則君

子察人所履之行則知壽夭況於修至道

飡元和而不能長生乎

衍義云夫身如蜩甲蛇蛻寓之而已矣

鈔莊子齊物篇之辭罔兩問於影影曰吾

待蛇蚺蛇腹下部蟲不可以行者也 蜩翼耶若待蛇蚺

蜩翼則無持操之所由則尋責無極卒至

於無待而不獨化於玄冥矣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衍義云夫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

鈔文子符言篇云老子曰夫道至高無上

至深無下上平無上下平無下平乎準直

乎繩非衡而平無所不爽圓乎規方乎矩

非圓能圓而無方非方能方而無圓包裹天地而無表裏

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

是故玄同取以為證以道大無方汎兮其

可左右也

原

衍義云大道無乎不在或左或右皆逢其

鈔孟子離婁章句下孟子曰君子深造之

以道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

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體道之士反求

諸已而自得之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衍義云無母何恃

鈔毛詩小雅蓼莪篇之文無父何怙無母

何恃

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此言萬物恃道以生亦猶人之恃母而生成也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衍義云復小而辯於物

鈔周易繫辭第八之文云復小而辯於物此言復卦於初細微小之時即能辯物之吉凶不遠速復也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衍義云舜有羶行百姓悅之三徙成都至

鄧之墟來之者十萬家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義中已備不復再

錄

衍義云大王居邠狄人侵之邑于岐山之

下居焉從之者如歸市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滕文公問齊人將

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滕君之

辭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衍義云國安民豐欣樂太平

鈔靈寶無量度人經上卷之文齊同慈愛異骨成親國安民豐欣樂太平此言有道之君民皆歸之而無害舉皆欣欣然各得安平之樂也

衍義云平則無險陂之患

樂與餌過客止

衍義云莊子載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

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鈔莊子天運篇之辭姓北門名成黃帝臣

也欲明至樂之道故寄此二人更相發起

也咸池樂名張苑也咸是和也洞庭之野

天地之間非大湖之洞庭也息退息也卒

終也復重也感聞也不悟至樂初聞之時

懼然驚悚再聞其聲稍悟音旨故懼心退

息最後聞之知至樂與二儀合德視聽不

見故心無分別有同暗惑者也蕩蕩平易

而無偏默默而無知茫然坐忘物我俱喪

乃不自得坐忘之謂也

衍義云齊人饑默教為食於路以待餓者

而食之有餓者蒙袂也袖和獲貿貿交易之貌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眉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終不食而死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云孟子曰一簞食一

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切爾而與

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

也朱陸唐註曰木谷也噉也噉之執行道

之人也不屑不以爲辱也雖既然之乞

而猶惡無權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

之本心欲惡有其死於人皆有之也

言此與不受嗟來之食其義頗同故引此

以爲惡者謂餓之爲人害深矣見食而

不食寧死而不食是惡禮之不足而不

食也是則過吝亦

有不爲餓止者矣

衍義云莊子曰仁義先王之遠廬也止可

一宿而不可久處

鈔莊子天運篇云蓬廬逆旅傳舍也不可

久停以仁博愛以義裁非何異假借塗路

寄託止宿耶不可以久交體道化人人歸

於道淡然長久宜可散乎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

足聞用之不可既

衍義云列子曰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常有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義中已備不復重錄

此言無爲之用與道合真豈有盡耶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

衍義云聖人之玄奧莫妙於權實

鈔唐杜天師義曰聖人設教分權實二門

上士利權了通實教中下之士須示權門

權門變通其法甚廣依經所判略具四門

第一將欲歛之必固張之者攝其心也第

二將欲弱之必固強之者攝其性也第三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者攝其欲也第四將

欲奪之必固與之者攝其貪也夫心廉則

道契心侈則過生因侈獲過自思復其廉

矣此歛歛其心之權也性弱則德全性強

則禍起因強起禍自思復其弱矣此伏性

性強之權也寡欲則行清多欲則神濁欲

性強之權也寡欲則行清多欲則神濁欲

深濁極自思復其清矣此廢欲清神之權
也不貪則儉約極貪則殃身因貪獲殃自
思復其儉矣此修儉奪貪之權也皆先極
其侈心使自困於貪欲然後反性修道也
乍聞者以為非無為自化之自然性有利
鈍之別悟有漸頓之殊頓悟者不假於從
權漸化者須資於善誘乃有權實之別爾
權道教人合歸於大義故云貴於合義也
小人輕弄權道因以詐欺故不可以輕示
於非道之人耳論語云可與立未可與權

言用權之難也

衍義云此聖人所以履霜而知堅冰之至
鈔周易坤卦之辭初六履霜堅冰至此言
初六陰氣之微似若初寒之始但履踐其
霜微而積漸故堅冰乃至所謂陰道初雖

柔順漸漸積著乃至堅剛

衍義云勾踐欲弊吳而勸之伐齊

鈔史記云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欲為亂
告諸弟子曰吾不忍父母之邦而受敵今
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誰為使子貢請

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請緩師吾請
救於吳今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田
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名存亡魯實困
強齊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
用齊業誠矣吳王乃遣子貢之越子貢曰

今者吳說吾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
心畏越勾踐頓首曰孤常不料力而與吳
難受困會稽痛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
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今大夫幸
告以利害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

堪國家疲弊此則報吳王之時也越王勾
踐使大夫文種頓首言於吳王曰越悉境
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吳王乃受越王卒
謝留勾踐遂自發國內之兵以伐齊敗之
子貢遂北見晉君今承其弊吳晉遂過於
黃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與越戰滅焉
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若能強
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
言傷信慎言哉

衍義云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子而餌

之虞君好寶而晉獻公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

鈔淮南子主術訓之文也鴻烈解曰齊桓

公好味而易牙烹其子而餌之者按史記

齊世家云初齊桓公之夫人三皆無子好

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虧

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

昭公浩列并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述

曰宋華子生公子雍雍亦有寵於恭姬則

掌食之官自內經外非此因官者豎刁以

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易牙既有

長衛姬請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

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

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

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也開方去

其子東之太子公子豎刁何如對曰自宮

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

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享權此謂易牙

烹其子而要桓公也虞君好寶而晉獻公

以璧馬釣之者按春秋僖公二年云晉荀

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

以伐虢前惠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

虢途出於虞故假道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

虞猶外府長公曰官之奇存焉官之奇虞

對曰官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

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

假道於虞曰虞君許之且請先伐虢喜以

而欲官之奇諫不聽遂起軍滅下陽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公虞

號之表也號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

可觀一之謂甚豈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

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號之謂也虞公弗聽

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號公醜奔京師

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

夫丹伯以媵秦穆姬秦穆公媵獻公女也

此謂晉獻公以璧馬而釣虞君也胡王好

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者按史記秦本

紀云秦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於秦

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

賢故使由余觀秦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

廖曰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
 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
 戎王處羣臣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其女
 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
 遣以失其期戎王惟之必疑由余君臣有
 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
 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
 地形與其兵勢盡察而後令內史廖以女
 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
 於是秦乃歸由余遂諫不聽繆公又數使
 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
 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
 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
 謂秦穆公以女樂誘胡王也故玄同引此
 以明歛張與奪之權也若此
 衍義云莊子稱徐無鬼見魏武侯先相狗
 馬然後勞君之神形而結以政治斯乃知
 者歛張之權也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云徐無鬼姓徐字
 之隱因女商見魏武侯女商姓女名商
 士已因女商見魏武侯之幸臣也候見

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
 山林之勞故乃肯見于寡人徐無鬼曰我
 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慾長
 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焉君將黜嗜慾擊
 切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則勞君君有何勞
 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
 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已是狸德也
 中之質苦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
 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
 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
 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郵音若
 失音者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
 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
 生獨何以說吾君子吾所以說吾君者橫
 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之說之則以金
 版六禮音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
 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
 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
 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

數日見其所知而善去國旬月見所嘗見
於國中者喜及暮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
不亦去人滋久思人之滋深乎夫逃虛空
者藜藿柱切乎魁地由之運良音
位其空聞其足音蹙然而喜矣又况乎昆

弟親戚之聲切款切其側者一久矣
夫莫以真人之言聲款吾君之側乎言此
者以武侯素好犬馬凡欲規諫必先投其
機然後以正理言之則必喜矣此亦款張
與奪之權也故玄同取以為說云

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

行義云猶魚之不可脫於淵魚脫於淵則
覆

鈔莊子庚桑楚篇云幽車之獸介而離山
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音而失
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
深其斯之謂歟

行義云此之謂獨化

鈔莊子在宥篇云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此言獨有之人蒼生樂推百姓荷戴以斯
為主不謂至尊至貴也大宗師篇云朝徹
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任造物
之日新隨變化而俱往不為物境所遷故
云獨化

行義云易曰巽以行權

鈔易繫辭曰巽以行權者順也言能順時
合宜故可以行權也若不順時制變不可
以行權也

行義云於魚得計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云是以神人惡眾
至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
親無所甚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
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疏下義
人故蟻棄知也不為行物故於羊棄意
意也既道仁義合于且道不傷滿沫相忘
於江湖故於計此年
虞奔理行故給計也

道德真經行義手鈔卷之九

道真經行義手鈔卷之十

量八

五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衍義云道以無為為常

鈔莊子天地篇之辭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又云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

衍義云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

鈔莊子胠篋篇之辭此乃盜跖答其徒之

言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

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

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

也多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衍義云支離所為百姓日用而不知

鈔支離所為者謂其德支折離散不彰其

用不顯其名之義也莊子人間世篇云支

離䟽者願隱於膺肩高於項會撮上古外切下子

外切用指天五管在上五管五兩髀陸音為

脅挫鍼治緝陸音切足以糊口鼓篋羊初

切探播精足以食似音十人上徵武士則支

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

疾不受工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六石四

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養其身終

其天年何況支離其德者乎若能保其常

名者如此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易繫辭云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

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言上

德不以德為德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衍義云禮者履也謂可履而行之也辨上

下定貴賤

鈔辨上下者易履卦大象曰上天下澤履

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者是也

衍義云玉帛交馳威儀相答

鈔魯語陽貨篇云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

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禮記中庸

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夫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法謂之儀夫玉帛者禮之物以表其意者也鍾鼓者樂之器以導其和者也是知言敬中和者禮樂之本也鍾鼓者禮樂之末也故曰玉帛交馳威儀相答擊鼙曲拳進退顧揖此禮之文也故云末焉其或交馳相答而莫之應則至攘臂而仍之也

衍義云擊鼙曲拳

鈔莊子人間世篇之文顏回曰擊鼙曲拳者人臣之禮也擊义手也跪跪膝也曲拳折腰也

衍義云莊子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以禮為翼者

鈔禮記樂記篇之文云大樂與天地同和三八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傷節則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暗則有鬼神又曰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者此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也既云大禮與天地同節又以

此為翼而行於世則惡有攘臂之亂哉衍義云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禮也

鈔禮記篇之文此言禮以辨上下別親疎攘者攘除衣袂以出臂而相仍引施報之禮行於彼而彼不應則怒而相仍引也

衍義云一言之不讎一拜之不中兩國為暴骨則攘臂而仍之

鈔春秋宣公十二年楚文公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楚子曰非爾所知也武王克商作頌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今我一戰而使晉楚之民暴骨于野是不能禁暴矣

衍義云春秋時楚宣王朝諸侯義中備載又云至德之世實而不知以為忠

鈔莊子天地篇之辭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

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衍義云此晉宋之士所以蕩而忘及以至國破身亡而不自知也

鈔晉司馬昭之時三年燕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莊老而尚奇任俠與陳留阮籍兄子阮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琅琊王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

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都切不為之禮會將去嵇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山濤為吏部郎舉

嵇康自代與濤書曰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司馬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鍾會因譖安康有盛名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舉此為證正所謂蕩而忘及以至國破身亡正

謂此也南史宋紀謝靈運陳郡陽夏人秘書郎謝瑛之子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逸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為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遂移疾會稽修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扎淳之等放蕩為娛有終焉之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論曰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恒景仁以德素傳美景懋景先以節美流譽方明行己之度玄暉藻績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人各有能茲言乃信惜乎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衍義云舉本經云道生一於物為精元氣

也元氣為道之子

鈔一者乃道之子沖和之妙氣也作陰陽之本為萬物之母古今不二終始無窮一之為言其大矣哉一者元氣也能陰能陽而不屬於陰陽升王京金闕而不為清處

瓦甕茅薛而不為濁乾元以之而資始坤

元以之而資生制御有為則真宰出焉

衍義云謂之真君制御形軀謂之真宰

鈔莊子齊物論之文非彼無我非我無所

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

而特不得其朕如是皆有臣妾乎其臣妾

不足以相治乎其迤相為君臣乎其有真

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

真也

衍義云侯王五等之爵王者萬乘之君

鈔王者四海之尊侯者五等之二固設五

等之爵有公侯伯子男以佐王者也萬乘

之君君者王也天子也天子提封百萬賦

六十四萬井出武馬百萬匹兵車萬乘故

云萬乘之主

2.

衍義云故能永有天下無思不服

鈔無思不服者此毛詩大雅文王有聲篇

云鈔京武王辟靡禮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無思不服無思不服皇王武王烝哉武王

由四方而來觀者皆感武王之德化中心

無不歸服者也又云皇王烝哉者皇大也

今引此以證言萬國歡心而歸服者亦由

得一而正之所致也故云侯王得一以為

天下正

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

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

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衍義云列子載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

亡所寄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云杞國有人夏後子

杞周又封之今在陳留夏後子衍義中載之已備

不復重錄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

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

衍義云稱孤者如左傳孤與二三臣悼心

失圖

鈔春秋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恭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謂恭康邾敖靈王也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遑況能懷思君德言有康王大喪多不暇楚靈無信所以不終也

衍義云稱寡人者即先君以寡人為賢之

例

鈔春秋隱公三年宋宣公捨其子與夷立其弟穆公穆公有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之曰先君捨與夷而立寡人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歿後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

衍義云稱不穀者若不穀惡其無成德之例是也

鈔春秋成公十一年秦晉有令狐之會晉

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晉厲公秦桓公也秦背晉盟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詰秦伯曰楚人惡君二三其德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皇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以宣之以懲不

道徳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一 量九

五峯清安逸士三守正集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衍義云易復卦曰剛反動而以順行

鈔易經復卦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

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 王弼注八則為反出則剛長故

每疾夜備弱也朋為陽也故云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也

衍義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鈔周易繫辭之文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誠

其孰能與於此哉

衍義云仰觀于天俯察乎地

鈔易繫辭之文 注以察乎天地之道仰觀是故知幽明之效思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量九

衍義云五行有水反流全一而動善時

鈔列子黃帝篇之文已全具於道經內道

冲章第四篇中意已全今不再錄大槩反

流全一者反流則與道合淵靜則能全一

老子曰心善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波流

之變雖或不同而淵澹之性動則時若故云反流全一而動善時也

弱者道之用

衍義云指我亦勝我踏我亦勝我風之行

乎太虛可謂弱矣

鈔莊子秋水篇之文蛇謂風曰予動吾脊

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

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

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也

然而指我則勝我踏我亦勝我折大木蜚

大屋唯我能也自北徂南擊揚溟海然人

以指於風風即不能折指以脚踏踏於風

風亦不能折脚此小不勝也

衍義云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則

水之託於太虛可謂弱矣 量九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之文告子曰性猶湍

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

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

東西也湍者波流縈回之貌也

衍義云列子曰有形生於無形則天地安

從生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此言天地形之大者也陰陽非神識也有形若生於無形者天地豈有神識心性乎若其無者從何而生耶假設此問者將明萬物者有生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衍義云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鈔論語子罕第九之文子曰語之而不惰

者其回也與范氏註曰顏子聞夫子之言達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情此章弟子所不及也

衍義云如論語之可以語上語下者也

鈔論語雍也第六之文子曰中人以上可

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言

中人以下之質驥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

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

亦終於下而已矣

衍義云若子夏出見於紛華盛美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是已

鈔史記禮書所載子夏門人之高第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人以下漸

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

衍義云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

氣欲盈

鈔莊子盜跖與孔子所說之文盜跖曰今

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

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

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

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

地無窮八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

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

衍義云亦猶章甫致賤於越人

鈔莊子逍遙遊篇云宋人以章甫爲貨章

甫鄒魯之冠也越人者百越之人也其舊

俗斷髮文身不尚冠冕則章甫非彼所好

也故云猶章甫致賤於越人

衍義云和璞見遺於楚國

鈔和璞者姓下名和楚國人也居荆山之

下荆山在楚地出美玉卞和得玉璞獻於

楚王王怒遂刖卞和左足楚王崩武王立

又進武王曰昔誰先君又刖卞和右足和

抱玉泣於荆山武王崩成王立和將玉進

之成王使人琢之果是美玉也玉價無估

也

衍義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矣

鈔莊子曰曲士不可以語於道矣此文在

秋水篇云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

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冰者篤於時

也曲士不可以語道者束於教也此言下

士不識道之微妙也而大笑之使下士不

笑不足以見真常之道也

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

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

真若渝

衍義云如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

鈔論語述而第七云子曰述而不作信而

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註述者傳舊而已作

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辭我

親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

者也

衍義云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

鈔史記列傳周幽王時孔子適周嚴事老

子而問禮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

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

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

若虛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

態色與浮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

告子者若是而已矣

衍義云莊子曰不得已而後起

鈔莊子刻意篇之文故曰聖人之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

同波不為物先不為禍始感而後動不得

已而後起

衍義云漢陰丈人子子然以真為已任而

別乎世俗

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五十四

鑿遂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搢搢用力然用

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

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

為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

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蕩其名為樺

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

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

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

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

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对

行義云與物同波而其光

鈔莊子庚桑楚之文行不知所之居不知

所為與物委切於危蛇順之也斯而

是衛生之經也此言物波亦波和光混迹

同其波流至人無心合於玄道也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衍義云若九鼎瑚璉

鈔九鼎者大鼎也黃帝內傳云黃帝採首

山之銅鑄鼎於荆山即今之湖城南號曰

荆山瑚璉魯語公冶長篇之文子貢曰賜

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記曰黍稷之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

皆宗廟祭祀之器取以貴也故曰大器晚

成

衍義云莊子曰美成在久

鈔莊子人間世篇之文葉公子高將使齊

問於仲尼仲尼告之故法言曰無遷令無

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

惡成不可改可不慎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衍義云渾淪一氣未相離散渾淪者一也

一者太極也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子列子曰昔者聖人

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

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

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

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

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

物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潛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
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
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
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

故曰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衍義云天地氤氳萬物化生

鈔周易繫辭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

媾精萬物化生絪縕相附著之義言天地

無心自然得一唯二氣絪縕共相和會萬

物感之變化精醇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衍義云莊子曰至陽赫赫至陰蕭蕭蕭蕭

出乎天赫赫發乎地

鈔莊子田子方之文也至陰蕭蕭至陽赫

赫蕭蕭出乎天赫赫發乎地蕭蕭陰氣赫

交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衍義云大人虛其靈府則純白來并

鈔莊子者乃神靈之府也故云靈府虛室

生曰之謂也

衍義云君子不動心則浩然之氣可養

鈔孟子公孫丑章句上之文孟子曰我四

十不動心孔子云四十而不惑亦孟子不

之謂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此公孫丑問孟子之不動心

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

間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

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衍義云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

鈔左傳春秋之文已於昔之得一章中載

之不復再錄

衍義云天道虧盈而益謙

鈔周易謙卦彖辭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

變盈而克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

也

衍義云卑以自牧

鈔周易謙卦初六爻辭也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此言謙謙君子常以謙卑而自養其福也

衍義云饗養富貴

鈔饗養者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饗

饗食財曰饗食食曰饗此言貪財求利以為富貴豈不知聖人有言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衍義云書曰滿招損

鈔尚書大禹謨之文益贊于禹曰惟德動

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衍義云強秦以專制而滅

鈔廣聖義云昔秦吞七國一統九州力威

強兵天下莫敵至於土崩瓦解曾不踰時

扶蘇死於長城子嬰降於軹道立四十六

日項羽至斬之祚滅身亡以此觀之豈非

專制而滅乎

衍義云大漢以和順而昌

鈔大漢高祖劉邦彭城豐沛人也推賢用

能與項羽力戰而取天下德制強楚仁及

生靈智士為之謀賢士為之轉用三傑而成帝業約三章而安疲民有長者大度之美傳祚兩漢二十四帝四百餘年豈非和順而昌乎

內引三傑者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連百萬之師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轉漕關中給食不之吾不如蕭何此三人者人

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得天下也三章者秦二世十一月沛公悉召諸將父老寡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與諸侯約先入關中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安堵如故

衍義云子路好勇拜善射彘盪舟俱不得其死焉

鈔子路好勇不得其死此論語公冶長第五之文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

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

無所取材子路聞而喜以夫子之與已而

不知其實意夫子美其勇而識其不能裁

度事理以適於義弄善射者弄乃有窮氏

之國君力能善射彘盪舟者有勇力陸地

能行舟已於三十三章中載之不復再錄

此三子者皆恃勇力以取勝於人而俱不

得其善終是皆失其柔弱之義也故老君

以此垂戒耳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二

量千

五華清安逸士王中正集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衍義云水之洄洑流注

鈔洄洑流注者列子黃帝篇九潘注云有洄激流止之異已於道經道冲章第四載之不復重錄

無有人於無間

衍義云透金貫石

鈔列子周穆王篇之文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石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

衍義云周流乎太虛上際下蟠

鈔莊子刻意篇之文云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流通也夫愛養精神者故能通達四方並流無滯即而下蟠薄而厚地上際逮乎玄天四維上下無所不極

衍義云若列子載趙襄子率徒十萬

鈔列子黃帝篇云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衍義云聖人觀天道之自然

鈔黃帝陰符經神仙抱一演道章上云觀

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衍義云正容悟物故不言而其教行

鈔莊子田子方篇云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

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富故無擇

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子

之師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

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

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

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

衍義云臯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則

有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大宰晉國無

亂政有貴乎見者也

鈔文子精神篇云老君曰冬日之陽夏日

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函自然至精之

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窈窕冥冥不知其

所以為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

使命其於治也難矣臯陶喑而為大理天

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淮南鴻烈解主

言乎欲理訟能得人師曠瞽而為大宰晉

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淮南鴻烈解主

而大治晉國使無有亂不言之令不視之

政故責於有所見者也見聖人之所以為師民之化上不從其言

從其所行也衍義引此以證不言之教無

為之益天下希及之豈虛言哉

衍義云言九流百氏希有能及無為之教

者

鈔九流者漢志云諸子十家可觀者九家

耳九家者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

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農

家兵家百氏者六經正吏之外自為述作

自周以來立理著書凡百餘人皆稱曰子

子者男子之通稱也不敢伴於六經皆目

之爲子爲論爲記爲書或以姓氏爲稱或以因時表號則有鬻子曾子晏子孟子管子孫卿子魯連子列子莊子庚桑子王孫子尹文子公孫尼子呂氏春秋鄧析子鬼谷子陸賈晁錯賈誼桓譚崔寔周生烈魏朗任嘏裴玄蘇彥傳玄唐滂秦菁阮武商君陸雲弁子符朗孫武汜勝之是也或自立別號者子思子太公金匱淮南子鹽鐵論說苑新序論衡潛夫論風俗通文子申鑒昌言典論篤論中論萬機論忠經意林道言錄歲時記者舊記法訓五教葛藟典語默記正書正論物理論韓子人物志成敗志通論正部志緯通語國語越絕書抱朴子世要新論析言幽求長樂子家語太玄經方言法言志林搜神記博物志義訓山海經水經大荒記十洲記拾遺錄本草相牛經相馬經相鶴經周髀竹譜孫子兵法司馬兵法孫子算經黃石公記相貝經萬畢術是也或採玄經奧義或採儒術禮書或宗律曆天文或附陰陽象緯或拘以

名法或約以機權各盡所長互陳其旨然有或爲或作乍弛乍張各滯一隅罕能通貫以茲量較難以及之於無爲之道焉惟體道之君上德之主志無所慮神無所思動若無形寂若無有與道相得曠然大通可以繼躅玄元矣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衍義云身為實而名為實名者實之實捨實取實是謂倒置

鈔列子楊朱篇云楊朱遊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乘其名者澤其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衍義云若鮑焦子推之徒守名累實者也鈔鮑焦者莊子盜跖篇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節持樵拾橡充食不臣天子不交諸侯子貢過之謂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土行其君者不受其

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魚曰吾
聞廉士重遠而輕遠賢人易愧而輕死因
抱木而介子推者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
立枯焉
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
死昔晉文公重耳初時遭後母麗姬之難
麗姬之子曰宜舊麗姬欲立宜舊而廢
重耳故數指於獻公公信其言重耳所以
出奔化國在路國之子推乃自割其股肉
以食文公後重耳還國立為文公封其從
者遂忘子推子推作龍蛇之歌書于管門
者而逃去公後悔追子推於介山亦云綿
山子推隱避不出公因縱火焚其山庶幾
走出火至不避今取二子徒守其名累其
實者也

衍義云富者苦身疾作貴者夜以繼日思

慮營營

鈔莊子至樂篇云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
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
也所下者貧賤夫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
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
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
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
不能盡用其為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
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
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

其為形也亦遠矣由是論之夫富貴者貪
名徇利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今取以
證解身與貨孰多之義也

衍義云烈士之所殉者名也貪夫之所殉
者貨也

鈔莊子駢拇篇云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
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
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
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
同名實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衍義云伯夷死於首陽之下

鈔莊子駢拇篇之文伯夷死於首陽之下

已於天下皆知章第二詳悉具載不復再
錄

衍義云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鈔莊子駢拇篇之文盜跖者柳下惠之從
弟名跖徒卒九千常為巨盜故以盜為名

東陵者山名也又云即太山也在濟州界

去東平十五里跖死其上也

衍義云蒙莊固駢於楚相寧為曳尾之龜

鈔莊子秋水篇之文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使使大夫二人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息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矣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衍義云天師不就大夫願學軒轅之道鈔張氏家傳云天師姓張名道陵字輔漢留侯六代孫也性沉默好古博極經史兼明星氣圖緯之學賤人之急不擇親戚名動朝野漢章帝下詔召為諫議大夫不就嗚然謂弟子曰人上壽百歲瞬息間爾父母妻子雖至愛豈能長保哉且吾身尚非吾有况其外之貴富耶吾聞上世軒轅喬松得道登天遊於無窮此吾師也吾將棄世絕累而學之請與爾等自此決矣於是學弟子愴然辭歸獨王長請從天師憐其志及留侍遂入潛衡至高陽授黃帝九鼎丹經於神人已而訪西城山築壇朝真以

鍊九丹永壽二年九月九日太上遣雲與迎之於雲臺峯白日昇天時年一百二十三歲天寶七年封天師僖宗中和四年又封三清扶教大法師宋朝封三天輔元大法師靜應真君

衍義云如莊子載原憲居魯環堵之室

鈔莊子讓王篇原憲孔子弟子姓原名思

字憲子貢孔子弟子名賜能言語好奢華

義中載之全備不復重錄

衍義云若北史載魏明太后下藏

鈔北史魏明太后臨幸續藏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二

得德真經行義手鈔卷之十三 量十一

五卷清安逸士王 守正集

大成若鍊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衍義云唐堯有成功而自視缺然乃為五

帝之盛

鈔論語泰伯第八云子曰大哉堯之為君

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

文章自視缺然此莊子逍遙篇云堯讓天

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

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

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

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

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衍義云孔子集大成而不居其聖是為萬

世之師

鈔孟子萬章章句下云孟子曰孔子之謂

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

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始條理者條理者猶言始智之事也終

條理者聖之事也不居其聖者此孟子公

孫丑章句上公孫丑曰然則夫子既聖矣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

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

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

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

是何言也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衍義云柳下惠以直道事人三黜而不去

鈔論語微子第十八柳下惠為士師魯大夫也名展者士師

矣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

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衍義云雕刻衆形而不為巧

鈔大巧者莊子所謂覆載天地刻雕衆形

而不為巧豈有楮葉者而為巧乎

衍義云列子載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

葉者

鈔列子說符篇之文義中已詳

衍義云若梓慶削木為鐻梓慶魯大匠也梓官名慶即其

也名

鈔莊子達生篇之文義中已全

衍義云不飾小說

鈔小說者流蓋出梓官街談巷語道聽塗

說者之所以造也其書十五家百十三篇

衍義云故夫子謂予欲無言謂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鈔論語陽貨第十七之文子曰予欲無言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環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衍義云出衣締絡

鈔論語鄉黨第十篇之文當暑袷締絡

也暑之類者曰袷必表而出之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

欲得

衍義云致荷校之凶

鈔易子繫辭之文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

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

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

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荷校滅耳

凶

衍義云若齊人之攫金見金而不見人者

也

鈔列子說符篇之文昔齊人有欲金者清

旦衣冠而之市適遇金者之所因攫金而

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

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此言嗜

欲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言察

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五音之和

者不聞雷霆之聲蓋有意所欲而形有所

忘可不慎歟

衍義云春秋魯桓公十年

鈔春秋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衍義云若周末知襄子請地於韓康子

鈔春秋所載義中已全不必重書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衍義云昔漢嚴君平與蜀郡富人羅沖相

善

鈔此文義中載之已全不必重錄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衍義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求之

鈔孟子盡心章句上云孟子曰萬物皆備

於我矣言理之至也夫則名臣又于小

則事物細按其當理無一不

於性分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衍義云楊子曰人心其神矣乎

鈔楊子法言問神篇之文云神在所潛而

已矣即此天神天明陰陽變化天之神也

照知四方天之神明可以天精天粹此剛

正純粹萬物作類各成其類人心其神矣

乎在天心手通乎神乎操則存舍則亡誰

操而存者其

衍義云兩陽時若

鈔尚書洪範篇之文云曰休徵曰肅時兩

心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

曰聖時風若此言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

昧也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修則
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
應之自然之理也

衍義云星宿錯度

鈔廣聖義云帝王之理也法天之覆法地

之載曆象日月敬授人時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所以順天之道也星宿錯度乃靈寶

度人經云星宿錯度日月失昏亦當修齋

行香誦經

衍義云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先天

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鈔周易乾卦九五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

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言在天時之先而行事則天道亦

行事則奉順於天今人君能如是者不假

窺牖瞻望而天道自明矣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成

衍義云堯之其仁如天其智如神舜之明

於人倫察於庶物可謂知天下矣惟天為

大惟克則之烈風雷雨舜之弗迷可謂見天道矣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鈔史記本紀云堯傳法曰其善傳聖曰堯放勳徐廣曰堯

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立七十年得舜二

十年老令舜攝天子位政薦之於天堯避

位凡二十八年而崩三年之喪畢舜踐天

子位又引舜明于人倫察於庶物此是孟

子離婁章句下云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惟天為大是曾論

秦伯篇之文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

乎惟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

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烈

風雷雨舜之弗迷者此舜典之文曰若稽

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

塞誠信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

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

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堯使舜

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夫何為

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此是論語衛靈公第

十五篇之文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當食而思

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下之寒者此乃孟

子離婁章句上云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

飢者由已飢之是以如是其急也愛其親

以及天下之老愛其子以及天下之幼者

此乃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答梁惠王

之辭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此皆以身觀身以

家觀家至於以天下觀天下之道也夫如

是則又何待出戶而後知天下者哉此言

堯舜之君能法天地無為自然之道以化

於天下而天下如草從風偃自然而化之

也故曰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

為而成者以此十一

衍義云春秋鄭莊公之伐大叔段

鈔春秋義中已詳不必重錄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衍義云如垂首刺股映雪聚螢之類

鈔垂首者楚國先賢傳云孫敬字文寶恒

閉戶讀書睡則以繩繫頭懸之梁上後為

巨儒帝徵不就刺股者史記云蘇秦者東

周雒陽人也師鬼谷先生遊學數歲大困

而歸兄弟嫂姪妻妾切皆笑之秦聞之而

自慚乃閉室不出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

讀之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後說

趙趙用之遂佩六國相印縱橫天下矣

映雪者昔孫康家貧苦學無錢沽油常映

雪讀書後至御史大夫聚螢者宋車胤字

武子亦家貧苦學夜以絳紗囊盛數十螢

火蟲照書而讀之其勤學如此亦成大儒

矣夫為學者莫不初則日學以知道修功

而補過終則悟理而忘言遣功而去執以

見聞為修學之漸損功行為悟道之門

且數子者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勞心

苦志博學溺心則必至於終矣

衍義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鈔尚書說命下之辭云惟學遜志務時敏

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此言遜

其志如有所不能敏于學如有所不及虛

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

源乎其來矣

衍義云以博溺心以文滅質

鈔莊子繕性篇云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

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不

知質是文之本文華則隱滅於素質博是

心之求博學則沒溺於心靈唯當絕學而

去文方會無為之美也

衍義云故易之益大象曰風雷益君子以

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鈔益卦之辭必須雷動於前風散於後然

後萬物皆益故曰風雷益也遷謂遷徙慕

尚改謂改更懲止遷善改過益莫大焉

衍義云損之大象曰山澤損君子以懲忿

窒慾

鈔損卦之辭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

忿窒慾

窒慾

窒者閉其將來忿慾皆有
往來慾窒玄文而相是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衍義云秦兼并六國

鈔秦始皇名政莊襄王之子始皇立之二

十六年滅六國併天下自稱始皇帝并滅

六國燕齊楚魏并韓趙戰國之時謾曰雄

秦有始皇與伯業一施術策便亡蹤是也

衍義云廢井田開阡陌除直道建阿房築

長城修五嶺

鈔井田者按史記殺梁傳註云古者三百

步為里名曰井田田者九百畝而公田

居其一焉廢井田開阡陌者十九年自秦

孝公任商鞅變井田為阡陌於始有兼并

之患今即秦法也十二年為田開阡陌十

四年廢井田開阡陌收賦稅也除直道者

始皇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

雲陽整山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始皇

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作朝

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建阿房註言殿之

始於西五百步南凡五十丈上可以坐

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自殿下直抵南山表

南山之顛以為闢殿工未完卒為項羽所焚

築長城者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盧生使

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

乃遣將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收

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

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其侯萬餘里威

振匈奴五嶺者大庾嶺始安嶺臨賀嶺桂

陽嶺揭陽嶺三十三年略取南越地置桂

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五嶺

衍義云項氏之攻破函谷燒秦宮收寶貨

殺子嬰廢義帝

鈔項氏者楚項籍字羽卞相人秦二世三

年為天下主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是

歲攻破函谷關屠咸陽殺子嬰燒秦宮室

火三月不滅收其實貨婦女而東秦氏大

失望羽起兵凡八年與沛公爭天下卒敗

垓下以首受王霸天下定於漢廢義帝二

世二年十月項王密使九江王布其不等

擊義帝殺之江中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

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

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故殺其主天下之賊也

道德真經行義手鈔卷之十三

道德真經行義手鈔卷之十四

量三

五華清安道士正身正集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衍義云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

鈔莊子應帝王篇云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衍義云昔秦穆公嘗出而亡其千里馬

鈔乃左傳之文義中載之不復再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

衍義云昔有饋生魚於鄭子產者

鈔孟子萬章上之文義中載之已詳不復再錄又引恂恂然適其志氣此乃論語鄉黨篇之文大意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衍義云原始及終故知生死之說

鈔周易上繫之辭云故能彌綸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此言以易道仰觀俯察則知無形之幽有形之明義理事故也原始及終故知生死之說者言用易理原窮事物之初始及復事物之終末始終吉凶皆悉包羅以此之故知死生之說也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衍義云凡以九竅四支或以三業十惡

鈔韓非曰十有三者九竅四支是也謂兩

耳兩目鼻有二竅并口及下二漏共為九

竅兩手兩足故曰四支河上公亦同此說

又以三業十惡為說者三業謂身口意也

十惡謂一殺生二偷盜三邪淫四犯上逆

亂五毀謗經法六呪咀瞞昧七陰謀恨妬

八闖亂兩舌九破齋犯戒十觸汗壇場孫

登解云天地之物有生之類順理者寡逆理者眾故安生之徒十分之中順理者三爾夫生不以道死不以理順理者_{鮮音逆}理者多故得死之中順命者三爾又唐明皇疏亦同此說廣聖義云將生不以為樂

而安其生此生之徒也夫當其生不以利欲亂其心不以厚養傷其性安其淡默順其冲和則神守其形氣保於神志和於氣心寂於志靜定其心如此則不求於延生生自延矣不求於進道道自進矣此杜天師之所論也竊謂如此保生之人又豈止十中有三人爾雖千百人中無一二人也由是論之不亦鮮乎

衍義云安時處順

鈔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云且夫得者時也

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

之所謂懸解也懸解者無係著之貌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衍義云過求養生之物太厚以致死

鈔莊子達生篇之文養生形必先之物物有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衍義云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孰能害之

鈔莊子山木篇之文方舟兩舟相並曰方舟而濟

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楫扶急也不怒

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

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

不以怒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

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

之

衍義云若仙傳劉崗

鈔在神仙列傳中所載義中已備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衍義云則躒者不得不躒鱗介毛羽者不

得不鱗介毛羽

鈔孔子家語中五帝第二十四章中之辭

此孔子答子貢之言孔子曰然吾昔聞諸

老聃亦如汝之言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

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

人美垆地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

食土者無心而不息不氣也食木者多力而

不治血氣不治淮南子曰多力而弗衰亦不治之貌者也食草者善

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

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明不

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

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

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裸蟲三百

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坤之美也殊形

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

必順理而不害其所生謂之仁壽焉

衍義云以至少壯老死不得不少壯老死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黃帝曰精神入其門

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終大化

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

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

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

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
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
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
其極矣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衍義云莊子所謂真君又引莊子所謂真
宰是也

鈔莊子齊物論之文不知其所為使若有
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其迹相為君臣乎其
有真君存焉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衍義云公侯伯子男之例

鈔周設五等之爵有公侯伯子男也先王
制法則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亦有五
等而兼王焉人之處世上以君其不有材
器也君舉而用之然後爵之而尊寵之而
貴而此尊貴乃有窮極之時今道以生物
為物所尊德以畜萬物為物所貴生生而
不絕故生物之功常尊成成而不窮故成
物之功常貴豈有窮極之期乎

衍義云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云有天爵者有人爵
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
夫此人爵也天爵以德古之人修其天爵
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

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
亦必亡而已矣今孟子以仁義忠信為天
爵況道之與德又在仁義忠信之上故云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衍義云莊子鈞於濮水

鈔莊子秋水篇之文濮水名屬東郡今濮
州濮陽縣是也楚王楚威王也知莊生賢
達屈為卿輔發使命先述其意願以國境
之內委託賢人王事殷繁不無憂累之也
義中已備不必重錄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衍義云退藏於密可謂深遠

鈔易繫辭之文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
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
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

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原夫孔聖言退藏於密者謂古之聰明叡知之聖人莫不以此易道并著之神卦之知洗其心舍養其德退藏於密而不顯其跡也豈非玄德耶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衍義云六根各有所悅

鈔六根者太極左仙翁懺法言受身生身

煩惱纏縛皆由三業為有六根一眼根二

耳根三鼻根四舌根五身根六意根所謂

諸根皆生諸業故曰六根猶如草木生諸

花實展轉相生

衍義云黃帝問道於廣成子曰敢問治身

鈔莊子在宥篇云義中載之已詳不復重

錄

衍義云是謂有兌有兌而心出則交物若

塞其兌而不出則心不出矣
鈔易說卦云悅言乎兌兌為澤悅萬物者莫悅乎澤又以兌為目為門為口亦以戒其閉絕禍患爾夫此禍患之門用之於國則政亂行之於身則道虧閉塞得宜則身安國理矣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衍義云五欲之門既開六塵之事得濟心神內疲

神內疲

鈔莊子盜跖告孔子之辭云今吾告子以

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鼻欲聞香口

欲察味志氣欲盈六塵之事者此玉皇本

行集經上章之辭云爾時玉帝出大妙音

普告十方諸天聖眾汝等諦聽此諸罪輩

曠劫以來縱無明性造十惡業六塵徧染

三業榮纏肆意任心曾無覺悟陰罪陽過

日積月深六塵者何眼耳鼻舌身意六根

之塵也此諸罪輩久墮劫難以來放縱其

塵迷之性遂為六塵之所徧染三業之所

榮纏此皆過失之類是也

衍義云若宋朝有張寶者

鈔張寶者成都人也慕華陽縣尉之妻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衍義云此齧缺之所以問王倪曰子知物

之所同是乎

鈔莊子齊物論篇之文云齧缺王倪之弟

子王倪答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

知耶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耶曰吾

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

知之非不知耶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衍義云若澹臺滅明之行不由徑

鈔論語雍也第六篇之辭云子游名偃字子羽

子曰為武城宰魯之子曰女得人焉爾乎

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

至於偃之室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衍義云紂惟宮室臺榭楚之章華秦之阿

房皆是也

鈔宮室臺榭者此周書秦誓上武王曰今

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酒沉溺於酒也

冒色冒亂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

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肅將天威大勳未集又引楚之章華者春

秋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以諸侯

落之落者祭也此胡曾詠史詩云茫茫衰草沒

章華因笑靈王昔好奢臺土未乾蕭管絕

可伶身死野人家秦之阿房者詠史詩云

新建阿房壁未乾沛公兵已入長安帝王

苦竭生人力大業沙崩固不難此言在上

之人不顧根本徒事榮華殆幾傷本豈是

持久之道

衍義云峻宇雕牆

鈔尚書五子之歌五子太康之弟太康尸

位以逸豫滅厥德為歌

云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

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

亡

衍義云田萊多荒此詩人所以刺幽王也

鈔毛詩小雅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
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
君子思古焉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
非道也哉

衍義云服文采若隋煬帝剪采為花以御
龍舟也

鈔隋煬帝大業元年五月築西苑苑周二
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
洲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

北有渠縈紆注海內綠渠作十六院門皆
臨渠每院有四品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宮
樹彫落則剪采為花葉綴之沼內亦剪采
為荷菱芡芡色淪則易以新者十六院競
以葢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

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
上奏之八月帝如江都上幸江都龍舟四
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
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
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

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餘數千艘
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番客乘之
共用挽士八萬餘人皆以錦綵為袍衛兵
所乘又千數艘舳艫相接二百餘里騎兵
翊兩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
食多者一州至百輿極水陸珍奇後宮厭
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衍義云晉王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石崇
作錦步障五十里

鈔晉書石崇字季倫性豪華時有王愷作
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
關富後因綠珠被誅詣東市歎曰奴輩利
吾財爾刑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崇不
能答

衍義云後漢馬廖上疏以為城中好大袖
鈔後漢章帝建初元年改正移風必有其
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癘楚王好
細腰官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
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
中好大袖四方全足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

衍義云帶利劍如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

癩

鈔春秋吳王闔閭使干將造劍劍有二狀

一曰干將二曰莫耶前傳所載同此

衍義云趙文王喜劍士劍士夾門三千餘人

鈔莊子說劍篇云昔趙文王趙惠文王也名何武趙靈

王之喜劍劍客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

相擊於前死傷者數百餘人好之不厭如

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

衍義云若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

處

鈔晉武帝時宰相何曾字穎考日食萬錢

猶云無下箸之處蒸餅非十字裂不食當

時博士秦秀議曰曾驕奢過度宜謚謬醜

公名與實爽曰謬怙亂肆行曰醜

衍義云商紂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

鈔商紂積而不散盈而不知滿尚書武成

周武王克商於是云散鹿臺之財發鉅橋

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

道徳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四

道德真經行義手鈔卷之十五

量十三

五卷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也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衍義云先固其柢之而營其標枝

鈔莊子天地篇之文云至德之世不尚賢
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此言上既無
為下亦淳樸譬彼野鹿絕君王之禮也
衍義云善以道懷抱民者則百姓歸附而
不脫離也

鈔衍義取善以道懷抱民者若太王者可
謂有道之君也去邠而從之者如歸市可
謂百姓歸附而不脫離也故曰善抱者不
脫

衍義云善以道抱元守一者則精神完全
而不脫失也

鈔抱元守一者莊子在宥篇云廣成子曰
來吾語汝至道又云我守其一以處其和
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
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是故衍義

引其善以道抱元守一者則精神完全而
不脫失也若廣成子者可謂善以道抱元
守一者也至於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
衰者可謂精神完全而不脫失也故曰善
抱者不脫

衍義云若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
幣珠玉不得免焉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云滕小國也竭力
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
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
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
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
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
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
無君吾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歧山之
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
如歸市蓋周之歷世至于文武成康皆懷
道抱德之君遂至于子孫相繼三十七代
歷年八百六十七載其享祚綿遠祭祀不
絕也如此

衍義云雖繼毀廟之主后稷文王郊祀之祀不輟止也

鈔史記孔子在齊舍於外館齊景公造焉

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

先王廟災景公覆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

曰此必釐王之廟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

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

報其德此逸詩也皇皇美也忒差也禍亦如之夫釐王

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重

峻輿馬奢侈而弗可厭也故天殃所宜加

其廟焉以是占之為然公曰天何不殃其

身而必罰其廟也孔子曰蓋為文武故也

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

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

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美哉聖人之智

過人遠矣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衍義云親戚和睦事業修治

鈔尚書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註云

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堯之親親高曾祖父已子孫皆共為九族也

2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黎民於變時雍張氏解曰言克明俊德所以修身者也則修之家者也

則修之家者也平章百姓則修之國者也協和萬邦則修之天下者也

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治之序也

衍義云積善之餘慶及來世

鈔易坤卦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

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

之不早辯也言治國治家者可不鑒哉

衍義云萬寶豐熟

鈔莊子庚桑楚子曰弟子何以異於予春

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

衍義云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所謂土苴

以治國家也

鈔莊子讓王篇之文云道之具以治身其

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

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衍義云易曰觀我生君子無咎反觀而求

諸己也

鈔易觀卦九五爻辭也云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鮑先生解云夫此九五履巽居尊柔剛得位體柔順以成德用中正以省民為大觀之主者也然下之隨上若影之應形民之從君猶泥之在鈞示之以惡則惡著率之以善則善興化自一身儀刑四海欲監我德先觀其民君子風行已則無咎是故取此觀卦九五爻辭以證解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其觀以上五觀之法并觀天下之民而知之也

合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衍義云益生日多則其厚者薄矣

鈔莊子德充符篇之辭也惠子謂莊子曰人固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

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衍義云嗒然似喪其偶

鈔莊子齊物論之文也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然似喪其偶此言至人嗒然喪偶如赤子之無心故物莫得而傷也衍義云其和大同於物孰能害之

鈔列子黃帝篇之辭也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山中曰改籍苻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眾謂鬼物火

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恠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

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

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而傷闕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剗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

子矣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悅

衍義云若春秋楚關伯比淫於却子之女生子文

鈔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義中載之已備不

復重錄

衍義云若詩云后稷之生於姜嫄誕寘之

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鈔毛詩大雅生民尊祖后稷生於姜嫄文

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誕寘之

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誕寘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

矣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蛟作精

之至終日號而嗑不噉和之至

衍義云莊子曰具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

以喉

鈔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云古之真人其寢

不夢其覺無焉其食不甘其息深深

真人之息以踵也具人之息以喉也

鳥之 屈服者其嗑言若蛙也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衍義云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鈔孟子公孫丑章句上云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

闕其苗之不長而掘之者芒芒然歸謂其

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

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

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

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又引以

直養之則亦至矣此亦公孫丑之文也孟

子答公孫丑之辭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

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行子曰天人一也更

私意所成則散然內於其小也

衍義云書曰作善降之百祥

鈔尚書伊訓篇云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
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衍義云道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鈔莊子大宗師篇云自本自根未有天地

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地在太極

太極五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六極六

氣也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

古而不為老已於道經有物混成章載之

不復重錄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衍義云故孔聖欲無言

鈔論語陽貨第十七篇云子曰予欲無言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曰天何

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衍義云孟子豈好辯

鈔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云我亦欲正人心

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衍義云正容以悟物

鈔莊子田子方之丈清而容物物無道正
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
之比已道經第八章載之已詳

衍義云目擊道存

鈔莊子田子方之丈仲尼見之而不言子

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

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

亦不可以容聲矣

衍義云無為謂三問而三不答

鈔莊子知北遊之文云知北遊於玄水之

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

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

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知道三問

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

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

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矣子

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

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

思無慮始知道無慮無服始安道無從無

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

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也

衍義云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鈔莊子應帝王篇之文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今乃知之乎

衍義云且識音者口不能傳

鈔孟子離婁章句上之文云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師曠者晉之樂師知

音者也此言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而五

音之內微妙清暢之音非得之於心應之

於手者孰得而傳之哉

衍義云斲輪者口不能言

鈔莊子天道篇之文云桓公齊桓公讀書

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

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

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

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桓公曰

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

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賈

衍義云若樂冠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也

衍義云若齊宣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

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

鈔孟子公孫丑章句下之文云齊宣王他

日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

子以萬鍾六科曰一節也使諸大夫國人皆有

所矜式子盍謂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

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

然時子孫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豈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衍義云若孟子言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也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之文云孟子曰欲貴

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

能賤之註云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也

衍義云漢文帝問河上公結草為養于河

之濱

鈔左傳本紀所載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道徳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三

道徳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六

五十四 清安逸士王守正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衍義云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

鈔孟子離婁上章文也孟子曰人不足與

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

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

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衍義云三略九奇靜難息冠武之功也

鈔三略者漢留侯張子房於下邳圯橋遇

黄石公授以三略曰子得之必為帝王之

師亦機鋒用兵之術也子牙用之佐武王

克商伐紂而成王業子房用之佐漢祖滅

項籍而有帝國故人主深曉上略則能任

賢擒敵深曉中略則能御將統眾深曉下

略則能明盛衰之源審治國之紀人臣深

曉三略則能全功保身九奇者黃帝因井

田以制兵開方九焉五為陣法四為間地

虛其中大將居焉諸葛孔明推演其法陣

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
無速奔迅無遠走擊頭則尾應擊尾則頭
應擊中央則兩頭俱應此桓溫為常山蛇
勢也大凡兵法多尚奇變自一至九如循
環無端不可終窮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
民彌貧

行義云若秦法佛語者棄市

鈔通鑑云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

云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

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

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衍義云唐武后開告密之門人皆重足屏

息莫敢交言道路以目

鈔唐武后光宅元年三月太后置銅匱受

密奏鑄銅為匱其器一室太后自徐敬業

之反疑天下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

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

威之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給馬供食使

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

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
令滋彰盜賊多有

行義云則必有機心

鈔莊子天地篇之文云子貢南遊於楚過

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

抱甕而出灌捐捐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

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

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

數如沃蕩其名為槲為圃者忿然作色而

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

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

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

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行義云謂刻鏤彫琢

鈔莊子天道篇之文云覆載天地刻彫眾

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

衍義云若紂王之作奇伎淫巧以悅婦人

之類

鈔尚書泰誓下云武王曰今商王受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伎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衍義云小則盜鈞而大至於竊國矣若田成子一旦弑齊君而盜其國

鈔莊子胠篋篇云何以知其然彼竊鈞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然而田成子齊大夫一陳性也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

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

衍義云李斯說二世行督責之術以弭盜鈔通鑑秦二世二年冬二世數誚讓李斯

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聖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

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

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力角切車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罕有力焉

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救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多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

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

衍義云漢武帝以張湯趙禹定律令

鈔通鑑漢武帝建元五年上以太中大夫張湯中大夫趙禹共定律令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出張湯傳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

用法益刻自此始出趙禹傳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衍義云若堯舜淵默乎法官之中垂拱示天民之阜

鈔揚子問道篇之辭云在昔虞夏桀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阜富也垂衣拱手於巖廊之上而視天民之自阜也

衍義云文武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垂衣拱手而天下治

鈔毛詩大雅皇矣篇之辭云帝謂文王予懷民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衍義云若曹參為漢相惠帝怪其不治事

鈔漢書傳中之言義中引之已備不復重錄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衍義云福隱於禍中者若列子載宋人有

好行仁義

鈔列子說符篇中所載義中已備不復重錄

衍義云禍藏於福中者若列子載虞氏梁

之富人也

鈔列子說符篇所載義中已備不復重錄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剋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衍義云書曰直而溫

鈔尚書皋陶謨之辭云皋陶曰都亦行有

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載采采禹曰何

皋陶曰寬而慄慄非慄也柔而立立未順也愿而恭愿非愿也

直而溫溫直和也簡而廉簡易也剛而毅剛強也

而義好義也彰厥有常吉哉彰者著也成德

著明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

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

以有國

衍義云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

也

鈔孟子盡心章向上之辭注存謂操而不害事則事而不違也

衍義云至德者火不能熱水不能溺

鈔列子黃帝為之辭都無所愛惜都無所
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所捷無傷痛指
捷無痛瘵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林雲霞
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
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衍義云昔庚桑子居羽山之顛

鈔莊子庚桑楚之文昔庚桑子

子居羽山之顛山名在魯地義中引之已全不

復重錄

治大國章第六十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衍義云鳥獸魚鱉至於咸若則鬼神亦莫

不寧

鈔尚書伊訓戒太甲嗣王之辭也曰嗚呼

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

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于其子孫

弗率不率謂先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

造攻自鳴條鳴條在夏國也朕哉自亳亳在宋也

由亳徙於陶丘而湯

衍義云春秋魯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於

萃

鈔春秋魯莊公三十二年義中已全不復

重錄

衍義云襄公三十年鄭人殺伯有

鈔春秋襄公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至昭公

七年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洩子

乃止子大叔子良止伯有之子也一人為

名游吉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

厲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

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始化也既

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若居高

是以有精至於神明之精多則魂強魄強物

所以養此精至於神養此更至於明也精是神之養更是神之明匹夫

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依憑於人以為淫

厲况良霄伯有之名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

孫子耳之子從政三世矣而三世執其政

柄能為鬼不亦宜乎

衍義云唐武后時武三思買二妻

鈔左傳所載義中已全不復重錄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衍義云若民皆樞抱其子而至者也

鈔論語子路第十三之辭云樊遲請學稼

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

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

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

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

皆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衍義云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

對曰有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之辭云孟子對曰

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孟子

滕文公章句下云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

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

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

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

祀無以供築廩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

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

奪之不投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仇餉與餉者為仇餉

文王事昆夷毛詩大雅韓文王之與本由

隨惡問作無其味矣惟智者為能以

小事大故大王周祖大事獯鬻北狄之強

此梁惠王章句下云滕文公問曰滕小國

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

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

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

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

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

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

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

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

之者如歸市又引勾踐事吳勾踐越王之

名事見國語史記云子貢說越王勾踐曰

王誠能發卒佐之以重寶而悅其心卑辭

以尊其禮此聖人所謂屈節求其達者也

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越悉境

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吳吳王告子貢曰越

王欲身從寡人可乎子貢曰悉人之衆又從其君非義也具王乃受越王卒謝留勾踐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故大國者宜為下

衍義云小國贊貢賦

鈔執贄也周禮云以禽作六執以等諸臣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乃免之屬工商執鷄

衍義云春秋魯文公三年公如晉

鈔魯文公三年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

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雅云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叔以公降拜謝其以公此君子也曰小國受命於大

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

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降辭公也

登成拜供選上成拜禮公賦嘉樂嘉樂詩大雅云義取其顯顯今

德宜民宜人受禘于天

衍義云襄公元年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

左氏以禮也

鈔春秋襄公元年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

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小事大也大國聘焉大事也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顯而進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為大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六

道德真經行義手鈔卷之十七

墨三

五季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實不善人之所保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實不善人之所保

衍義云萬物資始

鈔易經乾卦彖辭云象曰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

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子自始定一卦之義所以古為

乾元者陽氣浩大無體廣遠又以元大始

生萬物故曰大哉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

坐進此道

衍義云立天子置三公

鈔四海之大萬有之殷厥初生人不可無

主故立君以牧之天子者專事上帝父事

於天母事於地曰天之子也一人不可以

廣理置百官以臨之故天子乃有三公焉

尚書周官云其惟三公論道經邦太師者

智足以為泉源行足以為儀表問焉則應

求焉則得謂之太師亦曰尚父太言大也

為王之師安車青蓋金印紫綬太傅者訓

也保也大戴禮云傳天子以德義若天子

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人失禮於大臣不

中於制獄皆太傅之失職也太保者保倚

也任也大戴禮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書不

敬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即席無升降

揖讓之禮皆太保之失職也

衍義云兩君相見皆有贊幣之禮

鈔周禮之文以六禽為贊幣作兩君相見

之禮已具於六十一章今不重錄

衍義云若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師及滑

鄭商人弦高

鈔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師伐鄭及滑鄭

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韋也先

牛十二乘四韋先韋牛也古者將犒師曰

寡君聞吾子將出師於弊邑敢犒從者不

腆腆厚也弊賦為從者之淹止則具一日

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因

有備焉

衍義云孟子曰齊人莫有以仁義與王言者

鈔孟子公孫丑章句下孟子答公孫丑之辭云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

免耶故為天下貴

衍義云若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穆公敗師於殽

鈔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

歸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也晉過掩大德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衍義云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鈔尚書五子歌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

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

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上人者

柰何不敬予者五子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為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

夫三失者言所失眾也民心怨皆豈特其

彰著而後知之當於未發之時而圖之也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

之故終無難

衍義云晉解揚無二命魯仲由無宿諾古今美之

鈔晉解揚無二命者春秋晉宣公十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

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乃止

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

矣鄭人用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

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

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

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

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

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

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
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
有死無實切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
命也成其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
臣已不下臣獲考也考死又何求楚子舍

之以歸魯仲由無宿諾者此論語顏淵第
十二云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
留其諾也此以見子路由之所以取信
於人也由其養之有素故古今稱美之也
衍義云昔齊攻魯求其岑鼎魯侯偽獻他

鼎
鈔劉子履信篇云昔齊攻魯求其岑鼎魯
侯偽獻他鼎而請盟齊侯不信義中已全
不復重錄

衍義云春秋僖公二十二年邾人以須句

而故出師義中已備不復重錄註類句
而則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
觀史之在魯謂之社稷之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衍義云昔齊景公有疾求醫於秦
鈔左傳所載義中全備不復重錄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

衍義云九層之高臺起手一簣之土
鈔論語子罕第九云子曰譬如為山未成
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
往也註贊土龍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
簣贊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
一簣其止者吾自止也平地而一簣
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不自強不息則
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
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
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
為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

衍義云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鈔尚書旅獒篇云西旅獻獒召公以為非

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云嗚呼夙夜罔或

不勤不矜細行終持終繫大德為山九仞

功虧一簣

衍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詩人所以

刺周厲王

鈔毛詩大雅蕩之什之文蕩蕩無綱紀文
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

章故作是詩也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蕩蕩廢壞之貌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此言厲王居人之上為天下君無可則求之甚

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音僻非病人也重峻刑法也其政教命令又多邪僻不由舊章天生蒸民其命匪

謫切氏任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蒸氣也謫誠也此言天生蒸民其命令當以誠信教導之使忠厚

今則不然民始皆無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故云靡不有初今衍義取此以證解慎終如始

則無敗事之義也

衍義云唐魏徵上疏太宗以為陛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之類是也

鈔唐貞觀十三年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終儉約近歲頗好奢縱上疏諫曰頃年已來

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淨

之化遠被遐方考之於今其風漸墜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

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

市珍奇於域外取遺於道路見輕於戎狄

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

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遵之則吾讎也故書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奈何

不敬陛下貞觀之初視人如傷愛之猶子頃年已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乃云百姓

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已來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恐非與邦之至

言豈安人之長策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人至於今者縱欲

以勞人卑儉之迹歲改驕侈之情日異乃云若不為此不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

爭此直意在杜諫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陛下貞觀之初砥

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疎斥小人今則不然輕小人也狎而近之昵

近小人非致治之道疎遠君子豈與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陛下貞觀之初勤

遵唐虞損金抵璧反朴還淳頃年已來好

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好滋興而求豐實之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陛下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近歲以來思好惡感衆善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且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譏毀以為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踈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內除畢弋之物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幾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為歡莫慮不虞之變使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頃年以來多所忽略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則恩禮不加問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

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陛下貞觀之初孜孜理治屈已從人云頃年以來傲自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諫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放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間罪遐肅此志將滿也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為無欲頃年以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離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顧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送之步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為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

衍義云外謂金玉珠寶之類
鈔千字文註云金生麗水麗水者在益州

永昌郡中有金往往浮出也皆為上金玉
出崑崙南楚荆山崑崙谷中出美玉珠者
或稱夜光大成徑寸光照十二乘寶者金
玉珍異草木毛羽眾所奇重者古今之所
貴皆曰寶焉此世俗之所寶越分而求傷
生害性不若得道之君以賢為寶修真之
士惟道是寶不營為分外故常全其自然
是不貴難得之貨爾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衍義云莊子曰上誠好智而無道則天下
大亂矣

鈔莊子胠篋篇之辭云上誠好智而無道
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

大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其上矣

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

多則亂於澤矣

也智詐漸毒頡切滑切八堅白解垢由
之同異之智多則俗感於辯矣西華法師
詐偽漸積毒害於物也頡滑骨精也解垢
詐偽也天骨精堅白之智論說同異之說
諫有虧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蓋
聖智者國家之利器也

衍義云若漢明帝性褊察

鈔漢書所載漢明帝性褊察衍義載之已
詳不復重錄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為百谷王

衍義云易曰地道變盈而流謙

鈔易謙卦彖辭云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

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

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

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

終也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

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衍義云但聖人知滿必招損

鈔尚書大禹謨篇之辭云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引撝謙退讓此六四無不利撝謙言指撝皆謙者以不違法則動合於理故無所不利也

衍義云若莊子載魯哀公問於仲尼曰

鈔莊子德充符篇之辭義中已全不復重錄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衍義云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鈔尚書大禹謨之辭云帝曰和來禹降水

也洪傲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

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

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予想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

終陟元后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七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八

五華清安進士王守正

墨三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衍義云大禹修身以克儉為賢文王為治

以節儉為化

鈔尚書大禹謨云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

汝賢又引文王以節儉為化云此毛詩國

風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

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書曰

恭儉惟德此乃尚書周官篇之辭云位不

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

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

成器長

衍義云孟子曰仁者無敵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答梁惠王之

辭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衍義云帝舜性仁刑為四罪之誅

鈔帝舜性仁者此孟子盡心上云孟子曰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

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四罪者此尚書

舜典篇云流共工于幽州幽州遠去如

驩兜于崇山不令他道也竄三苗于三危

天下咸服四罪而

衍義云成湯克仁能勝夏桀之虐

鈔尚書仲虺之誥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

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

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湯誥云夏王滅德

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

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

秋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衍義云文王視民如傷

鈔孟子離婁章句下云孟子曰禹惡旨酒

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

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

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

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衍義云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非勇也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孟子答齊宣王曰

是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於也於也於也於也於也

也謂密人侵阮祖共之衆也也也也也也

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

衍義云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鈔尚書太甲上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

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又啓迪後人無越厥

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衍義云若文帝罷露臺身衣弋締以敦朴

為天下先

鈔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

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

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締所幸夫人

衣不曳地幃帳無文繡以示朴為天下先

衍義云太宗欲營殿鑿秦而止衣無錦繡

而公私富給

鈔唐太宗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之乾元殿以備巡狩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曰秦始皇之為君也藉周室之餘因六國之強云云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

衆離陛下合鑿之云云所以作役宜即停之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衍義云則致過涉滅頂之凶矣

鈔周易大過巽下兌上巽而悅行以此濟難難

乃濟也上六過涉滅頂凶無咎註慶大過之極過之甚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凶志在救時故不可咎也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衍義云若春秋宣公十五年秦桓公伐晉

於輔氏

鈔宣公十五年事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衍義云戒用兵者五章第三十章云不以

兵強天下第三十一章云夫佳兵者不祥

之器第五十七章云以奇用兵第六十九

章云用兵有言第七十六章云兵強則不

勝戒殺者一章第七十二章云勇於政則

殺戒奢崇儉者三章第二十九章云聖人

去甚去奢去泰第六十七章云一曰慈二

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第五十九章云

治人事天莫若嗇戒柔弱不爭者十五章

第三章云弱其志強其骨第四十章云弱

者道之用第五十五章云骨弱筋柔而握

固第三十六章云柔弱勝剛強第七十六

章云人之生也柔弱第七十八章云天下

柔弱莫過於水第三十九章云自謂孤寡

不殺第五十二章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第六十六章云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

之爭第七十三章云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第四十三章云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

至堅第六十八章云善勝敵者不爭第八

章云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第二十二章云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第八十一

章云為而不爭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上者不感善戰者不怒

衍義云若市南宜僚弄心

鍾華子餘無冕篇云仲尼之楚楚王觴之

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

吾之人甘於此言已曰立也聞不言之言

氣未之言言市南宜僚弄心

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

吾之人甘於此言已曰立也聞不言之言

氣未之言言市南宜僚弄心

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

吾之人甘於此言已曰立也聞不言之言

氣未之言言市南宜僚弄心

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

吾之人甘於此言已曰立也聞不言之言

氣未之言言市南宜僚弄心

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

吾之人甘於此言已曰立也聞不言之言

氣未之言言市南宜僚弄心

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

吾之人甘於此言已曰立也聞不言之言

氣未之言言市南宜僚弄心

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
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衍義云史記載魏使客將軍新桓衍入邯
鄲義中已詳不復重錄又云若周穆王之

命君牙作股肱心膂

鈔尚書君牙篇云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

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

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

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

衍義云漢書載高祖王漢中

鈔漢書所載義中已備不復重錄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

之極也

衍義云若魏吳起為將

鈔史記所載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是謂行無行振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衍義云班師整旅

鈔尚書大禹謨云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

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

鈔孟子離婁上云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

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謂聖德也

謂聖德也

衍義云兵者五兵戈矛之屬

鈔五兵者一弓二矢音殊詩云三矛四戈

五戟有枝曰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

衍義云輕敵者若春秋僖公三十三年

鈔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師過北門義中

已備不錄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衍義云孟子曰道若大路然人豈難知哉

鈔孟子告子章句下云孟子答曹交之辭

告子問曰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

不末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言道不難知

事說教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衍義云莊子見魯蒙公哀公曰魯多儒

鈔莊子田子方篇中之文義中已全不復

錄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衍義云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

鈔莊子知北遊篇云知北遊於玄水之上

登隱筭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

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

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

無為謂不答非不答不知答也

衍義云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為多

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

鈔論語衛靈公十五云去孔子說不是我

一以貫之一以貫之謂舉天下萬

善只用一箇道理而通貫之也

衍義云莊子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

鈔莊子知北遊篇云泰清以之言也問乎

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

孰是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

弗知內矣知之外矣不知合理解故言而

淺而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衍義云夫子曰君子病無能為不病人之

不已知也

鈔論語衛靈公十五 君子學以爲己 不求人知也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衍義云若莊子載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鈔莊子徐無鬼篇云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衍義云有威可畏之謂威

鈔春秋襄公三十一年衛侯在楚北宮文

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

君矣將有他志 行少不常 公曰子何以知

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

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

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可畏

有儀可象謂之威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

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

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

守其官職保族宜家

衍義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

人言

鈔論語季氏第十六云孔子曰君子有三

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

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

厭

衍義云心者神之舍

鈔莊子知北遊之辭齧缺問道乎披衣 王倪之弟子披衣王倪之師也

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

爲汝美道將爲汝居

衍義云夫惟除垢止念靜心守一

鈔西昇經戒示章之文也太上爲尹其人

傳經既終將昇太微於是重語真人曰除

垢止念靜心守一衆垢除萬事畢此吾道

之要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

取此

衍義云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鈔莊子齊物篇之文義中已備不復重錄

衍義云若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

鈔莊子列禦寇之文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八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九

墨四

五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衍義云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

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

故術不可不慎也註函甲也櫛隱之心人非不知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新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又云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鈔孟子離婁上云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

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

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道有

之世人皆修德而但必無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殺而已天

當理勢之當然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

來繹然而善謀

衍義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鈔論語陽貨第十七之文子曰予欲無言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衍義云顏子為孔門之高第仁德之大賢

而天大其壽

鈔論語雍也第六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

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

今也則亡

或云三十二而亡
莊子云十八而亡

衍義云盜跖為東陵之賊夫侵暴之元惡

而克保天年

鈔莊子盜跖篇東陵盜跖即丁忠漢書

云跖秦之大盜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九

千餘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驅人牛馬取

人婦女萬民苦之

衍義云鄧攸永嘉未沒于石勒又引唐末

李茂貞為鳳翔節度使此兩節事目義中

載之全備不復重錄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衍義云夫人生而靜天之性

鈔禮記樂記之文也人生而靜天之性感

物而動性之欲此言人之厥初稟受天真

自然之性本來清淨一無所染自此以後

性天一動情靈交攻心有所欲性有所染

則天真自然之性鬱閉而不能現矣

衍義云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

鈔論語子路第十三之文子路曰衛君待

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

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

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

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

常有司殺者殺

衍義云若舜之四凶周公之管蔡是也

鈔尚書舜典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於

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又引周公之於管蔡者尚書金

縢篇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

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管叔名鮮武王

弟也叔也言叔也流言無根

之言如木之有根自後而至此也

衍義云南宮丹錄賞善而司生北宮黑簿

紀過而主死

鈔三元經中所載南宮丹錄賞善司生北宮黑簿紀過主死有此四星鑒人之善惡察其重輕以懲勸之使世人修善戒惡其不善者天之司殺當自殺之言天鑒之甚明無有不察天網寬大疎而不漏違天反道何逃其事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臣斲夫代大臣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衍義云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鈔尚書臯陶謨第四註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善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若主之臣用之當加勉而不可怠者也

衍義云齊人伐燕或問孟子曰勸齊伐燕有諸

鈔孟子公孫丑下沈同問燕可伐與義中

已載不復重錄

衍義云楚靈王之言曰予殺人子多矣

鈔春秋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等因四族之徒入楚殺公子祿及公子罷敵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

也亦如余乎王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豈非天報我耶

衍義云秦妻痛天下固不足道

鈔通鑑司馬光云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於人臣之義雖無罪見誅守死不二斯亦足稱也

衍義云以疑似而殺李君羨

鈔通鑑貞觀二十二年初武衛將軍武連

縣公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晝見太史

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

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

臣宴宮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羨自言

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

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

後出為華州刺史殺之

衍義云以猜忌而殺王景文

鈔宋明帝泰豫元年前上疾篤慮篡駕之後

皇后臨朝王景文以元舅之勢必為宰相

門族強盛或有異圖遣使賜景文死手勅

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景

文奉勅賜死遂飲藥而卒以猜忌殺之
衍義云漢唐諸賢謀誅宦豎豎之罪誠
大矣

鈔東漢書詳節漢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董
卓謀誅宦官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

無虞即鹿無虞從禽也諺有掩目捕雀夫微
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

詐立乎進不聽遂召諸屯以誅宦官為言

進意狐疑後入為張讓梁穆等斬之唐書
詳節宦人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唐代宗

遷驃騎大將軍廣德初太常博士柳伉上

疏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
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社獨斬元振

首馳告天下既聞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
流溱州死夫漢唐相去五百歲產亂取亡

猶蹈一轍宦豎之禍或秉兵權或恃寵倖
豎禍之基誅之不可勝誅然非天所廢人

欲誅之

衍義云楚漢之賦

鈔通鑑高祖四年制徹曰今楚漢分爭使

天下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
不可勝數

衍義云五季之亂其所誅夷屠滅者十室
而九

鈔通鑑詳節胡氏云五季之亂所謂江海

橫流之勢以臣弑君以子弑父誅殺無辜

流血成川僵尸蔽野是皆人欲殺之不免

代大匠斲未有不傷其手矣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衍義云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
之何

鈔論語顏淵第十二有若對哀公之辭有

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

徹也徹通也什一之法通義中已全不復

重錄

衍義云幽王賦重而楚茨之詩刺

鈔毛詩小雅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

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享故

君子思古焉

衍義云魏君重飲而碩鼠之詩作

鈔毛詩國風碩鼠刺重飲也國人刺其君重飲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衍義云若唐德宗畋於新店義中已備不

復重錄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衍義云上有擊鮮玉食之厭

鈔列子周穆王事化人月月獻玉衣且且

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其在玉食者言其行異而已矣

衍義云漢武帝以法制御下

鈔漢紀所載義中已全不錄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衍義云致有蹈水火而不懼

鈔論語衛靈公第十五云子曰民之於仁

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

蹈仁而死者也又引逆白刃而不驚者此

中庸之辭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

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衍義云若莊子論大王居邠狄人侵之

鈔莊子讓王篇云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

之亶父王季之父文王之祖也狄人殺化也事之皮帛而不受

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珠玉而不受狄

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

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

不忍也子皆勉居焉為吾臣與為狄人臣

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

杖策切華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

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

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生雖貧賤不

以利累形

衍義云口欲厚味形欲美服目欲好色耳

欲音聲

鈔莊子盜跖告孔子之辭也義中詳不復

錄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衍義云若王莽遣王邑王尋定山東

鈔前漢列傳第六十九王莽字巨君孝元

皇后弟之子也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

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
 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
 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
 聞色取仁而行違者也莽既不仁而有佞
 邪之材又秉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
 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
 姦惡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也
 非人力之所能致也及其竊位南面處非
 其據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
 變貽猶未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翕然
 喪其樂生之心言五刀切中外憤怒遠近
 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今天下城邑
 為墟立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
 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
 有如莽之甚者也或曰後漢光武以八千
 人破王莽百萬之師而誅戮之復漢舊業
 衍義云秦王符堅發戎卒九十七萬
 鈔按晉書云符堅字永固健之孫雄之子
 也既僭帝位王猛為相諸國悉平獨有東
 南一隅遺晉而已猛卒堅頓會羣臣欲伐

晉羣臣皆以茂星鎮星在斗牛晉分禾可
 圖也并有長星水影諸怪不一沙門道安
 一同懇諫堅不從遂徵兵九十七萬前後
 千里旗幟相望而慕容暉慕容垂等悉令
 權兵軍至項城晉謝玄字幼度帥師迎敵
 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謝玄軍不得渡
 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
 不欲速戰邪諸軍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
 與諸軍緩轡觀之不亦樂乎堅眾皆曰宜
 阻肥水莫令得上我眾彼寡勢必萬全堅
 曰但如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
 水迫而殺之融亦以為然遂麾音使却陣
 眾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謝琰桓伊等
 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謝安石軍距張蚝
 皆小退玄與琰仍進決戰肥水之南堅中
 流矢臨陣斬苻融堅眾奔潰自相蹈藉投
 水而死者不可勝計矣肥水為之不流餘
 軍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而
 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堅遂
 大敗退至長安已而慕容冲起兵關內大

擾慕容垂又叛堅歸鄴音音稱後燕姚萇亦
 叛堅稱後秦又呂光於梁州稱後梁叛亡
 者如蠅音音處處兵起長安為慕容冲所圍
 逼城內危因堅遂留太子宏守城與五百
 騎奔於五將山為姚萇將尹緯所擒送于
 萇萇遣禪位堅罵之為萇所殺其國太子
 宏與張大夫等以城降慕容冲其國因滅
 矣
 衍義云若隋煬帝率四萬兵集平壤
 鈔隋書云煬帝名廣文帝踐祚封為晉王
 性惟矯飾時稱仁孝故廢太子而立焉既
 即位幸洛陽建東都發河南丁壯百萬餘人
 開通汴渠以達淮泗造龍舟鳳船百萬艘
立艘舟皆飾以金玉遂幸江都音音抽音音艦音音
 相接千里不絕八年親率兵征遼號二百
 萬高麗戰不勝還師十三年幸江都奉信
 郎崔成象於建國上表以盜賊蜂起不宜
 巡幸帝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奉信郎王
 愛仁亦以盜賊日盛諫還西京又斬之既
 至江都今之揚州也於是李密實建德等

所在稱號盜賊通行劫掠州縣諸道賊帥
 競起天下州府無虞無賊加以荒旱男女
 相枕而死者不可勝計由是唐高祖揭義
 旗於太原遂入長安拯天下塗炭以代王
 侑音又或為主名音為天子也 遥尊煬帝為上皇
 已而為宇文文化及所弑明年隋禪位與唐
 高祖太宗乘機撥亂以三萬眾收天下如
 拉音音朽推枯遂定海內若符堅煬帝者真
 所謂分崩也音音崩離解是也此上諸說皆以
 恃強舉兵以求勝反致大敗而不可救者
 也
 衍義云如春秋秦穆公欲伐晉
 鈔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穆公欲伐晉義
 中已詳不必重錄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九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二十

墨五

五華清安進士王守正等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衍義云弓之為用當合材定體令弛張調利

鈔周禮弓人為弓聚幹角筋膠絲漆六材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相幹欲赤黑而陽聲射速者用勢射深者用直相角欲青白而豐末凡角秋殺者厚春殺者薄稊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彌而磬三色既具為良則可冬折幹夏理筋春液角秋合絲膠漆寒定體則張之不流材美工巧為之以時謂之三均

衍義云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鈔周易說卦之文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

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衍義云日月寒暑一往一來則損其有餘往者與其不足則歲功成

鈔易繫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寒暑相推而歲功成焉此之謂歟

衍義云故舉虧盈益謙欲令稱物平施爾

鈔上之文易謙卦象云天道虧盈而益謙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切薄多益寡稱物平施今取此數節之文以證解天道

抑高舉下之戒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衍義云易之損卦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益卦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

鈔易損卦象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又益

卦彖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下下其

道大光且據本卦消釋在泰卦損九三而

益於上九成損在否卦損九四而益初九

成益蓋取損上之有餘以益下之不足故

為益也

義曰天道均平有餘必損不足必與人道反此減不足以奉有餘減取多者益於寡也乃合舉下抑高虧盈益謙之義理國和民之要修身合道之規此其特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

衍義云昔天師翟乾祐在世時以考召法著名

鈔天師家傳所載義中已全不復重錄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衍義云水之為性善下不爭動靜因時方

圓隨器

鈔廣聖義云水之為用其體至柔其性善

聖王

下萬川委輸百谷朝宗霏霧露以凌雲貫

昭回而上漢言其大也古今注海而不盈

言其細也毫末稟生而有潤故老君配之

於道焉三能不讓七德備周包裹造化貫

穿形兆處濁受汙隨方受圓此其至柔也

勝

故物莫能傷焉及其泛十洲浮八極淪藏日月涵貯乾坤陵谷由之而韋遷鯢鵬託之而變化摧山穴石無所不能此其至強也故物莫能制焉以其柔弱故也人能體此守一柔弱可應萬殊之變是為莫之能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衍義云若漢光武李章陵

鈔後漢傳中所載其文已備不復重錄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

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衍義云言人君能舍垢受穢引萬方之罪在已

鈔尚書湯誥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

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

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衍義云春秋時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

擊之

鈔鴻烈解曰晉伐楚三舍三十一舍也不止

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

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

義中全不復錄

衍義云宋景公夢感守心

鈔鴻烈解中所載義中全文不復重錄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衍義云莊子曰復讎者不折鎡干雖有忮

心不怨飄瓦

鈔莊子達生篇云復讎者不折鎡干春秋

使干將造鈔干料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

飄落之瓦傷人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衍義云禮記曰獻粟者執為契之法義中

全不復錄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衍義云若郭巨事母至孝義中已全不復

重錄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

而不速徙

衍義云若盤庚三遷盤庚陽甲之第自相

遊子

鈔盤庚三遷者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

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喻以遷都之利

不遷之害盤庚既遷莫厥攸居乃正厥位

綏爰有眾大王之徙居岐山之下者事已

於大國者下流六十一章中詳錄不復重

鈔

衍義云萬民離散不安其居

鈔毛詩小雅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

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於寡

無不得其所焉

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

民復結繩而用之

衍義云剡木為舟以濟於水者

鈔周易下繫之文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

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

渙渙卦彖辭云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衍義云莊子曰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

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是也

鈔莊子馬蹄篇云至德之世其行填填

填填

之者備足其視顛顛也直視當是時也山無蹊

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闢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當是

時也民各自足而無往來貿改音遷之事故云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行義云雖有堅甲利兵無所陳設矣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對梁惠王之辭云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

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行義云易繫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五夬者決也五陽共決一陰蓋取決斷之義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行義云雖蔬食藜藿之糲音所食常甘

鈔蔬食者論語述而篇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引藜藿者莊子讓王篇云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音顏色甚憊音而絃歌於室此又豈

止甘其食而已意在於樂道也如此

行義云葛衣鹿裘之粗所服為美

鈔列子天瑞篇云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之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

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

得為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居丙禠保音者吾既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人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

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故引此而證鹿裘之樂也

行義云茅茨蓬蒿之陋所居常安

鈔茅茨蓬蒿者莊子讓王篇云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

而甕牖二室禍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

弦以此證茅茨蓬蓽之安也如此

衍義云南炎北沍之苦所寓皆樂

鈔南炎北沍戶音者夫南方絕域純陽之地

極炎故有火山其中有鼠取毛以為布謂

之火浣布北方絕域純陰之地極寒故有

冰山其中有蚕號曰水蚕彼雖炎涼俱不

得其中然而所居之俗所生之物各安其

居各適其性則一也故舉此以證解安其

居如此

衍義云自然俗無天傷土無扎癘

鈔列子黃帝篇云列姑射山在河海洲中

出山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

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偨不愛仙聖為之

臣不畏不怒愿殼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

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變也陰陽常和

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調年穀常豐

而土無扎傷人無天惡物無疢癘鬼無靈

響焉

衍義云猶魚相往來於江湖人相忘於道

術者也

鈔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也泉涸魚相與處

於陸相响以濕相濡於沫不如相忘於江

湖

衍義云一村唯朱陳兩姓世為婚姻

鈔白樂天作詩以稱贊之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

者不博博者不知

衍義曰詩云盜言孔甘味之美者巧言如

簧聲之美者

鈔毛詩小雅巧言章云君子屢盟亂是用

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

餒匪其止共維王之印荏苒柔木君子樹

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

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衍義云孔子曰辭達而已故不求辯

鈔論語衛靈公十五云子曰辭達而已矣

詞取達意而止

不以富貴為工

衍義云一以貫之

鈔論語里仁第四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

之名也

衍義云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故曰博者不知

鈔莊子繕性篇云然後附之文益之以博

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

性情而復乎初大綱言世人耽嗜有為之

學以文章浮華滅其質素之實以該博廣

覽溺其純朴之心所以失其無為自然之

道故經云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多 聖人不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

衍義云范文正公使其子堯夫

鈔義中載之甚詳不復重錄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二十

道德真經取善集序

墨六

老氏當商之季憫其世道衰微由乎文弊於是思復太古之純載暢玄風以激其流俗至於輕蔑仁義屏斥禮學蓋非過直無以矯枉仲尼所以欽服既見則歎其猶龍惟聖知聖始云其然也關尹觀紫氣之瑞識其真人度關度誠叩請方垂至言議者咸謂五經浩浩不如二篇之約良有以也莊周列禦寇羽翼其教亦猶鼓大浪於滄溟聳奇峻於喬嶽此尚擬其迹而未盡其意要在忘言而後識其指歸也漢文景間治尚清靜世治隆平率自曹參宗蓋公之訓足知道德範世之驗果不虛云惜乎晉朝流為浮誕王衍清談反壞淳風阮籍猖狂又隳名教失其本而循其末可不哀哉賴隋之王仲淹深識其故以謂虛玄長而晉室削非老莊之罪以其用之不善也唐韓愈猶識其小仁義如坐井觀天嗚呼愈負其才而昧於道是亦聾盲於心而不知太山雷霆可以驚其耳而駭其視也一言以為不智每貽君子之歎息焉篤信之士代不乏

人各隨其意爲之註解殆數十家不惟觀覽之煩抑摭集之不易饒陽李霖字宗傳性善恬淡自幼至老終身確然研精於五千之文所謂知堅高之可慕志鑽仰之爲勞會聚諸家之長并叙已見成六卷譬若八音不同均適於耳五味各異皆可於口庶廣其見而博其知以斯而資同道爲功豈小補哉王賓延先生之舊友也賞其勤而成其志命工鏤板俾好事者免繕寫之勞推而用心可不謂之仁乎時大定壬辰重午日河間劉允升序。

物之其由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道妙無形變化不測德顯有體同焉皆德自其異者視之則有兩名自有同者視之其實一致末學之人言道者每不及德言德者同及於道此道德所以分裂不見其純全也猶龍上聖聖六當商末世嘆性命之爛漫憫道德之衰微著書九九篇以明玄玄之妙言不踰於五千義實貫於三教內則修心養命外則治國安民爲羣言之首萬物之宗大無不該細無不備其辭簡其義豐洋洋乎大哉自有書籍已來

未有如斯經之妙也後之解者甚多得其全者至寡各隨所見互有得失通性者造全神之妙道於命或有未至達命者得養生之要訣於性或有未盡殊不知性命兼全道德一致爾寡自幼及壯謾誦玄言以待有司之問今已老矣欲討深義以修自己之真自度耄荒難測聖意今取諸家之善斷以一己之善非以啓迪後學切要便於檢閱目之曰取善集覽者幸勿謂焉饒陽居士李霖序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一

宋 饒陽居士李霖集

御註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嚴遵曰可道之道道德彰而非自然也今之行者晝不操燭為日明也夫日明者不道之道常也操燭者可道之道彰也夫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可道之道也若乃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地者常道之道也五千文之蘊發揮自此數言實謂玄之又玄神之又神也王元澤曰名生於實實有形數形數既具衰壞隨之其可常乎惟體此不常乃真常也

首標道之一字大道之道也下言可道之字言道之道也夫大道虛寂玄理幽深不可言道當以默契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在人靈府之自悟爾雖道之一字亦不可言也若默而不言衆人由之而不知故聖人不得已而強名曰道既云為道有言有說代廢代興非真常之道也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非道之常也惟其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其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在禮為禮在智為智彼皆不常而道不變故常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常道者自然而然隨感應變接物不窮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智索但體冥造化含光藏輝無為而無不為默通其極爾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溫公曰天地有形之大者也其始必因於無故名天地之始曰無萬物以形相生其生必因於有故名萬物之母曰有呂吉甫曰無名者道也而天地所自而始

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太初有無無有無名無無則一亦不可得無名則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則所謂天地之始是也既已謂之一且得無名乎此物得之以生而謂之德也則所謂有名萬物之母而萬物得一以生者是也

無名謂道也道常無名生育天地故為天地之始乃道之妙也有名謂天地也天覆地載萬物方生故為萬物之母乃道之微也天地有形位是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

○ 舍氣生育萬物長大成熟如母養子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蘇子由曰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微也若夫行於其微而不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微則精而不通矣

記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欲者離靜之動任耳目以視聽勞心慮以思為無欲則靜於以觀天地之始所謂妙也故曰常無欲可名於小妙則精而小也有欲則動於以觀萬物之母所謂微也故曰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微則麤而大也無欲之人可以見道之精妙也有欲之人但見其道之麤微而已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 溫公曰玄者非有非無微妙之極也

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異名者其名各異也其名異其實未嘗異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無欲同謂之玄也玄之為色黑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同乎一也兩者同謂之玄玄能陰能陽故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御註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

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俱有
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
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眾
妙之門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皆原於一

者道所生也玄者陰與陽同手一也又玄

者道也眾妙者謂萬物之妙也萬物皆有

妙理而皆出於道故曰眾妙之門此章言

真常之道悟者自得不可名言同觀微妙

斯可以造真常之道矣太上以此首章總

一經之意明大道之本謂玄之又玄也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

斯不善已

御註道無異相孰為美惡性本一致孰為

善否有美也惡為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

之為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為之對故曰

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為

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

腐復化為神奇則美與惡奚辯昔之所是

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
善奚擇聖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
無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弗得尚何惡與
不善之能累哉

王元澤曰惡與不善美善之隨也當其美

善之時蓋已惡且不善矣俟其隨而後悟

則亦悟之晚也

美惡生於妄情善否均於失性美者人情

所好也若知美之為美是心有所美也心

有所美於心為恙斯惡已若河伯欣然自

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不免望洋向若

而嘆幾是矣善者人之可欲也若知善之

為善是性有所欲也性有所欲是離道以

善斯不善已若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

陽之下均為失性幾是矣蓋道之美者至

美也至美無美淡乎無味莊子曰淡然無

極眾美從之道之善者上善也上善忘善

為一恐人著於美善不悟真常故以此篇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御註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為對此六對者羣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

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音聲之相和形動而影隨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

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修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為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為而適已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而去道也遠矣

溫公曰凡事有形迹者必不可齊不齊則爭爭則亂亂則窮故聖人不貴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顧歡曰聖人因天任物無所造為心常凝

靜於前美善處而無爭故不為六境之所傾奪

為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是以聖人處事以無為行教以不言而事以之濟教以之行而吾心寂然未始有言為之累天下亦因得以及常復樸夫唯無累故雖寄形陰陽之間而造化不能移彼六對者烏能擾之哉經曰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萬物作而不辭

御註萬物動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

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云也作謂動作也萬物動作聖人各盡其性不辭謝而逆止以吾心空然無所去取故也苟懷去取之慮則物之萬態美惡多矣烏能不辭哉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

纂微曰萬物自生卓然獨化不為已有羣品營為各適其性不恃已德功成事遂道

洽於物心遊姑射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
聖人之全德也

萬物自生各極其高大萬物自為各正其
性命聖人歸功於物不以三事為累故曰
功成不居有我則居居則遷矣帝克成功
而自視缺然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蘇子由曰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
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
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鴻烈曰楚將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
田百頃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
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執施令師未
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陣戰而勝敵
者此庶人之功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
爵祿非仁義之道也故弗受故曰功成不
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此章欲體真常之
道忘美惡齊善否不為六對之所遷唯聖
人知其然故處事以無為行教以不言歸
功於物而不居道常在我而不去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
不尚賢章第三

溫公曰賢之不可不尚人皆知之至其末
流之弊則爭名而常亂故老子矯之欲人
尚其實不尚其名

賢者出眾之稱在上者別而尚之崇以爵
位旌以車服故民夸企外慕殉名而不息
能無爭乎蓋聖人未嘗不用賢也使賢不
肖各當其分因任而已特不崇尚耳莊子
曰舉賢則民相軋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御註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
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為盜日中穴陘
不尚賢則民各安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
眩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
情而無所覬覦故不為盜

金玉者難得之貨在上者貴而實之取金
於山求珠於淵則民病於無有求貨而無
厭必至於為盜蓋聖人未嘗棄財貨也使
民耕而食織而衣足衣食而已特不貴難

得者爾故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不為盜
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御註人之有欲欲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
奪誕護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
首陽之下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
上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憤亂憤
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不就利不違
害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為
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
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
君子之所欲者賢也小人之所欲者貨也
既無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無可見
之欲則民心不惑亂也傳夾音義曰古本
作使民心不亂

是以聖人之治

河上公曰聖人治國與治身同也

虛其心實其腹

曹道冲曰心虛白則神留而道存腹充實
則精全而壽長心有所擇虛其心則無賢

之可尚腹有所容實其腹則無欲之可貪
弱其志强其骨

御註志強則或殉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
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聖人之
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
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
弱其志不壞之相若廣成子千二百歲而
形未嘗衰是之謂強其骨
劉仲平曰虛心弱志所以養神腹實骨強
所以蓄精

志者心之所之守道則志弱骨者髓之府
髓滿則骨強一說虛心則實腹弱志則骨
強一說虛心則弱志腹實則骨強

常使民無知無欲

御註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

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
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
多欲以汨性命之情名曰治之亂孰甚焉
故常使民無知無欲

王元澤曰知則妄見欲則外求二者既除

性情定矣自不尚賢虛心弱志而化之使民無爭尚之知自不貴貨實腹強骨而化之使民無貪求之欲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呂吉甫曰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尚而貨非上之所貴而為之非所利也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舒王曰有為無所為無為無不為聖人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此章言聖人體道無為而治也不尚賢不

貴貨虛心實腹弱志強骨是聖人體道治

身而無為也使民不爭而同乎無知使民

不盜而同乎無欲則無不治也經曰道常

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無為而治者虞舜之所以為帝垂拱而治

者周武之所以為王故曰帝王無為而天

下功三篇統論首篇言道可道夫可道之

道非真常之道也真常之道離言說超形

名悟者自得能悟之者忘美惡齊善否故

以天下皆知次之既不為二境迴換則是

非美惡不藏於胃中故以不尚賢次之不尚賢不貴貨則方寸之地虛矣虛則腹實此精神內守道德之極致也學者精此三篇則經之妙旨斯過半矣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似不盈

御註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為無形故不

盈

冲者中也道之用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

足無適而不得其中也道之體虛而不盈

充塞而無外瞻足萬物而未嘗有故曰或

似不盈

淵兮似萬物之宗

温公曰深不可測常為物主

淵反流全一說文曰回水也水回則深靜

回而為淵則止而不流所以為一者全矣

分者詠言之助莊子曰止水之審為淵淵

深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深也物莫

能測惟靜也物莫能動道體淵兮深靜似

為萬物之宗祖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

似之而已其或言似者言之不敢正也人
本足於此道欲體之者不可他求當挫銳
解紛和光同塵則當自存矣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温公曰鋒角猛露道所忌也事為煩亂道
所鄙也揮華顯赫道所敗也汙辱卑下道
所貴也

心出而人物為銳挫其銳而勿行物至而
交心為紛解其紛而不亂挫銳解紛則性
隨定而自然充實光輝矣既有光輝則要
不異於物與之和同而不顯所謂光而不
耀也內不失真外不殊俗同塵而不染所
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

湛兮似或存

郭象曰存在也道湛然安靜古今不變終

始常一故曰存存而無物故曰似也

人能如上四事則湛然常寂而存矣存而
定有之則非道也似或者不可定有之謂

吾不知其誰之子

王元澤曰即今所稱道之中體蓋有所出

矣雖有所出而廓然無象故曰不知誰之
子

言我不知道之所從生誰得而子之

象帝之先

御註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

而後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羣物之

始而道實先之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

生地是也

象有形之兆帝有物之尊象帝至矣而道

更在其先此章言道以中為用其體虛而

不盈為萬有之主居象帝之先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芻狗

御註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則

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

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芻

為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

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愛人利物之謂仁不仁者謂無情於仁愛

非薄惡之謂也。天地生化萬物任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如芻狗當祭祀之用也，或以篋行中以文繡尸祝齋戒然後用之。及祭之後行者踐其首脊，樵者焚其支體，彼物用棄非有憎愛時適然也。且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亦然。故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唐明皇曰：橐籥者，籥者笛也，橐之鼓風，籥之運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王元澤曰：橐籥為虛以應物，物感則應，應而不藏，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應其適然而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故比橐籥之無窮也。

道無方體以沖和之氣鼓動於覆載之間，而生養萬物如橐以氣化形，籥以氣出聲，氣虛而待物，凡有形有聲者皆自此出，故比於橐籥也。以喻天地聖人亦以虛而無心故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王弼曰：橐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為故虛而不能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王元澤曰：虛其體也，動其用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御註慎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此之謂守中。

王弼曰：若不法天地之虛靜，同橐籥之無心動，不從感言，不會機動，與事乖，故曰數窮。不如內懷道德，抱一不移，故曰守中。

此章戒人多言不如守內，始言天地不仁，中以橐籥為況，終之以多言數窮者，欲人之出言法天地之無心，如橐籥之虛中，因感而應，則無多言之失，與其言多而致禍不如默然而守中。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

御註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敗，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羣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為一，不麗於形，不墜於數，生生而不窮，如日月焉。

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不忒故云不死
河上公曰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神謂
五臟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
脾藏志五臟盡傷五神去矣

溫公曰中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天地有

窮不道無窮故曰不死

王元澤曰谷應而無窮神化而不測萬物
受命於我而我未嘗生未嘗死者谷神也
言神則極矣而加谷者且言能虛能盈而
又能容以應也以其活而不故故但稱不

死

是謂玄牝

御註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
無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
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成形也谷神以

況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

王元澤曰谷神受命而玄牝賦形自為陰

陽以成天地然本一物也由其受命故曰

谷神由其賦形故曰玄牝

曹道沖曰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沖和而

藏氣此陰陽之宗天地之祖也

谷養也谷虛而應應而不著谷虛而受受
而不積言養神在於虛而已是謂不死之
道在於玄牝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御註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
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已故
於此明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者
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
道之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之
所從出者玄牝是已彼先天地生者孰得
而見之

河上公曰根元也言鼻口之門乃是通天
地之元氣所從往來也

纂微曰上言谷神不死勸人養神之理此

曰玄牝之門者示人鍊形之術也故神形
俱妙者方與道同也

曹道沖曰玄者天之體牝者地之氣玄天
之資始有生是為精光牝母育萬物是為
形器天地雖大亦本於道德體於陰陽故

曰天地根也

綿綿若存

河上公曰鼻口呼吸喘息常綿綿微妙若可存之復若無有

王元澤曰綿綿引而不絕之謂神牝生生

不盡而若有若無不可定有

用之不動

御註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久之傳不知其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茫然天造任

一氣之自運條爾地化委衆形之自殖乾

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河上公曰用氣當寬舒不當急疾勤勞也

蘇子由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

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心定息微任自然而無使氣之強何勤之

有此章之意主虛心養神則不死在於玄

牝玄牝者乃天地之宗陰陽之祖藏神蘊

氣而萬物恃之以生成者也生成之理綿

綿而來不絕不盡用之不勞有得有成諸

家皆以外說唯河上公纂微內說之以理

持之有內必有外二義俱通並皆錄之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蘇子由曰天地雖大未離於形數則其長

久蓋有量矣

張君相曰乾剛廣覆歷古今不傾坤柔厚

載經終始彌固

太上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

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

是矣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

生

王元澤曰自生則有其生有其生則生既

喪矣唯無以生為則生未嘗生未嘗生則

所寓之形雖生而無生之累宜其長且久

也天地之不自生非利乎長久而然道固

如此而已

張君相曰萬物皆自營其生唯天地但知

生育萬物不自營生施生不自生是故得

長久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御註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

是謂後其身後其身則不與物爭而天下

莫能與之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在塗不

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外死生

遺禍福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是謂外其身

而身存

馬巨濟曰聖人與天地同則後身外身猶

之不自生身先身存猶之長生也後身謂

屈已也外身謂忘我也屈已則人下之故

身先忘我則外身故身存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御註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道者為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

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有自營為

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呂吉甫曰身者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

則公而無私無私也故能成其私

馬巨濟曰天地不自生與聖人之後外其

身皆無私也然天地以此長生而聖人以

此長存則皆成其私者也然不私之為私
大矣莊子曰無私焉乃私也

此章言道者為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

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存

自營為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學者體道

之公不私一已亦得其長久也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一

○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二

墨七

宋 饒陽居士 李霖集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蘇子由曰天一生水蓋道運而為善猶氣

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

水蘊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上善之人

如之上善者道之所謂善也非天下皆知

善之為善也善者道之繼水為五行首離

道未遠其性最近道蓋離道則善名立矣

上善若水物理自然

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

道

纂微曰此三能之近道也水性滋潤利澤

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方圓任器壅決

隨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衆人惡卑水性

趨下此三能也夫水利物則其仁廣大不

爭則其德謙光處惡則其量忍垢舉水性

之三能唯至人之一貫德行如斯去道不

遠故曰近爾

居善地

馬巨濟曰善以處下為居水以就下為地

在善得水之地故曰居善地

水之所居善為地利善人所居化及鄉黨

心善淵

御註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

馬巨濟曰善以安靜為心水以深靜為淵

在善則得水之淵故曰心善淵

曹道冲曰淵者水之止雖有風波莫能動

其深靜至人之心亦猶此也

王元澤曰深靜而平內明外晦

用心深靜反流全一

與善仁

御註兼愛無私施而無擇

蘇子由曰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其報善仁

也

馬巨濟曰善以濟物為與水以利物為仁

在善則得水之仁故曰與善仁

水之所與無有不潤利萬物以生成者也

上善之人亦如水之所與博施於民惠及

羣生利益有情不求其報故曰與善仁

言善信

御註避礙而通諸海行險而不失其信

陸佃曰履十險而不失其信遇萬折而不失其東是謂言善信

政善治

御註汙者潔之險者夷之順物之理無容心而故無不治

唐明皇曰從政善治亦如水之洗滌穢物令其清淨

王弼曰為政之善無穢無偏如水之治至清至平

劉仲平曰然水之物未嘗有言政也而曰言善信政善治何也方此因論善人若水故以言政及於善人也

事善能

御註因地而為曲直隨器而為方圓趣變無常而常可以為平無能者若是乎

蘇子由曰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水之所事趣變無常唯變所適方圓隨器

而不逆物故事無不能也上善之人亦如水之因人任物隨順世間而無逆物之心故曰事善能

動善時

御註陽釋之而伴陰凝之而冰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動而不括宜在隨時而已

纂微曰至人所居善執謙下順物自然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羣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善保虛靜洞鑒幽微湛然通徹如水淵澄波流九變不失明時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施與善行仁慈惠及天下不懷親愛如水膏潤善能升降無不霑濟故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善守誠信不與物期自然

符契如水影物妍醜無差流滿輒移行險不失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善治於民正容悟物物自順從如水清平善定高下滌蕩羣物使無塵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

不失其材如水柔性善事方圓能隨形器無用不成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至人動靜善觀其時出處應機能全其道如水之動善隨一變冬凝夏液不差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亦如水之春泮冬凝矣

夫惟不爭故無尤

蘇子由曰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此章言水之為物利益羣品柔弱不爭常處卑下故兼三能總七善而無尤非上善之人其孰能似之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呂吉甫曰力持而滿之未必富者也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如欲勿溢則如勿盈

持執持也盈滿也已止也執持所以防溢而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早上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溫公曰揣知物情銳求進入必將失之

呂吉甫曰情度而入之求必貴者也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如勿銳

揣者巧於度情銳者利於入物揣度銳利進取榮名雖得之必失之故不可長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舒王曰堂者虛而受物者也金玉滿之則是盈矣故不能守

馬巨濟曰堂與足以藏金玉而守之者也其害在滿苟非天殃必有人禍

此明盈難久持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御註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不可恃而有者也寶金王者累於物累於物能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自遺其咎聖人不徇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

下為已處顯夫豈金玉以為寶富貴之足累乎故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

河上公曰富當賤貧貴當憐賤而反自驕恣必被禍患也

舒王曰富貴不期驕而驕自至所以遺咎患也

此明銳不可揣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驕生以咎自與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蘇子由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

利人曰功聞譽施身曰名功譬富貴之實也名譬富貴之華也功及於人而成就名施於身而稱遂退身避位永無禍患是乃天之常道也此章戒富不可滿貴不可貪夫持滿不如早止揣銳勢必挫衄金玉滿而難守富貴驕而遺咎功成而不處名遂而不尸知損為益乃符天道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

王元澤曰魄陰物形之主也神之為物廣大通達而不自了者神常載於魄故神反拘於形體此廣者所以狹通者所以滯也欲學此道者當先廓其志氣勿累於形體使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可以抱一而體神矣

馬巨濟曰人之生諸陽為魂諸陰為魄藏於肝肺之間精與神相依以生而並精出入者魄也隨神往來者魂也此篇言載營

魄即魂是也內觀經曰動以營身謂之魂魄主經營動作為一身之運為魂則並精出入主化成變而已今百骸九竅具吾形者魄之屬也使非魂以營之則與行尸何以異乎魄不可以無魂猶月不可以無日魄待魂而營月待日而生先此言魂之用而曰營言魄之體而曰魄也載謂以形載也

舊說皆謂營為魂唯元澤御解說營為止也一說載者形載魂魄也一說神載魄也

抱一能無離乎

許王曰一者精也魂魄既具則精生精生則神從之

王元澤曰一者精之數而不言精而言一者守一則精不搖矣

馬巨濟曰管魄者異事在于抱一而已道生一一生水水生精精者一之物也抱一則與精合脫一則與精離矣精至而氣全氣全而神全神全所以制魂魄為上士矣精者天地萬物所由以生成也

管止也魄陰也形之主麗於形而有所止故言管魄載者以神載魄也若無神以載之則滯於幽陰形散神離下與萬物俱化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鍊陽神消陰魄身化為仙也其事在乎抱一而不離一者

精也抱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則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三者混而為一則道全欲學此道者當存精為本莊子曰不離於精謂之神人此教人養精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纂微曰言人欲學專氣致柔之術當如嬰兒純和乎若能如嬰兒之純和即是得專氣致柔之術也

精全則神王神王則能帥氣神專其氣而喜怒哀樂不為神之所使以致柔和也專者有而擅其權之謂柔者和而不暴之謂氣致柔和當如嬰兒之心也欲慮不萌意專志一終日號而嗚不嘖和之至此教人養氣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馬巨濟曰此章以全精全氣全神為學道之根故無離以言養精如嬰兒以言養氣無疵以言養神也

玄覽者心也滌者洗心也除者剷心也洗之而無不靜剷之而無不虛心之虛靜無一疵之可觀莊子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此教人養神也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河上公曰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治

國者布德施惠無令下知

此申抱一之義也內丹經云聖人以身為國以心為君以精氣為民民安國霸精者身之本愛畜精氣則身治也愛精之道抱一為本乃自然之道夫何為哉故曰能無為乎今鍊精之士或以雜術為務以般運為功多有作為故又戒以無為莊子曰唯無為幾存諸解皆說外唯河上公內外兩說之以上文考之就身說者於經以順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王元澤曰至人無心於作精神出入皆應而不唱

此申專氣之義也恐鍊氣之士有使氣之強故又戒以守雌雌者致柔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御註聰明聖智守之以愚

此申無為之義也鍊神之士純素而不雜通徹而無礙當不用知見守之以愚故又戒之以無知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御註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為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

此章以全精全氣全神為學道之根三者混而為二乃道之全也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御註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為體在無為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在運器之用在盛室之用

在虛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鑑無象因物顯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鍾會曰舉上三事明有無相資俱不可廢

故有之以為利利在於體無之以為用用在於空故體為外利資空用以得成空為內用藉體利以得就但利用相藉咸不可亡也無賴有為利有藉無為用二法相假車惠弼曰修身者必須以有資空以空導有有無資導心不偏溺故成人之利用

此章明有無一致利用相資舉三事以明大道夫輪較為車埏埴為器戶牖為室此有也人賴以為利較中空虛輪得轉行器中空虛物得感受室中空虛人得居處此無也人賴以為用有為實利必以無為用無乃妙用必有為體有無相待亦猶形神相須而不可偏廢也形以神為主神以形為居形神合同更相生成世之昧者鍊神者蔽於無養形者溺於有是二者胥失也殊不知此章取三物為喻以明有無之相生欲學道者依此修持則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矣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御註縱耳目之欲屬於聲色雖具耳目之形而不自見自聞與盲聾也異

五味令人口爽

王元澤曰人生而靜因物有遷耳目本自希夷而聲色在前真從妄喪口之於味亦復如此

復如此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呂吉甫曰萬物無足以撓之者心之所以靜而聖也逐乎外則固念而發狂矣事與不然馳騁田獵尤為甚

大廉敗洛表而五子咸怨哀公好田獵而

詩人所刺外作禽荒田獵無度迷於正性

非狂而何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御註貴難得之貨則至於決性命之情而

饜富貴何行之能守故令人行妨仲虺之

稱湯曰不殖貨利孔子謂子貢曰賜不受

命而貨殖焉貨之妨行如此

夫明月之寶夜光之璧適足以賈害孟子

曰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

鍾會曰真氣內實故曰為腹嗜欲外除故

曰不為目五音令人耳聾故聖人為腹不

為目諸相例也

為腹者守精神而真氣內實不為目者去

六情目不妄視

故去彼取此

河上公曰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神

自主外視腹主內容聖人實其腹不為耳

目所役故去彼外視之目取此能容之腹

夫聖人清淨六根於此獨言不為目者蓋

言目則其餘可知也此章言五塵之害性

當忘物以全真聖人之去取槩可見矣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

舒王曰寵之所以為辱者以其若驚也

馬巨濟曰寵者辱之本以係乎得失故也

以見寵於人則其驚彌甚是寵之猶辱之

也

寵者榮寵也心榮見寵即驚其神此寵之

所以為辱也

貴大患若身

御註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為榮

則辱矣處貴而以為累則患莫大焉貴者

尊貴也心有所貴其患大矣譬若人身動

輒自累

何謂寵辱寵為下

御註貪夫名慕夫祿知進而不知退知得

而不知喪受寵於人則為下之道

問何故寵之為辱受寵於人為下之道既

受寵於人則與奪之權在人之手若以得

失累其心豈不惑哉子文三仕三已無喜

愠之色者豈有辱乎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溫公曰為士者以道德為上爵祿為下上

榮也下辱也眾人乃寵其辱操之則累舍

之則悲

得之本有失之本無烏能有驚若以得失

之際有若驚之心是以辱也柳下惠為士

師三黜而不去正考父三命循牆而走則

異於此

何謂貴大患若身

御註據利勢擅賞罰作禍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則無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不能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王元澤曰貴者在物之上而有國有家之而不能忘則為患大矣譬人有身珍而累之則寒暑疾病萬緒皆何豈非大患者乎

河上公曰吾所以有大患者正吾有身有身則受其勤勞念其飢寒觸情縱欲則過禍患

身為患者以吾執有其身為患大矣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蔡子晃曰無身者謂不以身為身冥乎造化物我俱忘患何能及非是滅壞其身喚

作無身

無身者非謂滅壞其身為無身也蓋雖有身而不執有其身有之以無有耳若孔子之母我子暴之喪我是也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受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御註天下大器非道莫運天下神器非道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推而不厭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賤以困於物者若可託而已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世俗之君子廼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夫
王弼曰無物以易其身故曰貴也無物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可以寄託天下十五
也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十七

貴者不辱其身愛者不危其身如此乃可寄託天下也若子州支父王子搜之徒是也二人者豈榮其寵累其貴乎此章言辱

自寵生忘寵則無辱身為患本忘身則無患既忘寵貴之累則絕驚患之憂然後貴愛其身可以寄託天下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二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三

宋 饒陽居士 李霖集

三六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御註目主視視以辨物夷則平而無辨非

視所及故名曰夷太易未見氣是已

王元澤曰道至於萬物平等無有高下之處非目所視

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之不見

雖不見也然能玄能黃不可名之無色也

曰夷而已

聽之不聞名曰希

御註耳主聽聽以察物希則禔而有聞非

聽所聞故名曰希大音希聲是已

莊子曰聽而可聞者名與聲道無聲非耳

所聞故曰希也雖不聞也然能宮能商不可名之無聲曰希而已

持之不得名曰微

御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孰得而持之大

象無形是已

象無形是已

象無形是已

無形曰微搏執持也道無形故執持不得
雖不得也然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
長能圓能方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苦能
甘於無形之中而能形焉故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為一

御註太易未判孰分高下大音希聲孰辨
清濁大象無形孰為巨細目無所用其明
耳無所施其聽形無所竭其力道之全體
於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得也氣
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混而為一雖然既已
為一矣且得無言乎

三者謂夷希微也不可致詰者謂無色無
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當受之以靜
求之以神不可詰問而得之混合也三名
合而為一三者本一體而人之所以求者
或視或聽或搏故隨事強名耳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王元澤曰凡物有質則具陰陽上皦下昧
理必然也唯道無物故混然而成此言道
之定體莊子曰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

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呂吉甫曰繩繩兮調真而有信雖有信也
而不可名故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纂微曰夫復歸於無物者非空寂之謂也
謂於無形狀之中而能造一切形狀於無
物象之中而能化一切物象欲言有邪而
不見其形是即有而無也欲言無邪而物
由以成是即無而有也恍者有之疑於無
惚者無之疑於有道之為物非有非無不
可定名故曰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御註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故迎之隨之有
不得而見焉

蘇子由曰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王弼曰古今雖異其道常存執之者方能
御物

呂吉甫曰無前無後則不古不今雖不古

不今而未嘗無古今也則吾得之以日用矣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呂吉甫曰所謂古者非異於今也以知古之所自始也所謂今者非異於古也以知今之所從來也誠知古之所自始則知今之所從來矣始無所自來無所從所謂無端之紀也無端之紀道紀也道不可執也得此可以執之以為德矣執德之謂紀王元澤曰推而上之至於無物之初乃知物無所從來道之情得矣道之紀要古今不變者是莊子所謂無端之紀也李畋曰此章言妙本應用何所不無也若以視聽求之了勿可得以瞰昧察之湛勿可分物象不能名始終不可觀其用難測以御有為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舒王曰士者事道之名始乎為士則未離乎事道者也終乎為聖人則與道為一事

道不足以言之與道為一則所謂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是已

靈仙曰道無不通名善事無不達為士前章執古御今此則御今引古

前章論道之全體此章言士之體道微者彰之反也妙者危之反也玄則深遠不測通則變化無窮古之善為士者有此道而退藏於密不可測究孰得而識之哉故曰深不可識

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御註天之高不可俄而度也地之厚不可俄而測也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諸其容而已強為之容豈能真索其至

謂下文也夫惟道大難識強為之容而已

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

呂吉甫曰庖丁解牛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則豫若冬涉川者也豫則圖之於事之始也謀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猶若畏四隣者也猶則慎之於事之

終也

豫者圖患於未然猶者致疑於已是由膝以上為涉集眾流為川涉川者犯難也冬者至寒之時徒涉巨川以見至人不好從事於務出於不得已常迫而後動臨事而

儼若客

王元澤曰不以事為己任故其容寂
纂微曰言有道之士儼然端謹而心無散亂如賓對主曷敢造次

此作容字說若東郭順子正容悟物使人之意也消故田子方師仰之此作容字說若李舍光居於暗室如對君父故司馬子微激賞之

渙若水將釋

御註水凝而為冰冰釋而為水其實一體蔽於執一者如水之凝同於大通者如水

之釋易曰渙離也離人而無所繫較所以為渙

字說曰與而散為渙夫水本無冰遇寒則凝性本無礙有物則結有道之士豁然大悟萬事銷亡如春冰頓釋

敦兮其若樸

御註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為器

此言性之全也經曰復歸於樸

曠兮其若谷

御註曠者廣之極性原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

此言性之虛也經曰上德若谷

渾兮其若濁

王弼曰藏精匿炤外不異物混同波塵故

曰若濁

楊子曰合則渾離則散渾者與世合而不離故若濁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與刻意尚行離世異俗者異矣夫善為士者冬涉不好從事畏隣防患於後若客

之不為主如水釋不凝滯樸而能全谷而能虛濁不殊俗此所謂深不可識而強為之容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王元澤曰澄性者與澄水同加工則動而彌濁唯靜以俟之則徐自清矣有道之士所以物莫能濁者以其靜之徐清耳

曹道冲曰豈隨流而忘反聊澄靜以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御註有道之士即動而靜時騁而要其宿

定而能應至無而供其求故靜之徐清而物莫能濁動之徐生而物莫能安易曰來徐徐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用心非以靜止為善而有意於靜非以生出為功而有為於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爾而無怵迫之情遠遽之勞焉故曰徐靜之徐清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孰能濁動之徐生萬物無足以係其慮故孰能安安有止之意為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不傷保此道者不欲盈

馬巨濟曰保不欲盈者道集虛故也盈而有則淺可識矣

夫惟不盈

呂吉甫曰然不曰虛而每曰盈者恐人之累於虛也虛而累於虛則不虛矣故曰或不盈不欲盈而已

故能弊不新成

王元澤曰得道者未嘗盈則成道者未嘗新也道之為用通萬世而不弊以其無弊無新不成不敗故也弊生於新敗生於成

士雖成道而常若弊則終無弊敗矣

此章言士之體道深不可識終之以不欲盈者虛也虛則空洞無一物世豈得而識之哉古之保此道者若大禹不自滿假孔子不居其聖已獨取虛者老子也實若虛者顏子也惟道集虛於此可見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御註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

極者衆會而有所至。所以者立行而有所至。致虛而要其極。守靜而至於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

鍾會曰：致至也。除情慮至虛極也。心常寂守靜篤也。

致虛則若谷。能受羣實。無一塵之積。可謂極矣。守靜則若水。能應羣動。無一毫之撓。可謂篤矣。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嚴遵曰：天地反覆。故能久長。人復寢寐。故能聰明。龍蛇復蟄。故能章章。草木復本。故能青青。化復則神明得位。與虛無通。魂魄靜。各得其所。安志寧氣。順血脈和平。此皆楚爾。復靜猶能精神。况久歸至道者乎。

吾者命物之我也。我以虛靜之至。觀萬物之作。命物而不與物俱化。故曰吾以觀其復。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溫公曰：物出於無。復入於無。

王元澤曰：從性起用。復還性根。動植雖殊。理歸一致。

歸根曰靜

蘇子由曰：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惟歸根。然後為靜。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復性則靜。

靜曰復命

陸佃曰：言根則知有所謂本。言命則知有所謂性。故言歸根曰靜。則復者本也。靜曰復命。則歸根者性也。莊子曰：自本自根。未

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自根者歸根曰靜。是也。自本者靜曰復命。是也。自古者復命曰常。是也。自本者無所因於本。自根者無所出於根。自古者無所歷於古。雖然。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其本一也。其言先根而後本。先性而後命。而於根則謂之歸於命。則謂之復。若辭之序爾。歸未至也。復則至矣。根未至也。命則至矣。復之所入深矣。

復命曰常

王元澤曰出生則入有入有則系數然則
密移之變頃刻不停惟復命則湛然常寂
物莫能遷

從道受生之謂命復命則反其所自生與
道為一則亘古今而常存

知常曰明

舒王曰常者乃無始已來不變之稱也知
其常則謂之明也

自道之外皆非常也道雖真常無形無名
非有自知之明鮮有不為物蔽者矣

不知常妄作凶

御註聖人知道之常故作則契理每與古
會不知常者隨物轉徙觸途自患且不足
以固其命故凶

孫登曰不能歸振守靜則天命失常是其
凶也

凶也

夫衆人不知道之真常以妄為常故歡樂
用生動而失之壽命竭矣所謂妄作凶也

知常容

蘇子由曰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

吾敵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讎
猶將哀而憐之夫何所不容哉

容乃公

河上公曰無所不包容則公正無私衆邪
莫當

禮記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人不獨親其

親子其子

公乃王

舒王曰背私則為公盡制則為王公者德
也王者業也以德則隱而內以業則顯而

外公與王合內外之道也

咸玄英曰王往也公則物皆歸往

王乃天

王元澤曰王者人道之至極極人之道乃
通於天

天乃道

御註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王也
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地人莫
不由之者道也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
乎道

道乃久

盧裕曰久長久也謂量等太虛無來無去
心冥至極不生不滅冥混自然不可分別
既與此理契會義說為久
沒身不死

新說曰天之所法者道也故曰天乃道道
則無古無今故曰道乃久夫道至於久而
可以沒身不死其孰能致於此哉
此章以歸根復命為義故首言虛靜終之
以道乃久者道以虛靜為先若捨此而入
道譬若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未矣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王元澤曰三皇之世無為而治使民各遂
而不知其然豈得而親舉乎

馬巨濟曰知有君而不知有其君此三皇
之世莊子所謂有秦氏其卧徐徐其覺于
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

太上者謂太古無名號之君也太者極大
之名上者至高之稱無為之治至大至高

後世無以尚之故曰太上也下知有之者
知有君而不臣事也

其次親之舉之

馬巨濟曰惠愛仁也故親賞罰義也故譽
然親之固已踈舉之固已毀矣何者未能
出於非人故也此二帝之世莊子曰有虞
氏不及秦氏

堯仁如天就之者如日舜至鄧墟來之者
十萬家親之也康衢舉堯謳歌與舜舉之
也

其次畏之侮之

纂微曰仁義失則刑法立而民畏之

馬巨濟曰此三王之世莊子曰施及三王
而天下大駭好智而百姓竭於是椎鑿法
焉智慧極大偽生巧役其下愚侮其上而
刑罰不足以威懲此五霸之世孟子曰五
霸假之也

王元澤曰失德無政則民侮之

信不足有不信

御註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此至

信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信不足故也太上下知有之則當不知以為信其次畏之侮之則知詐頡滑機變之巧生而有不信者矣

唐明皇曰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今下有不信之人

猶其貴言

唐明皇曰親之與之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其言而親與之

馬巨濟曰言不足貴而猶貴之故曰猶蓋

太上不言而化自茲以降帝有典謨王有誓誥也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御註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使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業而餘事足以成

帝王之功然謂我自然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此謂太上之治

唐明皇曰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百姓謂我自如然也上力何與焉

此章言三五殊化下民風靡道降為德德

表用刑刑不能制必至於欺侮比信不足於上而民有不信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御註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轉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乃以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老子之小仁義其所

見者小也莊子所謂蔽蒙之民大道者即太古無為之道也仁義不顯猶

日中盛明衆星失光也廢猶隱也三皇之

後人心不淳厚大道隱而不見仁義立而道衰魚失江湖之游則濡沫之恩斯重人

失大道之適則仁義之惠斯隆三皇當大道二帝為仁義莊子曰道隱於小成

智慧出有大偽

唐明皇曰用智慧者將立法也法出而姦

生則有大偽矣

慧以智為體智以慧為用智慧有大小也

莊子曰去小智而大智明孔子曰好行小

慧是智慧有大小也太上云此者為其以擊為智以察為慧作聰明制法令所謂小智慧也智慧既出民之姦偽滋生也若夫遠近並觀閑無事因其自然無益損乎其真淳風大行烏有大偽者哉

六親不和有孝慈

鍾會曰若九族皆睦則愛敬無施六親不和則孝慈斯著

替賸頑而奔稱大孝曾嚴而參稱能養國家昏亂有忠臣

舒王曰道隱於無形名生於不足道隱於無形則無小大之分名生於不足則有仁義智慧差等之別仁者有所愛也義者有所別也以其有愛有別此大道所以廢也智者知也慧者察也以其有知有察此大偽所以生也孝者各親其親慈者各子其子此六親所以不和也忠者忠於己之君謂之忠於他人謂之叛不明謂之昏不治謂之亂昏亂之世乃有忠臣匡救其君傳曰亂世見誠臣若龍逢

名芳於夏桀比于譽美於殷紂此章言道隱於小成名生於不足故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鍾會曰絕制作之聖棄謀慮之智人當反樸還淳故其利百倍作者之謂聖創物之謂智聖智之人制作法度創立政令欲禁姦止暴豈知法出姦生令下詐起民失性命之真日趨淩競之域若絕棄法令則民反常復樸其利豈止百倍而已莊子曰捨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王元澤曰至德之世父子相親而足今更生仁義則名實交糾得失紛然民性亂矣蓋感於末者本必衰天之道也孝慈仁義之本也或曰孔孟明堯舜之道專以仁義而子以老氏為正何如曰夏以出生為功而秋以收斂為德一則使之榮華而去本一則使之彫悴而反根道歲也聖人時也明乎道則孔老相為終始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王元暉曰巧利勝則民欲侈而本業衰必至於為盜上三事皆以末傷本者

巧機巧也巧者善偽利貨利也見利忘義絕機變之巧而民有恥棄欲利之心而民

知義此盜賊所以無有也若不絕棄巧利徒滋法令禁之此盜賊所以多有也莊子

曰掘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又曰隨玉毀珠小盜不起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馬巨濟曰質則有餘文則不足三者去本已遠為文而已此其所以不足也今屬其

性於下四事

見素抱樸

舒王曰不言守素而言見素不言反樸而

言抱樸不言無私而言少私不言無欲而言寡欲蓋見素然後可以守素抱樸然後

可以反樸少私然後可以無私寡欲則致於不見所欲者也

見素則見性之質而物不能雜抱樸則抱

性之全而物不能虧

少私寡欲

御註自營為私而養心莫善乎寡欲少私寡欲則定乎內外之分辨乎真偽之歸德全而復性

馬巨濟曰見素此聖智所屬也於無所與雜謂之素見素則見道見道則不為不為

則無聖無智矣抱樸此仁義所屬也全材之謂樸抱樸則抱性抱性則不器不器則

無仁義矣少私寡欲此巧利所屬也自有

之謂私有物之謂欲而巧利由以生私欲少且寡則巧利衰矣莊子胠篋篇正以明

聖智仁義巧利之害與此章同意

私者吾之身也少私則不以巧利累其身欲者性之動也寡欲則不以巧利亂其心

李暉曰此章言去滋蔓在乎按本抑橫流在乎塞源也若制作不興則其素見仁義不飾則淳樸存巧利不施則私欲絕然後

天和自暢日用不知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御註學以窮理方其務學以窮理思慮善否參稽治亂能勿憂乎學以致道見道而絕學損之又損之乃至於無為而無不為則任其性命之情無適而不樂故無憂

温公曰學之所以不可已者為求道也若棄本而逐末則勞而無功若不學而無憂也

絕學者體道也體道則窮亦樂通亦樂以窮通為寒暑之序不悅生不惡死以死生

為夜旦之常天地樂而萬事銷亡何憂之有且絕者非謂絕滅不學也老子恐人溺於學而以文滅質以博溺心不能體道故

以絕學為言若人不學何以入道子夏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致道者忘心此學所以

絕也乃若不學之人空空如也安所用絕彼楊子雲不原聖人深意以謂人而不學

雖無憂如禽何豈知聖人絕之之意邪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御註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而

為二達人大觀本實非異

唯阿雖異同出於聲善惡雖殊皆離於道以喻學者如唯如善不學如阿如惡學則為智不學則為愚智者過之愚者不及其於失道均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御註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者無憂涉事者

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為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故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畏天之威

唐明皇曰凡人所畏者慢與惡也善士所畏者俗學與有為也皆官絕之故不可不

畏

衆人務學不能冥會事物畢召反撓其心此人之所畏而亦不可不畏者若不絕學無以體道故也

荒兮其未央哉

河上公曰言世俗荒亂欲進學為文未有央止也

荒不治也若不絕學則正性荒廢不治之

憂未有央止之時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王元澤曰造化無極事物日生唯聖人能一古今而無變衆人則隨化而遷妄見美惡樂得其生自以為美者萬物奮張離靜而動去本逐末之時臺者可以遠覽諸境之地物不明乎至理皆逐物生情其狀如此

凡物以陽熙以陰凝陽主動陰主靜熙熙者性動而悅樂之象也太牢者牛也其味

至厚春者時物之華臺者遠覽諸境之地以喻衆人因學致偽逐境失真其狀如此夫道淡乎無味實而不華絕學者所樂也務學則失道離性之靜外游是務其志熙熙然得其義理如悅厚味以養口腹博其見聞如觀高華以娛心志耽樂之徒去道彌遠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御註經曰復歸於嬰兒嬰兒欲慮未萌跡戚一視怕兮靜止和順積中而英華不兆

于外故若嬰兒之未孩

怕者靜止不流之義靜止則得無味之味

復乎一性之初與嬰兒奚異

乘乘兮若無所歸

御註時象六龍以御天乘乘者因時任理

而不倚于一偏故若無所歸

乘乘者運動貌至人靜則與嬰兒同動則

乘萬物之變而唯變所適無所嚮著故也

衆人皆有餘

馬巨濟曰性無餘欠所謂有餘皆分外也

享太牢登春臺則所得皆分外矣故次以

有餘

衆人務學日益見聞故有餘也

而我獨若遺

馬巨濟曰若遺非誠遺也以不足愛吝為

懷而已不學者所謂誠遺也至人非不學

蓋緣俗學滋蔓特可以絕救爾

絕學體道損其見聞所謂為道日損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馬巨濟曰此屬我獨若遺為義衆人務學

作智我獨絕焉則愚人而已純純則雖愚

不愚莊子曰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

愚不智也純不雜也學不厭智也絕學則

去智而如愚所謂大智若愚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纂微曰察察嚴明也悶悶寬裕也夫世俗

因學為政制度嚴明立法苛急矜持有為

者故民不聊生矣是以至人體天法道因

循任物在宥天下寬裕昧昧者故民乃全

其真矣莊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此之

謂也

小明為昭不明為昏察察苛細也悶悶寬

大也流俗之人務學作智察見細微智料

隱匿以為昭昭之明昭者非大明也絕學

之人體道去智物我兼忘不生分別故若

昏也昏者非性昏也若之而已推昭昭之

意以從政則察察然苛細矣所謂人太察

則無徒也推若昏之意以從政則悶悶然

寬大矣所謂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也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御註端靜而性定道之全體變動而不失

道之利用

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御註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

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眾人皆有

以是謂有用之用我獨頑似鄙是謂無用

之用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古者謂

都為美謂野為鄙頑則不飾智鄙則不見

美神人以此不材

馬巨濟曰以用也眾人之學求用於世所

謂有用之用也亦安知絕學之無用為真

有用哉頑似鄙是也蓋昭昭察察則本末

的然非於無用者也故次之以有以頑無

用也鄙野也似野人不學無用故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馬巨濟曰此結成上文嬰兒未孩之義嬰

兒以母為本未孩則食其本既孩則食其

末夫道本也學末也人食末我食本此其

所以異也然聖人不尚異而獨異者此篇

主絕學為辭方俗學之溺如此則非異俗

無以救俗故也

此章主絕學為言篇中句句皆有絕學之意若不絕學則聞見之多以博溺心於道為塵故篇終又言資食於母蓋母者道也惟絕學則養道此有道者所以異於俗也

道徳真經取善集卷之三

道徳真經取善集卷之四

星元

宋 饒陽 台 士 李 霖 集

孔徳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徳之容唯道是從

御註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之謂徳

道常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徳徳有方有體同焉皆得所以顯道性修反徳徳至同於初故唯道是從

纂微曰道常無名唯徳以顯之至徳無本順道而成之言大徳之人容狀若於諸相豈可見邪唯有順道之容髮髯是其狀矣動容周旋中禮盛徳之至也盛徳容貌若愚豈可見邪唯從事於道之容略可見矣故目視耳聽鼻開口言手持足行無非道也故唯道是從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御註道體至無而用乃妙有所以為物然物無非道恍者有象之可恍惚者有數之可推而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為物

顧歡曰欲言定有而無色無聲言其定無

而有信有精以其體不可定故曰唯恍唯

惚如此觀察名為從順於道所以得

馬巨濟曰無若有曰恍有若無曰惚此即

道之物也道以恍惚無物則復歸於無物

矣所謂不可容者也

王元澤曰道兼陰陽陰陽之微若無若有

謂之恍惚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御註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恍惚之中

象物斯具猶如太空變為雷風猶如大塊

化為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

杳兮冥其中有精

御註杳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杳冥之中

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王元澤曰精者形生之始精無不真而更

云甚真者由物有失理喪精沉於人偽故

也杳冥之精萬物作類而物之生者各正

性命度數法象一有儀則可以前知無或

差舛此之謂信莊子曰未形有分

精者天德之至真則不偽信則不差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河上公曰自從也從古至今道當在不去

王元澤曰常道常名未嘗變易

馬巨濟曰萬物變化名號隨易昔日為是

今日為非在古今以獨存者道而已

以閱衆甫

王弼曰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閱萬物始

也

閱披閱也甫本始也言道常住故能徧閱

萬物之始始閱如閱人多矣之閱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蘇子由曰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

能體道而不去故也

纂微曰閱度也又披閱也甫本始也夫道

上自往古下及來今湛然常在何曾去爾

形雖不見名且在焉以喻至人得道長年

故能閱度萬物之本始知萬物皆始於道

而披閱之以成其形質也然又設問我何

以知萬物皆資稟於道生死終始之然哉
答以道之恍惚杳冥常在不去故能應變
為治清淨無為而已度閱萬物之遷移未
有不資稟於道者以此也

此章言盛德容貌若愚從道則容狀可見
道之為物恍惚難名杳冥莫測體之者常
存而不去故能閱衆甫之變以知其所以
然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王弼曰不自見其明則全

車惠弼曰此是行言能卻曲柔和遠移順

物物無損害內保己身性命完全

委曲從衆不自專故全其形生而不虧莊

子曰外曲者與人為徒

枉則直

王弼曰不自是則其是彰也

枉屈也受彼屈辱而伸人久久自得直也

經云大直若屈如蘭相如屈於廉頗是也

枉曲不異何以稱言蓋自屈為曲曲之自

然也受屈為枉曲之使然也保生為全正
曲為直自曲則其生可保受彼屈則被曲
可正

窪則盈

河上公曰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

王弼曰不自伐則其功有也

弊則新

王弼曰不自矜則其德長

王元澤曰非秋冬之凋弊無春夏之榮華

少則得

蘇子由曰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

一者少之極也守一足以該萬事

多則惑

御註道要不煩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以
支為指則終身不解茲為大惑

呂吉甫曰能知衆甫之然則能抱一致柔

抱一致柔則能曲能枉能窪能弊矣曲者

曲之自然者也枉者曲之使然者也天下

之物唯水為幾於道一西一東而物莫之

能傷是曲則全也避礙萬折而必東枉則

直也善下而百谷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垢莫清焉是弊則新也惟得一者為足以與此故曰少則得衆人所以不能然者以其不一故也故曰多則惑

曰學者以多方喪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御註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惟天下之至精能為合天下之至神聖人抱一以守不搖其精故言而為天下道動而為天下

下則

一者精也式者法也一者多之宗聖人以少得天下以多感聖人抱一而不離於精天下棄多而歸一故為天下法式

不自見故明

御註不蔽于一己之見則無所不燭故明

虞舜明四目以廣其所視可謂不自見也至於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茲非明乎成王䟽通開達無遏爾躬可謂不自見也至於介爾昭明而昭明有融茲非明乎

不自是故彰

御註不私于一己之是而惟是之從則功大名顯而天下服故彰

呂吉甫曰因天下之所是而是之而我不自是也則所是莫之能盡故曰不自是故

彰

不自伐故有功

御註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舒王曰不自伐則善不喪故有功

不自矜故長

御註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呂吉甫曰任萬物以能而我不自矜也故長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註人皆取先已獨處後曰受天下之垢

若是者常處於不爭之地孰能與之爭乎

蘇子由曰忘我則不爭不自是不自見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

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河上公曰古者曲從則全身此言非虛誠全而歸之

御註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知窪之為盈無亢滿之累知弊之為新無夸耀之迹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致曲而已故全而歸之可以保身可以盡年而不知其盡也是謂全德之人豈虛言哉

鍾會曰誠能守曲全必歸之此章之義養生之旨也其要在乎忘我惟忘我故委曲以應變而不自恃一己之見枉已而伸人而不私一己之道知窪之為盈無自伐之心知弊之為新無自矜之行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致曲以全其形生而已故終始以曲則全言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顧歡曰希少也人能愛氣少言則行合自然

纂微曰夫至人有問即應接物即言動靜

以時故合於自然陸佃曰夫物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者謂之自然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王元澤曰風雨者陰陽交感所為飄驟者交感之過所以不能久也

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從旦至晡為終朝自早及暮為終日飄風驟雨氣之暴戾非出於常然也故雖天地為之尚不能終終朝終日之久人之言不出於自然則多言數窮宜矣

言數窮宜矣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御註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衆形之自化而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于天地之間所以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終戾之患必或使之而物被其害故不能久風雨者陰陽交感所為飄驟者交感之過天地之大猶不能久况人處天地之間眇乎小哉為於多言速滅可知

故從事於道者

王弼曰從事謂舉動從事於道者也道以無形無為成濟萬物從事於道者以無為為君不言為教綿綿若存而物得其真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

道者同於道

河上公曰道者謂好道之人同於道所謂

與道同

德者同於德

河上公曰德者謂有德之人同於德所謂

與德同

失者同於失

蔡子晃曰有為躁競執教生迷名為失既為同失不能虛心冥會而言道失者獨失道也

自然之謂道從事於道者悟道忘言所謂

與道同得道之謂德德者希言所謂與德

同失道之謂失失者多言所謂與失同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

於失者失亦得之

河上公曰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與德同者德亦樂得之與失同者失亦樂得之

信不足有不信

鍾會曰我信不足於道道亦不信應我所以兩相失只是同於道者道得之信於道者道信之同於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也

此章以希言為主希言則以道而言也道偶而應故合自然故下文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觀其失得之本皆言之希與多爾多言之人外則招愆內則耗氣人欲長久希言內守

政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政者不立跨者不行

御註政而欲立跨而欲行違性之常而冀形之適難矣以德為循則有足者皆至

政者急於有立跨者急於有行皆非行立之常也則不能久故雖立不立雖行不行立身行道之人不可欲連順其常然則身久而道行

自見者不明

舒王曰自見者不明則前所謂不自見者乃能無所不見

自是者不彰

河上公曰自以為是而非人者衆共蔽之

使不彰顯也

自伐者無功

顧歡曰與功濟物而自取其名名既屬己

則功不在物

自矜者不長

郭象曰矜誇自恃不解忘功衆所不與故

不長也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御註自見則智不足以周物故不明自是

則仁不足以同衆故不彰有其善喪厥善

故無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道之所在

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泰色淫志豈道也哉

故於食為餘於行為贅

道固無我無我則不爭夫自是自伐自矜

者亦非其常也故其於道也為餘食贅行

而已食飽則已有餘則病形完則已有贅則累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註侈於性則盈天之所虧地之所變人之所惡也故有道者不處

此章言立身行道不適其常而急於行立

故終不能行立其自見等行亦非其常也

故於道為餘食贅行而已物或惡之故有

道者不居

有物混成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御註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於渾

淪則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

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生也

而非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羅什曰妙理常存名為有物萬道不能分

故曰混成

寂兮寥兮

河上公曰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

舒王曰寂者止也寥者遠也

寂無遺響太空寥廓

獨立而不改

溫公曰無與之匹故曰獨立變化終不失其常故曰不改

鍾會曰廓然無偶故云獨立古今常一是

曰不改

道之真體卓然獨立不與物偶歷萬世而無弊亘古今而常存

周行而不殆

御註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

鍾會曰道無不在名曰周行所在皆通故

無危殆

道之妙用無乎不在靡不周徧未始有極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可以為天下母

御註萬物恃之以生

車惠弼曰同化陰陽安立天地亭毒羣品

子育含靈生之畜之可以為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河上公曰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

名見萬物皆從道生故字之曰道

強為之名曰大

唐明皇曰吾見有物生成隱無名氏故以通生表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含無其體強

名曰大

呂吉甫曰道之為物用之則彌滿太虛而

廢之莫知其所則大豈足以名之哉強為之名而已

大曰逝

御註運而不留故曰逝

顧歆曰逝往也諸物雖大大有極往此道

之大往行無際本無住盡之夷

舒王曰大者雖六合之外而不能逃其羸毫末之小不能遺其細故大曰逝

逝曰遠

御註應而不窮故曰遠

孫登曰萬物逝行皆有停性之處此道逝

行毋之彌遠莫究其源

遠曰反

舒王曰遠之極則反於朴矣故遠曰反

者反於本也。用之彌滿六虛，故曰遠近則不離己身。故曰反遠者出於無極之外，不窮也。近在己人，不見之。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御註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

載。王者位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故亦大。

道覆萬物者也。包裹天地至大無外，故曰

道大。天地者形之，大天至廣不可度地，至

大不可量，故曰天大地大。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德配天地，道通

三才，莫大於帝王，故曰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御註自道而降，則有方體，故云域中靜而

聖動，而王能貫三才而通之，人道於是為

至，故與道同體，天地同功，而同謂之大王

者，人道之極也。

夫道未始有封，而此言域中者，謂雖域不

域包裹無外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舒王曰：人法地，王亦大是也。地法天地大

是也。天法道，天大是也。道法自然，道大是也。蓋自然者，猶免乎有因有緣矣。非因非緣，亦非自然。然道之自然，自學者觀之，則所謂妙矣。由老子觀之，則未脫乎因緣矣。然老子非不盡妙之妙，要其言且以盡法為法，故曰道法自然。

人謂王也。人法地之安靜，故無為而天下

功。地法天之無為，故不長而萬物育。天法

道之自然，故不產而萬物化。道則自本自

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無所法也。無法

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此章言混成

之道，先天地生，其體則卓然獨立，其用則

周流六虛，不可稱道，強以大名，雖二儀之

高厚，王者之至尊，咸法於道。夫道者，自本

自根，無所因而自然也。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河上公曰：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

失神，草木花葉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人

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則

能變化虎躁故乃天虧

呂吉甫曰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應者感之所自生則重為輕之根矣靜者役物躁者役於物躁常為靜之所役則靜為躁之君矣

劉仲平曰輕生於重故重為輕根躁起於靜故靜為躁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御註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物可

樂

行以輕為速然不可以無輜重觀以躁為榮然不可以無燕處有輜重之物而不困於中道然後可以有行有燕處之宇而超然自得然後可以有觀大何故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呂吉甫曰終日之行與其榮觀猶且如此况乎萬乘之主任重道遠以觀天下其可不靜且重乎蓋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

已而後起則重矣無為焉則靜矣苟其動常在於得已之際而不能無為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不重則躁而不靜矣

陸佃曰天下者人君之輜重而亦人君之燕處不可以離者故曰奈何萬乘之主而

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御註不重則不威故失臣不唱而和則犯分故失君

陸佃曰重者君之德靜者臣之道

松靈仙曰心若動亂即損於妙神神即君也

此章成人君以重靜為本天下者人君之重靜也豈可以一身輕之修真之士亦以重靜為本重其身而不以物累形靜其心而不以物亂神形全神定是道之全矣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跡

舒王曰善行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也故無轍跡

盧裕曰順道而行跡不殊物故無轍跡

鍾會曰善行道者功名不顯

蘇子由曰乘理而行無跡

車行則有轍徒行則有跡則行固不能無

轍跡也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出戶庭行

出於不行故無轍跡所謂不行而至也

善言無瑕謫

杜光庭曰善言者得意忘言也故無瑕疵

之病謫責之過

呂吉甫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則言固不

能無瑕謫者也知言之所以言則言出於

不言故曰善言無瑕謫

善計不用籌筭

御註過於一而萬事畢况非數者乎故不

用籌筭而萬殊之變若數一二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鈔王曰善閉者萬物不得其門而入故無

關鍵而不可開

溫公曰固國不以山路之險

九竅者精神之門也善閉者精神內守而

不以外耗內雖無關鍵其可開乎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顧歡曰結之以道雖無繩而自固結之以

物雖有約而不堅故以威約人雖三軍而

可離以道結志雖匹夫而難奪

溫公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杜光庭曰善修行之人萬慮都忘一念不

二靜契於道與真合同萬緣不能侵諸見

不能誘此之謂善結其可解乎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蔡子晃曰利物為善弘濟曰救救羣生於

十方即之本土運善常以冥被惠澤均平

含生蒙益反流會道

庶頑讒說帝舜教之而弗棄空空鄙夫宣

聖叩兩端而竭

常善救人故無棄物

御註善者道之繼冥乎道則無善之可名

善名立則道出而善世聖人體道以濟天

下故有此五善而至於人物無棄然聖人

所以愛人利物而物遂其生人樂其性者

非意之也反一無迹因其常然而已世喪道矣天下舉失其恬快寂常之性而日淪乎憂患之域非聖人其孰能救之

新說曰萬物有成理固有拂其理而逆之者萬物有常性固有戾其性而措之者萬

物有正命固有違其命而絕之者聖人惻然於是惟其所寶之德以濟之因其悖於理也發其塞而通之因其戾於性也除其害而若之因其違於命也繼其絕而復之

是謂襲明

御註襲者非表而出之襲明則先矣而不耀

呂吉甫曰彼其五者性命之理所同然者也惟聖人以知常之明而救之於所同然之際雖行之言之計之閉之約之而莫知其所以然則明襲而不可得見故曰是謂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御註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人也然後知善之為利

舒王曰善人教不善人者也故善人不善人之師無不善則不知善之為善故不善人善人之資

不責其師不愛其資

蘇子由曰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於學故不責其師聖人非獨吾志天下亦使天下忘我故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而得風仙九年之後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違矣此不責其師也孔子見太公任然後辭其交遊去其弟子此不愛其資也

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御註道之要妙不覩眾善無所用智七聖皆迷無所問塗義協于此

李岐曰此章言聖人密用惟微形朕莫覩

雖云常善妙在兼忘故能言教所不詮巧曆無由算由是好師資為漸修之路絕貴愛入頓悟之門契彼襲明救其萬物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四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五

聖十

宋 饒 鳴 居士 李 霖 集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

杜光庭曰上清有雌一之道又有三奔五雌之法皆柔弱其志和靜其神以致長生也

為天下谿

王元澤曰谿以下資納流通守雌則能以虛

靜受一切法而不滯於物故曰為天下谿

雄動雌靜至人知其動而不逐於動常守

靜而不離於真則以靜為下道來歸已如

水流入深谿故為天下谿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

呂吉甫曰谿之為物受於谷而輪於江海

受之而不拒輸之而不積物之能通而無

逆者也能通則常德不離矣

王元澤曰常德分定而不遷道之在我者

也不離者一於性分內而不外

復歸於嬰兒

王元澤曰嬰兒含和守一欲慮不萌性之

本真渾而未散德厚之至乃同於初若然者可名於大矣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雌主柔靜嬰兒骨弱筋柔其氣不暴欲慮未萌其德不遷所謂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也

知其白守其黑

王元澤曰黑者比方之色靜不足以言之

聖人建一切法非守黑則無以為本相彼

春夏發於玄冬此其驗也

為天下式

呂吉甫曰白於色為受來於物為明於行

為金於數為四黑於色為不受染於物為

晦於行為水於數為一知白守黑不受萬

物之染若晦若水終之於抱一抱一則能

曲能枉能窪能弊故可以為天下式

白者明白也於物不染黑者默默也於數

為一至人知其明白而默默守一天下是

則是效故為天下法式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

呂吉甫曰為天下式無往而非一則常德

— 18248 —

不忒矣不離者不離其故處而已而未必
能不忒不忒則不差矣

復歸於無極

呂吉甫曰嬰兒之為物專氣致柔不失其
一體之和而已復歸於無極則嬰兒不足
以言之也

羅什曰忒謂爽失也若能去智守愚動與
機合德行相應為物楷式顯則成行隱復
歸道道本不窮故成無極一是智慧無極
二是慧命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

杜光庭曰榮尊榮也辱卑辱也人君富有
八極君臨九圍是尊榮也自稱孤寡不穀
是卑辱也

為天下谷

舒王曰知其榮守其辱則守之以謙虛而

善應故為天下谷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

劉仲平曰谷者能虛能應能容能受故常
德乃足

復歸於樸

蘇子由曰不知而不為不若知而不為之
至也知雄守雌知性者也知白守黑見性
者也知榮守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
而無憾曠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

於此純性而無雜故曰復歸於樸

松靈仙曰足充足也復者反歸也樸者真
本也始自知雄終乎守辱三行既備為道
之要又如虛谷罄無所容所以常道上德
於是乃足故得反歸真空與道合體故云

復歸於樸

草木之蕃也為榮其謝也為辱人之所以
為榮辱者亦若是而已至人知榮而不居
去華而歸根常守卑辱處眾人之所惡不
能累亦虛而已故為天下谷谷虛而受應
而不藏德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
加矣故曰常德乃足樸者道之全體復歸
於樸乃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
稱故抱樸而天下賓復歸於樸則無極不
足以言之所謂無名之樸也樸雖小天下

莫能臣然則守雌守黑守辱足矣安用知
雄與白與榮哉蓋守之以為母知之以為
子守之以為經知之以為變也

樸散則為器

御註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器者道之散也有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隨其
器而用之

鍾會曰樸道也守則為質樸之道散則為
養人之器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御註道之全聖人以治身道之散聖人以
用天下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
率屬而天下理此之謂官長易曰知微知
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與此同義
唐明皇曰含德內融則復歸於樸常德應
用則散而為器既涉形器必有精麤故聖
人用之則為羣材之官長矣

故大制不割

蘇子由曰聖人既歸於樸復散樸為器以
應萬物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

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割裂也

曾道冲曰制度之大者無裁割之迹

原此章之義以常德為本若守其常必以
知之為變也故知雄守雌而其德不遷知

白守黑而其德不差知榮守辱而其德乃

全至是則非特復歸於嬰兒也無有窮極

與道同體夫道亘古今而常存德與道同

斯可謂之常矣此道之真以治身也其餘

以用天下則各因其材而使焉故曰大制

不割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臧玄靜曰將是方將欲是輒欲謂人方將

輒欲力取天下有為治之

王元澤曰取者取物是其有為者造作

是其有為有已為之人方且存乎憂患

之間而何暇治人乎

蘇子由曰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

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為之也

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取而為之則

不可得矣

舜避堯之子非所謂力取天下也無為而治非所謂有為治天下也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御註制於形數圓於方體而域於覆載之

兩間器也立乎不測行乎無方為之者敗

執之者失故謂神器宰制萬物役使羣動

必有不器者焉然後天下治故曰上必無

為而用天下

莊子曰天根遊於殷陽至琴水之上適遭

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

去汝鄙人何問之不豫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濕公曰為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變通

天下神明之器不可以力為而固執之萬

物以自然為性故可因而不可為也可通

而不可執也物有常性而造為之故必敗

也物有往來而執之故必失矣

故物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

墜

御註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往來

或煦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強或贏若五

行之王廢或載或墜若草木之開落役于

時而制于數固未免乎累惟聖人為能不

累於物而獨立于萬物之上獨往獨來是

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器而

有餘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

欲明為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於前必

隨之於後如形影之不舍或煦之使溫而

不知吹之者已至如寒暑之相生知強而

已則羸弱有時而來知載而成則墜廢應

手而去此皆造化之大情朝暮之常態事

勢之相生不得不然也則安可以為而執

之哉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河上公曰甚謂貪淫聲色奢謂服飾飲食

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為

則天下自化矣

陸佃曰聖人之於天下因之而不為任之

而不執是以去甚慈也去奢儉也去泰不

泰

敢為天下先也此三者所以取天下也

此章言天下不可以力取不可以有為若

容力取又豈知聖人不得已而臨莅天下

乎治以有為又豈知聖人無為而治天下

之道乎故為之者必敗執之者必失是以

聖人知八法之反復去三事之過分治國

則歷祚延長修身則長生久視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蘇子由曰聖人用兵皆出於不得已非不

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

還報之楚靈齊湣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

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

未有得免者也

大臣者以道事君也若以兵強天下是佐

主以非其道也以道佐人主者尚不以兵

強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所以然者以

其事好還報而已以道服天下則天下莫

敢不服若抗兵加彼則殺人之父者人亦

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所謂出

乎爾反乎爾者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御註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上違天時故

有凶年詩曰綏萬邦屢豐年綏萬邦則人

和矣人和則天地之和應

農事廢田不修故荆棘生焉殺戮多傷和

氣故必有天災農廢於前災隨於後必有

凶荒之年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呂吉甫曰果者尅敵者也敵而尅之造攻

自鳴條朕哉自亳尅敵之謂也出於不得

已非特以取強也

果者勝之辭也成湯勝夏而有慙德之言

歸亳而有臨淵之懼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是果而勿強

呂吉甫曰果而勿矜其能果而勿伐其功

果而勿驕其勢果常出於不得已是乃果

而勿強之道也如果而矜其能果而伐其

功果而驕其勢則是果於強非果於不得

己者也
物壯則老

王元澤曰威極則衰物理必然古有當此
禍者秦是也

物之用壯由兵之恃強物壯則衰兵強則
敗

是謂不道

御註道無終始不與物化

王元澤曰體道者兼萬變而不居一物故
無壯老之意

不道早已

呂吉甫曰凡少則壯壯則老物之情也道
也者貴於守柔以為強乃所以久而不殆
者也若以兵強天下則是棄柔而用壯壯
而必老則物而已豈道之所以物物哉故
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道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得道者能却老
而全形老則不道也亦猶兵強則敗豈合
道乎既不合道豈能久存故曰早已此章
戒人臣以道佐主不可以兵強天下也道

貴柔服不用兵強若以兵強取勝猶物壯
則衰老豈道也哉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溫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

纂微曰夫好飾戈矛鎧甲以為服玩者是

尚不善之器

佳飾也祥善也佳兵者堅甲利兵也兵凶

器也所以為不善之器不當修飾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註吉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兵戰

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不處

舒王曰佳兵者堅甲利兵也兵凶器也所

以為不祥之器前篇言之已詳萬物無有

不被其凶害者故惡之有道者以慈為心

故不處

兵者凶器動則萬物尚惡故有道者必無

處此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顧歡曰左陽也陽道主生故平居則貴之

右陰也陰道之殺故用兵則責之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御註左為陽而主生右為陰而司殺陽為德陰為刑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非君子之器

王元澤曰君國以無為子民以慈惠故不

尚兵

不得已而用之

纂微曰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皆不得已者也

善用兵者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常出於不得已也

恬悛為上勝而不美

御註禁暴救亂逼而後動故不得已無心於勝物故曰恬悛為上無心於勝物則兵非所樂也故不美

成玄英曰恬悛無為也君子心尚無為故

雖用兵而不以為美

張君相曰不亂曰恬夷心曰悛

恬悛者道也以道為上豈以用兵為美乎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王元澤曰兵器主於殺伐而過為之飾使美而可觀是以殺人為美也

若以用兵為美是以用兵為樂也用兵為樂則樂致人於死地矣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纂微曰凶暴好殺之士不可使得志於天下苟得其志必逆天之德縱行誅戮視民如草芥天豈祐哉天既不祐豈得志者也

以殺人為樂者則不可使得志於天下為人主者無以妄行誅戮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成玄英曰吉謂朝禮凶謂喪禮

河上公曰左陽主生右陰主殺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河上公曰偏將軍卑而居陽位以其不專殺也上將軍尊而居陰位以其專主殺也

言以喪禮處之

用兵之勢以右為上是以喪禮處之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曹道冲曰天下之民皆王者之民以其逆

順則異殺多則泣而傷之

羊祜曰明非所樂也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御註易以師為毒天下雖戰而勝必有被

其毒者故居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之

河上公曰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

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

而誅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

呂吉甫曰戰勝以喪禮處之則是不祥之

器而不美之可知已以悲哀泣之則是不

樂殺人可知也

李歐曰此章言君子當以道德為材器勿

以戰伐為功名若好彼兵強是樂其殺害

矣儻非喪禮無以處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

王弼曰道無形故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

曰道常無名

劉仲平曰常者萬世不變之稱也天之高

也地之厚也日月之明也雖生物大而歷

世之非終可變者也其成象在上吾得以

謂之乾効法在下吾得以謂之坤故垂象

著明者吾得以謂之日月此三者皆不出

吾之所謂則非不可名者也至於道則物

之消息盈虛杳然而無所與古今相代於

無窮之中若湛然自知如非陰非陽非柔

非剛非小非大非圓非方非白非黑非宮

非商視之而莫之見聽之而莫之聞搏之

而不可得此所謂常無名也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河上公曰道樸雖小微妙無形天下不敢

有臣使道者

樸者道之全體未始有物也其樸可謂小

矣雖小足以為萬物之君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呂吉甫曰夫何故人物資之以始萬物恃

之以生則天下孰有敢臣其所自始與其

所自生哉夫是之謂真君萬物莫不有真

君焉此之謂也侯王若能守則是以真君
君萬物萬物孰有得真君而不實者乎
道者萬物之主侯王守之則不假威武勸
貨物不知其然而自賓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御註純素之道守而勿失匪特物將自賓
上際於天下蟠於地與天地同流則交通
成和而萬物咸被其澤甘露者天地之和
氣傳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
及萬靈則甘露降

王元澤曰守無名之樸以為治則陰陽之
升降各由其叙而和氣應矣甘露者陰陽
交和所生自然均被無使之者蓋道之所
感無所不周故也孟子曰上下與天地同
流豈曰小補之哉此之謂也

此二解說侯王守道則天降甘露以為瑞
應也

王弼曰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
守其真性無為則民不令而自均也
溫公曰侯王守道則物服氣和民化

呂古甫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
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或謂之紀而其見其形天地相合以降甘
露則成和之至也侯王執道而萬物實之
也亦若是而已孰得見其形哉故人莫之
令而自均

蘇子由曰冲氣升降相合為一而降甘露
煦然被於萬物無不均徧聖人體至道以
應諸有亦如甘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
萬物也

此四解說聖人體道而萬物實亦如甘露
之無不及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
不殆

蔡子晃曰若能知止有名之末復歸無名
之本此則不死不生所以不危殆也

有名者道之散也初制有名之時即當知
止而復歸無名之樸則不隨物遷滄然自足
無復危殆

學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

御註天下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合由川谷之與江海以水而聚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莅何為哉因性而已矣盧裕曰川谷歸海海亦不召百姓歸道道本不謀

王元澤曰江海不求水而歸之者由鍾水之多則性同者往矣道民之性也聖人能集其純全則有生之類從而賓之亦性然也

蘇子由曰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此章言侯王守道物將自賓如天降甘露不令自均夫道者人之所共由性之所同得侯王先得人性之所同則天下弗賓而焉往猶水歸海自然而已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御註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是智

之事知人而已

自知者明

御註易曰復以自知傳曰內視之謂明智以知人則與接為搆日以心聞復以自知者靜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鑑也萬物

之鏡也

温公曰自知自勝尤難

河上公曰人能自知賢與不肖是謂反聽

無聲內視無形故為明也

成玄英曰照達前境鑒人機性大小淺深

無不悉知為智自知己身宿命善惡三世

報應無不明了為明

經言見小曰明小者性之微又知常曰明

常者命之正人自知性命歸根復命不為

物蔽可謂明矣人徒知天地萬物而不自

知其所由生反命歸本是大不知也

勝人者有力

王元澤曰力可以勝人而不可以勝己也

語曰羿善射羿盪舟皆以力勝人者也勝

之字從力在下力不足尚也

自勝者強

王元澤曰自勝者克己從道能專氣者也

孔子曰振也慾焉得剛不能自勝者也

揚子言勝己之私之謂克人能克己勝利

欲之私此所以為強也非強梁之強乃守

柔之強

知足者富

唐明皇曰知止足者無貪求可謂富矣

王元澤曰性分之內萬物皆足窮居不損

大行不加而愚者或舍至貴而徇腐餘故

知有萬之富則輕天下而不顧矣此其富

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豈非富乎

此上一說知止足之分為富次一說取於

一性而足

強行者有志

舒王曰上士聞道強而行之故強行者有

志也

或志於高名或志於厚利非所謂志也惟

強行於道斯可謂有志之士

不失其所者久

河上公曰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受天之精氣則可長久

王元澤曰性不為物遷則久矣此盡性也

河公說養精元澤說養神二說合而為一

則妙矣易恒久也君子以立不易方不易

方者不失其所也故能久

死而不亡者壽

王弼曰雖死而以為生之道不亡乃得全

其壽身沒而道猶存況身存而道不卒乎

陸希聲曰身死而道不亡故謂之壽

王元澤曰賢人死曰鬼盡其道以反真者

也聖人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也愚人死

曰物雖生猶死爾盡道養神之人雖形體

萬變而真性湛然無所終極可謂壽矣此

至於命也

陸佃曰列子之不化莊子之不死佛氏之

不滅與此同意是以聖人之生也與死同

謂之神聖人之死也與生同謂之壽言其

生死之未始有異也夫惟生死同狀而萬

物一府故夫身如蜩甲蛇蛻寓之而已矣

蓋蝸之甲已死而其蝸未嘗亡如蛇之蛇已腐而其蛇未嘗喪何則其真者雖死不滅也曰夫至人不焚於火不溺於水虎不能持兇不能觸乘虛不墜觸石不礙而未嘗有死則又曰死而不亡何也蓋聖人之於時隨之而已時之所當行聖人不強避時之所當止聖人不強為視其天而已故有能之而不能為之是以有生而不死有死而不亡者也

嚴遵曰夫立身經世興利除害接物通變莫廣乎知人攝聽畜明建國於民達道之意知天之心莫大乎自知柄政履民建法立儀設化施令正海內臣諸侯莫貴乎勝人奉道德順神明承天地和陰陽動靜進退曲得人心莫崇乎自勝治家守國使民佚樂虔順恭謹慈孝畏法莫高乎知足游神明於昭昭之間恬候安寧專顯榮華莫善乎得志任官奉職事上臨下成人之業繼人之後施之萬民莫急于久天地所貴羣生所恃居之不厭樂之不止萬福並興

靡與爭寵莫美乎壽功用備成不名已有蘇子田曰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為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已愛養萬物而不為主一本作衣被

河上公曰道雖愛養萬物非如人君有所收取

蔡子晃曰作衣被衣被者覆育也雖覆育萬物故不為主似若微小

常無欲可名於小

呂吉甫曰凡物之大者則不可名於小小則不可名於大是道也以其可以左右也故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夫惟不居不為主故常無欲常無欲則妙之至者也故可名於小

王元澤曰此所謂小乃真大也且以體道者譬之欲慮不萌怕然內一豈非小乎易曰復小而辨於物

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王元澤曰有意於主則反與物對唯其主

萬物而未嘗有意乃所以充塞無外而莫能離

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泮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辨故覆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所謂復小而辨於物也與物交故包容萬物而莫窺其歸往之迹而不知主可名於大夫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手物者爾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成玄英曰明體道聖人忘我存物靜退謙恭終不為大只為先物後已忘於功大故為衆聖之長獨居三界之尊而成其大杜光庭曰聖人愛民恤物巨細申恩若可名於小矣任物隨性歸於天又可名於大矣法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和之風被以清靜之政忘功不有不自尊高故其盛業可大聖德可久以其不為大故能成此尊大矣修身之士汎然無著若雲之無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隨方隨圓不滯於常

物來斯應鑿物斯廣不均應用之心利物雖多不矜兼濟之德仁逮蠢動未始為私衆善歸宗不為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之德無自尊自伐之稱可以契全真之大道矣

樸雖小天下莫能臣聖人抱樸常無欲可名於小所謂終不為大也至於天下莫能臣獨成其尊大故能成其大也此章言道用無方生成所賴辨於物而為小交於物而為大是以聖人法道樸而為小成至尊而為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呂吉甫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萬物歸焉而不知主是無形也無形者大象也則執保我而不往哉故曰執大象而天下往

執守也大象道也大象無形道之全體聖人守之以御世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帝舜至鄧墟來之者十萬家太王居岐山

從之者如歸市
往而不害安平泰

盧裕曰以虛受人何害之有無害於物則
泰然安平

呂吉甫曰失道而天下往則去之而已則

其往也不能無害執道而天下往則雖相

忘於道術而未嘗相離也故往而不害

車惠弼曰若往於生死有累憂悲斯則有

害若往大道無為安樂此則無害而言安

平泰者不為死生所遷名為安諸法不二

名為平無為安樂名為泰

既往於道則國安民豐欣樂太平何害之

有安平泰所謂不害也安則無危亡之憂

平則無險設之患泰者通而治也

樂與餌過客止

二十

唐明皇曰樂以聲聚餌以味聚過客悅而

少留非久長也

呂吉甫曰有樂之可樂有餌之可嗜則止

者過客而已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

足聞用之不可既

御註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

故淡乎其無味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

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足見聲之所聲者聞

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足聞若是

者能若能甘能玄能黃能宮能商無知也

而無不知也無能也而無不能也故用之

不可既

此章言聖人守道以御世天下歸往而無

虞道淡無味非若餌之可嗜聽之無聲非

若樂之可樂用之無盡宣若過客暫止而

已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二十二

微明

御註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

相殺萬物之理人倫之傳其斂散也其威

衰也其債起也其虧盈也幾常發於至微

而莫觀其朕惟研幾之聖人得先見之吉

實者殆庶幾而已陽成於夏而陰生於冬
陰凝於冬而陽生於子句踐欲弊吳而勦
之伐齊智伯欲襲仇由而遺之廣車此聖
人所以覆霜而知堅冰之至消息盈虛不
位乎其形故勇者不能弱智者不能奪

嚴遵曰道德所經神明所紀天地所化陰
陽所理實者反虛明者反晦感者反衰張
者反弛有者反亡生者反死此物之性自
然之理也故反覆之便屈伸之利道以制
天天以制人君人君以制臣臣以制民舍
氣之類皆以活身虎豹欲據反匿其爪豺
狼欲食不見其齒聖人去意以順道智者
反世以順民忠言逆耳以舍其正邪臣將
起務順其君知此而用之則天地之間六
合之內皆福也不知此而用之則閭門之
內骨肉之間皆賊也故子之與弟時為虎
狼仇之與隣時為父兄然中有否否中有
然一否一然或亡或存故非忠雖親不可
信非善雖近不可親此賢人之所嗟嘆聖
智之所留心也

陸佃曰此天地之至權也非特聖人而已夫
權藏之以幽渺而行之以異順之物淵者幽
渺之所易曰異以行權又曰異德而隱異者
柔弱之謂也隱者微明之謂也老子有曰是
謂襲明又曰是謂微明襲者密用其明微者
密隱其明蓋明者微之則神所謂微顯同意
陸希聲曰夫聖人之淵奧莫妙於權實實
以順常為體權以反經為用權所以濟實
實所以行權權實雖殊其歸一揆老氏既
以實導人立知常之教又以權濟物明若
反之言易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範圍天
地而不過者也
鴻烈曰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子而餌
之虞君好寶而晉獻公以璧馬而釣之胡
王好音秦穆公以女樂而誘之是皆以利
見制於人也

柔弱勝剛強

御註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
莫之能先莊子外篇論夔蛇風目之相憐
曰指我則勝我踏我則勝我而折大木蜚

大屋者惟我能也

鍾會曰欲制剛強示乎柔弱先張後歛勝負可知

唐明皇曰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則能制物故知柔弱者必勝於剛強矣

近取諸身齒以堅而先弊舌以柔而自存遠取諸物山以高而殺勢澤以下而增肥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御註淵者魚之所藏其身利器者國之所以制人吞舟之魚矜而失水則蟻能苦之

故不可脫於淵君見賞則人臣用其勢君見罰則人臣乘其威賞罰治之具且不可

示況治之道乎聖人所以操利器而不示非用其強也蓋有妙道焉能窮海內而無

智名威服萬物而無勇功不斬於勝物而得常勝之道陽開陰閉變化無窮馭羣臣

運天下而莫之測故制人而不制於人本在於上要在於主而天下治

呂吉甫曰人之不可離柔弱猶魚之不可脫於淵魚脫於淵則獲人離柔弱則死之

從而已矣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則器之利者也操利器以馭天下國家則其所以圖迴運動者常在於無形之際安可使其所自來哉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王元澤曰魚巽伏柔弱而自藏於深渺之中以活身者也聖人退處幽密而操至權以獨運翰萬物於不測故力旋天地而世莫觀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豈暴露神靈而使衆得而議之哉嘗竊論之聖

人之所以異於人者知幾也夫以剛強遇物則物之剛強不可勝敵矣天下皆以剛強勝物也吾獨寓於柔弱不爭之地則發而用之其孰能禦之者觀夫天道則秋冬之為春夏亦一驗矣彼聖人者自藏於深

渺之中而託柔弱以為表故行萬物於術內而神莫能知其所自此所謂密用獨化者易曰巽以行權莊子曰於魚得計義協於此

此章言巽以行權柔弱勝剛強之義先張

後飲柔弱勝剛強可知人不可離柔弱猶魚不可脫於淵聖人操利器不示人非用剛強也亦體柔弱而已所以為常勝之道也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舒王曰前言道常無名言道之主此章言

道常無為言道之變

凌邁曰無體之體獨立不改而體常寓於至虛無用之用周行不殆而用成該於萬

有惟其獨立故寂然不動而體固渾全惟其周行故感而遂通而用皆周徧道也者在體而非體在用而非用雖無為也而感而遂通者不廢雖無不為也而寂然不動者與俱自其偶而應之所以每見其無不為究其所歸宿以無為為常而已

道以無為為常以其無為故能無所不為無為者寂然不動道之具體所謂無體之體也無不為者感而遂通道之真用所謂無用之用也故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侯王若能守

王元澤曰君人者體道以治則因時乘理而無意於為故雖無為而不廢天下之為雖不廢天下之為而吾實未嘗為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侯王之道天其盡之矣

萬物將自化

御註侯王守道御世出無為之境而為出於無為化貸萬物而萬物化之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故曰自化

舒王曰言道之主故曰萬物將自化言道之變故曰萬物將自化

侯王守道則無為也萬物將自化於道故無不為也莊子曰無為而萬物化

化而欲作

舒王曰化而裁之謂之變化欲作作則動而已

王元澤曰化而日進則如嬰兒之長必至於智慮充起天和漸衰觀夫三代末流物情彫弊則可知也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

纂微曰聖人之德化常善救人假有不從其化而脩之身為真而以脩之天下為善使王侯者知而守之則脩之天下不亦普乎夫不啻其道而欲與天下同之仁也欲同之天下而先之侯王義也而學者觀見其言有絕棄仁義則曰老君槌提吾仁義而小之也吾所不取嗚呼彼不見其所以絕棄之意宜其不取焉爾

陸希聲曰首篇以常道為體常名為用而極之以又玄此篇以無為為體無不為為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而盡其體用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雖無名之朴亦將不欲則性靜而先自正也故天下不期正而自正矣

李旼曰大道以虛靜為真常以應用為妙有俾其侯王守其真常寂然不動法其妙用感而遂通則萬物化淳天下正

此章首言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終之以不

2

欲無名之朴者若存欲朴之心非所謂無為也無名之朴兼忘則所謂道常無為也天下將自正所謂無不為也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五

二十九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六

悲二

宋 饒陽居士 李霖集

御註道無方體德有成虧合於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仁義禮智隨量而受因時而施是德而已體道者異乎此故列于下經

王元澤曰德者得也物生乎道而各得於道故謂之性得其性而不失則德之全也德未嘗異道而有其德者嘗至於自私而失道彼真人者不然性命道德之實渾乎而為一而四者之名應世而殊號吾莫知其異亦莫知其同也是德之玄者也雖然德者得也能無失乎哉唯以無得為德而德乎不德則可謂至矣是體道者也非有德者也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御註物得以生謂之德同焉皆得默與道會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是謂不德孔子不居其聖而為聖之時乃所以有德

王弼曰上德之於道其德無執無用故能自然

谷神子曰上德不德與道同也

德者得也得道之謂也上德之人與道同而無得心是以有德清靜經曰雖名得道實無所得至禮不人至義不物至智不謀至仁無親所謂不人不物不謀無親者不德也不德則至矣所以為德之上經曰上德若谷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御註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成玄英曰未造其極故稱為下執德不忘故稱不失

蘇子由曰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爾而何德之有

谷神子曰下德不失德德得也

下德者散道以為德也故蹙雙為仁跂跛為義摘僻為權以鑿為智雖名不失德去道也遠是以無德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御註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也

唐明皇曰知無為而無為者非至也無以無為而無為者至矣

王元澤曰上德無為然亦無所事為而德自足

曾道冲曰德之上者本自無為非故造無為之念也

呂吉甫曰上德無為非故無為也率得之自然而實無以為也

願欲曰言上德之化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其迹不彰故曰無為為既無迹心亦何故曰無以為

如二德之無為非徇無為之美但含孕淳樸之自無為故云而無以為此心迹俱無為

下德言之而有以為

呂吉甫曰下德不知出此而為之故不能不有以為也夫德無以為足矣而且有仁

焉則是為之也

下德之人不思則不得不行則不至是以既不至於無為而又勢當有為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御註堯舜性之仁覆天下而非利之也故無以為

河上公曰兼濟無偏其仁無上故言上仁也為之者為仁恩也功成不居事遂不宰無以執為

舒王曰仁者有所愛有所親也唯其有所親愛則不能無為矣其下者可知也

王元澤曰仁乃善之長德之別名既別於德則是為之也然聖人之仁盡性而足不俟於作故無以為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御註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事能無為乎

唐明皇曰義者裁非之謂謂為裁非之義故云為之有以裁非斷割令得其宜故云而有以為此則心迹俱有為也

雜說曰上德無為而無以為義皇也上仁為之而無以為堯舜也上義為之而有以為湯武也上義下德也或曰湯武大聖人也謂之下德可乎曰聖人之所同者心也德之所以有上下者時也大聖人者易地則皆然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嚴君平曰虛無無為開道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為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人謙退辭遜恭以守和謂之禮人此五者皆可道也陳迹也非至至者也至者一尚不存安有其五

吳筠曰禮智者制亂之大防也道德者撫亂之宏綱也然則道為禮之本禮為道之末執本者易而固持末者難而危故人主以道為心以德為體以仁義為車服以禮智為冠冕則垂拱而天下化矣若尚禮智而忘道德者所謂有容飾而無心靈雖乾乾夕惕而天下弊矣

仁者施之而已義則擇所施之宜者也未責所報也禮則施報矣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禮也施報之義也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臂而怒以相仍引攘臂者攘除衣袂以出臂也春秋之時一言之不憚一拜之不中兩國為之暴骨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患之小者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御註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德德不可至

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為也為則近乎義故

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失

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所失滋眾

矣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

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

之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偽繼之而爭

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唐明皇曰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

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

故道衰而德見德失而仁存仁亡而義立

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爾故論禮於
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
愚則誣若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
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
反淳樸則上德之無為也

纂微曰忽道德仁義而專以禮教為用者
豈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若乃尊道德
仁義而兼用禮教者是禮之上也則何往
而不治哉

忠則不欺信則不妄莊子曰至德之世實
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雖有忠
信而不知至於用禮則玉帛交馳施報相
望擊跽曲拳辭讓謙卑徒為貌恭而已其
心未必然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
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天下亂矣

太上言禮為缺一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
取此

呂吉甫曰忘仁義絕禮學道智慧而志於
道德之大全是之謂去彼取此

道德厚實也禮智華薄也是以大丈夫去
彼禮智之華薄取此道德之厚實此大大
夫所以備道而全德此章主道之本而言
也仁義禮智而道之失也上德者與道同
也故不德也以退仁義實禮智而志於道
德之厚實非真大丈夫不能取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

陸佃曰入於一道將得出於一道將失一
者有無之界也列子曰一者形變之始

自今言古謂之昔昔者指天地之後而言
也經曰道生一於物為精古昔得一者天
地神人物是也上下幽明雖則不齊得手
一則未始不齊故下文云其致之一也一
者本也

天得一以清缺一

頤歡曰天者純陽之氣得一故輕清於上
地得一以寧

頤歡曰地者純陰之質得一故安靜處下
神得一以靈

河上公曰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

王元澤曰神謂鬼神之神靈者神之散也

谷得一以盈

郭象曰谷川谷也谷川得一故能泉源流

潤滋壑盈滿

王元澤曰一之為一無乎不徧故谷虛而

能應者一存乎中也

陸佃曰虛者谷之體盈者谷之用

萬物得一以生

張君相曰有識無情總號萬物同稟一道

以得生成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

御註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不貳

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能知一則無一

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昔之得

一者體天下之至情物無得而偶之者故

確然乎上者純粹而不雜隕然乎下者靜

止而不變至幽而無形者神也得一則不

踐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窮萬物

以精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制眾故

得一以為天下正自天地以至于侯王雖

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

所以寧侯王之所以為天下正非他求而

外鑠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之一也

王元澤曰一者不二在彼在此其所謂一

其體常一無有別一故唯一能致一不可

以他致一也一之為義天下之至精唯精

故能神神則盡之矣而神之為德常在一

也

侯王以寡統眾以得一故為天下正易曰

天下之動正夫一而止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

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

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覺

御註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裂則無以覆發

則無以載發泄也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

無所示谷受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聚

則精氣為物得一以生故也散則遊魂為

變失一以滅故也滅者生之息惟正也能

御萬變而獨立乎萬物之上無以為王而

貴高將不足以自保能無蹙乎蹙者上之
仆

王元澤曰一之為一無乎不在欲言其理
辭不勝窮且以人形言之凡人初生精為
之本因精集神體象斯具精之既喪形斃

神離或德或形其理無二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御註賤者貴之所恃以為固下者高之所
自起世之人觀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之
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

孫登曰九重之臺起於累土百仞之高元

乎一簣以況尊貴卑下為基

王元澤曰水於五行其數為一而趨下不
爭陰陽之情也知此道者雖居貴高而不
忘基本故居位也安猶體神而存精則神

常存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殺此其以賤為本邪
非乎

御註孤寡不殺名不殺者也而侯王以為
稱知所本而已侯王不殺而侯王不殺其

以此乎

顧歎曰孤是無父之稱寡者偏喪之名不
殺者不善也謂非物宗不能總眾之辭凡
此三者皆人之所賤而侯王自以為稱豈
非以賤為本乎非者詳問之辭言侯王以

孤寡不殺自目明其以賤為本

王元澤曰一於數至少而為萬物本故知
本在於賤知賤乃真貴也

故致數與無與

御註自高以勝物自貴以賤物強而不知
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譽於世而
致數譽則過情之譽暴集無實之毀隨至
所以無譽

唐明皇曰數字作上聲譽字作與字說曰

數與則無與輪轉為與本數貴則無貴賤
下為貴本轉為與本當存轉以定與賤為

貴本當守賤以安貴將戒侯王以賤為本

故致此數與之說也

王元澤曰數字作入聲與字為譽字說曰
知一者以賤為本而內韜至貴故世不得

而貴亦不得而賤苟為已而致致稱譽豈
真譽乎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御註玉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人乘時
任物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常一是
真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子曰所
惡執一者為其執一而廢百也不欲碌碌
如玉落落如石非知化之聖不能及此是
謂上德

河上公曰碌碌喻少落落喻多玉少故見

貴石多故見賤言不欲如玉為人所貴如
石為人所賤當處其中爾

王元澤曰玉石體堅而一定不能曲變非
謂一也若夫萬變而常一則其一矣故玉
碌碌貴而已矣不能賤也石落落賤而已

矣不能貴也老氏既明一義恐不悟者執
一不變堅如玉石則失一之理矣夫唯體
一者一貴一賤其德如水方圓枉直應物
無窮而不離於一故不得而貴賤以一無
貴賤故也此篇義最奧密難言今粗明綱

領而已蓋道生一一則德之全體於物則
幾於道者是也

此章以一為宗夫一者天下之至精天地
神物貴賤動植咸得一以生成太上恐人
執一而不知變又終之以不欲如玉石者
堅如玉石則失一之理矣竊以太上之道
始以鍊精為基本次以全神為妙道若基
本不立則道無由生故以一為基本猶精
而全神也終之以玉石者恐人執於鍊精
不能養神假使壽同龜鶴終無莫於神仙
惟精神俱鍊與道合真矣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六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七

悲二

宋 饒 陽 居士 李 霖 集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王元澤曰反本則靜靜乃能動譬如秋冬

能起春夏也

蘇子由曰反者復也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

仰觀乎天四時之行欲藏於冬而蓄鮮於

春俯察乎地五行有水反流全一而動善

時天地之道以及為動故能長久人一受

其成形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

夫

弱者道之用

舒王曰道之用所以在於弱者以虛而已

即在天者而觀之指我亦勝我蹈我亦勝

我則風之行乎太虛可謂弱矣然無一物

不在所鼓舞無一形不在所披拂則風之

用在乎弱也即在地者而觀之決諸東方

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則水之託於淵

虛可謂弱矣然處眾人之所惡而攻堅強

有莫之能先則水之用在乎弱也又曰反

非所以為動然有所謂動者動於外也弱

非所以為強然有所謂強者強弱則能強也

雖然言反而不言靜言弱而不言強言動

則知反之為靜言弱則知用之為強天下

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亦若此而已矣

弱之勝強道之妙用如水至弱能攻堅強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河上公曰萬物皆從天他生天地有形位

故言生於有也天地神明皆從道生道無

形故言生於無

呂吉甫曰唯有為能生天下之物而無又

能生天下之有則道之動在於反而其用

在於弱可知已然則欲反而弱者無他致

一以極乎無而已矣

此章之意反本而靜則動不失已莊子所

謂靜則動動則得矣是也用無不利則不

爭而善勝經所謂弱勝強是也然則欲反

約者無他致一以極乎無而已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御註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真積力久至誠不息

李榮曰信道彌篤強行有志寒暑變而不革其心金石銷而不移其操始終常堅確乎不後上士勤行也

上善至高之稱士者以道為事上士了悟聞斯妙道信道彌篤強行有志行與實相

相應若出若處若行若住常依實相不離真際念急增修心不懈故曰勤行也問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上士何以聞之答曰耳聞其言心行其道真聞之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舒王曰中士者知道之為美而不知所以為道也知道之為美故若存大音不入俚耳

李榮曰素絲不恒逐玄黃而改色中士不

定隨好惡而異心聞真道存身以安國則存道而忘俗見財色悅性以娛情則存俗而忘道也

中士可上可下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志分故聞道治身以長存治國以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與或於情欲而復忘之也則不能勤而行之一出焉一入焉耳若子夏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是也

下士聞道大笑之

王元澤曰道大似不肖淺見者所不識故笑誠如下文云豈流俗所能觀乎志琮曰下士聞於妙道無相無名不來不去非生非滅既不信從翻生違背所以拊掌大笑謂為虛誕

下士受性下愚恣情多欲智不足與明識不足與知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若不得則大憂以懼夫道無聲色滋味之可得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遠矣聞恬淡寂漠虛無無為之道則大

笑而非之

不笑不足以為道

平枯曰下愚昏昧貴華賤實上道深奧虛

無清遠不為淺識所笑不足為深遠之至

蘇子由曰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

先知萬物之妄廓然無蔽卓然有見未免

於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為荒唐謬悠而

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

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

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

也哉

與俗同時與道乖經曰知我者希則我貴

矣

建言有之

慕微曰建立也將立行道之言謂下文也

舒王曰孔子嘗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

彭蓋老子稱古之建言者古之人嘗有此

二者之方故老子述之而已

明道若昧

御註若日明之光照臨下土者明也豐智

源而不示襲其光而不耀故若昧

王元澤曰大明若晦

志琮曰內有智慧為明外無炫耀為昧

進道若退

李榮曰聞道勤行是進大成若缺是退

呂吉甫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

為是之謂進道若退

夷道若類

李榮曰緬平一等夷道也和光同塵若類

也

唐明皇曰夷平也類絲之不勻者夫識心

清靜塵欲不生坦然平易與物無際而外

若絲之有類

杜光庭曰達士治身內則夷坦外示同塵

役若遇樂隨時應跡若絲之有類也

道則一致物有萬殊體道之士內則平夷

一定而不易外應萬殊隨物變動故若類

上德若谷

御註

谷虛而受受而不積谷虛而應應而

不竭

陸佃曰至無以供其求至虛而應其感故

曰上德若谷

大白若辱

李學曰廉而不穢大白也混同於濁若辱

也

陸佃曰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故

曰大白若辱

大潔白之人內懷清靜明白入素滌除玄

覽而無疵大白也朝光晦迹混俗同塵處

衆入之所惡若辱也

廣德若不足

孫登曰其德深廣則通跡見遠遺跡小節

如智識不足故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

容貌若愚

志琮曰夫上德功濟十方莊嚴萬物德化

無窮名之爲廣雖云有德恒自若無德即

無德故云不足

建德若偷

唐明皇曰建立也偷盜也言建立陰德潛

修密行如彼盜竊常畏人知故曰若偷

車惠弼曰聖人建立衆德濟度羣生妙用

潛流玄功密被不令人覺故云若偷

此二說偷竊之偷

蘇子由曰因物之自然而無所立者外若

偷惰而實建也

王元澤曰偷苟且也區區欲速務有所建

豈足以爲德唯因時任理視若偷惰者其

建大矣莊子曰不得已而後起

此二說偷惰之偷

質真若渝

王元澤曰體性抱神以遊乎世俗之間者

萬變從俗而其道常真故物莫知其真彼

漢陰夫人子孑然以真爲己任而別乎世

俗乃子貢之徒所驚而聖人以為假修渾

沌者豈所謂質真乎

蘇子由曰體性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

真者外若渝也

質性質也真淳一也渝色變也言道德行

人質真淳而無假飾若可渝變與物同波

而和光

大方無隅

御註大方者無方之方也方而不割故無隅

李榮曰寰宇有象故有方也至道無形故無隅也

呂吉甫曰大方體之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此大方之無隅也

王元澤曰大方道之體也若有四隅則形盡於所見其小久矣

大器晚成

御註大器者不器之器也不益生不助長故晚成

陶弘景曰積德道成謂之大器非日可就故曰晚成

陸佃曰其行身也徐而不廢故曰大器晚成

大器者法身之器也法身大器積功而證非一朝一夕故曰晚成莊子曰美成在久

大音希聲

御註動之無方而感之斯應故希聲

王弼曰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官而商矣分則不能統眾故有聲者非大音也

志琮曰希聲者猶無聲也夫聖人一音說法遍十方發聲開蒙導凡誘俗雖復教滿十方即言恒寂教即無教言即無言以此之義名曰希聲

疏曰道能應眾音大音也聽之無聲希聲也

大象無形

鍾會曰無象不應謂之大象既無體狀豈有形容

大象者無象之象也象既無象豈有形狀道隱無名

纂微曰道本無名而強名曰道今道又隱焉而名何有此真所謂滅跡匿端也

呂吉甫曰凡此者皆道也然謂之明而若昧謂之夷而若顯謂之進而若退以至音而希聲象而無形名與實常相反者以道

隱於無名而以名名之則常若初反故也
夫唯道善貸且成

顧歡曰先與後得謂之貸物得成道謂之
成成之則歸道道得之也

志琮曰今凡夫之生是道以生貸汝汝應
悟生後歸於道何乃執生為生而不反本

邪

舒王曰善貸者萬物資而不匱是也然後
歸於所自生故曰且成

此章言道深微妙隱奧難見自明道至於
大象皆道也道之妙不可以智索不可以
形求可謂隱矣道之體隱乎無名而用乃
善貸且成上士悟之特然勤行下士聞之
所以大笑誠如篇中所云豈流俗所能識
乎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陸佃曰道生一太極也一生二陰陽也二
生三沖氣也有陰有陽而陰陽之中又有
沖氣則萬物於是乎生矣故曰三生萬物

李榮曰一生二清濁分陰陽著二生三運
載於下人主統於中何物不生也

谷神子曰大道自然變而生神神動而成
和和散而氣結氣結而成形故曰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為天濁重為地沖
和之氣為人故天地舍精萬物化生

萬物負陰而抱陽

河上公曰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回心而

就日

沖氣以為和

陸佃曰道家謂之沖氣醫家謂之胃氣有
陰有陽然後胃氣生於其中

負背也抱向也沖中也凡幽而不測者陰

也明而可見者陽也有生者莫不背於幽

而向於明然萬物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必

有陰陽之中以和之然後物生莊子至陽

赫赫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
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慕德曰夫孤寡不穀者柔弱謙卑之稱乃

流俗之所惡嫌也獨大人君子之所以自

謂者乃所以有王公之貴耳是法冲氣之

為和也損心志之強梁而求益於道德者

也

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也王公居尊極之

位取人之所惡以自名者處謙卑法柔弱

以適陰陽之和也故下文云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李榮曰有道以富貴而稱孤寡損也謙光

日新益也無德處貴為自益也才下位高

必至傾覆損也

疏曰故者仍上之辭也言王公稱孤寡以

自毀損則為百姓樂推尊敬而事之而致

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貴寵其身居

上而驕則為下人離散而致損也易曰滿

招損謙受益斯之謂也

舒王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唯其益謙故能

損者乃所以為益唯其虧盈故其益者乃

所以為損然則王公所稱乃所以致益而處貴高之道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河上公曰衆人所教去弱為強去柔為剛

言我教衆人去強為弱去剛為柔

人之所以教人者當以我柔弱之義教之

強梁者不得其死

河上公曰強梁者謂不信玄妙背叛道德

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不得其死者為天

所絕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壽命而

死也

嚴仙曰強秦以專制而失大漢以和順而

昌強梁者失道剛武者失神生主已退安

得長存

字說曰屋梁兩端乘實如之物之強者莫

如梁所謂強梁者如梁之強人之強者死

之徒也子路好勇不得其死羿善射暴盡

舟俱不得其死然是皆失柔弱之義也

吾將以為教父

李榮曰不從君父之命不順聖人之教貪

榮以守勝尊已以凌人強梁也違科犯法不盡天年中道而天不得其死也物皆合道聖人無不設教凡情失理化主所以興言由仁義之華彰道德之實因強梁之性演柔弱之法也

此章言道生一氣一氣生陰陽陰陽生沖氣物得沖氣以為和沖和之氣柔弱之義王公法柔弱以孤寡為稱是損之而益也衆人好強梁而不得其死是益之而損也大聖辯此以為教父信其然矣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李榮曰有象之至柔者水也無形之至柔者道也水至柔而能銷金石破彼堅強道至柔而能遺彼忘我破茲固執言人若鑿之於水體之於道足能洞於人我經於丘山微妙玄通都無滯礙此謂馳騁至堅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水至柔故幾於道而況無形至柔之道包裹天地貫穿萬物此柔之所

以勝剛也馳騁猶貫穿縱任也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無有入於無間

河上公曰無有者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於神明濟於羣生

嚴遵曰有形鈷利不入無理神明在身出無間入無窅俯仰之頃經數千里

無有者神也神之所為利用出入莫見其迹透金貫石入於無間神舍於心心裁乎神虛心以存神存神以索至直而推之曲

而任之四方上下隨其所寓往來無窮周流乎太虛上際下蟠六通四闢無入而不自得也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御註柔之勝剛無之攝有道之妙用實寓于此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故所以為有益也

王弼曰柔弱虛無所不通至柔不可折無有不可窮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道有益也

李榮曰道無形物得生聖無為人得化此乃無為之益也

柔者道之本無者道之用至柔無有者道也道無為而萬物自化是以知無為之道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御註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為之益不虧其真聖人以此抱樸而天下實無為而萬物化故及之者希

顧歡曰法道不言而風俗自移故言不言之教法道無為而人物自化故言無為之益

此查言法道之柔弱虛無以不言行教無為化民天下及此道者不亦希乎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御註夫兩臂重於天下則名與身孰親生者豈待隋珠之重哉則身與貨孰多至願在我名非所親也至富在我貨非所多也惟不知親疎多寡之辨而殘生損性以身

為殉若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豈不惑哉

李榮曰身形是成道之本故為親名聞是虛假之法故為疎世人不能為身以損名只為名以損身

王弼曰尚名好高其身必疎貪貨無厭其身必少

呂吉甫曰烈士之所徇者名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貪夫之所徇者貨也而至於殘生

傷性則不知身之多於貨也故曰身與貨孰多

名虛名也貨財貨也身為成道之本豈不親於名而多於貨乎名顯身危蒙莊固辭楚相寧為曳尾之龜天師不就大夫願學軒轅之道是知身親而名疏也

得與亡孰病

慕微曰此釋上兩句也夫虛名浮利得之手輕羽性命形神亡之若太山達人校量孰者為病

李榮曰名者外之稱譽貨者俗之財帛身
為忠孝及為修至道而弱喪者不返運欲
者失真為名以熱身因財而害已迷淪者
衆聖人詳問為得名貨與亡身者誰為病
矣

呂吉甫曰所徇者名則世謂之君子所徇
者貨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所徇雖
或不同而亡其所存則一也然則得名與
貨而亡其存則不知亡之病於得也故曰
得與亡孰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唐明皇曰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
藏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

劉進喜曰貪欲無厭謂之甚愛欲甚喪身
故云大費

呂吉甫曰愛名欲以貴其身也以甚愛之
故弄其良貴而失之是大費也蓄貨欲以
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弄其至富而害之
是厚亡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唐明皇曰辱損累也殆危亡也夫不通聲
名知足也不殖貨財知止也知足故名當
其實而無過分之累知止故貨不多藏而
無貪求之害既不辱不殆乃可長存而久
壽也

李榮曰不分外以求名遠恥辱也不非理
以規財無危殆也外之於名利遠之於危
殆治國可以長存修身可以長久

呂吉甫曰夫唯有德者知至貴之在己而
無待於名也故知足而不辱知至富之在
己而無待於貨也故知止而不殆不辱不
殆則可以長久

此章之意欲學長生久視當先絕利忘名
若名利不除身心俱役不唯有妨於道又
必於身為患是以古之得道者不避聲名
不殖貨利雖三旌之位萬鍾之祿棄之若
弁屣視之如浮雲或樂簞瓢或居園堵國
卿不能識天子不得臣林宿巖居松澗澗
飲豈以蝸蠅之浮幻害性命之至真此最
為學道之至戒修身之要務故引古為證

欲修真之士脫此轡鎖而已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御註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故

可名於大無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成

故若缺知化合變而不以故自持故其用

不弊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為聖之時

河上公曰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滅名

藏譽如毀缺不備也其用心如是則無弊

盡之時

纂微曰缺破也弊困敗也大成謂全德之

君子也夫德充於內者故能包荒含穢支

離其形若器之缺玷罕見其用故得保其

完全而無困敗之弊也

功成者虧功成不居是以不去名成者隳

無為名尸其名不去至人觀成壞之相因

去功與名還與衆人其道大成而常若缺

也唐克有成功而自視缺然為五帝之威

孔子集大成而不居其聖為萬世之師其

用愈久愈新豈有弊耶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御註充塞無外賸足萬有大盈也虛以應

物沖而用之故施之不竭其用不窮良賈

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

呂吉甫曰萬物酌焉而不竭是盈也然益

之而不加益故若沖唯若沖故其用日給

而不窮

羅什曰智無不積為滿空而能正曰沖言

大滿之人能忘其滿雖滿若虛虛則不竭

用能如此則無窮極

月盈則虧志滿則損至人知盈虛之有數

雖盈而常若沖也

大直若屈

王弼曰隨物而直直不在己故若屈

羅什曰理正無邪曰直隨物曲成為屈

身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大直者屈身以伸

道也抑下惠直道三點而不去

大巧若拙

蘇子由曰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之自

然雖拙而巧

劉進喜曰匠成萬物鐘錘羣生有大功巧而忘功用晦迹同凡故曰拙也

大巧在所不為因自然以成器不造作無巧功賦物之形方圓曲直不觀其妙故若拙刻彫象形而不為巧非其驗乎有如梓慶之削鐻非若宋人之刻楮

大辯若訥

御註不言之辯是謂大辯惠施多方其辯小矣

羅什曰智無不周為大辯非法不說故稱

訥

蘇子由曰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

雖訥而辯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呂吉甫曰夫寒熱者天地之所為有形之

所不能免也而一躁焉可以勝寒一靜焉可以勝熱一時之躁靜猶可勝天地之所行況夫體無為之清靜以為天下正安往而不勝哉

此章之義先言諸大終之以清靜為天下

正老君言得悟道者常清靜矣悟道之人必靜必清唯見於空乃能如上諸大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御註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無所

爭糞其田疇而已

有道者謂人主有道也却者去也走馬者

馳走之馬也糞者糞田也言有道之君臨

莅天下少欲知足無求於外兵甲不用偃

武修文無戰逐之事唯本業之修故却去

馳走之馬以治農田治身者意馬不馳丹

田自實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温公曰貪欲無厭舍內競外

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戰伐不止故兵

戎之馬寄生於郊境之上久不得還也邑

外曰郊躁競之夫不能少欲知足遂使坐

騁走馬奔馳聲色之郊

罪莫大於可欲

御註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有欲至於

決性命之情以爭之罪之所起也

唐明皇曰心見可欲為罪大矣

張君相曰前境美麗稱可欲心故言可欲

然境能適心是起罪之緣緣境不止必獲

大罪

禍莫大於不知足

御註平為福有餘為禍知足不辱何禍之

有

王元澤曰外求無厭失性生禍

不知性分之至足而貪求外物則使遭濁

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禍莫大

於茲矣

答莫大於欲得

大孟曰得中求取而又得又不厭得中故

更欲得心既無涯必招大咎此言無道之

徒縱性任情殃咎斯至積惡不已存亡俱

累罰止一身罪也下及子孫禍也上誤祖

先咎也

纂微曰咎殃咎也夫物之經目猶有限也

天下之物見與不見咸欲得之使盡在已

而靡有子遺者此無道之甚也豈唯禍及

一身抑亦殃咎來世夫罪者言人違於禁

令初犯其非名之為罪道家悔過經曰初

犯為罪亦名為過過言誤也犯過一千八

百為禍禍重於罪矣犯過二千一百六十

為咎咎又重於禍矣此三者皆無道君子

之所為也

天下之物見與不見所欲必令皆得欲而

得之人所咎也自取戾曰罪違神而為禍

違人而為咎由可欲至於不知足不知足

則欲得也有罪則有禍有禍則有咎咎則

獲戾於眾人也罪莫大於禍禍莫大於咎

此次序之然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御註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

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泰至則戎馬生

於郊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

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之有

舒王曰墨子曰非無安居也我無足心也

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萬物常至於足

而有所謂不足者以其無足心也得道者知其足心足財故曰知足之足常足矣
王元澤曰各盡其性分則何不足之有此章言以道益天下者內自知足外無貪求故絕爭戰之事無殃咎之禍修身者少欲知足意馬不馳丹田自守乃為有道之士矣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七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八

卷三

宋 饒陽居士 李霖集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車惠弼曰行人虛懷內靜不馳心於世俗

未役思於攀緣以真炤偽事無不悉也

陸佃曰夫萬物皆備於我矣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反身求之而不誘於外

則人之道可以不出戶而知天之道可以不窺牖而見

天下雖大聖人知之以道天道雖遠聖人見之以心心與道合以道觀天下無遠之不察故無待於出戶以心見天道無高之不至故無待於窺牖楊子曰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蔡子晃曰明無道者不能察已知人馳心逐境雖復出戶遠遊境界窺牖瞻望星辰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其於知見甚為寡少以其捨己而求於外也

呂吉甫曰今夫天下之大固無窮也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之所及者寡矣所知者幾何哉天道之遠固不測也必待窺而後見之則目力之所及者寡矣所見者幾何哉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王元澤曰無極之理盡於一塵纖慮不明萬緣已現學道之要豈不在茲而彼乃遠出以求亦已昧矣彌遠彌少不其然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御註以吾之智而知天下是謂不行而知以吾之心而以見天道是謂不見而名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為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是謂不為而成

其知如神察於人倫克舜知天下可知矣則天之大與天之合克舜見天道可知矣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故曰不為而成此章主道而言也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天人雖異其道相通

聖人以心合道天下雖大可不出戶而知天道雖遠可不窺牖而見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御註學以致其道始乎為士終乎為聖日加益而道積於厥躬孔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致道者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忘故曰損遽伯玉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修其之人始乎務學以為士終乎得道以為聖方務學以窮理物物而求通故曰益矣為道盡性而極乎至虛物物知非不期乎損而所有漸銷矣先言為學者若不學則見善不明信道不篤無以致道既致道當絕學若不絕學則聞見之多則以博溺心不能體道故後言為道日損也故曰始乎務學以致道終乎得道以絕學乃為全真之士矣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

成玄英曰爲學之人執於有欲爲道之士又滯無爲雖復淺深不同而二俱有患今欲祛此兩執故有再損之文既而前損損有欲後損損無爲學道二偏雙遣非有非無一中斯契

舒王曰窮理盡性必至於復命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者復命也然命不與復也必至於消之得之然後至於命故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

呂吉甫曰損之者未免乎有爲也并其損之者而損焉而後至於無爲

無爲而無不爲

羅什曰損之者無麗而不遣遣之至乎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去之至乎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又損是非俱忘情欲既斷徳與道合至於無爲已雖無爲任萬物之自爲故無不爲也

王弼曰有爲則有所失故無爲乃無所不爲

呂吉甫曰無者無有而已無不爲者乃所以無無也此之謂絕學無憂

爲學者日益其所無爲道者日損其所有損之者損其所有也尚有所損之心至於又損兼忘此心故無爲也寂然不動無不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經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取天下常以無事

劉仲平曰孔子稱堯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稱舜曰無爲而治治至於此百姓皆謂

我自然矣自非無事以取天下曾何足以及此

無事者道之真聖人體道之真天下歸懷此無事所以取天下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御註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人體道而以其真治身帝之所興王之所起偶而應

之天下將自賓太王亶父所以去邠而成國于岐山之下

唐明皇曰有事則煩勞煩勞則凋弊故不足以取天下

此章首言為學者將以致道也致道忘心

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事無為者道

之常無事者道之真此所以取天下也西

昇經云無為無事國實民富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御註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受靜

而能應如鑑對形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

彼巨細何常之有疏觀萬物而知情因民

而已此之謂百姓為心莊子曰卑而不可

不因者民也

劉進喜曰百姓者眾人之總稱也然聖人

無心有感斯應隨物感故以百姓為心

既無心應亦無不應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

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御註善否相非誕信相譏世俗之情自為同異豈德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無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真偽兩忘是非一致是謂全德之人

王元澤曰善惡生乎妄見妄見生乎自私公於大道則雖目視善惡而心無殊想矣

故聖人因世之情強立毀譽而心知善惡

本自非相故不善之善非憐而恕之乃不

覺有異也忘善惡之實真善也故萬法雖

殊等為實相信與不信生乎自私知一切

相無非妄者故能視不善猶善知一切相

無非實者視不信猶信當妄知實當實知

妄此聖智所以異於眾人也

聖人在天下惴惴為天下渾其心

御註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無

常心而不可以不戒也故所以為已則惴

惴然不自暇逸所以為天下則齊善否同

誕信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

蔡子晃曰以無分別之教混有分別之心

御註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無常心而不可以不戒也故所以為已則惴惴然不自暇逸所以為天下則齊善否同誕信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

衆生既有善不善有信不信有分別二見
聖人皆善皆信究竟玄同故云渾

王元澤曰慄慄者恐懼之意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王元澤曰仰而法之無知之民動皆非理

聖人憐而誘之如父母於赤子恂恂然適

其志氣而無忽疾之心非夫體道忘物而

仁侔天地者其孰能如此

此章言聖人體道無心故忘善惡齊誕信

及其在天下慄慄然不敢易也至於為天

下則渾然而已百姓仰而法之唯聖人之

視聽聖人遇之以慈待之以厚雖不善信

者亦善信之此孩之也非體道無心者其

孰能如是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蔡子晃曰夫衆生失無為之靜本造有為
之穢業出沒隱顯生死輪迴所以從無適

有名曰出生自有歸無名為入死也

呂吉甫曰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則生

死相為出入而已

陸佃曰性無生死出則為生入則為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韓非曰四支與九竅十有三動靜屬於生

死焉夫善攝生者目不妄視於采色耳不

妄聽於浮聲鼻不妄嗅於穢膻口不妄言

於非道手不妄持於凶器足不妄履於邪

徑動靜儉然諸惡莫犯此乃長生之徒也

趣死者反於此動靜沒溺諸吉無有此乃

逆死之徒也夫生死之原皆係此十三事

矣與河公說同

唐明皇曰凡論衆生當生安生得生理處

死順死得死理如此者大凡十中有三爾

陸佃曰主出而陽者生之徒也主人而陰

者死之徒也主出而至於求學出死以羨

久生者出之甚也主人而求學入滅以樂

久死者入之甚也此兩者十之中有三焉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王元澤曰貪生失理故動皆傷性蓋天下

除無知常民之外或殉道而為道術或殉

欲而為咎惡皆由有其生而自生故不免於死生也

人之生動之死地者眾人也是也矜生太厚以養傷生故動之死地如此之輩亦十中

有三爾其能出是三者則不死不生也

夫何故以其生之厚

御註生之徒悅生而累形死之徒趣寂而忘身動之死地桁楊者相接也刑獄者相望也是皆不知身之為大患生之為有涯而存生過厚爾古之得道者富貴不以養

傷身貧賤不以利累形不樂壽不哀天朝

微而見獨故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

温公曰言十人之中大約柔弱以保其生者三剛強以速其死者三雖志在愛生而不免於趨死者亦三其所以愛生而趨死

者由其自奉養太厚故也

經曰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蓋聞善攝生者

河上公曰攝養也

纂微曰老氏不言攝生而曰蓋聞者謙之辭攝衛也於衛生之中得其精微故曰善攝生者爾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河上公曰陸行不遇兕虎自然遠避害不

于也入軍不被甲兵不好戰以殺人

成玄英曰此明三毒不能傷害若攝生無

生則害不能害既內無三毒則外三毒不

傷是以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也

何者夫虎主嗅兕主癡兵主貪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

刃

舒王曰惟善攝生者則能無我無我則不

害於物而物亦不能害之矣

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王元澤曰無死地者由其無生彼無生者

湛然常生而不自生故未嘗死未嘗生道

至乎此則雖其形有禪而神未嘗變安得

死乎此中國之神聖而西方之佛也若然

者變化無常水火不能焦濡斫礎不能創
病乘虛觸實往無不通則物欲有之而不
得況能傷之哉或曰然則何以謂之攝生
曰降此一等便為死生所有攝生必至於
此然後生常存也是比於含德之厚者又
其至矣

溫公曰兕虎以喻強暴處強暴之間而不
見害者以其柔弱不爭故也

羅什曰地猶生也以其攝生無生故三毒
不能傷害

此章言生死之道以十言之各具三焉惟
善攝生之人道通於一出此三類雖虎兕
刀兵亦不敢傷害故言以其無死地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御註形質既具體勢斯成長短之相形高
下之相傾其勢然也

呂吉甫曰萬物之生常本於無名之物而
其畜常在於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際無
名者道也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者德也及

其為物則特形而已非其所以生且畜也
已有形矣則躒者不得不躒鱗介羽毛者
不得木鱗介羽毛以至於幼壯老死不得
不幼壯老死皆勢之必然也故曰道生之
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道生神德布氣流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
之形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呂吉甫曰勢出於形形出於德德出於道
道德本也形勢末也本尊而未卑本貴而
未賤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者萬物之所由也降純精而生物之性
德者物之所得也含和氣而養物之形道
生物而為父則道尊而物卑尊故能勝物
而小之莊子所謂真君是也德畜物而為
母則德貴而物賤故物莫能賤之莊子所
謂真宰是也尊者如君父貴者如金玉此
尊貴之異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唐明皇曰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

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尊貴爾

王元澤曰命於天則為天子命於天子則為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賤之唯道在萬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爵之故常自然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御註別而言則有道德勢物之異合而言則皆出乎道道者萬物之與也萬物化作而道與之生萬物欲藏而道與之成出乎震成乎艮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磨八卦相盪若有機織而不能自己道實冒之纂微曰上言道生之德畜之此不言德者以道之一氣無不貫穿而略其德之文也夫受其精之謂生函其氣之謂畜遂其形之謂長字其材之謂育輔其功之謂成終其時之謂熟保其和之謂養護其傷之謂覆此八者大道之元功也肖翹煖動之物得不尊之貴之乎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註生則兆於動出為則効於變化長則見於統一道之降而在德者爾然生而不有其功為而不恃其能長而不觀其刻制之巧非德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故曰是謂玄德

纂微曰此都結上生畜等八義也言道之生乎萬物若顯其有則收其仁矣養乎萬物若恃其為則居其功矣長育羣材成熟庶類載覆動植若矜其宰則處其長矣有是而退藏於密可謂陰德深矣遠矣

唐明皇曰具如載營魄章所釋彼章言人修如道此章言道用同人

此章言道德生畜萬物萬物尊貴道德道至尊德至貴孰能爵之常自然而已然散而言之則有道德之異合而言之皆出於道故以玄德終焉是以知道德混沌玄妙同也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呂吉甫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則經所

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者是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常無名而為天下母何也蓋有名徒為萬物母而未足為天下母無名天地之始則自天而下皆生於無名故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也

始者道也道為天下萬物母也始與母皆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其生生則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矣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御註道能母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子也

通於道者兼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子

王元澤曰萬物由道以出道為之母物謂之子得道則萬物之理不待識而知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河上公曰既知天下萬物之理當復守道

反無為

沒身不殆

王元澤曰夫見理之後逐理不反則妄作為

凶失道遠矣故知子守母乃常不殆也

既知其子復當守道棄智慧反無知以自

保故終無危殆之患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河上公曰兌目也使目不妄視門口也使

口不妄言

呂吉甫曰此則守母之謂也心動於內而

吾縱焉是之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

我則塞其兌而不通不通則心不出矣物

引於外而吾納焉是之謂有門有門則物

入而擾心我則閉其門而不納不納則物

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雖萬物之變芸芸

於前各歸其根而不知矣夫何勤之有哉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舒王曰沒者存之對終者始之對以事對

門者閉其門則事之不入可知矣濟其事

則門之不閉可知矣

裴處恩曰開其五欲之門濟其六塵之事

心神內疲耳目外困終身勞倦也

見小曰明

纂微曰此謂防於未萌治於未亂也若知

塞兌閉門之術是見於微小也見微小則

事不能昏可謂明矣

夫惟守其母者每見其心於動之微小者道之微見道之微者自知而已故無不明

守柔曰強

張君相曰順道無違曰柔始終不損曰強

呂吉甫曰守無形之至柔而物莫之勝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

御註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

世從體起用則輝散為光攝用歸體則智

徹為明顯諸仁藏諸用如彼日月萬物皆

照而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者是也

河上公曰用其光於外復當反其光明於

內無使精神泄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御註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物離人

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

與形謀成光者異矣

顧歡曰若開其兌濟其事殃咎必至至非

外禍是自與身殃

迴光反照內視存神不為漏失則終身不

至於有殃咎是謂密合常久之道此章主

守母之義也道者物之母而物者道之子

塞兌閉門見小守柔以至應物用光復當

反照皆守母之義也故其道常存永無殃

咎是密用真常之道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陸佃曰夫道以無欲守以無知行故曰使

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蓋有知

者於內不能無所矜於外不能無所徇是

以動而有所畏

介者小而辨於物小有知於道而由大道

以行者已憚於施設矣況有大知者乎何

則至人之道不以末傷本也施為感於外

則根本虛於內矣故行於大道者纖慮不

萌萬緣俱息不容有介然之知矣蓄缺問

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陸佃曰不由道路取疾而行謂之徑

夷平易也徑邪不平正也迷民捨大道而

弗由好邪徑而求捷欲速以邀近功用知
求道而去道也遠又豈知大道以不知而
知則夷之甚者也民乃欲以有知求之是
好徑而不知所內也澹臺滅明者行不由
徑是行於大道也邪徑之弊具如下文

朝甚除

顧歡曰除修也好徑之人唯以修朝為善
也

紂惟宮室臺榭楚之章華秦之阿房皆是
也

田甚蕪

河上公曰高臺榭宮室修農事廢不耕治
而失時也

顧歡曰草長曰蕪蕪荒廢也夫峻宇彫牆窮
侈極麗則人力凋盡田蕪荒廢內明徇名

好利棄少求多道業不修丹田蕪廢也

田萊多荒詩所以刺幽王也

舍甚虛

舒王曰朝甚除治也其田反至於蕪其舍
反至於虛舍本也今乃蕪虛是由人棄大

道而趨邪徑也

王元澤曰田事治谷積實國之本也今務
除其朝廷以為一時之榮觀而不恤根本
之已竭豈持久之道乎明以末傷本者皆
然也

服文彩

河上公曰好飾偽貴外華

青赤為文色絲為采

帶利劍

成玄英曰黼黻文繡以麗其身于將鏖鏑

以衛其命

厭飲食財貨有餘

韓非曰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也觀朝闕

甚修除墻宇甚雕峻則知國君好土木之

功多遊嬉之娛矣觀田野甚荒蕪農事失

耕治則知國君好力役奪民時矣觀倉廩

甚空虛農夫多殍餓則知國君好末作廢

本業矣觀衣服多文采質喪而貴華則知

國君好淫巧蠹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劍剛

強而競鬪則知國君好武勇生國患矣觀

飲食常厭飲烹肥而擊鮮則知國君好醉
飽忘民事矣觀財貨常有餘務多藏珍異
則知國君好聚歛困民財矣仲尼曰百姓
不足君孰與足此之謂也

唐明皇曰烹肥擊鮮重滋味厭飲足也聚

歛積實饒珍異

王元澤曰侈費於外以取一時之適而忘
本業此明好施以傷本者一本作貨財
紂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

是謂盜誇非盜也哉

羅什曰取非其有曰盜貴己之能曰誇
盜者陰取於人而畏人知如上七事皆徇
末忘本取非其有仍不自隱密誇大於人
是謂盜誇既誇豈能持久故曰非道此章
言行於大道者不可介然有知若小有所
知則施為威於外根本虛於內是棄大道
而趨邪徑也大道者本也未威則本衰下
文皆以末傷本而施之過也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八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九

悲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御註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

節解曰言行人君子善以道德建立身心
無德可彰無跡可顯則深根固蒂不為是
非欲惡之所抽拔若建者伐德求名顯功
希報美善既彰冥功不著終為無常業障
之所抽拔故淮南子曰善建者相貌金剛
火能銷之火熱水能滅之水流土能塞之
木強斧能伐之唯是建於無建者不可拔
也

善抱者不脫

纂微曰善以道抱元守一者則精神完全
而不脫失也

舒王曰抱一也抱一而不離則不脫矣

子孫祭祀不輟

御註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於精
若是者豈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

來世其傳也遠矣

唐明皇曰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

杜弼曰明以近修遠立身以道不拔不脫固蒂深根以此修身真德在已也

修之家其德乃餘

河上公曰修道之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婦貞其德如是乃有餘也

王弼曰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則真修之家則有餘修之不廢所施轉大

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御註修之身其德乃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所謂土宜以治天下國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在我者皆其真也在彼者特其末爾故餘而後長豐而後普於道為外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

曹道冲曰察身之損益邪正則知眾人矣察家之逆順盛衰則知他之家矣

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御註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以身觀身而身治推此類也天下有常然以之觀天下而天下治矣

纂微曰觀者照察也故以先聖治身之道反觀吾身心若吾身心能體於道則其德乃真矣以先聖治家之道反觀吾家人若

吾家人能睦其親則其德有餘矣以先聖治鄉之道反觀吾鄉黨若吾鄉黨能信於友則其德乃長以先聖治國之道反觀吾

國民若吾國民能遂其生則其德乃豐矣以先聖治天下之道反觀吾天下之民能

無欲無知則其德乃普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河上公曰老子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

昌背道者亡以此五事觀而知之

王弼曰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

下手察已以知之不求於外也所謂不出

戶以知天下者也

王元澤曰聖人所守一道更無異說故其

所以為所以知皆由此道也

此章首言善建抱終之以知天下者蓋天

下之本身也善建抱者所謂修之身也推

此以及天下可謂知治之本矣

舍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

御註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舍德之厚不遷

於物則氣專而志一孟子曰大人不失其

赤子之心

唐明皇曰至人含懷道德之厚者其行比

於赤子

呂吉甫曰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及其

長也耳目交於外心識受於內而蒼生日
多則其厚者薄矣為道者損其所益生性
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曰舍德之厚比於

赤子

舍抱也赤子性淳而未散氣和而不暴舍

德之人性本至厚不遷於薄故比於赤子

舍德之厚者非特有赤子之容也有赤子

之心矣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張君相曰毒蟲蜂蟻蛇虺之類以氣害人

為螫猛獸虎兇之類以足踐人為據攫鳥

鷙鷃之類以爪傷人為搏赤子無害物之

心故不為此等諸物所害且毒蟲喻嗅猛

獸喻攫攫鳥喻貪赤子絕此三惡故不為

三毒所傷舍德之人慈忍久就內不生嗅

故言毒蟲不螫喜捨既成貪愛亦盡故喻

攫鳥不搏常有明智永絕癡惑故言猛獸

不據

夫赤子特以受冲氣之和無害物之心故

物莫能傷況夫充純氣之守通乎物之所

造而其和大同於物者孰能害之莊子曰
人能虛己遊世其孰能害之

骨弱筋柔而握固

河上公曰赤子筋骨柔弱而握固以其意
專心不移也

赤子意專志一心無所知手無所用故自
然握拳牢固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御註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
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

至者可以入神莊子曰聖人貴精

林靈素曰峻小兒陰也作動也牝牡之合

即陰陽之運會赤子未知會合之理而動

作者至精不散也合德之人雖了諸法空

寂寂不廢動而能無心應物動作合德合

時此明身業靜

王元澤曰非有慕好於外而峻作則是順

其氣之自運而不以心者也若自營於外

而心佚於內則精喪而死矣安能久乎舉

世之大患莫大於此而學者之至戒也

終日號而嗷不嗷和之至

御註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冲

氣以為和和則氣全而嗷不嗷人之生也

精受於天一而為智之源和得於天五而

為信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命

而失其赤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而

不純馳其形性潛之萬物豈不悲夫

啼極無聲曰嗷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

變易者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使赤子心

有所憂愠則氣戾而不和其能若是乎舍

德之人演玄言而不疲流法音而不竭此

亦抱冲和之所致也

知和曰常

舒玉曰和之為用則常而不變故曰知和

曰常

人能知和氣柔弱則制命在我有常而不

變故致道之極則至於復命復命曰常舍

德之厚則至於知和知和亦曰常則道德

雖有間及其會於常則一也

知常曰明

松靈仙曰和是不二之中夫道一相無相不為生死所傾動故名曰常能知此常則智慧日明也

舒王曰不明則不足以知常

益生曰祥

舒王曰夫生不可益而人常求益於生則有凶祥

孫登曰生生之厚動之妖祥

一受其成形而素分定生理至足無欠無餘以直養之則亦至矣從而增焉祇以為

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是曰凶祥

心使氣曰強

御註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氣和不暴蹶者趨者是氣也心實使之茲強也以與物敵而非自勝之道

舒王曰氣者當寧氣致柔今反為心之所

使不能專守於內則為暴矣故曰心使氣

曰強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上章曰守柔曰

強此祥者非作善之祥乃災異之祥此強

者非守柔之強乃強梁之強

王元澤曰有心以使氣則氣復使心心氣交使則天和凋喪損其真矣人所受者不可益損故增生損氣俱為失理孟子有握苗不芸之戒老子有益生使氣之說凡以全其淳氣而已此強非自勝之強強梁之強也

嗟乎流俗有為之徒不能同其赤子之無心縱無窮之欲喪其真之精或補以藥石或行以小術求益真元反成疾病故老子有益生之戒也不能似赤子之氣和或用

意以存想或役心而行氣欲氣感而體充反神勞而氣耗故老子有使氣之說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蘇子由曰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強而老從之則其非赤子之性矣

物不可以壯壯則老矣夫道者先天地而

不為壯長於古而不為老若不知道之

真常而益生使氣為強梁之人是物而已

宜道也哉故曰早巳此章言赤子之無心

舍德之厚者似之赤子無心害物而物莫

之傷也故精全而不散氣和而不暴知此乃真常也不能知此則益生使氣而有壯老之異失赤子之心矣非舍德之厚者也

知者不言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河上公曰知者貴行不貴言也

成玄英曰知道之人達於妙理無言說所以不言

顧歡曰明道則忘言存言則失道道可默契不可口說故莊云道無問問無應

言者不知

纂微曰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辯廣行而不貴言談道者以辯而不以心喪道而不表

說

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道者不言故孔聖

欲無言孟子豈好辯正容以悟物者有之

目擊而道存者有之四問而四不知三問

而三不答是皆知道不可言也且識音者

口不能傳斷輪者口不能言彼進乎技者

尚爾况道深微妙安可言乎多言數窮離

道遠矣

塞其兌閉其門

御詎塗鄰守神退藏於密

纂微曰此與第五十二章文同而旨異也

彼則約道清靜以塞嗜欲愛悅之端此則

宗道無言故興損聽棄明之說夫道無形

故不可以目視又不可以口傳夫至人塞

兌閉門而善能收斂聽鉗口結舌故曰

塞其兌閉其門也

陸佃曰兌者所以說物也門者所以通物

也塞其所悅閉其所通然後可以挫其銳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裴處恩曰和其光令光不耀同其塵令塵

不染

挫銳而內不出解紛而外不入和光而不

耀同塵而不染真知者其處已如此

是謂玄同

蘇子由曰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

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以

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其光同塵以治其內者

默言不言而與道同矣

玄升而入道至於玄則小而與物辯唯塞
允閉門挫銳解紛和光同塵默而不言而
與道同矣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

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

下貴

御註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親踈之態情

偽相感而有利害之見用捨相權而有貴

賤之分反復更代未始有極矣足為天下

貴知道者忘言忘言者泯好惡忘情偽離

用捨而玄同於一性之內良貴至足天下

兼忘故為天下貴

呂吉甫曰若然者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無

所甚親無所甚踈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

而踈不就利不違害故不可得而利不可

得而害不榮通不醜窮故不可得而貴不

可得而賤夫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者則

貴在於物而物皆賤之不可得而親踈利

害貴賤者貴在於我而物不能賤也其為

天下貴不亦宜乎

不可得而親踈者若列禦寇居鄭國人無
識者是也不可得而利害者若列子辭鄭

子陽之粟是也不可得而貴賤者若曾子

居衛是也此章貴忘言而體道下文皆默

而成之之道也又孰得而親踈利害貴賤

者哉良貴在我物莫能賤故為天下貴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政治國

體道之常之謂正正止於一而不變道之

常也治國之道以常為貴孟子曰一正君

而國定矣

以奇用兵

顧歡曰奇者變詐也臨難制變兵不厭詐

三略九奇九攻百勝此上將軍師靜難息

寇武之功也

劉仲平曰雜而不純者天下之常心也流

而不制者天下之常情也正之為道異於

是矣故一而不雜者正之體也止而不流

者正之用也一而不雜則不純者之所宗

也止而不流則流而不制者之所主也是以治國者不可以他求以正為守而已若夫用兵則不然操凶器臨危事有萬之眾決勝負於頃刻之間有可以制敵則乘權適變宜無不可為者故其容與治國常異故用奇而不以正也

以無事取天下

御註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真國以正治兵以奇勝道之真無容私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雜說曰正可以治一國而已奇可以用五兵而已唯其無事者然後可以取天下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然而湯放武伐亦可以無事乎曰然則湯武者順乎天應乎人其放伐也猶放伐一夫爾未聞有事也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唐明皇曰以此下文知之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纂微曰忌諱謂禁令也人君不能無為而

以政教治國禁網繁密民慮其抵犯無所措其手足避諱不暇弗敢云為舉動失業日至貧窮

王元澤曰事為之禁則民擾而失業故貧也此亂之所始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王弼曰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民強則國家弱

王元澤曰有利器則必有機心機心生則下難知故國家昏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御註伎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亂俗

王弼曰民多智慧則巧偽生巧偽生則邪事起

纂微曰伎巧謂工伎巧妙也

法今滋彰盜賊多有

唐明皇曰無為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為姦盡成盜賊則豈非多有乎

舒王曰法令者禁天下之非因其禁非所

以起偽蓋法出姦生令下詐起故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故聖人云

河上公曰謂下文也

我無為而民自化

御註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聖人天地而已故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堯舜淵默乎法宮之中垂拱而視天民之

卓文武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垂衣拱手而

天下治此帝王無為而民自化莊子曰無為而萬物化

我無事而民自富

河上公曰我無徭役徵召之事民安其業故皆自富也

類解曰心既無為迹又無事四民樂業百姓豐饒此反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上無事則不興力役豈奪農時而民自富此申上文彌貧之義

我好靜而民自正

王元澤曰好靜則復性上復性則民亦復性故自正申上文盜賊之義

羊祜曰我動則民邪我靜則民正此反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我無欲而民自樸

唐明皇曰無為則清靜故人自化無事則不擾故人自富好靜則得性故人自正無欲則全和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矣

樸者性之全我性全而無欲民亦無欲而自樸也此申上文奇物之義此章主無事以取天下也自天下多忌諱至盜賊多有

此有事以取天下之過也自我無為而民自化至我無欲而民自樸此無事以取天下之證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河上公曰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

明故民淳淳富厚相親睦也

唐明皇曰政教悶悶無為寬大人則應之

淳淳然而質朴矣

呂吉甫曰淳淳者言其不謀於薄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唐明皇曰政教察察有為苛急人則應之缺然而凋弊矣

舒王曰闕闕者無所分別唯其無所分別

則常使民無知無欲故其民淳淳察察者有所分別也有所分別則其民不能無知無欲而常缺缺矣

呂吉甫曰缺缺者言其不全於樸

禍兮福所倚

河上公曰倚因也夫禍因福而生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己修善行道則禍去福來

福兮禍所伏

河上公曰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為驕恣則福去禍來

唐明皇曰倚因也伏藏也上言其政闕闕俗則以為無政理之體人反淳淳然而質朴此則禍為福所因也其政察察而俗則以為有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凋弊此福為禍之所藏也

禍福倚伏在吉凶之域者將何處也蓋禍至不懼省躬自咎以免於禍而已將處乎禍與福之間也若是則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莊子曰寧於禍福孰知其極

河上公曰禍福更相生誰能知其窮極孫登曰孰誰也極盡也夫禍福相因倚伏無定禍因福至福假禍來孰知其盡也

其無正邪

王元澤曰大運不留當時者為是欲定其正而不知正不可常則可謂智乎雖然以為無正者是以無正為正者也邪者疑辭亦不定乎無正也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目固久

御註通天下一氣爾今是而昨非先迂而後合神奇臭腐相為終始則奇正之相生妖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天下之生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而不明乎禍福之所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安得而反其真乎

陸佃曰其無正邪蓋有正者有正正者所謂正正者無正是也夫唯無正故能超乎吉凶之表而無禍無福以知其極也若夫未能致於無正之地而流於吉凶之域則一禍一福其運如輪其循如環終於迷而已矣故曰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十六民之迷其日固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御註方者介於辨物大方無隅止而不流無辨物之迹

顧歡曰方正其身妖奇自隔不以其方割彼從我也

廉而不剡

廉者矜於自潔大廉不矜清而容物無剡制之行

王弼曰廉清廉也剡傷也以清廉清民今去其邪令去其污不以清廉剡傷於物也直而不肆

河上公曰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已從人不自申也

王弼曰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拂於物所謂大直若屈也

王元澤曰直而肆則有其直大直於理為直而常委曲以從理

書曰直而溫溫則不暴內直而外不暴以凌物所謂不肆也語曰質直而好義十七

光而不耀

御註直而肆則凌物而態生光而耀則揚行之患至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復歸其明其唯聖人乎民之迷也以方為是者如

子莫之執中以廉為是者如仲子之操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以誇世末之弊俗而失聖人之大全豈足以正天下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

王元澤曰光以燭物謂之耀和其光歸其明者豈耀以燭物哉

此章言禍福正奇善妖相生而不可知民之迷此固以久矣柰何復以察察之政始之則民安得全其樸乎是以聖人雖方廉直光以處已然未嘗顯迹以示人蓋取此

悶悶去彼察察而寧於禍福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

御註保其精神而不以外耗內者嗇也精神四達並流而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其名為同帝人之所以為人天之所以為天者也唯嗇也愛養精神然後俯治人仰事天故曰治人事天莫若嗇

夫唯嗇是謂早復

呂吉甫曰夫唯嗇其精神而不用則早復也苟唯不嗇而費之至於神敝精勞雖欲反其情性亦無由入矣其於復也不亦晚乎故曰夫唯嗇是謂早復

王元澤曰動極而靜則其復晚矣唯嗇者不侈於費已其去本也未嘗遠故復靜為早

早復謂之重積德

呂吉甫曰人之生也固足於德矣誠能嗇而早復之則德日益以充故曰早復謂之

重積德

王元澤曰德不外耗則積於內而資納無窮則其為積也積之又積者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御註能勝之謂克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而無所不勝者惟德而已

無所不勝者惟德而已

呂吉甫曰重積德則德之至也至德者火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禽獸不能賊安往而不克哉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御註德至於無所不勝則汎應而不窮孰知其極也

知其極也

呂吉甫曰夫有所不克則其道有時而極也無所不克則孰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御註體盡無窮則其於用天下也有餘裕矣況有國乎

呂吉甫曰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莫知其極

則不物而能物物者也雖有土者而無累
矣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御註道為萬物母有道者萬世無弊

舒王曰國者皆出於道也故以道為母如

此則沒身不殆也故曰可以長久

是謂深根固蒂

王元澤曰人以性命為根外乎此者皆枝

葉也失性之人感枝葉以傷根根傷則精

氣衰而蒂不固此所以早斃也夫唯嗇則

不以外傷其根根深則蒂固蒂固則形連

乎命而遲脫矣

陸佃曰萬物莫足以測之之謂深萬物莫

足以傾之之謂固

長生久視之道

御註道者萬物之母物其子也性者形之

根而形其根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

不殆故以長久根深則根固性復則形全

與天地為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

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呂吉甫曰嗇之為道是謂深根固蒂長生

久視之道也精神者生之根嗇而藏之則

根深而生長生者視之蒂衛而保之則蒂

固其視久矣

此章首言治人事天莫若嗇終之以長生

久視者蓋長久之道嗇其精神精神者

根也形者蒂也根深則蒂固蒂固而生長

視久也昔黃帝問長久之道廣成告之以

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搖汝精乃可長生

內經稱真人之道有曰呼吸精氣獨立守

神故能壽比天地無有終時論至人則曰

積精全神論聖人則曰精神不散歷觀自

古上聖未有不嗇精神而成真者也乃若

今時之人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

持滿不時御神喪精失靈形衰早斃豈道

也哉故曰道者聖人行之愚者背之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九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

悲五

宋 魏 陽 居士 李 霖 集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御註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潰治大國而數

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

王弼曰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真故其

國彌大而其主彌靜然後乃能廣感眾心

矣

劉仲平曰國之大者治之若烹小鮮而已

何也取其不煩擾爾

魚小則易於潰爛民弱則易於煩擾烹小

鮮者待其自熟治大國者任其自治經曰

我兵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陸佃曰蓋鬼神者無以休止安定則出而

為祟古之人以道莅天下者則鳥獸魚鼈

至於咸若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是以無靈

響也

王元澤曰民不擾則得盡其性民盡其性

則天地之和應而萬物無不遂矣故鬼亦安其處而不能為神也人鬼殊道而每至於相干者陰陽之氣有戾而交失其所故靈物得乘機矣

天下雖大治之在道道常無為而任自然

治大國若烹小鮮所謂以道莅天下也故

陰陽之氣無戾人鬼各安其處所以其鬼

不神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唐明皇曰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

無神但有其神而不見怪以傷人也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劉進喜曰神者効驗靈也非此鬼無靈効

但人君用道鬼乃福祐於人不能傷害於

物

治大國若烹小鮮所謂聖人不傷民也唯

聖人不傷民故天地之和應人鬼各遂兩

不相傷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御註以道莅天下者莫之為而常自然無

攻戰之禍無殺戮之刑是之謂不傷民當是時也神與民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神無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故曰其神不傷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夫何傷之有

此章欲人君以道治天下莫之為而任自然故幽明各安其位人神不相雜持而德交歸焉帝堯之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夏后之世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此帝王無為而治天下也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河上公曰治大國者當如江海居下流不逆細微也

王弼曰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

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大國下流也

呂吉甫曰知以道治其國固不傷其人矣而不知所以交天下者則已雖不傷人而有傷其人者矣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

下之交牝牡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乃所以交天下而保其入之道也

天下之交

王弼曰天下所歸會也

唐明皇曰下流者謙德也大國當下流開

納則天下之人交至矣

天下之交牝

王弼曰靜而不求物自歸之也

王元澤曰當以雌靜受物

牝常以靜勝牡

河上公曰陰勝陽者以安靜不先求也

以靜為下

王弼曰以其靜故能為下也牝雌也雄躁

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復

能為下故物歸之也

舒王曰交者眾人之會能處眾人之所惡

則天下之動莫不歸之矣故曰天下之交

牝者蓋天下之交交於牝而已蓋牝常以

靜勝牡以靜為下故靜為君而常處於下

則足以勝牡矣故曰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呂吉甫曰蓋天下之交牝而牝常以靜勝
牡而所以勝者由以靜為下故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王弼曰大國以下猶云以大國下小國小
國則附之

顧歡曰夫大國謙以虛則小國悅以服服
之是為取彼小國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河上公曰此言國無大小能執謙畜人則
無過失也

王弼曰大國納之也

盧裕曰取其容已也

唐明皇曰大取小以為臣妾小取大以為
援助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唐明皇曰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

呂吉甫曰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則
所謂或下以取之也下以取之者言大之
於小宜若可以無下而下之者以取之故
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則所謂或下

而取之者也下而取之者言小之於大不
得不下而取之故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

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
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

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

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
者保其國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河上公曰大國不失下則兼并小國而牧

畜之

成玄英曰大國所以用謙者更無餘意故

不過欲兼愛畜養小國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劉進喜曰小國用柔者更無餘心不過欲

入大國之中慕德接事

唐明皇曰大國執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

欲兼畜小國為臣妾小國贄貢賦以下大

國者不過入事大國為援助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劉仁會曰恃大恐自高故特以為戒也
舒王曰蓋以小事大者人之易以大事小
者人之難唯其人之所難故老子以大者
宜為下

呂吉甫曰今大者下小小復下大兩者各
得其所欲則其有不取之者乎取之者言
得其心而不失之謂也然則大者小者
莫不宜為下而獨曰大者宜為下何也小
而不能下大非徒不能取大國而亦禍災
及之矣則不嫌於不宜故曰大者宜為下
而已

大者奄有四海君臨萬方其勢崇高其位
尊極失於盈滿尤宜謙下劉子曰天道下
濟而光明江海善下而為王故山在地中
為謙王侯以孤寡為損此章言交鄰國之
道以謙下為本故國無大小皆當用謙然
大者恐恃以自高尤當謙下故特戒云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劉仲平曰奧者至深之居微者一隙之邊

以言乎道之妙則喻以奧以言乎道之麤
則喻以微言妙則知微之為麤言微則知
妙之為奧

善人之寶
唐明皇曰善人智導者昌故常寶貴之以
為用也

王元澤曰善人之所寶聖人則體之矣
天下莫不貴者道也知道之可貴者善人
也寶者貴重之意道之為寶者精氣神是
也夫精者身之本保其精而不蕩則形全
專其氣而不暴則體充守其神而不散則
真全三者混而為一此道所以為善人之
寶也

不善人之所保

唐明皇曰保任也不善之人不能寶貴至
道及其患難即欲以身保任於道自求免
爾

莫非道也善人求之足以至於善不善人
之所保倚也謂遺患逢急能自悔卑下則
足以免於罪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孫登曰：夫言之可以奪眾貨之價，尊行之可以加眾人之上。夫道之出口，涉乎無味。聖人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豈華辭以

悅百姓之耳，飾行以曜萬物之目哉。

陸佃曰：言風波也，行實喪也。然而美之高，可以市，尊行之尚，可以加。人又況道者，萬

物之與乎。此古之人所以用斯道，覺斯民也。而一民覺焉，則雖以至寶充滿法界，以

用施者，其功莫之勝也。故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故立天子，置三公。

顧歡曰：樹君立輔，論道經邦，欲以率道天下，教化不善人也。

杜光庭曰：四海之大，萬有之富，厥初生民，不可無主。故立天子以牧之，天子者，尊事

上帝，父事於天，母事於地，謂之天子一人，不可以廣治，置百官之長，有三公焉。書云：

其惟三公，論道經邦。三公謂太師、太傅、太

保
溫公曰：立君以司牧其民，置輔以師保其君。

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御註：君子之守修身而天下平，天子三公

有壁馬以招賢而不務進道，以修身則捨

已而徇人，失自治之道矣。不如坐進此道

者，求諸已而已。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故民

從者如歸市。
舒王曰：立天子，置三公，雖有合拱之壁，先

乘駟馬，足以迎賢者之來，而不如坐進此

道而已。

王元澤曰：天子三公以化民為己任，有道

則天下將自賓，壁馬所以招賢為政之大

者也。雖得賢而已，不能進道，則民猶不服

故未若不求乎外而進道之要也。

此三家說壁馬以招賢。

呂吉甫曰：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拱壁以先

駟馬，所以享於上者，禮之恭，幣之重者也。然不如坐進此道，以道之為天下貴，雖坐

而進之過於恭禮重幣也天子三公所以坐而論道者不過此而已

此說璧馬所以享上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顧歡曰古之所以貴寶此道者其意何耶

問其所由也

不曰求以得有罪已免邪故為天下貴

御註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古之人所以

求之陰陽度數而未得者求在外故也惡

者遷善愚者為哲此有罪所以免歟道之

善救者如此故為天下貴傳曰天下莫不

貴者道也

呂吉甫曰求以得則所謂善人之寶有罪

以免則所謂不善人之所保也唯其如此

此所以為天下貴而古之人所以不得不

貴也

此章言物皆出於道道為天下貴利而行

之者善人也故曰求以得保而任之者眾

人也故曰有罪以免以道無所不用故為

天下貴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御註道之體無作故無為無相故無事無

欲故無味聖人應物之有而體道之無於

斯三者槩可見矣

劉進喜曰為無為修道業也事無事見道

相味無味達道理

無為者道之常無事者道之真無味者道

之淡此三者皆道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御註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無窮不可

為倪大而不多小而不少則怨恩之報孰

睹其辨聖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能成其

大

王元澤曰以直報怨者事也以德報怨者

德也事則吉凶與民同患故種種諸法一

不可廢若夫德則不見有物安得怨乎如

上三事體道者也方其體道故當如此爾

舉怨而以德則知無所不用德

曾道沖曰報怨以德仇讎便絕報怨以怨

相報無盡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纂微曰此重誠也難易大細者則上之大
小多少也大是非美惡怨怒恩德皆生於
微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
成大今使圖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
矣營為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矣若乃謀
難於已難為大於已大則怨怒深而禍亂
積將欲釋難解紛不亦難乎
禍患之機藏於細微發於常人之所忽及
其著也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是以怨之作
也必於易細而圖為之則無怨矣書曰怨
豈在明不見是圖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御註千丈之堤以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
以突隙之煙焚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是
以無水難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無
火患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而及其末則
不可勝圖故聖人蚤從事焉
疏曰作起也此疊上文原禍難之所起難

事必起於易欲令於易而圖之大事必起
於細欲令於細而去之其類寔繁不可具
舉故以天下總之爾
杜光庭曰防禍於未兆絕患於未萌慎之
至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御註為之於小故能成其大亂已成而後
治之不亦晚乎

唐明皇曰前明凡人常為難大之事故令
圖而去之此明聖人不為難大之事故能

成其尊大

夫輕諾必寡信

成玄英曰此起喻也諾然許也寡少也夫
輕易許諾於人者必少有信實也

杜光庭曰解揚無貳命仲由無宿諾古人

美之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怨

多易必多難

唐明皇曰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
後必多難

成玄英曰此答喻也夫輕易為罪必招重

大之殃

羅什曰輕而不修報之必重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御註禍固多藏於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聖

人之應世常慎微而不忽故初無輕易之

行而終絕難圖之患凡一體無故也

王弼曰以聖人之才猶尚難於細易況非

聖人之才而欲忽於此乎故曰猶難之也

惟其難於細易故終無難大之事

劉仁會曰慮而後動終無悔吝聖人猶爾

況非聖手

此章上三事體道也故報怨以德是圖為

於易細之時終無難大之事非體道聖人

孰能如是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

杜光庭曰夫正性安靜嗜欲未萌就而守

之執持為易

其未兆易謀

唐明皇曰言人正性安靜之時將欲執持

今不散亂次雖欲起心尚未有形兆謀度

絕之使令不起並甚易爾

王元澤曰戒在事物之先

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唐明皇曰欲心初染尚自危脆能絕之者

脆則易破禍患初起形兆尚微將欲防之

微則易散爾

呂吉甫曰其脆易破則不可使至於堅其

微易散則不可使至於著物皆然心為其

通諸其心則天下國家無難矣

亂也

王元澤曰救於已然之始所謂治之於未

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嚴遵曰未疾之人易為醫也未危之國易

為謀也萌芽之患易事也小弱之禍易憂

也何以効之曰任車未虧童子行之及其

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割

也一指摩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雲管

繳不能連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

御註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下
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特畢也必巨
聖人見端而思未觀指而知歸故不為福
先不為禍始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唐明皇曰此言患生於微而成於著喻如
合抱之木始生如毫毛之末此明自性而
生也九層之臺起於一簣之土此明積習
而成也千里之遠行始於舉足之下此明
遠行不止也則天下之事誠以細微為始

而人多忽之遂成患本故舉三喻以證上
文

杜光庭曰人之所以不防患國之所以不
慎微禍形而務除亂成而務理此皆失之
速矣毫毛至於合抱自小而成大也累土
成於層臺自下而為高也千里始於舉足
自近而及遠也世之人但見合抱之木層
臺之高千里之遠方欲以執柯以伐之聚
錘以壞之馳騖以追之勞亦云甚禍不可
救亦猶倚市門而長嘯終亂晉朝崩沙鹿

以貽祚幾傾漢室默識遠鑒所宜留神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唐明皇曰為謂營為也執謂執著也言人
不能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而更有所
營為於性分之外執著於塵境之中故必
禍敗而失亡也

呂言甫曰為之於未有則是不為為之也
治之於未亂則是不治治之也已有而為
之欲成而反敗之已亂而治之則執之欲
固而反失之也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御註聖人不從事於務故無敗不以故自
持故無失勝者規度而固守之去道愈遠
矣能無敗失乎

呂吉甫曰是以聖人為之於未有則我因
無為也故無敗治之於未亂則我固無執
也故無失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御註中道而止半途而廢始勤而終怠者
凡民之情蓋莫不然故事常幾成而至於

敗

呂吉甫曰民之從事常在既有之後故至於幾成而敗之以不知其本故也凡民從事至於幾成而敗者以不慎厥終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御註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施之於事何為而不成

唐明皇曰慎其終末常如始從善之心則必無禍敗之事

呂吉甫曰使知大生於小高起於下遠始於近慎終如始豈有敗事哉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

御註欲利者以物易己務學者以博溺心夫豈足以造乎無為聖人不以利累形欲在於不欲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故不貴難得之貨不以人滅天學在於不學緝熙於光明而已故以復眾人之所過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況眾人乎復其過而反之性

此絕學者所以無憂而樂

陸佃曰捐金於山投珠於淵棄極真之寶絕窮巧之伎夫是之謂欲不欲忘其仁義遺其禮樂棄已陳之糟粕投既腐之土梗夫是之謂學不學

王元澤曰不欲之欲非無欲也欲在於不十五

欲爾故不貴難得之貨而已民飽食暖衣性所不免欲此而已不為有欲而離性之後更貴難得之貨此乃愚民迷妄失本已遠故也故聖人欲不欲以救其迷而反之

性不學之學非無學也所學在於不學爾以復眾人之所過故也眾人逐末多事聖人以不學之學採其過而反之道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盧裕曰輔佐也人生而靜物之性也以無欲無學輔佐萬物之自然使各遂其性而不敢為

杜光庭曰俗學曼衍難復於無為多欲紛綸必迷於正性聖人令學不學以敦素欲不欲以恬愉漸窺正道之光用輔自然之

性不貪難得之貨不務過分之能自敗而反成慎終其若始察微防害復於易持之安國所以晏寧身所以貞固然後可擬古之善為道爾

陸佃曰欲不欲至於無欲學不學至於無學則可以枯神而相天故曰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枯神者以已之神祐萬物之神相天者以已之天相萬物之天

鳥獸固有羣矣草木固有立矣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萬物既已自然聖人於此輔之

夫何為哉非亂其經也非逆其情也因其有生輔之以全其生因其有形輔之以全

其形有虞之命官以上下草木鳥獸有夏之懋德鳥獸魚鼈咸若此章言聖人圖難於其易故持於安靜之時所謂為之於未

有制於脆微之際所謂治之於未亂舉三事以為喻欲早良圖以杜後艱無為而無敗無執而無失始終皆慎宜有敗事乎聖人不欲以靜絕學無憂輔物自然之性以體無為之道然後復易持之安終無難圖

之患矣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御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之善為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

之俱無所施智巧焉故曰愚三代而下釋

夫恬悛無為而悅夫嗃嗃之意屈折禮樂

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

將以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

王弼曰明謂多見巧詐散其樸也愚謂無

知守其順自然也

溫公曰去華務實還淳反樸

曹道沖曰民智則生姦民愚則反樸

明者明民以其智也非以明民所謂不以

智治國也愚者智之反也將以愚之使民

去智反樸忘是非絕美惡同乎無知無欲

矣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舒王曰夫聖智者國家之利器也言古之

善為道者不以聖智示人欲使人無知無

欲而愚之也故莊子曰上誠好智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鈎餌罔罟罾筍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罾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愚則無知智則多詐民多智詐巧偽滋生所以難治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盧裕曰捨道任智大偽生焉偽生於下智出於上上下下相蒙為害大矣

唐明皇曰以用也賊害也人君任用多智之臣使令理國智多必作法法出則姦生令下則詐起卷五國家所以滋昏而為國之賊也曹參守法而漢以之安商君變法而秦以之弊故上經云智慧出有大偽是也蘇子由曰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而上下交相賊矣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唐明皇曰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淳德之士使偃息蕃魏弄丸解難自然智詐日薄淳朴日興人和則年豐故國之福也

劉仲平曰不以智治國者開天者也以智治國者開人者也開天則順順則行其所無事其政所以不嚴而治開人則鑿鑿則失於太察其民所以不淳而缺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新說曰堯舜之智在於不徧物禹之智在於行其所無事不徧物則不察物以為明智者也若夫老子所謂不以智治國者則在於存之然後民利百倍

知此兩者亦楷式

河上公曰兩者謂智與不智也常能知智者為賊不智者為福是治身治國之法式唐明皇曰任智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於國人君知此兩者委任純德之臣是以為君楷模法式

呂吉甫曰知此兩者非特施之於治國而

已而於身亦楷式而未嘗違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河上公曰玄天也能知治身治國之法式

是謂與天同德

唐明皇曰玄深也妙也人君常知所委任

是謂深速玄妙至德也

玄德深矣速矣與物反矣

御註玄者天之色常知楷式而不用其智

則與天合德深不可測速不可窮獨立于

萬物之上物無得而耦之者故曰與物反

矣

劉仁會曰玄德難測故曰深無往不備故

曰速兼智任愚故曰與物反也

玄升而入小而與物辨故與物反矣

然後乃至大順

御註順者天之理乃至大順者去智與故

循天之理而已莊子曰與天地為合其合

縉縉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惟若

愚若昏所以去智

顧歎曰雖於俗為反而於道為順

此章言密用其道使民由之而不知無巧詐之智還樸素之純能知此以為法是深遠玄妙之德去智而循天之理矣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

五

五

道徳真經取善集卷之十一 悲六

宋 饒陽居士李霖集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顧歡曰江海處下故百谷宗之王者居謙

則萬物歸之

故能為百谷王

唐明皇曰言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

為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故易云

地道變盈而流謙此舉喻也故地道用謙

則百川委輸而歸往聖人用謙則庶民子

來而不厭爾

直以卑下故能為百谷王王者歸往之義

能下下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

是以聖人欲上入以其言下之欲先入以其

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河上公曰欲在人之上法江海處謙虛欲

在人之前先人而後已也聖人在民上為

王不以尊貴處下故民戴仰而不以為重

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父

毋無有欲害之心也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呂吉甫曰聖人之有天下也以言其位則

固欲上人也然以孤寡不穀為稱而受國

之垢與不祥則以其言下之也以言其序

則固欲先人也然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

得已而後起則以其身後之也夫唯以其

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不重則以戴之

為輕矣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不

害則以從之為利矣不重不害此天下樂

推而不厭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羅什曰心形既空孰能與無物者爭

呂吉甫曰夫以其言下之以其身後之則

不爭者也樂推而不厭則天下莫能與之

爭也非體玄德者其能若是乎故曰以其

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章以謙下為主江海善下故為百谷王

聖人言下身後故天下樂推而不厭夫孰

能與謙下者爭哉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杜弼曰肖似也不與物同故曰不肖

夫唯大故似不肖

蘇子由曰夫道曠然無形類然無名充徧

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為大也

若似於物則亦一物矣而何足大哉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御註肖物者小為物所肖者大道覆載萬

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故似不肖若肖則道

外有物豈得為大乎

王弼曰久矣其細猶曰其細久矣肖則失

其所以為大矣故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呂吉甫曰天下徒見我道之大而謂其似

不肖而不知其所以大固似不肖也何以

言之大道汎兮其可左右無乎不在者也

彼其無乎不在無可疑者謂之似不肖而

不知其無不在而似不肖乃道之所以為

大也蓋萬物莫非道也則道外無物則無

所肖者此其所以為大也若有所肖則道

外有物矣道外有物則道有所不在其尚
得為大乎

王元澤曰肖者有所似道為萬物祖故體

道者物當似我我豈似物乎蓋有所似則

是象彼者也象彼則彼必大而我小矣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唐明皇曰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

行甚可珍貴能常保倚執持可以治身治

國也

王元澤曰凡此三寶皆俗情所謂小而乃

至人之所以為大也

一曰慈

王元澤曰慈主於愛愛物仁也而獨稱慈

者仁則廣德以覆下於末為盛矣老子方

語其本故不曰仁而曰慈慈者父道仁之

本而不假為者也

唐紹曰慈愛也禮記曰為人父者止於慈

茲益也慈者人之本父子之道天性也人

之慈孝自得於所性之中無待於外矣仁

者人也以兼愛為心去性遠矣老子方明

道德之要故以慈為寶

宣聖五常以仁為首釋迦十戒以殺為先

三聖雖殊以慈為本則一也

二曰儉

顧歡曰寶精愛氣不為奢費

呂吉甫曰其行身也徐而不費以約為紀非儉乎

儉德之共也大禹修身以克儉為賢文王

為治以節儉為化儉之為德大矣哉書曰

恭儉惟德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顧歡曰履謙居後不為物先

呂吉甫曰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人皆取先

己獨取後非不敢為天下先乎

王元澤曰於易則謙是也天地人神皆以

謙為貴故聖人寶之

孔聖以仁道為本以儉讓為德亦寶此三

者而已

夫慈故能勇

王弼曰夫慈以陳則勝以守則固故能勇

也

呂吉甫曰夫慈為柔弱矣而能勝剛強是

能勇也

孟子曰仁者無敵帝舜性仁形為四罪之

誅成湯克仁能勝夏桀之虐文王視民如

儉故能廣

傷可謂慈矣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非勇

乎

顧歡曰治身愛氣則性命自足治國愛人

則德化自廣

儉以修身則精神不費儉以治國則財用

有餘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御註不爭而善勝者天之道道之尊故為

器之長

河上公曰不為天下首先成器長謂得道

人也我能為道人之長也

舒王曰不敢為天下先則物莫為之先故

能成其器長

矣

御註世之人知勇之足以勝人而不知慈乃能勇知廣之足以夸衆而不知儉乃能廣知器長之足尚而不知自後之爲要則剛強之徒而已有死之道焉

顧歡曰棄捨慈悲且爲勇敢謂負氣輕死以不懼爲勇不實其氣而捨散其精不愛其人而廣用其力舍其後已但爲人先所行如此動入死地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御註仁人無敵於天下故以戰則勝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効死而弗去故以守則固

唐明皇曰用慈以戰利在全衆用慈以守利在安人各保安全故能勝固爾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御註志於仁者其衷爲天所誘志於不仁者其鑿爲天所奪則天所以救之衛之者以慈而已此三寶所以慈爲先
河上公曰天將救助善人必與慈仁之性

使能自營助也

王元澤曰三寶皆以慈爲心言天救衛之者以其慈故也

此章言道大而爲寶者三三寶之中以慈爲本故篇終言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

盧裕曰士者將帥不武謂不以武凌人

呂吉甫曰士之爲言事道而以將人爲任也事道則不爭勝將人則用人之力何所

事武

若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善戰者不怒

御註上兵伐謀而怒實勝思

河上公曰善以道戰者禁邪於心曾絕禍於未萌無所誅怒也

舒王曰不怒則善戰

呂吉甫曰爲士而無所事武則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固其

宜也

戰危事也善戰者弔民伐罪而已豈有私怒以用危事而害民者哉若湯放桀武王伐紂是也

善勝敵者不爭

御註爭逆德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勝敗特未定也不武所以成其武不怒所以濟其怒不爭所以彌其爭三者皆出于德故曰善

河上公曰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來遠

以德不與敵爭而敵自服

劉仁會曰德感物實故曰勝敵兵刃不交故曰不爭

爭逆德也不爭而勝乃為善也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

兵者不戰而勝善之善也

善用人者為之下

御註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故智者為之謀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故能者為之役辦雖窮萬物不自說也故辯者為之使

河上公曰善用人者自輔佐者當為人執謀下也

纂微曰善用人者以謙不以力故用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心膂用將帥之臣則跪而受鉞行而推轂

是謂不爭之德

呂吉甫曰體道者不爭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是謂不爭之德也

是謂用人之力

御註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而位之者無智也

呂吉甫曰體道者能下人能下人者人樂為之用而不自用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用人之力

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御註無為為之之謂天不爭而用人故可以配天則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古之極極至也木之至者屋極是也此章言善為士者不武夫不怒不爭用人

之力是不武也德則不爭力則用人故可
以配天無爲而無以加矣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御註感之者爲主應之者爲客迫而後動

不得已而後起謂之應兵應兵爲客者也

顧歡曰在國先舉在陣先動爲主和而不

唱迫而後動爲客先舉先動驕盈必危今

欲順天應人以自全保既丕先舉是不爲

主不得已而用是故爲客

不敢進寸而退尺

御註不嗜殺人故難進而易退

呂吉甫曰主逆而客順主勞而客逸進驕

而退卑進躁而退靜以順待逆以逸待勞

以卑待驕以靜待躁皆非所敵也

王元澤曰不勇於殺伐

是謂行無行

御註善爲士者不武行而無迹

唐明皇曰爲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

與無行同矣

張君相曰兵由彼起我實不行應物而動
雖行無行

王元澤曰至仁之兵有征無戰與無行同

攘無臂

唐明皇曰攘臂所以表怒善戰者不怒若

無臂可攘

仍無敵

御註善勝敵者不爭

顧歡曰仍引也人既服德則班師振旅雖

欲引敵無敵可引

執無兵

御註用人之力故無事於執兵

唐明皇曰執兵所以表殺今已慈和爲主

故雖執兵與無兵同

王元澤曰雖有戰之名前無敵者故與不

戰同

禍莫大於輕敵

成玄英曰內明敵前境也輕染諸塵則致

三塗之禍

輕敵則幾喪吾寶

成玄英曰幾盡也輕敵則好勇而不慈廣
食而失儉好進而不退盡失前三寶
呂吉甫曰苟為不能出於無為知主而不
知客知進而不知退是之謂輕敵輕敵則
喪吾之慈而失仁民愛物之心矣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唐明皇曰抗舉也兩國舉兵以相加則慈
哀於人者勝

王元澤曰哀憐之心慈也慈故能勇所以
勝一本作相若亦通若之言兵刃相敵也

此章言用兵出於不得已故為客退尺不
敢輕敵恐喪其實故舉兵相加慈哀於人
者勝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註道炳而易見故載之言則甚易知要
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甚易行孟子曰道
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天下無
不能有難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己爾
蘇子由曰道之大復性而足性之妙用見

於起居飲食之間爾聖人指此以示人豈
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
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
之乎

易則易知近則易行以其至易也非思慮
擬議之所能喻所謂不慮而知也以其至
近也非步驟遲速之所能至所謂不行而
至也用智以知之則淺矣故天下莫能知
用力以行之則莫能至故天下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御註言不勝窮也而理為之本事不勝應
也而道為之主順理而索循道而行天下
無難矣

言以無言為宗事以無事為君得其宗而
易知識其君而易行天下不能知不能行
者不知其宗與君而已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蘇子由曰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
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
則考事而足矣惟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

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
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為而有漠然不自知
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
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河上公曰希少也唯達道者乃能知我故
為貴也

纂微曰至道之言有宗有君惟明者知之
故希少矣

惟知者少此所以為貴也使淺識以知聖

人則豈足貴邪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河上公曰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匿寶
藏德不以示人也

王弼曰被褐者同其塵懷玉者實其真也

聖人之所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玉
而不顯故難知而為貴也

褐者麤淺之服玉者精貴之寶被褐者顯
麤於外和光同塵若愚若昏不殊於俗懷
玉者藏寶於內懷道抱德匿名藏譽不示

於人與珉中玉表者異矣莊子曰聖人懷
之衆人辯以相示也此章言道易知易行
然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以言有宗事有
君也夫惟有宗與君是以知者少也聖人
所以難知者實此道而被褐故爾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呂吉甫曰道之為體不知而能知者也知
其不知而以不知知之至者也故曰知不
知上矣雖知其不知而以知之則其心

庸詎而寧乎故曰不知知病矣

溫公曰知之如不知則遠怨不知而強知

則招患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唐明皇曰夫惟能病強知之病是以不為

強知所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呂吉甫曰夫惟知知之為病而病之則反
乎無知而知不足以病之矣故曰夫惟病
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此而已故曰以

其病病是以不病南伯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若子綦者可謂病病者乎

王元澤曰病而不自知病者終莫悟矣

此章言道本無知其不知為上不知而用知以知之則為病聖人之不病者知之為病而反乎無知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河上公曰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謂死亡也畏之者當愛精養神承天順地也

成玄英曰內明威刑也所謂經戒科律大威即三塗惡趣北都羅鄢之刑法也言一切眾生未解真理愛樂世法輕而行之則

冥中大刑必將至矣

劉仲平曰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眾人不知畏天之威故大威至矣有威可畏謂之威眾人不知畏天之威則

無所不為此天之大降其威虐而禍罰所加也故曰大威至矣書曰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無狹其所居

御註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不可圍而曲士不以語於道者狹其所居故也橫而充之則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無自而不可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

唐明皇曰神所居者心也無狹者除情去欲使虛而生白

無厭其所生

御註生者氣之聚人之生通乎物之所造而厭其所生者且晝之所為有桎亡之矣桎之反復則夜氣不足以存彼保合大和而無中道天者無厭其所生故也

河上公曰人所以生者以有精神精神託空虛喜清靜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辟滿腹為伐命散神也

劉仲平曰無狹其所居德之地也無厭其所生德之本也德之地盡性也德之本至

命也故聖人不以人滅天不以故滅命

王元澤曰民性本自廣大流通而世教下

表不能使之復朴乃蹙其居之廣而使狹

厭其生之通而使塞夫唯狹其居故民不

溥而偽唯厭其生故民不厚而薄彼聖人

不然使民逍遙乎天下之廣居而各遂其

浩然之性則其有干戚者乎莊子曰稀韋

氏之圃黃帝之圃堯舜之宮湯武之室此

明世世下表漸狹其居也彼聖人豈有優

劣乎而居乃漸狹者所遭之時則然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河上公曰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垢

濁恬淡無欲則精神居之而不厭也

顧歡曰人不厭生生不厭人人不棄道道

不棄人故曰生與人相保人與道相得

西昇經曰神常愛人人不愛神若人不厭

其精神則精神居之而不去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河上公曰自知己之得失不自顯見德美

於外而藏之於內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不

於外而藏之於內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不

自貴高榮名於世

呂吉甫曰聖人自知以常而不自見以外

其身知常而外其身乃所以不狹其所居

也自愛以畜而不自貴以遺其生畜而遺

生乃所以不厭其所生也

劉進喜曰保養真性不輕染欲自愛也謙

卑靜退先物後已不自貴也

明以自知而不自見以矜能則其性廣而

物不能蔽所謂無狹其所居也仁以自愛

而不自貴以賤物則其生全而物莫能傷

所謂無厭其所生也夫然則豈至於干天

之威乎

故去彼取此

顧歡曰去彼見貴則威罰外消取此知愛

則生道內足

此章言上失其大道之化民亡其性命之

真故雖有可畏之威而弗畏也唯無狹其

居以盡性無厭其生以至命豈有干威者

乎是以去彼見貴取此知愛亦使民廣其

居而不狹保其生而不厭也聖人去取灼

居而不狹保其生而不厭也聖人去取灼

可見矣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

顧歡曰不懼曰勇必果曰敢謂見威不懼必果無回強梁使氣殺身之術

成玄英曰勇謂猛進也敢謂果決也殺謂

死滅也言進必果決貪於世事則死滅也

羅什曰心定所行果而望得真去邪來遂

獲其罪故言殺

勇於不敢則活

羅什曰行柔弱唯善是與則獲其利言活

活長生也若進心虛淡不敢貪染則長生

顧歡曰謂獨立不懼不敢有為守柔盡順

活身之道

舒王曰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眾

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勇於敢以不必必

之故多兵而殺勇於不敢以必不必故無

兵而活

呂吉甫曰用其剛強而必於外物者勇於

敢者也則死之徒是也故曰勇於敢則殺

致其柔弱而無所必者勇於不敢者也則生之徒是已故曰勇於不敢則活

此兩者或利或害

河上公曰兩者謂敢與不敢也活身為利

殺身為害

王弼曰俱勇而所施者異利害不同故曰

或利或害也

呂吉甫曰勇於敢者人以為利而害或在

其中矣勇於不敢者人以為害而利或在

其中矣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御註疇於人者侔於天人之所利天之所

惡孰從而知之

是以聖人猶難之

御註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雖聖人不敢易

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御註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

與之歸而不逆是謂不爭消息滿虛物之

與俱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爭而

善勝

唐明皇曰此下言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
敢天不與物爭四時盈虛物無違者故善
於勝

不言而善應

王元澤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福善禍淫酬酢萬變無一不生

劉仁會曰寂寞無聲故曰不言有感則報
故言善應

不召而自來

御註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召之矣萬物
之紛錯而天有以制其命孰得而召之使
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而已

縑然而善謀

蔡子晃曰雖坦蕩平夷善能謀圖善惡毫
分不差

分不差

王元澤曰常易故坦然知險故善謀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御註密而有間人所為也天則雖疎而無
間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所以為不

失且爭而後勝言而後應者人也天則不
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召之則至難於知
天者人也天則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
惟聖人為能體此故不就利不違害常利
而無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者

曹道沖曰物不能逃者天網也恢大疎略
物無漏者

包羅上下六合萬物不能逃其內者天網
也恢恢甚大雖則疎略賞善禍淫毫分不
失此章言勇於敢與不敢夫勇敢者天之

所惡雖聖人猶難於勇敢下文言天道謙
虛當視以為法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顧歡曰奈何猶如何也道德陵夷刑罰深

酷則生不足懷死不足畏人不畏死本由
刑政之苛如不慕大德以生人更設嚴刑
以懼物民將抵冒而終不化修已奢淫則

精窮氣竭萬神交落動之死地不能制情
遣欲更為險行驚神

上失其道民無常心以抵冒法禁何死之
畏上猶以死懼之斬鋸制焉繩墨殺焉而
亂終不止則秦以下是也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
故

御註天下樂其生而重犯法矣然後奇言
者有誅異行者有禁荀卿所謂犯治之罪
固重也

河上公曰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為奇巧
乃應以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

傷時王不先以道德化人而先刑罰

王弼曰詭異亂真謂之奇也

常有司殺者殺

唐明皇曰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
有司殺者殺之

杜光庭曰司主也天之養人也厚矣愛人
也至矣南宮丹錄賞善而司生北宮黑簿
紀過而主死天地萬神司察善惡以懲以
勸俾其革惡而遷善也故有功者延年有
罪者奪算毫分無失如陽官之考較焉天

有司命四司之星在虛危之間人星之側
以司於人此四司星者三元經所謂天之
司殺也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

河上公曰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

匠斲木乃勞而無功也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河上公曰人君行刑罰猶拙夫代大匠斲

木也必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其手代天

殺者失其紀綱不得其紀綱則反受其殃

也

呂吉甫曰聖人以道治天下者宜如何哉

常有司殺者殺勿代之而已矣何謂常有

司殺者殺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天討有罪

五刑五用則司殺者天之謂也刑戮者有

出於好惡而不用於天討則是代司殺者

殺也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希有不傷

其手者則代司殺者殺其傷可知

此章言民無常心而不畏死當先化之以

道不可威之以刑若民畏死而為奇者誅

之孰敢有犯然不可以自殺而有天之司
殺者若代殺之是猶代大匠斲未有不傷
其手矣

道徳真經取善集卷之十一

道徳真經取善集卷之十二

悲

宋 饒陽居士李霖集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御註賦重則田萊多荒民不足於食

呂吉甫曰一夫耕足以食數口則奚至於
飢哉而至於飢者非以其上食稅之多故

耶

王元澤曰張官賦祿制禮用則將以富民
也而費多增稅末歲本衰適使之飢而已

幽王賦重而楚茨之詩刺魏君重斂而碩

鼠之詩作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御註政煩則姦偽滋起民失其朴

劉進喜曰有為則政煩無為則事簡簡則

易從煩則難治六情難制由一心之有為

呂吉甫曰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矣難

治哉而至於難治者非以其上之有為故

難耶

王元澤曰任察生事將以治民而人困俗

彫巧偽彌出愈難治矣觀上古與後世即其驗也

無為而治者舜之所以為帝垂拱而治者武之所以為王帝王興成皆原於此經曰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纂微曰賦重政煩民亡本業則競求寶貨而觸法犯禁輕就死地以其求養生之具太厚致有蹈水火而不懼逆白刃而不驚者故曰是以輕死

呂吉甫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則奚至於輕死哉而至於輕死者非以其生生之厚故輕死耶

溫公曰求利所以養生也而民常以利喪其生

矜生太厚欲利甚勤觸刑蹈險視死輕矣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御註莊子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無以生為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棄事而遺生故也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

不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所以賢於貴生貴生則異於輕死遺生則賢於貴生推所以善吾生者而施之於民則薄稅斂簡刑罰家給人足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帝王之極功也

此章言賦重政煩民亡本業是以輕死此三事皆以末傷本者也貴生則異於輕死無以生為則賢於貴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河上公曰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

河上公曰和氣存也

其死也枯槁

河上公曰和氣散也

嚴遵曰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折也

陽氣之所去水可疑而冰可折也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河上公曰以其上二事觀之則知堅強者

死柔弱生

唐明皇曰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為強梁者亡身失性也

呂吉甫曰道之為物無形而不爭則天下之至柔弱而人莫之喻也故以有形喻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則雖有形者亦以堅強而死柔弱而生而況體無形之道而不致於柔弱其可得乎

是以兵強則不勝

御註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王真曰夏商之裔以百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之末以一統之業而喪九州項羽忽霸而遽亡王莽既篡而旋滅符堅狼狽於淮上隋煬分崩於楚宮此數家兵皆多至數兆少猶數億無不自恃其成以取其欺此皆兵強則不勝之驗也
兵恃其強則必驕矜驕矜者敗亡之道也秦皇至強不二世而亡項氏暴強不旋踵而滅

木強則共

御註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而共之矣

林木茂而斧斤至木強則伐而共之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御註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莊子以濡弱謙下為表

仰觀乎天天積氣而在上地積形而在下遠取諸物木條柔而在上幹堅強而在下以此推之則堅強居下柔弱處上可知矣

是篇泛論人物皆以柔弱生堅強者死欲全生道者可不鑒茲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御註天之道以中為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於有餘下者舉之不至於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四時運行各得其叙

嚴遵曰夫工人之為弓也無殺無生無喻無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絃高急者寬而

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上下相權平正為主調和為常故弓可捍而矢可行夫按高舉下損大益小天地之道

張君相曰用弓之道高者恐過故抑之令不高下者不及故舉之令不下不下不高中前期也為行之道亦務中平太高則眾所不容傷下則非議所聚抑高舉下合理源也

唐明皇曰張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猶天道虧盈益謙欲令人君法天字人故示抑高舉下之道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御註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御註人心排下而進上虛榮獨而畏高明
王元澤曰人道任情故不均
河上公曰人道與天道反也世俗之人損
貧益富奪弱與強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御註不虛榮獨而整者與之不畏高明而饒者損之非有道者不能
河上公曰誰能居有餘之位自省爵祿以奉天下不足者乎唯有道之君能行也
王元澤曰有道者與天合道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
羅什曰得此虛通而無思無慮宣有心智而欲貴已之賢能不恃其為無自伐之心不居其功無自滿之志恃為處功則見賢見賢則是以有餘自奉招損之道也

此章言天之道以中為至故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聖人法天不恃為處功以示其賢故受益而無損非知天者不能與此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呂吉甫曰天下之物唯水能因物之曲直方圓而從之則是柔弱莫過於水者也而流大物轉大石穿突陵谷浮載天地唯水為能則是攻堅強者無以先之也所以然

者以其雖曲折萬變而終不失其所以為水是其無以易之也
水隨物萬變而不易已者以其柔弱故也
人能體此雖應萬殊之變而吾心常一故能勝物而不傷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河上公曰舌柔齒剛齒先舌亡水能滅火

陰能消陽知柔弱者久長剛強者折傷恥

謙卑好強梁

是以聖人言

謂下文也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

王

王元澤曰聖人所以能柔弱者體水以為

德也受國不祥其納汙守辱之義乎

引萬方之罪歸己是受國之垢濁也故為

一國之君主稱孤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

也故天下之人歸往矣

正言若反

王元澤曰反於小知之近情而合於大道

之至正

蘇子由曰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為辱受不祥為殃故也

此章言柔弱勝剛強故先舉水以為喻後引聖人言以信之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呂吉甫曰復讎者不折鏃于雖有忮心不

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不由此道則怨之

所生也而人欲和之不可勝解矣故曰和

大怨者必有餘怨不善者吾亦善之乃所

以為德善和大怨而不免於有餘怨安可

以為善哉

人君不能無為無事謙卑柔弱而民乃多

欲好爭怨惡並與人君立法以繩之其殺

人者死傷人者刑而和報其怨柰何姦詐

愈甚而怨惡益多則安可以為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

河上公曰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無

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為信也

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為信也

陸希聲曰古者結繩為約而民不欺破木為契而民不違何者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也故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爾契來則合而不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用不作

李榮曰古者聖人刻木為契君執於左臣執於右為信合之於符契不復制之以法律於物無罰故曰不責於是故不罰不責何怨何和

王弼曰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

而不責於人

呂吉甫曰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是乃使復讎者不折鏃于雖有忤心不怨飄瓦而天下平均之道也蓋古之獻牛馬者執右契右契所以取左契所以與則左契者常以與人而不為物主者也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每以有餘奉天下至於殺人則有司殺者殺而未嘗尸之則是執左契以與人而不為物主此其所以無怨而不責於人之道也夫豈以和之為悅乎

王元澤曰左契取於人右契取人左無事而右主權故古者分契之法如此也聖人執左契不從事於物而物自來合吾應其合者爾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然則聖人常受天下之責而無責人之心是以終無怨莊子曰以得為在人以失為在己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之謂也記曰獻牛馬者操右券蓋獻者并券以進是知左券乃受責者之所執史記曰操右契以責事

故有德司契

王元澤曰不從事於物而應物之合者

嚴仙曰求諸已

有德之君司察契信不令怨生而後責於人也

無德司徹

河上公曰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嚴仙曰求諸人

舒王曰司徹通於事則不能無責於人不能無責於人則不能使人之無怨此其所

以為無德也

徹通也無德者物物求通而有和怨之心焉茲徹也祇所以為蔽歟故曰樂通物非聖人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御註善則與之何親之有

呂吉甫曰無親而唯善人之與是亦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之道也

王元澤曰唯天無心但善則與明天與聖人同道也

此章言有心和怨不若無心司契和怨則必有餘怨司契則不責於人天道無親唯善則與是亦執左契不責於人之道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河上公曰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為小示儉約不奢秦民雖眾若寡少不敢勞也

臧玄靜曰土地不多為小國士卒不眾為寡民

王元澤曰小國寡民則民淳厚蓋國大民

眾則利害相摩巧偽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則其驗也

小制國則事簡寡聚民則民淳事簡民淳可以復太古之治矣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舒王曰夫民之寡則吾之用亦狹矣故小國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不用矣

王元澤曰十人所共謂之什器百人所共謂之伯器清靜之治務使民各遂其生理而不妄興作終無連羣聚眾之事故雖器

有什伯而不用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河上公曰君能為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貪生也政令不煩則民安其業故不遠遷徙離其常處

王元澤曰樂生遂性故重死安土無求故不遠徙

重死者不輕生也與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者異矣不遠徙者安其居也與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者異矣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御註無絕險之迹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無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纂微曰剡木為舟以濟於水斲輪為輿以

通於陸蓋適遠之用也無為之世山無蹊

隧澤無舟梁本絕往來何所乘用

張君相曰兵以討逆武以靜亂上既行道

下乃好德自然從化何事陳兵內明舟輿

以喻小乘甲兵以喻小智行人心安實相

廢而不用

○王元澤曰民自足於性分之內則無遠遊

交戰之患

曹道冲曰大國不侵小國守土介冑戈矛

不戰安用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王元澤曰事簡民淳故無用文契

唐明皇曰舟輿所以利遷徙甲兵所以徇

攻戰兩者無欲故無所乘陳返樸還淳復

歸於結繩之用矣

疏曰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故繫辭曰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欲

明結繩之世人人淳樸文字既興詐偽日

漸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曰使

民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御註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嬉鼓腹而遊

民能已此矣止分故甘去華故美不擾故

安存生故樂

唐明皇曰不貪滋味故所食常甘不事文

繡故所服皆美不飾棟宇故所居則安不

澆淳樸故其俗可樂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

來

王元澤曰此盡性之治民亦盡其性竊嘗

考論語與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

人之事業蓋以為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

効可以為此也老子大聖也而所遇之變

適當反本盡性之時故獨明道德之意以

收斂事物之散而一之於樸誠舉其書以

加之政則化民成俗此篇其効也故經之

義終焉

呂吉甫曰三代以來至於周衰其文弊甚矣民失其性命之情故老子之言救之以質以反太古之治然詩書之所言則止於堯舜三代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何哉曰夫道與世交相喪久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試此其所以必反太古之道也然則世去太古也久矣遂可以盡復乎曰未可也然則其言之何也曰禮至於兼三王樂至於備六代其文極矣然而禮不以玄水大羹而措之醴酒和羹之下樂不以擘管清磬而加之朱絃疏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意所不得已者如彼而所欲反本復始如此也方斯時也孔子方求文武周公之墜緒而賡之老子論其道與世如此其意亦猶是而已矣譬之月建已而火始王而金氣已生於其間矣此五材所以相繼而不絕也故聞古之治雖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有舟輿而不乘有甲兵而不陳

則舉大事用大衆非得已也聞其民結繩而用之鄰國相望雞犬相聞至老死不相往來則煩文倦令督稽趣留而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非得已也則不得已者常在於此而所欲復者常在彼也則其肯煩事為以深治人之過乎然則欲天下不安平泰不可得也即汲而不言猶屏玄水徹疏越其孰知禮之寧儉而樂之節樂而反本復始之意乎夫聖人之言豈小補哉

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近而不交無求之至也是篇言小國寡民則事簡民淳可復太古之治自結繩而下皆太古之治也誠舉是書以化民其効可以如此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舒王曰信者性也言近於性則極天下之至順故言之信者不美夫治天下至於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老死而不相往來則治之極復收斂而歸於道故次之

以信言不美

王元澤曰信言要於道道之出口淡乎無味何美之有

盜言孔甘甘者味之美者也貌言華也華者色之美者也巧言如簧簧者聲之美者也信言者以道而言也淡乎無味而非道也言無華綺而非貌也言無韻麗而非簧也此所以不美歟

美言不信

河上公曰美言者滋美之華辭不信者飾偽多空虛

舒王曰言之美則不能近於性矣故美言不信

王元澤曰離道而語事物雖足以美淺聞之聽而非至論也故不足於信

善者不辯

善行道者無辯說

辯者不善

唐明皇曰空滯辯說故不善

王元澤曰言以明道而已道要煩何用

多說孔子曰辭達而已

知者不博

御註知道之微者反要而已經曰少則得纂微曰夫知者謂知其道也明於理而知根本得其要而已矣何必博乎所謂少則

得

博者不知

御註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莊子曰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

河上公曰博者多見聞不知者失要真也

蘇子由曰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而日

益者未必知道也

聖人不積

王弼曰無私自存唯善是與任物而已

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王元澤曰為人者施於事業以治天下也

因其勢而利之則吾道不虧而事業彌廣

矣與人者授之以道也授之以道如天生

物吾未嘗費而物日以夥既云無積故又

明能贍足萬物蓋唯無積乃所以能足也

曹道冲曰博施之富無盡不積之應無窮
妙用日生求之不屈大施日與取之益豐
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聖人不積
亦虛而已虛故足以應羣實而不屈所以
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

御註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而
物實利之未始有害

盧裕曰人道利於此者或害於彼天道均
平故有利無害

顧歡曰善者得道以成惡者得道以化同
歸乎一利而不害

天法道故春夏生之育之秋冬成之熟之
是利而不害也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呂吉甫曰老子之言也內觀諸心外觀諸
物仰觀諸天俯觀諸地無有不契是信也
然而下士聞而笑之天下以為似不肖是
不美也言之至近其指至遠是善也然而
非以言為悅是不辯也其知至於無知是

知也而其約不離吾心是不博也而學者
以美與辯與博求之則踈矣老子之道也
以有積為不足雖聖智猶絕而棄之是無
積也故至無而供萬物之求則是愈者而
愈多也而學者於是不能剗心焉則不可
得而至也凡物有所利有所不利者所不
利則不能不害矣唯天之道無所利則無
所不利無所不利則利而不害矣凡物之
有為者莫不有我有我故有爭唯聖人之
道雖為而無為無為故無我無我故不爭
是天之道而已矣

聖法天雖為也而為出於無為化成事就
不與物爭故能全其聖功也此章總叙作
經之旨體道而言也道淡無味故不美言
以明道故不辯道要不煩故不博聖人體
道故不積以至無供萬物之求故愈有愈
多天法道故利而不害聖法天故為而不
爭誠欲體道德之說莫尚於利物而不爭
故以此終焉

道德一合論

未形之先道與德俱實既形之後道與德俱顯孰為道乎物莫不由者是已孰為德乎道之在我者是已自其異者視之道之與德雖有兩名自其同者視之道之與德不離一致道降為德而德未始外乎道德

出於道而道未始外乎德南華經云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謂德自其一未形而言謂之道自其物得以生而言謂之德又曰德總乎道之一道德合則渾而為一離則散而為二今言道德經者是也言道經德經者非也後人見上經之首取其道可道因名為道經也下經之首取其上德不德因名為德經也茲道德之所以分裂歟上經止言其道何以言孔德之容唯道是從是道不離於德也若下經止言其德何以言道生之德畜之是德不離於道也以經考之道德相須不可偏舉嘗試論之夫道非德無以顯德非道無以明道無為無形故居化物之先德有用有為故在生化之後道居先故處於上德

居後故處於下道德合而為一不可分而為二也西昇經云道德一合與道通也南華經云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以是推之道德相須而不相離也明矣

司馬溫公述要

太史公曰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後人因其篇首之文上篇曰道下篇曰德夫道德連體不可偏舉今從本名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二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四 原闕卷一之三 悲

趙志堅著

德經

上德章第一

道是微妙之本本尊故稱上德是應濟之迹迹甲故言下今此卷中合有四十四章大分三別初一章立宗次四十二章廣談義理後一章結會歸宗初章之中自有五別初明德有長執遂成工下次明五德降殺由人與時三明意漸澆訛失道行禮四明忠信不足華薄有餘五明有通文夫去華歸實四句一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德者得也與道相得故云德也德有二義

一者本德道之妙用隨類生長咸令有益二者修證契道之人初得真性終復本道既能自得又令他得所得者道故云上德不德者上德也德與道契利物弘深功成迹隱德不彰露百姓日用而不知萬代資之而不識此詮有德高勝無比故稱爲上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夫心境兩忘物我齊貫與道玄同者方謂之德今則矜執未祛封著猶在雖則德亦備矣自見猶存爲未全忘故名爲下下十

一句二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以用也無爲言內心虛澹無欲爲無以爲謂境物虛淨俗所有法皆無用爲此述上德之妙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未能虛遣貴念有爲成功立事故云爲之欲榮利以潤家國名謚以揚己故云有用爲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仁者恩惠之迹恤人不足損己惠之矜人有過私恩宥之此爲之也成濟不以爲功施恩不望其報此無以爲也荷恩者衆懷惠者多從化如練承風自靡仁道最優故稱上也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義宜也人無分理物失其宜時有剛潔之士不容私邪明斷是非審分曲直咸得分理不失其宜者義士之所爲也近徇榮祿遠乎功名此有用爲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禮履也俯仰進退履踐合度謂之禮攘奮臂也仍引也備得節文名為上夫禮者制形之法淳風漸澆人情險薄心不相與形又倨傲從外設法且制容儀庶使心逐形柔內隨外順身既合禮心漸得理然有情貌相反形順心違心有姦欺形不應禮故有忿怒奮臂更相牽引此謂失禮之初亂之首也下四句三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道即上德也後德謂下德也上德合道故名為道初為對道所以稱德今對後德復以為道人既不能行於上德虛忘之道而行下德有為之執下德者諸行備足但不忘耳仁者恩惠仁恕德中之一行時人不能具德此獨偏有一行仁中最勝故稱為上仁由行仁以得人其次行義以斷割義以刑伏仁以恩從故仁勝義也義猶用刑以伏心禮唯制形以應節故外有屈折之

容內無柔順之行斯則外君子而內小人故有攘臂忿爭者也下六句四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忠則誠心唯一信則從命無二自淳至澆禮為下極忠信之心歇薄空事容儀身逐心邪故為亂首且道心無限唯貴淳一故擁腫鞅掌之與居而遺其屈折也禮文有數務存規矩故進退俯仰之中節稱為道上此則道貴心而禮貴形夫制心者入道制形者從俗心無道而從俗不亂如何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前識有二一者心實未知口先言知識在知前故云前識二者役此之心競為先識夫知者先以心知而後口言今乃心不知而口言知者則口識在於知前此為道中之華薄也失淳厚之風長貪競之俗故為失道之初澆愚之始下六句五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丈長也夫扶也有大德而能長養羣品扶護蒼生者謂之大丈夫其行心也處其厚

不處其澆薄唯道是務豈知禮之所用手
厚薄同是一物但有好惡華實則論真假
故華假不及實真
居其實不居其華

大丈夫有道者也心守真實不處華偽以
此勵人

故去彼取此

立身為行去彼華薄取此實厚為厚實近
道以為此華薄遠道故以為彼

昔之章第二 大段之首其中四十一
章廣論諸義前章明五

德降殺至禮為亂此明為人守本歸
道會理前指其失今示其得隨機以
誘所以次之章中四別初明有色有
形同質一氣次明生徒難來成勤無
為三明損高就卑示為久要四明
捨貴就賤方得歸真八句一

昔之得一者

一元氣道之始生者也古昔天地萬物同

得一氣而有生成此句總說生由下別陳

得一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一氣分為陰陽陽氣清上澄為天天得一

中之清氣而為天故清明也陰氣濁下疑

為地地得一中之濁氣而為地故安寧也
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

一氣之中有非陰非陽者名曰和陰陽既
判和之陰多者為鬼神及山川之精神鬼
等為得一精靈應用而不窮川谷流益而

不竭川谷精靈亦如人之有神也

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萬物者懷生之總名人最有靈而居萬物
之首王侯偏得中和之秀而為眾人之長

天下政教之主

其致之

致得也結上六事同得一氣而有生成下

六句二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

一者氣之始至虛無象者也天地得之以

清寧亦須守之以長久若有為有欲自當

失一則天無一以保清將有昏濁破裂之

象地無一以守寧恐招振動發洩之禍夫

一者可以始終得不可始得而終失此一

初得之不由已後失之必由人故舉裂發

為戒也

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

神若用一冲虛自得靈異不測如則驕矜必當功用休歇川瀆精靈自大白滿與一相違則川澤乾枯水源焦灼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將恐廢

一者道之妙氣有形之本人若能歸本守一則生全遂末失一則性滅王侯無一以處貴恐速敗慶言崩墜也此六事同戒僑盈其天地神谷亦言及者為天地神谷俱有精靈因人戒勗故遍及之故序訣云天地鬼神所宗奉文同無一異矣下五句三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夫守一道者唯有冲虛無論貴賤其有謙損下賤則近道而安全矜誇貴高則違道而毀滅也卷八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

孤獨鰥寡人中惡名不穀亦不善也穀祿也自謙無德不堪受祿行心若是豈非以

賤為此言能用一處貴耶非者問云是以也下三句四

故致數譽無譽

譽讚美也就譽推數無可譽者王因眾貴共名為王推王實體無王定相何則四肢百體各自有名無名王者若共名為王則假合非實檢尋名起從百姓來由百姓自是虛假名王何能有實內則無王定體外亦無王實名內外皆無非內非外誰為名者以此數譽無譽可得一切諸法例同此妄有本作與及車者並同此釋然此經文約理廣義體多舍推斥眾緣洞忘心相老君莊子具有成文故莊子云假於異物託於同體異物既假同體未真又云今指馬百體而不得馬而馬繫於前謂之馬也又西昇經云合會地水火風四氣時往緣地水火風言四大也四氣謂四時之氣四大假合因時代謝暫得成身四大不能各生要待眾緣合會共成人身四大各散身在何處依文說義不作此釋要須使依先儒

訓解何以別於道俗之典乎其傳奕徒既其文未既其實乃云流俗道士深習胡義若以道士可誣遂云深習欲將經論置在何方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古本碌碌玉貌碌碌石次玉也今依仙公本碌碌驅驅之稱王者人間所貴落落廢棄之名石者物中之賤為道者不欲如玉之貴驅馳不息寧當如石之賤安閑歸道今不言處玉石之間者為此章准從下從

賤元無取中之意

返者章第三此明同氣受生有為者生近本歸本對明得次有別前明棄近有為歸本無事後明指陳生本今物休等兩句前

返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返歸本也動者事業也凡人以移故就新為動為道者捨末返本是有道人之事業故云道之動身安心寂不動也捨有歸無云動也亦猶遠曰返先既不去非遠也為無體名遠也今亦不來非近也為身有之

名返也道無來往而有遠返之名心安然亦有返動之義內心虛靜外行柔弱者是返本之行故云弱者道之用下三句後天下之物生於有

有一氣也雖未形已是有氣故言有天地

萬法皆從一氣而生故云生於有

有生於無

無道也一氣從道生故言生於無推極生源指道為者欲令眾兆歸心有所前言返者返歸此無也

上士章第四此明示道根本今物同信用前勸後習所以次之有三別初言教人隱德後明雅道善貸平等生成七句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道即前言無能生有為物返歸者上士聞

有此道信用勤行心不疑惑上士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存有也亡無也雖聞有道心不全信時欲歸趣復疑是虛者中士也

下士聞道大笑之

聞道虛無寂寞無為無形不信此妙拊掌
大笑者下士也以此信謗辯士之上下

不笑不足以為道

不足猶不得也下士以柔弱為怯不競為
愚故笑之下士不笑者以多聞為強辯爭

為德詐妄為智苟得為能此實非道而為

下士所重故以為德而不笑此豈可為道

故不足為道也下十三句二

是以建言有之

以此虛忘柔弱為下士所笑故引古法言

證成所笑之法為是建言上聖法言也有

之則下文是也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

此是古聖法上士信而勤行內心明而進

修外迹如闇若退

夷道若類

內心如道平夷外迹不殊俗類有本作類

謂節類也心平迹類與類未殊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谷者虛容受納上德類之內心潔素外如

灣辱德業廣備迹似庸愚故如不足

建德若偷質真若偷

偷盜也偷變也建立德行如彼私竊恐人

知覺意在藏名因斥誇街有古本作偷謂

委也又云愚也又作偷引也奕云異此字

者非書義也但老君大聖為俗說經務在

當機得意為善豈假腐儒訓釋然後成經

雖有輪揄以偷義為正偷又云淺色內心

純質守道不移外迹順時隨物變易言淺

者其迹非穢非淨似青白難辯之象也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

此下四大明道業成就方正也行至正之

道者無小隅角不修細行細行妨道小隅

害正大器者道心也有為之物雖大早成

無為道器非久不成故言晚成也以此寬

朝為暮望者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大音謂詮道之言也懷道者幾感後應無

問無言問道者寡故大音希也因戒多言

懷道抱德身崇質素不事修飾故云無形

此戒飾容儀下三句後

道隱無名

此明道體至道無形人共不見故言隱無體可名所以無名衣被通生強名大道前八若四大皆法此道外隱內明以為宗旨

夫唯道善貸且成

此明道用夫歎也唯獨也歎美萬法之中獨有道善能貸氣成就萬物言貸者暫借非長與也且者權成非久固也欲使蒙貸者不長往得成者非久住感貸荷成早來

有成有歸由乎貸且之功文有深意

善貸

道生章第五

前明道唯善貸成就德業此明道有神妙為生源成德生形所以為次有別初明生物因由令識根本次明凡惡妄惑向背情生三明舉果戒因示其損益四明強梁非命重品迷徒四句一

道生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

道至無也一妙有也至無不無能生於一道是一體一是道氣氣因體生故云道生一道雖生一還在一中神用資通靈妙異耳一外本道元無虧減一者元氣也亦曰

太和以數言之謂之一以德言之謂之和為氣之始復云元氣妙有不有無色無聲不有而有能生於二者靈氣謂陰陽也且一之為物也從無涉有至微至妙理殊空寂不得言無器象未形不可言有包含

萬象混在其中有神用能清能濁清氣為陽濁氣為陰陰陽同出故云生二陰陽分判一布二事外本一全然若舊二又生三三者形質已具謂天地人也純陽清而為天純陰濁而為地和氣為人和者一氣

兼陰陽之妙三合為和若以和清濁而為天地人者此便以三生三今言二生三生為和是一氣布在二中故唯言二亦猶道遍三才直以天地人為三不可兼道為四其天地人各懷陰陽和三氣備足然天地

人外陰陽和本氣亦無耗損其天地陰陽萬物若無和氣不能自立況能生物乎已上從無適有自妙向靈謂之生非如今日以形相生也其人始生而得和清濁二氣虛凝聚結化生成形其神識即和道之精

秀與天地同受氣而生故西昇經云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是也三生萬物者天地生萬物人又生人兼長養之萬物咸得遂性自此之後皆是陰陽交感以形相生故云三生萬物也下五句二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卷八 十三

負背也抱向也沖中也人以背後為陰故言負心前為陽故言抱和氣在中通貫陰陽調和腑臟然後形神全具故云沖氣以為和草木從地而生向天而長同是負陰抱陽等有和氣但無識異耳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此下明情欲萌生愛惡斯起則是眾生造業之始孤寡不穀眾人同惡唯圖富貴以自益人共不與反更害之王公取孤寡以自目人共愛之下兩句三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物者人之總稱王公以孤寡自目此自損也終居富貴而益也眾人損物利己益之也自益招損眾人也此文通結前後下五

句四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亦易也俗人所教莫不易我無為之法而行有為之教故心無謙損命有夭傷

強梁者不得其死

卷八

十三

勇悍果決損人益己自強若梁眾物摧押中途大折非理而亡既非善終不得其理而死

吾將以為教父

吾老君也父本也老君為強梁之徒死不得免故說自損抑之教以為學者之本枝量損益明示將來此章初說生源使人思慕後陳禍咎令知畏捨此則前招後勸者務使去末歸本也

天下章第六

前明強梁之徒不得其死此明柔弱之類而合

真舉柔對剛所以為次有兩別前明雅志柔弱能破堅強後明數美無為俗情稀及四句前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至柔至堅各有二義一外二內一外者萬法之中至柔者道也至堅者金石也馳騁

猶走驟也金石雖堅為道貫穿來往馳騁
其中若走驟故西昇經云道之所以柔弱
者包裹天地貫穿萬物二內者至柔謂道
心也至堅謂煩惱也千生煩惱堅如金石
唯有柔弱道心善能攻擊咸得銷也

無有人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無有者心也無間者道也心除緣念諸有

皆盡故云無有至道虛妙無瑕無隙故曰

無間入者契合也道雖微妙間乃為心無

所有者契道內空心外彌寬以此校量故

知虛心之德無為之行於人大益下三句

後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稀及之

知道者以身率眾口不言也學道者目擊

心行身無勞也身無所為心無所欲先破

煩惱後入無間無為之益也夫不言者則

聽者耳無所聞無為者則視者目無所見

聞見之外則非常人之所知故天下眾人

少能及此有能察述知心者得不言之教

也

名與身孰親

名者身外之虛譽身者性命之實體命無

身則絕身無名則久故智者藏名遠禍以

全身愚者貪名喪神以害命所以設問身

之與名二者誰親使自校量審令識悟老

君為時人有殺身成名傷其迷妄故設此

問以戒君子

身與貨孰多

貨財之通名求貨者本擬養身今有貪財

二身者似以貨多身少愚之至也是一臂

重於天下況全身之利多可計乎此戒小

人

得與亡孰病

此雙問名利以失名利為病得為不病以

道觀之得乃辱行傷義以招禍患此其病

也亡則身安德茂福枯生全是無病也夫

名利者人所共資富則為福過則為禍富

名與身孰親
名與身孰親
前明無為之德不言利
害已前得後失所以次之有三別初
明校量名利於身孰親次明貪愛既
深危亡亦重後明斷貪知
足自得長生三句一

過之分明者鑿之下句二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此以釋答問名者凶器愛之甚者傷神害命喪功損氣故是大費貪求不已得不能散多積深藏自招攻劫凡為名利致死非

理受害者皆厚亡也下三句三

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知足者止分內其分有二一者性分二者

物分性分者如人飢須食寒須衣腹飽身

温性已足矣其盈衰不衣餘食不味者性

分外也足則能止謂知也若飽而更食自

成腹疾温而又衣交成熱病內有傷生之

醜外招饕餮之名故是辱也二物分者我

所應有之物則是已分分外不取為知止

也故無危殆不止者分外強取必有危亡

及之飽而更食雖不知足食是已分非他

物也為不自節故有辱名辱雖行醜不至

危亡此則知足德優不足過淺知止行劣

不止過深因行既有足止不為辱殆所及

者故得保天年無天損自取長久誰能短

之

大成章第八

前明貪名競利身別兩

成滿舉極或禍所以次之有兩別前
明有德能損方成滿大後明躁致缺
損靜符正道
五大前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忠八

十六

弊猶窮乏也行業大成者終日謙虛猶如

缺損德充於內利物於外其猶良井隨用

不竭故無弊之前為求名喪身者由不忘

也今以忘名晦迹者德壽全也

大滿若沖其用不窮

道德大滿者外相沖虛如彼不足隨機應

用水無窮盡既成又滿體德周備

大直若屈

心符正道杜絕私邪大直也迹隨塵俗委

順無違若屈也

大巧若拙

善為方便妙得其宜大巧也因循故事無

所創為若拙也

大辯若訥

甄別真偽剖析嫌疑大辯也口無便佞得

意忘言若訥也下三句後

躁勝寒靜勝熱

此論說勝極也寒殺氣也熱生氣也陽氣躁極則至寒寒則萬物凋落陰氣靜極則至熱熱則萬物生長以喻於人為行躁極則德業自虧故無成無滿惡多殺氣則善事凋落故實缺實沖虛靜極則有為自損故若缺若沖善氣積則功德增長故大成大滿也

○清靜為天下正

清者外塵不滌靜者內心不動不滌則六根清靜不動則五神安寧以此和靜之德可為天下軌範故云為正也

天下章第九

不出章第十

為學章第十一

聖人章第十二

出生章第十三

道生章第十四

歸元章第十五

原闕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四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五

趙志堅著

悲九

德經

使我章第十六

明開元有為危亡難救此明用知行道

畏懼誠深殷勤戒易所以為次有三

別切明假設法言今物依信次明人好邪道財德兩傷後明道以誇人足驗非道三句一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甚畏

使我者假設之辭介大也臧劉並以為小

今依二德有知者有圖之智小有智心行

大道施為教方以勞已十殺一人父兄猶

戒況有知施教者上停日月之明下燦山

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端蠕之蟲坐而受

害淳常之俗因以澆漓三才不和五行失

據天下可畏孰有比此所損若是故不敢

以纖芥之心有知行化下九句二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徑種道也仁義小行有為薄福俱非正道

並以為邪繁徒逐之唯恐不及心迷遠大

豈知非正哉大道平夷无欲无事内不勞

心慮外不費資財安坐无為天下從化此

謂大道之行也人莫能知之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朝者弘道之庭也五等同會四夷共歸應

表之以謙柔旌之以儉素除殿階也亦謂

除故飾新也毀茅茨土階之質飾飛軒文

陛之華極雕峻以誇人肆崇侈而自貴此

言朝甚除也奪農功役丁壯東臯不作南

畝荒涼田甚蕪也嘉穀不登垣頽室露百

姓不足家國無儲倉甚虛也理身者朝謂

心也心為五神百靈之所會名利得失之

所交是非思慮都集於心故以為朝也自

可損之又損以至无為而乃輕質素鄙淳

樸言无信實詞尚浮華朝甚除也嗜欲盈

懷是非積慮靈府昏穢智識不生心田蕪

也道業不修功行虧闕豎頸陳允倉甚虛

也

服文綵帶利劔厭飲食資貨有餘

身尚華飾衣必輕綺服文綵也心好貪殘

益已損物帶利劔也百味盈前无堪舉箸

厭飲食也海内珍奇積充府庫資貨有餘

也

也下兩句三

是謂盜誇盜誇非道

此前所有之資本非已有剽削百姓如行盜矜已所有謂之誇禍咎誠深何得是道上來所斥俱為不行大道行仁義者已云

發道况仁義之外別遊邪徑哉

善建章第十七

前明好徑无厭損人益已此明貴真守分修身利物前病後樂所以次之有三別初明善人建志守道不修次明修身及家為利漸廣三明以此觀彼心為巨細三句一

善建不波善抱不脫

建者立事之初拔者傾收之後立志為道正其始固其基不為時事傾拔者可謂善其始也抱守持也脫失離也守道堅固終无脫失者善抱也

子孫祭祀不輟

輟止也子孫祭祀夫有宗廟者子孫與則祭祀續子孫衰則祭祀絕若建立雅志守道无虧積善之家餘慶弘遠上延祖禰下及子孫代有賢明相繼不絕或有以子孫為淺俗者然此經所說不以道俗為限有

子孫者豈不得懷道邪下文則云修身修家廣及天下故知經意普被道俗咸資不修之身其德能真

用道修身者去嗜欲除邪偽精專守一其德真矣

修之家其德能有餘

翼成後飛德備能化修身事畢以此理家兼使妻子還淳安貧樂道俗態時盡德行日新道業滋長故是有餘

修之鄉其德能長

有道居鄉隣里景慕尊卑識序食競知廉其德增優故曰長也之國其德能豐

用道理國人感受潤風移俗易人淳物盈故云豐也

修之天下其德能普

道之所在類彼傳燈人無獨親我重積化被遐邇恩及幽明蓬艾咸安蠢動得性無所不利故謂之普也下七句二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夫欲觀人先自觀身然觀有多法今畧言

三一者有觀二者空觀三者真觀一有觀者河上公云以修道身觀不修道身孰存

孰亡鄉國天下例然但以存亡有迹觀迹

以知修與不修故云有觀二空觀者觀身

虛幻無真有處定志經云要訣當知三界

之中三代皆空雖有我身皆應歸空故云

空觀三真觀者則依此經為觀當觀此身

因何而有從何而來是誰之于四肢百體

以何為質氣命精神以誰為主尋經觀理

從道流來初經一氣次涉陰陽道布為精

神元和為氣命陰陽為質緒大道為都匠

總此數物陶冶成身心是陰陽之精而為

嗜欲之主神是至道之精而為氣命之主

一身之用無不周矣諸緣共聚各有精靈

精者為質靈者為庸愚及諸鳥獸皆遇

然耳此謂初身從此已後則以形相生有

識無情各自為種遷惡漸起讀以成業草

木無情種性不易人獸有識隨業流轉以

此文理次第審觀歷歷分明知道為母道

既是母已即道子識母知子應早歸母故

文云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

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此誠真理非

明慧不知故云真觀以是當須自愛自惜

不墜道風專心事母竭誠孝養不可縱情

貪染輕入死地將道種性淪沒三塗既知

有母不可安然有意尋求先須知母所在

作何相貌今且當觀母之為物既不是有

又不是無來無所從去無所適離諸色象

不可相貌求出彼空有不可以方所定迎

不見首隨不見後恍惚如失不知所之觀

母既知神妙莫測實可尊貴深憶深忠勤

行法則法則之要事須異俗不得住有不

得住無空無所據孤然不動久而又久不

覺怡然如有所得向心比母安措之法虛

靜相類心既類母與一和同道至神怡故

如有得心冥此地則是弱喪至家玄珠已

得萬事畢矣餘何所求身既如是次觀家

國乃至天下從真聖下及蚯蚓同母共氣一法性耳孔懷兄弟未獨為親故西昇經云道非獨在我萬物皆有之萬物不自知道自居之以身觀身要在於此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老君假稱吾以起問示人得知之所由之然猶如是也以此則此經也此經為識母之良規告悟真之要術總萬類而歸一混天地而大同者唯此經獨得之矣經理雖明得之者終須行合絕思慮杜事萌無為坐忘自驗非謬若勤如披誦則語熟心迷亦猶擊潭求影徒施鑿力其空觀者見空則諸有不深真觀者識真則偽妄自息然則見空之心猶對於有悟真之慧空有俱真空唯捨有其出空有也文由理著理為情通了則無言希同得意

合德章第十八 前明用道修身齊國
同化此明含德養物
毒害無加自人及物所以為以有兩
別前明淳和內充外物無害後明知
和有益不知和
合德之厚比於赤子

合懷道德深厚者和氣力能持無害其德深遠人莫能知赤子共見故借為喻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毒蟲蛇蝎類蛇以口齧蝎以尾刺螫行毒也攫搏也又云爪持物也此鳥能以爪搏持人將速食之猛獸虎狼之屬含德赤子並為淳和內充故得毒蟲猛獸不加搏捉善氣感物乃至於此

骨弱筋柔而握固

赤子初生未有毛髮肉赤蠢蠢故云赤子

此時筋骨虛弱以四指握拇指謂之握固握者閉固和氣也淳凝未散握不勞疲自然如此非為有心故然

未知牝牡之合而股作精之至

股赤子陰作動也牝牡牝牡雄未知陰

陽交合之事而陰動作者良為和氣充盈

非關情欲使然也

終日號而不嗷和之至

嗷聲嘶咽也終日號啼聲而不嘶咽者和氣內全之驗也下七句後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夫和之在身聲啼而不嘶物毒而無害人知有此益者故日日勤行守和之事以為常業此是修行不斷之常下常是延生不變之常身既得常生知益明故云曰明上知但知和可行此知心猶闕下知為守和得益則身常心明前因後果理自明矣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祥者吉凶之徵候行益則吉候行惡是凶候益生者多貪厚養日加祆怪不祥之候也氣和氣也心虛靜則和氣歸奔躁則和氣散變柔為剛日益強猛剛強者死之徒與死同類故是不祥

壯則老謂之非道非道早已

物壯則老者法喻雙舉內言一身取諸物先壯後老天道之常何乃非道今言貪欲盛謂之壯心識昏謂之老二者俱失故云非道已止也既能告之以非道則不可使久行須加勸勉令其早止

知者章第十九 前明益生使氣謂之非道此明閉門塞兌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方謂之真以謂對失所以為以有而別前明塞兌不言敏於知道之行後明忘貴與賤成於難俗之心 九句前

夫道貴行不貴言心能知道身力行之不以利口多言謂之知道何則知道離言言則非道故不言也若知而不言亦非道况不知道唯事多言

塞其兌閉其門

門兌前已具釋塞閉有二一以事閉二以理閉事閉者口多貪味以薰血成罪自是非他出言招禍耳目聞見過患彌多諸根起惡晝夜不息此則依經戒閉塞二理閉者為能聞道境不亂心欲食亦無所味欲言亦無所道恣耳目之視聽不足見聞放心神於有城寂然不動中人閉塞先事後理上士俊悟心境齊忘心虛境無誠謂善閉

挫其銳解其紛

挫折除也紛結恨也六情外閉三毒內銷道來居心紛銳自息昔有今無由道挫解

非謂尚在將道銷除

和其光同其塵

和其光晦已明也同塵順俗事也此六句前

文已有今又言者為其於人切要丁寧戒

勸故再言之

是謂玄同

玄者無滯之名是前諸行內能知道外能

順俗內外中間亦無住著與理冥一故云

玄同下七句後

故不可得親不可得踈

玄同之德虛淡之士神凝物表志洽道源

雅趣懸殊故不可以俗情親附有道君子

德芳蘭桂近益體薰望風愈疾故不可以

常嫌踈遠

不可得利不可得害

無營無欲不可以財色利無過無名不可

以刑名害

不可得貴不可得賤

鄙薄榮寵不可以爵命貴有道可尊不可

同斷役賤夫親踈利害生於有心者也今

既萬慮都損塔焉喪偶利害貴賤何能及之

故為天下貴

天下可貴者唯前行也至德高逸玄同清

遠榮利不能加俗事無能動幸達此德誰

能不貴已上六者時代之所嬰常人之所

患唯當有道者方能免焉

以政章第二十前明塞兌歸身以知

次當化人自我及物所以為次三則

初明三德為用廣局不同次明領則

以政治國

用政治國者諸侯也政謂仁義禮信法令

科條等以為政教理人之法然行之者頌

從之者勞可以理小不可以化大故云治

國

以奇用兵

奇詐也用兵者如四凶逆人悖亂天常萬

姓不安應須良策用兵靜難智者當之難

則權道貴詐不可久行

以無事取天下

取天下者謂帝王也無為無事者是帝王之德心無所欲事無所為不召於人百姓歸慕四方同至者不為有心取得故云無事取天下下十句二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何以知發問也之然猶如是也以此者只此三事校量以答釋奇政無事者才也軍國天下者位也位得才則事理才得位則道行是故見才則知位之理亂觀位足辨才之優劣故云以此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此明有事取天下者損物如下忌諱言上政彌貧明下損忌非一類故云多忌諱則法令也嚴科峻法密若疑脂拱手則內迫飢寒從事則外羅刑憲今約事明諱者畧言有三一者家國忌諱言談者失其意二者陰陽忌諱為事者失其時三者法令忌諱營生者失其業法之所設本擬利人以眾從已則於人不使違則犯禁從則失利故貧也以此驗之知非無事之主若行至

禮不諱則人皆自富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人者貴賤之通稱利器謂機權謀計堪以損人益己者咸謂之利器唯家與國好事有為上務權智以禁下下生姦計以侮上

上下相謀不行正道人庶偽妄君臣昏惑

民多智巧奇物滋起

滋益也夫智巧者憂勞之奇物謂非常所有智巧之徒好為異物競相誇尚日益奇能良由上貴珍奇所以百姓澆華益甚

○法物滋章盜賊多有

法物謂刑罰之具嚴科酷法枷鎖捶楚之屬施法物本擬防盜楚法多而盜賊甚者良由上好奇物下無則盜法網雖密盜者彌巧犯盜者眾故云多有下五句二

故聖人云我無為民自化

此下明無事者之得我天王也假設天王辭云我在上無為萬方自然從化無為言上政自化明下益四修義意例然

我無事民自富

上無賦役之事下無勞擾之人萬姓安居
四民復業女功杼軸男事耕耘淳德充於
內良穀盈於外故云富也

我好靜民自正

人猶水也不動則清平則可以正物不

動由靜下効上行物斷私邪人復淳正上

文云清靜為天下正

我無欲民自樸

欲者須求愛添之始樸者心淳未散之前

上能無欲下息貪淫厭薄浮華自還素樸

老君之教意不徒然舉此無為之益對前

有事之損皇王得失龜鏡在斯

其政章第二十一 前明化有奇政人
逆流淳此明政有

寬猛物致全缺除繁未盡所以次之
有三別初明政有寬急利害不同次
明禍福循環未有窮極三明明無
為之政直已率人四句一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悶悶寬緩也有本作悶悶同門音蒙昧也

淳淳質直也君上管管如聞政教寬緩則

人皆任實淳淳若愚變澆反淳福之始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察察嚴急明政教之初缺缺具陳亡敗之
後此為福修身者心王寬靜則五臟安和
百關調理如其好用聰察則行業虧於外
神氣喪於內因以夭壽故云缺缺下八句

二

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

倚依也伏藏也禍福者善惡之報也人能

空虛其心不為善惡既無善惡何有福禍

及其心行善惡禍福自來禍投於惡福亦

在中但禍彰則言有福隱則言無人能改

惡行善則福從禍中而起禍藏而福見故

云禍為福之倚得福倏然而行惡則福滅

禍生福為禍之所伏如其善惡不止禍福

終無盡期心為善惡之主其禍福倚伏同

在心中禍福無形隨感即至耳

孰知其極其無正

正者處中之主謂心也福由善至禍為惡

來禍福循環誰知限極良為偏邪之心妄

生善惡其能忘善惡之心者為正心也

正復為奇善復為祿

上雖心忘善惡為正未能無心執心為正非至正也異他善惡故為奇不招禍福雖言善未堪入道復是袂袂者道之邪也契道則滓穢未盡處俗則憎惡有餘適為己之怪行未始近於真善

人之迷其日固久

奇是佳正之癖袂是執善之禍懷病不悟故謂之迷捨邪惡執正善如在囊檻謂之固始乎禍福終乎袂善年劫長遠故謂之久聖慈善救屬在下文下五句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穢

方正也割截也穢惡也有本作劇傷害也凡有執正直邪為已袂行聖人行大方正混萬法以為一不割截邪曲以從正直自以性足不求非為己廉惡人貪穢以此內心真廉亦同穢俗破彼生袂執善之行直而不肆光而不曜

肆陳也身行正直口不申陳揚名激貪為已怪行四句智德名義各殊論其內心虛忘一也善得虛忘名不出眾則愚者各自

得見智者効我韜光明不亂羣聞無所慕無為之化於此大行

治人章第二十二

前明禍福無極由化及人天次明能用無為可以有一國復明無為久固自得長生十一句

治人及天莫若式

及猶至也天自然也有本作事事業也式法也上文云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有本作嗇謂儉約也然儉嗇一行未足以伏天下故以式為正化理百姓遐邇同心咸得至於自然之理者無過用無為之道以為法式則人無不理天無不合其事業者理化萬人行無為以為事業者既得萬人之心又合自然之道

天唯式是以早伏

伏從也率化萬人四夷早伏者唯此無為法式最為切要早伏謂之重積德

德者行道之迹備舍萬德增修不止謂之

重積難化之人早得從道者良為此德深廣重疊厚積故得也

重積德則無不剋

剋猶果獲也惟德在躬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是物無遠何往不剋

無不剋莫知其極

德既重積物共尊崇承風慕道何有窮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莫知極有二一者積德深廣量等太虛無可涯測二為人歸者眾數無限極德至於

此方可為主以養一國之人下兩句二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國之母則道也道有生養之功故以為母

人能有道用道理國則國安人奉祚曆長

久下兩句三

是以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為前積德之人以道為國母而得長久未

言守母得久所由今此具陳全生保國之

妙用戒理人之益夫木之為物下有本上

有實本根深則不拔實蒂固則不落積德

之人身有道心有德無為守道則命根深虛心養德則生蒂固根深則命不絕蒂固則身不滅命延則長生身全則久視長生言體久視言用故知深根固蒂者而得長生久視之道也

治大國章第二十三

前明無為化國以道莅人恩及神鬼德章幽顯所以次之有三別初明舉事為喻以明不慶後明德被幽顯人鬼交親兩句

治大國若烹小腥

烹煮也腥有本作鮮俱小魚也煮小魚任

之則全撓之則碎喻理國者不可用有為

也上無為則天下理而國存上有為則天

下亂而國亡天下存亡大事也人多不曉

煮魚小事可以喻大理國既爾況修身者

敢事有為乎下六句三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莅臨也用無為之道臨天下者非真人無

惡逆以犯上亦令下鬼無神崇以害人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非為鬼無神靈而不傷害於人者為上有
道德之主下鬼不敢妄作精邪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此明歸功於聖人非為鬼有神自不傷人

直為沐聖人之化鬼亦懷恩履正不敢傷

害於人下兩句三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

兩謂人鬼也人處明不為掘塚戮屍訶罵

神鬼此人不傷鬼也鬼無灾怪禍崇於人

比鬼不傷人也人以正道莅天下恩霑白

骨祭祀以時則人德交於鬼也鬼以神靈

衛護福祐於人則鬼德交於人也此無禍

相及有福交歸

大國章第二十四

前明以道臨物人
鬼懷恩比明大國

行謙華夫慕德前則用道被物此乃
行謙物歸有三別初明大行謙下示

其柔勝剛劣次明大小俱謙更相畜
事後明偏成太國特宜謙下四句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地廣人眾謂之大國自謙處卑謂之下流

小國慕德競來交會

天下之交也常以靜勝牡

牝雌柔而靜明行謙者牡剛強躁暴論

競者雌靜謙下則為天下交歸故勝也剛

猛躁暴則人皆叛散故劣也下八句二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大國為能謙下於小國則取得小國來歸

修身者心自謙柔則為眾人歸仰王駘聚

眾則其人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

小國自知劣弱卑詞屈節伏事大國故得

聚會大國之中欽風請益亦猶小見之流

除局促慕弘遠內遣我人外詢有道不自

於大謙損推人者比人之下流也

故或下而取或下而聚

或不定也大小雖殊俱行謙下大者取得

小國小者聚於大國謙下是同取聚斯其

故言或

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大國行謙之意無過只欲兼畜小國之人

小國意者亦無過欲事大國夫謙者立身

之道豈為欲圖畜事然後行謙今為大小自謙同氣相感小者入大如歸家大者畜小如子弟情得意洽同由行謙近既同人遠亦同道聖人說法時有淺深為誘人我強梁且言不過畜事耳下四句三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

兩者大小二國也大欲畜小今已得之小欲事大今又得之兩遂其願故云各得其欲

故大者宜為下

大小行謙從來自下今重云宜為下者但為大有凌小之法仍恐謙非久固所以別戒大者令其善始令終也

道者章第二十五

前明大人有罔天無形懷生共寶從德之道所以以之有四別初明道與深玄唯善能實次明不善愚闇輕而不珍三明聖心平等普救無遠四明求之易得有罪成免三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

奧深室也道之深妙如奧室之內不可測量也人從道生人自不知道在人中人又

不知者良為人愚道與不識不重唯當上智淑人方能寶愛下三句二

不善人所不寶

不善人謂下士也行有邪惡故名不善心無明慧所以不寶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小人之求利也甘詞美說佞媚前人如市肆交易苟求賤得君子之爭名也尊高已行意在加於人上情圖我勝務取人先此並不善之人非有道者下七句三

人之不善奚棄之有

上來不善之人非樂然也情昏未悟寧應則棄方便設教漸有庶幾

故立天子置三公

三公師傅保也既云不棄須有教方故立

天子三公行權制伏懸厚賞以進善設嚴刑以止惡此天子之不棄也

雖以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此道則萬物之與善人所寶者拱壁如兩手合拱駟馬謂一乘之馬天子三公之所

乘居則拱壁盈目行則駟馬先驅誠為富貴之極終不如無為坐忘進修妙道何則壁馬榮華未免憂患坐忘進道上獲神真以此校量不如遠矣此勸天子三公進修上道前化不善令捨惡今化王公令捨善

下四句四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此明修道得益不日求言不須勞身苦心日日遠索然後稱得直以無為坐忘道自來止故云得也西昇經云人能空虛無為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罪是往時惡報今因坐忘罪自銷滅不日求明得之甚易以免明銷罪不難有此神妙故為上古皇王賢明出處其所尊貴也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事味者恒人之務也無為無事無味者為

為無章第二十六
前明道真精微不能作唯在無為後陳得由所以為次有別初明無為之行以德報寬次明無為之心難大不起後明聖絕機忘志難不生五句一

道者之業也進德之人以三事為正業故能得道凡人失道得罪者皆由有為事味等今欲免罪得道者要籍捨有為行無為此明心也身廢營構以無事為業此明身也厭薄甘肥絕除有味餐服玄道此明口也身口者事味之所由論其本則心也若心得虛忘則萬累都盡何獨事味乎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大小言事味等之體多少言事味等之數侵奪名利為小殺傷人物為大怨恚恨也或事有小能成大積少成多一小為大猶自難圖況積少成多何可除絕唯當行無為者舊罪日銷新業永斷以此德報對宿怨則何怨不盡故云報怨以德也下八句二

圖難於易為大於細

難是罪之報易是因之小無為無事之人已無因矣罪無從生其有為有事之人初因尚小當即除絕省功易盡既不斷除漸至於大事成重大難可圖謀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小

作起也言天下者謂凡是難大之事皆起於易小之時色類既眾不可具言故以天下總之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夫凡也諾許也凡是輕易許人者其言易也為無其行後必違之是寡信也違則彼人致嫌因生忿恨故多難也前舉事物今就人流咸言先易後難欲使在因絕易兩句三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聖人是以凡有易許多無信實自招後患不息前因是故聖有猶難之慎得無患難之苦輕易之因聖猶不作常人庸淺得不戒慎此皆引聖勵凡之辭非謂聖人自畏若是

其安章第二十七 前明積習無為怨患自息此明宿心

未動禍難不生前習後防同志相援
有四列初明心神安靜嗜慾無萌次
明因小不除積成禍敗三明聖無欺
失由守無為四明務學斷除資輔天
性一六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

持者守其故謀者慎其新在安之時心尚虛靜既未動亂守持甚易其次未兆者心已微起未有所著心之與事未結萌兆此時謀絕得免成事用力甚少豈非易邪

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微者從無生有已彰色象形段輕虛易可銷散此時不除漸至聚結其次雖有形狀質猶微弱除破不難此四句論心從無向有自微成著皆勸早圖於事甚易如其不早除絕事漸成長從斯已往滋蔓難圖從微至著理合其微在前何也為微氣輕虛與無相近體微易散狀等烟塵故知時初而事微也其脆為雖未堅牢已全體質破則云易分段猶存良為時久而事著也以二十三此推究微前可知又前有其安未兆後云未有未亂彼四句皆先妙後麤此微脆兩句在中則先麤後妙此便文可不次義夫倫緒今以微後脆前者或恐錄經者誤耳若是聖人本意愚所未詳

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

未有者心未起時未亂者心未深時此兩句覆結其安未兆以起後義若在安能理不至有兆有兆能息不至微脆微脆早破不至合抱積小成大禍起細微具陳禍起所由次第除遣下流不信戒欲如何下八句二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合抱言大也毫末言小也今日之大從往小來在小不除漸成今大大則來風蔽日卒難除斷喻人初心起添細如毫末長惡深廣蓋蓋真性如庭樹也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層重也為臺九重初因一簣之土積而不已層成九重此明今生積惡以至高大

百仞之高起於足下

七尺曰仞登高山者先起一足之下移足不休高至百仞此明從今已去為惡未止壘土起足是其為也九層百仞成高危也因下漸高終至死敗有本作千里之行者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未有者營為逐之已有者執而不散為逐

不已則敗身事執有不散則失命財微脆

不除終遭敗失下七句三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聖人為凡敗失皆因有為有執而來欲使

人無敗失故自說無為無執夫有敗者必

敗於成今既無為則無成無成何所敗失

者必由有得我無執取則無得無得何所

失此結上易持易破等不早斷除至此敗

失無為無執言能守初心無敗無失明免

諸後患

人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幾近也從行也人之行事無論道俗有始

者眾能終者寡功業近成己自棄敗有為

之事從來不久無為之業須能令終無終

有敗天之恒理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中人之性有始無終初雖有心尋以退墮
若能在始之心見終之敗至終之戒終始
不移者真道可成況諸俗事下四句四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夫難得之貨為貪欲者之所貴無欲者之
所賤故凡人欲為有欲則貴難得而貪之
致有敗失聖人欲行不欲者為賤難得而
遺之故無敗失然於聖人本無欲不欲之
二心但為有欲者假云欲為於不欲使諸

欲者効已無欲得無敗失
學不學備眾人之所過

備防也眾人之過事非一條略言其要欲
學為首欲者貪求之本不欲以導小人學
者分別之源不學以勸君子除本塞源則
人無爭盜無為無事天下同德賤貨不學
其利在斯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自然者物之本性也性因欲學所傷欲學
除則物性復故以不學輔助萬物之性言

萬物者及無情也為人多欲自損傍及無
情人除欲學物性得全故兼萬物也有此
言者意在救物不敢自有營為

古之章第二十八 前明從事有為自
成敗失此明為道
乘智則事不生因動殺安自符文德
有三別初明乘智如愚令過不起次
明用智不用校量損益後明能
知損益德業詳文 五句一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人將以愚之

為修也古者善能修道之士內修德業藏
暉隱耀若忍而已不欲示人明白令眾尊
崇俗則貴智貴明損人益己為道者自愚
自昧利已利人此行入道故云善為夫穿
竅盜竊者小害也聰智亂羣者大害也能
除大害小害不生故以自愚而除智害也
人之難治以其智多

上用智下用詐姦行多端謬妄非一進國
榮寵退避罪罰網之愈密避者愈巧下人
有比難禁由上用智為政也下四句二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夫智有二一道智二俗智道智者心如道
迹若過以無知為上業以無事為勝功俗

智者知道不足聰察有餘不仁之人懷矯以求賞姦佞之類用智以兆刑上下欺違更相利害為國大賊者用智之流也其不用智者無為任物度品愚淳取而不汙其廉與而不至其報下人至此由上之德也

下七句三

知此兩者亦稽式

兩者謂用智不用也言亦者為上文皆云以無為理國今復云不用智理國故云亦能知用智是害國之賊不用智是養人之

德者是為得安國修身之法式

常知稽式是謂玄德

始終不改謂之常能知不用智可為理國修身之法式始終常行而不廢者乃是合道玄之上德

玄德深遠與物反然後乃至大順

下徹曰深傍周曰遠其德如是謂之為玄道被幽明德充宇內謂之遠矣凡人貴智玄德貴愚凡人貴積玄德貴散凡人從俗玄德從道故云反迹每安國利人故云順

而言大順者上順天道下順萬民在物無逆故云大順

道徳真經疏義卷之五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六

趙志堅著

莊子

德經

無為章第二十九

儉武章第三十

偃武章第三十一

勝德章第三十二

辯德章第三十三

任成章第三十四

仁德章第三十五

微明章第三十六

為政章第三十七

民之章第三十八

前明人不受死君
事誅刑此明人庶
多飢由君稅重過由君上須戒時王
章中三別初明賦役煩重財德果於
次明養生過分輕自殘天後明
忘生得奇勝使貴生 六句一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也

飢窮人無財食

者良由君上費用無度賦稅煩多外疲輸

役內無儲蓄故飢也初明國本虛次句出

事有因起後句結成上義

百姓之難治以其上有為是以難治

風教上行入從下化財食不足則爭盜澆

競有餘則姦欺詐偽滋甚故難治也初句

明避之愈密次句明攻之愈巧後句結成

所由下三句二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久遭飢寒常憂不足所以取不以道公罰

私讎養過其極傷生損性雖則人自輕死

終由政化使然故知施教不可有為也下

兩句三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賢善也無以生為者謂忘生也多貪厚養

速致其死唯此忘生之士勝彼貴生之人

忘生而生存善莫過此故謂之賢也

人之章第三十九 前明善解養生忘
生為勝此明欲生

不死柔弱為能前既厚養忘生此又
堅強入死同氣相賴所以次之兩列
前喻說堅強入死柔弱出生後
結說剛強不及柔弱 五句一

人之生柔弱其死堅強

生有和氣則筋骨和柔及其死和氣去身

則肢體堅硬舉死對生以明柔弱勝強

勇者劣

萬物草木之生柔脆其死枯槁

言萬物者兼通有識人及草木氣絕體並
堅強生全形例柔弱此喻說也下六句二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

夫堅剛之性無往不為或剛勇凌人或強
奪潤己志唯在得無所怯懼雖危必履縱
強亦凌此謂行屍之人與死者為類行柔
弱者身雖未免於死行與長生者同此當
正說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此舉兩事為證兵強者眾來攻之故滅而
不勝也木強者泥瓦壓之故折也

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兵強者眾攻之力強者眾伏之故居下柔
弱者德之至身危則眾濟體和則眾推故
處上也

天之章第四十 前明去強取弱示是
得主之方此明舉下
抑高令得中道之要前蘇後妙所以
次之四到切舉前明通務從中適水
明天以謙益人以盈損三明明損已益
物有道方能四明聖智忘功務戴名

述一

天之道其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
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天道玄遠人莫能知舉喻張弓今凡共解
但弓之為用貴在其調調與不調張而後

見牽挽縱捨規其調不調把處高抑令下
把處下舉就高上力有餘損去木下力不
足加以筋上下均強弱等方有弓用為政
之法理合如斯修道舉真亦當則此高下
喻貴賤有餘不足喻貧富或云弛弓之時

兩消外曲把處凸高張之時則兩消內高
把處隆外以為高下若然者亦如過猶不
及何則弛便面高張則背高終當不平又
非恒久故未合天道下六句二

大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
足以奉有餘

自然之理空無所有有餘則損以若有情
勢數必然莫知所以聖人以為信實引作
明戒人能損已有餘補人不足者上合天
道損人不足奉已有餘者行人道也二行

邪正相去遠矣下三句三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誰能損已有餘以奉不足之人凡皆不能

唯當慈悲善人有道君子方始能之下四

句四

是以聖人而不恃成功不處其不欲見賢

示見也賢能也為者則損有餘者前勸道

已濟物因恐恃功故引聖人示其軌範今

有濟物功而心不處施為開導而德不恃

者不欲使名彰也高人達士所以惡賢能

之名者一為恃德矜名未堪入道二為名

下有利長偽生貪損無益有天所誅也

天下章第四十一 前明天道平均損

柔弱利下攻強非剛是柔義味為坎
有三別初明以柔破剛至用無易坎
明理事昭明人不知行後明容
非致福愚人不信 五句一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萬物之中至柔至弱者無過於水此明水

體使為道者法之

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堅強者山石之類水之為用穴石崩山餘

物不及體則無累用則有功體用兩能在
物無易此明用也在人堅強者煩惱也柔
弱者道心也欲破煩惱唯有道心能之不
可以他物代易下四句二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剛謂煩惱為道心所銷故心勝也人我強

梁被柔弱之行摧伏故強劣也此皆自驗

可見眾不能知者愚也或有知而不能者

無信心也下六句三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

祥是謂天下王

老君引古聖法言以勸今垢謂惡言謗語

不祥謂非罪加身則萬方有過在余一人

是也為下柔弱志在謙虛而能容受垢謗

故得位居公侯為社稷之主能受不祥其

德彌大得為皇王帝主六合欽風其道學

之流虛懷若谷近為人天化主遠則真聖

法王

正言若反

向說柔弱攻堅受垢而為王者皆是合道

正言信實非謬但為常流所聞將似反俗

和大章第四十二 前明化用柔弱忍垢為王此明王德

無為大德不起前既物歸後德養物章中三別初明有德能和未若今德不起決明行通如契怨自不生後明天道無親終符有善三句一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和猶消停也大怨被殺傷也衣食足知禮

節彼此有怨良為不足不足則偷奪殺傷

怨怨相次怨懷雪恥必圖報復殺期誓得

以快其心使甘辭善說暫得和銷怨報不

行怨心猶在夫此怨雖息後怨更起天下

至廣怨讎巨多欲使善辯之流家到戶至

以此和釋何可為善若令天下大同則無

怨可和此為善也然唯明主之德能乎其

有修身者欲出生死宿怨患累新添者必

須心處無為身行無事則得本怨永斷餘

怨不作用此和怨可謂善矣下五句二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契信也古者未有文字刻木為契雄雌兩

合左雄君執右雌臣執用為政化其法若

當則天下如一彼信此信秤斗不行人親

我親愛敬無二強不陵弱貴不欺賤則何

以生故明王之在上要觀風俗人有鬪爭

察其所由知從上來革其契令罪在於已

不責於人言人者則有大怨者也身自修

行者以道養生無為保性人有怨已但自

責躬不敢怨天尤人傍及神鬼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徹猶失也有德之君見人有過但自伺察

已法不當而不罪責於人無德之主唯知

伺人過失不知人過之由已故罪責於人

而不責已下兩句三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自然也無親謂平等也善人則通及君

臣萬姓人能有過責已虛淡無為則自然

之道與已符合雖則執左契如契得無怨

未若行大道者不立契而無怨且鬼神暗

伏況人倫乎

小國章第四十三 前明善與道同人

臣合上下無為前猶執契銷怨此使有法不用從蠱至妙所以次之三別初明君臣有道人安全次明人安所居樂道知足後明相忘道術不事

小國寡民或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土境不寬名為小國士庶蓋少名曰寡民

為能行道家富人足什伯者家具雜物之

大數或什或伯物皆備有無為省事故不

用之修身者國身也人六識也言寡小者

謙也什伯之器謂伎術伎術可用故云器

言不用者為虛忘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君上有道使人欣生惡死以死為難重故

不輕入死地周身自足無煩厚積故不遠

徙他鄉營求分外若心王有道神識恬和

無欲無求惡銷累盡平生小過尚不輕犯

況死事若重輒肯身為

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舟與則什伯器具之首舉大言之但云四

事舟運於水輿載於陸既為道足於身財

足於家無所須求故不乘也甲謂介冑將

被身首以禦外敵兵者戈鋒手持以斫刺

亦云兵中精最者謂之甲兵修身者昔時

情識剛勇如兵今日柔樅委順若水嗟希
利物不欲損人儀相則有施用則無故雖
有而無所陳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復反本也結繩謂淳古之政也以時言之

則古淳而今澆就心言之則道心淳而俗

心澆原其始也心欲萌生則變淳為澆心

除貪嗜則變澆為淳此則時之澆淳隨心

變易如四夫淳素唯資一身無能易俗若

使天下還淳時同上古要待有道之主若

始得之下四句二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心無嗜欲蔬食自甘志唯儉素裘褐為美

所居得悅蓬廬足安樂道無為豈間風俗

下四句三

隣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使民至老不相往

來

隣國相望為國小相近故目望所及晨雞

夜狗相聞明其不遠從小至老經時已久

不相往來由其各足道足則無所諮詢財

足則不須借貸至足相忘故不來往也

信言章第四十四

道德二經八十一

廣說此章居後理當結會結束諸義
同會一源就此章中四科結釋初結
一切言教簡列真偽次結諸學人既
明得失三結上德聖人財法無積四
結天聖二道通明人
法諸義 兩句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實之言謂名教也夫經法所言當理直

說詞質義舉而無虛飾美艷無隱無曲易

知易行此其經也巧說美言綺飾詞句虛

陳濁福引誘貪愚雖來淺俗更迷深理此

則有華無實非真經也以此信美二文通

辯一切名教真偽下四句二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知言內心善言外行心知身行不分辯已

知斥異眾入者真善人也若自辯已是在

中辨他以利口屈人以多言伏物者非善

人也此六句通論學人得失人法真偽未

諸情最危險在斯幸遇同心庶留明鑑下

三句三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能知道者知道非言則不可以多言博識
取知則為博溺心翻更迷惑故言不知此
則為知故不博為博故不知

聖人不積

積藏蓄也積有二義一積德二不積樹德

立功積而又積所謂重積德也不積者有

德教愚有財施貧機有堪授已無所惜積

言自修不積言利物

既以為民已愈有

既盡也為施教也愈益也聖人有德無所

怪惜盡以教人施為教方隨機利物前人

受潤聖德日新故云愈有

既以與民已愈多

以財施貧已益豐有法無狀象至精至微

唯可心神冥會不可持捉故言為也財是

形質可以手度故言與也下四句四

天之道利而不害

天道即自然之道也言其體也空無所有

神妙恍惚語其用也無所不生無所不成

此為利善終無損害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聖人者無為上德也聖教微言務存虛已為而不恃功必推人讓猶不於事何爭利則益物為則有功功益無爭虛忘之極妙與道合德之至也夫心口者爭之具也天道聖德混沌玄同萬物生成事由天聖非天不生非聖不成故天道無言腐利生蓄視同芻狗終無損害聖有心口而與好爭者同然則同其相異其用故同心口而有教異心口而無爭既有天聖名殊須陳爭害迹異故天言無害聖言無爭若以玄同言之天道自無爭聖道亦無害應迹設教故有二名損教歸理寂無天聖天聖之本既曰無矣爭害之迹豈有異乎一部妙經事終於此隨立隨遣者意在忘言會道故以此章結造五千與旨斯意若得則何言不通夫道者遍暈諸有即有承之終莫能得有物之外非則無道離物求之又無得法信知道無不在所在皆無欲有真求無論方所比見諸家注解多依事物以文

屬身則節解之意也飛鍊上藥丹經之祖也遠說虛无王弼之類也以事明理孫登之輩也存諸法象陰陽之流也安存戒亡韓非之喻也溺心滅質嚴遵之博也加文取悟儒學之宗也又俗流繫有非老絕於聖智僧輩因空嗤李被於家國良由孔乏采真之務釋無詮道之功徒使竭性力而揚後名聲珍資而市來福所以坐三隅而自是擅一曲而曖昧長迷大道終天致惑斯並爭探理窟角辯虛玄正闢行心傍虧理物然此經洪源深廣隨用精靈亦猶大鳥冲天遐邇同望遠觀如燕近見如鴻北人視之以為南南方觀之以為北心既異造適殊今則思去物華念歸我實道實身得隱體坐忘修之有恒稍覺良益故知不龜手之藥是一漂絮裂地之珠信哉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六

道德經註序

緒一

道者德貴天地覆載無窮古聖先賢經典註釋良多出生入死名為修身之法無為而化深乃治世之方明心見性之人乃知谷神不死一章最佳治國安民之士故解以正治國一篇深妙人生於世莫過如此余因閒暇之時靜觀聖賢之妙典豈悟造化之淵源愚意忘自以假太上老君道德經典始終相因以正經註于正經之下以經解經略知經意豈能表裏相通熟讀玩味自然解悟正經之玄妙入道之門戶立德之根基可謂明矣司馬光曰非常之道故非常人之所知朱文公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余常切思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愚意不避僭越之愆互相引證豈為序註何能盡善也歟候來之君子見之勿吝必須刪削以求斤正深為良矣元至正歲次甲午孟夏吉日廣陵仁齋林志堅序

道之尊德之貴而常自然道可道非常道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隱無名無名天地之始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和曰常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法自然

天之道利而不害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不足者與之有餘者損之人之道則不然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抱一為天下式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兒無投其角虎無所措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專氣致柔能嬰兒塞其兌閉其門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是

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若烹小鮮大者宜為下不敢以取強
以道蓋天下其鬼不神以道佐人主者不以
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夫佳兵者不祥之器非
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兵有言吾不敢
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夫何故舍後
且先者死矣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
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好靜而
民自正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夫正經何以為序乎曰道者生萬物之宗
判天地之根元道在天地之先主天生
地自古長存之道故道之尊為存之者道
生一一生二陰陽既判輕清為天重濁為
地故天之道次之二生三陰陽升降中間
成人故聖人之道次之三才備矣是以修
身為本故蓋聞善攝生者次之修身以至
於治國平天下故治大國若烹小鮮次之
用之則究乎天地之間卷之則藏乎六合
之內事有終始物有本末以正經故為序
之而已矣

一第上卷 註經真德通

道德真經註卷上

玄門真教大真人廣慶仁齋林志堅註

體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道法自然名可名非常名道隱無名
名天地之始道生有名萬物之母萬物常無
欲以觀其妙極生虛常有欲以觀其徼守靜此
兩者同出而異名常無欲同謂之玄是謂玄
之又玄玄妙之門玄之又玄謂天地之根

養身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道者同皆知善
之為善斯不善已德者同故有無相生物下
相生有有難易相成長短相形無狀
狀高下相傾高必以音聲相和道沖而前後
相隨迎之不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
為無行不言之教希言萬物作而不辭去矣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道之物功成不居夫唯弗
居是以不去功成名遂身

安民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自愛不不貴難得之貨使
民不為盜純巧兼利不見可欲使心不亂除滯

是以聖人治天不虛其心六實其腹一弱其志改強其骨守柔使民無知無欲治使夫知者不敢為也愛民治無為無則無不治民自化

無源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和也或不盈大盈淵乎似萬物之宗道者萬物之挫其銳解其紛執道和其光同其塵渾其湛兮似若存為存吾不知誰之宗帝之

虛用道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似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不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其虛而不盈於動而愈出動多言數窮言不如守中守

成象章第六

谷神不死謂之道是謂玄牝此道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道者綿綿若存勤而用之不動道中

觀光章第七

天長地久并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一抱

能無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不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欲先外其身而身存無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是以

易性章第八

上善若水專氣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曲則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天下居善地若心善淵上德與善仁道無言善信不言政善治以正善能為無動善時無夫唯不爭故無尤是謂

運夷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不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天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不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成

能為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善專氣致柔能櫻兒和滌除玄覽能無疵無愛民治國能無為民天門開闔能無雌萬明白四達能無知知生之畜之

萬物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無用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萬物不尊當其無有車之用曠兮其挺埴以為器有先天地生當其無有

器之用虛其鑿戶牖以為室道者萬物之與當其無

有室之用其猶索故有之以為利萬物得一以生無

之以為用無不治

檢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俗人五音令人耳聾俗人

味令人口爽厭飲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則

則失君難得之貨令人行妨罪莫大於欲是以聖

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處其實不

獸恥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渙兮若水貴大患若身豫兮若何

謂寵辱知其榮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知其辱

是謂寵辱若驚自遺其各何謂貴大患若身名與身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得與亡故貴以身為天而身存

下者則可以寄於天下不自長愛以身為天

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自愛不自貴

贊玄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視之不聽之不聞名曰希聽之不

以致詰微妙玄通故混而為一其致之其上

不皦其下不昧和其繩繩不可名道常復歸

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惚兮恍兮無物之象

是謂恍惚道之為物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

見其後忽兮若海止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為天下母以知古始是謂道紀

顯德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含德

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唯恍唯惚豫兮若冬

涉川唯恍猶兮若畏四隣知其白儼兮其若

容抱朴渙兮若冰之將釋涉川敦兮其若

朴被褐曠兮其若谷在天下渾兮其如濁和其

光孰能濁以久靜之徐清守靜孰能安以久

動之徐生合德保此道者不欲盈若沖夫唯

不盈故能故不新成若進道

歸根章第十六

致虛極曠子其守靜篤侯王若能守萬物並

作吾以觀其復之反者道夫物芸芸各復歸其

根既知其子歸根曰靜靜曰復命用其光復

復命曰常周行而知常曰明大道不知常妄

作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知常容侯王得一

正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者萬道

乃又沒身不死非道

淳風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以古始其次親之譽之者明其

次畏之侮之不知常故信不足焉若存若亡

有不信焉下士聞道大笑之猶乎其貴言者

不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自然

俗薄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後失道而智慧出有大偽治以智

賊國之六親不和有孝慈絕仁棄義國家昏亂

有忠臣愛民治國

還淳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我無事而絕仁棄義民

復孝慈我無欲而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不責

貨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明道故令有所屬將

以為見素抱朴少私寡欲觀其妙

異俗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德妙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此兩者

名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唯之與阿人之所畏

不可不畏大威至矣荒兮其未央哉忽兮

人熙熙如享大牢如登春臺富貴我獨怕兮

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比於赤子乘乘兮若

無所歸譽道之眾人皆有餘昭昭而我獨若

昭昭自見者我獨若昏明道俗人察察博者

我獨悶悶道道若海漂兮若無所止方大

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女德深矣我

虛心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若谷道之為物唯恍唯

惚大象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無物之象恍兮

惚兮其中有物是謂無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執古之道以閱眾甫

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莫之為

- 18387 -

世謙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其志枉則直其心窪則盈廣德若弊

則新若厚少則得不知者多則惑不知者是以聖

人抱一為天下式為天下正不自見故明

不自明者不自見者不自是故彰不自伐者不自伐故有功

無功者不自矜者不自矜故長不自長者夫唯不爭故天

下莫能與之爭夫唯不爭古之所謂曲則全

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處東人之所

希言自然無為而成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

日無執故孰為此者天地道之天地尚不能

久而況於人乎天亦得故從事於道者道者

同於道信者德者同於德善者夫者同

於失信者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天下皆知

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天下皆知同於失者

失亦樂失之不信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相見

已明

貴謙章第二十四

跋者不立跨者不行多言數窮自見者不明

昭昭俗人自是者不彰俗人自伐者無功有以

自矜者不長失德不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象元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德畜之寂兮寥兮無形

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所者久可以為天

下母地根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隱強

為之名曰大道法大曰逝大方逝曰遠忽兮

遠曰反反者道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專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天子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混而

重德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高必以靜為躁君靜勝是以君子

終日行不離輜重獨立而雖有榮觀燕處超

然守靜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愛以

以天下者乃可輕則失臣躁則失君清淨為

巧用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行無善言無瑕譎行不言善計

不用籌策可用之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一抱

能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

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美言可常善救物故

無棄物

無棄物以專行可是謂襲明歸其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道之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德之不貴其師自愛不不愛其資道常雖智大迷是謂要妙若類

反朴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此常以為天下谿譬道之天下谿常德不離無離復歸於嬰兒含德

赤子知其白守其黑不耀為天下式抱一為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知常復歸於無極其用

知其榮守其辱知足為天下谷若海為天下

谷常德乃足知止復歸於朴放朴散則為

器有物混成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

割無為

無為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取天下

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無為為者敗之執

者失之無執故物或行或隨相隨或响或

吹音聲或強或贏物壯或載或隳相頌是以

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居其實不

儉武章第三十

儉武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道法天下

其事好還將欲奪之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或

者果而已天下皆知善之不敢以取強強民

果而勿矜甚去果而勿伐去果而勿驕去

果而不得已不得已果而勿強取物壯

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死之徒

偃武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可長物或惡之故

有道者不處不以道是以君子居則

貴尚左用兵則貴右尚右兵者不祥之器

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取天下常以無

美之者是樂殺人不知常夫樂殺人者不可

以得志於天下矣好事吉事尚右凶事尚右

善之偏將軍居左自勝上將軍居右勝人者

言以喪禮處之天將救之殺人之眾以悲哀

泣怡悅為上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勝矣

聖德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使我介然有

知唯施是長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歸德文天地相合
萬物負陰以降甘露之道生人莫之命而自均
而始制有名亦既有是謂道紀天亦將
自然始制有名亦既有是謂道紀天亦將
知之道可知之所以不殆曰明譬道之在天
下猶川谷之與江海其可左右

辨德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辨者自知者明昔之得勝人者有
力今捨德自勝者強強其知足者富金玉滿
能強行者有志不周行不失其所者久而獨立
死而不亡者壽而外其身

任成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無大萬物恃之以生而
不辭天地不仁功成不名有功成名遂身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不有故常無欲可名於
小朴雖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
侯王若能守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
大是以有德

仁德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侯正得一往而不害安平
泰萬物歸焉樂與錕過客止皆知道之出

口淡乎其無味其性視之不足見無形聽之
不足聞希聲用之不可既其用

微明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執者將使弱之必固強
之勝剛將欲廢之必固興之而將欲奪之
必固與之而是謂微明深矣柔勝剛強
之用魚不可脫於淵善抱者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天下神器

為政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是以聖人處侯王若能
守萬物將自化天下化而欲作民吾將
鎮之天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
將不欲我欲而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好

論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明道下德不失德是以
無德自於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
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
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
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也故失道而後德失

道德真經註卷上

德而後仁大道廢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有仁義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善復前識
為奇者道之華而愚之始大道甚夷是以大丈夫
處其厚不居其薄被賜處其實不居其華居復
於故去彼取此我獨異

道德真經註卷下

玄門開真教大真人廣後仁齊林志聖註

法本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道可天得一以清道生地得一
以寧古始神得一以靈知有谷得一以盈
道生萬物得一以生德畜侯王得一以為天
下正抱一為其數之一也道者萬天無以清
將恐裂大道地無以寧將恐發不知神無以
靈將恐歇非道谷無以盈將恐竭其自遺萬物
無以生將恐滅非道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
富貴故貴以賤為本大者宜高必以下為基
善用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不德此其
以賤為本邪故貴以非手故致數車無車而先
雖不欲珠玉落落如石不可得而賤

去用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各復歸弱者道之用專氣天下
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道生一一生二二

同異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為古之善中士聞道若存
若亡孰知其極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

故違言有之所歸明道若昧不

夷道若類知其白進道若退若缺上德若谷

大白若辱若大直廣德若不足若大盈建德

若偷大辯質真若渝若大巧大方無隅若大道

無形名曰夷道隱無名而不見夫唯道善貸

且成道者萬

道化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天下有始以一生二古始二生三道

三生萬物萬物得以生萬物負陰而抱陽關門

沖氣以為和致氣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

王公以為稱若大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

損相後人之所教我亦教之道者同強梁者

不得其死堅強者吾將以為教父使夫知者

偏用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天下至柔弱莫

堅強者莫知能勝無有入無間有無吾是以知無為

之有益是以聖人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

下希及之知我者希

立戒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不可得身與貨孰多而利得

與亡孰病親身是故甚愛必大費敗者多藏

必厚亡執者知足不辱不知足知止不殆

可以長久以知之所

洪德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是以有德大盈若沖其

用不窮道沖而大直若屈全則大巧若拙白大

若大辯若訥知者躁勝寒靜勝熱無為則

清淨為天下正不欲以靜天

儉欲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不以道任人主者

無道戎馬生於郊荆棘生焉罪莫大於可欲

甚愛必禍莫大於不知足不知止咎莫大於欲

得得與亡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若富

鑒遠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而不知不窺牖見天道微妙其

出彌遠其知彌少多則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明達不見而名無為而成功成事遂百姓

忘知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博者為道日損知者損之又損以

至於無為致極無為而無不為為無故取天下常以無事治以正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國事昏亂

任德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有德善者吾善

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皆知善信者吾信

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皆知美聖人在天

下休休為天下潭其心大道百姓注其耳目

俗人皆孩之比於赤子

貴生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與善之徒十有三柔弱者死之

徒十有三聖強者民之生動入死地亦十有

三夫無以生焉者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之

經死以其求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

虎之厚是以輕死容其月兇無所投其

角搜鳥虎無所措爪猛獸兵無所容其刃將

教之以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天道無親

養德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萬物得物形之勢成之有物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者萬道之尊

2.

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法故道生之

歸元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有名萬既得其母以

知其子古始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各復歸沒

身不殆地天長塞其兌閉其門不見終身不勤

若存開其兌濟其事俗人終身不救非道見

小曰明微妙守柔曰強和之用其光復歸其

明其用無遺身殃是謂襲常有國

益證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吾言甚易行唯施是

畏天下莫能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不信言甚

除甚愛必田甚蕪倉甚虛師之所處服文采

道之華而帶利劍夫佳兵者厭飲食五味令

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故有道

修觀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獨立而善抱者不脫抱一能子

孫祭祀不輟長生久道修之於身其德乃真道

之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之修之於鄉其德
乃長德畜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侯王得一以

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大道故以身觀身與
親以家觀家有孝慈以鄉觀鄉善之以
國觀國國家昏亂以天下觀天下故貴以身

則可以寄於天下愛以身為何以知天下之
然哉以此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玄符章第五十五

合德之厚比於赤子專氣致柔毒蟲不螫猛
獸不據攫鳥不搏故有道骨弱筋柔而握固

虛其心實其腹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故
一而為終日號而不嗑和之至也道冲而知和

曰常知常曰明是謂配天益生曰祥無為心
使氣曰強其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
已故聖強者死之徒

玄德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希言塞其兌閉其門見不

可挫其銳解其紛夫唯不爭和其光同其塵

不耀是謂玄同執古之道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
得而踈欲不欲不貴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

而害為而不恃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
自愛不故為天下貴則我者貴

淳化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不以智治以奇用兵以智治國以
無事取天下取天下常吾何以知其然哉以

此以國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貪民之飢以其
民多利器器國家滋昏難得之貨民多伎巧奇

物滋起智慧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天下多
貧民彌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執大象我
無事而民自富能無為我好靜而民自正

順化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治以正其政察察其民缺
缺法今滋彰禍兮福之所倚或損之福兮禍
之所伏而損之孰知其極其無正邪其無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而民好徑民之迷其
日固久如享大年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
不害長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合德

守道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保此夫唯嗇是謂早復復

歸其早復謂之重積德深矣重積德則無不克其用不窮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可用之既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故能有國之母可以長久道乃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地天長

居位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其政問以道蒞天下其

鬼不神上德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愛民非其神不傷人取強聖人亦不傷人

我無為而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天下往

謙德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大者宜天下之交盈則天下之

牝牡常以靜勝知其雄以靜為下以其善

能為百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不自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全則或下以取

者有或下而取自然大國不過欲兼畜人養愛

萬物而小國不過欲人事善此兩者各

得其所欲其致之大者宜為下善用人

為道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興萬物莫不尊善人之寶一天得

清不譽人之所保德生之美言可以市不積

既以為人尊行可以加人常善人之不善何已念有棄之有善人之師故立天子置三公聖是以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非道可古之所以貴此道者又玄何必日以求得有罪以免邪知之所故為天下貴道之

恩始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無為之益天事無事我無事而味無

味道之出口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德高圖

難於其易多難必為大於其細合抱之木天

下難事必作於易相成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使行於大道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

大不自矜夫輕諾必寡信不知多易必多難

善言甚易知甚易行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

無難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守微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恬慎其未兆易謀為之於其脆易

破堅強者其微易散為道為之於未有治之

於未亂是以聖人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天下

必作於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高必以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其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將欲

必開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為無民
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為者慎終始則
無敗事以守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
貨不欲珠玉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居其實不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道常

淳德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含德民

之難治以其智多以其上之有故以智治國

國之賊其政察察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其政

詩諄知此兩者亦楷式知其白守其常知楷

式是謂玄德知常玄德深矣遠矣玄之與物

反矣我獨異然後乃至於大順故取天下

後已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上德以其善下之

故能為百谷王下流是以聖人欲上民必

以言下之不自矜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後其身

先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不尚賢使處前

而民不害自愛不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皆

美之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夫惟不

尤為其

三寶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明道夫唯大故似

不肖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道之為物夫我

有三寶寶而持之生而不有為而不一曰慈二

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我有慈故能勇

曰儉故能廣夫我有慈故能勇

長不敢進寸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

而驕捨後且先者死矣夫慈以戰

則勝夫慈以戰則固道者天將救之以惡衛

之常與善人

配天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不以道善戰者不怒

是謂配天古之極道

女用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故建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知其

其不敢進寸而退尺捨後且先是謂行無行

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故善者禍莫大於輕

敵名與身輕敵幾喪吾寶於欲得故抗兵相

敵名與身

敵名與身

加哀者勝矣是以兵強則不勝

知難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甚大道天下莫能知莫能

行民之言有宗事有君知有上下夫唯無知是

以不我知自知不見知我者希多則則我者貴

道之是以聖人被褐懷王明道

知病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自見不知知病自見者夫唯病

病是以不病進道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

不病廣德若

愛已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不知常無狹其所居虛

無厭其所生周行而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善抱者不脫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夷道自愛不

自貴上德故去彼取此與物

任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聖強者勇於不敢則活柔弱者

此兩者或利或害與惡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殺者殺是是以聖人猶難之唯施天之道不爭

而善勝道法不言而善應希言不召而自來

動善緝然而善謀能善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制感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民不畏威若使民

常畏死使大知者而為奇者自遺吾得執而

殺之孰敢勇於敢常有司殺者殺以道夫

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臣不知夫代大臣

斷者希有不傷乎手矣其事

貪損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天下多

貧盜賊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法

多盜賊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民

死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道

戒強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和其死也堅強物壯萬物

草木之生也柔脆和其死也枯槁非道故

堅強者死之徒強者不柔弱者生之徒不

強以取是以兵強則不勝揣而銳之木強則共

不知強強大處下柔弱處上柔弱勝

天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古之善高者抑之下者

舉之道冲而用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是以

之道則不然與物損不足以奉有餘夫者同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以聖人不積既

有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功成而

不處其不欲見賢大成

任信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上善若水而攻堅強者莫知

能勝勝其無以易之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無能

剛弱之勝強柔弱者勝剛強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無能

知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知常容

受國之不祥是為天下王處衆人之所正言

若反與物反矣

任契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善大小多少是

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聖人不仁以故

有德司契於道無德司徹無道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善者吾

獨立章第八十

獨立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不尚賢使民之器而不

用不其難使民重死而不遠徙治政善雖有舟

車無所乘之居善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執無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復歸甘其食美其服安

其居樂其俗我無事而鄰國相望雞犬之聲

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不欲以靜天

顯質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信者吾信之不善者不

辨辨者不善善者吾善之不知者不博博者

不知多則得善者吾亦善之不知者不博博者

既以與人已愈多善者天之道利而不害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德之

道之

道之

道之

道之

道之

道之

道之

道之

道德真經義解卷之一

息齋道人解

經三

道經上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常者不變之謂也物有變而道無變物之變至於念念遷謝俯仰之間未嘗少停至所謂道則無始無終天地有盡而此道無窮是之謂常常之為道不可行而至亦不可名而得使其可行即非常道使其可名即非常名自未始有天地而真常之理已具於無名之初故無名為天地之始及天地既判高下之名生萬物自是而滋故可以名者物之母也聖人體真常之道以出入於有無之間故妙者大道也無也徼者小道也有也吾欲觀其妙則與妙同人而歸於無吾欲觀其徼則與徼同出而游於

有妙即徼徼即妙有即空空即有其本同其末異故同謂之玄不獨此也至於玄之又玄即能使衆徼之間無非衆妙是謂衆妙之門言其於徼妙有無之間無棟樑而皆妙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於妙下可以通於徼以之求道則道得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修身則身安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其所以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者歟此章言吾之本性自未始有物孰為美孰為惡孰為善孰為不善及有生既立形名遂分人皆知美之為美然而不知惡之名已從美生人皆知善之為善而不知不善之名已從

善起蓋天下之物未有無對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有其一未有無其二聖人知之必立於物之先順物自然為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取善不捨惡未嘗執一未嘗不一終日為未嘗為終日言未嘗言是以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作而不辭萬物並生吾從而與之生生而不有方其有為非我之為順物而已故為而不待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應物而已故功成而不居由其不居於末而居於先以吾所居者不可得而去是以物不能去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有矜有伐即為尚賢有愛有取即為貴難得之貨有見有色即為可欲以一身言之心為君耳目鼻口手足支體為民上有所

好下必有甚焉者或以矜伐先民則民各矜其能矜而不已則其勢必至於爭我以愛取先民各取其取取而不休則其極必至於盜我以可欲為心貪得不止凡有見於前動於目無不欲得則其極必至於亂是以聖人虛其心弱其志強其骨實其腹夫心與志人之道也骨與腹天之道也聖人天而不人衆人人而不天所謂天而不人者心猶腹也志猶骨也傳曰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獸而已蓋易足者腹難足者心聖人在天者其實如腹其堅如骨莫知所以實而實莫知所以堅而堅既實且堅則心不期虛而虛志不期弱而弱矣衆人則不然一於人而不天故爭奪取與心志內強心狂則貪愈取而愈不足是腹未嘗實也志滿則息息則不足與有然是骨未嘗強也聖人內守既明外不足以動內是使民無知無欲也夫有知則必雜有思則必邪物之所不能免聖人知不雜思不邪我能知知不能為主是謂知

者不為所知既真所為不亂故知亦無知為亦無為以此施之國施之身則無不治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冲虛而妙迫而取之若不可得故曰或不盈然其深妙愈用而愈不窮物物自道而道未嘗物故曰似萬物之宗古之學道者未嘗有進而必為之志挫其銳者不必為也未嘗有畏而不為之心解其紛者無不為也未嘗取善而為美和其光者不取善也未嘗惡惡以為非同其塵者不捨惡也湛然自住而不往於湛然故似或存吾不知其始故不知誰之子吾不知其先故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大仁不親雖若不親而其仁無不徧小仁親親雖若親親而其仁有不徧矣故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初非物物而親人人而愛如已祭之芻狗若用非用若棄非棄若貴非貴若賤非賤其視物如芻狗其自視如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籥不自知其生風風亦不自知生於橐籥故愈動而愈無窮儻必欲以仁親物則仁必不徧儻不以虛應物則應必不周今以言求言尚將恐竭而況欲以一身親萬物哉不若中虛內守時然後言吾不知其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神藏於體猶山之藏谷故曰谷神虛以實為體實以虛為用谷神無體寓於有體而不死者猶其致養於玄牝也玄者天也於人為鼻牝者地也於人為口鼻以虛而納天炁口以虛而食地精故玄牝之門出入

精然人之所以不死者以其根本天地也若能知其節制因其自然以不用用之常使綿綿若存猶谷之虛則神動天隨無不應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施地生施生之道在天地未嘗一日捨田其施物不已其生物不測天未嘗愛其

施地。宥息其生是之謂不自生由其不自生萬物恃之以生故能長生聖人亦然

知此心不變不壞浩然與天地同流故於此身無可愛者一心之運知無不為舉措之間無非善利猶其所以非身為身故

天下之有身莫我若也是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人所以不能成物者以其自私也我無自私故能成人之私物得其私我得其得是謂兩得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人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上善利物不擇處所苟有物吾斯從之故其善若水上而雨露下而江河不擇地而

處不擇物而施雖汙穢之所無所不周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聖人之利物亦然

居不擇方故所至於善地心不自私故所德為善淵施不擇物故所與為善仁口無擇言故所言為善信循理而行行無不正

故其正為善治無心於事事無不成故其事為善能未嘗有動動必中節故其動為善時蓋衆人所趨聖人之所棄聖人之所不為衆人之所無未嘗與物同途故我未嘗有事於人而人亦無尤於我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名遂身退天之道

知其盈而持之不若未嘗盈之為善也知

其銳而揣之不若未嘗銳之為得也知盈而持知銳而揣已為不善而况盈而不持銳而不揣者乎盈而益貪銳而益驕金玉滿堂不知其止富貴而驕未能驕物先喪已心是為自遺其咎四時之運功成者退天道猶此况於人乎

載管魄章第十

載管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洞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為玄德

載者初也管者造也魂者人之陽魄者人之陰自初造魄抱魂於魄能使魂魄相抱一而不離乎嬰兒者陽氣未散內和以柔非嬰兒之能然乃專氣之効不期致而致之故專氣致和一而不雜能如兒子乎超然玄覽非不善也然此心未忘則不足以語道故能滌除玄覽使之無疵乎以愛愛民愛始不周以事治國國始不治清靜臨

民民將自化故曰能無為乎陽動而開陰靜而闔一開一闔變化所出然動而不已必窮動已而闔守靜養動故曰能為雌乎內外明白中心洞然雖不涉事為然猶為靜塵所累必能自知無自然後知不為礙故曰能無知乎聖人於物生之若父母畜之若子孫然生而不取以為有為而不恃以為功長而不自以為主非體玄德不能矣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身為有神為無神藏於身以虛用實故耳非虛不聞目非虛不見鼻非虛不嗅口非虛不納身非虛不觸故利雖在實用則在虛如三十輻以為轂非虛則轂無以運埏埴以為器非虛則器無以容鑿戶牖以為室非虛則室無以明耳目鼻口集而成身然五官非虛不用神非虛不虛之為用

大矣哉

五色令人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目能視色然目以色盲耳能聽音然耳以音聾口能嘗味然口以味亡田獵馳騁取貨無厭皆由心能取而生然亦由能取而喪蓋神藏於內而耳目口分神之用為視為聽為嘗為知若視不出色是以色奪視也聽不出聲是以聲奪聽也嘗止於味是以味奪口也心止於取是以取奪心也四者奪於物則目猶盲也耳猶聾也口猶爽也心猶狂也曷若返而求之使見不以色見見為目聞不以聲聞聞為耳嘗不以味嘗嘗為口知不以心知知為心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腹者受而不取納而不留易足以無情非如目之無厭愈見而愈不足也目馳於外腹止於內聖人專內而忘外故去彼取此

寵辱若驚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乃可託於天下

何謂寵辱若驚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是以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夫寵與辱皆非吾素得寵若驚恐其辱之將至也夫辱若驚恐其寵之方來也故畏寵如畏辱得寵如得辱故曰辱為下知其皆自外來也何謂貴大患若身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然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則又何患身未可無思其不思則大患必有患未可免思其可免則吾身不亡惟貴大患如貴吾身然後可以免患不獨此也故貴天下如貴吾身然後可以寄天下愛天下如愛吾身然後可以託天下蓋以大患為身患然後可

以保身以天下之患為身患然後可以保國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為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視之不見不可以色求也聽之不聞不可以聲取也搏之不得不可以形索也既不為色形器之所困則所謂元明者乃一精明耳方其未散混而為一雖寄於明而不可謂明故曰其上不皦雖不可謂明亦可謂不明故曰其下不昧未嘗須臾可離可去也故曰繩繩不可名雖歸於無物不可謂之無物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恍惚者出入變化不主故曰常之謂也其來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其去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試執古道以御今有

則今猶古也以今之猶古則知古之猶今是謂道紀道紀者無去來古今之謂也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士之微妙玄通者其遇物若冬涉川不果於行也若畏四鄰不果於知也儼若容不自以為主也渙若冰釋不自以為固也敦兮若朴不自以為文也曠兮若谷不自以為實也渾兮若濁不自以為清也人見其似濁矣靜而觀之久則徐清人見其安於不為矣動而試之則徐生惟聖人然後能養清於濁養動於靜故常清常動而未嘗盈言其得所養也惟其得所養故能以弊為新以常為變若以新為新則其成不終日而竭矣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虛者道之極靜者道之始故於靜言守於虛曰極蓋言學道者篤於守靜以為本極於至虛以為成方萬物並作吾不與之俱作而徐觀其復所謂復者窮理盡性以致於命也凡人必假四大以成體地堅水濕風動火煖相合為身方其芸芸馳驅四大與物皆遷不知其復也及風火既離地水漸壞則此覺知作何而住乃知此覺外緣既散止歸自心身為身根由有妄想養成容慧故有塵勞不能自靜妄想既除容慧自息吾之心體本自湛然是為歸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命者吾之天也既識其天則不變不異知其不變是之謂常人之所以妄作者蓋由容慧流轉不知自心流轉不停而生禍害若以本靜元明照知容慧

不取流轉識之常常是之謂明內體至常譬如虛空不拒群相如是則容物物自容非去非取如是則公公則王王則天天則道道則久愈久而愈尊愈大而愈光明故沒身不殆夫自歸根至復命非守靜者不見至若自容至久則非虛極者不能此首章所以先言之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子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上德下知有之而不能識之其次親之譽之則識之矣其次親譽不足則從而畏之其次畏之不足則又從而侮之矣蓋不親即畏不畏則侮自然之道夫下之所以不信其上者非必下之過也由信不足於上故使之疑於下而不足怪聖人自信既篤猶子不言及其事成功立百姓莫知其所以致之雖欲不信之有不可得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我智惠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道散則降而生非偽勝則反而貴道降者道之微而反者衰之極也方道之未散仁義潛乎其中不可分別指數及其煦煦為仁而人以煦煦懷其仁予子為義而人以予子懷其義使大道之行以公天下則仁義又何足以進於其前哉不幸而又有小智小惠者切仁義而行之則偽自此滋亂自此始是之謂降而生非及其末流人偽既多無非非者群非之中稍有自異於是從而貴之故六親不和然後知有慈孝家國昏亂然後知有忠臣是謂反而貴道方其散則見其似而忘其全及其衰則蕩然無餘而貴其似此其所以每降而愈下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三十四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聖者不自以為聖智者不自以為智使聖

智而可絕皆非聖智也仁者不自以為仁義者不自以為義使仁義而可絕皆非仁義也大巧不見其巧大利不見其利使巧利可絕皆非巧利也聖人用其實不取其文故其見於外者無其形衆人竊其似以亂其真故令見於外者有所屬無其形者利物而物不知有所屬者徒足以亂天下而已聖人惡偽之足以亂真故欲絕其本原以救末流之弊使天下之人不復懷利心而竊聖智之行假仁義而棄孝慈之實用盜賊而棄巧利之便惟以素朴先民見其見素抱朴則不敢以文欺物不以私欲示民見其少私寡欲則不敢以文自欺

道徳真經義解卷之一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
 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
 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兮無所歸衆人皆
 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之心哉純純兮俗人
 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
 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
 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學不至於無所學非絕學也道以無得為
 得學以無學為學使道而可得皆仁義也
 使學而可學皆名數也故聖人以無得為
 得道以無學為真學故曰絕學無憂若未
 至於無學則天下之學無窮得其一而遺
 其二得於此而失於彼則必以得為喜失
 為憂無時而息矣道之本原自其本而觀
 之則未始不同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

末必至於大異且唯之為恭阿之為慢方
 其唯阿之間則相去幾何及其為恭與慢
 則相去遠矣嚮理為善背理為惡方其嚮
 背之間相去幾何及其與善與惡則相去
 遠矣聖人嘗觀其始知其本同故反慢而
 為恭反惡而為善在俄頃之間耳若知唯
 阿善惡之本同則造於絕學有不難者然
 聖人出而應世豈能易一世之所欲以隨
 吾之所欲同一世之所見以齊吾見人之
 所樂吾亦從而樂之人之所畏亦從而畏
 之但所以異於衆者衆人荒樂無央熙熙
 然其樂如春登臺其美如享太牢其明昭
 昭然謂莫我若其智察察然謂莫我過蓋
 其心實以為樂實以為美實以為明實以
 為智昧於心性而惟實之知故心外無所
 見聖人心游於道其應物者非其實也故
 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兮若無
 所歸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
 餘我獨若遺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豈
 真愚人之心哉蓋我所異於衆人識本達

原不流於末是謂貴食母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唯恍唯惚恍惚
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
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
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
哉以此

孔者大也德之大者其容亦大道未嘗有
容而孔德之容亦依於道故起以道起吾
不知其起滅以道滅吾不知其滅道之為
物恍惚窈冥而不可常然於恍惚之中有
象於恍惚之中有物於窈冥之中有精則
無中無不有也有中之有衆以為有而不
知有本不實有中反無無中之有人所不
知而不知無中反有蓋有中之有有之粗
者也唯無中之有然後為有中之真唯其
真而不假故不以有而存不以無而亡是
謂有信自古及今不變不異其精不去聖
人所以能觀群有之始而知群有之所由
然以其體於主無故能觀衆有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
感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
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
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所謂曲則全者
豈虛言哉誠全歸之

物不可以終曲故曲則全物不可以終枉
故枉則直窪則必盈弊則必新少則易得
多則易感此盈虛之至理也古之聖人所
以能為萬物宗者以其抱一也抱一者常
與道俱故不自見因人之見不自是而因
物之是不自有其功而因人之功不自矜
其長而因人之長唯其立於物之獨而不
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聖人循理而
動水其不全不可得以未嘗不全而又能
致曲以養之其全之也至矣是謂誠全歸
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
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

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信不足焉有不

信

行然後言人不知其有言也是謂希言自

然若強而言之如飄風驟雨雖可以暫於

一時然必有不能繼者夫以天地之力不

以其常而飄忽振盪尚不能久而況於人

乎故從事於道者未嘗有意於得失之間

其中自然知其本無得失也本無得失而

隨世得失故或得或失皆信其所至而吾

無容心焉故同於道亦可也同於德亦可

也同於失者亦可也同於道者樂得其道

同於德者樂得其德同於失者樂失其失

得亦吾不知也失亦吾不知也是知謂內

重則自信若不足於信則得失之念紛然

於中有得有失自疑之不暇而況欲人之

信已哉

政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

影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

贊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石無足而立風無足而行蓋由立者不知

其立行者不知其行也足不至地曰跂足

越於行曰跨立而跂立必不久行而跨行

必不長古之學道者必全於天及其遇物

而應不作思慮如人手足耳目內應於心

無使之者若使手足耳目思而後應則舉

動之間莫知所措矣是以自見者不自自

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由其

有自心也學道而有自心是為餘食贊行

夫食者適於飽行者適於事既飽之餘芻

豢滿前唯恐其不持去行不適事雖仲子

之廉尾生之信猶可厭也故食之餘與行

之贊此二者物或惡之有道者嘗行其所

自然故食不餘行不贊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

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

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謂之有物者不可名也謂之混成者不可修也先天地生不見其始既不見其始則不知其終既無始終則獨立不改然雖獨立未嘗獨立周行萬物無所不入而無有危殆天下之物無不由之而出生生不窮故可以為天下母然謂之獨立非獨立謂之周行非周行謂之天下母非天下母吾皆莫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謂之大矣然其大未嘗見大而嘗化故曰逝謂之逝矣然其實未嘗去無所不周故曰速謂之速矣然其一念之間無所不具故曰反猶其大而能逝速而能反故非大非細非遠非近皆不可名是之謂道及道降而生物天地區分域中四大自世人言之則王之大不及天地之大天地之大不及道之大而此言四大王居一焉遂以王配道若無難者夫以一人之身喜怒哀樂之節

尚可位天地育萬物而況於王乎苟能轉以相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則王之配道又何難哉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輕必歸重躁必歸靜故重為輕根靜為躁君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無所不至而不離其本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無所不為而常無為也奈何萬乘之君不自量其重而徒以身驅馳於天下之細故若以細故自嬰則一物足以役之矣又何足以宰制天下邪雖然輕與躁皆足以為病而躁之病尤甚於輕蓋輕者役其心淺而躁者役其心深輕之失不過失於所輕而止躁之失則中君內擾失靜之全故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善行無轍跡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筭善

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教物故
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
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
是謂要妙

行未有無跡言未有無瑕計未有無非籌
算閉未有非關鍵結未有非繩約惟得道
者行不有足故無轍跡言不以口故無瑕
謫計不以心故無籌算閉不以關鍵故不
可開結不以繩故不可解由其以至常為
體而妙於用常故能無所不善常之為道
人人而有物物而得既謂之常則不以人
而多不以物而少由人與物雖均有常而
失其真常故聖人每以真常救之以真常
救人則人無棄人以真常救物則物無棄
物然亦豈聖人能為此哉猶人與物皆有
此明聖人還以其元明示之故曰是謂襲
明至於襲明則均於一惟人無善無不善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言不善人之可以為
善人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言不善人之本

同善人也若不貴其師而不師其善不愛
其資而甘於為惡雖有多智祇益為迷反
本還原是謂要妙

知其雌章第二十八

知其雌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
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
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
朴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
割

雄動而作雌靜而處動必歸靜雌必歸雌
故為天下谷白者欲其有知黑者欲其無
知有知以無知為貴知白以守黑為賢故
為天下式榮者我加於人辱者人加於我
我加於人而人能受則其益在人人加於
我而我能受則其益在我故為天下谷然
道之常豈有所謂雌雄白黑榮辱者哉曰
知曰守者非常德也及散而為德以德自
處若用其雌用其白用其榮則失常德矣
若用其雌常德不離歸復于嬰兒用其黑

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用其辱常德乃足
復歸于朴所謂曰嬰兒曰無極曰朴者皆
真常也故真常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守
必使可知可守者復歸于常然後為道及
朴散為器聖人以道制器然猶不失於道
故用之為官長也官長者視天下猶官長之
非如家而私之也故官而不私長而不宰
是為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
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
或隨或嘘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是以聖
人去甚去奢去泰

聖人體道以為質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
之間由天下不得聖人則不治故不得已
取天下而為之然聖人視此身猶寄也以
天下寄其所寄豈肯強其所無以失真常
之道哉由不知道者以天下為實有而我
始君之於是以有為執之以有物執之而
不知其所為者反足以敗之其所失者反

足以失之蓋物之在天下或自可以行或
止可以隨或嘘之可暖或吹之可寒或強
而壯或贏而損或任而載或弱而隳物之
不吝物之情也若必欲為之執之使行者
為隨噓者為吹強者為贏載者為隳則雖
天且不可而況於人手聖人因其自然知
其所受受者有不可變但去其甚去其奢
去其泰使可行可噓可強可載者不至於
過而或隨或吹或贏或隳者不至於不及
是謂以吾自然相其自然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
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
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
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
謂不道不道早已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
其兄是謂好還兵之不勝其害未易一二
數使幸而勝其殺氣之應地不能使之生
天不能使之和故荆棘生於屯戰之所飢

鐘起於軍旅之後則其不勝者可知矣故善戰者因其不得已果於一決而不以是取強果者不久之謂也內持不得已之心外為一戰之決故未嘗矜未嘗驕未嘗伐未嘗強皆由生於不得已也若不得已而不已兵老而氣衰猶人壯之必老是為不道人之不道尚猶不盡年而死而況於兵之實老乎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兵不可佳而佳猶人不可殺而殺故不樂殺人然後可以言兵孫吳之論兵審虛實辨奇正其言詳矣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未必知之也老氏曰恬淡為上勝而不美

夫以恬淡言兵誠若不類然不知恬淡則靜靜者勝之本也狂躁則動動者敗之基也梁襄問孟子曰天下烏乎定曰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惜其不足以知此使果不嗜殺人則定天下有不難者自古及今不嗜殺人者必興嗜殺人者必亡嗜殺人而暫成者有已未有嗜殺人而多歷年者也故君子戰勝以喪禮處之不祥之器有道者不處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之知之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此章言道與器相與為循環輕重也道常無名不可得而見然匹夫得之朴雖小天下不敢臣知尊之無以加於我也侯王雖大若不能守則萬物不賓蓋能賓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譬如天地真位雖有高下

之殊然至合以降甘露非有人使之而無不齊者是天地未嘗不同也由是觀之道雖小不必輕侯王雖大不必貴天地雖判不必離雖道散而為物物各有名而天亦未嘗遂棄物也惟其未嘗棄物物立於天地之間而不殆者以天猶生之也故物不以道散而虧道不以物生而散譬猶川谷之為雲雨江海之為浸潤川谷之氣未嘗不通於江海而江海之氣未嘗不通於川谷若以道觀之則未嘗一日而不循環若以器取之則水陸之分有不同者矣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知在外為智在內為明勝在外為力在內為強智與力為安明與強為真入道之門皆由于此入道者以自見不明而為物所勝也若內明則自不驚外不驚水則漸能勝物積日既深自然入道凡

不足者蓋有不知我之有也萬物皆備於我返照內觀知取諸一身而足不亦富乎知足心生漸離諸有有力未全未能充其所見必有強志乃能力行見清淨根漸返於道虛中證實所得不移無古無今浩然常住是謂不失其所等視死生有如旦暮生而不有死而不亡是之謂壽

大道紀考章第三十四

大道紀考其可在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王常無欲可名為小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為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大道紀考充滿八極及其用之如在左右萬物非道不生而道未嘗言其能也萬物非道不成而道未嘗自名其功也萬物非道不養而道未嘗自以為主也方其小則不見其朕及其大則未嘗主萬物萬物悉歸焉聖人亦然終不自以為大而萬物終無以過之惟其不取大故能成其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
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
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道降而有象象生則物往從之愚者往而
不返智者往而不害往而不返者失道而
從物也往而不害者與道俱也既與道俱
往不離道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
與道為一心不知道道不知心若知道而
行則有不安有不平有不泰矣聖人之於
形器如過客之寓於旅亭暫住而去未嘗
有顧惜之心苟為欲樂所餌過客止於所
寓留而不去未有不為患者故聖人雖在
形器之間執大象而往雖從於物其心常
與道俱味無味之味視無色之色聽無聲
之聲用無用之用即於形器之間全收道
用此其所以安平泰也

將欲翕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

此聖人制心奪情之道心之為物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欲以止止之轉止轉動聖人
知其不可強止固欲翕反張之欲弱反強
之欲廢反興之欲奪反與之夫欲止動以
止止之止不可得必固反之以動求止自
動觀妄動已而竭妄廢真還自然歸止後
雖欲動動心不起心既不起止亦不生此
聖人翕心弱志廢情奪欲之道微而難見
故曰是謂微明此之微明既柔且弱而能
勝天下剛強之欲以其不離道母也若離
道母則如魚之脫於淵魚既不可脫於淵
則國之利器亦不可示人以此示人人示
將有不信者矣此篇世之解者不循其本
多以孫吳之兵說雜之此詩禮之所以發
冢也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
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
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自無而入有始於喜怒哀樂之萌而極於禮樂刑政之備極而不返化無窮則愈失道矣故聖人於其將流則復以朴鎮之既鎮以朴朴亦無名雖用無名之朴亦將若不欲苟有用朴之心則朴非其朴矣不欲以靜民將自正

道德真經義解卷之二

道德真經義解卷之三

息齋道人解 絲五

德經上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无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不德則在仁而仁在義而義惟其所之未嘗執也下德不失德則仁之不可為義義之不可為禮既已為之則不可得而變故上德不失道道常無為而無為之之心下德不失德德則有為而有為之之跡矣上德無為仁是也仁近於道故曰人者仁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近於道故亦無為亦無以為降而為義義者宜也以義宜物

則有以為為不失宜為而未失又降而為
禮禮者理也以禮理物苟莫之應而吾必
欲理之則有攘臂而仍之者蓋不可得謂
之道可得謂之德德在人謂之仁仁不失
其宜謂之義義以正物謂之禮 道而
德失德而仁失仁而義失義而禮自然之
次也自道五降而至於禮五降之後不足
觀矣夫禮由亂而作因其有長幼無禮則
亂故立禮以救之然至攘臂而仍之則禮
亦隨喪然則禮者亂之首也多知不足以
為道由其多之惑亂本真知不從其浮妄
無實然則多知者愚之始者故禮為忠信
之薄而識為知道之華聖人處厚不處薄
貴實不貴華故常不失道本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
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
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
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

貴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
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邪非
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何也天之清
地之寧神之靈谷之盈物之生侯王之正
極其致無不同知天之所以清即知地之
所以寧知神之所以靈即知谷之所以盈
知物之所以生即知侯王之所以正易曰
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天下何思
何慮言其未嘗不一也若不知一則必自
異自異則絕物侯王絕物物亦絕之故貴
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侯王自稱孤寡不
穀此豈非知貴以賤為本耶輪蓋輻軫會
而為車物物有名而車不可名仁義禮智
合而為道仁義可名而道不可名賞罰刑
正合而為治賞罰可名而治不可名苟有
可執使其跡外見貴者如玉賤者如石皆
可以指名而人始得而貴賤之矣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

天下萬物生而為有自有反無然後為道故曰反者道之動天下之有皆生於無有則必強反強為弱則可以漸求於道故曰弱者道之用反者自有而求無弱者致無而求道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无形道隱无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上士聞道雖眾人譏詆不能使之不慤中士聞道雖不能無信亦不能使之無疑下士聞道雖聖人復起不能使之不笑蓋膠於有者天下皆是彼方以有為實今遂告而有之非實而無之為真其誰不疑且笑故不笑不足以為道亦理之當然不足怪也上士之勤非能勤也有見而勤下士之

笑非故笑也無見而笑上不至於勤下不至於笑不能無見而又不能信其所見雖使之不疑不可得也古之立言蓋有之矣明道者自明非色之明外不得而見其明故曰其門若昧進道者自進非力之進外不得而知其進故曰其進若退夷道無所不平彼以彼之平猶吾平也故曰若類上德無所不容彼雖恢奇譎怪而吾以一視之故曰若谷大白不汙其性苟性不汙和其塵皆可也故曰若辱廣德必有見於大苟見於大雖欲使之息不可得也故曰若不足建德者內立自性自性有立則接物必簡故曰若偷質真者不循於外外不徇則惟吾所之故曰若變大方無隅非廉隅可得而察也太器晚成非成不成可得而盡也大音希聲非聲音可得而知也大象無形非形器可得而執也中下之人方役其所見以議吾之跡以實昧實退實類實辱實偷實渝其不侮笑者幾希矣蓋大道無名隱而不可見至其貸以曲成乃其小

小者爾非其實也。上士知其無名，略其貸而識其大，故亦不可以議其名。中下之士執其貸且成者，以議全此，其所以愈議而愈非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五生二，二^五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道生一方，其為道則一，亦未生一，既不生，則安得有二？無二則一不散，故所以謂之不二。言其未有一也，及其有一，即有二。有陽即有陰，有陰有陽，則又有陰陽之交，故有二。則有三，至於三則无所不有矣。萬物抱陽一也，負陰二也，陰陽交而沖氣為和，三也。萬物孰不具此三者？然要其本則必歸於道。道者未有一之謂也，由其本生於道，故未而不失道。是以天下之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

稱蓋損之生益也。物之強梁者不得其死，蓋益之生損也。夫惟損益同源，故自損則必益，自益則必損。聖人未嘗益而自以孤寡不穀為稱，蓋欲使人知強梁者不得其死也。是謂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亦其應世之跡，不得不然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以是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物本非物，堅者偽體也。雖天之至堅，其極必歸於無。今天下之至柔，已能馳騁天下之至堅，況於無之真，豈不足以破有之偽乎？故無有能入無間，無間者，蹈水火入金石，其精不亡之謂也。無為之為，其為以道，不言之教，其教以天，故無有能及之者。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名不親於身貨不多於身得不償其亡而世人每貪於名溺於貨拘於得者由其無所見也我愛于物愛多則我費物藏于我物眾則我勞小則辱大則危有不可勝悔者君子則不然知物之備於我自反而足故於外無求雖欲辱之不可得也知吾之所止止於至道故非道不為雖欲為之不可得也是以為常常故能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般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淨為天下正

成與缺冲與盈直與屈巧與拙辯與訥皆物之形似者也惟道無名以形求之皆不可得故雖成若缺雖盈若冲雖直若屈雖巧若拙雖辯若訥蓋其成不以形其盈不以器其直不以壯其巧不以心其辯不以口故世以形似求之皆不可得也蓋世之言道術未有不偏如躁勝寒而不可以勝熱靜勝熱而不可以勝寒要其各有所止

也惟清靜無為雖不求勝物而天下之物莫能勝之故曰清靜為天下正

不出戶章第四十六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出三求天地者求其形也天地不可以形盡而可理盡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若知其理之在此則雖閉戶可也聖人知不在形故不必行名不在色故不必見成不在事故不必為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七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天下有道則能使兵為民天下無道則能使民為兵人能知道則能使色為空人不知道則能使空成色可欲者愛也不知足者取也欲得者有也由愛生取由取生有衆有橫生遂為無窮之咎若知取不必外

是謂知足則無不足矣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則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為學所以求知故日益為道所以去妄故日損知不極則損不全故日益者所以為日損也若損之又損妄去直全則無為矣至今無為則凡有為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損益論也及其無為之至雖取天下而有之尚猶不見其事若以有事取之取一物尚不可得而況今取天下乎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休休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甚矣心之為天下害也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蓋心之為物潛天而天潛地而地無遠不至而世人但以分別為

心分別心生妄有所見遂喪其全此莊周所以謂之賊也聖人之心常與道俱道無所不在吾心亦無所不在故無常心及其出而應世知其相從於妄故取捨之心未嘗生也善而吾從而善不善亦吾從而善於天下無不善是謂德善信亦吾從而信不信亦吾從而信於天下無不信是謂德信休休然常恐天下之人德有心而心有眼穿鑿取與不見大全故每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用耳目所接者為明而不知其非明也聖人皆孩而畜之使不為非明所亂然則非明者宜釋氏所謂無明者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性無生死出則為生入則為死有生則必有死有出則必有入物之所不能免也今

以一人之身言之自少至壯生之徒者也
自壯至老動而之死者也自老至死死之
徒者也若以十計之則生之徒十有三死
之徒十有三動而之死者十有三人自壯
以上皆趨於死是生之徒止有十三百動
而之死以至死之徒合十有六凡如此者
何也以其生生之厚也自愛其生而不愛
物之生凡可取以厚其生者無不為也猶
其生生愈後故其趨死愈速善養生者則
不然知生無生既知無生則死不可得死
不可得則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介兵
無所容刀雖有生亦不生既知不生則知
所謂不死矣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
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
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
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是謂玄德

物非道不生非德不畜自其有形以至於

勢長莫不以道德為主道之尊德之貴至
於此極矣然不自尊其尊不自貴其貴其
施於物非有心於物也莫之命而常自然
自然而生自然而畜凡所以長育成熟以
至于養之覆之莫非自然者由其自然故
未嘗望物之報生不辭勞施不求報是謂
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閔其
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
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歿
是謂襲常

道為物母物為道子古之得道者能使子

母不離而道物為一蓋物從道出物不異

道子從母出子不異母物不異道而世欲

棄物以求道子不異母而世欲棄子而求

母本不異而自異之是以終不得而一也

使人知物即道子即母知之守之則左右

違其原有不難者凡物不自道而用物以

遺道者以人開其兌也兌者突也穴其突以濟其欲心滿而精衰則物隨而喪必閉其兌塞其門神不外出旋元自歸自然子母不離道與物一矣古之至人保其身而身存者用此道也人之患在於不謹其小不養其微若自小而謹之自微而養之雖小必明雖微必強故曰見小曰明知柔曰強明者本也光者明之所自出也元明為本其末分而為視為聽為覺為觸者皆其光也道自本流於末學自末求其本故曰用其光復其明是謂襲常常即本明光自明而光今以光歸其明故曰襲常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道不在知知者邪思也真道必明明而非知知不可及故施之不盡用之不窮使我介然以有知之心而行大道所知有限而

道無窮怵然恐其施之不足是謂惟施是畏蓋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好徑者知之為賊也使行於無知則凡所見聞無非道者豈不蕩然廣大心逸日休哉後世不然朝甚除除者治也除治其朝廷則外飾者至矣田甚蕪則心不治倉甚虛則行不修方且服文彩以眩人帶利劍以威眾積飲食財貨而無所用之是謂盜誇如此則去道遠矣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建事功者事過即已懷財利者利散即亡然使人如子孫祭祀不輟者非建道抱德者不能至也聖人以真道修身推其餘以治家以及其鄉於其國於其天下然聖人

以身觀身而意不在一身以家觀家而意不在一家以國觀國而意不在一國以天下觀天下而意不在天下各隨所寓因以所寓而觀之在易之觀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盥而不薦以誠而不以物也其効至於下觀而化所謂以天下觀天下則下之化之有不疾而速者矣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噉和之至也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此篇言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詳其本末前後皆然赤子然以此三物為不害赤子世固疑之子由嘗云虎畏不懼已者東坡云世未有見虎不懼則斯言有無無以見之又言有婦人置二兒沙上而沈衣於水虎自山上馳來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以首抵觸庶幾一懼而兒癡不知在

虎亦卒去所謂猛獸不據豈若此耶然至於手無執而自固陽無欲而自作號終日而不噉是孰使之然哉由其氣全精一和之至陽之極也人能養其氣致其和使其和不以壯而衰是之謂常常者物之自然非有能作者知常為常是之謂明知明為常明而益明是謂益生益生曰祥心能使氣氣不役心強不在物是為直強凡物壯則必老自壯以往失嬰兒矣孟子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夫失赤子之心皆為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世之所有皆為夢境故知者不言知言之未盡也世之昧者以夢為實說說誦說終不離夢故言不知由其見之未至也塞其

允謹其出也閉其門闕其人也挫其銳者治其內也解其紛者理其外也和其光者抑其在已也同其塵者隨其在物也无出無入无内无外無已無物是謂玄同既得其同謂之親而遠謂之疎而近謂之利而不喜謂之害而不懼謂之貴而不高謂之賤而不下凡物不足以名之故能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我以正治人由人之本正也^{十五}以奇用兵由兵之本奇也以無事取天下由天下之本無事也凡我之應物者豈以我哉亦由物而已矣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為一身中國為一人者由其治自心出也我多忌諱則

禁防必設禁防既設則民安得而不貧我以利示民則民多趨利民既趨利則國安得而不昏我以巧示民則民多技巧技巧既勝則奇物安得不滋我以法治民則民亦竊法以自便上下相冒則盜賊安得而不多聖人示以無為示之以好靜示之以無事示之以無欲天下各以其所示者報之故曰民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予福所倚福予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政邪正復為奇善復為詖人之所迷其日固又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其政悶悶若無求於民而民不以巧應上故其民醇醇其政察察若有得於已而民以巧求免故其民缺缺天下之事禍福之相為倚伏所從來久矣政悶悶者無得在我而有得在民政察察者有失在民而有得在我我得則彼失我福則彼禍故自然

之理也味者不知理道之正專以察為明以求僥倖之福遂使正復化而為奇善福化之而為詖人之迷其日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賞罰刑政蓋有設而不用其極則能使其奇者反而為正詖者變而為善故曰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域教化之廢引中人而陷於小人之途此不可不知也

○道德真經義解卷之三

道德真經義解卷之四

息齋道人解

絲六

德經下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以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外以治人內以事天皆莫若嗇嗇者無所不嗇之謂也謹與內關與外內心不馳外心不起之謂嗇故能早服內服其心外服其形寂然不動則德有所積積於不積則無不勝無不勝則無不治雖有國猶可也人知其可以有國而不知可以有國者猶其有本也本積既厚則其塵垢糠粃猶將陶鑄堯舜况其下者哉此所謂深根固蒂治人事天之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

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治國者聖人之餘事不啻如烹小鮮雖恢
奇譎怪道為一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
神使鬼而有神凡恢奇譎怪皆化而為道
道豈有傷人者乎本欲吾不傷人故其幽
至於鬼神皆不能以神傷物大而政治幽
而鬼神兩不傷故人鬼之心交歸焉非至
德其能如是乎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北北常以
靜勝壯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
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
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
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國大而能降以求物則物必交歸之北以
靜而下物故北常勝壯以大國而下小國
則必得小國以小國而下大國則必得大
國故大國或下小國以取小國或下大國
而取取者各獲其心之謂也故大國不過
欲畜小國小國不過欲事大國夫如是而

後兩者各得其所孟子曰以小事大者畏
天者也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樂天者保
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故大國尤宜為下

道者萬物之與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實不善人之所保美
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
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
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以
求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與者藏也道為萬物之所貴如與之能藏
物賢者以道為寶故樂得其得不賢者非
道莫保故樂免其罪由其根於人心之自
然無使之者故言依於道則其美可市行
依於道則其尊可加於人苟非人心之自
然則言而不從行而不應矣由人各根於
道不幸而陷於不善則聖人亦何忍棄之
故立天子置三公非苟利其富貴也蓋不
欲遂棄人於不善還以斯善道之而矣使
雖以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出一善言達一
善行使天下之人不失其善則其利宜小

補哉由其以道覺民是謂坐進此道古之
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以其善者不日而得
其善使不幸而至於善則亦足以自免於
惡此豈不足以為天下貴耶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
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
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
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為無為則已不勞事無事則人不煩味無
味則物不費世所謂大小多少者以形言
也聖人遊於形器之外故大小多少等而
為一夫大小多少尚等而一之又況於恩
怨報施之間乎吾所為所施者惟德而已
豈知其有所怨豈知其有所報者哉既無
恩怨報施之別又無大小多少之異其於
天下之故豈有心於為之哉事必求易大
必由細自易而往則難者亦易自細而行
則大者亦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而大必

歸之者由其無心也惟其無心於事故未
嘗先事而期於物豈若世之小夫已未為
而先諾事至而多易先諾則必寡信多易
則必多難聖人於事未至則常若難之非
難之也不以我必於物故若難之惟其難
之故終無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
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
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
終知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
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
自然而不敢為

聖人常安其所安故其安無不安而其持
無所持故曰易持以不持持其安儻有微
心之起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
自其微而散之故無有撓其安者由持其
安於未有治其心於未亂譬如合抱之木

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於無為之中自然而為於無積之中自然而積累日益去善日益積而聖人未嘗知也若有意為之即為敗之有意執之即為失之由其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世之於道所以難成而易壞者由其有意於為之執之方其始若無所容其勤及其終又不免於怠皆為之執之之咎也使其始不為其始不執則求其勤且不可得而況於怠歟此世所以幾成而敗也惟聖人以不欲為欲故未嘗貴難得之貨所謂難得者不必金玉也身外之物皆難得矣衆人目過於色耳過於聲吾以不學為學收親反聽復衆人之所過以輔道之自然而不敢為夫豈有為之執之病哉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上

順

夫所謂者不在耳目聲色之間而世人目視非色耳聽非聲為聲色之所留礙而不知見聞覺知有出於聲色之外者今遽告人曰爾之見聞覺知皆非真也則人孰不惟且笑哉故道非明民將以為愚而憐之可也夫民之愚留礙於聲色不知自解吾方示之以無為示之以澹泊且猶未悟而况欲以智示之歟生民之患在於多智智不以正其智為邪今吾未能覺其邪而又以智示之是反開其偽也故以之治國為國之賊儻行其所無事而不開民之機心機心不生則純白備謂之國福不亦可乎上之所行下之所效未有我靜而彼動未有我素朴而民多欲者是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由其與物反是故不可明民由其與道合是故謂之大順

江海所以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以其言下之欲

先民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聖人不得已臨蒞天下其視首出庶物與在民上為何等事哉故有天下而能以言

下民能以身後民非忘天下者不能也是以處民上而民不重不知其有君也處民前而民不害不知其有民也惟其上下相忘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吾之所取者非民之所爭也無為之為天下且不見其朕况欲與之爭乎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又臭其細也夫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肖者以形求也若以形求大雖至於天地

要其所止也天下皆為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凡物不足以肖其似若有其似則吾亦一物其細已矣然吾之所以能成其大者猶有三寶持而保之此其所能用大也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此三者非所以為大然用大者皆莫加焉夫大不可以形求也大不以形而全其用故其大有不可測夫唯慈然能救物物失其所雖蹈水火赴白刃有所不辭非匹夫之勇所能及也夫惟儉然後能施蓋吾之所欲者愈寡則其所施者愈博非大而無當者所能及也夫惟不敢為天下先然後遇物而不折蓋不為先則所為者皆應而已應而不先動不自我我雖動而人不怨非興事造作者所能及也勇依於慈故其勇不竭廣依於儉故其廣莫窮先依於後故其先莫敵使徒用其勇徒用其廣徒用其先則不終朝其死矣夫兵者不祥之器苟非以慈為本救民於水火之中使人知凡所以殺人者皆慈焉吾未見其可也吾以

憲政民則天亦將以憲衛之

善為事者章第六十八

善為事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
善用兵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
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聖人身且不有而況於事由其不爭凡所
應物者皆其不得已也故為士則不武當
戰則不怒勝敵而不必與之爭用人而不
必加其上故能以德服人而人亦樂為之
死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
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
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
哀者勝矣

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
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至於自言
則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孟子亦曰今之
諸侯苟行王政則隣國之民仰之若父母
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

濟者孔孟之言不過如此老子曰不敢為
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又曰兵者不
祥之器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推此
而言亦孔子之謂未聞孟子之為王政也
至於不得已而用兵則若無足而行無臂
而攘無敵而仍無兵而執此即孔子所謂
我戰則克孟子所謂未有能濟者聖人之
用兵每不得已豈有輕敵求勝之心哉若
我輕敵而必為之則是兵端自我苟有不
勝則民不直其上故以兵相加抗目持久
而不暴用其民者必勝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
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我者
稀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王

大道甚易知易行而亦難知難行所謂易
知者無道可道無學可學無為可為無事
可事宜不甚易知甚易行者哉然至道不
可道而言語皆非學不可學而心動即偽
為無為而寂然不為者未必是事無事而

終日事事者未必非此其所以為難而天下莫知莫行也蓋聖人言有宗事有君故言在此而義在彼事雖是而心不同知言之宗則言之差殊不同也知事之君則事之差殊不必疑也夫惟人之無知是以不知我知夫唯不我知此我之所以為貴使我之知不出於衆之知則為我者亦不足貴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知者逐物故多偽不知者返本故近其人能知不知為近真知知為多偽則為上矣儻不知知之為偽而徒益其知則是以病為藥其病有不可勝言者惟知知之為病是以不病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知之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夫欲人之畏愛者皆內不足而外慕者也聖人足於內視人之喜不加益其不畏不加損是以皆與之無為蓋居物之上使人畏已者易使人不畏已者難使我忘人者易使天下兼忘我者難民不畏威非天下兼忘我者不能也此豈非所謂道德之威乎聖人之遇物隨所遇而安故不狹其所居不厭其所生蓋知其所居所生者皆非其實也我惟自厭故生亦莫吾厭由其自知而不自見其有知由其自愛而不自貴其有愛使其有自見自貴之心則狹其所居厭其所生有不能一日安矣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

緘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人皆知勇於敢不知勇於不敢勇於敢者蹈白刃也勇於不敢者蹈中庸也故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也

白刃者有害而人輕其害蹈中庸者有利而人不知其利此中庸所以為難者歟輕於用勇人之所嫉天之所惡孰知其故雖聖人猶難之況眾人乎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緘然而善謀猶其惡於用勇也人自知其天之未勝天之未應及來之未至謀之未定而言之則強者或得勇者或勝蓋有之矣要其後而徐觀之然後知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此章言世之刑罰不足恃以為治也民不畏死吾奈何以死懼之使民果畏死有為奇者執而殺之則殺一人足以為治矣然愈殺而愈不可禁則刑之不足恃也素人用法嚴其網密而姦宄不勝漢用法疎網漏吞舟之魚而天下歸於漢此亦足以見

矣天道福善禍淫是有司殺者於冥冥之中不可逃也若必欲代司殺者殺如代大匠斲未有不傷手者也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上多取則下貧上有為則下亂必然之理也我欲厚其生則不顧人之生我厚而被薄彼安得不輕死聖人之於生蓋不得已彼視其生若無以生為也豈肯厚吾之生而奪人之生哉是之謂賢於貴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此章況言柔弱之必生剛強之必死柔弱雖非所以為道而近於無為剛強雖未離於道而涉於有為無為則去道不遠有為

則吉凶悔吝隨之則益遠於道矣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

哀多以益寡者天之道也哀寡而益多者人之道也惟聖人又能以已有餘而奉人不足故其能及萬物不恃其能功蓋天下而不居其功利澤施於天下而不欲其賢唯有道者而後如此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水無情尚以柔勝而況於物之有情乎書曰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三代嘗以是德民矣此之謂受

國之垢受國不祥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怨之不可以和猶火之不可寒水之不可熱若強和之亦必餘怨以此為善皆未足也是以聖人治天下如執左契以求於左契恩怨取於吾何心哉如契之合適於符而已苟有不合不強其所無不責之也聖人之治天下如司契者之求合大小長短彼覺有契自合其合而吾無容私焉若必欲強通之是司徹非司契也天道亦然天道無親常不失善蓋亦司契而已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小國寡民則什伯之才用什伯之才用則大者棄矣民輕其生則遠徙而不顧徙而不顧則無所不為矣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愛其生而不遠徙則雖有舟車無所用雖有甲兵無所陳復結繩而治之猶可也使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各安其安雖鄰里相望而不往來必其衣食足而無求然後可以至此也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

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言之信者不必美美者未必信言之善者不必辯辯者未必善知之正者不必博博者未必知聖人於道無分毫愛惜之心惟淺狹者自以其淺狹而疑人以為未必信未必善未必知或溺於美或惑於辯或流於博皆不能有得也豈知聖人於道如海之大施而不積既以為人而已愈有既以

與人而已愈多恨世之人器量之微求於我者狹不足以與之也亦如天焉利物而天不害而物不爭故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道德真經義解卷之四

道德真經註序

絲七

道士臣榮言榮聞冥寂先天絡天無以昭其景混成有物周物不足洞其微此則超繫象而玄玄邈筌蹄而杳杳運陶鈞之運跡理歸虛應恢匠導之幽路義在靈圖是以瀨鄉仙錄神交帝象之先苦縣真宗慶發皇靈之首五千垂裕玄風表於配天雙柱流頽紫氣彰於御極伏惟陛下玉宸纂聖金闕應圖榮光泛皎鏡之波祥烟霏獻壽之嶽嬉神汾水撫洪鈞而獨化問道河濱施上仁而不宰靈洞真文躬勞聖敬仙都秘牒親紆睿覽凝黃庭而體妙浴玄牝以流謙故得霓裳自有待之風銀海截無為之化謹案經文是以聖人治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又云聖人治虛其心實其腹前後靈證有若合符今古師資不詳幽旨當由皇靈未親聖德疑叙今天啓之心昭然顯著實所謂兆太平之玄化發揮百代之前勦無為之至功擄祥千載之後宜止河圖錄籍空傳漢后之名昌戶丹書纒

表姬文之字其言澹而妙其理幽而遠亦猶仰之於羲和六虛均照濡之於上善萬物斯洽是以往之賢俊爭探深隱魏晉英儒滯玄通於有無之際齊梁道士違懲勸於非迹之域雷同者望之而霧委唯事談空迷方者仰之以雲蒸確乎執有或復但為上機則略而不備苟存小識則繁而未簡遂使此經一部注有百家薰蕕亂警於仙風徑渭混流於慧海佐時導俗時有闕於玄關徹有洞空乍未開於虛鑰臣榮述齒玄肆名參丹錄漱清流而心非止水抗幽石而鑿殊懸鏡淹留丹桂風徹耳於薰風舞詠青溪空曝背於唐日猥以擁腫之性再奉渙汗之言遂得揮玉柄於紫庭聽金章於丹陛亟參高論未展幽誠以夫巨壑三山泛麟洲而未測通泉九井仰龍德以如存敢罄庸愚輒為注解自惟夕惕竊喜朝聞然纖蠶議海信阻量於鼇波而截鎮千雲庶成功於蟻壤寧髮鬚於眾妙希罔象於玄珠塵黷旒辰懼深水谷無任惶

恐之至謹奉表以聞謹言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元天觀道士李榮注

道經

道可道非常道

道者虛極之理也夫論虛極之理不可以有無分其象不可以上下格其真是則玄玄非前識之所識至至宣俗知而得知所謂妙矣難思深不可識也聖人欲坦茲玄路開以教門借圓通之名目虛極之理以理可名稱之可道故曰吾不知其名字之

○曰道非常道者非是人間常俗之道也人間常俗之道貴之以禮義尚之以浮華喪身以成名忘已而徇利失道後德此教方行今既去仁義之華取道德之實息澆薄之行歸淳厚之源反彼恒情故曰非常道也

名可名非常名

名者大道之稱號也吾強為之名曰大哉名非孤立必因體來字不獨生皆由德立理體運之不壅包之乃無極遂以大道之

名詔於大道之體令物曉之故曰名可名也非常名者非常俗榮華之虛名也所以斥之於非常者欲令去無常以歸真常也名有因起緣有漸頓開之以方便捨無常以契真常陳之於究竟本無非常之可捨亦無真常之可取何但非常亦非無常既非無常常亦無常亦非非常非無常也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

過玄德妙理絕有無既絕名稱斯遣然則虛通之用于何不可是以非無而無無名為兩儀之本始也非有而有有名為萬物之父母焉故道生德畜其斯之謂乎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人之受生成資始於道德同氣於陰陽而皎昧異其靈靜躁殊其性若也夷心寂路濯志玄津可欲不足亂其神紛銳無能滑其意靈臺皎而靜玄鏡湛而明則可以照希微通要妙此無欲行也若未能遺識情在有封馳驚於是非躁競於聲色但歸有為之事跡豈識無為之理本此有欲行

也微跡也歸也來也此謂依道德以為行觀妙理以入環中失虛靜以為非漆墨法而流微來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近而言之有欲無欲兩者也此謂人也共受五常之質俱懷方寸之心同也黜聰明而恬憺洞徹道源則稱於妙競前識而紛紜迷淪俗境則稱於微此異名也遠而言之聖人欲暢清虛之理遂以道德為宗是以此之一章盛明斯義雙標道德故言兩者混沌理一則所以云同自靜之動從體起用故言出道生之功著道也畜養之義彰德也道德殊號是曰異名也

同謂之玄

虛寂之道深妙之德恍惚非易測冥默本難言無能名也寄曰同玄玄之妙也無物可建唯道與德可以言玄故曰玄德深遠至道玄寂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道德杳冥理超於言象真宗虛湛事絕於

有無寄言象之外記有無之表以通幽路
故曰玄之猶恐迷方者膠柱失理者守株
即帶此玄以為真道故極言之非有無之
表定名曰玄借玄以遣有無既遣玄
亦自喪故曰又玄又玄者三翻不足言其
極四句未可致其源家靡無端虛通不礙
總萬象之樞要開百靈之戶牖達斯趣者
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美樂也言人之稟性咸不能以道為娛而
以欲為樂樂不可極樂極則哀來欲不可
縱縱欲則傷性故曰人皆以色聲滋味為
上樂不知色聲滋味禍之大穢既為禍樸
復為哀本滅性傷身斯惡已也
昏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天下地上君子小人並寡能虛心虛已而
各縱欲縱情情性之愛雖復不同各任情
情同有愛愛名則以名為善愛利則以利
為善以利為善求利不以其道以名為善
徇名以致亡身稱情雖以為善亡身是為

不善故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上盜跖死利
於東陵之下此斯不善已也
故有無相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從無出有自
有歸無故曰相生

難易相成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難起於易易成難也
易由於難難成易也

長短相形

夫物離之則無大無小聚之則有短有長

太山秋毫之相殊白鶴青鳧之脛異故知
忘之則無大無小存之則有短有長也

高下相傾

傾危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高以
下為基下亦危於高也下之賤也猶乃危
高高之貴焉誠能滅下失道則高下相危
得道則君臣俱泰

音聲相和

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下之從上猶響之
應聲譬之宮商更相唱和夫調高則絃絕

上躡則下急是知五聲和則八音克諧其政和則其人歡悅故曰王者人之師而下取則

先後相隨

君先而臣隨父先而子隨故為君父者不

得輕躁而失道心宜重靜以契德也

是以聖人治處無為之奉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

緬觀萬古或澆或淳遐覽百王時步時驟

未有紀尊號於金簡照聖錄於玉篇皇上

應千年之運隆七百之基不用干戈樂推

無厭是以宗聖遠彰於未兆先定於無形

故言是以聖人治處無為之事也猛士上

將承威以定四方宰輔阿衡論道而清百

揆化不以言故云行不言之教也作者云

云動作也四民各安其業萬物不失其真

任化自然無所辭謝

生而不有

付之於獨化日用而不知也

為而不恃

以萬物為芻狗不恃德以為功
成功不居

雖有榮觀宴處超然遠之問道軼於襄城
疑神遊於姑射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至道彌綸於宇宙上德範圍於兩儀雖忌

功用百姓戴之垂拱而清九野無為而朝

萬國疑神常湛故言不去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

王道蕩蕩無偏無黨貴賤將玉石同塗賢

者與愚人共貫此大道之化無爭者也夫

賢當於位賞須以功愚受於役罰須以過

若賞賢過度則極以驕奢役愚越分則困

於貧窶驕奢必欺侮獸窮者亦能鬪則忿

爭生也是以日月曜彩不為賢不肖易光

天地覆載不輕仁為善不善改度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棄十城之璧擲千金之珠視如瓦礫豈有

盜乎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耳不聞鄭衛絲竹之聲眼不見褒姒妲己之色洗心滌已遺情去欲豈有亂乎是以聖人治

皇一積德積仁盡善盡美老君欲重揚聖德故亦言之也

虛其心

除嗜慾絕是非遺萬慮存真一

實其腹

道實於懷德充於內

弱其志

心志柔弱順道無違

強其骨

唯道集虛虛心懷道道在物無害者得成

仙骨自強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

為則無不治矣

上扇無為之風下行淳樸之化下從於上

上下皆安則無不化之化矣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沖中也盈滿也道非偏物用必在中天道

惡盈滿必招損故曰不盈盈必有虧無必有有中和之道不盈不虧非有非無有無既非盈虧亦非借彼中道之藥以破兩邊之病病除藥遣偏去中忌都無所有此亦不盈之義

淵兮似萬物之宗

海深故百谷朝而歸之道深故萬物宗而

奉之

挫其銳

前識傷性長惡害人銳也虛懷忘己以道

折之挫也

解其紛

可欲亂正得失滑心紛也遺彼忘我遠欲

制情解也

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光而不耀涅而不緇和而不眩於體同而

不累其真故知湛然清靜而常存也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

道深其真虛无之淵迎隨之所不能知終

惡乎而可定故言不知誰子開自然之治

開之以三才運造化之功羅之以萬有考
之事用在天帝之先象天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長短相形是非相對理自然也仁愛也有
愛則有憎天地无心絕於憎愛以無愛故
故曰不仁芻狗者結草為狗古人祝所用
已而棄之言人於芻狗用之不以為愛棄
之不以為憎喻明天地暖然若春氣之自
和生者不以為仁凄然若秋霜之自降殺
者不以為義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聖人無心與天地合德不仁芻狗義可知
矣雖思需草木澤被豚魚宣風闡化必先
於人故云百姓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籥掛橐籥樂管屈竭也間中也夫橐籥中
空故能出聲氣而不竭天地中空故能生
品物而無盡言人若能虛心空身運用智
德無窮極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窮困也若言當理滿天下而無過言而不
中亦出口而禍入禍云入也是困窮然禍
福在當與不當得失非多言多則數窮
欲戒多言之失勤以守中之得使無滯教
內契忘言也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河上以為養神乃是思存之法輔嗣言谷
中之無此則譬喻之義雖真賢之高見皆
指事之說也今則約理嘗試言谷空也玄
道也牝靜也夫有身有神則有主有生有
死不可言道流動無常宜得言靜若能空
其形神喪於物我出無根氣聚不以為生
入無竅氣散不以為死不死不生此則谷
神之道也生死無常浮動之物也幽深雖
靜湛然不動玄牝之義也

玄牝門是為天地根

道之靜也無形無相及其動也生地生天
氣象從此而出名之曰門天地因之得生
號之曰根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微妙也玄牝之道不生不滅雌靜之
理非存非亡欲言有也不見其形欲言亡
也萬物以生不盛不衰不常不斷故曰綿
綿也勤者苦也得玄牝之道運用無窮無
爲逸樂故曰不勤也

道徳真經註卷之一

道徳真經註卷之二

絲八

元天觀道士李榮注

道經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
生故能長生

日月迴薄虧昃之運難停陰陽慘舒寒暑
之期易往萬物於焉不足兩儀所以獨長
故標天地之德問乎長久之由莫不彼無
心不自營生也言人若能法天地以無心
不自營以厚養仙骨冠金石以長存惠命
絡方圓而永固若不能泯是非以契道遺
情欲以疑真聲色聾盲於耳目香味因爽
於鼻口形勞於外心疲於內則百年同於
朝露千金齊於暮槿故曰人之輕死以其
生生之厚是以輕死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忘情息機者少遂欲乘真者多唯聖人能
知能行此行謙退以居物後德尊所以居
先存道於是外身身存自與道合也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凡情幽滯靈識疏通無至公之心有偏私之行尊己而加物厚身而薄人欲先而不能超物須存而報體已亡聖人無心欲居物先自然在先無情欲得存固自然存故曰成其私也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理本深遠難可測知善人修道行亦微妙故借於水以為喻焉水能潤物道能濟人故言善利水則決壅任人道則大順平等故言不爭物多惡下人多愛上今水流趣下道行謙退故言處惡幾者近也水性與道相近故取以為譬焉

居善地

水不擇地隨處俱流行道之人所居皆善也

心善淵

水心靜而明人心虛而鑒也

與善仁

水洽於物仁惠於俗

言善信

水之鑑物妍醜不失其形仁者為言終始不乖其實

正善治

太平莫盛於停水無偏不越於善人

事善能

水之無用不成君子何為不可

動善時

水冬凝夏溢不差其節君子相時而動不失其宜也

夫唯不爭故無尤

水本無心人能虛己不與物爭自然無過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歌器滿而必傾奢侈極而必敗若欲不傾不敗唯有不驕不盈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尊則讓廉則挫銳意出羣為人所辱難長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金玉無趾自爾流行水火之灾莫之能却盜賊之來難可固守是知貪而聚者失理也積而散者合道也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積貨不能散乘貴以陵人咎自内生非自

外得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陰陽逆代涼燠推遷物無恒理天之常道

若貪榮不退必致危亡二蹊所以見機四

皓於焉長往達於物理合於天道也

載管魄抱一能無離乎

載運也營護也魄身神也一道也人者神

之車故言載身清則克免安心濁則具神

遠絕慮以守神故言營灰心無有二故言

一智將道合神與形同故曰無離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一身心則純和不散專氣也得長生之道

致柔也未識陰陽之合無復是非之情能

嬰兒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浴玄流以洗心滌也蕩靈風以達累除也內外圓靜同水鏡之清凝表裏貞明絕珠玉之瑕類也

愛人治國能無為乎

居上不能自化必藉於人化物理人事資

安靜但有為而躁動者傷物也無為而安

靜者愛人也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天有四時之門青門開而暄赤門開而熱

白門開而涼黑門開而寒今之小人暑雨

祁寒皆生怨嗟此不能靜也闔閉也一門

開三門閉雌靜也聖人神凝於太漠智寂

於虛玄死生否泰不能驚水火寒熱不能

動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聖人智周萬物明齊兩曜四方皆照為四

達也照而常寂光而不曜遺識混心能無

知也

生之畜之

道生之德畜之聖人同道德之生畜長黔

黎於淳化養庶類於自然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忘功德也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忘德之德

深而且遠故言玄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輻外也轂內也內轂空故外輻湊之聖人

虛心億兆歸之無者空虛也車形雖有賴

無為用若車無空處其用不成今用本由

空故曰當其無有車之用借此為譬以況

理教教具文字為有也理絕名言為無也

教之行也因理而明理之詮焉由教而顯

理因教顯無教理無所寄教藉理明無理

教何所說既知理教之相由足體有無之

為用

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作器必須知泥泥調則器可用修身理宜

鍊行行潔則道可成埴和也埴土也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為室內不空虛外無戶牖其為用也不亦

難乎為道內既開昧外復聳替以此求道

理非易乎室開戶牖有用也人生慧解道成之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單有而無無有不得為利單無而無有無

不得為用明有因無以為利無因有以為

用既識有無之相因自知蘊妙之相藉也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

目雖能見眇色不已喪其明耳雖能聞滋

聲無倦失其聽口雖能嘗察味而後乘其

養喪失也然盲以不見為義聾以不聞為

義有目而不見真人大聖言也有耳不聞

希聲之廣樂微妙之靈音聾也口以知味

為用若貪俗味失於道味故言爽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縱之於畋漁太康失業獵之於名聲張毅

發病狂之大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美色重寶難得也以此亂心傷行也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虛心而內實為腹也反聽而不言不為目
也有累之業遠去也無為之道來取也

寵辱若驚

官高而慮危幾極而多恥皆懼也

貴大患若身

夫外其身者得失難駭貴其身者寵辱易
驚若也貴身即有大患故言貴大患若身
也

何謂寵辱起寵為下

釋答也寵為貴應言上辱為賤應言下令

說寵則知有辱言下自明於上不能具出
略舉也若依文而解俗愛榮華以寵為上
居上近危榮來辱及寵乃為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寵則榮來辱便枯至得之與失並悉皆驚

唯虛澹之人不駭其處

是謂寵辱若驚

此結上義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問也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
身

解也有身帶榮悴之病兼生死之灾故云
大患也

及我無身吾有何患

虛己忘心無身也是夫患累起在於身身
苟忘也則死生不能累寵辱不能驚何患
之有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
下者若可託天下

太上貴德不貴身明王愛人不愛己苟能
知此則可以長久也若貴身而賤物愛己
以憎人不能同天地之不仁齊日月而均

照則寄託而已

視之不見名曰夷

道遠乎哉眼所不見聖人體之獨見曉焉
名之曰夷夷平也大道甚夷坦然善謀也

聽之不聞名曰希

大音希聲耳所不聞聖人洞之獨聞和焉
名之曰希玄教難遇希言自然也

搏之不得名曰微

大象無形難可搏觸聖人玄悟了達虛无

故言微微者機也無也動而應物機也妙絕有名無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希微夷三者也俱非聲色並絕形名有無不足詰長短莫能議混沌無分寄名為一

一不自一由三故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

由一故三三是一三由三故一一是三一

一不成一三是一三三不成三三不成三

則无三一不成一則无一无一无三自叶

忘言之理執三執一翻滯玄通之教也

其上不瞰其下不昧乘乘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瞰明也昧闇也乘乘猶泛泛也乘物以遊

而無繫也言乎至道不瞰不昧不可以明

闇名非色非聲不可以視聽得希夷之理

既寂三一之致亦空以超羣有故曰歸無

無無所有何所歸復須知無物無物亦無

此則玄之又玄遣之又遣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超有物而歸無物無物亦無色視聽而契

希夷希夷還寂恐迷塗之未悟但執無形

示失路之有歸更開有象無狀之狀此乃

從體起用無物之象斯為息應還真息應

還宜攝迹歸本也從體起用自寂之動也

自寂之動語其無也俄然而有攝迹歸本

言其有也忽爾而無忽爾而無無非定無

恍然而有有非定有有無恍惚無能名焉

迎不見其首隨不見其後

有也有前可接無也無後可追迎之不見

非有隨之不見非無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御正也古道無為正也今道有為邪也聖

人持無為之道以正有為息澆薄之風反

淳和之化也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玄古之道難知無為之風罕悟上御下以

正下從上以敬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昔之道者難行也古之智士能修也道乃

機微要妙玄寂虛通行亦極細窮微不滯

無墜行與道合不測難知不可以言言言之者非道不可以識識識之者非真故云不可識

大唯不可識故強言之容

容相貌也夫道既難思行亦叵識恐來人無因體道學者不知立行下文略舉容相以勸勗也

豫若久涉川

履薄冰者恐陷在浮生者慮危兢兢不敢為非勤動唯知進道也

猶若畏四隣

處俗行惡驚隣保以覺知志道從善懼幽明以彈紕也

儼若容

為容唯事安然修道不宜妄動

渙若冰將釋

春日麗而冰釋玄風舉而累銷

敦兮若樸

厚而不薄實而不華

曠兮若谷

谷之虛也容物而應聲心之虛也懷道而濟俗

混兮其若濁

心無分別混也與俗和同濁也懷玉無深握珠自明似濁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安靜也徐漸也夫息動於心而神自靜莫撓於水而濁自清行之者少故曰誰能保比道者不欲盈

上來廣陳道行以勸學人人能守之自得

清靜義存謙退不事滿盈

夫唯不盈能弊復成

立身者不志滿盈匡輔務存忠正雖老而還少在弊如更新學道者虛心遺於聲色

澡慮蕩於紛累雖於朽身弊俗復得成於

真道也

致虛極守靜焉

其性靜而貞其行清而遠守之厚者可得虛極之道

萬物並作

凡物常人不能守無為以安靜為情之動
作去真以從偽失本而逐末也

吾以觀其復

復本也凡人失本而逐末離淳以入澆聖
人抑末而崇本反澆以還朴也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物亦人也根亦本也言人以一心攀緣萬
境其事非一故曰芸芸聖人皆勸以反本
故言各歸其根也

歸根曰靜

在末所以輪迴反本寂然不動也

靜曰復命

近而為語強梁不得其死名之中天虛靜
保其天年是謂復命遠而言之動則有生
有死失於真性靜則不死不生復於慧命
也

復命曰常

有死有生故斷不死不生故常

知常曰明

迷斯理者闡悟此道者明

不知常妄作凶

知常信道所行皆善天祐人助故云吉背
道從邪縱情任意觸塗妄作為失當人誅
鬼責故云凶也

知常容

知常達理等虛空無所不包故曰容也

容能公

正而無私

公能王

偏私不堪宰物公正自可君臨也

王能天

無心廣覆運行以時

天能道

與天地合德共道齊具踈通无滯動皆合
理

道能久

道則自古以固存聖則永享無期壽也

沒身不殆

沒終也與天為期與道同久終於此身永
無危殆也

太上知有之

太上謂上德之君德既不德名亦難名但以大人在上寄言太上而上懷道德於下无所須下皆自足於上無所奉君臣上下知有而已

其次親之譽之

下德之君有為迹起未能忘言上則親信於臣下下則稱譽於君上

其次畏之侮之

不能因萬物之化任自然之性設刑法以威之故言畏令繁而下欺故言侮此下古之化也

信不足有不信

夫為上也化之以道示之以信上能信下下亦信上上若不能信下下亦不信於上

猶其貴言

此中古之時也未能忘言借言傳意更相親譽是以重言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帝皇之道隆功成也無為之風著事遂也

前歷明三古言失道後德自淳至澆復重結之欲示絕仁棄義及澆還淳也道淺易觀德高難見今聖化既深神功莫測日用不知故言自然

大道廢有仁義

夫重玄之境氣象不能私至虛之理空有未足議迎隨不得何始何終乎感衰無變何廢何興乎純粹之日彼此不隔於親踈靜恭之辰上下不彰於貴賤自然符會未待結繩蹈乎大方寧資書契時冥至一故言道興行偏愛之仁用裁非之義澆薄斯作不能行道故言道廢時有澆淳道無興廢

智慧出有大偽

昏昏默默道之極也昧昧晦晦行之至也未能光而不耀故知飾智慧以驚愚競是非以先物是非迭起姦巧互生盜跖履之以為盜田成乘之而竊國斯大偽也

六親不和孝慈

父子兄弟夫妻六親也彼此相須是非不

作長短相形好惡斯起和以不和標稱孝
因不孝立名也

國家昏亂有忠臣

義農之時未聞股肱之節桀紂之日始稱
關比之賢故知旭日麗天星宿無以照其
景時雨降矣浸灌無以著其功若君昏於
上臣亂於下有能內輔其君外靜於寇忠
名顯矣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2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絲九

元天觀道士李榮注

道經

絕聖棄智人利百倍

聖者人情之所仰智者愚人之所求非智
無以照機非聖何能宰物今言棄絕所未
聞也夫聖人合道道本無名名生而物迷
言聖不及於忘聖智出而偽起用智不及
於忘智故須絕棄也然聖生則盜起智用
乃賊來今言棄絕盜賊不起其利實多略
言百倍也

絕仁棄義人復孝慈

仁以愛物義以讓人雖曰立人之道實亦
矯人之情今棄矯情之仁義歸天性之孝
慈也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擯工倖之指息機械之心絕巧也擲玉毀
珠棄利也但盜賊之行規之以利棄實無
利寧有盜乎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文教也屬繼也夫大人之設教也莫不修
凡以成聖從愚以歸智去害而之利今皆
棄之於教不足未知學者何所措心是故
繼以後文示令立行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樸本也萬境無染見素也守一不移抱樸
也公而不黨少私也以性制情寡欲也

絕學無憂

夫志無為之道則學無所學混之以愚智
則得失未聞懷忘之進退則榮悴不驚抱

自然合道寧有憂乎存有為之業者學非
為已懸頭刺股而競者名映雪聚螢所爭
者利懼榮名之不立驚厚利之未來以此
存心憂患生矣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禮對為唯野應曰阿稱心為善乖意為惡
幾何言不遠也體道則百慮俱遺任其則
萬途皆適實亦無逆無順不美不惡然有
為強生分別偏私妄起愛憎不留心於道
德之鄉唯責人以華薄之禮悅心謂之為

是不問賢與不賢潤已稱之曰能未論智
與不智此則智者翻聞於不智賢者倒愚
於不賢故曰相去幾何也亦言人性自然
已足益之則憂夫進智以徇美與飾偽以
為惡事雖不同失性均也故曰相去幾何
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水火可畏不畏必遭燒溺豺狼可畏不畏
終遇於損傷故知人行愛憎而不已歸茲
損敗貪名利而無息致此危亡今流浴滯

之有年溺之忘反悠悠莽莽欲出無期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熙熙悅樂也太牢味也春臺色也言流俗
眾人務學以規名聲縱情以昏色味悅之
以色不知盲之有時適之以口不知爽之

有日遂慙老而愈溢勞形因而不休仍自

欣欣以為悅樂

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
無所歸

聖人言眾人馳騫於有為之境為聲色之

所動我澹泊於無為之端香味不能感猶如赤子未識牝牡之合不知淫法之情心無所在豈定有歸也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俗人於清虛而不足在昏濁而有餘積財貨以為外累肆情欲以增內垢聖人塵埃無染俗事都捐故曰若遺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俗人愚也自以為智惑於情慾穢亂日以至聖人大智若愚形神虛靜純白日以生也

俗人昭昭

不知強言知內明於心外曜於物自言了了故曰昭昭

我獨若昏

知如不知如將聞也

俗人察察

銳情於是非之境專心於得失之路也

我獨悶悶

遺心識自無分別忘善惡故曰悶悶

淡若海漂無所止

德宇恢恢心臺淡淡猶如大海風動波隨漂泊東西終無定止

衆人皆有以

用有為也

我獨頑似鄙

若愚人之無知同賤者之不飾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食用也母道也人皆得意未假以言物既失理聖人設教自春臺已下並是衆生有為之病聖人隨病救之皆用無為之藥有病有為有無不同故言異也凡夫帶俗聖人用道故言食母也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甚也大也道理也德物無不包故言容也動皆順理故言從也亦言大德不由他至唯從道來也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未知道是何物而今德從明矣大道幽玄深不可識語其無也則有物混成言其有

焉則復歸無物歸無物而不有言有物而不無有無非常存亡不定故言恍惚恍惚中有象惚恍中有物

非有非無之真極玄極與之道剖一元而開三象和二氣而生萬物也

杳冥中有精

至理唯一故言精妙體無變故言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寂乎無象感而遂通福善禍淫影響斯在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閱簡也甫始也愚者無知凡情有滯習杳冥之理本絕因緣恍惚之中元无累報遂

今行善者有怠長惡者不悛未識精而有靈豈知真而有實言其中有信欲照理非

虛為教衆生開方設教從終至始簡其善惡之因自古及今閱其邪正之行忠孝者

賞之以爵過忒者罰之以刑合貫空有彌

羅宇宙體既獨立而常存名亦湛然而不去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以此哉

我何以得知大道自古及今從終至始簡閱於物分別於人度脫四生三代不失但以觀之於見在足知過去未來也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外順於內內養於神物我無傷全也屈已從人身不失道直也謙退處下窒也混而不濁新也理本是一故言少忘言契理故

言得有為焉境羣典百端多士逐欲情亂滯教生迷故言惑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一道也聖人懷道故言抱一動皆合理可以軌物故言式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去分別而遺識智慧自明捐物我以全真道德自彰取其功而反失誇其德不長也

夫唯不爭故莫能與爭

以我為是指他為非不能順人唯知逆物起於爭聖人屈曲從物豁蕩是非不爭功

名與物無競故天下雖大誰能爭乎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聖不自專寄言古昔枉正少得不是虛言

誠全歸身皆為實錄也

希言自然

希少也多言數窮少言合道故曰自然道

則非無非有理亦非少非多欲明多言之

失真故借少言而合道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迅風暴雨尚不竟日終朝輕躁多言豈得

全身遠害少言合理則十日雨五日風也

多言有損則狂風暴雨也

孰為此起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

此舉大以明小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

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道者清虛無為救人濟物若舉事皆從於

道道亦得之

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德者畜養於物潤益於人人能行同於德

德亦得人也

同於失者道失之

不能行同道德體存仁義共惡者之為非

同罪人之受罰也

信不足有不信

同於道者道得之信於德者德得之同於

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也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

跨越也徐行緩步其行久也企踵越分行

不久也喻明謙卑退讓者可久長也跨企

矜伐者自危自亡也

自見不明自是不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

此非君子之行豈是忘懷之士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

不處

殘餘之食不可以為饗跨企之行不可以

進道昏亂者愛斯行之為是乃安之達理

者惡此道之為非故不處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有物者道也名之曰道故言有物然道之

為物唯恍唯惚不可以有無議不可以陰陽辯混沌無形自然而得故曰混成自然之理運之以變化無形之內開之以氣象原其本則先天地生也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為天下

母

混成之道先天地生聽之不聞則寂寥無響搏之不得則澹漠無形喪偶而無對故言獨立湛然而常存故言不改無處不在周行也用之不勤不死也覆載生畜母之

義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為之名曰大

天有形者立稱無象者絕名約通生而為用字之曰道无一法而不包名之曰大理無名無名而名謂之強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逝往也即大求之而不得往也就往追之而不及遠也體之近在於身故謂之返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道尊德貴彌羅無外天能廣覆無隔於貴

賤地能厚載不擇於妍媸帝王控制通貫於遠近字育普均於貧富用各有主歷言大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寰寓之表自可絕言形象之中理生稱謂

雖具萬品究之唯有四大大名既一用義難殊欲勸帝王抱式於道德取則於天地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夫為人主者靜與陰同德其義無私法地也動與陽同波其覆公正法天也清虛無為運行不滯動皆合理法道也聖人無欲非存於有事虛已理絕於經營任物義歸於獨化法自然也此是法於天地非天地以相法也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大小俱輕不能為於根本上下皆躁未可為於君主是以一輕一重輕者以重為根一躁一靜躁者以靜為主故無為重靜者君之德也有為輕躁者臣之事也上下各

司其業為君必須重靜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有道之主君人子物務於重靜不為輕躁
舉不失道動不離靜是以行必輜重居必
攝衛不至危亡由重靜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聖人所貴者大道所寶者重靜雖有瑤臺
瓊室之麗館身之所託者虛寂嫺姬飛燕
之美御心之所遊者無為情欲不足以累
身華屋未能以惑己物無累者故曰超然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君豈宜妄動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前明重靜則超然無累今明輕躁則必致
有損無累則上下俱安有損則君臣皆失
也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元天觀道士李榮注

錄十

道經

善行無轍跡

七香流水之車動之者有轍千里浮雲之
馬躍之者有跡不疾而速雲軒不蹶地不
行而至鳳鳥本無跡言聖人垂拱廟堂不
遍周至之轍賢士銷聲丘壑不削孔丘之
跡也

善言無瑕謫

言必有中千里應非法不言有何過也

善計不用籌策

籌策者以算物數以道觀之物無不盡道
非於數寧用籌策也

善閉其關鍵而不可開

門以關亦有閉有開若能以道制之無開
無閉是以理國者以道百姓無以窺窬修
身者以道聲色無由開鑿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用繩之者有縛有解以道控制於四方善

結也萬國共戴於一人不解也修身者必
契於道故言善結抱一無離不可解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一物失所慮軫納隍視人如子寧有棄事
真聖演經以開化赴感以導凡以道濟之

曾無遺棄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始終用道故言常慶及萬方故言善德能
廣濟故言救通言一切故言物

是謂聰明

善行五者人物兼濟承道而用是謂聰明
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行與道合德能利物善人也人之儀表物
之楷模師也闇者求明明者不求於闇受
之以作役具之以束脩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此謂要妙

尊師重道貴也仁惠善誘愛也資之義當
貴愛也若師不愛於資墜玄流而不潤資
不貴於師矣患路而難反悟之者要妙昏
之者大迷也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不諂不驕在於中平君子之行也不靜不
躁處於中和入道之基也故知懷雄猛之
心者未可全真抱雌柔之性者不能志道
本知性雄而守雌則不躁不速亦知性雌
而守雄則不靜不遲不滯兩邊自合中道
然行雄猛者眾守雌柔者少故喻明溪壑
處下眾流歸之人士謙退道德歸之

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內無分別絕是非赤子之行也若常能守
靜恒與德合是不離也小則無情大則有
欲去大時之有識反小日之無知故曰復
歸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大白若辱大智若愚晦以安身斯為法式
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忒差也不以智耀人不為名害已內雖潔
白外實同塵立身者受祿無窮修道者成
真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有官者爵榮也無位無名辱也能知居顯
而守卑辱可謂包含一切為天下谷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在貴如賤處榮若辱真常之德自然滿常
德反歸故言復樸也

散散為器聖人以為官長是以大制無割

一氣未分樸也三才有位器也自無形以
闢有象故言散樸以為器天尊地卑之體
既著君貴臣賤之體亦明樹之以君故云
官長統御萬國故言大制上能子育下獲
不傷故言無割亦明聖人開不言之教此
即散樸為器也作真仙之主為官長也以
道攝物無不歸大制也慈能被物物得
以全無割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夫無為無事可以攝天下也若以有事有
為吾見其不得已也

天下神器不可為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若乃與天下之善不私其利除天下之害
不處其功四海沐德以飲和萬物從化以

樂俗可以安大寶守神器若不知有為之
非而執之以為是則敗失也

故物或行或隨或虛或吹或強或羸或接或
墮

夫有為之法有前可行有後可隨一溫一
寒一盛一衰聚之則接散之則墮若行有
為雖成必敗若用無為能弊復成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奢泰者即有為之事也逐欲為甚心存侈
靡為奢極樂無厭曰泰聖人虛心知足去
甚也見素抱朴去奢也忘歡而復樂足去
泰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忠臣輔於君上賢相理於陰陽以道勝於
海內不以兵強天下下之事上猶以道佐

上自有道寧專用兵以道則彼此各安用
兵則互相侵伐一來一往故曰好還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嘉禾不得植荆棘所以生此亦用兵之過
也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能用為善殺敵為果賊亦侵我所以除之

不以國大兵強專用為是也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自大為矜取功為伐好勝不已示賢於敵

謂之驕故曰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死驕兵

滅善用兵者決定果敢不矜不忿不貪不

驕迫不得已從後應之義在除敵救人亦

非恃力好戰矣

是果而勿強

心定能不驕不矜行不得已者是果而勿

強也

物壯則老謂之非道非道早已

少而必長盛而必衰此物壯則老也明以

兵為強者兵敗而必弱故言非道也是道

可以常行非道理宜先止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

精飾為佳祥善也兵者動有亡國失人之

患故言不善存者人之所愛亡者物之所

惡有道之主不處好兵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經天曰文止戈為武其為用也彼此實齊

禮樂所以並行水火故宜難廢用須得理

動必以時是以平居好生以左為重行兵

主殺以右為貴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兵雖可用多有損傷是爪牙之所司非元

首之器用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

恬淡靜也王者用師有征無戰動不失靜

故言恬淡不好用兵不以為美也

若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

於天下

君者人父母美兵好殺非謂養人

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陽道貴生所以吉陰道貴殺故云凶也

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

偏將副軍不當殺故居左上將闔外以行

誅故居右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兵之所用義在救人哀失道悲其過殺古者以慈用兵貴之以德賤之以器克敵之後將軍素服主喪行禮受弔也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有名之物並悉無常今謂無名理歸常道樸本也臣賤也常道妙本非大非小非大而不能大雖大不可貴非小而能小雖小不可賤也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天王諸侯若能抱道遐邇人物自然賓服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守道則功格四表無為則乾坤交泰非唯天地相合抑亦德合天地德合天地既知甘露降亦知醴泉出此有道之化也

人莫之令而自均

上如標枝人如野鹿不須教令自然太平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

自本自根生天地始制有名也既得其子以知其母子之依母天之理也故言知止也

知止所以不殆

子依母物無傷害人依道理無危殆

譬道在天下猶川谷與江海

川谷上源而不竭必以江海為本以江海為本復本而歸江海明人從道而生還須歸道今不知歸失於本也亦言人有道物歸之如川谷歸江海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聞而知之謂之聖見而知之謂之智然則外難知者人也內難知者己也今鑒人而知善惡智也照己而知得失明也知善就君子如涂芳蘭知惡遠小人如去鮑肆知

得盡之以忠貞知失除之以悔悵此乃明智也若乃清重玄之路照虛寂之門知人者識萬境之皆空自知者體一身之非有一身非有內豈貪於名利萬境皆空外何淙於聲色內外清靜故曰明物我皆通故

言智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夫用力者力大則勝人用德者德高則伏
物進德修業自強不息不溺於非斯自勝
也修道者忘懷則外物無害故曰勝人虛
心而仙骨日強故言自勝也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知分之人樂一瓢而為富貪利之者積百
萬而為貧飾躬勵已強行信道彌篤為有
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

上乘所說本以教人依教修行不乖其理
也欲言不失其所理國者用之則國祚長
久修身者用之則性命長久

死而不亡者壽

國王有道天清地靜人安神泰無復傾危
設令時遇災衰運逢屯否居危而得安處
否而常泰以保於萬壽故言死而不亡者
壽修道者以百年將盡之身獲萬劫無期
之壽此亦死而不亡也然物則百生有死

人則有存有亡者皆為天也道則不生而
能示生雖生而不存不死而能示死雖死
而不亡不存不亡故云壽也但存亡既泯
壽夭亦遺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夫虛舟汎而不繫大道汎而玄通不繫者
無滯於西東玄通者寧封於左右是以入
毫芒而遺小彌宇宙而忘大影見非一靈
化難常物無不應何為不可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物之得生皆賴大道道則信之以獨化物
則稱之於自然能生者不以為功所生者
不以為德真之至理不相辭謝也

成功不名有

道之生物得以生成功也能所皆忘故不
名有也

衣被萬物不為主可名於小

生育普均覆載無二衣被也長而不宰不
為主也可言於小言不小也
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於大

萬象輪迴不出無形之表品彙終始會依
虛寂之中故曰歸之可名於大言不大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聖人同大道之停育齊至理以忘功不滯
空有之端寧拘小大之域必定忘於小大
故言終不為大執則成小志則為大不大
而大故言成其大也

執大象天下往

大象無形無形者虛无之大道大執專也
持也能持身庇玄德之影專心駐幽寂之
門有道則物歸故言天下往也

往而不害安平泰

油雲布而萬物潤膏雨降而百草滋但以
被微物而有益是知歸大道而無害無害
之理其致云何身神不動曰安死生泯然

曰平彼此玄通曰泰也

樂與餌過客止

五音之聲樂也八珍之味餌也百年寄身
過客也止留也依也歸往於道可以平物
情不悟少能依止乃留心於絲竹以此暢

情依身於蘭桂用茲適口不能執象欲泰
難乎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繁華者物情之所悅虛寂者人性不能安
情悅謂之為美不安呼之為淡也

視不足見聽不足聞用不可既

既盡也目所見者色炫之於青黃耳所聞
者聲惑之於宮徵心所貪者利昏之於珍
寶寶雖為利用有盡也聲雖可悅聲不遠
也色雖可愛盲在近也故知止樂餌者有
斯患也然恬澹無為之道視雖不能見致
之者洞視無不明聽雖不能聞契之者洞
聽而更聽心雖不能計會之者運用而不
盡道俗之好如彼利害之塗如此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

將欲塞兌而閉門愚夫不服縱其開兌而

濟事困而後已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將欲息其雄猛之心縱其剛強之志柔弱
生徒剛強死行苦至當止也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欲衰而更盛物極而自反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欲奪其惡惡行不除惡積滅身臨時自悟

是謂微明

上之權道觀之則未似施教究理則極有

潛資甚自微妙分明歷然有益故謂微明

八十一章廣陳化道而凡情有繫所執不

同以實示之而不從將權化之令知返玄

教深遠左右宜之權釋辯於前實解彰於

後欲喻敏之開經化之欲弱俗情強其仙

骨欲廢邪志與之正道欲奪惡行與之善

業

柔弱勝剛強

權道順之而不違故言柔弱必竟能制於

剛強故言勝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脫失也魚之游泳事藉於江湖聖人大寶

理資於利器魚不可以失水失水則魚亡

利器不可以示人示人則危殆故曰人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知執權之道不易

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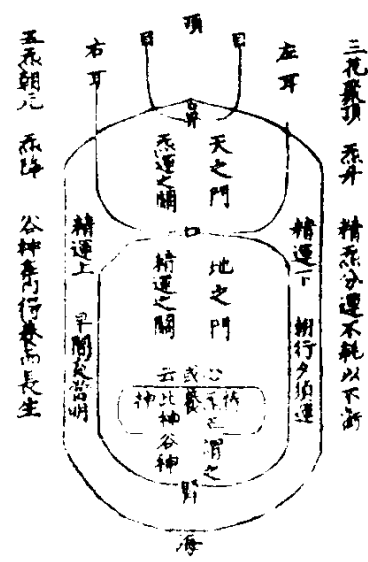
後文元闕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圖序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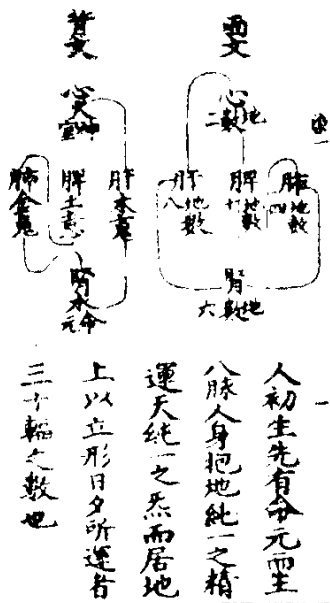
漆一

圖神谷



谷神者五臟所藏之神也。解此義者甚多。或指玄牝以為心，或指谷神以為心，皆非也。也要知神者即五臟之神，精不竭，炁不虧，則神有所養而不死，形之顏貌而有光矣。

圖幅十三



人初生先有命元而生。八脉人身抱地純一之精。運天純一之炁而居地。上以立形，日夕所運者。三十幅之數也。

圖一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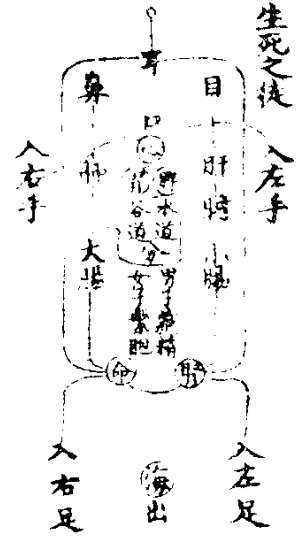
萬物我身所自之炁得其一則生生不息。其一則用以正天而天清正地而地寧正此神而神靈正此萬物而萬物生正此谷而谷盈。神我五臟之神得其一則有諸心而虛。使王。清正地而地寧正此神而神靈正此萬物而萬物生正此谷而谷盈。

圖一生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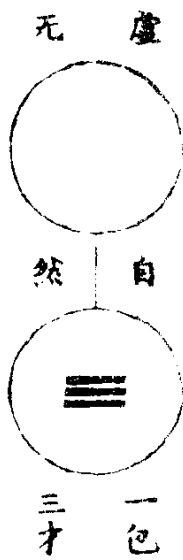


姑即人言之其萬物皆同此。少者男女少年也，中者男女中年也，長者男女長年也。死不得其正則其炁蕩而我歸於二炁混元之內也。

出生死之徒 入左手 入右手 入左足 入右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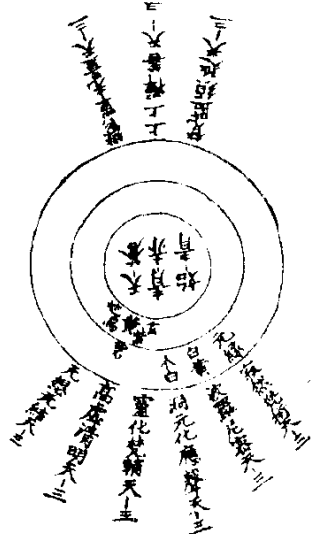
太虛肇一



道生我德畜我物形我勢成我之妙也

虛無大道肇生一氣凝為混沌內含三才
三才既分上下莫位非因感觸自然而生
故曰虛無自然道本於虛而三生萬物以
應日用無窮極也

九天生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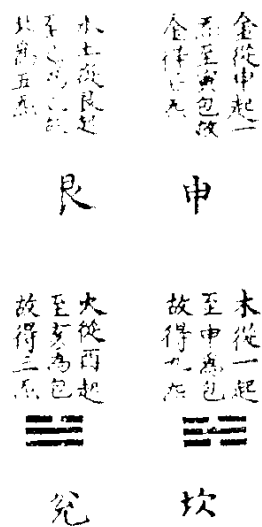
青黃白各生三天三三成九天九天各生
三天三九二十七天合上金火土三宮九
天共三十六天開天元置品經云玄元始
氣遍備身光三氣化形而演三洞始為青
光上生於天元為白光中生於人玄為黃
光下生於地元始於此三色合生九光徧
起法身光明洞煥今詳三清所生從三色
中便分三寶皆原一氣所衍所以太虛肇
一一氣分三建立三清氣色形象故三清
謂之自然非父非母非陰非陽稟自然之
氣而生三極之後太上老君歷劫應化示
相於天上人間或託胞胎其本從三炁分
光為三清也

九色寶光

始生混沌為蒼光混生洞洞為赤光洞生

浩浩為青光元生昊昊為綠光昊生景景為黃光景生遯遯為白光玄生融融為紫光融生炎炎為碧光炎生演演為烏光又從此分東華南極西靈北真四天每天生八天即太皇黃曾等天是也四八三十二天為三界也合上四天共三十六天大羅中羅合七十二以應天地之數七十二候合上九天成八十一太玄方州部家取此數也

圖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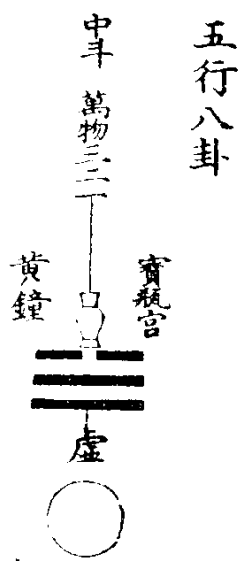
土得五數乃本數也又土得四數兼水之一共為五土應坤爻分為十二亦曰一炁故開光一十二人以包為始

圖用為心應



王真人訣想二十八宿周徧形體以輔七政依此法數之宿凡十三度存想象一年之有閏計兩度交互數之一十二處皆存兩宿惟心存四宿共二十八此無他正指道生玄鄉應心為用故標四中主始於虛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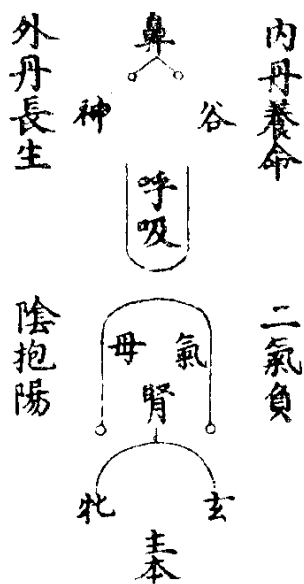
圖一生道



氣候生死 天之所以列三辰命萬物皆有道也道無終始而生於玄鄉按二十八宿子當虛宿一炁反於黃宮復而後散散而後生萬物皆受命於此也故虛无是道道生於虛无

以天論之虛在玄鄉窈冥之地道生一也
二十八舍有虛宿焉十二宮分有寶瓶焉
言統元氣也素問以在天為玄在地為牝
在人為道以雷復於震故也

圖北玄



圖雌守闔開門天

道一也一變三而為乾乾陽也乾互體而
變坤陰陽消長變化于茲已亥相交乾坤
自合雄不離雌天之道也人能體之與道
同用



圖死生三有十

死 陰陽不離五行
生 陰陽不離五行
子午 未辛 丑未 八 寅卯 五行不離生死
寅卯 皆存於十有三
寅卯 皆存於十有三
寅卯 皆存於十有三
寅卯 皆存於十有三

圖死無生攝三有十



太上曰水火比於道之真體不可暫離可
離而獲存者非物非人此義猶以世間水
火比之也夫真水真火坎離相配抽添有
則運用及時則此十三徒非同前之十三
生死也故曰以其無死地

道 德 陰

道
德
陰
道
德
陰
道
德
陰

梯 無為也 有為也 有為也 有為也 境

之道 王道 王德 陰陽 人事

圖 上德 下德

道有二道德有三德一者虛無無為之道

二者一氣有為之道故道有二道而分淺

深一氣之道又謂之至德自至德已下皆

屬有為故為三德以分內外此皆正道法

門夫道德陰陽人事四者融通合為一家

若不能和會則觸途成滯學者宜審詳之

道真經集義諸家姓氏

河上公 漢人 作注

王輔嗣 魏人 作注

唐明皇 玄宗大聖大明孝皇帝 作注

杜光庭 後蜀廣德先生 作注

宋道君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進功聖 作注

王介甫 宋太傅荆國文公 作注

蘇穎濱 宋太中大夫門下侍郎 作注

呂吉甫 宋觀文殿學士 作注

陸農師 宋中大夫知毫州 作注

王元澤 字龍岡自學士 作注

劉仲平 宋臣 作解

劉巨濟 宋職方郎中 作解

承相新說 見八註中 不載其名

劉驥 號清源子 作解

趙實庵 沖真寶元大師浮山玉虛觀住持 作解

邵若愚 號本來子 作解

王志然 號見獨大 作解

程泰之 宋史部尚書龍圖閣學士 作解

黃茂材 宋知荆門軍事 作解

朱紫陽 宋太師徽國文公 作解

詹秋圃 號漫叟 作解

白玉蟾 號紫清 作解

廖粹然 號希夷大 作解

陳碧虛 諱景元 號碧虛 作解

謝圖南 宋朝散大夫 作解

林虜齋 宋翰林學士 作解

范應元 南嶽壽寧觀主 作解

徐君約 宋鄂州諸軍料院 作解

薛廣齊 字元向南

休休庵 號象山絕名德

牛妙傳 號真大帥前成都府萬壽宮知宮

緒伯秀 古執道

喻清中 號廣府教授

楊智仁 號侯揚子至

岑六虛 字元一號六虛敬

李是從 特賜使科先主統谷仲

已上三十六家係全解削煩編次

張冲應 王清上相諱明道

張靈應 字德志仁王造或問

已上兩家係鸞筆

蘇欽靜 初文林郎潭州梓料院宋

本一庵居士 號靜蘇起并

柴元臯

吳琛中

已上四家係續補

付法師 摩法師 陸希聲 司馬溫公

太平光師 圓師 聿文

葉氏

已上八家係集注中所引

淮南子 司馬談 司馬遷 嚴君平

韓康伯 孫登 阮籍 阮咸

郭璞 梁簡文 傅奕 陸德明

成玄英 李若愚 張君相 楊孚

應吉父 張玄靜 馬誕 郭雲

董遇 陳韶 李奇 王尚

張嗣 王訓

已上二十六家係范應元所引

關尹子 列子 莊子 文子

韓非子

已上五家係旁證

積老子

大哉混元 超乎形氣 先天地生

而生天地 五千玄文 立教垂世

萬劫長存 道尊德貴

老子序說

老子序說

聖大師蒙後世尊嚴觀幸月屋劉惟正備集

前朝奉大存府守博學宏詞院修官石潭子身履整立

史記世家節文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

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

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
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
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
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
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
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
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
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
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
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
而去莫知其所終

下文曰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
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
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
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
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
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
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

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
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馬世
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
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

葛仙翁序

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
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
窮極乎無極故無極也與大道而倫化為天
地而立根布炁於十方抱道德之至淳浩浩
蕩蕩不可名也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
成功淵乎其不可量堂堂乎其為神明之宗三
光持以朗照天地崇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
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是教八方諸
天普弘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為國師代代不
休人莫能知之匠成萬物不言我為玄之德
也故眾聖所共尊道尊德貴矣莫之命而常
自然惟老子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
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
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謂
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

其竊窈冥冥眇邈久遠矣世衰大道不行西遊天下關令尹喜曰大道將隱乎願為我著書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焉天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之自然經也余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遙唱誦天歡樂則携契玄入靜思期真則衆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炁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為之文洵之不辱飾之不榮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自然也應道而見傳教無窮常者也故知常曰明大道何為哉弘之由人斯文博妙可不極精乎粗述一篇唯有道者寶之焉行既未為地精以其行之既久知存之

唐明皇御製序

老子者太上玄元皇帝之內號也玄玄道宗降生伊亳肅肅皇祖命氏我唐垂裕之訓無疆之社長發遠祥系本瓜瓞其出處之迹方冊備記道家以為玉晨應號馬遷謂之隱君子而仲尼師之緒經中其大縵問禮歎乎龍德是孔丘無間然矣在周室久之將闡專西

極關令尹喜請著書於是演二篇焉明道德生畜之源罔不盡此其要在乎理身理國理國則絕矜尚華薄以無為不言為教理身則少私寡慾以虛心實腹為務比其大旨可得而言也及乎窮理盡性閉緣息想處實行權坐忘遺照損之又損玄之又玄此始不可得而言傳者矣其教圖其文約其旨暢其言通故遊其靡靡者皆自以為升堂觀與及其研精覃思然後知其於秋毫之端萬分未得其一也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故知大道者虛極妙本之強名語其通生也莊子曰太初有無有無者言有比妙無也又曰無有無名無名者未立強名也故經曰無名天地之始強名通生曰道故經曰有名萬物之母又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德得也言天地萬變旁通品物皆資妙本而以生成得生為德故經曰道生之德畜之則知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也而經分上下者先明道而德次之也然體用之名可散也體用之實不可散也故經

曰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譎其出則分而為二咨其同則混而為一故曰可散而不可散也則上經曰是謂玄德又曰孔德之容又曰德者同於德又曰常德不離下經曰夫道而後德又曰反者道之動又曰道生一又曰大道甚夷是知體用互陳遊明精要不必定名於上下也經徑也又常也言通徑常行之道也每惟聖祖垂訓貽厥孫謀聽理之餘伏勤講讀今復一二詮疏其要妙者書不盡言粗舉大綱以裨助學者爾

杜光庭序

珠籟玉札云太上老君降跡行教遠近有四其一歷劫稟形隨方演化即千二百號百八十名散在諸經可得徵驗矣其二此劫開皇之始運道之功孕育乾坤胞胎日月為造化之本為天地之根播氣分光生成品彙自五太之首建殷商之前為帝王師代代應見即鬱華綠圖廣成尹壽因機表號是也三皇迭往五帝不歸雲紀龍師時遷數草鳥官火運川逝風移步驟不同澆淳漸變雖揖讓斯在

而干戈屢興阪泉有剪髮之師丹浦有專征之旅智詐行而大撲隱仁愛顯而孝慈生玄默希夷日以寢薄陶唐以堯期厭位虞舜以歷試登庸夏軫萬方服勤庶政老君號尹壽子居于河陽以道德真經降授於舜經之旨也道以無為居先德以有稱居次亦由三皇之書言大道也五帝之書言常道也其下薄裁非義節兼愛之仁損俯仰之禮挫錫巧之智斥用兵之恭抑誦詐之謀使人復朴還淳以無為無事為理舜須力而行之寘凶舉相明目達聰敗睦九族平章百姓而恬和清淨之道莫能致也故禹湯之後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道既隱玄化不流禮樂滋繁政刑大用矣其三老君以殷湯甲之代降神寓胎武丁之年誕生於亳即今真源縣九龍井太清宮是其地也或隱或顯潛化萬方當周昭王癸丑之年以此二經授關令尹喜傳於天下世得而聞焉其四將化流沙與尹喜期會於西蜀青羊之肆示現降生即昭王丁巳之年也此道德經自函關所授累代尊

行哲后明君鴻儒碩學論疏箋註六十餘家

則有節解上下尹喜以內內解上下尹喜以內

想爾二卷道陵所註河上公章句漢文

山陽王弼字輔嗣南陽何晏字平叔

河南郭象字叔玄穎川鍾會字士

明帝隱士孫登字公和晉僕射太山羊

祐字叔子沙門羅什本西胡人符堅時自

沙門佛圖澄後趙時西國胡僧沙門僧肇

晉時人梁隱居陶弘景字士真范陽

盧裕後魏子博士一草萊臣劉仁會後魏

梁時人吳郡徵士顧歡字景怡南齊松靈仙

人隱青溪山無晉人河東裴楚恩注二秦人

京兆杜弼注二宋人河南張憑字長宗明帝

梁武帝蕭衍注四果為義梁簡文帝蕭綱

德述義清河張嗣注四梁道士臧玄靜

字道宗作梁道士孟安排號大孟梁道士

孟智周號小孟梁道士賈略注四隋道士

陳道士諸糝注六隋道士劉進喜注六隋

道士李播注二唐太史令傅奕注一卷并

道士李播注二唐太史令傅奕注一卷并

道士李播注二唐太史令傅奕注一卷并

道士李播注二唐太史令傅奕注一卷并

唐嵩山道士魏徵作要義五卷法師宋文明

作義泉仙人胡超作義十卷道士安丘指

五卷道士尹文操作簡安法師韋錄注義

道士王玄辯注十卷諫議大夫肅明觀

王尹偕注十五卷道士徐逸注四直翰林道士

何思遠注八卷衡嶽道士薛季昌注十

卷中數洪源先生王鞞注二卷法師

趙堅注六卷太子司議郎楊上善注德

注真史部侍郎賈至注十一卷道士

車彌注七卷任真子李榮注二卷成都道士黎

元興注四卷太原少尹通義郡道士任太玄

注二道士沖虛先生殿中監申甫注五卷岷山

道士張君相注四卷道士成玄英注六卷漢

州刺史王真注上下二卷道士符少明注

卷二玄宗皇帝所註道德上下二卷注六卷太原

少尹王光庭注二卷道士張慧超注四卷龔

法師注四卷即今所廣疏矣所釋之理諸家

不同或深了重玄不滯空有或漏推因果偏

執三生或引合儒宗或趣歸虛寂莫不並探

驪室竟撥珠幾俱涉鍾山爭窺圭嶺連城在

驪室竟撥珠幾俱涉鍾山爭窺圭嶺連城在

驪室竟撥珠幾俱涉鍾山爭窺圭嶺連城在

握照我盈懷敷弘則光榮縑緙演暢則彩交
編簡語內修則八瓊玉雪零霽於丹田九轉
琅膏晶於絳闕盡六氣迴環之妙臻五靈
爽輔之功忘之於心息之於踵得無所得而
了達化元矣語品證也則擺落細塵超登上
秩遊八外而放曠指三境而躋昇蹈太一之
任矣而總內外之要兼人天之能者未有其
倫我玄宗至道昭甫孝皇帝降神龍變按統
象先戲內難以乘乾啓中興而御極無為在
宥四十五年汾水襄城靡勞轍迹具茨大隗
自得朋遊廓八溟為仁壽之庭普萬寓為華
胥之國至道至德超哉明哉欽若尊經本朝
家教象繫不足以擬議風雅不足以指陳橫
亘古今獨立宇宙雖諸家深翰未窮衆妙之
門多士研精莫造重玄之境凝旒多暇屬想
有歸躬注八十一章製疏六卷內則循身之
本囊括無遺外則理國之方洪纖畢舉宸藻
遐布奪五雲之華天光煥臨增兩曜之色固
可季仲十翼輝映二南若親稟於玄元信躬
傳於太上冠九流而首出垂萬古而不刊則

大風朱厲之誣誠難接武典論金樓之作詎
可同年但以疏註之中引經合義周書魯史
互有發明四始漆園或申屬類後學披卷多
嘗本源輒探撫衆書研尋篇軸隨有所見咸
得備書纂成廣聖義三十卷大明在上而燭
火不休巨澤溥天而灌浸未息誠不知量粗
備闕文天復元年龍集辛酉九月十六日甲
子序

蘇頌序

予年四十有二謫居筠州筠雖小州而多古
禪刹四方遊僧聚焉有道全者住黃蘗山南
公之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予遊嘗與予談
道予告之曰子所談者予於儒書已得之矣
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
忝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苦強以誣之顧誠有
之而世莫知耳儒佛之不通如胡漢之不
相諳也予亦何由知之全曰試為我言其畧
予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中庸中庸
之言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

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
以言之予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是汝
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此言悟入者大
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
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
之總目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
此非佛法何以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也
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予笑曰不然天下
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若臣父子之間
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
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
為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
中心行道而不毀世法然後可耳全作禮曰
此至論也是時予方解老子每出一章輒以
示全全輒歎曰皆佛說也予居筠五年而北
歸全不久亦化去逮今二十餘年矣凡老子
解亦時有所刊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
無可與語思復見全而示之故書之老子之
末大觀二年十二月十日子由題
予昔南遷海康與子瞻兄邂逅於藤州相從

十餘日語及平生舊學子瞻謂予予所作詩
春秋傳古史三書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
差若不及予至海康閑居無事凡所為書多
所更定乃再錄老子書以寄子瞻自是蒙惠
此歸子瞻至毗陵得疾不起逮今十餘年竟
不知此書於子瞻為可否也政和元年冬得
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曰昨日子由寄
老子新解讀之盡卷掩卷而歎使戰國有此
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
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不意老
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然予自
居穎川十年之間於此四書復多所刪改以
為聖人之言非一讀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
敢以前說為定今日以益老自以為足矣欲
復質之子瞻而不可得言乃於此涕泗而已

趙實庵序

混成之體冥於寂寥日用之功宗於氣母造
形而上無無者俱隱而無下法而親有有者
均而俱有善守則固無死地得一則洞化神
機本自無親肖形者同夫不宰誰云有作造

化者稟之自然以其行於萬物而為道不即不離有天下者號曰神器而不可執以其得於自己而為德或仁或義輔天下者貴夫清淨而不可撓道非難也簡易求之得於布衣之妙神變不測道非易也言默究之沫於動靜之域真理全昧故有無二致可以同觀家國殊途宜乎一貫且二篇之義正標道德之宗九九分章爰象六陽之體鍊純陰於火鼎乾道以之混天下以無為聖主取則傳不云乎得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了乎斯道莫匪以心鑿破真胎失之用巧夫既如是果何守耶恬淡寂寞不求而自至果何得耶征行作為不迎而自隨元古之君施行乎天下而不知有道道乃無為衰周之時善誘乎天下而道有不知義不能從此吾師所以付授于尹君而莊列隨以廣明乎當世雖然仁義可以治世世之不治者惜乎仁義之不常道德可以鳴時時之浮偽者患乎道德之不講高明之道是故存於聖人中庸之言何嘗廢於斯旨上經曰可道

可名非吾之常道常名宜乎隱與而難識若上仁上義分無為有為之理亦豈放蕩而不收蓋三皇善用終日今不離五帝能承奉天而有別下世澆薄失之在人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惟能行簡易之道乃合吾道淨之宗夫如是則治天下者安有治亂之名哉善乎蓋公之言曰治道貴清淨斯道德二篇之旨所以作矣宋紹興壬申上元日玉壺堂書

黃茂材序

老子之道將以乘雲氣上撓無極俯視乎八紘之外人間事物不足以嬰累其心今其書頗說治國愛民用兵行師下而至於車輿器用之微蓋多寓言焉老莊一也知莊子之為寓言而不知其出於老子故讀老子者每失其旨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又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又曰而貴求食於母夫老子何取於雌與牝與母哉皆寓言也八十一章之中如此類者不一乃欲合於孔孟六經之文宜乎其相悖也余輩思此經有年矣專探老子之意為之註解意有未盡則引列莊及易與

夫道家之書庶幾鑿開混沌剖析鴻濛以示後學云爾

謝圖南序

道德有經其來尚矣青牛紫炁之未交玉笈金鑰之未啓也蓋已有五千言發先天之秘闡敷落之微玄而又玄神而又神非有道之士不足以知之老子八十一章言亦五千先後脉絡相與流通果皆自然之文推而廣之則修身以治國治國以平天下而治道成矣引而伸之則修身以鍊神鍊神以飛昇而仙道成矣張平叔詩云陰符寶字踰三百道德靈文止五千自古神仙無限數盡從此處悟真筌平叔宣歎我哉雖然筌者得魚之具經者入道之徑魚得則筌可以忘道悟則經不過寄焉而已誦古聖人之言而不達言外之意猶為無益也黃庭內經曰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功以為真又曰積功成鍊非自然是由精誠亦由專學道君子心精專久而不替未有不成功特患專之不至而慢易乘之信之不篤而怠忽繼之此所以閱千萬人而

得者未一二也昔黃帝得陰符之旨於廣成真人至于泣謝關令尹子開道德之妙於李老君為之泣拜何泣也驚喜之深而感激之至也然則是書宣易見是理宣易知吾儕今日當百拜而誦之終身而守之如獲至寶如愛元氣其母忽諸其母替諸淳祐丙午上元蓮山天飴子謝圖南南強再序于瓊臺

喻清中序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能自言必待能言之人以宣之而道之體始呈露矣苟無能言之人則道終秘也夫天宣欲終秘斯道哉能言之人曠百世而不一見也若吾老氏其曠百世而僅一見者乎天以斯道而託諸老氏之身身者道之寄也道寄諸身而形諸言所以發天地之秘而洩造化之機於是乎有書書以紀言言以載道五千言皆道也實不離乎一散見於八十一章皆道也亦不外乎此一以其精者治心以其粗者治身以其土苴治天下國家皆自此一推之耳自專門之學與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子雲有推排之譏班固

有慘刻之議遂使吾經終受屈僂之流異端之列殊不思三教之名雖殊三教之理則一昔蘇黃門註此書以寄東坡坡曰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是可○以異端之學少之哉欽惟天朝尊崇聖教扶植人綱凡道家傳會之文秉界炎火惟道德一經歸然獨存炳炳行世如日麗天豈非天耶鄭衛黜而韶益尊瓦礫窮而珠益見天之意蓋有在也天既不晦斯道於昔而復大顯斯道於今意欲是書家有而人得之人皆有是書而不能口是書口是書而不能心是書書云書云言語云乎哉因言乃所以會意得意斯可以忘言古今誦說者幾人前後注釋者幾家皆未能忘言者也得於彼或失於此舉其廢或遺其精終未足以會一家之全而祛千古之惑僕竊嘗因其所已言發其所未言援證必據之經傳議論必根諸儒先目之曰道徳經集義非敢求異於前人蓋天下之義理無窮愈求而愈有得要使老氏復生可

無遺憾若夫僭疏之罪所不敢辭凡我同志絀而釋之必有夢寐青牛翁於千載之上者

道徳真經集義大旨圖序卷上

三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卷中

卷二

疑述大旨道德真經集義卷中月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天行大府李鴻章撰述既編修官石璋丁其東校正

杜光庭

將釋此經大分二段先明製疏後解正文今

初述製疏之由者我大唐玄宗皇帝垂衣之

暇鍾想妙門以大道為天地原根老君乃玄

元聖祖二經敷演綿歷歲年說自舜朝傳於

周代詮註疏解六十餘家言理國則嚴氏河

公揚鏡自得述循身則松靈想爾逸執難追

其間梁武簡文僧肇羅什臧陶顧蓋暨舉於

南朝任黎二張星羅於西蜀其餘祖述互有

否臧未盡發揮孰窺堂奧以開元十一年躬

為註解上來述製疏之由已竟向下人解正

文於中大分為二一者先解疏題二者入文

科判將釋下文約疏大科二段第一開章釋

文總標門中又分為二○第一所詮之法即

指道德二字也○第二能詮之教即經之一

字也解釋具在向下經題中當辨

夫此道德二字者宣道德生畜之源理國理

身之妙莫不盡此也昔葛玄仙公為吳主孫

身之妙莫不盡此也昔葛玄仙公為吳主孫
權曰道德經者乃天地之至妙有天道焉有
人道焉有神道焉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宜遵
之焉就此門中大略宗意有三十八別○第
一教天子以無為理國經云絕聖棄智人利

百倍絕仁棄義人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

有又云愛人理國能無為乎又云我無為而

人自化○第二教天子修道於天下經云修

之天下其德能普又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

有又云執大象天下往○第三教天子以道

理國經云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

神其神不傷人又云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第四教天子無事法天經云人法地地法

天又云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

物將自化○第五教天子不以尊高輕天下

經云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

天下若可託天下又云如何萬乘之主而以

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又云聖人不

為大故能成其大○第六教天子不尚賢不

貴貨經云不尚賢使人不爭不貴難得之貨

不尚賢使人不爭不貴難得之貨

使人不為盜又云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第七教天子化人以無事無欲經云常使人
 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
 不理矣又云我無事而人自富我無欲而人
 自樸又云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第八教
 天子等觀庶物不滯功名經云天地不仁以
 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又云
 行不言之教又云為而不恃功成不處○第
 九教天子無執無滯經云為者敗之執者失
 之又云去甚去奢去泰又云聖人無常心以
 百姓心為心○第十教天子以謙下為基經
 云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又云江海所以
 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又云受國之垢
 是謂社稷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又云大
 國宜為下又云善用人為下又云大國以下
 小國則取小國○第十一教諸侯以正理國
 經云以正理國又云以智理國國之賊不以
 智理國國之福又云民之難理以其智多是
 以難理○第十二教諸侯政無苛暴經云理
 大國若烹小鮮又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又云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第十三教諸侯
 以道佐天子不尚武功經云以道佐人主不
 以兵強天下又云兵強則不勝又云善勝敵
 不爭又云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
 而用之又云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又云勝而不美○第十四教諸侯守道化人
 經云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又云其政悶
 悶其民淳淳○第十五教諸侯不翫兵黷武
 經云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
 寸而退尺又云抗兵相加哀者勝又云禍莫
 大於輕敵又云善為士不武又云攘無臂執
 無兵又云不爭之德○第十六教諸侯不尚
 淫奢輕繇薄賦以養於人經云民之飢以其
 上食稅之多是以致飢又云民多伎巧奇物滋
 起○第十七教諸侯權器不可以示人經云
 魚不可脫於淵國有利器不可以示人又云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第十
 八教理國修身尊行三寶經曰我有三寶保
 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第十九教人修身曲己則全守柔則勝經

云曲則全又云柔勝剛弱勝強又云柔弱者
 生之徒又云剛強者死之徒又云強梁者不
 得其死○第二十教人理身無為無欲經云
 常無欲觀其妙又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第二十一教人理身保道養氣以全其生經
 云致虛極守靜篤又云專氣致柔又云為腹
 不為目去彼取此又云知其白守其黑又云
 知其子守其母又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第二十二教人理身崇善去惡經云天下皆
 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
 已又云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
 棄物又云善人不善人之師又云挫其銳解
 其紛又云上善若水○第二十三教人理身
 積德為本經云含德之厚又云上德若谷又
 云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
 華又云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第二十四
 教人理身勤志於道經云上士聞道勤而行
 之又云勇於不敢則活○第二十五教人理
 身忘棄功名不耽俗學經云絕學無憂又云
 功成名遂身退又云功成不居又云為道日

損人云名與身孰親○第二十六教人理身
 不貪世利經云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又
 云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又云難得之貨
 令人行妨○第二十七教人理身外絕浮境
 不銜已能經云不自見故明不自伐故有功
 不自矜故長又云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又云
 廣德若不足又云大音希聲又云自知者明
 自勝者強○第二十八教人理身不務榮寵
 經云寵辱若驚又云持而盈之不知其已揣
 而銳之不可長保又云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第二十九教人理身寡知慎言經云不知
 知上不知知病又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又
 云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又云塞其兌閉
 其門終身不勤○第三十教出家之人道為
 俗反經云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
 獨悶悶又云明道若昧進道若退○第三十
 一教出家養神則不死經云谷神不死是謂
 玄牝又云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又云善
 建不拔善抱不脫○第三十二教人體命善
 壽不亡經云死而不亡者壽○第三十三教

人修身外身而無為經云後其身而身先外
 其身而身存○第三十四教人理心虛心而
 會道經云虛其心弱其志○第三十五教人
 處世和光於物經云和其光同其塵又云大
 道泛兮其可左右又云被褐懷玉○第三十
 六教人理棄絕除嗜欲畏慎謙光經云五色
 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
 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又云民不畏威則大威
 至○第三十七教人哀多益寡經云以有餘
 奉不足又云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
 愈多○第三十八教人體道修身必獲其報
 經云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又云以
 其無死地舉此三十八別以明經之大意所
 詮之法然則此經大則包羅無外細則入於
 毫間豈止三十八門便盡其要為存教義况
 舉大綱比之秋毫萬分未得其一也禮記云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若為君
 之無道德如瞻視之無兩目若為臣之無道
 德如胃腹之無五臟理家之無道德如尸僵
 而無氣由是論之道之於人不可闕矣其若

離言教絕指陳玄之又玄妙之又妙斯可以
 神照不可以言傳道之極矣
 王元澤曰道一也而為說有二所謂二者何
 也則有無事也無則道之本而所謂妙者也
 有則道之末而所謂微者也故道之本出手
 冲虛杳眇之際而其末也散於形名度數之
 間是二者其為道一也而世之蔽者常以為
 異何也蓋冲虛杳眇者常存乎無而言形名
 度數者常存乎有有無不能以並存此其所
 以蔽而不得其全也夫無者若天地之始而
 有名者萬物之母此為名則異而未嘗不相
 為用也蓋有無者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
 相無故非有則無以見無而無無則無以出
 有有無之變更出迭入而未嘗離乎道此則
 聖人之所謂神者矣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蓋昔
 之聖人常以其無思無為以觀乎妙常以其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觀其微微妙並得而
 無所偏取也則非神其孰能與於此哉然則
 聖人之道亦可見矣觀其妙所以窮神而觀

乎微所以知化窮神知化則天地之道豈有以復加乎雖然觀乎妙者惟以窮神而已而非所以為神也若夫神則未嘗離乎此二者而此二者亦不足以為名也故曰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者同出手神而異者有無之異名也聖人者能體是以神明其德故存乎無則足以見妙而存乎有則足以知微而卒離乎有無之名也其上則有以知天地之本而下焉則有以應萬物之始者凡以此嗚呼老子之言可謂協於易矣然而卒不能與孔孟並者何也蓋聖人之於道未嘗欲有所言也凡所以言者皆出於應天下之變而為中才之不知者言耳以其道雖有無並載而及其言也務詳於有而畧於無蓋詩書禮樂春秋之文皆所以明有而及其所謂無則獨易嘗言之而已然其說也又必寓之爻象象數卦凶悔吝之間而使世之學者自上觀之則見其詳乎事物而得其所以有自下而觀之則見其外乎器用而得其所以無所以賢者觀之愈有以自信而愚者窺之亦不至乎疑而得

也蓋他心嘗慮曰彼道妙者非中才之所能及彼能及之者又將不言而自諭苟為不度其如此而惟妙之欲言也則是使學者坐而惑之老子者知有無之相為用而以為無者本也故其言詳於無而畧於有夫無者無言可也而可以詳言乎彼老子者既以異乎孔孟矣而王弼又失孔子之旨蓋其說以無名也天地之始天神者天地之至難名者也而天下既名之以神矣然物宜有無名者乎又以為常有欲也以觀其微大欲者性之害者也易曰懲忿窒欲而老子亦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苟為有欲矣則將沉溺轉徙喪我以逐物而莫知所守矣又何微之能觀乎此之不察而曰吾知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吁可笑哉

劉仲平曰常名以無方為體常道以無體為用無方者無乎不在無體者無乎不為無乎不為有所可道則非所謂無方有所可名則非所謂無體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太初有無無有無名無有無名者太始

也太始者天地之父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天地者萬物之母故曰有名萬物之母言母則知始之為父言始則知母之為生故上言天地之始而下言萬物之母然而天下之理有道有常道有名有常名所謂太初有無者無而已矣所謂無有無名者名而已矣蓋有無則有名之名矣故無名者天地之始而已而其上又有祖也妙者道之本微者道之末聖人之妙也觀之以常無聖人之微也觀之以常有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妙在中蘊在微言妙則知微之為蘊言微則知妙之為中故上言欲以觀其妙下言欲以觀其微蓋天無者對有之無而常無者非無之無而不為有對也有對者無之有而常有非有之有而不為無對也不為無對者非有也不為有對者非無也故常有者真無是已而非無常有者妙有事已而非有故此兩者同出而同歸之玄也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言之以太一蓋周讀為常無常有常無也欲以觀其妙常有也欲以觀其微為其欲以

觀其妙也故建以常無為其欲以觀其微也故建以常有若夫微妙謂忘而無欲觀之則所謂建之以常無有者冥之而已矣夫是之謂又玄而非特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者妙之體妙者玄之用妙者同出乎非玄也

劉驥

竊以老子之言道德偶從關尹之請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未嘗分為九九章也後人分為上下二卷以象兩儀之妙用九九八十章以應太陽之極數今復通而為一二論之因名之曰通論然心困焉而不能知口闢焉而不能議浩浩蕩蕩不可得而形容其首章始於道可道非常道以明道之不可以情求也未章終於信言不美善者不辯以明道之不可以言傳也難終難窮難測難識仰之彌高窮之益遠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原其大要不過致虛極守靜篤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開其兌而濟其事也古之善為道者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

其紛心不散亂安在道中歸乎虛靜之本復其性命之原譬如萬物生於根而歸根也歸根復命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復歸於樸與道同體繩繩今不可名復歸於無物不生亦不滅無我亦無名存亡在已出入無間故隨迎莫見隱顯莫測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所以能遺物離人而超然出乎天地陰陽度數之外也大哉至聖神人非此門而莫至知者雖言行若自見力少功多要矣妙矣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若非深造自得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猶坐井以觀天豈足以窺道德之變乎耶

趙實庵曰妙道沖虛先天立教至真垂象龍潭開圖師資承化而之三劫運交纏而迄九每於太極方析渾淪天地開而事簡民淳三皇行而制器尚象無機無偽焉有所謂禮儀漸初漸衰爾乃教乎純粹宜經不作定文未

姪室大願玄章雖累訓於百王又躬傳於關

今昔在明皇御注勸家藏之詔文載承徽廟聖言廣吾宗之盛典當時向慕如在始青奕世承休永光有截至于百家箋註屢軸盈車各極其心以詮密意自非明代莫遂遵行定天之未喪斯文宜世也有興乎道尚悲元學久闕疏文故三分以列科庶聽觀之有總敢期妙道幽賜發明特釋此經畧以十門料簡初教起因由二序教離合三明宗達趣四天人宗承五三洞所辨六明經殊勝七明道運略期八明通別九明酬因酬請十依文分判

初教起因由

傳曰法如季伏義而成平堯歷舜禹湯至周而大備幽厲之後周室浸微至老子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聖人不作處士橫議諸疾恣縱暴虐毒民以糜爛老子聞周室凌遲人失性情欲使之還淳返樸歸之太古故作經惟厚忠信尚敦樸薄禮義絕聖棄智使後世之人復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老子與孔子同時孔子過周問禮諄諄之辭主信與謙孔子區區明言仁義轍環天下席不暇

暖而時君世主無能用者則曰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吾已矣夫世以老子在周衰之日不
尚高明道德不知孔子當時明言仁義亦不
能振於時哉蓋道者仁義之總名仁義不行
又焉取道教起因由其在是矣

二序教離合

天下之言道者多矣殆不過有二說焉一曰
道者虛無恬淡寂寞也一曰禮義法度政治
也尚虛無恬淡寂寞者為高明循禮義法度
者為中庸夫以高明者為超脫之流則隱於
巖巖宿於枯槁世無所賴其澤是自損而不
用於世也雖天下之大棄之如弊屣未肯以
一毫累於其心超然物外謂之至人以中庸
者為治世之士則修禮樂正人倫謹權量制
法度世所以賴其為治是行道而濟世者也
既涉中庸視上古鴻荒未肯以一言蔽乎其
書處於方內謂之賢人是二者定分之後直
若冰炭不相該貫於戲是豈真知大道者哉
不思之過爾夫高明與中庸同乎聖人之一
道出於聖人之一心聖人全德一出處無

非內聖外王之道也向所謂虛無恬淡寂寞
非徒為去世遺累之學以此三者養正也易
曰蒙以養正聖功也隱而未顯故曰內聖興
事造業故曰外王虛無也無用而為衆用之
祖恬淡也無用而為天下之味寂寞也至靜
而為制動之機德全於此出而治天下為可
也故物蓄而有禮刻制以為義緣情而制法
觀天而為度然後出治之道大明矣初豈不
由性盡性則知天性明即通道堯典稱堯曰
欽明文思則堯之成政謂之無為無為之功
皆本於道是豈道與世特分而為二耶情生
於性性裂為情水滂為波波止為水其實一
也若謂高明之道與夫中庸更為背馳非吾
聖人作經之意也向所謂不思之過爾老子
以周衰道微人失性情故說上下二經語夫
大全以救天下後世之失後之人不明其旨
分之以為方內方外之學中庸與高明之殊
一是一非或去或取三代以還學者多方或
居一偏或由一曲不該不偏豈能深明治道
哉殆非圓機之聖人不可得而明矣漢文以

敦樸為天下先區區僅治晉室以清談而敗俗浸久而亡吾謂道德為難知為難行者以此或者取其書而讀之茫然而不曉以謂非聖人之說宜真知道德者哉然五千言分其用則有三一曰無為之道二曰長生之道三曰治世之道謂大道為虛无而虛无之中有治世之法謂治世為大道而治世即大道緒餘之功至於治心養性金液還丹之方不可一理而推之忘言為盡慮則知上下二經胞合萬法滙和方便無所往而不通者矣

三明宗遠趣

經曰言有宗莊子曰不離於宗謂之天人宗本也序所以順其理故曰語道必有序語道而非其序又安取道先明宗趣然後原始要終也老子作經先道而後德莊子九變先明天而道德次之莊子之言事之序也故先明天老子之言道之序也故首曰道道以無宗為宗無祖為祖聖人作經以因為主所因者道以道為宗道性至玄以常極妙妙極返無故常道無名常名無物有復歸無有無一致

既升玄也事理兼忘既入兼忘重玄始顯善惡初分於六對妙觀速轉於無為出則縱橫入而寥闊道之大本實自無為色空存達人妙觀無事覺聖人之生定語非破妄道必有留祛除未盡則不入空空空兩無而切防頑鈍謂之清淨須心月以明明謂之無為存性天而煥若此宗主空虛無物也莊子曰以懦弱謙下為表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若乃道分宗派性命兩殊性宗則破約歸真命本則深根固蒂從無入有仙人存修鍊之功自有入無性理契沖虛之地要其極致道本無為欲明宗趣以道為宗虛无為趣今分宗趣別有五對一教義對教說為宗義意為趣二雙明對有無為宗同玄為趣三約已對柔弱為宗自勝為趣四正因對修真為宗長生為趣五神化對敦朴為宗復古為趣

四天人宗承

道與德同也天與人一也知同而同之則大同知一而一之則大一德知有道則升德而會道人知有天則以人而修天道查難知人

與天隔欲通之者必本於聖人聖人已矣則本之經圖致經而知道則自人而之天得意而忘象則由德而入道太上老君極道之聖人歷劫應化及乎周衰明道德以訓世經之旨以一代所主則戰國之時有小國以下大國大國以下小國之語至乎屢言用兵為不祥之器皆以當世之事以訓時主及言常道則丹青萬世鼓吹百靈垂之無窮者也使道還隆古則返淳而復朴治心養性則返老而還童滌除萬行則微妙玄通天子修之則享太平諸侯守之則鎮邦國卿大夫守之則忠孝士庶人守之則純和方士修之則升真矣家守之而善勝此人道之承流也

五三洞所攝

如當部以常道常名無為清靜無有入無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用之不既象帝之先此皆無上大道非色象可緣又言六對不齊寵辱若驚後身外身不爭柔弱則中小之分又治人事天莫若嗇治大國若烹小鮮太上下知有之無為而民自化又近平常道分自修

之身及家國天下曰小以之大曰慈曰儉不教為天下先從愛以及恭用兵以喪禮處之沉機有微明之語如上皆治身之教又谷神不死實腹虚心哉營魄而抱一精峻作而會神恍惚杳冥而有信與夫易知易行而人莫能知莫能行此又進乎九丹長生之訣修鍊門中係上乘分由是則誰能定指其宗乘耶今詳味此經言命有事有理該貫總攝互相包含謂之頓而非無頓也謂之漸則漸亦兼言當此經性命混融自為圓教酬因酬請則尹喜為宗無論無誦總契經分大率道之一字已極虛玄至於修真養命鍊氣養神雖同超證之門大存制死之術固常融命理而入道證極道而無為故諸經則制命為先窮極五行變化

六明經珠勝

語道之大必師其全語神之功必主乎變苟以道為虛寂魂處滅亡木石同軀禽蟲類性

長生以關鍵推五行於隱伏辯藥石於寒溫
明運度於興衰禁邪異於符錄經圖誥訣別
趣殊宗雖同真一之門未躡混融之理較量
殊勝豈類本經畧舉勝因明十六種一以常
而盡萬法二以玄而同有無三以示又玄為
衆妙之門四以無為為有為之體五以不勝
為大勝六以無樂而言樂七以有數而隱數
八以大寶為神器九以退為進而用兵十以
言無事而定天下十一以復季世而還隆古
十二以大似不肖物咸歸之十三以抱一為
治身治國之道十四以簡畧而包羣經十五
不言性而性理咸著十六總包道德性命而
一一證實以茲研究諸經理趣豈比大同妙
用神工烏能備舉

七明道運啓期

天運靡常得乎時而道斯興矣大道無數同
乎人而數所係焉與自五劫晦明元尊撫運
三皇已降歷代宗承或去取之因時或興亡
之在事粵若軒轅稟錄夏禹傳符堯舜授經
周朝顯迹秦王漢武探求不死之方實后孝

文篤奉真元之教唐尊聖祖學舉玄綱建宋
徽宗淵衷湛淨睿智光輝受帝心祕密之言
續道祖將殘之命範傳金錄宮啟神霄製飛
天法輪道藏之文訓混元皇帝道德之旨廣
開元學詔簪裾以三舍之科寵示道宮賜掌
教以近臣之秩至于天文寶錄詩頌符圖皆
萬世之所未聞向一時而鋪張遽出人莫可
議事是非常只因頽運之交疑有清談之失
曾不知劫傳有日教亦待時漢祚隆而河上
談玄唐室興而老君示現世將成治道不虛
行益增崇笈之光當復太平之序度人曰四
萬劫傳莊子曰萬世一過欲求玄解姑用筌
蹄披乘之人無忘大教

八明通別

凡經有通別通謂通序別為別序通序者論
一經之大旨別序者經義逐章開陳若度人
經前序後序中序有前章後章而隱語不在
三章之類今當部若論通別當以道德為通
八十一章為別

九明酬請

酬因酬請者當部經首無爾時老君在甚處為其人說如無因請若致之經傳老君為關令尹喜說又云先為帝舜說今直指中周老君為喜說因為性命之本大因緣事也酬則酬喜臨關遮道邀駕請求妙訓是亦因請明者按西昇經關令尹喜見氣齋待通賓為說道德列以二篇其事詳矣

十依文分判

經分三分謂序分正宗分流通分當部首無請問之語是缺序分末無信受奉行之語是缺流通分今特取萬仙首序語為序分八十一章為正宗分道德推行於世為流通分又按靈寶經發願云凡經以極果為序以因為正以悟為流通

邵若愚曰道者以無為顯其有為特權即有明無悟無却智此理也德者體道為法而施於事此事也道德二字包含而無所不至所陳階梯次第緣道有淺深德分內外若不明階梯罔純互謗夫大道者寂然至虛無形無名而不可言其為善者無以記之故曰大易

大易者未見氣也大易動則始見一氣之初故曰太初老子指一氣強名曰道孔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釋氏陳四諦亦曰道故知三者垂教總備於有也若不從有焉可以無明無以有明無故道有淺深爾大易者虛無也

因動為有之初故曰太初有氣為形之始故曰太始氣形相合而生剛柔之質故曰太素氣形質具未相離之間名曰混沌混沌既分陰陽相蕩一氣居中萬物生焉故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故聖人仰

觀俯察體天尊地卑用之則為官長而明王道立五常百行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制以治人理夫大道者無名無跡無死無生禹劫長存而不變易尊高無上妙不可言夫上德者體無為為用以一為法而治天下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下知有之而不見寶萬物將自化所以無敗無失者蓋為無為則無不治矣若失之則執一而徇有為而為內德夫下德者體一為用以陰陽為法而治天下故孔子一以貫之善建者

得一為正萬物將自實若夫一則拘五常百
行於事而為外德夫內德者抱一也蓋一者
國之母生之根抱一不離則根深柢固乃長
生久視之道孔子謂之至德而以道為本也
又名中庸者喜怒哀樂未發心在陰陽之中

釋氏謂之中道玄門失之則殫陰陽潛運而
為法術夫外德者從五常百行修於身孔子
謂之敏德而以行為本也處柔弱不爭若水
而攻堅強如慈儉若拙訥之類皆是也失之
則殫智巧華薄騁強梁馳田獵而貴貨居寵
辱矣夫道甚易知其易行而人好徑故其出
彌遠其知彌少大道平易而在不為而成以
要言之皆歸無欲不欲以靜清靜為天下正
老子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天者止言
道德而非術也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卷中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卷下

條三

楚遠大師常德學士觀捷點觀書月屋劉惟水編集
前朝奉天行太府寺海運使密院編修官澤下乃東陸正

程泰之

意總

明總上

世之尊老氏者曰聖智仁義治之有具者皆
不出乎下形而器者耳老氏也者據道本而
治器原則是五三六經皆當受其覆冒也及
其有疑於老則又異矣曰天下所恃以治者
仁義禮樂刑政如農人之耒耜工師之斧斤
也無是器則無是用使聖智仁義而可去也
則是徒手無操而望天下自治古今必無之
理也此二議者皆自主其見而不能參言道
器之本末者也若使道不藉器則老氏所主
當專於無矣然而兵刑稅貨舟車械用凡道
之品器者悉將資以為治則是未嘗或能遺
有也不能遺有則是聖智仁義故在也安得
而云空不適用也若曰道之上乎形器者必
待老語與之開明則夫闡太極以立乾坤造

書契以生禮法開闢以來未有能先易而言者矣道若器固皆在易而何所待於晚出之老氏也則夫尊老氏而謂上乎五三六經疑老氏而謂其空虛無用皆不得為知老氏者也乃若老氏之高致則有在矣知道之與而談無曲盡其妙運器以道而在有不局於有凡六經主於紀迹而不暇究言者此書實皆竭告也則論孟之所務明者於此乎加詳矣是故其書得與六經並行也

明總下

或曰聖賢談道本以明世也苟如若言則是有懷不盡也曰是有兩說也其人未可與言而與之言則徒言也吾意欲致而言不能既則又能姑發其端而已也且如人心道心之合固有中矣而精一之理非堯則不能以授非舜則不能以受也是豈容人人得預也一貫之道惟曾子能出一唯而子貢不能也四時之行百物之生子貢雖得聞之而亦不能有復也至其性與天道隱於文章之中則雖子貢初年亦遂不得預聞矣凡此之類是皆

六經論蓋不嘗究極者也若夫老氏寫其超絕之見以期萬世而一遇大聖焉則所期者遠故不待親見可受之人而後始以其語授之也是故天地所始造化所起道德所底皆窮根極以暢達之立等級以次比之故儒之探妙資詳者非是則無即也課其功用豈獨不戾於儒哉是直儒倫之大助矣若能平心以觀識其矯而要其歸則三聖易蘊固已披展言下自詩書以往其襟要蓋當總是矣

有無

以形而言有無則自未為天地以上皆可名以無既為天地矣不以人物事為器具則皆當名以有也此以其形而命有無者也世人聞老氏貴無而疑其表裏之皆無形體也則固不適於用矣豈知老氏之謂有無也者道器交相輪載而不可泛以形求也哉且夫混成也玄也又玄也其深至於不可見聞搏執則其為無也極矣而天若地方且由之以生則此之一無豈不槩函萬有也哉及其出而為有也天地之產是為人物而人物皆蘊元

氣也大道之派是為德仁義禮而德仁義禮皆函大道也則凡云萬有者又皆分載混成之一無也於此致察而後始見有無之本末也是故易之肇言大道也亦慮夫世人不知本末之相須矣於是合道器以為一初而隨所形見以名其出也故其形見而上者則名之曰道形見而下者則名之曰器上下云者猶曰一物之內有升而在上降而在下者且非可析升降以為兩體也火之在薪也其上騰而虛者為焰下者而實者為炭焰炭也者正從一火而分升沉焉若曰上騰而焰者為火其著下而炭者不得為火則人人知其謬誤也此於道器上下之喻最其切近而易見者也老子祖易以言道而皆變其稱謂故道器之名轉為有無而上下之名變為妙微此特欲自立己則以示無所師承為耳其理則無彼此之異也妙微云者亦並上下之語而借一物之表之裏以分論器道焉耳也凡物之已有體質者與夫事為之已有近狀者無間乎泰山之與秋毫範圍之與灑掃上必有

下重必有表則是道器未嘗相離也然則老氏之貴無也以其在本而該也非樂其空虛也及其賤有也亦惡其處有而拘焉耳矣不曰一涉有具而遂不為道用也

有中之無上

即形而分有無則凡在道者為無在器者為有其別尚易以見也及夫道已為器則有體有質矣體質具而真無不可復見矣今謂老氏而能主無運有也則夫體質之中於何取無也曰有中固自載無而此之無也最其難言也顧夫事事物物之中其虛實悉常對立則夫人而可與知也實者即其體質也虛者即其不著體質而能御此之實者也故夫實中之虛即有中之無也老子蓋嘗明表此理以示人矣其要語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夫車之所以可運者以其輻轂之備也則輻轂之在車也正其有馬而實者也至於發射輶地乃在輻轂體質皆無之外則其用不屬乎有而遂屬乎無矣是理也即有能載無而無能

運用最其可證者也故老氏遂以此理傳之
 人事而用以發明其教也其曰有之以為利
 者猶曰營而致之以足其具也無之以為用
 者猶曰殺而損之以致其用也其具已足而
 無以運之則其車亦不能以自行故輻輳者
 車之得有也而車所從運則非車之所有也
 非車所有則宜乎其命以為無也此老氏求
 以無之而始為已用者也是為老氏超有用
 無之則也故雖道之形見乎器者每下愈實
 如兵如刑者則亦不肖與明也是故恬淡慈
 哀兵之則也恤賴民生待其自重而畏死然
 後取不悛者以致戮示戒是其用刑之則也
 夫恬淡慈哀豈其字戈殺伐之所有歟而夫
 無狹其居無厭其生者亦非刀鋸斬刈之具
 所嘗與謀也老氏乃取二義以冠兵刑之上
 則其主無運用之理昭乎其可明者也究其
 極致是且出兵言兵超刑言刑使兵刑反為
 我用而我常不為兵刑所束是然後得為老
 氏所貴之無而非世人指為無用之無也

有中之無下

是理也宜惟老氏言之孔孟亦嘗言之矣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曰仁者無敵
 夫兩造交攻乃始為訟兩軍相加乃始為敵
 有訟有敵而後兵刑生焉願欲即其所從生
 者期以虛而無之則凡世之所尚謂夫片言
 可以折獄而約戰期於必克者借使曲盡能
 事亦非體道者之所尚也何者不能超出其
 表而局束於其內故也運覺者其身必在覺
 外而刺舟挽舟其操縱所施悉不在船艙之
 內是故用力少而見功多也是亦老氏資有
 於無而遵欲損而無之之義也雖然此特
 即孔老之言兵刑而參配其有無為則如此
 而已耳孔老又嘗即樂而言運有之無其
 理尤為曉白也孔之言禮樂也口禮云禮云
 玉帛云手哉樂云樂云鐘鼓云手哉其言器
 物之不足以盡禮樂也禮之有敬也非玉非
 帛而玉帛不得此敬則不能成其為禮也樂
 之有和也非鐘非鼓而鐘鼓不得此和亦不
 能成其為樂也則皆實必資虛之謂也以較
 老語則鐘鼓玉帛者車之輻輳也禮樂之用

故皆資器物以自見而器物之不能自成禮樂正與越出輻轂之外乃能使車之功用效乎運載者同為一理也且夫老氏推無為之妙達諸治國而自詭結繩之可復也則宜其翻變禮法而別為一撫矣然嘗詳求其以則凡舟與兵甲什百之器儼然五帝三王之具也而敢自負以上乎六經者蓋曰吾道有高乎形器者焉吾將矯文以樸鎮天下以無事待其安俗樂業重死而不遠徙則凡此有具之屬雖可以為用而遂可以付諸不用也此其用無之理全與儒應特其立教不同故著語互分彼此耳若使老氏始循大易本語仍用大易故名而正為之言曰吾其尊道而卑器也吾其運道以役物也則人將不復疑議矣惟其變道器以為有無而人不知夫無中悉嘗蘊有也故貴無之語遂幾於徒手坐視而冀其事之自成焉耳則安得不相疑議也大昌既發此理矣聞者或不以為然試於讀老之際以道易無以無想道則無之可貴其理自明其疑自釋矣

用無

老氏之即有用無者其別有三而皆不出乎集虛以化實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滌除玄覽寡少私欲則求以去夫害虛者也沖其盈而不極閱其神而不示辭其成而不居則求以體此之虛者也至其操虛實之柄以制有無之則則於剛柔之用最為該貫而明者也蓋剛之為道欲達而直達無所回隱則其象實而塞也柔之為道待唱而應順而不爭其中實行斷制而廉稜不露於外則其象虛而通也故通者可以運塞而柔者常能勝剛也凡其知雄守雌欲奪而乎欲先人以其身後之則皆惡剛之塞而體柔以行其虛者也亦其求以反物而終致大順者也及其通且虛者為之而成則行焉而無轍迹無為而無不為者是其效也方其運實主虛人皆不可得見及其效成於虛而後始驚其神則易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又其則也故自言其總則曰弱者道之用隨言其所從用弱則又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也

用無成敗

貴無之道古今固有實而用之者矣而或以之成或以之敗太王去邠與徐偃王不忍驅民以戰是一類也漢元優柔與文帝元默亦一類也而其成敗大相乖戾故後世執迹以譏其不成者而曰結繩不足以救亂秦舞干不足以解平城也則并與老語而憐諸無用顧不知罪其施置之失當則豈其知言也哉列子設為向國二氏致富之說而明夫同意向而異成敗者則曰向氏喻國氏致富之言而不喻其致富之道則遂反為身殃也其意正以況此也八十一章固皆本柔為用矣而其所從用之則濟寬者有制糾弛者有猛暗行乎其間也是故迷民之舍正而入奇也則方廉直光實嘗交出而行制御也豈其有柔無剛也歟民皆賴生而畏死夫猶有敢於為奇者且將執而殺之則威當克愛者斷斷乎其無貸也又如自夸其器之利而主其勝之可必者歛弱廢奪姑其蓋之以柔耳非專於柔也故凡世之慕清虛而墮事功者皆其守

道等

雖而未嘗知雄者也則凡無古聖人之德以求為結繩舞干之事者無往而不及於敗也
 易分有無則道器兩語而已而老之有無等級則甚多也自無以上有玄有又玄乃為眾妙之門而常無者特可循以觀妙而已若夫總眾妙而出之則必屬乎又玄也自玄以及又玄即上乎道而為自然者是矣自然云者莫之為而為其在天下自賓自化自正自富而不知帝力何有者是其效也故老氏而取鄙薄聖智者主此地以駕其高也由道將為德以後能常其有而不自入於有者一也象也樸也之三名者是其總也自此而出為天地造化為仁義禮智信則皆德矣而五常之中每一德者又自分上下也上德之品既極乎上而又有深於此之上德者焉則又加玄以冠其上而曰玄德也此之玄牝同之玄同覽之玄覽亦其類也則名雖在德而其實已入乎道矣其詳如此故言六經論孟者率來資區信非苟為虛尊也試舉孔孟談仁之一

端以與老語對明則知儒語雖有分際而其
所立等級未及如老氏之察也蓋孩童之愛
其親與並井而救赤子固皆可名以仁矣而
九合一正者乃反未得確名為仁也此在孔
孟確有分際而亦未暇明立等則也至於博
施濟眾推之可極於聖而子貢尚疑其未能
充盡仁理也為其等級差少而未達者不能
確定其則故也故六經孔孟必資老氏者其
稟啓類此也此非被老而抑儒也老語主無
故能於道等加詳也若易地而觀則儒語之
詳於涉世者至老氏而又踈畧之甚也蓋所
主異向則所言隨以詳畧其勢使然非有彼
此之異也若夫老氏之無其當資藉六經之
有者則又人人知之不論可也

道序

下學而上達踐迹而後可以入室也有初有
終確乎其序之有定也世人待老氏太高曰
道之涉器者老氏不談也故凡其言之方及
學益者則皆引而致諸損已及無之後故書
指所及遂為表裏皆無之無而不能為無中

函有之無也儒老言道皆以道之及化為聖
賢機要然究其化之所由致則皆有有可損
乃能化有及無也即此理而推之灼其可以
見道矣損之始乎學益也如炊秫傳藥以為
酒醴也及其及成則秫藥變而甘滋見是固
化有及無之象矣然而古今嘗有不用秫藥
而徒水可以自變者乎若淺秫稻之為室塞
而遽求五齊於徒水則猶未致學益而躡從
損始是為不用秫藥而能憑空出化也益之
未致中不充實則用何為地以受此損也諸
如此類大昌皆隨淺深而別言之世必有譏
其淺者矣而其敢於自信者參會六經孔老
而見其無不契合也正使老氏復起此言亦
當不易矣

天人

凡言有無不過兩塗大道所居則杳冥昏默
是為無矣自無而有自有而化仍復於無則
其有無之一也道學益損也者始乎有而終
乎無則又有無之一也前之有無則託諸陰
陽生殺既已為物物又復歸其根者是在天

之有無也及其著諸仁義禮而為德德之玄者復合乎道則在人之有無也二者同出一本而其形見之地則不容槩同故老氏之語亦有不分天人而於天人之有無混而言之者知其本一而不必以彼此為間也

明矯

老氏之絕棄聖智仁義深知其以者曰此特矯耳非其本心也而古今率多咎之為其述與經戾也然而聽言之道以其事觀之則實理著見不可誣矣易十三卦之尚象制器有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也者是黃帝堯舜皆嘗相為初承也然則聖智也者黃帝亦居其一矣老氏援黃帝以主其教而凡古之聖智槩取而譏之則夫黃帝也者亦在棄絕之數矣豈有同是一人其道可師而其法乃可棄絕也耶以老氏之事言參而求之則其矯而非實也亦昭昭矣至莊子推大其教又從而廣之曰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也此語尤其累老教而致譏誚者也然而其中有理焉又可以自用其說而自明其矯至結繩

之制老莊二子皆相與力主以為已教之當效乎古者也然而結繩也者何自而有也得非人我不相保信而未免假物以防詐偽也歟使其淳樸全在而無姦欺則亦何所事乎結繩也推此意以求之是殆欲造書契而智未之及者耳夫惟淳古無法之世尚不免質信於結繩而謂人偽已極法所不能誰何者乃欲盡去其具而冀其爭心之無也其勢非使老聃為君而尹庚列莊與之為民則決無可措之理也故莊子自傷其矯已甚而又於篇終自為之明曰周之辭荒唐而說悠悠也所恃以無負於道者終能反諸宗本而調適上遂至此乃為情實之語也世人槩指老教以為虛無者皆循其荒謬致矯之初而不知求諸調適上遂之後也孔孟之生畧與老莊相先後凡其放言無忌憚者孔若孟必次第見之而無一語與之對辯知其異者無害於同也不然則楊墨仁義其差於六經不能以寸而孟子究推其弊以為且將入於異類而獨於二子棄絕之論若未嘗聞耳者殆皆究

其宿而不責其初也哉

孔老

易理之散在六十四卦者至繁而後會集于總也今通攷老氏一書凡其說理率不能外乎繫辭而別立一撫也揣切其情大似資根株於易而撫枝葉於上下繫也列莊二子共尊其師乃曰孔氏嘗即老氏而北面焉載詳其意是殆疑人之有羨乎此而故為夸高以行掩蓋耳至唐而後韓愈氏出焉嘗忿其語而著諸原道以答訪夫儒徒之不能致辨也是固不失其為術道矣如大昌所見則不然使其有合於道則道無二致安得而不相襲也既不嫌於承襲則亦何間於彼乎我也故孔之於老師與不師不足較也孔氏嘗曰晉之乘楚之檣概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其事則齊威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苟孔氏而嘗師老則雖親聞二子之語亦必無忤也使老氏反來取法而能以吾法翼吾道則其徒偏敬已師過為推尊亦何害其為

吾黨也故師與不師其語可以付之不辨而有不察不辨者也孔氏受萬世尊信以為道德本祖者以其集聖智大成縱心所之亦不踰矩也今其設老語以形孔子而曰驕矜睢盱屏除未盡則是有時乎而或遂踰矩也則安足以訓式無窮之來世也是於事害而體妨也大昌為此之故遂究其語而窮其已久久而後有見乃知二書凡語道序率皆借孔顏所造以為淺深之喻則夫三子之尊孔氏也其已至矣而其夸語皆非真確也蓋列氏設為顏氏之坐忘也以較孔子則其所得當在耳順之地而在老教則為益已及損者也莊子設孔顏相語而曰回吾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則是能損而未能及無也又嘗設顏子自道而曰夫子不言而民趨無器而民滔乎前四回不可及也夫子奔逸絕塵而回不能追也則損之又損而及乎無為無不為者惟孔氏而後足以當之此其等級蓋可攷甚明也宜有盛德外著既已不言而信無益可損乃有睢盱驕夸之可議哉則其書之於孔氏或

折之而又揚之率當兩致而示意焉所期乎
聞一者之反三也故二子交詆孔氏而能無
礙於道者凡皆此類也

本易

老語皆易出也而獨變其名稱以示無所師
承而求別成一家焉耳無名天地之始即太
極能生天地而未肯為物者也常無常有可
觀妙微則又道器之形而上下者也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即天地之與網組為三而
萬物以之化生者也作復之相更其出於谷
神爨為者即消息盈虛遞為屈信者也不敢
為天下先即羣龍無首者也襲明襲常是顯
仁而藏用者也此其大致然也其播而散小
者不勝言也若夫絕棄聖智仁義而黃帝仍
在所師則聖智何嘗棄絕也功用莫非剛柔
即剛柔之所疑安得不為仁義也是仁義日
常為用不須更而離也用此理而通之則五
經論孟之在老語者名變而實不變觸事皆
是也

道德經

書之分卷以為上下而總其名曰道德經者
王弼所傳也大昌意此之總名所從來者古
也凡今本分標道經德經者則恐後人為之
蓋上卷亦自言治言兵下卷方且論一論道
論無論柔自足以見道德之不可分二也

分章名章

八十一章每章各撫首語以標次先後此則
或出於後人矣而其五千言者之嘗為八十
一指則必出於老氏也夫其每章首語有曰
故者曰是故者曰是以者率皆求以通貫上
下脉絡使語省而意全也夫其每章之語既
有更端而一章之中指意又相聯屬理以明
也而釋其義者乃遂句為一義使此句不可
通之他句章為一說使此章不可致諸他章
則老意法不其然也若夫標章之名自王弼
已下凡所名章與今傳本皆同而河上公遠
出漢初所名獨異若老氏親嘗定著則必無
如許異同也

類例

老氏書指固其至虛而難搏執矣然大昌嘗

然復前後則皆有類有例交相來發也此章之語啓其端而不竟則後章必有別語以終之故大昌之立訓皆明其彙會其散而宿之於一始知老氏雖主於談無而其部分乃如周官六典有凡最巨細偏全遞相灌注條條可以審覆也則豈同子虛非有之假設也哉謂老語為中空者試於此而思之

離隱

老氏以高世之見能測道與固嘗營其有以言之而亦小使意盡言下也於是有離隱之體焉何謂離曰本一義也而散其語於數章不一章究極也何謂隱曰言其然不言其所以然期夫人之深末而自得故其話言所著如連山斷壑離離手相絕而相貫也說者不悟遂至於章分句裂而其理散漫不全矣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正離隱之謂也故大昌於反隅者不敢不力所期不入於破碎而已也世之訓老者率多務出傑辭與說濟其深而晦之及其甚也有如瘦辭隱語又如後世釋氏之談禪讀者至不可曉

大昌亦不能究極其當否也獨聞古語借繪事以譏世習而曰畫工喜為鬼神憚為狗馬也以狗馬之工拙可較而鬼神冥寞難辨也大昌惟此故凡有此訓率皆明白其辭而證以人事達諸成敗其說誠當則固善矣若其末也或能以道釐正則亦志道者之本願也若欲借晦為深自匿於不可致詰則苟如勿為也哉

列莊

古無訓傳苟其欲述前作則別為一書以明之故列氏莊氏二書正為五千言者立為義疏也老氏之語簡嚴而不舒故離隱而難遽解此二子者則皆敷繹而會輯之蓋有敷繹太過而言涉於誕者矣而其合散明斷則若道若器悉有歸宿也以二子之所釋而槩他人之所釋則夫喜為鬼神而不嘗真識鬼神者多矣

大旨序跋

易言天玄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蓋玄者天之正色神者陰陽不測之謂老子

以微妙為玄玄之又玄豈非眾妙之所從出
 乎蘇子瞻作眾妙堂記始因觀灑水蘆草者
 手若風雨步中規矩而歎其妙繼又以蠲之
 蛻難之伏而形容道之真妙彼庖郢之技得
 於習而非徑造也孔子以魯昭公之世適周
 老子曰子亦得道乎使道可以獻人則人莫
 不獻其君矣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其子孫
 矣然而不可者中無主則道不可得也聃為
 周藏室更有子曰宗仕魏為將數世之後孫
 之雲仍曰解仕漢為膠西王太傅老子非不
 仕也非無子孫也玄妙之教既不獻之於君
 又不傳之於子孫豈非周衰大道將隱著書
 垂世惟闕今聞之中無主者皆不可得而聞
 殷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躬修玄默專務以
 德化民可謂兼眾妙而得之矣河上公示其
 神變坐躍騰空止於玄虛以是為玄豈老子
 之所謂玄乎史記與漢書皆不錄良有以也
 常德路玄妙觀提點劉月屋類集道德經解
 錄梓以為教門傳遠之光蓋有志於思玄者
 也故歷敘所聞以告之俾證諸名世之君子

元貞丙申孟冬既望以齋居士巴川陽恪書
 于辰陽擬盤寓隱
 昔吾老子流傳道德經于世玄理幽深非特
 啓教度人而已累代明君鴻儒莫不箋註研
 窮其妙亘古今傳之無窮凡道家者誦誦其
 正經猶恐未明其旨非參合諸家之註豈能
 深造玄微哉惟永抑嘗探其秘蘊莫盡其要
 每專心致志蒐羅百家之註究諸妙義欲編
 為集義而與同志者共今得石潭丁編修以
 其家藏名賢之註與惟永所藏之書合而為
 一乃總八十一章為三十一卷第繡梓之費
 浩大非獨力所能為遂與徒弟趙以莊劉以
 鑿持疏徧往各路叩諸仕宦君子及知音黃
 冠捐金共成其美今經一十餘年凡寢食之
 間未嘗忘焉經之營之今已告成每自披閱
 玩味允謂精妙玄之又玄者也若帝王公侯
 遵之則國治天下平卿大夫守之則忠君孝
 親士庶人佩之則復歸於淳朴吾道體之則
 超凡入聖曰道曰德先天地不見其始後天
 地不見其終其此經之謂乎凡我同志受持

者幸毋忽大德三年歲次己亥上元日晚榻
劉惟永謹跋

老子一書無非欲法天正以天法道道法自
然其曰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
功成不居大同小異凡四言之第二第十第
三十四第五

一此老子心聲之發也蓋天不辭作成萬物
然而生而不有盈天地間皆生意何嘗自有

其功為而不恃盈天地間皆所為何嘗自恃

其能功無不成成而不居此天道也曰不爭

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曰清靜為天下正無

非法天故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

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其

無為之効驗也欲釋老子之書者舍法天舍

自然舍清靜無為未見有可措辭故愚欲專

以此而釋老子或謂得其意一日玄妙捉點

劉月屋將石潭所作老子解示余欲余復下

注脚余曰吾穎祖已於是書用其力矣坡祖

嘗稱之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
初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程泰之亦服其善
余安能復出高見卓識求以過吾穎祖哉月

屋曰義理無窮焉於是書探討則將見如水
之源源而來余却之不能通勉求之精日書
成謂其備全秩可也謂其能繼穎祖之後塵
則不可謹叙于此庶使觀者得吾意而不罪
其僭戊戌重陽日前進士敬靜蘇起翁跋

道德經五千言註釋百餘家真知

太上之心者誰歟歲在至元壬午道厄於時

經燼於火惟五千言歸然魚魯充之獨存豈

非天耶黃冠之徒朝吟夕諷間有未知句讀

者僕私切歎之不避僭躡為正其訛而折其

義時與石潭老師音問往來無虛月因索及

之遂錄以寄老師一見稱獎辛卯僕忝與歲

貢以易老二書進呈得閣古邵丙申之夏常

武寓公趙君貫道來正學綱袖示老師月屋

二書垂諭新刊道德經集註以俚說儕之諸

說之後復以化疏見委僕為之驚愕而繼之

以媿且病也僕已鉅梓似難反汗已亥夏僕

冒暑訪月屋則所刊板工力尚欠三分之二
而石潭老已為古人矣感慨之餘僭以木鑽
石磨磨磚成鏡之事課為古體勉其硬著脊

梁成此一大公案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是經之幸存者天也諸說之會于一以傳不朽者亦天也人欲違天得乎愚故始終得以歸諸天臨行月屋索跋語因以是說贅于卷末是歲之秋七月長沙喻清中跋

道德經大包天地細人毫芒辭甚約而理甚博玉篋金輪豈造次所能抽啓哉古今註詠紛如非不各有所詣往往得此遺彼如八音異奏而不能至于大成月屋劉惟永取五千文為三十一卷集註七十有八以奚翅萬億

言若仙若儒若釋若隱若顯以至鸞筆恍惚微妙之辭亦所不棄一緒閑問如入寶藏金貝珊瑚象犀水銀丹砂青芝玉札錯落萬狀富矣哉所謂集大成者非耶噫是經非關尹一見不作尹之功大矣劉之功當不在尹之下雖然

太上以無為為宗論是書者由七十有八家萬億言得五千言由五千言得一言由一言得無言焉猶龍老仙得垂手乎太空引而上之曰孺子可教大德庚子八月既望嗣天師

大素凝神廣道真人張與材跋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卷下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一

梁四

註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水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少卿海虞縣監院編修丁易棠校正

道德經

考異

河上公本分道德為二篇今從王輔嗣本

道君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同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子嘗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識而深造之

黃茂材曰道也者莫不由之以生也德也者莫不待之以養也天地以此生養萬物故不窮至人以此生養一身故不死道與德雖有二名實相為用不可離也今世學者乃分上經為道下經為德甚非作書之旨當總謂之道德經可也

石潭曰老子之解多矣以學儒者解之多以儒之所謂道者言之若程泰之林竹溪之類是也以學釋者解之多以釋之所謂性者言之如蘇頌演本來子之類是也皆

不得其本意蓋儒者之所謂道乃日用常行事物中之道而老氏則以虛无自然者為道豈可強以合之於儒釋氏之所謂性者乃露保保赤灑灑之性老氏之所謂道者乃形神俱妙之道豈可強而合之於釋雖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然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其所指地頭則不可不明辨之也蓋老子專指虛无為道而儒者則謂形而上者之道不離乎形而下者之器釋氏專指真空為性而不雜乎形氣而老子則欲形神俱妙而與道合真此其所以不同也若各據本教而言之不惟失老子之宗旨亦自失其宗旨矣至於道家之解如白玉蟾之類固是本色然但一向好高而務簡徑其辭多不可曉反成郭象之註莊子焉故今之為解一以老子本教言之庶不失老子之本意又不敢如玉蟾輩好高而辭意不明焉學者詳之

道可道章

考異 河上公作道可道者虛實處作道可道者今從明皇本

唐明皇疏此章明妙本之由起萬化之宗源首標虛極之強名將明衆妙之歸趣故可道可名者明體用也無名有名者明本迹也無欲有欲者明兩觀也同出異名者明樸散而為器也同謂之玄者明成器而復樸也玄之又玄者辯兼忘也衆妙之門者示人行出了出也所謂進修之階漸體悟之大方也

杜光庭廣聖義釋明皇註疏明者皎淨之義顯出之謂也妙本者道也居經之首明道之由由從也起興也萬者數之大也化者應變之謂也言萬有變化從道而興也宗主也源本也萬化既從道而興則知道為萬化之宗本也起自此章出生諸法如水之源流注無竭也虛極妙本也強名道也此章先標可道為體可名為用末篇歸衆妙之門攝迹歸本趣向也復歸向於大道之本也就此門中分為七別第一可道可名者明體用也體用者相資之義也體無常體用無常用無用則體不彰無體則

用不立或無或有或實或權或色或空或名或象互為體用轉以相明是知體用是相明之義也第二無名有名者明本迹也本迹者相生之義也有本則迹生因迹以見本無本則迹不可顯無迹則本不可求

迹隨事而立以為本迹本者根也迹者末也迹者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迹出於履以迹為履而復使人履之愈失道矣明迹為末也第三明有欲無欲兩觀不同也觀者所行之行也以自所見為觀以神所鑒為觀息見於外凝神於內內照一心外忘萬象所謂觀也為習道之階修真之漸先資觀行萬入妙門夫道不可以名得不可以形求故以觀行為修習之徑謂有欲歸於死無欲契於生也是觀其生死歸趣不同也第四同出而異名者明樸散而為器也大樸者道也道散為神明流為日月分為五行生為萬物器者有形用也易曰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也第五同謂之玄者明成器而復樸也神明日月五行

萬物有形有器皆合於道故云復樸也第
六玄之又玄者辨兼忘也為器之時必在
其樸復樸之後此樸亦忘乃契於道爾故
謂玄之又玄也兼忘者器樸俱忘也第七
衆妙之門者示人行出了也器樸兩忘了
然契道復歸生化之始衆妙之門也人與
萬物同稟於道有為有欲則失道傷生除
欲守和則歸根復本是謂之道要之門戶
也了出者出世也

張冲應曰道者自然之道天至高而不知
所覆天道之自然地至厚而不知所載地
道之自然人參天地而立有目能視猶天
之日月有口能聲猶天之雷霆吹之有風
呵之有霧唾咳若雨露聰覺猶神明天道
之自然我有之矣至於四體備具猶四嶽
之盤固靈骨冠頂猶中嶽之鎮聳血流脉
運猶江河之周流地道之自然我亦有之
矣誠能體天地自然之道而進修之則濁
者清凡者仙而賢者聖矣是以體道為道
經之首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
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
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考異 明本無故字
今從河上公本

河上公曰道可道謂經術政教之道也非
常道非自然長生之道也常道常以無為
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輝滅迹匿端不可
稱道名可名謂富貴尊榮萬世之名也非
常名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如嬰兒之
未言雞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
間內雖昭昭外如愚頑無名天地之始無
名者謂道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本
也吐氣布化出於虛無為天地本始也有
名萬物之母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陰
陽有剛柔是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
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故常無
欲以觀其妙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可以
觀道之要要謂一也一出布名道讚叙明
是非也常有欲以觀其微微歸也常有欲

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異名者所名各異也名無欲者長存名有欲者亡身也同謂之玄玄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玄之又玄天中復有天也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汙辱則生貪淫也衆妙之門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除情去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戶也

王輔嗣曰道可道至非常名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無名至萬物之母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為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亨之壽之為其母也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者微之極也萬物始於微而後成始於無而後生故常無欲空虛其懷可以觀其始物之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微

歸終也凡有之為利必以無為用欲之所本適道而後濟故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微也此兩者至衆妙之門兩者始於母也同出者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則謂之始在終則謂之母玄者真也默然無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言謂之玄取於不可得而謂之然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手一玄而已謂是名則失之遠矣故曰玄之又玄也衆妙皆從同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

唐明皇曰道可道至非常名道者虛極之妙用名者物得之所稱用可於物故云可道名生於用故云可名應用且無方則非常於一道物殊而名異則非常於一名是則強名曰道而道常無名○疏道者虛極妙本之強名也訓通訓徑首一字標宗也可道者言此妙大通生萬物是萬物之由徑可稱為道故云可道非常道者妙本生化用無定方強為之名不可偏舉故或大

或逝或遠或返是不常於一道也故云非常道名者稱謂即物得道用之名也首一字亦標宗也可名者言名生於用可與立名也非常名者在天則曰清在地則曰寧在神則曰靈在谷則曰盈得一雖不殊約用則名異是不常於一名也故云非常名無名至萬物之母無名者妙本也妙本見氣權輿天地天地資始故云無名有名者應用也應用匠成茂養萬物物得其養故有名矣○疏無名者萬化未作無強名也妙本之始無有無名從本降氣開闢天地天地相資以為本始故云無名天地之始則易之太極生兩儀也注云權輿者按爾雅云權輿始也有名者應用匠成有強名也萬化既作品物生成妙本旁通以資人用由其茂養故謂之母也母以茂養為義然則無名有名者聖人約用以明本迹之同異而道不繫於有名無名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若常守清淨解心釋

神返照正性則觀乎妙本矣若不性其情逐欲而動性失於欲迷乎道源欲觀妙本則見邊微矣欲者性之動謂逐境而生心也言人常無欲正性清靜返照道源則觀見妙本矣若常有欲逐境生心則性為欲亂以欲觀本既失沖和但見邊微矣微邊也又解云欲者思存之謂言欲有所思存而立教也常無欲者謂法性清淨不於言說無所思存則見道之微妙也常有欲者謂從本起用因言立教應物遂通化成天下則見衆人之所歸趣矣微歸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如上兩者皆本於道故云同也動出應用隨用立名則名異也此者指上事也兩者謂可道可名無名有名無欲有欲各自其兩故云兩者俱稟妙本故云同自本而降隨用立名則名異矣同謂之玄出則名異同則謂玄玄深妙也玄深妙也自出而論則名異是從本而降迹也自同而論則深妙是攝迹以歸本也歸本則深妙故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意因

不生則同乎玄妙猶恐執玄為滯不至兼忘故寄又玄以遣玄耳明無欲於無欲能如此者萬法由之而了出故云衆妙之門也攝迹歸本謂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復存與彼異名等無差別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滯於玄本迹兩忘是名無住無住則了出矣注云意因者西昇經云同出異名色各自生意因今不生意因是同於玄妙無欲於無欲者為生欲心故求無欲欲求無欲本離欲心既無有欲亦無無欲遣之又遣所謂都忘正觀若斯是謂衆妙其妙雖衆皆出此門故云衆妙之門杜光庭廣聖義道可道非常道道者至虛至極非形非聲後劫運而不為終先天地而不為始圓通澄寂不始不終聖人以通生之用可彰尋迹而本可悟故以通生之德強名為道也標宗一字是無為無形道之體也可道二字是有生有化道之用也三字之中自立體用體則妙不可極用則廣不可量故為虛極之妙本也散為萬物

不拘一方故用無定方也但宗一道故明萬物皆資道化故不在徧舉高而無上無不包容大也高而無上不滯於上大而無外不滯於外逝也逝往也窮於無窮無所不通遠也虛心守一道復歸之返也返還也此引道經第二十五有物混成章以證此義以此推之不常厥所是為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者正言也標宗一字為名之本可名二字為名之迹迹散在物稱為萬殊由迹歸本乃合於道是知道為名之本名為道之末本末相生以成化也無用則道凝有用則名立天得道垂象清明地得道確然安靜神得道變化不歇谷得道盈滿無虧此引下經第二章以明其義名散無極是為非常名也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虛極妙本末立強名也妙本之始無有無名從本降迹生天地天地資始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大道吐氣布於虛始為天地之本始無有無名者莊子天地篇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言泰初者無之始

也無既無名不可詰之以道不可詰之以名混漠寂寥邈為化主元氣資之以為始玄化稟之而得生故曰無名天地始無名無氏然後降迹漸分兆形由此而天地生氣象立矣太極者形質已具也形質既具遂分兩儀人生其中乃為三才也有名萬物之母萬化者舉其多也品物者眾物也眾物之中道無不在秋毫之細道亦居之故能生三才母萬物萬物道存則生道去則死含養之至不曰母乎大道無異無同無本無迹強立言教而本迹彰矣常無欲至以觀其微夫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即純白不粹神德不全存身者不和此有欲也若欲害之心忘於中即虎尾可履而況於人乎此無欲也有欲者任耳目以視聽勞心慮以為理視聽愈迷為理愈亂可謂見邊微矣無欲者神合於虛氣合於無無所不達無所不通與天地同功乃合乎大道可謂觀其妙矣觀者外以目周覽內以神照微目覽則辯乎有無神照則契乎冥寂

矣人生而靜天之性者樂記篇之語也言性本清靜無欲無營為物所感因境生欲感於外而動於內得不慎其所感哉故聖人制法以檢其邪制禮以檢其亂制刑以檢其過制樂以檢其淫以道制欲所以教民之崇德務善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夫一氣分而萬化生形兆立而萬有作三者之變各而兩之有出於無斯之謂矣道顯而名立名立而欲生此乃有道可言有名可謂有欲之機興於此矣是迹從本而生也者攝迹者棄欲忘名復歸妙本於道忘道於名忘名是謂還本矣徇情者逐欲忘本以至淪滑能返乎物初可與言乎至道矣同謂之玄有欲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地稟中和滋液則賢聖而無為稟濁亂之氣則昏愚而多欲苟能洗心易慮澄欲舍虛則攝迹歸本之人也人皆修鍊俗變淳和則返樸之風可臻太古矣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夫攝迹忘名已得其妙於妙恐滯故復忘之是本迹俱忘又忘此忘昭合乎

道有欲既遣無欲亦忘不滯有無不執中道是以都忘之者爾眾妙門者天門也天門者萬法所生之總名也無有也言萬物出乎無有人乎無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爾徒有其名實無其門故謂之無為之門則無門也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是歸於妙道矣正觀者因修之漸證道之階也前所謂目見者為觀覽之觀也神照者踐行之觀也道亦以三乘之法階級化人從初發心至於極道捨凡證聖故有一十四等觀行之門小乘初開有三觀法第一假法觀對待也第二實法觀謂心照也第三虛空觀入無為也中乘去門觀行有四第一無常觀第二入常觀第三入非無常觀第四入非常觀大乘門中觀行亦四第一妙有觀第二妙無觀第三重玄觀第四非重玄觀聖行門中復有三觀第一真空觀第二真洞觀第三真無觀以此觀行修鍊其心從有入無階羸極妙得妙而忘其妙乃契於無為之門爾無為有為可道

常道體用變舉其理甚明今於體用門中分為五別第一以無為體以有為用可道為體道本無也可名為用名涉有也第二以有為體以無為用室車器以有為體以無為用用其無也第三以無為體以無為用自然為體因緣為用此皆無也第四以有為體以有為用天地為體萬物為用此皆有也第五非有非無為體非有非無為用道為體德為用也又於本迹門中分為二別以無為本以有為迹無名有名也以有為本以無為迹互相明也萬物自有而終歸於無也夫以玄源澄寂妙本查冥非言象可求非有無可質固亦討論理絕擬議道第而設教引凡示茲階級然在於真心感契漸須隨機不可滯執執文拘於學相深心浴德之士勤乎勉哉

道君曰道可道至非常名無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當名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曰時焉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真常也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

古以因存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西王母得而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無名至萬物之母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後生莊子所謂生天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至以觀其微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微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世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微有無二境微妙寓焉大智並觀乃無不可恍惚之中有象與物小智自私蔽於一曲棄有著空徇末忘本道術於是為天下裂此兩者至同謂之玄道本無相孰為微妙物我同根是謂一氣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捨妄求真去真益遠殊不知有物者特名之異耳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小而妙之謂玄玄者天之色也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至玄之又玄所謂色色

者也玄妙之理萬物具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世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孔子之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子以此首篇聖人之言相為終始

王介甫曰道可道非常道常者莊子謂無古無今無終無始也道本不可道若其可道則是其迹也有其迹則非吾之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道本無名道有可名則非吾之常名蓋名生於義故有名也無名至萬物之母無所以名天地之始有所以名其終故曰萬物之母○全義無者形之上者也自太初至於太始自太始至於太極太始生天地此名天地之始有形之下者也有天地然後生萬物此名萬物之母母者生之謂也○雜說無名者太始也故為天地之父有名者太極也故為萬物之母天地萬物之合萬物天地之離於父言天地則萬物可知矣於母言萬物則天地亦可知矣常無欲至觀其微道之本出於無

故常無所以自觀其妙道之用常歸於有故常有得以自觀其微○字說王育曰天屈西北為无蓋制字或以上下言之或以東西南北言之或以左右言之或以先後言之王育之言無是也蓋乾位西北萬物於是乎資始方其有始也則無而已矣引而伸之然後為有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兩者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蓋不能常無也無以觀其妙不能常有也無以觀其微能觀其妙又觀其微則知夫有無者同出之玄矣○全義道一也而為說有二所謂二者何也有無是也無則道之本而所謂妙者也有則道之末所謂微者也故道之本出於冲虛杳眇之際而其末也散於形名度數之間是二者其為道一也而世之蔽者常以為異何也蓋冲虛杳眇者常存於無而言形名度數者常存乎有有無不能以並存此所以蔽而不能自全也夫無者名天地之始而有者名萬物之母此為名則異而未嘗不相

為用也蓋有無者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故非有則無以見無而無則無以出有有無之變更出迭入而未離乎道此則聖人之所謂神者矣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蓋昔之聖人常以其無思無為以觀其妙常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觀其微微妙並得而無所偏取也則非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然則聖人之道亦可見矣觀其妙所以窮神觀其微所以知化窮神知化則天地之道有復加乎此兩者至同謂之玄兩者有無之道而同出於道也言有無之體用皆出於道世之學者常以無為精有為粗不知二者皆出於道故云同謂之玄此兩者同出而異名者同出乎神而異者有無名異也聖人能體是以神明其德故存乎無則足以見其妙存乎有則足以知其微而卒離乎有無之名也其上有以知天地之本下焉足以應萬物之治者凡以此○字說玄而覆入之者玄也故玄

故易曰坤於地為黑又曰天玄而地黃舜曰玄德此聖人之在下者玄德言乎其幽也

蘇頲演曰道可道非常道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為義而禮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

在禮為禮在智為智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名可名非常名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無名天地之始至觀其徼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

徼也若夫行於其徼而不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徼則精而不通矣此兩者至同謂之玄以形而言有無則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為有有復而為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呂吉甫曰道可道非常道凡天下之道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有時乎殆則非常道也凡天下之名其可名者莫非名也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為道而至乎常則心凝形釋物我皆忘夫孰知道之可道而名之可名哉則常道者固不可道也故曰道乃久沒身不殆常名者固不可名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不殆不去是之謂常道無名至萬物之母常無名則無名者道也而天地之所

自而始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太初有無無
 有無名有無則一亦不可得以有無名則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也既謂之一則雖
 未有形且已有名夫名為一而名之者為
 二二與一為三萬物紛紛自此生矣故曰
 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至觀其微和常曰
 明明則無所不見也故唯常為可以觀方
 其無欲也則滌除玄覽而無疵於以觀其
 妙故曰常無欲可名於小矣方其有欲也
 則萬物並作而芸芸於以觀其微故曰萬
 物皆往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此兩
 者至同謂之玄惟小所以見其妙惟大所
 以見其微此兩者其出則同故其名異而
 已其名異也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無
 欲求其所出皆不可得不可得則其所出
 也故同謂之玄玄之為色黑與赤同乎一
 也天之色玄陰與陽同乎一也同乎一固
 妙矣然妙乎一矣未妙乎多也妙乎我矣
 未妙乎物也玄之至之門玄之又玄則同
 者亦不可得同者不可得則一之與多我

之與物莫不皆妙也萬物之所以妙出於
 此而已
 陸農師曰道可道至非常名常名以無方
 為體常道以無體為用無方者無乎不在
 無體者無乎不為有所可道則非所謂無
 方有所可名則非所謂無體無名至萬物
 之母太初有無無有無名無名者太始也
 太始者天地之父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天
 地者萬物之母故曰有名萬物之母言母
 則知始之為父言始則知母之為主故上
 言天地之始下言萬物之母常無欲至觀
 其微妙道本也微道末也聖人之於妙也
 觀之以常無聖人之於微也觀之以常有
 妙在中麤在微言妙則知微之為麤言微
 則知妙之為中故上言欲以觀其妙下言
 欲以觀其微此兩者至之玄無者對有之
 無而常無者非無之無而不為有對也有
 者對無之有而常有者非有之有而不為
 無對也不為無對者非有也不為有對者
 非無也故常無者真無是也而非無常有

者妙有是已而非有故兩者同出而同謂之玄也玄之至之門玄者妙之體妙者玄之用其道至玄人為衆妙之門戶而出入於其間莊子曰開天之天不開人之天開天之天自然也開人之天使然也玄之又玄莊子所謂精乎精衆妙之門莊子所謂神乎神

王元澤曰道可道非常道道者萬物之道在體為體在用為用無名無迹而無手不在者是也故聖人之言常在其一曲雖在一曲而異乎諸子百家者不失理而當於時而已可道之道適時而為時徒不留道亦應變蓋造化密移未嘗暫止息之所是今已非矣而曲士攬英華為道根指遂廬為聖宅老氏方將祛其蔽而問以至理故以此首篇明乎此則方今之言猶非常也名可名非常名生於實實有形數形數既具衰敗隨之其可常乎唯體此不常乃真常也無名至之母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故曰天地之始萬物之母易曰有天

地然後有萬物此言與易之序同據覆載之間方生之物故以天地為先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推而極之有無同體始母之言亦荃蹄也且天地雖大而受命成形未離有無而此獨言萬物之母然則老氏之言姑盡性而已常無欲至觀其微易之陰陽老之有無以至佛之色空其實一致說有漸次耳世之言無者舍有以求無則是有外更有安得為無故方其有時實未嘗有此乃真無也有無之體常一而有有以觀者但見其微欲觀其妙當知本無而本無之無未嘗離有也既曰常無又曰常有者以名有無之不相代無即真有有即真無耳言微則知妙之為與言妙則知微之為粗此法言之體同謂之玄有無本一未有二名自學者言之則有不如無之精既得其道則兩皆至理初無彼此也衆妙之門道有二物自形而下則陽尊而陰卑自形而上則陰先而陽後故道之至處曰妙曰玄妙德也玄色也言色則至矣而蓋有非

色所及故曰又玄萬物皆有妙處皆出於此故曰衆妙之門道一也而為說有二所謂二者何也則有無是也無則道之本而所謂妙者也有則道之末而所謂微者也故道之本出乎沖虛杳渺之際而其末也散於形名度數之間是二者其為道一也而世之蔽者常以為異何也蓋沖虛杳渺者常存乎無而言形名度數者常存乎有有無不能並存此其所以蔽而不得其全也夫無名者天地之始而有名者萬物之母此為名則異而未嘗不相為用也蓋有無者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故非有則無以見無而無則無以出有有無之變更迭出入而未嘗離乎道此則聖人之所謂神者矣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蓋昔之聖人常以其無思無為以觀乎妙常以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觀其微微妙並得而無所偏取也則非神其孰能與於此哉然則聖人之道亦可見矣觀乎妙所以

窮神而觀乎微所以知化窮神知化則天地之道豈有以復加乎雖然觀乎妙者惟以窮神而已而非所以為神也若夫神則未嘗離乎此二者而此二者亦不足以為名也故曰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者同出乎神而異者有無之名異也聖人者能體是以神明其德故存乎無則足以見妙而存乎有則足以知微而卒離乎有無之名也其下則有以知天地之本而下焉則有以應萬物之治者凡以此嗚呼老子之言可謂協於易矣然而卒不與孔孟並者何也蓋聖人之於道未嘗欲有所言也凡所以言者皆出於應天下之變而為中才之不知者言耳以其道雖有無並載而及其言也務詳於有而略於無蓋詩書禮樂春秋之文皆所以明有而及其所謂無則獨易嘗言之而已矣然其說也又必寓之爻象彖繫吉凶悔吝之間而使世之學者自上觀之則見其詳乎事物而得其所以有自下而觀之則見其外乎器用而得其所以

頁面缺損

在無體者無乎不為，無乎不為有所可道，則非所謂無方有所可名，則非所謂無體。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太初有無，無有無名，無有無名者，太始也。太始者，天地之父，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天地者，萬物之母，故曰：有名萬物之母。言母則知始之為父，言始則知母之為生，故上言天地之始，而下言萬物之母。然天下之理，有道有常，道有名有常，名所謂太初有無者，無而已矣。所謂無有無名者，名而已矣。蓋有無則有名之名矣，故無名者，天地之始而已。而其上又有祖也，妙者，道之本，微者，道之末。聖人之妙也，觀之以常，無聖人之微也，觀之以常有，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妙。在中，粗在微，言妙則知微之為粗，言微則知妙之為中。故上言欲以觀其妙，下言欲以觀其微。蓋夫無者，對有之無，而常無者，非無之無，而不為有對也。有者，對無之有，而常有者，非有之有，而不為無對也。不為無對者，非有也不為

有對者，非無也。故常有者，其無是已，而非無常有者，妙有是已，而非有故。此兩者同出而同歸之玄也。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言之以太一。蓋周讀為常，無常有常無也。欲以觀其妙，常有也。欲以觀其微，為其欲以觀其妙也。故建以常無為其欲以觀其微也。故建以常有若夫微妙俱忘而無欲觀之，則所謂建之以常無有者，冥之而已矣。夫是之謂又玄而非特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者妙之體，妙者玄之用。妙者同出乎非玄也。

劉巨濟曰：道可道，非常道。道接於言，則其為道也，可而已。非常道也，常道無可所謂常無欲是也。道無不可，所謂常有欲是也。世道交喪，而老子治一救之，則其適物為可不主。故常以通天下之變而已。名可名，非常名。強名之曰大，則此名者大是也。大名也。道字也，常名無可無可，則無名可名，無不可無不可，則有名名字之玄，其在茲乎。無名至之母，此特言名而不言道也。以

名及字故見無名亦可也天地之始廓然
 冥同則所謂名字者果空在手既有名字
 則適物為可物因可生而無有不可至於
 有可此道所以為萬物之母也常無欲至
 觀其微常無欲即前常道也常有欲即前
 可道也於常無可則謂之常無欲於常無
 不可則謂之常有欲蓋下文言常無名而
 不言常無欲言我無欲而不言欲無欲有
 欲莫非常也以常無欲以觀妙則天地之
 始是也以常有欲以觀微則萬物之母是
 也所謂觀者心有眼焉非持目力而已此
 兩者至謂之玄無欲有欲兩者異名而其
 實同出於道蓋無可與常皆道故也玄者
 晦冥深渺道之色也黃帝曰在天為玄在
 人為道道視之不見而有色者玉觀其妙
 觀其微而言故也既曰同謂之玄玄則可
 道常道迭相待而已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又玄形色非色莫得而觀焉玄之玄與又
 玄之玄非色亦迭相待而已非以前玄為
 累而遺之也衆妙者謂萬物之妙也萬物

皆有妙而皆出於道則道妙萬物也於此
 不言微者以妙及微亦非以前微為累而
 遺之者也
 劉驥曰道可道至之門道言其體名言其
 用可道可名猶百家衆技也各有所長時
 有所用不該不徧非真常也言道常名自
 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
 生天生地者是矣孰知道之可道名之可
 名哉經以謂大道無形生育天地方其未
 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天地之始經
 所謂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及其既有萬物
 則有形之可名故有名萬物之母無名者
 道之妙則無為無形故常無欲以觀其妙
 有名者道之微則有情有信故常有欲以
 觀其微學者當自有以入無由微以至妙
 原始要終未嘗不同故出而異名同謂之
 玄玄者天之色所謂遠而無所至極者也
 玄之又玄則神之又神深之又深入無窮
 之門遊無極之野與虛無同其功萬物之
 妙皆由此出故曰衆妙之門乃萬物之所

係一化之所待也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之淺矣不知深矣知之外矣不知內矣故次之以天下皆知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一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二

添五

致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殿觀事劉淮未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無極院編修丁易東校二

道可道章

趙實庵曰初顯常二〇一絕相顯真〇道

可道非常道道可道形而下者之謂也非
常道形而上者之謂也形而下者道散於
形名度數之間形而上者道隱於空虛寂
寥之地蓋即物以求道道固不可得以其
不可得形器非道也離物以觀道道亦無
所有以其無所有神妙無方也心為道之
體道與心無殊性者心之生心與性不異
心之與性無狀之狀道之與心無物而物
心也性也道也謂之一而分三有也無也
同也裂於三而會一一即云數道豈數乎
一妙而神道豈離數妙則無矣道者豈得
而言哉用即顯明物物無非於道矣所以
形而下者雖可道即非常之道存焉形而
上者雖非常之道而可道之道者矣若夫
形乎真焉真為常道而偽為可道託以虛

實道為實性而物為虛妄且以事理形容庶幾有得雖云常也變實在焉所以言常者常即性之地心即道之用合而言之總謂之常常之體取其不變以其不變故謂之常真常之中流出萬有又常者大也由是觀之常豈不大乎常者聖人之照用也言常不必言道言道不必言常所謂常者道也道者常也必欲言道而不言常非常豈能定一必欲言常而不言道非道豈能顯通常則常存常存者不變通則通物通物者無窮本一體而非二用即一體而具變常且若天豈不常乎陽九之極天有時而變地豈不常乎百六之極地有時而發日豈不常乎日有時而虧月豈不常乎月有時而蝕乾之上九則無首鵬至六月乃云息則知麗乎形者隨乎數者必有窮惟常則無形無形則無數無數則不生不生則不滅自天地至於萬物皆形數者也豈同吾之真常乎故曰可道者非吾之常道常豈不變也不變謂之常可乎變豈不常

也不常謂之變可乎物之生也常與之俱生物之化也常與之俱化生生而不生常固無迹也化化而不化常固自若也自生自化無真常而生化者其能爾乎常生常化本真常而生化不停者也行流散徒不主故常消息盈虛不常故主即萬形而不見在一性以常存窮則變變則通夫天之通時者以此可則因否則變聖人之化者以此用之為天下者號曰神靈行之以利萬物者乃曰明權思之以見元極者謂之微妙運之以因陰陽者故曰神機至於堯用之而仁舜用之而孝禹用之而法江河湯用之而躋聖教雖然用之不同其實一也惟有道之君子不與聖人同憂為能體常○二絕名顯實○名可名非常名以名可命者必有形也道既無形為得而名焉經所謂非常名可名者非吾之常名則常亦有名也常惟不生即是物是物皆可名也常惟不用用即為事是事皆可名也而欲究其生物之本用事之祖了不

可見列子曰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
 所且道有合散性有交辨以無合無無有
 入無間神飛電掣豈可迹哉此不可名也
 故合則同體此之合者合於太虛也散則
 成始以無出有不生者能生精含氣育
 豈可昧邪此之散者散於萬物而成形此
 可名也生陽於子于美見於東南斯道之
 出而交物也生陰於午午美盡於西北此
 道之復而辨物也交物其顯乎顯則萬物
 之名自著矣辨物其隱乎隱則一真之元
 莫覩矣以無可觀者為常名可名者且不
 得而同也以所觀者為可名則常名者亦
 不得而避矣出真入真至道其神乎且孰
 名也哉孰不名也哉○次分有無二○一
 太虛肇一○無名天地之始以道在至無
 玄妙之地湛若常存不與一物為累凡有
 相者皆非吾之常道次言非常名以名者
 在乎形質分量之間隨其美惡未有一物
 而無名凡可名者皆非吾之常名無名天
 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前言非常名則是

常者未離乎名也今言無名以無字破常
 字也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即常道也常
 道者即無名也夫何一理而兩言之謂道
 不可言之者終莫能至道本無名名之
 者終不及質當以非常之常言之固兩言
 也常道常名即言其妙無名有言其真其
 用無名者生天地有名者于萬物凡以顯
 其用也原夫至道之體湛如太虛一物不
 生無名可得至靜之極靜從生動所以一
 氣肇生為物之始謂之觸而非觸謂之成
 而非感本乎虛化神神生氣生是之理然
 是乎恢張道生一一為始萬象之窳於是
 乎均賦有非有也是有一而無非無非無
 也即太始之形始如月魄之在既與有光
 之發源漸始乾坤誰尸造化此乃不為物
 為者也今也以無為妙萬法歸休以有為
 非凡夫自味道隱則無用而致用致用者
 一氣為先法生則用法而不窮元始無極
 一雖墮數通乎數則長生始則有形鍊其
 形而不死夫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則

五行之生數九木三火七金五水十土則五行之始初若得其初則知金木之承元合其成則曉水火之生死木隨子復申宮而始住其胞乾天屬金東方而稱其用事故六爻皆九與木得以同原寄體金方實一家之妙用至于金來乘襲居寅位以氣氤七炁之天處三陽而受孕至于火從兌出亥位得三水土艮興巽方朕兆乃見寅申巳亥女台曰始而不凝氣形質全由此修生而不斷故義殊洪範生數有克而有合理出仙經一則循元而不終故云始也。出自無名○二太極生三○有名萬物之母夫始者造端也未見其生也生者母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此有名也經以無名者始之有名者生之是無出而為有矣爾雅曰肇粗元胎始也坤卦以地道妻道臣道母道也乾始之坤生之是故配夫婦然後有男女有男女則母之名始彰矣故先言始而後言母凡有四說焉一以陰陽言二以天地言三以父

母言四以有無言夫陰陽者氣也氣也者分陰陽也一氣初肇本無陰陽太極既生一氣自析輕清者上升而為天重濁者下降而為地又開天經云天氣已足餘氣為地夫言足者乃見陰陽有定數數足而後分以混元之時雖有陰陽纏鍊未極混而未分則列子所謂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是也又曰元始以玄元始三氣上生三十六天下生三十六地上下合德以為陰陽又曰清者濁之源見乎清靜經陰者陽之澤見乎生神章由是觀之陰陽本乎一氣而自分為二故曰合而分天地之始生也本無父母生於太虛空洞之中結於混沌一氣之內狀如雞子內黃外白其未分也天地孕於靈源及其分也上下判為天地三合成德積九為陽九陽既升餘氣為地故天有九天地有九地大羅三十六天金火土宮三合之數成也中羅三十六天合三十二天四始之數生也救苦經曰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是天之生地

之成合天地之數總七十二以為節候成始而成終也天地者道之垂象道無所寓寓於天地天地無所寓於乾坤故以天為父地為母天地以一氣合而生萬物為父為母始之者則歸之乾生之者則歸於坤始之生之其道一也豈天之形為男地之形為女邪凡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苟未得意象豈盡之是故以一氣而論天地猶坎一之分精神此合而分也由是觀之道為天地之母天地為萬物之母乃可知也

此分而合乾為天為父坤為地為母自天至地八萬四千里自地至天亦然也以卦象論之自復之泰為三陰三陽乾下坤上為天地交泰之時也易曰男女合精萬物化生是也泰者中和也於是中有冲氣焉坤五窈冥恍惚會至真於其中是萬物含生之意也然天地以八萬四千里准之以陰中陽半為春分陽中陰半為秋分亦男女交合之象也雖天之遠地地之遠天非以氣而交和奚有父母之名生生之理也故泰

分則謂之混沌既分則辨為陰陽異姓則合為男女婚媾則合為夫妻易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也故取母以言生夫有而空者物之又無而神者真之原即無名者真空之原也即有名者妙以應物之用也然則真無者豈待有而欲顯其妙乎一氣自析三才自分萬物自植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又謂自然若論使然有自然而無自不然豈免天運地成陰交陽接不有母也寧顯其生不有生也孰認為母經曰道生之道即萬物之母也入而無出而有若有機絨而不能自己有無二致非道而誰立母之名出虛為實立始之日出實背虛一有一無道之妙用無元之一當識太虛返還之功必自於母天地之數離五坎十五五為母散而生萬物者謂之妙有如六戊加坎六已加離生生之理於是可見三辯體二一靜照常體一常無欲以觀其妙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指常道常名為盡妙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使人

絕視聽於名言之外此非有心者可得惟無心者可了乃謂之常道者是也次日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言道有妙用前四句言妙後二句顯用蓋言妙而不言用道無所顯言用不言妙事或障理且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理之必然而聖人觀之存乎見見夫道無色相真絕名言究心必徹於無心詰趣必窮於實趣既虛無之是道何有物之相因不絕見聞寧歸清淨夫清淨者性之本也色相者名之因也性本湛然非名非相離性而相為妄為虛所以名從體相而生相自念心而起真偽兩立道本難原故作經者必王於虛無窮理者當觀於色相緣虛見實從幻妄以知歸有自無生精想塵而成就物無自性所以言虛道乃無名以其非色此莊子所謂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二即常致用○常有欲以觀其微道本不生無非道道降在物物無非真及乎物來歸之道未嘗主此道之真常脫然無累奈何虛玄

泛景一氣自生混沌凝真三才具體著象於天則六氣之回薄成形於地則五行之生成陰陽總其大數八卦定乎四時准則有常變化不已一生一滅在物理之固然不死不生因陰陽而致妙通乎此道必屬至人未達生原徒歸幻滅故常為大本變乃通神自爾不窮造化直指休浮不知死手數者物失其神通乎數者形豈自累所以有無同妙二理俱玄正陳性命之因豈得有為為妄他教則無餘盡物此道見之者昌觀微則在理為粗入妙則即理即事愚嘗探天機陽無陰陰無陽二者相索而始合或言龍無虎有龍見虎而二俱無形或言汞無鉛有鉛見汞同而為鬼隱所以言無言有性命同歸一陰一陽是之謂道造其至妙然後有不測之神此道德之玄玄也故伏羲畫卦知無中之有而其象乃陳孔子繫辭達有中無而惟神不測相因有無不二微妙○四玄同○一權實雙顯○此兩者同出而異名經自無名天地

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顯道降而為物自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分有分無顯出顯入謂道本一致妙用玄彰使人直認本原先以有無二致標之後以同出異名一貫其義此兩者一有一無也同出者同出於道而二名也易大傳所謂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且智徹為明悟有無之一體疑其有二執有物以非無未可立談蓋衆人之情動輒有礙礙即不通說有者不容言無說無者不容言有依此疑中乃分順逆順觀者衆人也指物為有有為見存天高地下川融嶽固五色之粲然音聲之嘈雜名利之崇榮富貴之顯大天倫之結固萬法之鋪張舉皆實有若有人焉指此云虛謂此非實彼方膠固未以色空認妄為真一切衆生隨境易流固名為順指真空為實幻化為虛死生為一富貴為他聲色為邪根親戚為偶聚四大為和合知空本不空知色本不色此逆觀者之所為也蓋順以易如水之就下從之也去而

不返逆則難如策蹇以登山雖苦也而至之則樂此天人之界畔見覺之宗由初分之而恐其異見終合之而使彼同觀有無同出於一天出歿共為之終始莊子曰白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又豈可與之論大同哉○二事理兼融○同謂之玄前言有無同出於一體使人不得以有無而殊觀是固融至理也後家嚴其教故曰同謂之玄同之字從一從一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所以不同一口則是非同矣故大同首離人焉離人則入乎天入乎天則同乎道同謂之玄是大同也且有無二理同謂之玄以無為玄則妙而不可見故玄也以有為可見豈得同謂之玄邪夫萬物於無中出有有中舍無本一性也又何假以不同而同之性理自破色空為初玄離有無為重玄則義漸明矣悟則頭頭是道迷則見見皆殊直以死生為一條不可為一貫千等性智方可造入御解曰妙而小之謂玄玄

者天之色書我曰小而妙之謂玄大而敏之謂俊德藏之則妙而小顯之則大而敏故於聖人在下則稱玄於在上則稱俊妙而小之謂玄誠難言也夫道無形相孰分小大道大天大豈得云小其在物也於小奚分謂之隱以其不形謂之奧以其不測蓋聖人之心體道則妙也出而應物在理則隱在事則顯事小而反為大者注人之耳目也道大而反居小者處心之淵微也小則左右則陰以相之藏妙而不藏用也大則左左則君以顯之顯事而不顯理也故曰妙而小之謂玄五讚美一諸法體妙玄經自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復次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是結前二句義合有無歸於一致又曰玄之又玄初謂見覺相照悟此有無玄同一致乃深識也及又玄之義又非前理可畢經意次第言之也有無生於道道所以司有無者也而有者自有非道之有無者自無非道之無此道主之而不主者也然無

亦出於道有亦出於道無體既玄有體不得玄也蓋無出而為象為數象數入而為滅為無列子曰自生自化是也如是則有無不干於道明矣而有無皆自道出二者所以各得玄也譬如一父二子父子之姓同一豈以父之姓予長而不予少乎此顯道之玄而有無不得不同玄也及用之在人道生乎一一數也始也抱始一之義歸之太無然後見身中用事也豈直以虛言載之邪龍虎交而成聖胎聖胎靈而見真人真人出而乘神光莊子曰上乘神光與形滅亡二妙先衆法又玄諸法從道而生粗之與精一一皆有玄理曰體玄也體之玄未脫乎迹去體之玄離體之用造形而上斯又玄也楞嚴曰妙常寂有無二無無二亦滅此言性也前云經以次第言之次第者即分頓漸頓漸即分大小乘大小乘分列果位如海空智藏論有無之義至妙有妙無為究竟也如性宗論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

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
 空自相空共性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
 性自性空理猶未極不可得空方又玄也
 又玄之字嘆道之深遠二邊不立中道不
 安言默匪窮謂之實際則步不躡虛始為
 真法五一則存乎有得所謂微妙者也今分頓
 漸二門三乘階次以證玄之又玄義今夫
 混元之前無名無象混元既判有象與名
 自無名已前直悟其理則謂之頓若從有
 名之後攝有歸無則謂之漸蓋頓則不立
 一法漸則始於修為修為之門自言教得
 所謂日益益而能損至於又損乃證又玄
 者也在性如是在命亦然衛生之經初自
 於養生次至於長生終至於飛仙頓漸之
 理各有攸趣重玄之義非中小乘本際言
 太上道君曰非空不空亦不空空非法非
 非法非物非非物非人非非人非因非非
 因非果非非果非始非非始非終非非終
 非末非非末而為一切諸法根本無造無
 作者曰自然自然而然不可使然不可不

然又曰所言玄者四方無著乃盡玄我由
 是行者於空於有無所滯著名之為玄又
 遣此玄都無所得故名重玄衆妙之門今
 立頓教名為又玄其義煥矣又以大乘及
 無上乘言之玉清之教為大乘泯迹三清
 為無上乘且如太清九品上仙是入玄者
 也九品上真至玄者也九品上聖又玄者
 也三清俱泯無量玄玄也此皆以性明之
 以道會之經之大意存乎此矣故當部謂
 之圓教性命該攝夫德入而為道性融而
 為命此之命者盡性至命與長生之命又
 不同也夫養生之命非特盡性而已必有
 深根固蒂者存焉又依長生宗分玄之又
 玄列為二門玄者萬物之理具有也出器
 入覺用中顯妙妙中通神此皆謂之玄也
 玄常隱矣以隱為祕祕而不傳故華堂內
 禁之書而測之在入也能測之者是謂見
 機易曰探賾索隱鈎深致遠然物之隱玄
 未若人身之隱玄人身之玄即天機也老
 君曰人身微妙凡世難言謂一切人責遠

賤近不知身中之玄而徒欲窮物於外夫
 身中之玄聖人察陰陽之微而法象乾坤
 為九丹之訣長生之宗謂道要玄微天機
 深遠非至者不能言焉此法出於三皇
 而傳及黃帝厥後繼聖頗多而遺文則略
 獨魏伯陽作參同契正取周易爻象繫辭
 配合乾坤六子運動天地玄機發其闡奧
 辭曰夫修金液太丹先尋天地混元之根
 究陰陽造化之本明水火克復為夫妻認
 金水之情相生為子母故有男兼女體則
 鉛內產砂女混男形則砂中產汞日者陽
 也日中有烏陰舍陽也月者陰也月中有
 兔陽舍陰也故有陰陽反復之道水火相
 需之理造化之道明矣既知其位復知其
 根乃天地混元之根也既取其根又取其
 象乃陰陽十五匹配之象也既得其象復詢動
 靜動靜既明須知其數既知其數乃依刻
 漏刻漏既分須明進退進退既明乃分龍
 虎則南北之界分焉金水之形合焉則大
 丹可修復有法象內外水火有燥濕焉有

鼎室焉有胞胎焉有進退焉有爻象焉有
 水火之候焉有抽添之則焉有諸卦模樣
 焉有離合之形焉如上所舉一一皆隱玄
 妙於其中也須以智窮仍須師授若謂玄
 關秘密置而勿言則長生之宗又安在也
 向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言始
 與母不言終者以意運志是謂得之至於
 畢法定三成之理載金誥玉書之文傳道
 述五仙之宗辨九還七返之要此搜括玄
 玄者也至如小成之人為初玄中成為至
 玄大成為玄玄此見乎修身養命服氣鍊
 丹終以超脫飛昇昇玄究竟皆有漸也如
 彼其性自妄空以至於真空如此其命自
 修生以至於登真玄之又玄其義如此夫
 能無也未能無無也則未可為衆妙之門
 能養氣也未能鍊神也未可為又玄之理
 性存於空命存於實方顯妙門豈目妙也
 曰衆而已○六統象德也○衆妙之門字
 說以三人為衆此非三而止也自天地至
 於萬物目有情以至於無情咸所統焉故

為衆妙之門也蓋至於玄是為盡性盡性則一而已矣又玄則是為至命至命則入乎不死不生然則道者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今以門而言之則道者果有所乎是不然也以門言者不在乎所以道言之性有返動以其返動則以出入而言凡出入而言未見成性也至於成性則無可成者孰出孰入如此然後能會萬有於至虛之地妙一性為不測之神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故出生入死陰符所謂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出機入機良象所謂時止即止時行即行也有出而不懼者則體道也有入而不欣者通玄也又有出入而不知所以為出入者盡妙也則知門者通萬物生殺之理顯衆甫歸焉之宗且萬物受命於無是自無而出有也受命於道者皆妙也故曰衆妙妙如何哉猶之水也犯者必漏凡有道而生者皆有妙也次以謂我從衆妙門而出得乎一也一在我矣我將負此妙而返入歸根復命體乎又玄亦能妙來

者也猶之火也自我而明向物皆明自我而化萬物皆化始也道之妙我也終焉我亦妙物也一至于此道果妙我乎我果妙物乎終進乎不知也邵若愚道可道至衆妙之門大道者至虛至靜無形無名不可以視聽求不可以思議知不可以語言及此無始無終常存不改之道自虛無始化一氣因有一氣之跡是故可道既云可道則非常存之道既有氣之名可名則非常存之名未現一氣已前無形無名之時此即天地之始此不可言之道緣有一氣之名為生萬物之母此可言之道乃知我身從一而有人能以一為法悟入而見大道夫大道者人之真心也一氣者心生之欲也夫真心本來虛靜元無生滅因真心動而為有其名曰欲念也智也幾也識也緣心起欲故隨欲受生既生之後受納好惡攀緣不息著五色殫五音恃強梁居寵辱迷妄為心因執妄心蓋覆一心不明一氣之道若人捨妄去欲

便是一心此心持之則為正得之則為靈
 為萬物之母乃生死之根緣其存欲蓋覆
 真心所以有生有死人能無欲無欲則虛
 靜乃同無名之始便能出離死生故老子
 云常無欲以觀其天地之始此乃出離生
 死之妙又云常有欲以觀其一氣之道故
 為微遠也成之意不可將心求心為有欲
 不可將心滅心為無欲此有無兩者同攝
 為一緣出言為教而分有無之異名有無
 混同謂之玄釋氏謂之二法門又謂之
 中道玄之門以中為法設喻如筌然法從
 心起既起於心繫著在中則非虛靜老子
 恐中道法縛不能捨筌故將又玄以釋之
 學人但不著有無亦不居玄之中道實際
 理地不受一塵則心虛靜乃是無為故不
 須推照以無所得故始是無欲所以纖塵
 不立故名清靜都無作用故名無為無修
 無證故名自然都無一物故名虛靜自在
 無礙故名逍遙一味平常故名恬淡是故
 心無欲則離諸分別離分別故無煩惱心

無欲則無事無我無我則無爭故無咎心
 無欲則離諸善惡離善惡故不拘因果心
 無欲則不著萬物故無生無生故無死夫
 心常無欲者乃眾妙之門
 王志然道可道至眾妙之門道不可言言
 而非也道不可名名而非也謂之曰道可
 得無言乎可道之道非常道之自然可名
 之名非常名之自出常道常名如環之無
 端如四時之行焉未始有極未始有始而
 乍起乍滅代發代興非吾所謂真常者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者道之體常有欲以觀
 其微者道之用而體用每寓之於恍惚有
 無精粗微妙之間固不可以智知不可以
 識識以至視聽迎隨皆不可得云何得之
 有學而知之者未有不學而知之者也易
 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揚子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
 孟子曰自得之自得之則左右逢其原為
 學至於左右逢原之後則何所往而不將
 而所謂得之者得此者也於戲道之妙足

以盡萬物之性道之微足以窮萬物之理
 理性玄同而所謂有無者樂可互觀而雙
 泯之或謂有有無有無無有無者何也此
 言有無相代之如此無即真有有即真無
 有無相因未始有異經曰此兩者同出而
 異名同謂之玄者玄之為色幽而眇赤而
 黑陰陽混蒸同乎一也易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而陰與陽有與無
 同乎一也同乎一矣未妙乎一也妙乎一
 矣未妙乎多也妙乎多矣未妙乎我與物
 也故曰神也者妙萬物以為言者是也玄
 之又玄則一之與多我之與物莫不皆妙
 者也此其所謂眾妙之門故老子以此首
 篇重玄之義至至之理深矣達矣不可以
 有加矣學者所宜盡心者焉

程泰之道可道至非常名無彼此今昔之
 間以莫不然則其能常者也能乎此不能
 乎彼昔嘗如是今不如是則不得謂之常
 矣道之末為德也混然茫然函萬有而一
 之其中所蘊能剛能柔能實能虛能短能

長隨所感以出有萬不同之應而非因所
 應以附麗於一事一物也則亦何所感而
 不能何所施而不運也故無彼此今昔之
 異也知道者得其以而明言之故遂指其
 無或不然者而命以為常也及夫道出而
 為德德著而為名曰仁曰義曰禮曰智固
 皆道之所寓而通傳於事事立之名於是
 有所麗而有所局矣此之德既不可以通
 諸他德而此之名又不可命為他名也故
 凡道之可道者已不得謂之常道則名之
 可名者自應不得謂為常名也無名天地
 之始天地也者總司造化開闢作復在域
 中既極其大矣而老氏又即天地之上別
 立一日而名之曰無且曰此之無者可以
 名為天地之始也諸如此類皆備流疑以
 為虛誣無實者也然而易之兩儀即天地
 也而生兩儀者實為太極太極也者非天
 非地而能該天地以立於總於是時也無
 儀可故無數可數故老氏易其名而命以
 為無也凡老之謂無約其等級則與太極

正相應也極之言至也太極者能極天地之所不至者也無之立名則以未兆為義也未有天地故也名雖異而理正同也其徒亦知後世必疑乎此矣故列子自作之問而自為之答其言曰有形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然則謂無之能始天地也雖列子亦知夫人之必疑矣而自釋其以則曰天地未生之前其於無中有象凡四也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是其存也是皆氣形質具而未離者第可目為渾淪而已也又動又變而後輕清者乃始為天重濁者乃始為地則夫太極也者正其居虛而包清濁以自立於無為無匹之地夫非渾淪而無者耶則老氏立名為無而先乎天地者正應易理也有名萬物之母後章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當其無也用真空然窅然而已而凡有由之以生則謂無之能始天地者尚其可明也及其既入於有則與物何異而反能生物也曰此蓋無之已動而未成其為物者也揆其分際正渾

淪者欲動而未及於出者也方欲名以為無則既異於無矣方欲謂之為物則又未著形質也故參研其衷而名以為有也至號物之盈而名為萬物者則皆形象已凝體質已具者也天地日月雨露山川草木人禽器物皆其明有形質不止僅可名有而已也老氏之形容此有則凡三易其名而實同一理也借數言之則為一一者謂其可以生萬而未至為萬也倣形而言則為象對器而言則為樸曰象曰樸又皆可以為形為器而其形器未及凝結者也是故上之已不為無而下之未至為物則此之謂有者無古今彼此之間而常為物生之祖也故後章又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也莊子物初之論蓋亦由此而立矣老子亦自知此理之難遽解也又嘗由總及散而舉申之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

者方同而未出之初也。先天地生則天地固嘗於此受始矣。獨立周行而繫為天下之母，則信乎無物而不為其子也。此三者極天下之事物，物所從生起皆總是也。凡老氏之書於六經之所以言者，則略之而不竟，至六經之所未究者，則必曲致其詳也。六經言治，至於道則極矣。而老氏自道母天地之上，更有數級，則無也。玄之又玄也，皆其地也。而分際在此三者已上，則皆不可得而道亦不可得而名者也。夫既無名可稱，而欲從此地立言以啓未悟，則將何所寄語也哉。於是超乎可道可名者而別立有無二目以寓其指也。此其立教之總也。此二者既立名義，而其語言所及人人悉可循想矣。言又乎無，則知其所指必在天地之先也。言又乎有，則又知其所指必在萬物之表也。故其書之縱橫曲折，條目不勝其多，而皆不_レ乎有無二義也。然而有也無也，六經實已言之，而其與老語不同者，六經未嘗單言有無也。易之無

思無為無方無體之類，固嘗言無矣。而思為方體，僅相綴屬，未嘗捐棄所附而單立一無也。老氏之初此模也，正從造化未有形著之時言之，則并與夫思為方體者皆未著兆朕也。此其意指殆將自居於無而處六經於既已為物之地也。要其歸則誠高矣。遠矣。疑世無其事而寓其言矣。然其分際甚明，前後具有義例，悉可稽覆。而儒流語脉亦相濳注，非如世之訓釋其書者不分道器，取甚淺之理，駕而入之高妙。其實荒忽無見也。則其尊而抗之，乃所以汨而亂之也。且彼何不淺而驗之以事也。張良之恬澹，曹恭之清靜，文帝之元默，是老教之不行乎周而肇效乎漢者也。其於用老則萬世之稱首矣。然此一君二臣者，豈其於世事而嘗少少去心也哉。特不肯以人欲自累，故其貴無之力雖未盡道，亦足以集虛鎮擾而不入於名事也矣。至於西晉之世，遺棄禮樂，刑政專為無有，而紀綱法度，蕩然不存。晉室因以大亂，故讀老

者必知夫無為之中有無不為者在焉而後可以知漢晉之治同所出而異所效也若夫妄言無行之徒以道流自名而依並虛無以文荒誕偽為飛昇禍福之說則皆老語之所無也推原其所始則神仙之說起於戰國禱祠報應盛於兩漢而八十一章未始有此也世之學者其當以八十一章本語為是乎抑以末世增飾誕語為是也凡君若臣其常以張良曹叅文帝為準乎抑以西晉之放蕩與夫末流之怪傳為可準也此其當鑒當戒昭著而易見者也常無欲至觀其微無之能生有而不自為有者乃能常其無也有之能生物而不自為物者乃能常其有也何者未著形體中無間斷故可常也若夫因造化而得形質出大道而為德仁義禮則皆物也此之為物常凝不散則可名以有散之則無矣故自有已為物之後則凡其嘗著形體者則皆不能自主其有也萬物之並作而芸芸也其歸根而枯禿者可立待也此其已

有者既不可留則復命而靜者一旦土膏春溢凡其芸芸而出亦不能自遏而藏處於無也凡道學之失得與夫輻輳戶牖之具否皆一理也則合世間之有無皆不足以循求大道之表裏也若夫常無也者道之蘊而未出者也常有也者道之已動而向乎出者也是皆物物而不物於物故能總生化而不入於生化也以其居總而體該故大道之本末可以即是而求也其曰妙者居造化之奧而萬有之所自出也是常無所總之地也其曰微者邊際也如邊境處中國之四隅也蓋無之已出為有而有又將出而為物者也故不得為奧而透常為際也二義立而道之表裏有稽矣得常無而即之則可以究萬有所出而見其裏得常有而即之則又可以窮萬物之所生而見其表故老子所以貴夫常無常有者道之表裏於此乎可想也莊子曰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即是理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道即器也器即道也特所形有上下而非判然二物也此之妙微即易之上下矣其舍上下而名妙微者正欲自成一家而其指歸未嘗少有不同也天下之物安有下無載承而能空立其上者耶亦安有有裏而無其表者也此道器有無之相須而明白易曉者也故借之以喻使人知其談妙之中未嘗遺微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常有於常無為微而常無於常有為妙當其已出也則有之與無固可分矣而其未出則混合無間也故曰此兩者同也同即一也一即未為一三可以生萬而未至為萬者也易暨五經論孟皆嘗言一而未嘗言其何以為一也老氏之師弟子則於此特詳矣曰混成曰渾淪曰渾沌皆言其未分今五為二也從其未出而命之以同從其無與匹對而命之以獨自其無或不然者而命以為常則皆主其總而明其以也及其無已出有而未至為物則又立為名稱以明示人曰一曰樸曰象又皆取其函萬為一

者隨所寓而名之故也故老氏言道於此特為詳委是以枝葉雖甚戾儒而儒者不能不資其妙也故夫知道者尚能即異以資其同而淺於道者至謂孔者不為一家則是過其門而不知其中有堂有室者也同謂之玄五色以黑為玄天之色以無所致極為玄太玄指罔之直冬物皆歸根復命而不見畦畛者名之以玄則玄云者窈然深遠之謂也列子之謂易無形埒正訓此也同謂之玄則有與無合渾淪未相判別是可謂窈然深遠也矣若其朕兆微見則無者真隱於無有者實形於有分際既萌不得復謂之玄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萬有之冥於無則既極矣今也進而上之更有玄焉無進而玄則益深矣而玄之上今五更有又玄焉其理何也曰列莊固嘗有所發明矣其在列子則曰有太易者有太初者有太始者有太素者皆氣形質之所資始也凡四降其序而始及夫輕清之天重濁之地則循其序而觀之有之進也為無

無之又進也為玄之又進而加玄也其次第可想也莊子曰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是老氏之常無常有也又曰有未始有夫有無也者是老氏之玄也又曰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是玄之又玄者也皆心見其理而世無其名出意想而強言之也老之言曰寂寥窈冥則實形容夫玄之又玄之狀者也而莊子益復廣之以為昏默溟滓也夫惟常無既可以總會萬有之妙則玄之又玄固其當為衆妙之所出也後章之衆甫也莊子之百昌也衆美也又皆倣此之妙而與之為明也論自有書契以來聖智仁義之機發於易而乎乎五三六經之治自始及今天下賴以為命如五穀布帛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決無可以易而他之之理老氏則設一教必欲絕棄聖智仁義而復諸結繩之始世之以六經為業者相與協合排擯至指其書以為異教然而五千言者常與六經並行終不可廢是獨何也六經明禮法故其所書皆器也而

於道則略老氏窮道未故常遺器不言二者詳略雖異而器實載道道實生器不可折而二之也世之求道者必皆自下學以求上達而上達六經不肯究言也老氏則審整底蘊而暢達之矣故凡學道而微有所見其在六經無語可為實驗則皆並老語以擴發其理故其立教若甚相悖而道常並行蓋有以也嗚呼此理微矣難粹以一語會而通之也大昌今取古今日用最淺而最切者明之則人人可解矣農者天下大本而其業至蠱也六經之教則與之言耕耘收斂之候耒耜鎚之具其可謂形而愈下者矣然而四時之化於此器乎託體焉百穀之種於此器乎成實焉則雖天地元氣其妙入於不可名者亦皆託此以著其用豈容以其具在器而云道不在是也若夫老氏之於道也窮極要妙則有之矣東作西成之政老氏固已絕口不道矣及其著諸書也雖萬物作復芸芸歸根者不勝其變也種獲養伐悉有其具而老

氏曾無一語以及也至於談微闡妙則天地生化之樞道德蘊藏之始尚猶指以為淺直欲究天地之何以得為天地玄無之何以能為玄無乃為稱愜其意則此一教似不與六經相麗矣然大昌嘗由其言以探其所不言由其不肯明言以求其所不容不言則德仁義禮未嘗不存賦稅兵刑雞犬舟車未嘗不具則其言雖嘗貴無而未嘗遺有也此之首章極於玄之又玄則又超衆妙而司其出矣而有之觀微也亟與妙且無者對出而偶立則是有也益也何嘗相二也聖智仁義亦何嘗可棄也用此而請老語則至無之中實常該有造妙之初必由踐迹不可誣也

黃茂材曰道可道至非常名常之為言長也久也道與天地相終始其為長久豈人所能言哉若使可得而道可得而名則是世人之見何足以為常經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惟有一而已何以與名對老子之意欲詳以長久之道示人者耶無名

至萬物之母天地之始其果無乎若其果無孰從而始無名非名無非無也不可得而名故爾及其既有其果有乎示強為之名爾經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又曰有物混成皆強名也母者謂其能生物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先天地後及萬物其言次序如是常無欲至同謂之玄經言不欲寡欲可欲多矣今若曰無欲有欲則與經之言相符然無欲謂之常可也有欲謂之常可乎曰自有物以來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皆因為欲生復生生寧有盡時故有欲亦謂之常人和無之出於道而不知有之亦出於道夫豈知有無同出於玄者哉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南伯子葵謂女偶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三五副墨之子聞之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聃許聃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夫道愈微而愈有愈窮而不可盡女偶聞而至疑始玄之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二

又玄可見於此所以為眾妙之門也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三

卷六

註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天太府寺海軍提督阮維修丁易東校正

道可道章

詹秋圃曰道可道至之門道可得而名言其道此非常久自然之道名可得而定名此非常久可貴之名道不可以抑揚立論於是上言無能名者天地混沌之始有可名者萬物生育之母故常無欲而動心於內自足以觀其要妙常有欲而動情於外但足以觀其趣微此兩者同出於道而微顯異名故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而無不通是可以造其眾妙之門戶矣道妙難名故此章內則以有名而為生物之母以常有欲而為觀妙之微以同出謂玄玄之又玄而為造妙之門夫曰母曰微曰門豈非由精達粗由體道而達妙用也歟
張冲應曰道可道至之門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人不能體此自然之道而尚經術政教之道以希榮顯利

達之名所謂道者世所得而道非長久不可磨滅之道也所謂名者世所得而名非遠久不可形容之名也體其不可名之道則為無名體其可名之道則為有名無名則其道大猶天覆地載混然其初而人不知其覆載之原有名則道小猶萬物萌拆善善惡惡而各有所名其善惡之振是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也人生天地間以血肉為軀心統五官運乎此體體道之際有能即我無欲而靜之中以觀不可道不可名之妙即有人欲而動之外以觀可道可名之微則我得其要而知夫人之所趨徼者矣此人我有無之欲同出於此心而異其名同謂之玄也我視無欲貴之為玄人視有欲亦貴之為玄觀人有欲之玄反觀我無欲之玄是為進修大道之要地斯曰衆妙之門

張靈應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本無名以悉化而得名悉出於無則無所可名天清地寧道從此始悉結為有則

有所可名枝葉種類各宗其母悉以化物物以寓道人也只是一物原其始守其母這便是入道處

白玉蟾曰道如此而已可道非常道可說即不如此名強名曰道可名非常名謂之道已非也無此即道已名天地之始道生一即是天地之初有一生二二生三生萬物故有名萬物之母一無生萬有萬有歸一無故常無虛心無念欲以觀其妙見物知道知道見心常有守中抱一欲以觀其微身有生死心無生死此兩者萬有一無一無亦無無中不無同出而異名萬法歸一一心本空同謂之玄道非欲虛虛自歸一人能虛心道自歸一玄之又玄虛裏藏真無中生有衆妙之門悟由此入用之無窮

廖粹然曰道元始可道字之曰道非常道不是尋常所言道者名太上可名強名曰道非常名不是汎汎所稱名者無極名天地之始太初肇生有大極名萬物

之母動靜互根常無這拄杖子時時提掣
 欲以觀其妙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
 中暢於四肢常有只這童子多守成欲以
 觀其微隨肢體點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
 道此兩者同一氣所生出而異名前三三
 後三三同謂之玄其歸一揆玄之又玄○
 ◎如是如是衆妙之門散一成萬衆萬歸
 一生生不窮之妙
 陳碧虛曰道可道非常道夫道者杳然難
 言非神口所能辨故心因焉不能知口辟
 焉不能議在人靈府之自悟所謂之無為
 自然也今標道者已是強名便屬可道既
 云可道有變有遷有言有說是曰教典何
 異糟粕嘗試舉揚不可沈默且從訓釋曰
 道通也言萬物得之無所不通無所不達
 亦曰道蹈也取道路以為稱也說文曰所
 行道也一達謂之道先賢今人體而行之
 故曰道也至于仁義禮智信五常皆道之
 用也用則謂之可道可道既彰即非常道
 常道者自然而然而隨感應變擬物不窮者

也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智索但體冥造化
 舍光藏暉無為而無不為默通其極其嚴
 君平曰可道之道道德彰而非自然也又
 曰今之持者畫不操燭者為日明也夫日
 明者不道之道常道也操燭可道之道彰
 也夫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可
 道之道也若乃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
 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
 鬼神帝生天生地者常道之道也五千文
 之蘊發揮自此數言實謂淵之又淵神之
 又神也名可名非常名夫道者體也名者
 用也用因體生名自道出既標其名即可
 稱用稱用既立故曰可名可名既著即非
 常名常名者謂其應用無方支離其德也
 嚴君平曰可名之名功名顯而非素真也
 夫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
 大夫視之猶衆庶此真守常名者也故道
 常無名此之謂也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
 指其道而言之也夫萬化未作無其強名
 但妙本之始既降渾淪之卦將離則易之

太極生兩儀也嚴君平曰無名無朕與神合體天下恃之莫知所以變於虛無為天地始此體道者也有名萬物之母有名者指天地而言之也天施地化茂養萬物亭之毒之如母養于故曰有名萬物之母也夫大道者第六真豈繫於有名無名哉且聖人約用立教以明本迹之同異爾凡日新之道皆曰無名是故始萬物者為無名成萬物者為有名也嚴君平曰有名者之為化也尊道德貴神明師太和則天地故為萬物母此用道者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欲者逐境生心也妙者要也又微之極也微者邊隅也大道邊有小路曰微又歸也夫虛無之道寂然不動則曰無欲感孕萬物則曰有欲無欲觀妙守虛無也有欲觀微謂存思也常謂真常即大道也無欲有欲即道之應用也夫道本無物物感道生且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上士知微知彰觀其未然已盡其妙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中士因循

任物見其群材乃得其用故有萬不同真理難測但規其邊微耳又解曰夫人常體大道之微守清靜之要復性命之極不為外物所誘則志意虛憺可以觀道之要妙造微之至極嚴君平曰心如金石形如枯木默默隅隅志如駒犢者謂無欲之人復其性命之本也且有欲之人貪逐境物亡其坦夷之道但見邊小之微迷而不反喪失真元先賢或以謂無欲者體道內觀化及群品無所思存忘其本迹也謂有欲者從本起用施于可道立教應物成濟眾務見物所終了知歸趣斯乃前以約身為說後以化民為言修身治國理無不備也此兩者同此者指上事也兩者謂可道可名無名有名無欲有欲也俱蘊于寂然不動湛爾之源第六體用未彰善惡都泯故云同也出而異者出謂從本降迹可道漸分雖起自一人之心而五常之用殊別賢愚有隔遷變萬端壽夭存亡其名各異故曰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淵者深妙也真

也天也所謂天者自然也言此無名有名無欲有欲皆受氣於天稟性於自然中和濁辱形類萬狀蓋由淵之又淵神之又神所謂自然而然而然也若乃通悟深妙洞達冥默者是謂有淵德者也故嚴君平曰玄之又玄此之謂歟衆妙之門謂道域也夫大道曠蕩無所制園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也約身而論出則同衆人入則爲妙本舉教言則衆真講妙而出群聖蘊妙而歸化導無方湛然惟一獨立不改是曰知常既有出入之由故曰門耳莊子曰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入有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斯亦謂衆妙之門也

謝圖南曰道可道至常名何謂道經曰道法自然則道者自然而然而非可以使然者也道本無名名之曰道者以其四通八闢可以共行知道路然孟子曰道若大路正謂此爾可道者猶曰可行也可名者猶曰可稱也天下何莫由斯道而百姓日用而

不知則可道可名之中又有非常之妙存焉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與行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此曰非常者其亦不可知不可能者歟無名至之母未有天地先有此道而道之名未立太極既分天地萬物自道而生有母之義而道之名始顯夫物之生雖有萬不同而爲母一也蓋嘗論之有形者有形形者有化者有化化者形者形矣而形形者未嘗形化者化矣而化化者未嘗化道之名乎後天即先天之未名者也古往今來形生氣化無有紀極是孰使之然哉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寂兮寥兮獨立不改無爲而無不爲無在而無不在豈非所謂無名者乎豈非所謂非常者乎吾故曰形形者未嘗形化化者未嘗化故常無至之門道母萬物而人亦天地之一物也人本道以生則道在吾身矣故以有欲無欲反觀乎吾身之道老子此言修身之本也妙者在內也本也微者在

外也未也人之一身所恃以立者惟精與神經曰竊竊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信方其無欲則寂然不動精神混合故可觀其妙及其有欲則感而遂通精神相離故可觀其微精生於玄玄者天也天一生水水性潤下自乾為首而至於坎為腎此玄實相流通也故曰同出異名由微入妙則玄之下者復返乎上可與入眾妙之門矣桓凱曰道妙之門實崑崙之上然則當於乾為首者求之蓋嘗論之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而然者也人稟陰陽之氣以生有欲無欲亦其自然者也精神同出本乎一天自妙而微天者人矣譬之於水天一所生其源本同自源徂流同者始異故微者其流也妙者其源也玄之又玄則沿流以遡源而與吾之天者一矣昔黃帝西遊歸而失其玄珠使明目人離婁求之不得使罔象求而得之知黃帝之玄珠則知老氏之玄玄矣

林慮齋曰道可道至之門此章居一書之

首一書之大旨皆具於此其意蓋以為道本不容言纔涉有言皆是第二義常者不變不易之謂也可道可名則有變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則無變無易有仁義禮智之名則仁者不可以為義禮者不可以為智有春夏秋冬之名則春者不可以為夏秋者不可以為冬是則非常道非常名矣天地之始太極未分之時也其在人心則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智之名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其謂之天地者非專言天地也所以為此心之喻也既有陰陽之名則千變萬化皆由此而出既有仁義之名則千條萬端皆自此而始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母者言自此而生也常無常有兩句此老子教人究竟處處人世之間件件是有誰知此有自無而始若以為無則又有所謂莽莽蕩蕩招殃禍之事故學道者常於無時就無上究竟則見其所以生有者之妙常於有時就有上究竟則見其自

無而來之微微即禮記所謂窾於山川之窾也言所自出也此兩欲字有深意欲者要也要如此究竟也有與無雖為兩者雖有異名其實同出能常無常有以觀之則皆謂之玄玄者造化之妙也以此而觀則

老子之學何嘗專尚虛無若專主於無則不可兩者同出矣不曰同謂之玄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此即莊子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但贊言其妙而已初無別義若曰一

層上又有一層則非其本旨衆妙即易所謂妙萬物者也門言其所自出也此章人多只就天地上說不知老子之意正要就心上理會如此兼看方得此書之全意

范應元曰道可道非常道道者自然之理

萬物之所由也宋大可道者謂可言也常者久也道一而已有體用焉未有不得其體而知其用者也先體立然後用有以行老氏說經先明其體常者言其體也可道者言其用也體用一源非有二道也今夫仁義

禮智可言者也皆道之用也人徒知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而不知其體之一則是道也分裂四出未流不勝其弊也惟先知其體之一則日用常行

隨事著見無有不當皆自然之理也如是則久而無弊矣故凡道之可以言者非自然之道也夫常又自然之道有而無形無而有精其大無外故大無不包其小無內故細無不入無不通求之於吾心之

初則得之矣人物莫不由此而生聖賢莫不體此而立然此道雖周行乎事物之際相傳乎典籍之中而其妙處事物莫能雜言辯莫能及故人鮮造詣於是老子應運垂教不得已而發明之豈容離乎言哉故

首曰道可道非常道意欲使人知常又自然之道不在言辭當反求諸已而自得之於吾心之初也名可名非常名者猶人之有名也凡名之可以名字者皆其可道者非常又自然之道也且如萬物生來未

常有名亦只是昔人與之名以分別之爾
 萬物有形固可以道可以名惟常又自然
 之道為萬物之母而無形故不可道不可
 名也無名天地之始天地之先元有大道
 渾淪未判孰得而名有名萬物之母渾淪
 既判天地人物從此而生聖人見是萬物
 之母而無形故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
 大因其無名強為之名俾一切人假此有
 名探其無名以復其初也故常無欲以觀
 其妙常無絕句觀去聲諦視也妙微妙也
 常又自然之道自古固存然而無形無聲
 微妙難窮故謂之常無則欲要使人以觀
 其微妙也惟人也由此道而生為萬物之
 最靈誠能回光反視於吾身之中悟一真
 體雖至虛而物無不備則道之微妙可得
 而觀矣如是乃知一理包乎萬殊凡物凡
 事不可違自然之理也常有欲以觀其微
 常有絕句觀平聲微循也境也歸也大道
 自然化生萬物在天則成日月星漢等之
 象在地則成山川草木等之形在人則成

身體髮膚等之質故謂之常有則欲要使
 人以觀其境也惟人也中天地而立為三
 才之一果能仰觀俯察於兩儀之內悟萬
 物形雖不同而理無不在則道之境致可
 得而觀矣夫如是乃知萬殊歸於一理凡
 物凡事固當循自然之理也此兩者至謂
 之玄兩者常無與常有也玄者深遠而不
 可分別之義蓋非無不能顯有非有不能
 顯無無與有同出而異名也以道為無則
 萬化由之而出以道為有則無形無聲常
 常不變故曰常無常有也無有之上俱著
 一常字乃指其本則無有二深遠難窮
 故同謂之玄也竊嘗謂有無固不足以論
 道然自其微妙而言不可不謂之常無自
 其著見而言不可謂之常有分而言之妙
 是微微是顯合而言之無與有同出而異
 名妙微皆一道也此老氏所以兼有無貫
 顯微合同異而為言也人能如是觀之則
 妙與微相通物與我渾融表裏洞然本無
 留礙亦無差別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常

無所以賢者觀之愈有以自信而愚者窺之亦不至乎疑而得也蓋其心嘗慮曰彼道妙者非中才之所能及彼能及之者又將不言而自諭苟為不度其如此而惟妙之欲言也則是使學者坐而惑之老子者知有無之相為因而以為無有者本也故其言詳於無而略於有夫無者無言可也而可以詳言乎彼老子者既以異乎孔孟矣而王弼又失孔子之旨蓋其說以無名也天地之始夫神者天地之至難名者也而天下既名之以神矣然物豈有無名者乎又以為常有欲也以觀其微夫欲者性之害者也易曰懲忿窒慾而老子亦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苟為有欲矣則將沉溺轉徙喪我以逐物而莫知所守矣又何微之能觀乎此之不察而曰吾知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吁可笑哉

劉仲平曰道可道至之母太極之所待者道也天地之所待者萬物也萬物之所待者天地也夫有所待者非所謂道乃道之

積也至無而無名者道也離無而無名者太極也入有而有名者天地也太極冥乎神而名不可得而識者也乃道之妙也天地著乎象而名可以載者也乃道之微也二者皆出乎言也常無欲者之所觀見乎妙而已矣常有欲者之所觀見乎微而已矣惟無欲者之所觀可以通於玄也或曰非此之謂也謂無者所以名天地之始而有者名萬物之母也謂常無者欲以觀其妙而常有者欲以觀其微也曰非也讀之者誤也謂有者可以名萬物之母而謂無者豈可名天地之始乎謂常有者可以觀其微而謂常無者豈持觀其妙而已乎夫有始則有終而不可命之無常無則至無而不可命之有噫知此則其知玄矣常無欲以至之門常無常有言有無相用不可偏而不舉也常無者欲以觀其道之妙常有者欲以觀其道之微妙言本微言末未與本俱能觀之然後見其道矣常名以無方為體常道以無體為用無方者無手不

所以異於物處在天地間則謂之無謂之
 有在人之身則謂之無欲謂之有欲若併
 以無有字絕句却亦未當此兩者同出而
 異名同謂之玄其名雖異其出則同也玄
 者深遠之義而又結之曰玄之又玄衆妙
 之門者若曰是道也沖漠無朕至深至遠
 而動靜陰陽之機萬事萬物之變所從出
 也老子言道先於此章亦莫要於此章但
 吾聖賢語道曰無聲無臭無體而不直謂
 之無耳若以下章有物混成者推之彼豈
 直以道為無哉言無言有意不相害知道
 者默而識之然後知無極而太極之言至
 為精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
 薛庸齋曰道可道非常道寂然不動常道
 也感而遂通可道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
 中常道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可道也常
 道體也可道用也自誠而明體之於用也
 自明而誠用之於體也文玄先生曰讀老
 子不知體用難與入矣名可名非常名無
 名之名常名也有名之名可名也無名至

萬物之母道本無名先天地故云始道既
 有名生萬物故云母常無欲至觀其微無
 名有名言其道無欲有欲言乎人無欲觀
 其妙靜而觀其體也有欲觀其微動而觀
 其用也不知體用則微妙皆一偏也此兩
 者至同謂之玄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
 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若使異同
 一致微妙兩忘可以謂之玄矣玄也者道
 之本理之極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固
 難知知則猶有所待故以又玄捐去之若
 夫玄而不玄物我融然大同萬化皆由此
 而出矣
 休休庵曰道可道至非常名虛明湛寂無
 相無名空而有靈是謂真空有而無相是
 謂妙有真空妙有靈妙無窮大達者尊而
 稱之曰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可以說也
 非尋常之道妙道也大道也妙也者大包
 無外細入無內無為而普應無私無始而
 靈妙無竭無相而現一切相無名而立一
 切名大也者无極无上至尊至貴為一氣

之母是三才之祖名可名也

三才之祖名可名也

名者妙道也大道也三才之本也何謂

大本靈妙氣清者剛在上成象曰天靈妙

氣濁者柔居下成形曰地得靈明至真中

和之氣其剛柔者人也虛明靈妙在人曰

心為一身之主為萬法之王亦曰性即命

也天命之謂性者久也無名至之母無相

而極虛明有靈而無聲色一氣於其中發

現是謂天地之元始三才由是而立三生

萬物故有名萬物之母世界成矣萬物雖

殊承恩一也大道無為至德顯矣道體也

德用也用無體不生體無用不妙無為而

有妙用者道也常無至之門老子以自利

之皆普利世人曰常捨諸緣一念不生絕

無所欲以觀其妙自妙至玄廓達大道儒

以大道曰大本指其要曰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中字是寄宣此道也不可以字義

倫如標月指也向一念未萌時著眼乃可

倫如標月指也向一念未萌時著眼乃可

以大道曰實相曰真曰如來地

法忍指其要曰不思善不思惡曰

先自看忽然悟明三教之旨見道一也常

有欲以觀其微者舉念之際機將發時見

聞覺知中動靜施為處返觀靈變亦可悟

達所謂常無欲是無念從理入常有欲是

有念從事入有念無念同出於心而名異

矣同謂之玄真心無相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玄之又玄者極虛明而不可以智知不

可以識識絕思議無譬喻真空妙有陰陽

妙此發現三才自此而立萬物自此而生

三綱五常法度刑政治世語言工巧伎藝

資生之業種種德行出世經書力量神通

光明壽量智慧辯才玄機妙用清淨世界

濁惡世界總由是而出現故曰衆妙之門

褚伯秀曰道可道至之門道本至無不容

稱道所可道者御世之迹道本至寂無以

命之所可名者強為之辭人非生知理籍

言教因迹明心從權顯實使之進道復常

而階乎玄妙也夫道寓於物混成無間此

久自然之道亦不可以名言今既強字之曰道矣且自其微妙而謂之常無又自其著見而謂之常有復自其本之有無不二深遠難窮而同謂之玄是皆不免于言焉玄之又玄則猶云深之又深遠之又遠非無非有非異非同不知所以然而然終不可得而名言分別之也然萬化由斯而出各各具妙故曰衆妙之門老氏憫夫世人逐末忘本沒失真源不得已而應機垂訓又恐人溺於言辭弗能內觀故復示人以深意必使反求諸已欲其自得之而入衆妙之門以復其初又能體是而行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同歸于一也唯人為萬物之最靈誠能反觀則是道也湛然常存夫何遠之有此章直指此心之初自然之理使不感於有無同異得意忘言昇玄及妙乃入道之門立德之基實一經之總也宜深味之

徐君約曰道可道至之門首四句言道不可以言語道說不可以名字題號但古之

知道者欲因言語以示人則不得不立為名字非其本來固有也故次四句承上而言曰無者所以名天地之始曰有者所以名萬物之母始者謂未有天地之先專言形而上之道道不可謂之無然無聲臭無形狀借此而強名之耳夫既名之曰道矣又曰無名可乎萬物之母謂既有天地之後兼言形而下之器道非至此而後有但既麗於器則有實迹有定位對無而為言耳若指此為有名何者為無名乎以名字絕句義理不通又次四句則言體道之人反求諸已先以故字發之常無欲則純是道理生而靜者也於此而觀其妙妙者微妙而不可見然謂之觀則必有昭然而不昧人所不知而已獨知者常有欲則是人心感物而動者也人自稟生賦形而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皆有所當然而不能無於此而觀其微微者循也亦謂邊境盡處循其心之所欲而極其所至之境有以觀之而不至於淪陷也是道與器不相離人

云太始太始者謂有氣而未成質也漸而云太素太素者謂有質而未成形也漸而云太極太極者謂形質已具既極則判輕清之氣上昇爲天重濁之氣下凝爲地中和之氣爲人緒餘土苴散而爲萬物其神功妙用廣大恢洪莫可紀極太上說經無言而言故強爲之名曰道也夫道者雖有情而有性然無思而無爲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然其用也大得之而成大小得之而成小以言乎適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爲聲之聲爲響之響爲形之形爲影之影方者得而靜圓者得而動無適而不通無可無不可故云可道也非者無也常者定也蓋道之爲用應化多端無有常定在天爲天在地爲地在四序爲四序在五行爲五行太空不可言其無品彙不可稱爲有方而不規圓而不矩來

者莫見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千變萬化無適而不有也老君曰道非在我萬物皆有之昔東郭子問於莊子曰道惡乎在莊子曰無往而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蓋道之爲用無乎不在初無常定故云非常道也名者道也或曰道本無形何名之有然以此而言之則固有是說也以愚之所見豈得無名乎蓋太上說經以明夫道著書立言以啓迪後人不假其名將何以言之蓋名不正則言不順是以名之耳清靜經云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此庸之所以云名者道也蓋本此耳可名者亦道也蓋道之用覆天載地高不可際深不可測植之則塞乎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卷之而不盈一握舒之而愜於六合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弱而能強大包無外細入毫芒可

久可大隨圓隨方萬物以之各得其宜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此大道之用也蓋道之為物無往而不在無適而不可以道名之不亦可乎故云可名者亦道也非常名者亦道也蓋道之在天地間萬於事物無有定名在四序則名春夏秋冬在四大則名火風地水於五行則名金木水火土在五常則名仁義禮智信在天文則名日月星辰在地理則名山川河海在日則名為晝夜晦明在人則名為視聽言動在萬物則名榮枯消長在一氣則名動靜剛柔名有不可勝數多皆道之發施初無定名故曰非常名也無名天地之始無者道之體也蓋道之為體出於太空之先隱乎空洞之中無光無象無色無名無形無緒無音無聲玄黃未朕太朴未渾但寂兮寥兮惟恍惟惚耳所以經稱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既云不可見聞於視聽顧非無而何耶老君曰道象無形端恍惚亡若存譬如種木未生時不見枝葉根此皆無之為說也始者

亦道也當其太易太始之時天地未根日月未光幽幽冥冥無祖無宗三色混沌乍存乍亡迨至運推數極三氣開光氣清萬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清積滯成地九氣列正日月星宿陰陽五行人民品物並受生成此庸之所以謂天地之始乃道也本此說耳有名萬物之母有者道之用也蓋道之為用從不中有夫不有者無也無則必有有者太極是也太極判而然後有天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悉自無而方有自無而有也非道而何耶故云有者道之用也母者道也何以言之易繫曰盈天地之間者萬物且如根莖而植柯葉而茂芽而萌總而實翼而飛足而走鱗而躍喙而鳴且啄息而食且鬻千態萬狀皆自道而生夫誰稱生我者父母今既云萬物之母非道而何內觀經云有以無為母無以虛為母虛以道為母道者萬物之母也是非之

謂數常無欲以觀其妙常無者道之體也。蓋大道之體故常於無當其混沌太無之時在上則無高天無日月無星辰無雲霞無霧露無雷霆無風雨無霜雪不過杳杳而冥冥在下則無厚地無山川無河海無溪谷無草木無獸無禽無人無邦國不過默默而昏昏乃大道之體故云常無也。妙者道之體也前所謂常無之說是也。常無者謂其寂然不動也。然其寂然不動之體淵微莫測蘊奧難見此其所以云常無耳。然夫此理人皆有之但於妄念頓除之頃。默然靜坐之時心若太虛一毫無翳當此之際道即我矣我即道也。豈不妙歟。欲觀者謂探索其蘊奧也常有欲以觀其微常有者道之用也。謂混沌分判天地裁形三光。恭布於上穹五緯經躔於分度陰陽升降寒暑往來雨露雷濡風雷號令五行生剋四序推遷至如九州八紘五湖四海國王侯伯鄉社人民草木山川群類萬物常盈於天地之間皆道氣周流不息方能常

有故云常有者道之用也。微者道之用也。前所謂常有之說是也。然則何謂常有哉。如天長地久四時行百物生未嘗有一息愆期故云常有也。且人身者號小天地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日號日月髮為星辰四時五行陰陽升降卉木叢林萬物皆備人能觀天道之體道之用而行之則此身即道也。道即此身矣。此兩者至之玄兩者謂微妙二字本同一箇道字上流出故立異名以彰其體用。故云同謂之玄也。然道之為體雖杳冥無形然有體則必有用也。如無極者乃其體也太極乃其用也。體者靜也用者動也。何以言之。濂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一動一靜互為其報合而言之乃道也。故曰同謂之玄也。玄之至之門此太上讚道之辭也。玄者謂道之為物微妙難思心困焉不能知口闕焉莫能辯竭西江之水不足以書其善窮宇宙之口不足以稱其玄難議難思至玄至妙

一言以蔽故云玄之又玄也。衆妙者萬物也。門者理也。理者道也。且夫天地之間凡一物各有一理。凡一理各有一門。門者出入之戶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世稱八萬四千門，門各有其理，獨此一門萬理兼該，無物不備，稱衆妙之門也。

揚智仁曰：道可道至之門，道者本無名字。始先天而不為始，終後天而不為終，可道則非也。常道者日用常行，昏道也。飲食衣服，其具皆道也。名者天地未始無名，可稱古云：真作一物，即不中，若可名，即非謂道也。名者曰天地，曰日月，曰陰陽，曰萬物，曰人，曰鬼，皆謂之常名也。無名天地之始者，乃無極也。無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故謂之無極，謂之始也。有者太極也。形象備見是太極判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天無欲而四時朗，清人無欲而湛然常寂，此乃返觀之妙也。人若有欲者，於應機接物之間，無忘回光返照，此兩者同出。

而異名者也。乃曰用發主動靜之間，玄妙備於斯矣。莊子曰：夫道者有情有性，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於道也若尊於德而威於天。故曰：玄古之於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止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君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

道惠真經集義卷之三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四

涉七

疑遠大師嘗德遊玄妙觀撰於觀事劉惟未編集

開別舉矣夫所寄海原極處院繕丁易東校正

道可道章

喻清中曰道可道至之門道者太極之全體萬理之總名鴻濛肇判蓋極既莫強而名之曰道其所謂道未嘗不可道也而道之精微道之玄妙則非常人之所能道天地亦道中之一物有一物必具一名輕清而上浮者則謂之天重濁而下載者則謂之地昭乎可觀者為日月燦然有象者為星辰人皆得而名之而其所以輕清所以重濁所以久照而不息其理安在常人執得而名之夫子言性與天道以子貢之聞一知二且不可得而聞況不如子貢者乎聞且不可況得而擬議之手嗚呼夫子聖人也子貢其常常者耳程伊川嘗指食卓問邵康節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康

節之子伯溫記之但云極論而不言所論云何使後之學者竟莫得聞其梗槩此豈常人之所能道常人之所能名耶太極未分冲漠未朕其名未立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始者指其初而言也名既立矣陰陽有陰陽之名萬物有萬物之名則千變萬化皆自此而出千條萬端皆自此而生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母者生之所自出也猶坤稱母萬物資生之謂也常無常有是句讀道之為物靜無而動有不於無處不足以見其妙不於有處不足以見其微妙玄也要也又微之極也微邊隅也大道邊有小路曰微微歸也欲者要如此也善學道者常於無時就無上究竟者蓋欲觀其極致之妙常於有時就有上究竟者蓋欲觀其旁出之微有無對待同出異名皆謂之玄玄者妙之極不可以言語形容也不特謂之玄而曰玄之又玄亘古今窮天地妙有萬不同出而有出此門也入而無入此門也儒齋林氏釋此章謂道本不容言纓涉

有言皆是第二我常者不變不易之謂也
可道可名則有變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則
無變無易其說高矣子細玩味謂可道者
非常久之道則可謂可名者非常久之名
則未可盡於下文有名萬物之母一句微
有窒礙故也大槩道字靜而重可道常道
二道字動而輕名字亦然此章居一經之
首老子示人之大旨學者造道之極功皆
基於此該經者宜細繹之

晉六虛曰道可道非常道道開口觸諱了

也如未解且聽為蛇畫足矣原夫泚泚泚
泚無形無名開闢以來自古固存大智不
能測神口莫能言聖人默而知之不忍後
世無聞強以道字為無形無名者之寓使
得有可稱而通達於後學也故曰道取其
通達之義雖然此既其文而未既其實耳
實之一字須要各人自誠自悟自證其於
道也方有實用若然者可與天地並久可
與日月並明否則惟事文理言論為至猶
寒者說衣綾錦觀者言鮑珍羞是則美人

聽聞全無實濟其於道也豈能常存乎故
經曰道可道非常道可道既非常道則道
之一字分曉要人自得之耳名可名非常
名夫道之一字亦是無形無名者之名也
如不造其實惟徇其名可名之名飄風然
驟兩然焉能久而不已哉無名天地之始
言天地之始始於無名者也有名萬物之
母言自有天地之名事事物物皆由斯道
而生母生也此兩則語乃聖人勉人窮理
盡性之大旨吁人生與天地一也如母之
理奚殊焉胡為不究哉故常無欲至觀其
微此二句聖人為後世開示悟入之門俾
學者於此探索必有所造何哉常乃常道
也無欲有欲常道之動靜也觀察也妙微
妙也微歸也晏子曰微也者德之歸也夫
寂然閑居無思無慮常道之靜也於此可
以察見常道微妙之本體故曰常無欲以
觀其妙有感即通應事接物常道之動也
於此可以察見常道應變功用之所歸故
曰常有欲以觀其微明其體達其用知其

歸聖人之學備矣苟不知其歸流而忘返
 衆人也知體而不知其用一偏之士也未
 悟其體而能飾其用者理學也體用兩明
 千轉萬變道無不在者至學也此兩者同
 出而異名此兩者乃指前有無妙微也同
 者同於常道也異名則兩者之名也常道
 未發無有無妙微之分是所同也發出則
 有無妙微之名列矣是所異也故曰出而
 異名同謂之玄人能知是兩者未發之同
 可謂學造深遠矣玄深遠也故曰同謂之
 玄夫行遠者必有所至今所造雖遠然未
 有至處則所造未至乎極玄之又玄衆妙
 之門又玄則所造之至極矣至極則謂之
 衆妙之門也衆妙之門五千至言無量妙
 義悉由是出聖人開是門者意其後學有
 進入之望過門而不入者固不在言倚門
 而議者常有之也言至于此河呵踴躍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矣
 李是從曰道可道至之門道存心中日用
 平常隨機應變無處不在安靜無為是真

常之道也可以別外妄求有為動亂其心
 執著他事者非其平常之道也道本無名
 從此一氣生出天地萬物有名為萬物之
 母也人心未兆無知巧拙造出萬般器物
 立名是心生為萬物之母也常無欲以觀
 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者常無受欲回光
 返照以觀其本性真妙也常有欲以觀其
 求生行徑循微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者
 無欲入於靜有欲出於動動靜機同其本
 原故有異名也同謂之玄者同其本心未
 發彰時難料也玄之又玄者常人之心難
 測況聖人之心乎機懷深奧探賾不得也
 衆妙之門者應變萬事從此出妙用則無
 窮也
 蘇敬靜曰道可道至非常名道天之道也
 名道之名也天之道如可指為世人之道
 則非吾常行之道也道之名如可指為世
 人之名則非吾常用之名也天道一自然
 而世人之道則有帝道王道霸道之殊道
 之名一清靜而世人之名則有仁義禮智

信之異老氏道爲自然名爲清靜固與世人之所謂道所謂名不同也老氏生於衰周蓋見當時王道已衰霸道將起思以天道自然爲治見當時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若仁若義若智若信壹是紛紛思以清靜無爲爲化故有非常道非常名之言其學至漢文曹參用之能致安靜之效寧一之歌西晉不善用之而稔成清談之禍亦各隨其所用之何如耳無名至萬物之母太極渾淪天地且無名非天地之始手雖未有天地而天地已具於太極之內故曰天地之始天地肇判萬物方有名非萬物之母乎既有天地而萬物即生於天地之間故曰萬物之母常無欲至以觀其妙太極亘古今有理無形無則爲妙矣故欲以無而觀其妙天地生萬物亘古今常有則爲微矣故欲以有而觀其微微遠微也萬物之生當窮其四邊而觀言其生周焉也有生於無無能生有老子爲善以有無二字立言蓋見易書詩春秋皆說有吾

今說有生於無無能生有固是高矣遠矣却不知墮於虛無然以老氏之書觀之亦未盡爲虛無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如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如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如佳兵者不祥之器如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如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如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言皆中理蓋老氏言無而不道於有易詩書春秋言有而或遺於無豈可樂以清靜無爲言之哉此兩者至謂之玄兩者有與無也同出於道而有無之名各異同謂之玄玄者玄妙也二者名雖不同皆極其妙無能生有無之妙也有生於無有之妙也其理玄妙同謂之玄則不可以有無論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泯有無而謂之玄則又不可謂之玄矣謂之玄之又玄可也無能生有有生於無天下萬善衆妙集焉皆從此而出非玄之又玄乎

吳璣中曰道可道章道果有物乎吾不得而知之也道果無物乎吾亦不得而知之也然則道果何物乎蓋道之六原出於天

天即道也天地間惟道為大實在人物未生之前及其生也於是道之名生焉吁道

第百字哉周至昭王時老子著道德五千文揚周之良人物滋復世道險欲一挽

為釋方之風故於第一章首論道極有常道常名者無微妙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等語其旨隱而不露其言近而弘深自漢

迄今解者不止百家各出己見按不敢妄言異說亦不敢以經子史為證祇就老子書中尋究庶不差誤仁義禮樂政刑兵法財貨未賢治國安民之理諸家解已詳悉大學老子一書教人於無形無影處加存

養體察之功於念頭動處乃生死之機總著念却又不是欲母意母我兩至其極此其所以異於吾儒之所謂道也善乎文公朱紫陽之語曰老子一書中涵仙意祇是自家占便宜清靜無為而已斯言蓋老氏

第十四卷 道德經真義

之旨矣老子之所謂道非世上尋常之道也其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迎之而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此老子所謂道可道非尋常之道也老子之所謂名非世上尋常之名也故其言曰吾不知其名

強為之名又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明名曰希此老子所謂名也可名尋常之名也故繼之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既非常道又非常名若有若無有無互用有者不滯於有無者不泥於無無不

在先有不在後生而不有為道之母故於無上觀道之妙於有上觀道之微妙與微有與無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者幽深之義非取乎色玄之又玄幽深而不可究詰衆妙之所由出門者有無出入之門得

其門者寡矣夫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道為萬物之奧無有入手無間豈不為衆妙之門乎老子首章首論道樞以有無二字貫常道常名為一書之旨獨於道字上不十分

說破一書間見迭出按反覆沉潛至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喟然嘆曰一乎一乎其為道之根柢乎是一也歛之則無散之則有莊周曰人得一萬事畢信斯言也道果生於一矣果能此道矣致虛極守靜焉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出入生死入水火貫金石乘虛御風此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此下士聞之大笑也吳筠稱深於道者無如五千文豈欺我哉

崇元畢曰道無極而太極體虛用實內約外博可道非常道萬古不變一真悠久曰常道常道無可言者也非無可言也不言之言也不言是體四時行百物生是用這生底行底便是不言之言要知此理須向靜中默會个活潑潑地底是誰方會得不言之主宰脩道以性為體以命為用養神則性靈養氣則命固神是默言于中而不能言于外者必假氣以發言也氣是聲言于外而亦密言于中者必忘言以養神也

此是虛處做實用口說不成故曰可道非常道若工夫成了時道出來底真是常道名體虛難名可名非常名只喚做道已是強名纔有可名便非妙道無名天地之始混沌以前有名萬物之母用從體出母乃用名其用無窮故常無欲以觀其妙至神難名曰妙反觀乎內而無可欲者潛其神也常有欲以觀其微循小道曰微動觀乎外而欲有為者施諸用也此兩者至玄之又玄同出體也異名用也體既玄妙用又

玄妙衆妙之門此門乾坤闔闔處體用出入處惟無欲而靜觀者方會此門本一庵居士曰道可道至衆妙之門道無在而無不在以為無耶天地萬物出焉以為有耶無方無體之可言所可見者常而已常者無始無終無今古非有非無而該乎有無非闔闔往來而行乎闔闔往來者也以可道為道以可名為名何足以盡此常哉既曰道又曰名者道其隱而名其著也又名者所以形此道也謂之無非無其實

也無其名而已謂之有非有其實也有其名而已故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人之生也實始於父而成形於母故天地萬物亦父於無而母於有妙猶妙有之妙微歸也列子死者德之微張湛注謂微者歸也是也蓋方其未有一物之先森羅萬象之理已具及萬物散殊之異未有不歸於一本者故體道者常無欲以觀其妙所以存其神而感通天下之故已會於寂然不動之中常有欲以觀其微所以觀其復而歸根復命之常已見於芸芸並作之際是以知微知顯反約於博執要以御物而道在我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故曰此兩者同出而異名玄者深遠之義同謂之玄言聖人與道為一貫精粗兼動靜超於兩而有無不足以名之故寄之玄若曰深矣遠矣而無能名耳此大而化之之事玄之又玄則聖不可知之神矣出入往來莫適而不妙故曰衆妙之門常在釋氏為真常妙在釋氏為妙有常無常有即空色色

空之意同謂之玄則所謂不屬有無者也捨遺○嚴君平曰有名非道也無名非道也有為非道也無為非道也無名而無所不名無為而無所不為○太平光師曰有對則名異絕待則玄同忘玄之玄則曰玄玄○秉文曰此章明重玄之極致非但可道非道不可道亦非道莊子語默皆不足以盡道非但道常無名有名無名亦不足以盡道無名者道之似也有無皆不足以盡道故又寄之重玄

諸子旁證○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屢屢乎聞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喞之而噴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

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
 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
 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循異名
 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陳抱一解
 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世之學
 者罕見關尹子書而多以百家之言及臆
 說解之愈不能明老子之旨關尹謂使有
 道不可言則道與言為二惟不可言即道
 則言與道為一學者驟觀非有道不可言
 多誤認為有道可言若有道可道則當云
 有道非不可言不曰非有道不可言也今
 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是則翻老
 子之言以明老子言外之旨也此言翻之
 則曰非有道不可道不可道即道既翻出
 不可道即道則翻出道可道非道矣道可
 道非道即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也或者
 猶疑可道為口道之道愚又翻經言以曉
 之曰如曰空空非真空使其可空即是
 有物室而不空之處豈謂之真空乎知空
 可空非真空則知道可道非常道矣或者

喻曰如心心如性性皆可用功以人為而
 道獨不可以人為故不可以道道也向非
 翻言外之言吾終世不能明老子之經旨
 矣世人又多校常字轉為將謂老子有非
 常之道然老子立此常字者政恐世人疑
 吾所謂道有異乎人也殊不知此乃通天
 下之常道爾猶強名曰道者猶天下之常
 名爾是道也通天徹地亘古亘今無往而
 不在繞開口言則去道遠矣故曰二也繞
 指此強名之名為可名則非名矣惟不可
 名故假常名強名之猶曰非有名不可名
 不可名即名也是則不可言即道不可名
 即名即老子可道則非常道可名則非常
 名之意也然則老子大聖人也其言如天
 之不言之言非有大聖人如關尹子者曷
 能復以不言之言發明其言外之旨哉然
 關尹子既發明不可名言之旨天又恐世
 人謂道不可名言則可以惡而得之故又
 曰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與上意同
 噫可言可思皆人也不可言不可思皆天

也然則人與天果何以異觀乎曰人皆可
 曰天然則人與天果可以同觀乎曰天物
 怒流人事錯錯然有相若而回者有相戾
 而闕者有相勿而似而非者或爭而日以
 心圖或介而不交於物或覘而呵叱之或
 噴而呼喚之或去而離之或要而合之天
 物人事不齊如此豈可以同觀哉今欲以
 人之言思及之譬如吹影鑿塵徒勞心耳
 是道也聖智造之猶迷鬼神測之不識惟
 其不可為故曰天不可致故曰命不可測
 故曰神不可分故曰玄合是四者強名曰
 道老子言道道之以常無欲以觀其妙常
 有欲以觀其微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
 之門關尹子恐學者徇異名析同實而並
 以天命神玄四者異觀之故於此章重言
 即一物中可知天蓋神致命造玄物物
 皆然人人本具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
 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也是則或
 曰妙或曰微或曰玄亦物物皆然人人本
 具惟得之者契其同有之實忘其異謂之

名至於玄之又玄可以入道矣○莊子曰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
 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
 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
 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
 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始有無之其
 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以本為精以物為
 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
 之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大一以濡弱
 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夫子
 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主於時無常之
 行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
 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者不知非常
 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古者被髮而無
 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
 天下非其空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
 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
 可繫而從也及其長也鳥獸蟲蛇皆為人
 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

求其便因其患則採其備各以其智去其
 可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
 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
 非常名也五常異道而覆天下三王殊事
 而名立後世因時而變者也譬師曠之調
 五音也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
 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
 中而知規矩鈎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
 王之制不宜即廢末世之事善者即之故
 聖人之制禮樂者而不制於法故曰道可
 道非常道振窮補急則名生利起害除積
 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
 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
 道推誠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
 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
 名非常名也著之竹帛鏤之金石可傳於
 人者皆其蔽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
 心異路而同歸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
 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
 之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

石潭曰道可道非常道此一段有兩說不
 同有以首句道可道之道為可得而言之
 道而常道為不可言之道者有以首句道
 可道之道為老子之所謂道而常道為常
 人之所謂道者然首一道字以為可得而
 言之道則是老子反以世之所謂道者居
 一篇之首而此道字乃非老子之所謂道
 也豈老氏以道名篇而首一字却言世所
 謂道乎若以首一道字為老子之所謂道
 若曰吾所謂道非常人之所謂道亦似矣
 然如此則常道兩字乃指世人之所謂道
 若孔安國書序中所言之常道也但下章
 有知常曰明之語而本章又有常無欲以
 觀妙常有欲以觀微之言豈以常字為常
 人之常也哉兩說皆似有病今再三紬繹
 而思之蓋首一道字與下常道字皆是言
 道之體持可道之道字則指世人所謂道
 而言之若曰吾所謂道者非世人可以指
 言之道也若可指言之道則非吾所謂自
 然之常道矣所謂常者言其無物不有無

時不然亘古亘今常存之道也世俗之所謂道者若夫子所謂小道孟子之所謂道二之道也蓋儒者之所謂道乃日用通行之道而老子之所謂道乃專指虛無自然者為道故也名可名非常名此一段亦有兩說或以上名字為世俗之名或以為道之名其意之別亦與前段同今但以前段例之則此上一名字與下常名字亦如前二句皆言道之名也蓋道本不可得而名今所以名之曰道者乃強名之若其可得而名則其名各有對待如下章所謂美惡難易長短高下不得以為常非吾所謂常名矣故知此二句只是解上二句便是後章強名曰道之意爾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一段亦有兩說有以無名有名斷句者有以無與有斷句者以無與有斷句似乎為矣然下章有道常無名始制有名之說不知亦可以如此斷句乎是知古人以無名有名斷句者為是蓋大道之體沖淡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以其沖淡

無朕不可得而名故曰無名雖曰無名實為天地之始也以其萬象森然已具其理有可得而名故曰有名既曰有名則為萬物之母矣始者言其所自出有坐於無故曰始母者言其已有兆朕如胚胎之已具者也故曰母此始即如易之所謂太始母者如易之所謂成物也但易主乾坤而言此則專主道而言耳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一段亦有兩說有以無字絕句者有以欲字絕句者以有字無字絕句者本於莊子蓋莊子天下為言建之以常無有者正指此段常無常有之說也然老子後章又自有常無欲三字連說者則豈容以無字斷句哉以欲字斷句則於莊子有礙以無字斷句則於後章有礙然莊子最得老子之真者也豈後章無欲字特偶然同於此章不可為例耶然既兩說皆有所本則不容棄一說而取一說也蓋以無字有字斷句者言道體也言無欲有欲者言人之體道也常道隱於無故

於無處可以觀其妙常道顯於有故於有處可以觀其微妙者言其不可名者也激者言其有可名者也若欲字斷句則人常能無欲可以見其常無之妙此猶大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常於有欲處則可以見其常有之微此猶大易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於無欲而見其寂然不動之妙於有欲而見其感而遂通之微則道之體用得矣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此即儒者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說也兩者有與無也道以無爲體以有爲用兩者皆出於道所謂一源也而有無異名無即微也有即顯也唯一源故無間也同謂之玄者謂之有不可謂之無亦不可以爲有耶則其體似無以爲無耶則其用似有故謂之玄玄者有無不可分之謂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莊子曰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有名者即莊子所謂有有者也無名者即莊子所謂有無者也玄者有則不可謂之

有無亦不可謂之無既不可謂之無則未始有無者也既玄矣又玄焉則莊子所謂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也玄者不可以有無言玄之又玄則又不可以玄言焉雖玄之又玄矣然一理之中萬理寓焉衆理之妙無不由茲而出故謂之門夫以一理而出萬理此似與儒者之道同矣而與儒者之道卒不同者蓋儒者以事物爲主而道寓於器此則以虛無爲主專以道爲精而超乎事物之粗故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四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五

澤八

魏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學事劉惟本編集

前朝奉大夫府中簿兼樞密院編修丁多東校正

天下皆知章

考異

河上公作養身章趙實
當作其常融攝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妙本生化入兩觀之不
同此章明樸散異名因萬殊而逐境逐境
則流浪善化則歸根故首標美善妄情次
示有無傾奪結以聖人之理冀速還淳之
由

杜光庭曰夫悠悠衆趣蠢群生涉境起
情去道逾遠聖人憫其忘返啓此妙門前
明兩觀之殊自無而入有此標六者之感
因事以相傾能知逐境之非不隨流浪之
變則可以言虛心實腹之漸矣

張冲應曰道先手身而包乎天地也人體
此自然之道而行之則神存精固勿與物
逐不逞其才不貪其名畏益就損因近懼
遠則萬禍潛消而身得其養矣故養身所
以次于體道之章此河上公之釋也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
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
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
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
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弗居是
以不去

考異 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萬物作焉而不
辭一無為字一作後之相隨萬物作焉而不
成而弗居夫惟弗居弗居弗居弗居弗居
一無而字是以不持功成而不居夫惟弗居是
河上公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自揚美

便顯彰也斯惡已有害亡也皆知善之為
善有功名也斯不善已人所爭也故有無
相生見有而為無也難易相成見難而為
易也長短相形見短而為長也高下相傾
見高而為下也音聲相和上唱下必和也

前後相隨上行下必傾也是以聖人處無
為之事以道治也行不言之教以身師導
之也萬物作焉各自動也而不辭不辭謝
而逆止生而不有元氣生萬物而不有為
而不恃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功成而

弗居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夫惟弗居夫惟功成不居其位是以不去福德常在不去其身也此言不行不可隨不言不可知矣上六句有高下長短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

王輔嗣曰天下皆知至前後相隨美者人心之所進樂也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美惡猶喜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門故不可得偏廢也此六者皆陳自然不可偏舉之明教也是以至之事自然已足為則敗也行不言之教至為而不恃智慧自備為則偽也功成而弗居因物而用功自被成故不居也夫惟至不去使功在已則功不可久也

唐明皇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美善者生於欲心心苟所欲雖惡而美善矣故云皆知已之所美為美所善為善美善無主但是忘情皆由對執有無分別難易神奇臭腐以相傾奪大聖較量深知虛妄故云惡已○疏天下者舉大凡言凡在天覆之下

也夫者心所甘美也善者身所履行也言天下之人皆知已心所甘美者為美已身所履行者為善故論甘則忌辛好丹則非素共相傾奪竟起是非皆由興動於欲心所以透成乎美惡聖人知美惡無主但是妄情妄則不常故云惡已已語助也注云神奇臭腐莊子云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是也故有無相生○疏此明有無性空也夫有不自有因無而有凡俗則以無生有無不自無自有而無凡俗則以有生無故云相生而有無對法本不相生相生之名由妄執起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皆空故聖人將欲究其迷滯是以歷言六者之惑難易相成○疏此明難易法空也此以難故彼成易此以易故彼成難亦如工者易於本而難於陶甄匠易於埴而難於木故云難易相成若同其所難則無易同其所易則無難難易無實妄生名稱是法空故能了之者巧拙兩忘則難易名息亦如美惡無定故也長短相形○疏此明長短

相空也以長故形短以短故形長故云長短相形亦如鳥脛非短以鶴之長故續之則憂鶴脛非長因鳥之短故斷之則悲見長短相形猶如美惡既無定體是皆妄生形相既空名亦空故特未定也高下相傾

○疏此名高下名空也高下兩名互相傾奪故稱高必因於下又有高之者稱下必因於高又有下之者又高則所高非高又下則所下非下如彼代間凡諸名位遞為臣妾亦復無常是皆空故故無定位音聲相和

○疏此名和合空也五音相和成曲者誰總衆聲則能度曲如代間法皆和合成即體非真是皆空故將欲定其美惡豈云遠觀之談前後相隨

○疏此明三時空也日夜相代故以新如彼投足孰為前後則前後之稱由相隨立名名由妄立詐識其神過去未來及以見在三時空故旋旋遷改亦美惡無定名也六者相遠遠為名稱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由妄情有此多故是以聖人至之教無為之事無事也

寄以事名故云處不言之教忘言也寄以教名故云行也

○疏是以者說下明上也夫飾智詐者雖拱默非無為也任真素者雖終日指揮而未始不晏然矣故聖人知諸法性空自無矜執則理天下者當絕浮偽任用純德

第八百姓化之各安其分安分則不擾豈非無為之事乎言出於已皆因天下之心則終日言未嘗言豈非不言之教耶萬物作焉而不辭令萬物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

○疏作猶動作也辭謂辭謝也言聖人善化無事無為百姓不知爰遊爰豫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故擊壤鼓腹而忘帝力人忘聖功也生而不有至不居令物各遂其性不為己有各得所為而不負慎如此太平之功成矣猶當日慎一日不敢寧居

○疏令物各得成全其生理聖人不以爲己有令物各得其營爲聖人不恃爲己功如此太平之功弘濟日遠猶宜慎終如始不敢寧居此聖人自忘其功也云日慎一日尚書文也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夫惟不敢寧居而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勿居而不去○疏彼聖人者稠直如髮慎終始本末不衰未嘗寧居而逸豫是以日新其盛德忘功而功不去光宅而天下安故云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杜光庭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至斯不善已天下之人知道者稀常俗者衆知修身者寡徇物者多皆知美善為是而莫能為皆知不善與惡為非而莫能革故聖人歎之故云惡已不善已夫戴仁仗義抱道守謙忠孝君親友悌骨肉非美善之行也皆知之矣而不能為反於此者乃不善之行也皆知之矣而不能革況於修無為之道乎故可歎也妄者非真實之義也因境起念隨物生情不守道循常即為妄矣神奇臭腐者莊子知北遊篇黃帝謂知曰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地一氣耳聖人貴一也此明神奇臭

腐物之偏性百氏殊學九流異門逸執是非互生滅否理身理國能無為任物一以貫之臭腐神奇自然無二矣故有無相生老君歎彼常徒迷正道妄生對執滯此幻情故明此義以祛其執執者著也執有即斥無執無則斥有執難則斥易執易則斥難執短即斥長執長即斥短執高即斥下執下即斥高執後即斥前執前即斥後有此執故皆非究竟故經云執者失之但無偏執自契中道便入玄妙正觀之門難易相成夫難因於易非易無以知其難夫易因於難非難無以彰其易循環倚伏遞為之用審而明之於難無滯於易無執即可以語其釋物通乎中道矣工者巧技之稱也陶者和土為器也各擅其伎則為易更而使之則為難也長短相形夫物之形也有短長之相夫事之興也有難易之法化之起也有有無之變俱自然也若拘常俗之見則長者不得不長短者不得不短有無難易在茲乎滯之則為執通之則為道

惟有道者能無滯爾鳧鶴之喻亦莊子駢拇篇之辭也謂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也此斥世人不任自然之旨也高下相傾夫高下之設名形勢位性智才業萬殊之中皆有高下則不獨拘於名位也但高忘其高下忘其下各安其分守以天常則無傾奪之事矣臣者男子之卑稱妾者女子之卑稱卑伏於人故稱臣妾○疏指名位之說蓋以廣戒群情也言尊卑之道各安其分不相傾奪則保其始終若棄卑而慕其尊名厭下而圖其高位不安素分禍敗隨之故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可不戒哉音聲相和夫天地噫氣而衆籟作焉律呂和合而衆樂生焉聲之作也美惡隨之故有安樂怨怒哀思慙慙之別也然此別者人事強而隨之政化因而應之於達觀之士忘其善惡矣隨變責實謂之妄情美惡都忘方為達道達道之士雖天地之大萬物之殷猶無有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心感於物而形

於聲聲相應故成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故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是以先王慎其所以感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心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音聲之道與政通矣官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慙慙之音也理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壤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墮五者皆亂遞相凌謂之慢鄭衛者亂世之音比於慢桑間濮上者亡國之音其政散其民流夫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也知音不知樂者衆庶也唯君子能知樂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不知聲者不可以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者幾於禮矣

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舞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四者害於德非正聲也春秋晏子對齊景公曰先王之濟五味以和五聲以平其心以成其政聲亦如味矣一曰氣須氣以動也二曰體舞象文武也三曰類風雅頌也四曰物以四方之物成器也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六律者黃鍾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者夾鍾林鍾仲呂應鍾南呂大呂也律主於陽呂主於陰也七音武王伐紂所製也自午及子製七日為七音八風八方之風也東方曰明庶東南曰清明南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闔闔北方曰廣莫西北曰不周東北曰融風也九歌者六府三事九功之歌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成也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而後幾於道矣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製樂以賜諸侯理國之道以音而知理亂故吳公子季札歷聽三代古今

之樂而知其興廢也修身之士閑視返聽以聽無聲然後可與言道矣前後相隨前後之別生於變動也不變不動誰後誰先既有相隨乃分前後達觀之士泯爾都忘世間之法彰其別耳投足者舉步之謂也步之舉也孰後孰初明於此者乃絕前後之竟矣老君傷憫世俗流蕩不還爭起妄情忘其中道歷指六事以化愚迷耳夫中道者非陰非陽無偏名也處天地之間傲然自放所過而安了無功名而反乎道本雖堯桀之殊生死之變是非之別壽夭之異榮賤之隔哀樂之感動古今之遞代皆忘之也不知堯桀之殊忘堯惡也不知死生之變忘有無也不知是非之別忘難易也不知壽夭之異忘長短也不知榮賤之隔忘高下也^{第十}不知哀樂之感動忘音聲也不知古今之遞代忘前後也處乎無是之鄉立乎不疾之途遭之而不達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以德偶而應之以道也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此了乎中道之

士忘前後之別忘變動之機矣是以聖人
 至之教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謂之聖
 人也略而言之凡有五種第一得道之聖
 太上老君諸天大聖是也第二有天下之
 位兼得神仙之聖伏羲黃帝顓頊少昊堯
 舜是也第三有天下之位而無得仙之聖
 殷湯文武是也皆廓清六合不言昇天矣
 第四博瞻之聖無天下之位者周公孔子
 制作禮樂垂範百王而無九五之位而皆
 具天地合德之美也第五有獨長之聖而
 無博瞻之名亦不具上衆美者謂伯牙師
 文為鼓琴之聖子卿綏明能蒸之聖鍾期
 延州知音之聖韓娥秦清謳歌之聖龔叔
 丈擊智洞之聖離朱師曠視聽之聖張芝
 鍾繇草書之聖今經中明者指言理天下
 之聖也理天下之聖垂衣裳恭己南面而
 已矣何為哉所謂處無為之事也原天地
 之美達萬物之理順四時之行君無為於
 上物自化於下可謂行不言之教也理國

如此則人安其居樂其俗與道合矣萬物
 作焉而不辭聖人之於萬物也萬物自古
 而固存豈待為之而後存哉物自得其生
 盲動作也爰遊爰豫太玄經之詞言上既
 無為其下自遂故閒暇也擊壤者壤土也
 莊子馬蹄篇云赫胥氏之時民含哺而嬉
 鼓腹而遊也不知帝力者王充論衡曰堯
 之為君蕩蕩乎人無得而名有年五十者
 擊壤於路鼓腹而歌曰鑿井而飲耕田而
 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此衆
 庶之忘聖功也生而至不居夫聖人處物
 不傷於物物遂其生物遂其生聖人有不
 之而恃其功任自然也處至順也夫功者
 王功曰勲輔成王業若周公也國功曰功
 保全國家若伊尹也民功曰庸施法於民
 若后稷也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夏禹也
 理功曰績制法成理若咎繇也戰功曰多
 尅敵出奇若韓信也生成萬物者玄功也
 其功深遠曰玄也功成而不居所以全無
 為之功也日慎一日已具疏解言聖人有

及物之功不自伐自恃惟恐失其所以贖其功故曰加慎不敢寧息爾寧安也慎謹也聖人無為其功廣大物遂其性不失其宜天清於上地寧於下四海平一泰然而寧是太平之謂也夫惟至不去夫惟者發句之語也謂上不有不居之事也夫聖人十二威加四海而不為有澤被萬物而不為惠功格天下而不為已德冠四時而不為主忘懷於至道合志於虛無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天下樂推而人不厭故其志不去矣王者不妄於喜怒則刑賞不濫金革不起矣不妄於求取則賦歛不厚供億不繁矣不妄於愛惡則用捨必當賢不肖別矣不妄於近侍則左右前後皆正人矣不妄於土地則兵革不出士卒不勞矣不妄於萬姓則天下安矣物得其分不恃其功無為不恃之利信哉博矣稠直如髮詩小雅都人士篇之詞也言情性密微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

道君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已道無異相

孰為美惡性本一致孰為善否有美也惡為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十三有善也不善為之對故曰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則美與惡異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善異擇聖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不得尚何惡與不善之能累哉故有無相生至前後相隨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為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形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聲音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為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為以適已性長非所

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所寓而去道也遠矣是以聖人至之教處無為之事莊子所謂無為而用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為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乎萬物之上化萬物而物之不能累歟萬物作焉而不辭至不去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萬物作而不辭自生自化自形自色各極其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蓋萬物而不為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覆載天地彫刻衆形而不為巧故曰為而不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認而有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已無居物莫能遷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王介甫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夫美者惡之對善者不善之反此物理之常惟聖人乃無對於萬物自非聖人之所為皆有對矣故有無相生至相隨有之與無難之與易高之與下音之與聲前之與後是皆不免有所對唯能兼忘此六者則可以入神入神則無對於天地之間矣一字說無從大殊從亡蓋大殊者有之極也有極則復此於無者矣老子曰有無之相生是以聖人至之教聖人觀有之有對於是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聖人未嘗不為也蓋為出於不為聖人未嘗不言也蓋言出於不言生而不有至功成不居生之而不有其生為之而不恃其為功成而不居其功此三者皆出於無我惟其無我然後不失已非惟不失已而又不夫人不知無我而常至於有我則不惟失已非惟不失已而又不夫人功成則居居則與去為對聖人不居上之三者然後道之常在於我而不去也

蘇頌曰天下皆無至前徒相隨天下以
 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宜信美且
 善哉彼不知有無難易長短焉下學音前
 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為
 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
 以為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
 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是以聖人
 至之教當事而為無為之心者當教而
 言無言之之意者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
 離於先後之數法美非善非不善而
 天下何足以知之萬物作焉至不居萬物
 為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為之而未嘗
 有未嘗待至於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此
 則無為不言之教其為美且善也豈復有
 惡以善繼之哉夫惟至不居聖人居於
 於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
 之喜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
 言哉此則居之至也

知美之為善善之為善而欲之知惡與不

善而惡之然自道言之則雖美與善皆離
 乎道矣自出於道言之則雖惡與不善皆
 非道之外也由是觀之則美斯惡善斯不
 善豈虛言哉故有無相生至相隨天下之
 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之謂有無之相生
 難事作於易而亦由難之故無難是之
 謂難易之相成有鶻脰之長而後知有鳧
 脰之短有鳧脰之短而後知有鶻脰之長
 是之謂長短之相形以高為是則百谷為
 川瀆之源則高有以傾乎下以下為是則
 川瀆為百谷之歸則下有以傾乎高是之
 謂高下之相傾黃鐘為君則餘律和之餘
 律為君則黃鐘和之是之謂音聲之相和
 自秋冬而望春夏則春夏前而秋冬後自
 春夏而望秋冬則秋冬前而春夏後是之
 謂前後之相隨是四聖人至之教聖人處
 無為之事無為也無事則無心聖人無心
 以百姓心為心行不言之教無言也無言
 則言出於不言雖事不涉為之之迹雖教
 不發言之之意故事濟而教行萬物作焉

至不居功名雖高豈有無滿之累乎將使人反常復朴與天地為徒與造化為友也夫惟至不去不居則去為對此道之常在我豈有遷去哉

陸農師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美至於無

美者天下之真美也善至於無善者天下

之真善也真美斯離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真善斯散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故有無相

生至相隨有無者以言乎其道難易者以

言乎其德長短者以言乎其體高下者以

言乎其位聲音者以言乎其交感前後者

以言乎其始終此勢之然也是以聖人至

之教夫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者

將以使人冥於真善混於真美復歸于朴

而與天地與造化為友者矣萬物作焉而

不辭至不去萬物之息與之入而不逆萬

物之作與之出而不辭

王元澤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道本無物

物有妄情自相分別此溺於轉徙之流而

不能自出故耳然溺而不出者不由厭離

而樂者所以惡不善也故惡與不善美善之隨也當其美善之時蓋已惡且不善矣俟其隨而後悟則亦悟之晚也雖然至人所謂美善未離乎惡與不善而惡與不善未嘗離乎美善也天下之愚不足與此故

所謂美善常惡與不善也○新說此言美

惡善不善相逐而妄者溺於美善不如有

惡與不善也唯聖人超然遠覽知美之有

惡善之有不善未嘗有所溺也故有無相

生至相隨離道而我我則有彼彼我既分

觸類為二矣此六對者物之所以不齊而

喜怒哀樂生死之變更出迭入而不能自

止者也凡此皆不冥夫陰陽之本而隨其

末流自性分別執一廢百以妄為常故耳

此篇第二與莊子齊物論相似篇有叙篇

可以理推是以聖人至之教聖人無心以

百姓心為心雖事而未嘗涉為之之迹雖

教而未嘗發言之之意故事以之濟教以

之行而吾寂然未始有言為之累而天下

亦因得以反常而復朴也夫惟無累故雖

寄形陰陽之間而造化不能移彼六對者惡能擾之哉萬物作而不辭萬物並作聖人各盡其性而無所辭以吾心寂然無去取故也苟懷去取之慮則物之萬態美惡多矣烏能不辭哉生而至不居有我則居居則遷矣夫惟至不去形名已降莫不代謝惟道無體物莫能遷聖人體道故充塞無外而未嘗有物應接萬變而未嘗有心如是則豈以適然之事攬以為功而固有之哉夫然後離六對之境絕美惡之名越生死流處常住法也持此心以涉世則功名雖高豈有亢滿之累乎

劉仲平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天下皆知吾美之為美則美不足其終也反謂惡而已矣天下皆知吾善之為善則善不足其終也反謂不善而已矣是以聖人至之教惟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使天下不知吾有善與美之所以然者此其道教人而不去也天惟至不去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者言與為成故此舉斷以不居也不

去謂處六對之間為獨立也哉民宜無知既以流於六對而於六者又絕而去之不以事教為應則民何賴乎唯不居功則雖不去之其善救大矣莊子曰因萬物而不去

劉巨濟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妙名立則美善生矣微名立則惡不善生矣美名立則惡生矣善名立則不善生矣皆道之失也善惡之性雖立而名名字字未始有極也俗學不能知然而知所好方以為美也而惡因之以為善也而不善因之聖人雖不能絕於善惡亦不能離善惡而獨立然能以美為惡以善為不善亦能以惡為美以不善為善莊子曰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為神奇神奇復為臭腐故有無相生至相隨得者俄失之失馬者俄得之得失無端相生之類也水者不車陸者不舟巧拙無端相成之端相成之類也冥靈朝菌壽夭無端相形之類也王公乞人貴賤無端相傾之類也夢飲酒者

且而哭泣哀樂無端相和之類也嬰孩少壯老老死亡無端相隨之類也此六對者皆因於善惡為名字言未知有極者也惟見曉於冥冥之中則能知之知之則齊之是以聖人至之教善惡既分則有大對為衆人民宜無知則其為貴大矣同民患者於是下有事又有教焉遠為之而事成者無為之事也近言之而教行者不善之教也有事有教特以救俗而已反與之同統將為六對者之所浮沉尚何以為貴乎莊子曰至言去言至為去為萬物作而不辭此申不言之義委萬物於自造而不能說故曰作而不辭既作則生既生則教行焉為舉之以無我故曰生而不有以辭屬言者蓋令萬物則口不能無費者也夫惟至不去為而不恃功成不居者此申不為之有為則事成有事則功成侍為於前則功居於後矣

劉驥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至是以不去混沌未判萬象同體二氣既分物物為對

既謂之美則純樸已殘必有惡為之對既謂之善則性情已離必有不善為之對美或為惡善或為不善是猶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此六對者可否相因終始反覆非天下之至正也昔之所是今衆人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是猶美之為美善之為善特未定也經所謂正或為奇善或為妖是矣且天下之理有為則有成虧有言則有當愆皆未免乎累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所以能遺物離人而獨立乎萬物之上不與物為對而物無能偶之者列子所謂疑獨莊子所謂獨有者是矣無為之事則至為去為而冥冥之中獨見曉焉不言之教則至言去言而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聖人體道在己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故萬物並作隨感而應則與之作而不辭任萬物之自生而不有其生任萬物之自為而不恃其為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故參乾坤之理而從於簡易也何以知之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
 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
 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
 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聖人
 之所以處無為之事也行不言之教夫不
 言者忘言也蓋忘言之中至理存焉謂天
 下之理盡在不言之中故聖人得其奧理
 然而行之故云行不言之教也然夫不言
 之教謂天道也蓋天道不言而善應也孔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
 言哉是以聖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故云
 行不言之教也易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
 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神物變
 化吉凶圖書亦未嘗有言也而聖人則效
 法象斯非行不言之教之謂歟萬物作而
 不辭夫作者言萬物生成之稱也不辭者
 謙不自矜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
 乎峻極于天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然未

嘗聞聖人自以稱能也如昔者仲尼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
 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
 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
 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以門
 人弟子有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孔
 子曰聖則吾不能此謙稱不辭之謂也生
 而不有夫生者仁之稱也何以言之易不
 云生生不息之謂仁不有者不自有其仁
 也先儒曰可使天下被聖人之仁不可使
 天下知聖人之仁被聖人之仁而知聖人
 之仁則仁之小者也有方而可議也被聖
 人之仁而不知聖人之仁則仁之大者也
 無迹而名也此聖人生而不有之說也為
 而不恃夫聖人者多才多藝者也而未嘗
 自以為能故云為而不恃也昔陽子居問
 聖人之治老子曰聖人之治功蓋天下而
 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
 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乎無有此為而
 不恃之說也非斯之義歟功成不居至是

上而返於土出機入機者自至無之中受命而來及其返也返入於無此以性言也百昌生於土自有形而逮夫無形既生於物又化為土未離有也此以形言也蓋有無同出於道之一性出則為有入則為無若春夏之居先秋冬之躡後成始成終互隱互顯對待境中第一義也故曰有無之相生此理也難易之相成事無易也積難成易事無難也積易成難夫創業難也守成易也以創業比守成創業雖難因而返易何以明之以有道伐無道所謂飢者為食渴者易為飲如湯武弔民伐罪是也以守成比創業守成則易因而返難何以明之守成之君如執滿器使心定志平不可以不靜而鎮之動即傾覆謂不知定心平志返為難矣故守成之君無如成王也若夫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特言易而不言難而能易者難在其中矣天下之勢其孰不然蓋易其難則致難難其易則有易故曰難易之相成茲事也長短之相

形物生於天地之間同稟乎一氣得其氣之全者形之長得其氣之弱者形之短故古之人多長七尺今之人不過五尺古之人長而魁偉者一氣之降也今之人短小而削弱者一氣之浸微也豈徒事之變耶人亦然爾雖間復不齊蓋不能純如此也故天人之形有定數也相形者用之有宜也材用適於大匠之手各當其宜人才置諸聖人之選各稱其德性長非所斷鶴脰是也性短非所續鳧膝是也故長者不可短短之則悲短者不可續續之則憂自然之理也獨性之在人無長無短平等而已若物之在人固不一矣傳曰龜長於蛇不以形言而以理言陰虧於陽不以氣言而以德言有若防風之骨以專車嗾僥之民長尺五何其不齊也夫寸短而尺長非寸不能致尺棟脩而拱短非拱不能以安棟相形之謂也此固以材言高下之相傾天高而地下陽上而陰下山高而澤下上下者勢也位也位之高其勢不得不高位之

下其勢不得不下然天覆下地仰上二者無相傾陽在上陰在下二者無相傾惟山高澤下有相傾也山高而澤下有從水而言者曰百谷爲川瀆之源則高以傾乎下以下爲是則川瀆爲百谷之歸又以相傾之勢言之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亦相傾之理也何以言之岸高也岸穴而爲谷谷窪也窪者陷而復平平者崇而爲陵千年之後安知陵不爲岸乎岸不爲窪乎相傾者凡以勢而言聲音之相和言樂也禮以導中樂以導和樸散之後民失性情非禮以節之則亂非樂以和之則傷故樂之與音聲之作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旋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哀心感者其聲喙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嗶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

憂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政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恇慙之音矣律呂者配於十二月矣夫五音起於五行五行配於五臟肝主怒肺主悲脾主思心主喜腎主恐五臟所主不同五聲相感亦異以喜召喜其聲亦喜以悲召悲其聲亦悲內有所感外有所應情志之所感也故有聲音相和焉故音聲以律呂言也前後之相隨日之徂也不復有一日月之所繫焉年之徂也不復有一年歲之所統焉幻之遷也不復有諸幻身之所紀焉今之往也不復有于今時之所適焉回首視之立致今古

春夏先而秋冬後四時之運未嘗暫止新者復故故者復新循環無端前後相逐禍福相倚而不忒形影相弔而不離茲前後之理以新故而言之觀夫有無之相生事物之變也若同乃虛虛乃大復何出沒焉難易相成也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復何憂患焉長短之相形形之不齊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窮孰齊孰不齊焉高下之相傾上為皇下為王得吾道之所一也物莫能遷孰傾孰不傾焉為聲音之相和寧如大音希聲者聽之所不能入乎前後之相隨寧如處陰休影者迹之所不能辨乎茲非體道而立乎萬物之上者孰能與於斯則知聖人者有物安足以繫之○次離患守真○一以常反照○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是以字牒前起後前言六對不齊於此義中略分二門一者謂物之不齊六對相仍二者物之相待有和合相以不齊而齊之是有為也以對待而和合之是膠固也於對待不齊之中獨超然自得即聖人也

聖人則盡其性者也盡其性則才與道并不能盡其性則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有其才而無其道則巧巧則人為有其道而無其才則質質則不化惟才與道并是謂全德適時應變變而不窮然後能明無為之道能明無為之道善處無為之事善處無為之事能行不言之教凡寓形於宇內者不能逃乎事處位乎至貴者不可然乎心蓋心與事并則失無為之理身與事遠則失善處之能聖人者處乎一堂之上而供萬事之求豈可以身遠乎事哉必曰虛心應變而已彼六對者雖自外來以理觀之定自心至且以心起情事與情合事與情合則對待之境紛紛錯錯無時而已是未知因其固焉付之自爾彼物有自然之性吾則因而治之彼物有不說之理吾則默而相之乃所謂不行而知不見而明者也若夫天無為以之清而福善禍淫之理明矣地無為以之寧而承天效法之情著矣由是觀之天地豈無事耶處之無

為而已○二以誠化物○行不言之教夫不言之教者聖人以誠化天下也以誠化物則觀而化也上之化下如風行地上豈俟言哉莊子謂兩無為相合是也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化至於神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若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又正者一而止之也凡我之正物莫不正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此皆不言之教也雖然以誠化物以身率人皆治天下者之事也若夫不言而謂之教者尚有諄諄之意殆夫若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得其自然也非聖人孰可語於斯乎故觀不及豫終南戒襄公之詩曰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三運量不匱○萬物作焉而不辭前言六對不齊聖人以獨智見覺破幻歸真自處無為之地坐制紛拏次云萬物作而不辭顯道之用何謂顯用無為即不動也今也萬物有作物自何來還從無出雖云生者自生化者自化道未嘗主之又何以言不辭既言

不辭則來者不拒矣如是則萬物實道生之聖人主之豈不曰來于我者我必知之在權實二相所論萬物為權聖人為實實故不移權以相顯是則天下為聖人所有聖人未嘗有天下使其容心適足自累虛以照之常應常靜又何辭焉○四化出自然○生而不有前言作而不辭是順物之理任之生化自若也次言生而不有聖人虛心以應物豈以生者為我有耶易曰乾其靜也亨天地舍陰陽陰陽生萬物道既不主聖人其尸之乎則知聖人者主道而不主物主物則雜其心也莊子曰道不欲雜雜則多其是之謂乎此皆明無為之理也○五不任智力○為而不恃前二句言無為此言有為無為即有為之本也經曰為無為則無不治今此明為而不恃者言不矜伐也向所謂作而不辭者物在範圍之內故作者不可辭次言生而不有者致物於空虛之地故生而不有此顯聖人處無為之中而未嘗不為也自有為而至無

為則天下既以治矣百官既以職矣君臣
 父子既以序矣朋友既以信矣禮義既以
 明矣刑罰既以清矣百工既以具矣四夷
 既以服矣百姓既以定矣聖人於此不歸
 其功然則歸之誰耶聖人作之初無心成
 之亦無心蓋一切塵緣本無自性聖人之
 心亦虛而已此言大聖之道也若夫為一
 事曰仁行一事曰義從以矜伐於人不過
 霸者之事而已又豈與隆古比治哉○六
 神化不留○功成不居道無定體因物以
 為體常無一心因心而為心響之發也其
 在聲物之生也其在色至于手執足行夢
 思覺想前念未滅後念復興是心本無緣
 塵而作聖人覺此其誰居乎然則功成者
 居其位也居其位而不去者是泥迹於有
 為也泥迹於有為宜其膠固而不解若是
 則豈有道者之心哉語曰既得之患失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又況出治之聖人
 乎聖人則不然體天而行也比夫四時之
 運功成者去去則無繫矣易曰乘木舟虛

不特去者而然其在位之心亦若是而已
 苟為不然則道有去留矣今所謂功成不
 居者進退有道也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
 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夫乾之充陽用九
 之義是也居天下之廣居孟子之言是也
 大名之下難可久居鵲夷子之言是也二
 邊俱不立中道不須安釋氏之言是也內
 觀起火十月脫胎真人之言是也知此者
 非聖人而疇克焉哉○三牒前顯常○夫
 惟弗居是以不去所言去者名與位也所
 不可去者去獨立而不改也主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五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六

詩一

疑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旋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天太府寺簿蕭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天下皆知章

邵若愚曰天下皆知至不去天下皆知美之者已亦傲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者已亦傲為善斯不善已夫何故觀有無互換之相生難易事之相成長短理之相形高下勢之相傾聲音是非之相和前後雌雄之相隨世人因著美善事障本心逐境以為遂生八萬四千煩惱是以處之無心為之無事所以能齊萬物行之治世可不言而教天下且萬物並作而聖人不以言辭分別者恐民生好惡之情於已無所與於民無事取緣以無事安民故生民不知有君之化雖為君父而不恃功業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於跡是以德存而不去

王志然曰天下皆知至不去夫美惡善否古今對治之術通天下皆知之矣而美者有惡為之對而善者有不善為之對知美

惡善否之所在則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況善否云乎哉善善惡惡非肆情縱欲之妄有而何且善之不善安有美之不美者焉美之為美安有善之不善者焉鑑明則塵垢不止心明則善惡自彰而愚者反是莊子曰是非吾謂情者是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不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也夫何世人每陷於對待之境不能自出其所囿不偏諸有則偏諸無不滯諸形則滯諸數故曰有無也難易也長短也高下也音聲也前後也原其所起不謂之無端由也已其必有旨焉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謂常有故曰有無之相生嚴君平曰無難無以知其易無易無以知其難古謂先難而後獲經謂多易必多難故曰難易之相成無長無以知其短無短無以知其長御解曰若尺寸是已無高無以知其下無下無以知其高御解曰若山澤是已無聲無以知其音無音無以知其聲六

律既協八音既諧所謂音聲之相和者必矣無前無以知其後無後無以知其前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所謂前後之相隨者必矣之六者固不出其所位以跡觀之未始不異以道觀之未始不同曾不若聖人治天下槩以無爲之道而處之則無不治矣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用不言之教教之天下使民不欲以靜默而成之天下口耳之教學說說之說將無所開其喙故曰我好靜而民自正聖人無作作則萬物覩有所作則有所治焉生而或有則未能忘我者也爲而或恃則有所託焉者也功成或居則有所繫焉者也惟其不自作不自有不自恃不自居所以與道翱翔於萬物之上而常自若未始或去者矣

黃茂材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已目美於色耳美於聲口美於味天下之謂美也以此爲美豈不至於惡乎行一善行亦可謂之善矣言一善言亦可謂之善矣雖不足以進爲道然未至於爲惡故曰斯不善已

天下之所謂美者不足以爲美天下之所謂善者不足以爲善然則何以爲美且善乎曰淡乎無味斯吾所謂美也處人所惡斯吾所謂善也知乎此者然後可與入道故有無相生至行不言之教有與無對故能相生難與易對故能相成長與短對故能相形高與下對故能相傾聲與音對故能相和前與後對故能相隨天下事物莫不皆然聖人與人混處其中亦豈能捨是哉然觀此理其處事也無爲而爲其行教也不言而言故能不累於物萬物作而不辭至是以不去夫盈於天地之間者無非無也其作之者誰乎其生之者誰乎其爲之者誰乎是必有主宰默運於其間道雖無名不可得而辭其名道雖無跡不可得而辭其跡故曰作而不辭若夫生而有其生之功爲而恃其爲之力其爲道也淡矣聖有體此不有不恃何功之不可成功成不居者生而不有爲而不恃之謂夫如是則與道合而爲一無適不可何用遠去於

人哉

程泰之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矣衆所嘉尚則命以為美事為曲當則名以為善美之與善固可貴矣而不可使人得而明知也我之示彼之見也我固尚之彼必效之羊質虎皮反以亂真故天下知此之為善為美則遂入於不善不美也世或貴遜則必有陰請而陽辭者反假之以濟其貪也世方尚儉則又有贏服弊車自挈壺殮者是又故自菲陋以中上欲非其中心實然也若夫體道之人藏其用而不示使人由而不知則夫至德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為仁端正而不知以為義者是其效也正如嬰兒之慕駒犢之依不知慕從之為孝而自與孝合者乃其孝之真者歟老氏上手道而言自然者皆此類也故有無至相成誠有是美誠有是善是之謂有詐焉而為則直無耳積思累行以及美善是之謂難摸其似而放為之則易也夫真美不生美而生惡真善不生善而生不善何也積思

累善者難而售偽假真者易也故表示美善以觀欲天下人從其易者為之以益其已之所無而銜世人之所不知其理固相因仍也長短至相傾好勝自銜之心人皆有之上之人昭昭乎揭美善以詔天下彼愧其無有知其難及是從其易者為之以求益其所無於是恥其短之見形於長也則扶跛其卑以傾人之高此皆善否美惡轉易之本也聲音之相隨聲人聲也六樂之成文者也登歌在上而匏竹受之以為樂均是其所以為和也謂其相和之先後則又常相追逐也莊子曰我固實之彼固驚之以此理達諸治道則不止音之和聲而已也一以傳十十以傳百前後之相隨者未已也故上之所向不可使人人知之也是以至之事凡老氏之言無為所包甚廣而隨事指者不一其地也此之無為主動化以言也胷中實分當否而外貌全派形迹美者心固美之而不露其美之意善者心亦善之而不示其善善之迹此

其於作為之地默行其意而不著其狀是謂無為之事也夫其為此者何也正慮夫意向外著而人得習其好以離其偽也其曰處者立撫於此安而居之不復雜以他事也行不言之教通彼我必以言既曰教矣而無言以喻則人將何所循以為趨耶此章之指正惡夫好尚外形而人得放而為偽也名此事之為美表此人之為善形諸褒借播諸號令人從其所美所善而摹擬其似則向之真美真善皆將轉為假託矣老子於是究其偽之所起而反之矣其中未嘗不存動化之機而外焉不示抑揚之則使夫游泳其間者莫知夫何者之可以中上欲也則謂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此正教焉而不言者也若夫立師資之等列分親生之先後則夫不言之教雖其默如淵而其聲如雷矣萬物作焉至功成不居作者興起而承其教也生如動而徐生之生也教孚於人而善心有萌者是其所以生之也為者其作為之地也功者以天下

之自化自賓者而歸其儆於已也夫無為之事不言之教其事其言非家至戶到各立一則也放天地不仁之大槩四海而用一撫焉凡能興起而應其所教者歸斯受之未嘗有所卻謝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是之謂不辭也善心有萌其教已效而猶不肯自以為當也是不有且不恃也及其作也生也為也三者皆底于成則功且遂矣乃又棄而不居則若已未嘗有預也嗚呼其已大矣事之未濟也以為已任及其已濟也不為已功此大道之所以不肯為德也夫惟至不去有形必終於壞有數必終於盡是凡有必趨於無也則其去安可得留也若夫功成而不居則直付之無有是在我者無盈可虧無成可壞則安得而去也春之華物是明以發生之德自居也故其華可代秋而成實是明以擊斂之事自任也故其實可落若元氣行乎四時之表生生而不自生化化而不自化則亘萬古而常然此既無所於留彼亦

無所於往也是謂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
閱衆甫也論儒者恨民之難治而老氏恨
其不愚故其言曰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又
曰民多利器國家滋昏至其自言待之之
道則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又曰魚不可
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於人推此言
也則夫力詆聖智仁義而欲棄絕其具者
意不專在乎聖智仁義也其曰智慧出有
大偽者是其所從立矯之本也蓋禮法之
立自義堯始其立也以補結繩之簡也既
病其簡故從而祖習者其勢不容不趨於
繁及其繁也制度機括布滿暴白民之巧
者既有所見亦有所放是上能出智以防
民而民亦能汰智以亂法也此老氏所為
追咎智慧之多事而欲矯之以無為也懲
明民之啓偽而欲矯之以無迹也夫川實
而谷虛丘夷而淵實一彼一此既已對立
則勢不兩大故聖智仁義不容不在棄絕
之域也然而聖智仁義老氏終不免取之
以寓此道則其所欲棄絕者豈其實理也

哉究終觀敝而答其播宣利器以明示民
焉耳即此兩章而詳味之豈不灼其可見
也哉其曰不尚賢也者非賢不肖一律也
特不肯表而出之如季微之謂危其樓觀
以招致投迹者耳曰天下皆知美善之為
美善斯入於不美不善正亦默運其迹而
不使至於奔趨假託焉耳至其師資兼用
而高下有分動靜兩立而情生有機則雖
外示兼容而中實有別也既以兼容之公
奉天下又以甄別之機動人心此其法出
於易之藏用而非老氏之意初也持其施
置有淺深焉耳易之言曰顯諸仁藏諸用
顯者有具可示之謂也藏者致用之本深
密難測之謂也禮樂刑政既已裁為治具
而猶病夫可使之由而不能使之知也則
夫據總體道以制為此具者雖欲示之亦
無由可示也故易之藏用其極致遂至於
入神也神云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老氏
模之以謂無為而無不為者是也特變其
語度以自立已則焉耳學者不取以此議

易而皆用此為老氏譏病則是否何其無定也然其施置不免小異於易者則亦不可掩蓋矣易求顯於用而不可故常恨百姓之愚而不能自同乎仁智之有見也者氏則直欲從而愚之必待其無知無欲然後與取欲張一出於我也此其異也

詹秋圃曰天下皆知至不去養身一音始欲相忘於不識不知之表終欲相反相成而不自大其大以居天下之大也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善之為善適忍好慕非

張至於為惡為不善已蓋事為字偶對待自相生而極於相隨其反復各以類從為消長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付萬物於此作彼應而不辭讓生而不自有為而不自恃雖及功成而弗居必且推之而不去矣蓋善養吾身者能以功成身退自處則居安資深又寧失其肩背乎張冲應曰天下皆知至不去大道惡為血而持謙也才美矣而眾美之終為起妬名善矣而眾善之終為起爭如固害身爭亦害

身故龐消逞其才而中樹下之失韓信貪其名而遭雲夢之誅是皆不足以語玄道者也聖人者出不恃其才之所獨有而常懷見有為無之心不惜其功之所難成而常有見難為易之念彼短我兮我推之以長而短為長所覆故曰相形彼高我兮我居之以下而高為下所抑故曰相傾彼感此應而聲音相和前行後效上下自順處之以無為之事行之以不言之教以道律身以身闡道真心固矣萬物作而心不亂

貪心絕矣萬物生而心不有志可為而不逞所為功已成而不居其位子房所以赤松之遊速鍾離權所以玉洞之去忙皆此養也夫有此養則精長固氣長存神長清而身長生福德在我而不去
白玉蟾曰天下皆知美之為求為美名美斯惡已不得美名皆知善之為求為善人善斯不善已反為惡人故有無相生無必生有有必生無難易相成先難後易先易後難長短相形道本無形自相長短高下

相傾天旋地轉本無高卑音聲相和一風
 所鳴萬籟皆應前後相隨往古即今來今
 即古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貴乎自然行
 不言之教道寓於物萬物作焉而不辭無
 必生有安得不生儻若不生安見長存生
 而不有無非妄幻為而不恃今日今日而
 已功成而弗居豈可與夢為實夫惟弗居
 忘外而不忘其內也是以不去一我自存
 也
 廖粹然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人皆以色
 聲香味觸法喜怒愛惡哀樂欲為強美吾
 知則不然夫何故哉斯惡已故好事多魔
 七情內攻六賊外寇一切貪欲必為身害
 吾恒恬憺無為以學道得道為強豈不美
 歟皆知善之為善亦以為善最樂或作善
 功濟人利物皆是善事吾見未然何故斯
 不善已人非堯舜或未做好事先欲望報
 脯上留心或生悔吝恐未盡善吾嘗清靜
 定慧安心養神以守道而成功為上善豈
 不樂哉故有無相生此言道德妙用難易

相成造化始端長短相形器質法度高下
 相傾天地變通音聲相和風氣吹噓前後
 相隨古今生化此皆道妙無有窮盡是以
 聖人太上老子得道之名或曰大上曰聖
 人曰有道之士曰人主曰道者曰心君曰
 大丈夫隨事稱也處無為之事此是根本
 行不言之教太上曰默默無鬼神仙從
 此得萬物作而不辭百姓日用而不知是
 吾道生而不有生化無窮為而不恃施恩
 而不望報功成弗居生成萬物而不為主
 夫惟弗居自愛而不自貴是以不去亘古
 亘今無來無去
 陳碧虛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已天下者
 舉大凡而言凡在天覆之下也夫美善生
 於妄情凡人以情之所好為美而情之所
 惡為惡縱已妄情非惡而何以已之所是
 為善而已之所非為不善縱已是非安有
 美乎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
 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
 然而不益生也此謂止於實當也夫聖人

豈無美善蓋有而不矜同於無也不矜則德全同無則害遠德全害遠美善盡矣若乃王者以美善化天下使天下知其美之為美蓋未盡善也故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經曰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也且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若矯其治迹竊而侮之斯為惡已豈曰善乎嚴君平曰昭昭不常存冥冥不常然榮華扶踈始於仲春藉麥陽物生於秋分冬至之日萬物滋滋夏至之日萬物愁悲謂其感必有衰美必有惡陰陽尚爾況於人乎斯戒其矜誇美善者也故有無之相生至前後之相隨此六事者因矜美善動入有為有為既彰偏執斯起偏執則殘賊互生物失其性故結以聖人無為而淵德不去故有無之相生者謂有無之性本不相生今言有必出於無論無必生於有故曰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者也謂難易之法本不相成譬如陶者易於治埴必難於治木匠人易於治木必難於治埴彼此易則難就各守其工

則易成故曰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刑者謂長短之相形木不相形故見鶴則知鳧脰之短觀鳧則識鶴脰之長以此相因物皆如是故曰長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傾者謂高下之名本不相傾夫名位不足故有傾奪之心若處高而不驕貴故無下之者在下而不卑辱故無高之者若企羨交馳則通相傾覆故曰高下之相傾也音聲之相和者謂音聲之鳴本不相和是猶天籟吹物不同使其自已也而世謂音律聲氣合成歌曲以相和鳴故曰音聲之相和也前後之相隨者謂前後之時本不相隨有如日夜相代昨夜是今日之前今日乃昨夜之後又如前後行步之迹舉足下足何先何後還易相隨無有窮盡故曰前後之相隨也嚴君平曰無以有亡有以無形難以易顯易以難彰寸以尺短尺以寸長山以谷摧谷以山傾音以聲別聲以音停先以後見後以先明故無无則無以見有無有則無以知无無難則無以知易無

易則無以知難無長則無以知短無短則無以知長無山則無以知谷無谷則以無知山無音則無以知聲無聲則無以知音無先則無以知後無後則無以知先凡此數者天地之驗自然之符陳列暴慢然否相隨終始反覆不可別離神明不能遁陰陽不能違由此觀之帝王之事不可以有為為也是以聖人至行不言之教此言上古無為之君不以美善治天下而天下自治也是以者說下以明上也無為者非拱默閑堂也謂聖人美善都忘滅情復性自然民任其能物安其分上下無擾故云處無為之事也行不言之教者謂以身帥導正容悟物隨時舉事因資立功理契言忘故曰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作動也

聖人在宥天下無事無為故百姓耕而食織而衣舍哺而熙鼓腹而遊樂其性分而動皆善無為之化也故聖人任之而不辭夫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此乃上德不德之風也生而不有至功成不居萬物

自生卓然獨化不為已有群品營為各適其性不恃已德功成事遂道治於物心遊姑射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聖人之全德也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夫聖人功同造化使萬物咸得其極而忘名忘已也不居者不以寶位據為已有故民莫覺莫知是以其道不喪其德不去也鴻烈解曰楚將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陣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曰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謝圖南曰天下皆知至善已聖人之治天下善政美化深入人心而人不知其為善美之迹後世行一政施一令而人善之興一利除一害而人美之非不可也而昭昭在人耳目未必能得人心故不知者其感深知之者其迹淺深者難窮淺者易露

夫苟易露則美之於惡善之於不善特一反掌間爾下文所以及有無難易之戒其旨深矣故有無至相隨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聖人其能必美之不為惡善之不為不善乎無生有有復生無難成易易復成難長短高下相形相傾反覆變易初無一定也如聲動而音和之先行而後隨之理之必然勢之必至也是以聖人至不去聖人知天下之情若是其不常也故任物理之自然事處以無為教行以不言則曰善曰美孰得而知之物當作起不辭其責物當生育不有其利為無不為而不恃其能為成無不成而不居其成功天下各適其適而聖人若無預焉然雖不居其功而天下捨聖人而何往聖人無心於天下而天下自不能無心於聖人此所以為上古之世歟蓋嘗論之古今世變之盛衰人情物理之消長至不齊也泰之有否益之有損剝之有復蹇之有解既濟之有未濟易固言之矣而聖人通其變神其化常使民出入

於不倦之中由行於不知之際此黃帝堯舜所以垂衣裳而天下治也所以不事詔而萬物成也後世錄飾以為功矯揉以為能矜善耀美非不動盪人之耳目而譬之剪棘以為麗汲水以為深生育流行之意不蓄於中其敗也可立而俟豈足以為盡善盡美者哉

林慮齋曰天下皆知至是以不去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無不善矣蓋天下之事有有則有無有難則有易有長則有短有高則有下有音則有聲有前則有後相生相成以下六句皆喻上面美惡善不善之意故聖人以無為而為以不言而言何嘗以空寂為事何嘗以多事為畏但成功而不居耳如天地之生萬物千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辭其勞萬物之生盈於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為有如為春為夏為生為殺造化何嘗恃之以為能故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其意只在

於功成而不居故以萬物作焉而不辭三句發明之作猶易曰坤作成物也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自古聖人皆然何特老子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言有其有者不能有而無其有者能有之此八字最有味書曰有其善喪厥善便是此意聲成文謂之音故曰音聲相和

范應元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已音以語助自古聖人體此道而行乎事物之間其所以全美盡善而人不知為美善者蓋事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故聖人循其自然之理行而中節不自矜伐以為美善也儻矜之以為美伐之以為善使天下皆知者則必有惡與不善繼之也故有無相生至相隨此以證上文美與惡為對善與不善為對是以聖人至之教是以者承上接下之義聖人者純於道者也亦大而化之之稱後皆做此處無為之事者體道也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聖人則虛心而應物也行不言之教者配天也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聖人則循理而利物無有不當斯不言之教也萬物作焉而不為始古本玉弼揚乎同古本作者動也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道也聖人體道而立物感而後應故不為始也生而不有至是以不去傳奕云古本皆是處字萬物之生育運為皆由於道而道未嘗以為已有亦未嘗自恃至於功成而未嘗以自處夫惟不以功自處是以物不違也聖人體道而立故亦如是豈有惡與不善繼之哉

薛庸齋曰天下皆知至前後之相隨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天下之事無非對待此六者舉一隅耳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者其有對待乎是以聖人至之教為而不為者無為之事也言而不言者無言之教也聖人以此出其對待耳萬物作而不辭至不居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則而象之夫惟不居是以不去以其無所居而亦無所去也

休休庵曰天下皆知至前後之相隨三才

立萬物生光華盛名相顯世間人皆知萬物之美可以濟用以斯為美者不知生育之恩斯謂惡矣直饒皆知造化運行生成為善以此為善者但見三才之德不明大道斯為不善矣嗚呼昧道而迷德逐末而忘本日見澆漓矣惟人最靈不能返觀虛明靈妙之性具大神通能為萬象主有無為妙用却乃逐妄而競作有為情識持權被五欲八風貪真癡愛作亂無而生有有生無有無相生不已所為之事有難有易難者生苦易者生樂苦樂難易互相成就事有善惡理有長短長短相形而力有高下互相傾動美惡聲音相和相雜是是非非前者未滅後者隨生孰肯猛省還其淳返其朴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至是以不去聖人者達大道弘至德之人也釋云斷欲去愛識心達本悟無為法內無所得外無所求心不繫道亦不結業無念無作非修非證不歷諸位而自宗最名之曰道無為之道統眾德燦群昏應機濟事扶顛

持危有自然之妙如春行萬國風行太虛大達者不尚有作之功任無為之道以自然之德等及世間不言而人自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可須臾離乎道以道為體者德合天地高明博厚萬物並作而不辭生育萬物而無我為萬象主而不恃其尊大功成而不居其位夫惟不居大功不宰者無失也無榮辱絕是非也去者失也褚伯秀曰天下皆知至是以不去外而在物有可美可善人共知而樂趨之內而在已有真美真善人罕知而弗究也可美可善出於人欲有時而不美善矣真美真善根於天理亘古今而至美善也世所謂美惡善否皆屬妄情彼此非孰得其正生於後之六對滋蔓無窮有無陰陽消長之類難易事為成敗之類鶴長然後見鳧短山高然後見澤下聲出而音有屬春先而夏繼之相生相成者猶不能終保美善況相形相傾乎聖人推原救弊以身率之無為而事自成不言而教自立民樂其俗物

遂其性耕鑿播種物之作也我不拒之育
養滋息物之生也我不有之任物自為有
不得不為者何恃於我哉惟其有功不居
是以功不可去莊子云我忘天下易使天
下兼忘我難信哉或議此章繼道名無有
之後何遽及美惡六對之繁雜蓋有道斯
有物有物斯有名所謂無者隱矣美惡則
物名事為之迹著而六對不免焉聖人不
違物性聽其流行起伏於理或背從而整
治之因病施藥各使之瘳病去藥除聖人
之心亦虛而已何善惡六對之能免哉
牛妙傳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矣美者好
也善者亦好也惡與不善皆言不好也且
如世間一件好事定是變做不好此吉中
藏凶安中有危禍福倚伏之機也夫美莫
美於事君事君數則辱矣善莫善於朋友
朋友數則疏矣抱朴子曰組帳霧合羅幃
雲離投芳華於蘭林之圃弄紅鸞於積珠
之池入宴八門之焜燿出驅朱輪之華儀
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此美惡相緣

之事天下之人皆知此理也故有無之相
生從不有中是有無中生有不無中無是
有生於無有無相生互為其用此理之然
也人常迷惑有無故不知道且夫形動不
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
生無而生有有生而復於無生有形而復
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
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
得不終亦如生者不得不生此皆有無相
生之說也難易之相成夫難者易之門易
者難之因且天下之事難難易易相倚為
用如有難的一件事若孜孜為之雖難必
成豈非易耶若以易心臨之則其為難矣
古語有云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又曰
有心射山山須透無心射紙紙難穿洞窟
曰難難十石芝麻樹上攤易易潭似和衣
一覺睡老君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
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猶難之故
終無難此難易相成之說也長短之相形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是故無長不別短

無短不顯長長短之勢相形方別且鶴脰雖長斷之則悲鳧脰雖短續之則憂古人有言曰青松高百尺綠穗低數寸同生大塊間長短各有分如人之才性亦各有長短然各長其長各短其短則鸞飛魚躍各得其所自無長短之非也若稍有片善寸長自以為能則長短必相形而隨之也非斯之謂歟高下之相傾夫高者尊也下者卑也雖尊卑之禮固有定在然高而不謙尊卑而不安分則相傾之勢由是而生也蓋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若好高而不為高則不高矣古語有云墻高兩利而頽之淵卑耶水就而歸之諺曰岸上沙今人擔土舊人家陌上路今人來往昔人墓由是觀之海水桑田之變固有之矣此高下相傾之勢也若以勢而言之則如王公之子歸庶人庶人之子為王公揚子雲曰朝得權為卿相夕失勢為匹夫此皆高下相傾之說也聲音之相和聲者鳴也鳴則有音音必有響響則必應故云音聲相和

也且雷霆有聲不動不聞鐘鼓有音不擊不鳴詩云嬰其鳴矣猶求友聲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此聲響之相隨猶形之於影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也夫音者本無待於聲也聲發而響隨之耳如人言凶則氣羸聲和則氣悅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未嘗不由已出其猶音響之於鳴聲此固然之理也前後之相隨夫身行於前影必隨之後陽唱於前陰必和於後此影形相逐陰陽相和前後相隨此則必然之理也孔叢子曰前譬之古也後譬之今也古今相繼猶前後之相隨初無間然也澄明子曰前者始條理也後者終條理也未聞有前而無後也亦未見有始而無終也前後一理也始然一貫也不由於前而至於後者天下無之此大修行人初以無為居其前無不為必繼之於後此自然之道也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聖人者天下之至人也而曰處無為之事者何哉夫無為者簡易也蓋聖人者德並二儀

故象乾坤之理而從於簡易也何以知之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
 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
 又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
 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聖人
 之所以處無為之事也行不言之教夫不
 言者忘言也蓋忘言之中至理存焉謂天
 下之理盡在不言之中故聖人得其理
 然而行之故云行不言之教也然夫不言
 之教謂大道也蓋天道不言而善惡也孔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
 言哉是以聖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故云
 行不言之教也易曰天主神物聖人則之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
 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神物變
 化吉凶圖書亦未嘗有言也而聖人則效
 法象斯非行不言之教之謂歟萬物作而
 不辭夫作者言萬物生成之稱也不辭者
 謙不自矜也中庸曰大德廣人之道洋洋
 乎載極乎天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然未

嘗聞聖人自以稱能也如昔者仲尼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
 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
 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
 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以門
 人弟子有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孔
 子曰聖則吾不能此謙稱不辭之謂也生
 而不有夫主者仁之稱也何以言之易不
 云生生不息之謂仁不有者不自有其仁
 也先儒曰可使天下被聖人之仁不可使
 天下知聖人之仁被聖人之仁而知聖人
 之仁則仁之小者也有方面可議也被聖
 人之仁而不知聖人之仁則仁之大者也
 無迹而名也此聖人生而不有之說也為
 而不恃夫聖人者多才多藝者也而未嘗
 自以為能故云為而不恃也昔陽子居問
 聖人之治老子曰聖人之治功蓋天下而
 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
 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乎無有此為而
 不恃之說也昔斯之義歟而或不居至是

以不去不居者不自伐其功也不去者謂其名不去也又云不居者身退也蓋功成身退則其德乃長其名乃彰故云不去也經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是也如昔者禹平水土有功舜以天下禪禹禹讓舜之子商均避於陽城是功成不居也而天下之民從是其名不去也非斯之謂乎喻清中曰天下皆知至是以不去美在己不在人善在己不在人今夫積一美而欲使天下之人皆知之則非美已行一善而欲使天下之人皆知之則非善已天下之事有者無之對難者易之對長者短之對高者下之對其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猶響之應聲影之隨形聖人一善之以無心而已其事也終為其教也不言猶之天焉作成萬物而不辭其勞有生之用無生之迹有為之實忘為之力吾夫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聖人之所以法天者功成而不居其功極其至也善積而名顯德彰而身尊我不求名而名自

隨雖欲去之如之何去之腐齋所謂有其者不能無其有者能有之可謂說者痛快處去字讀如君子去仁之去先儒謂為善而避名則天下無可為之事聖人有心於為善無心於得名而名之終不可得而去者猶音聲之相和形影之相隨耳合首尾而並觀則一章大旨脉絡聯屬末復提起兩語曰夫惟弗居是以不去非特作文之妙處而教人之意可謂深切著明也矣

胥六虛曰天下皆知至前後之相隨夫福為禍本吉乃凶源自然之理也人莫之能知故聖人憇憫世之不悟告之曰天下皆知其美善而趨之樂之而不知其惡與不善由此而生也是理也猶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自古迄今事事物物皆有反對如環無端若夫超然獨立而無對者其惟聖人乎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至是以不去是以聖人獨立而無與之反

對者蓋其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也無爲之事非不爲也謂順物自然因而不作感而遂通耳行不言之教非緘默而已謂至誠內修忠信外施天下從之無事辭費也若然者雖日應萬機和而不倡所以不辭勞故曰作而不辭也天下之民生者由其自養而已無所與故曰生而不有也立事建功循其分內爲其當然不恃爲己能故曰爲而不恃也至於功成事遂即退身避位故曰功成不居也夫惟如此法以天道其身全其功存是以千萬世稱譽而絕矣故曰是以不去

拾遺：肇曰有無相生其猶有高必有下然則有無雖殊俱未免於有也此乃言象之所以形故借出有無之表者以祛之

光曰此六對者物之所以不齊惟喪耦者能同之

諸子旁證：文子曰老子云道可以弱可以彊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

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麤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爲不知不知之爲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爲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石潭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美惡善不善有無難易長短高下皆對待言其無常名也有美則與惡對有善則有不善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至於有有則有無對有難則有易對有長則有短對有高則有下對所以相生相成相形相傾也然此皆相反者至於聲音前後非甚相反而併及之何哉蓋言彼之相生相成相形相傾者亦如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必然之理也此又以其不相反者形容其必

相反也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無為不言皆所以體夫道之無名者也。有名則有為有言道既無名何待於言且為乎是以出於美惡善不善之外夫惟無為不言也美尚不得而名沉惡乎善尚不得而名沉不善乎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萬物作而吾亦不辭聽其作也生而不有我雖生之而未嘗以為我有以生之也為而不恃我以無為而為而未嘗恃其有所為也功成弗居雖生之為之不可謂無功而不居其功也如此則吾雖美而人不知其為美吾雖善而人不知其為善矣夫惟弗居是以不去有居則有去我自居以美美名去則為惡矣我自居以善善名去則為不善矣惟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是以其名不去也其名不去則吾之名矣此段乃申上無名之義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六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七

詩二

疑遠大師常德學妙觀提點觀音劉惟忠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修書易學校正

不尚賢章

考異 河上公作安民章趙實
應作至神獨化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萬殊逐境善化則歸根此章明貴尚不行無為則至理首標不尚絕矜徇之跡次云聖理示立教之方結以無為明化成而復樸也

杜光庭曰大聖人為理賢人輔之魚水相資安得不用上自二五之主至于霸王之君開國建功仗賢為本不尚者矜徇誇衒之行也賢人用則人自理矜衒用則怨爭興不尚矜誇自無怨爭不貴乎麗容珍貨則人無貪求乃合乎聖合虛資腹無知無欲之尚矣

張沖應曰安者治也民即人也此章蓋謂王侯大人反身入道有以養其身則表正影從而人皆以無為為本斯無不治安者矣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考異 使心不亂古本作使民心不亂無不為古本同

河上公曰不尚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

文離道行權去質為文也不尚者不貴之以祿不貴之以官使民不爭不爭功明返自然也不貴難得之貨言人君不御好珍寶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使民不為盜

上化清淨下無貪人不見可欲放鄭聲遠美人使心不亂不邪淫不惑亂也是以聖人之治說聖人治國與治身同也虛其心除嗜欲去煩亂實其腹懷道抱一守五神也弱其志和柔謙讓不處權也強其骨愛精重施髓滿骨堅常使民無知無欲反朴守淳使夫知者不敢為也思慮深不輕言為無為不造作動因循則無不治矣德化厚百姓安

王輔嗣曰不尚賢至使心不亂賢猶能也

尚者嘉之名也貴者隆之稱也惟能是任尚也曷為唯用是施貴之何為尚賢顯名榮過其任下奔而競效能相射貴貨過用會者競趣穿窬探篋沒命而盜故可欲不見則心無所亂也是以聖人至實其腹心懷智而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弱其志強其骨骨無知以幹志生事以亂常使民無知無欲守其真也使夫知者至無不治矣智者謂知為也

唐明皇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尚賢有迹循

迹則爭與使賢不肖各當其分則不爭矣

○疏尚崇貴也賢才能也言君崇貴才能則有迹徇迹而失真失真必尚賢之由循迹起交爭之弊不若陶之玄化任以無為使雲自從龍風常隨虎則唐堯在位不壬元凱之臣伊呂升朝自得台衡之望各當其分人無覬覦則不爭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本分希效所無既失性分寧非盜竊欲物任其性事稱其

能則難得之貨不貴性命之情不盜矣○
 疏人之受生所稟有分則所稟材器是身
 貨實分外妄求求不可得故云難得人不
 安性分希慕聰明且失天真盡成私盜今
 使賢愚襲性能否因情既無越分之求自
 輕難得之貨皆得性已誰為盜乎故莊子
 曰不仁之人竊性命之情而饜富貴又解
 云以人君不責珠犀寶貝則其政清靜故
 百姓化之自絕貪取人各知足故不為盜
 矣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既無尚賢之迹不
 求難得之貨是無可見之欲而心不惑亂
 也○疏希慕聰明是見可欲欲心興動非
 亂而何今既不崇貴能亦不妄求越分則
 不見可欲之事而心不惑亂也是以聖人
 之理○疏說聖人理國理身以為教本夫
 理國者復何為乎但理身爾故虛心實腹
 絕欲忘知於為無為則無不理矣虛其心
 心不為可欲所亂則虛矣○疏夫役心逐
 境則塵事汨昏靜慮全真則情欲不作情
 欲不作則心虛矣莊子云虛室生白謂心

虛則純白自生也故曰虛其心實其腹道
 德內充則無矜徇亦如屬獸而止不生貪
 求矣○疏腹者受足則不貪欲使道德內
 充不生貪愛故云實其腹屬獸而止者春
 秋閭沒汝寬諫魏武子詞也欲以小人
 腹為君子之心屬獸則足而不貪也弱其
 志心虛則志弱○疏志者心之專事在心
 曰志欲令心有所行皆守柔弱故知心虛
 則志弱矣強其骨腹實則骨強○疏骨者
 體之幹既其道德內充常無貪取不貪則
 腹實腹實則骨堅強也常使民無知無欲
 常使人無爭尚之知無貪求之欲○疏聖
 人所以虛心實腹之教者常欲使百姓無
 爭尚之知貪求之欲令其自化爾使夫知
 者不敢為也清靜化人盡無知欲適有知
 者令不敢為也○疏無知無欲者已清靜
 矣則使夫有知者漸陶淳化不敢為徇迹
 貪求而無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夫於
 為無為而人得其性則淳化有孚矣○疏
 夫得其性而為之雖為而无為也且絕尚

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人因本分物必全
 真於為無為復何矜徇既無聲而無臭人
 固不識而不知淳風大行誰云不理
 杜光庭曰不尚賢使人不爭徇迹者矯妄
 之謂也尚賢之旨既興矯妄之人必至何
 者賢難知也詐而疑信佞而疑忠豈易辨
 哉經云智慧出有大偽是則上好智下應
 之以偽上好賢下應之以妄不若正身率
 下無為御人陶以太和化以清靜則佐理
 之賢自為其用矣乃雲龍風虎之謂也雲
 從龍風從虎者易乾卦孔子解九五之辭
 九五飛龍在天能廣感眾物故水流濕火
 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各隨其類自相應感
 以況帝王升九五之位萬國來庭云聖人
 作而萬物觀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
 下此言水是陰若流於地必就濕處火是
 陽若焚於薪必就燥處言此二物無識無
 情為氣相感尚猶如此又龍是水畜雲是
 水氣龍吟則景雲起虎是威猛之獸風是
 振動之物虎嘯則谷風生此二物是有識

有情與無識無情者因氣類同亦相感如
 此况聖人降世飛龍在天聖賢相須萬物
 交感故廣其事爾唐堯在位者帝堯號陶
 唐氏姓伊祁名放勳帝舜有虞氏顓頊之
 後喬牛之孫瞽瞍之子母曰握登生舜於
 姚丘因為姚氏名重華元凱之臣者即八
 元八凱也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
 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
 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高陽氏
 有才子八人蒼舒隕鼓檇戡大臨龍降庭
 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
 人謂之八凱此十六族齊其美不隕其名
 堯不信用舉舜為堯臣舉八元使布五教
 于四方舉八凱使主后土台衡之望者天
 子置三公之官以象三台也不貴難得之
 貨使民不為盜人之生也稟天地之靈得
 清明汙朗之氣為聖為賢得濁滯煩昧之
 氣為愚為賤聖賢則神智廣博愚昧則性
 識昏濛由是有性分之不同也老君謂孔
 子曰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

偶謂氣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也。道德者能原其本。考文子云：清氣為天，濁氣為地，和氣為人。於和氣之間，有明有暗，故有賢有愚。愚欲希賢，即越分矣。暗欲代明，即妄求矣。此為竊性命之情，而鑿貴富。莊子駢拇篇之詞也。夫貴富所以可鑿，猶有萬之者，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直決已效彼以發竊非望哉？人君不貴珠犀寶貝之貨，不息貪人人各自足，斯可謂不為盜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希慕美望也，性識有限而美望聰明是為越分，名之為欲，又修道之士初階之時，願行未周，澄練未熟，畏見可欲為境所牽，乃栖隱山林以避，豈難及心，泰志定境不能誘，終日指揮未始不晏如也。所謂小隱於山大，隱於鄧，未能絕欲，恐境所牽，乃栖通山林以避，所見及其澄，心息慮，想念正真，外無撓惑之緣，內保恬和之志，雖營營朝市，名利不關其心，碌碌世途是非不介其意，混迹城市，何損於修真乎？是以聖人之

理天眞，聖人謂黃帝曰：未聞身理而後不理者，夫一人之身一國之家也。胃腹之位猶宮室也，四支之別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知理身則知理國矣。愛其民所以安國也，希其氣所以全身也。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亡者，不可存死者，不可生者，所以至人銷未起之患，理未病之疾，氣難養而易濁，民難聚而易散，理之於無事之前，勿追之於既逝之後，子勗之焉。虛其心，惟道集虛。虛心則道集於懷也，道集於懷則神與化遊，心與天通，萬物自化於下。聖人自安於上，可謂至理之代矣。虛室生白者，莊子人間世篇之詞也。室者心也，視有若無，即虛心也。心之虛也，純白自生，純白者，大通明白之貌也。內觀經云：夫心者非青非赤，非白非黃，非長非短，非圓非方，大包天地，細入毫芒，制之則止，放之則狂，清靜則生濁，躁則亡明，照八表，暗迷一方人之難，伏惟在於心，所以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

心即修道也。心不可息。念道以息之心。不可見。因道以明之善惡。二趣一切世法。因心而滅。因心而生。習道之士。滅心則契道。世俗之士。縱心則危身。心生則亂心。滅則理。所以天子制官僚。明法度。置刑賞。懸吉凶。以勸人者。皆為心之難理也。無心者。令不有也。定心者。令不惑也。息心者。令不為也。制心者。令不亂也。正心者。令不邪也。淨心者。令不染也。虛心者。令不著也。明此七者可與言道。可與言修心矣。實其腹。夫心者。嗜好無窮。腹者。含受有足。心無窮。故虛之腹有足。故實之心虛。則眾欲不生。腹實則貪求自止。懷忠信。抱質朴。可謂德充於內矣。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註閻沒汝寬。諫者。春秋昭公二十八年。晉魏獻子舒為政。以其子戌為梗陽大夫。今晉陽也。冬。梗陽有獄。戌不能斷。以其獄上於獻子。訟人之大宗。以女樂為賂。魏子將受之。戌謂魏子。二大夫閻沒汝寬曰。主以不賄聞于諸侯者。受梗陽之賄。貪莫甚焉。吾子必諫。皆

許諸退朝。待于庭。饋入魏子。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訪曰。惟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他人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一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以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屬獸止。是以三歎。魏子辭梗陽之賄。獻諡也。疏云。武子則武子名穎。諡曰武閻沒汝寬。二大夫諫武子之音。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疑則易足。心則難滿。欲其息。食不受。梗陽之賄。小人腹飽。猶知獸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矣。春秋美之。魏氏納諫。所以興也。弱其志。詩序曰。在心為志。夫心之所起。為志。所行為事。心既柔弱。則無險躁紛競之事。皆處和平矣。事和平。則為理之本。強其骨弱其志。則廉柔不犯於外。強其骨則堅固。有備於內。為道之者。筋骨堅強。百疾不能侵矣。腹實則骨強。和氣充也。理國者。政清則民靜。費省則力豐。民靜者。志弱之謂也。力

豈者骨強之謂也常使民無知無欲食求則爭起有知則事興爭欲既無清靜自化矣使夫知者不敢為也下化於上猶風之偃草淳和普洽則皆返無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無為之理其大矣哉無為者非謂引而不來推而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渥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船砂用肆泥用堯山用樛夏瀆冬陂因高而田因下而池故非吾所謂為也乃無為矣聖人之無為也因循任下責成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遺事言為文章行為表則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用事由自然莫出於已順天之時隨地之性因人之心是則群臣輻湊賢與不肖各盡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國無為之道也無聲無臭者詩大雅文王篇也言天道難知耳不聞聲音鼻不聞臭芳儀法

文王之事則天下自信而順也不識不知者詩大雅皇矣篇言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道尚誠實貴性於自然不尚賢貴貨即合於此矣宋道君曰不尚賢至使民不為盜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舉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為盜日中穴坯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跂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不為盜莊子曰削魯史之行鉗揚墨之口而天下之德始元同矣旅焚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有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攘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下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上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潰亂債驕而不可繫至於聖人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為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通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物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

感孟子四十不動心蓋得於此是以聖人
 之治至常使民無知無欲谷以虛故應鑑
 以虛故照橐籥以虛故能受耳以虛故能
 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嗅有實其
 中則有礙於此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
 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付之
 自爾何容心焉堯之舉舜而殛鯀幾是矣
 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
 心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賢之可尚而
 貨之足貴聖人為腹不為目腹無擇而容
 故也志者心之所知骨者體之所立志強
 則或徇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厭或矜其
 能或伐其功其玄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
 徒與物相刃相靡胥淪溺而不反聖人之
 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
 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
 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執之
 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十二
 百歲而形未嘗衰是之謂強其骨莊子曰
 同手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

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
 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汨性
 命之情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故曰常使
 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辨者不
 敢騁其辭勇者不敢奮其技能者不敢矜
 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詩三作聰明矜機巧滋
 法令以盡其衆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九德咸事俊又在官
 豈以知為鑿也行君之命致之民而已為
 無為則無不治矣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
 而忽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為出乎無為
 而已萬物之變在形而下聖人體道立乎
 萬物之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物有作也
 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
 豈有不治者乎故上治則日月星辰順其
 序下治則鳥獸草木各遂其性
 王介甫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論所謂不尚
 賢者聖人之心未嘗欲以賢服天下而所
 以天下服者未嘗不以賢也群天下之民
 役天下之物而賢之不尚則何恃而治哉

夫民於襁褓之中而有善之性不得賢而與之教則不足以明天下之善善既明於已則豈有賢而不服哉故賢之法度存猶足以維後世之亂使之尚於天下則民其有爭乎求彼之意是欲天下之人盡明於善而不知賢之可尚雖然天之於民不如是之齊也而況尚賢之法廢則人不必能明天下之善也噫彼賢不能養不賢之敝孰知夫能使天下中心悅而誠服之賢哉齊桓公問於管仲曰仲不幸而至於不可諱則惡乎屬國桓公賢易牙而仲以為易牙於己不若者不比數之無若隰朋者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夫使其得上忘下畔之人而尊之於上則孰有尚賢之弊哉或曰彼豈不謂是耶特以弊而論之爾不貴難得之貨至使心不亂尚賢則爭興貨難得則民為盜此二者皆起於心之所欲也故聖人在上不使人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此二者則能使心不亂而已矣尚賢則善也不貴難得之貨

為盜惡也二者皆不欲何也蓋善者惡之對也有善則必有其惡皆使善惡俱忘也世之言欲者有二焉有可欲之欲有不可欲之欲若孟子謂可欲之謂善若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是不可欲之欲也字說谷能受也欠者不足也能受而能當患不足者欲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老子不該不偏一曲之言也蓋先王不尚賢亦非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亦非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亦非不見可欲雖然老子之所言形而上者也不尚賢則不累於為善不貴難得之貨則不累於為利惟其如此故能不見可欲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夫善積而充之至於神及其至於神則不見可欲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夫虛其心所以明不尚賢實其腹所以不貴難得之貨強其骨所以明不見可欲夫人之心皆有賢不肖之別尚賢不肖則有所爭矣故虛其心則無賢不肖之

辨而所以不尚賢也。腹者能納物者也能納物則貴難得之貨矣。貴難得之貨則民爲盜矣。腹既實則雖有難得之貨亦財聲色而已。凡所可欲者皆爲欲弱其志所以無求強其骨所以有立。惟其無求也故不見可欲而有立矣。無所求而有所立君子之所貴也。惟其能貴於此則無不治矣。常使民無知無欲虛其心弱其志使民無知也。寔其腹強其骨使民無欲也。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民貪其莫皆無知無欲雖有知者亦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有爲無所爲無爲無不爲。聖人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蘇頌濱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強其骨尚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於無有而至於盜見。可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爲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

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善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寶貨而貴之。術可欲以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常使民無知無欲至不敢爲也不以三者術之則民不知所慕澹乎其無所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爲無爲則無不治矣。即用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爲無爲也。呂吉甫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聖人知夫美斯惡善斯不善而我無容私焉。故雖靡天下之爵因任而已。而賢非所尚也。民之爭常出於相賢知賢非上之所尚則不爭矣。故曰舉賢則民相軋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聚天下之財者養人而已。而難得之貨非所貴也。民之盜常出於欲利知貨非上之所貴則不爲盜矣。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君

子之所欲者賢也。小人之所欲者貨也。我皆不見其可欲，則心不亂矣。然則不尚賢者，非遣於野而不用也。不貴難得之貨，非委之地而不收也。內不存諸心，而外不遺其迹而已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骨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矣。常使民無知，無欲，至則無不治矣。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尚，而貨非上之所貴，而為之非所利，故不敢為也。夫唯如此，則無為無不治矣。

陸農師曰：不尚賢，使民不爭，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此所謂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所謂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民不見善之可欲，則無爭之亂矣。不見利之可欲，則無盜之亂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則無不治矣。心者有知而擇腹者無知而容，志者有欲而動骨者無欲而立。是故聖人之治，虛其心實

其腹弱其志強，其骨虛其有知實，其無知故能常使民無知，弱其有欲強其無欲，故能常使無欲。

王元澤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賢者出眾之稱，尚之則民夸企外慕爭之端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民衣食足而性定矣。妄貴難得之貨，則其求無已，必至為盜。蓋民之失性由妄生，分別此篇務在齊物，使民復性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昧者妄見可欲，所以為心之潰亂。惟聖人能知諸物皆非真實，故萬態一視而無取舍之心。是以心既常夷，物豈能亂之。是以能不尚賢，不貴貨也。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心虛則無所分別。此申不尚賢之義。腹實則無所貪求。此申不貴貨之義。志強則夸企而爭勝，志弱則無營於外。此又申不尚賢之義。骨強所以自立，自立則外物不能遷。此又申不貴貨之義。常使民無知，無欲，知則妄見欲則外求，二者既除，性情定矣。自不尚賢而化之，可使至於無欲。使夫知者不敢

為也智足以亂衆者禁而止之為無為則無不治矣為無為非無為也為在於不為而已期於復性故也切嘗論之三代之後民無不夫其性者故君子則志強而好善求賢無已小人則骨弱而慕利逐貨不厭志強則多知骨弱則多欲或有知或有欲雖所趣不同而其徇外傷本一也惟聖人不然弱其志則非所見者卑而求近以為無所求而道自足也強其骨非以自立而為賢將以勝利欲而尊德性也夫然名不能移利不能溺而性常定矣

劉仲平曰不尚賢至使民不為盜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古之道也後世聖人亦可以復諸此乎曰難得之貨不貴之易也於其所謂賢而無以上之難也時也然而尚賢有道惟賢然後尚之而莫之貴也由是天下信之而亦至於勿爭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貴貨也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尚賢也遠人格民不為盜也邇人安使民不爭也不見可欲

使心不亂可欲者善也所不欲者不善也聖人之道人者以可欲得之則無欲矣可欲者窮理也無欲者盡性也可欲者可語人以始而不可求人以終終以可欲亦歸於不善而已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可欲者善也故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知善之所以為善者不可不深知此也是以聖人之治至則無不治矣虛其心則愛惡息愛惡息則志平一而同手道虛其心弱其志所以養神實其腹強其骨

所以蓄精而常使民無知無欲也
劉巨濟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古者聖人作其道足以衣民之瘼方斯之時賢未尚也世衰聖人不作知尚賢為世所尚又未必賢則徒屬民以食之而使民窮以不肖亦安得無爭者乎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古者賤貨定衣食而已世衰上貴貨專利而使民窮於不足亦安得而無盜乎然上尚賢則亦不能致貨蓋為君辟土地尤有庫古之民賊

而今之良臣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目前
 諸欲以適情為可則不能不見也以不見
 之則其心定矣尚賢不貴貨者皆可欲之
 事也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虛其心者
 以尚賢貴貨出於世衰非聖人之治故也
 虛其心則畢萬物已足治矣何俟於賢乎
 實其腹者經曰身與貨孰多蓋養精以實
 腹則所有非所有也何事於貨乎弱其志
 者志者心之使也養神則心虚心虛則神
 定神定則無所用而弱矣強其骨者骨者
 體之幹也養精則腹實腹實則精盛精盛
 則骨強而立常使民無知無欲凡民知欲
 不能自無能使之無而已虚心弱志使無
 知故也實腹強骨使無欲故也又使民常
 則善矣蓋有知則恥不尚賢而爭有欲則
 思貨而盜使夫知者不敢為也使民常則
 固善矣不能使民常則亦必有知者焉使
 夫知者不敢為可也使不敢為則固亦道
 矣不言欲者欲生於知而已為無為則無
 不治矣為無為謂使敢為者不敢為也敢

為者不敢為則無知無欲之得安其性此
 其所以治也前章言聖人以事教為應為
 尚賢貴貨皆事教之緒餘故次以不尚賢
 此章言聖人治身以化民使至於無知欲
 則賢與貨固外物也後世尚賢貴貨既不
 可廢而為上者苟能虚心弱志則雖徇利
 實徒厲民以食之事矣實腹強骨則難貴
 貨必無損下益上寶珠玉以殃身之事矣
 夫如是則治於人者食人人孰使之爭有
 餘不足分定而止孰使之盜
 崇寧八註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
 治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
 欲也蓋聖人在上不尚賢不貴貨使民不
 累於為善不累於為利也心不虛則亂腹
 不實則有欲志不弱則有剛骨不強則不
 立實其腹則無嗜欲矣孟子曰行有不慊
 於心無是餒也又云人無飢渴之患心為
 患也莊子曰嗜欲深則天機淺則困矣
 弱其志無暴其氣又云士尚志而此謂弱
 志者何也孟子方以士人言之故進之老

子以反本言之故退之

劉驥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
不尚賢則忘名忘名則民無所夸跂故不
爭不貴貨則忘利忘利則民無所覬覦故
不為盜不見可欲則使人息其愛欲之心
故不亂三者既除性情定矣然後可以虛
其心實其腹虛其心者物我兼忘也實其
腹者精神內守也物我兼忘則欲慮不萌
而志自弱矣精神內守則形體充實而骨
自強矣弱其志則貴乎無知強其骨則貴
乎無欲故常使民無知無欲也無知無欲
則見素抱朴而造於道矣聖人之道虛无
自然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使
夫知者不敢為也為无為則其為出於不
為自然之妙用无不治矣此莊子所謂遊
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无容私焉而
天下治以其得大道冲虛之用也故次之
以道中

趙實庵曰初舉不設智巧○一去又辨○
不尚賢使民不爭前章以聖人无為之功

而治天下至於功成不居是得真常之用
也豈假外鑠於我哉所以聖不必絕不知
有所謂聖也智不必棄不知有所謂智也
蕩然无心而已矣觀夫三代已還不知有
所謂无為者也故千里裹粮親賢以圖治
矣老氏傷其不探本也故繼之不尚賢夫
任大也不必任小有聖也不必有賢大則
體道之无為聖人之事是爾小則任智而
矜誇賢者之事是爾故大聖有作治本无
為使天下之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絕企
慕誇爭之心易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者是也性命既正則純純當常機心不作
賢與不肖孰能辨哉我欲無為愚其耳目
我欲成治一其良心智端起而機偽生巧
意作而爭心起及其變也豈勝治哉蓋中
人之性可上可下以道化之則歸乎純以
賢誘之則進乎爭爭心相仍民性遷矣雖
欲任賢而禁民之多知曾不知正容悟道
治容誨淫故不尚賢者至神獨運也上古
之君不聞有佐義襄之代亦所未聞至於

黃帝有坂泉之戰而始有風后力牧之臣
 問治生之道則有更區歧伯之師厥後聖
 道尚存而求賢已切詩云南有嘉魚則樂
 與賢南山有臺則樂得賢至于簡弓刺不
 用賢丘中有麻刺賢人放逐役童刺不與
 賢人圖事則知大樸既散之後賢者不可
 不尚也老子欲還純返樸於衰周之世故
 以不尚賢為言無他使民純樸則不用爭
 使民賤物則不好貪凡以救當時之弊而
 已然則尚賢使能先王正禮義法度也不
 尚賢不使能老子則欲清靜無為也迹雖
 不同其於為治則一也所以抱甕灌園發
 子貢之所問耕田不仕為伯成之所逃又
 馬蹄胠篋宜蒙人之所指 二除愛利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尚賢使民
 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
 欲使心不亂此一節謂之三法通玄義前
 二句言治法後一句言治已先得治已之
 道然後可以治民治民者以正也正則不
 邪不邪則無欲無欲則心虛心虛則不亂

不亂則萬物服萬物服則智謀不用矣奚
 以賢為貨者交利而俱贍人我之養畢足
 而止金玉雖貴不能濟飢以道化之其分
 各足無使賤者僭於貴貧者強於富苟有
 奔競則越性命之情而矜誇奇物此必在
 乎人主敦尚素樸不務榮觀天下之民不
 約而化如漢文還千里馬晉武焚雉頭裘
 則天下貴貨之心在矣是知至治不在三
 器韓子有言要道存於四維賈生極論至
 於治已以無欲則心間無事無事則生定
 矣至于巧者不敢矜其智能者不敢矜其
 才孰能投其所好哉昔之人主不體至道
 務以欲利勝已而奸臣得以投其所好未
 有不由是而亡也太甲曰欲敗度役耳目
 者欲所為也苟卿亦曰由欲謂之道盡嗽
 也從人所欲不為節限則天下之道盡於
 快意聖人之治苟能去欲而虛心則夫神
 天明照知四方未足為遠也 三正性情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謂不以一物為累
 其心者則其心自无矣凡稱見者非獨眼

見六根皆見因見即欲多欲亂心固不
 淨且眼為六根之首以眼為見根眼本為
 見見所為塵審物為境耳雖曰聽聽實耳
 見見所為塵審物為境鼻雖曰臭臭實為
 見見所為塵審物為境舌雖曰味味實為
 見見所為塵審物為境身雖曰觸觸實為
 見見所為塵審物為境意雖曰識識實為
 見見所為塵審物為境此名六根六根生
 六塵六塵對六境謂之三十六十八界輪轉
 生死之因緣也所覺不同同謂之覺所見
 不同同謂之見六欲所取本同一心從心
 所分三界唯識六根取境藏之於意意亦
 是心心為藏識六根謂之六識上有六七
 兼之為八七識者為六識般運業境而歸
 八識七識亦名意八識執三藏謂能藏所
 藏執藏能與染淨所知諸法為依止是故
 名為種子七識八識同名曰意亦名曰心
 故此六欲染亂一性性者心之生心實性
 也自无始已來使我不得歸入正道由汝
 六識取受无厭使此心終日營營流轉愛

風未嘗暫止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
 外如風中燈焰不停故如風中亂絲不整
 故夫既一心不理是心隨境轉轉不休
 心神耗動日趨妄境化為異類無由返本
 欲之害性可不慎歟蓋欲非一日而積也
 性非一日而染也中有無明為已主宰自
 无始已來至今日也且如初入胞胎緣不
 淨境業報曰因愛即生初入胞胎從愛中
 來愛中有欲逐生此心至於嬰孩之時雖
 情未開喜怒已生於心矣速至能別人事
 六欲所起分裂六處受用一境欲生一心
 所起境既无量心亦无边惟彼一心不知
 所住是欲勝而心亂故也是故三界初上
 六天名曰欲界第一太皇黃曾天人六色
 根俱染太明玉完天人一欲根羸淨五欲
 根羸染清明何童天人二欲根羸淨四欲
 根羸染玄胎平育天人三欲根羸淨三欲
 根羸染元明文舉天人四欲根羸淨二欲
 根羸染上明七曜天人五欲根羸淨一欲
 根羸染以上六天謂之欲界太真科曰初

下二天果報尚麤猶以身交為欲次二天以執手為欲第五天以口說為欲第六天以眼視為欲今緣六欲感此六天凡一根麤淨上進一天六欲總超上登色界自此以性一切銷盡方登无色界天凡稱无色是无欲也蓋修行之始去欲為難自六趣以至於為人自人道以至於為聖超證之門以漸消也經曰少私寡欲易曰懲忿窒欲經言其漸易言其損雖然學者之所修固如是也而與物委蛇而同其波者又非起心而絕之无根也孰塵也无塵也孰境也通乎此則真人哉○次為治之要○一牒前證治本一○是以聖人之治前三句為三法通玄義後四句為四事成治義是以字牒前起後謂聖人能知此三者又在二十六虛心實腹弱志强骨是使聖人行道也皆言之有緒矣不尚賢絕巧智也不貴貨絕珍異也不見可欲寧心也此三者為治世之根基不立則何以求安乎學之為王者事其以久矣此三者聖人亦常聞之矣聞

之則志於行之也又行之在乎四事矣故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所謂光大者行此四事也一曰虛其心二曰實其腹三曰弱其志四曰強其骨○二湛然无物○虛其心虛其心者虛有四說焉三說非一說是一曰如太空之虛二曰如空谷之虛三曰如虎在丘之虛四曰以一為虛夫太空之虛空谷之虛丘虛之虛皆非也此非空非谷非丘之可比也乃一之虛也若夫以其心如太空之虛則獨覺之人厭離煩惱使一毫不累於心坐觀虛空空極渺漫无能作為豈出治之聖人守此為虛哉此其一也又以空谷之空為虛此特山之有之穴空而已空谷傳應以虛感聲聲出亦虛兩虛相合能應而已雖然以谷沉心一无所作響則應之豈不善喻經亦曰谷神不死凡言谷神谷中有神也非特空谷而已谷而无神則所謂神靈者果何物乎我呼彼應是和也豈有人君之治和而不唱者哉不唱而和則失

常矣此谷虛不可以比出治聖人之心此其二也字說曰虛在丘則虛立虛則人不敢進夫王者之事以天下為一家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皆欲愛利之至於四海咸使歸向豈特如虎之在丘絕物為虛邪此三也今之所言治者以一為虛是也夫一在坎則實在離則虛水火之相生精神之運用不可須臾離也故聖人精神之運心術之動法諸水火有不測之神一本也道生一一為虛不生而為有生之宗无用而為眾用之祖一況君也其在象則三畫而成乾三三兩兩之則三才變通也自一自三而六至於三百八十四爻一无不在矣一即神也以虛泛應虛固无用其果不用乎聖人之道役人也不為人所役役物也不為物所使一而不二制命也漢策曰命非聖人不行一而不紊靜之至也靜而不變道之常也不變而變道之用也物變我靜守手一也我靜物動觀其復也則知一者无為也无為而无不為也帝王之心

通乎三玄以行四事孰謂虛无為不治哉此一為虛是也○三道備純乾實其腹八卦以坤為腹化為五材者在地成形而坤則藏之故為腹又背為陽腹為陰以其主藏則藏往者是也土主意出而為新也歸而為往也皆主藏之以其多藏故曰實腹又以坎離二象觀之坎實其中有實腹之象離虛其心有虛心之象坎剛離柔則心腹為剛柔也經曰人法地易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然實者非虛以通之則不神故曰黃中通理若夫虛者不履實際則不至清淨覺地御注曰虛心則公聽並觀而无好惡之情公生明是也離為火火文明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實腹則足平泰而无貪求之念容乃公也坤為腹腹主容聖人中正以觀天下是也向之所論虛心實腹顯聖人出治之用也夫虛實之用在人為事也在卦為坎離也在氣為陰陽也用之為人事如彼其言也用之為坎離法故不同也且陽實而陰虛煉丹之法使二八

陰消九三陽長陽純則仙陰純則死坎以內外為陰離以內外為陽火上水下則未濟降火就水則既濟從天地之道自子至午變純陽自午至亥變純陰自然之運也故曰天地以順動此乃循常施化也及在人身豈不隨天地之為陰陽邪凡隨天地之為陰陽是未得制之之法也不免與造化為流人而已不知制命在我者也凡陰陽之道順之則死逆之則生太白山人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此逆也逆則生太率論之本非逆也乃和會也致之似逆歸之曰和太上曰水火比於道之真體水火之用是以術而制之使夫坎中之一補離之虛心變離為乾其道成矣若虛心未實離坎徒迷真人曰陰坎徒迷一陽離五見形是也平叔曰點化離宮腹裏陰極而論之在得一也既得一在火候也非火候數足豈能補之或曰經不及是止論聖人之治此何以及之不知五千言長生之宗也出可以治世

入可以登仙安期生策士也張子房王佐也期不用於楚良成功於漢二人皆登仙是出處有道也昧者豈及於斯乎○四柔順自守○弱其志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御注曰志強則或徇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厭今夫愛者趨者是氣也氣可使之和和則內以安神外不逆物苟不和也豈免攫拏而傷物暴并以戾人非氣之自使志實使之也故曰志者氣之帥老子以懦弱謙下為表言夫志不得不弱然則以治道論之志意不大識量不遠豈足以當大事乎必須剛也剛則決柔豈特剛而不柔邪柔以返剛聖人體天一剛一柔迭相因也不夫則不決決則乾道成也又剛過而不中過則有悔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夫能用九者弱志之謂也揚雄曰見善明用心剛夫見善則明道也明道於我則志氣自大矣在君子則謹守其志深藏若虛故以弱而守之也苟不能以弱而守之則氣暴而不純凡養氣之道柔順為本經曰豫若

冬涉川猶若畏四隣使內不犯外猶之處
 子不然則喜怒交攻而傷其和矣長生之
 宗莫慎於此胡不觀乾之九五飛龍在天
 剛得位也進不可極極則有悔矣大有之
 上九宜其剛而不中也然且履信思乎順
 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雖然時也而性
 在其中矣若夫弱志以守一自非聽之以
 氣者必反是矣○五立德明道○強其骨
 向所謂不尚賢也下為能知也虛心已下
 四者為能行也至於強其骨尤見其能者
 也何以言之骨強則有立易曰信以發志
 也主信則有立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息體乾之道則行而無所礙動而無所
 逐信以主之也無信則不立此又至剛至
 大者之所能行也蓋自虛心實腹弱志以
 養之至於此則所謂善養吾浩然之氣充
 塞乎天地之間確乎其不可拔也孰能禦
 之經曰強行者有志此自養之以柔然後
 能至剛也易以先剛而後柔老子以先柔
 而後剛用之各有其道也夫腎為一水一

石水柔也喻志石強也喻骨凡自柔至於
 剛而酌然可見者一陽生於至陰之中柔
 極而剛也一陰生於至陽之中剛極而柔
 也若是乃知剛柔之迭用也若守之而不
 行則曰自晦自晦者豈能利天下後世哉
 聖人觀天之道豫以順動風雷雲雨施於
 天禮樂刑政施於人內且不剛焉自立矣
 是以骨強則有立弱以守之正以行之者
 也如有所立卓爾則異乎振也欲矣觀夫
 天下學道之士多矣有知之者知之而不
 能守守之而不能行無他焉是欲利之心
 勝而清虛之道難反強其志而弱其骨也
 譬如多積貨財閭戶守之不能留遷何由
 富矣御注曰骨強則行流散徒言无中下
 矣惟自強不息者為能體此○三政化所
 及○常使民無知無欲此一句總結前義
 下一句示以法也常使民無知無欲則是
 重明向上不尚賢不貴貨不見可欲以至
 虛心實腹弱志强骨言聖人出治天下有
 此七者誠無他焉使民無知無欲是也尚

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責貨則多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攘奪詎謾無所不至見名之可欲見利之可尚皆失道者也惟聖人為能去此三者民自無知也亦無欲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蓋以上之人作聰明務機巧而為之誨也及其已甚刑法不足以齊之董子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此昔之在位者教之不善風俗漸染之深不可一日而化也今雖欲以法而禁之令而申之彼其好惡之心尚在當以道化之則可也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大備乎成周而智巧盡矣故曰周衰而道微可知也老子作經意在乎此雖然豈止為當時而作將以為萬世之著述及其亂也何異乎戰國是尚賢責貨多欲之過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堯聞童謠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苟在上之人多知多欲而欲其無知無欲是不可也猶之惡醉而強酒誠不若以至誠而化之純朴以守之在上者如愚在下者無知即莊

子謂上如標枝民如野鹿何威福之用哉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民始疑矣○二標前智巧无施○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經曰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莊子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无道聖人生焉多知多欲熒亂天下至於民失常性又欲以刑威而禁之茲又大亂之本也秦之毒天下智巧勝矣不能用仁義而以刑威欲治天下思不及民故其忘速矣然民豈无知也可使藏之而不用惟上之人不啓其端則下之人有知而不敢為也陰符經曰絕利一原用師十倍其此之謂也若使夫知之者敢為則紛拏不足而禁矣一至于此雖欲誅之有不勝誅者矣故曰我无為而民自化○四顯无為之功○一化行无彰二○為无為此一句總結一篇之義以明聖人出治雖无為而未嘗不為无為則絕物有為則近事所謂事非道也而事實出於道矣使為之而不見為之之迹治之而不顯治之之功斯善矣且如之何使為而不

見為之之迹治之而不顯治之功乎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不動者性也感而遂通者情也性本無為道之體也道之為性其實無形有極而作則天地至於萬物无不由茲而出焉傳曰萬物職職皆從无為殖是道也出於聖人之心而應次二之神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无非精神之運動者也夫見於精神之運動者則有為也運而不見其迹者本無為也且不為也天下一日二日而萬機其可置而勿論乎勿論則不治若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則又勞矣勞則墮墮則不治矣凡為之道豈免仁以仁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信以質之恩以愛之刑以威之哉若出治而畧此數者且欲求治又不可得也上古不用禮法羲皇已用結繩大率上古之時民純事簡无為之功易可見也若謂後世只可有為不可无為則是道不可行也惟體道之聖人能通乎此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惟不廢一物也道實有為之及乎求道

也道本无為矣茲所謂為无為者是也嘗試論之无為者内聖也有為者外王也内聖則淵乎其虛外王則興事造業以淵虛之心而為事業則事出於道道本於虛有為无為混而无迹豈俟他哉是篇歸之不尚賢欲聖人之獨化也獨化則神矣有能不親賢道而致无為自然者大聖之治也若需賢佐者則迹也請以神觀大聖之教人也搖蕩人心使之成教易俗其朴徐徐其覺于于无事而萬物化无為而百姓定此神也請以迹觀堯禪舜舜命九官皋陶曰知在知人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又曰百工惟時庶績其凝則朝廷既治可以率天下矣至於仲虺之稱湯用人惟已皆須賢以為輔佐也又曰旁求俊乂而共成天下之治則烈者為之謀能者為之使君逸臣勞此見乎迹是君能任人以成无為之治也彼無所待聖之无為也此有所待賢而致无為也蓋得賢則治失賢則亡不尚者存於大聖人也世嘗謂老子之

道徳類鴻荒井用中之道其何以云有為
為則是不發中滿也 二道契自然 則
無不治矣如上則見无為之功矣至於无
為則與道為一
道徳真經集義卷之七

一第八卷 義集經真徳道

道徳真經集義卷之八

詩三

擬遠大師常德路去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卿兼樞密院總樞于易兼校正

不尚賢章

邵若愚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為無為則
無不治矣夫不尚賢能者恐人矜智王所
好者謂之風民樂隨之謂之俗上矜賢智
下心競趣不尚賢使民不爭其名故也食
之為貨務資贍養豈貴珍其難得貴乎難
得民必深藏凡入之情與之則不受藏之
必竊奪治世非不用貨不貴珍奇難得之
貨者使民不為盜故也下民不見名利可
使欲心不亂其民自治是以聖人之治不
尚賢使民無知無知則自足心虛則
能容萬物故云實其腹不貴貨使民無欲
無欲則自弱其志志弱則不隨境轉故云
強其骨常使民無知則虛心无欲則忘境
心境兩忘無所攀緣萬事俱息使夫有智
者而不敢為聖人為無心之為則天下無
不治矣

王志然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夫語道而非其序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安取道莊子九變之序五變刑名可舉捨是若倒道而行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安能治人驟而語刑名者由未知所以為學為治之本意歟且名者實之實名實既定乎內外之分天下之人爵因任而已豈有賢者棄之野而不用者哉而老子謂不可尚之之意其有深旨焉故莊子曰舉賢則名相軋尚賢則起爭之一端以至天下大駭智詐是非頡滑解垢儒墨畢起其不可尚者如此聚天下之貨財養天下之民人而民熙熙然擊壤而歌鼓腹而遊物物而不物於物烏可竊竊然而貴之哉老子謂不可貴之意其亦有謂以天下之萬物職職芸芸各有所繫焉既有時而成必有時而毀既有時而貴必有時而賤付之自爾詎可容心哉人欲貴之者唯必得是求求之不得將決性命之情以爭之以至攘奪覬覦靡所不至豈祇為盜而已此蓋

上有所好下有必甚者焉經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云富貴是人之所欲至如目擊耳聞鼻嗅舌嘗侈情動心皆謂之可欲苟欲之無饜者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不足以供其求君子之所欲者名也小人之所欲者利也舉天下賢不肖皆不見可欲之欲則心常寂然何亂之有所以聖人常虛其心不為一物之所困常實其腹不為一物之所破內觀其心廓然無有外觀其形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遠視其物物無其物故志弱而有用骨強而有立志之所之有所操則有所守焉腎主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矣心主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由是萬化生乎身精神生乎道以此治人事天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唯其如此則无不治矣莊子曰同手無知其德不離同手無欲是謂素樸素樸則民性得矣若然者天下焉知貴之可尚不可尚貨之可貴不可貴者

黃茂材曰不尚賢至使心不亂方且和其光惟恐人之知何賢之可尚故民不爭不爭者各安其性之自然方且窒其欲惟恐物之擾何貨之可貴故民不爲盜不爲盜者取足於身而有餘不見可欲非閉其目而不之見也物之交於吾前而動於吾心者甚多將不知見其可得乎惟能見其無有可欲之處然後不足以亂吾心何者毛嬙麗姬天下之美也人莫不欲之而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推此以言誠無見其有可欲者則心不亂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實其腹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然自喪其偶能養其心至此則可謂之虛矣一飽之外雖有珍羞百味列於其前惟恐其不亟徹而去此腹所以欲其實也經曰聖人爲腹不爲目弱其志自強者有志今乃弱其志何也自強則可以進乎道弱則可以到於日損之地矣強其骨老子之道深乎強強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今強其骨何也戒乎強者惡其

與物爭也強其骨者自強也夫道獨立不改非自強者安能致乎常使民無知無欲老子以治國治民況於其身所謂使民即是其身無知無欲非頑然如木石之無所欲也其始也不能無知去其知至於無知其始也不能無欲去其欲至於無欲則自非有道君子其積所至其孰能之使夫知者至則無不治矣夫道自然豈可以智爲之惟能爲無於無所爲斯可矣程泰之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使心不亂其人賢矣表而出之以暴耀天下則必有恥其不若而強與之爭故莊子曰舉賢則民相軋也貴難得之貨則必有棄業趨利而不惜爲盜者故曰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也爭且盜皆其觀可欲而生心者也若上之人藏好惡而不示下之人無所趨以爲利則凡其可欲者不復見前心自不亂而爭盜自息此老氏正本澄源之道也蔣閻勉之言治曰必技公忠之屬而無可私民孰敢不輯勉之此言蓋堯舜以來舉善而

教不能凡致治者之所共也而季鞅譏之曰若子之言則其自爲處也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蓋譏其表而出之則昭昭乎如觀臺之招物也則見可欲而往焉以爭者多也然則見賢而不尚豈其無別哉泯迹以息爭忌焉耳矣凡老氏之教所欲藏用自晦者其意皆類此也見之讀如現上之人出而示之之謂也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常時存想者爲心臨事欲爲者爲志腹所以飲食也骨所以負任也老氏書有寓言有實言此之腹也骨也誠即其實而命之也後章曰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其當實而虛之者也又曰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此惡其強而求以弱之者也庚桑子之居畏壘也其臣之晝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不使其心得有仁知焉是求以虛也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擁腫鞅掌非骨強而耐負荷者不在數也此其立庚桑之則而譏堯舜之舉賢任知者然也常使民無知無欲民之有

知則智多而難治者是也其有欲則覩可欲而爭且盜者是也老氏之貴无爲也欲以無事處天下而使天下亦安於無事也莊子之言治效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素朴而天下之性得矣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使民無知無欲將以愚之也而其中有桀黠不受愚者是所謂智也智則不復可愚矣於是舉天下皆順吾教則皆無知無欲矣無知無欲則安土樂業不可誘之爲亂矣雖有智者知其無與附和則亦意消而不敢復爲故曰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正其自謂可復結繩者由此其致也莊子取是語而託之上古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智無所用之正明此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旣曰無爲矣而又有夫爲無爲者焉則豈委事功而不作也哉以無爲爲居而以無事行之是之謂爲無爲也我以無爲鎮之而下以無知無欲應之

所謂無爲而民自化無事而民自富者也則安有不入於治也

詹秋圃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安民章所言不欲尊尚賢人使民不在借而爭名不貴珍貨奇寶使民不爲盜竊不見可欲紛華盛麗使心不生妄亂是以聖人治民久欲與之相安在我必虛其心而去嗜欲常使斯民無知無欲雖知亦不敢爲則爲無爲而無不治安矣

張冲應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老子出乎上古其風淳俗厚人皆質朴日以无爲名利俱忘聲色不作五神不亂蓋自上古降民改而皇皇改而帝帝改而王官以鳥名繼以龍名又繼以王侯卿大夫以美名之則虛名日盛而世所尚者行權之賢是以比干爭而死夷齊不能爭而隱以激紛紜征戰之苦又自鑿山耕海鑿石淘沙良金美玉感之未已奇珍怪寶感世愈甚世所貴者罕獲難得之貨是以虞比懷玉而喪國石氏藏寶而喪家以成滅

身傾德之禍又自笙簧之淫聲逆耳于女之淫色迷目異味逆口異香逆鼻異服逆身神昏精亂而以所欲之形狀畢露是以商亡以長夜之飲陳破以後庭之曲以起弒逆暴亂之階皆此三者之故也故上古

聖人所以治乎其人者無他不尚行權之賢不貴難得之貨不縱可欲之感則上行而下效之斯無以動人心之爭之盜之亂者矣故虚心下而不爲三者之所拘實腹運道而不爲三者之所耗弱其志而不尚不貴不欲強其骨而常健常康常寧人有以觀我之无爲則自然无知无欲矣或有知者欲尚其賢欲貴其貨欲華其五鬼心鼻口耳身欲亦不敢爲也故人皆爲其所无爲而人无不治者矣

張靈應曰心不虛明如何得其炁冲和以實其臟腹志不卑弱如何得其精膠固以強其筋骨心常虛而炁不虧志常弱而精不耗這腹便充實骨便堅強更有何趨蹌夢遺之患大凡人一時趨蹌昏炁不冲和

中來寢夢遺失皆精不膠固中出要皆悉
不冲和只是心不虛精不膠固只是志不
弱

白玉蟾曰不尚賢為子當孝為臣當忠使
民不爭飽不思食不貴難得之貨黃金與
土同價使民不為盜如意無他不見可欲
耳目之間心實在焉使心不亂去即喚回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
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
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
治矣

廖粹然曰不尚賢有道之士不務榮華使
民不爭默識如愚無爭三昧不貴難得之
貨觀世財如灰塵不貪而不欲以內行為
至寶自愛而不自貴使民不為盜知是不
欲不見可欲外不著物內不自見使心不
亂同太虛空如如不動是以聖人之治主
上以道治國吾亦以此修身虛其心以虛
為身以無為心實其腹神然沖然清淨自
守要將坎位中央畫點化離宮腹裏陰弱

其志專悉至柔頑然不動強兵戰勝功成
後弄虛俄然出地雷強其骨潛形於身而
不出藏神於心而不見水火抽添丹就日
金筋玉骨自堅強常使民無知無欲國安
民富更無他吾之子孫亦無事使夫知者
○省得此理不敢為也何嘗妄作為無為
○道常自然則無不治矣子能知一萬事
畢也則一不快哉

陳碧虛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夫人君之謙
下雌靜不矜尚己之賢能則民之從化如
風靡草柔遜是守何有爭乎經曰我無為
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又解曰人君
靜大臣明刑不避責澤不隔下賢不肖各
當其分則士無爭矣若人君依違大臣回
佞雖尚賢求士則外忠內僻情毒言和之
才至至則姦偽生而交爭起嚴君平曰盛
德者為主微劣者為臣賢者不萬一聖人
不世出夫天生之賢匪由尚出也又曰譬
如使鴛鴦驕驕並馳於夷道鴻鵠鷓鴣雙
翼於青雲則賢不肖可知矣此乃自然非

由尚也故曰不高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也言上化清靜民務耕織藏金於山指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則民無貪盜之心矣又解曰驪龍夜光之珠金玉錦繡之玩君王不貴臣民無貪盜賊於何而有語曰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鴻烈解引神農之法曰丈夫力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矣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可欲者謂外物或情令人生可尚愛欲之心也而曰不見者非遠絕不見也謂不以見爲見而爲無爲也若乃人君見外物而無可尚愛欲之心者是不爲色塵所染亂則性原清靜恬澹而復其真一矣人君能守乎真一則使民心不亂而淳朴之風可致矣嚴君平曰世不尚賢則民不趨不趨則不爭不爭則不爲亂世不貴貨則民不欲不欲則不求不求則不爲盜世絕三五

則民無喜無喜則無樂無樂則不淫亂此自然之數也鴻烈解曰今君子佩請飲楚莊王莊王許之子佩疏指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疆臺疆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博奕音義曰古本作使民心不亂河上公開元御本作使心不亂亦通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大聖人之治先治其身然後及于家國也虛其心者謂无邪思也不役心逐境泊然內寂嗜欲頓消神物自定則其心虛矣莊子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謂心虛則純白自生福慶留止也實其腹夫聖人道德內充五神安靜恬澹泊自足貪愛不生故曰實其腹弱其志者心之事事在心曰志欲令舉心行事當守謙靜柔弱則道全矣強其骨骨者體之幹夫淳和足則體潤精神壯則骨強亦自然之理也常使民無知無

欲聖人所以常修身虛心者欲令百姓反樸守淳悅然自化也語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民雖有貴尚之知飾僞之迹者然已被其清靜之風淳樸之化而自灰心槁體不敢與動有爲之欲心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爲無爲猶言行無爲之道也無爲者謂不越其性分也性分不越則天理自全全則所爲皆無爲也物物無爲則貴尚貪求之心泯然都忘故淳風大行誰云不治

謝圖南曰不尚賢至使心不亂任賢使能人君當然之事但不當有好尚之名好尚之名立則小人將假託賢者之名以爭之矣難得之貨物之無益而反貴之重之无好下甚則有盜思奪之者矣可欲之境事之無補而耳目與接反動其心則將有變亂其所爲者矣在上意向豈可不謹是以聖人至其骨虛其心則不使人欲入於內實其腹則不使天理餒於中弱其志則意向不流於驕伏強其骨則躬行不憚於勤

勞此所以爲聖人之治常使民至不治矣欲生於知無知則無欲矣故上以無知無欲化則下以無知無欲應或未能使之無知而其間有矜知逞能者亦必陰消潛化而伴之退聽於不敢爲之地此所謂知者乃私心血氣之知非良知也若使敢爲必至害治故在上者爲之以無爲則在下者無不治矣蓋審論之民之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所好意向之不謹則視儀聽唱必有甚者古之聖人誠意以正心正心以修身修身以治國平天下精神念慮密運於一堂之上而風聲氣習奔走於四方萬里之遠應感一機不疾而速後世人主窮情極慾靡所不爲而反歸咎於天下之難化人情之難馴吁亦惑矣

林慮齋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尚矜也我以賢爲矜尚則必起天下之爭焉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便是此意我以寶貨爲貴則人必皆有欲得之心其弊將至於爲盜此二句發下面可欲之意

○也人惟不見其所欲則其心自定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此八字最好虛其心無思
 慕也實其腹飽思食也弱其志不趨競也
 強其骨養其力也言太古聖人但使民飽
 於食寸無他思慕力皆壯而無所趨競故
 其民純朴而無所知無所欲雖其間有機
 巧之心者所知雖萌於心而亦不敢有作
 為也聖人之治天下也如此而聖人於世
 亦无所容心其為治也皆以无為為之所
 以无不治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言聖人
 之教其民如此使者使其民也不尚賢不
 貴難得之貨皆恐有以動其欲心也動其
 欲亦不止此二事但以二者言之耳老子
 憤末世之紛紛故思太古之无事其言未
 免太過所以不及吾聖人也

范應元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尚好也賢能
 也又說文多才也爭競也謂偏尚才能之
 人則民必競習才能以爭功名而不反求
 自然之道也且小才小能可用於人而不
 可用人務才而不務德非君子也人君不

○偏尚小才小能之人而民自不爭不貴難
 得之貨使民不為盜難得之貨謂金玉之
 類儻貴之則民愛其物而患其无以至為
 盜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治理也理身
 以理天下也上無貴尚則民不妄想人欲
 去也茲不亦虛其心乎上懷道德則民抱
 質朴天理存也茲不亦實其腹乎上守柔
 和則民化而相讓氣不暴也茲不亦弱其
 志乎上無嗜欲則民化而自壯體常健也
 茲不亦強其骨乎能如是則可使民无知
 无欲也此四句有專就修養上解者然前
 後文皆有正己化民之意常使民无知至
 不敢為也蓋民知貴尚見可欲則有爭有
 貪而為亂故常宜使之无妄知无妄欲而
 使夫智巧之人不敢妄為也為无為則无
 不治矣聖人无貴尚之迹而不見可欲循
 自然之理以應事物莫不有當行之路則
 為出於無為也為出於無為則事无不成
 物无不和乃无不為矣
 薛庸齋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使心不亂

不尚世俗之賢則民不致爭矣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矣不見可欲之事則使心不亂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聖人治國猶治身虛其心則德大有容矣實其腹則境土不貪矣弱其志則治道尚柔矣強其骨則股肱不惰矣常使民无知无欲至则无不治矣同乎无知其德不離同乎无欲是謂素朴能使民若此雖有智者不敢為也夫无欲而天下足无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安非无為之治乎

休休庵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无不治矣抱道行不言之教者中虛外順无所好惡是以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有所好尚者情識使然也未免使人生能所生貪求或爭功或為盜進道育德者又當一念不生致于虛極微妙玄通然後自己靈明不亦貴重若有可愛可欲之念則忘情作惑亂真心矣是以聖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虛其心无我而量寬其无為而物自化以道為懷實其腹也弘无諍之德弱其志

也力行此道強其骨也能如是者使其識滅而无所知情亡

褚伯秀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古人所寶性賢見賢思齊此云不尚何耶為時人多尚己賢以啟爭嫉亂所由生惟其不高己賢斯能識天下真賢非謂棄賢於野而不用也世道交喪所謂賢者未必真尚者未必誠君術求賢之名士負自賢之志以詐運詐淪胥于惡而賢為虛器矣於家國乎何濟訓以不尚己賢是澄清源流而開四海來賢之路也貨之於天下買遷有無以給民用此云不貴者特謂難得之珍奇寸珠尺璧南金大貝聲色禽獸玩好之物無益於家國無補於饑寒上好下承殘暴以取鼓動天下之貪心上下相交盜矣若夫流行泉布絲麻粟帛民資以生養者未嘗一日廢是謂不貴異物賤用物適宜利用家給戶足亦何盜之有後世貪奢敗度利欲蝕心天下滔滔如出一律惟學而知道界限分明必不至越分苟求

玩物喪志食取充饑衣務適體室廬蔽風
 兩吉凶稱有無所享有限所求易足心無
 企羨何所動亂哉上不尚賢則下不爭名
 上不貴貨則下不爭利上不見可欲使民
 心不亂是皆原於心虛不受物故可欲無
 自入焉心虛則元神居腹實則元氣聚志
 好強而使之弱所以召和骨任勞而使之
 強所以有立虛心弱志使民无知實腹強
 骨使民无欲則雖有知者亦不敢以有為
 于上之无為在上能主无為之道行其所
 無事則天下事无不可為昔末句古本作
 無不為矣義長於治
 牛妙傳曰不高賢使民不爭夫賢者明敏
 聰慧才能也不尚者不自矜尚謙辭也既
 謙則光矣天下何爭之有哉是故君子不
 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讓於賢卑己以尊
 人蓋自卑則民敬尊之先儒有言曰我賢
 能矣賢能於我何有哉我崇高矣崇高於
 我何有哉我尊於人矣而我寧自尊哉苟
 於此振而矜之則我之不賢矣若我之不

賢則人將拒我非乎而何耶此不尚賢使
 民不爭之說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
 盜如夜光之珠明月之璧斯可謂難得之
 貨也苟子之不欲雖實之不竊天下何盜
 之有耶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
 者昔宋人以玉遺子罕子罕曰我以不貪
 為寶子以玉為寶以與我皆喪寶也却而
 不受此可謂不貴難得之貨之說也莊子
 曰絕聖棄智大盜巧止撻玉毀珠小盜不
 起此非使民不為盜之謂歟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夫心者一身之主也欲者意之所
 遷也大凡目有所見則必心有所思心有
 所思則必意有所為意有所為則是之謂
 欲也夫欲之所蔽心而得而清矣豈不亂
 耶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
 動性之欲也故大修行人常謹外視使不
 見可欲之事則自然身心清靜煩惱不侵
 毋致於亂也孟子亦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此之謂也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聖人者
 淵懿聰明者也其能繼天體道故常虛其

心也所謂虛心者遣其實也蓋天下無心
 外之理而聖人有窮理之心凡天下之理
 皆吾心之所有也惟虛以養之使無一毫
 私意撓乎其間則天地之奧皆可以察之
 也老君曰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无而和
 氣歸此聖人治身虛心之義也實其腹夫
 實腹者非飽膏粱充實其五臟也謂積精
 累氣以成其真也是以聖人故常尊其氣
 貴其形寶其命愛其神使真境長守生氣
 有精九戶不塞體得生神此聖人之治也

老君曰我命在我不屬天地我不視不聽
 使神不出身與道同久吾與天地分一氣
 而治自守根本夫根本者即神氣精之說
 實其腹之謂也弱其志弱者謂持也志者
 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今夫蹶者趨者是
 氣也善存養者常於平旦未與物接之時
 其氣清明之際常持其志無暴其氣使浩
 然充塞不致持亡則庶幾三百六十骨節
 之間無諸滯礙也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
 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

捨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
 此弱其志之說也強其骨夫強其骨者謂
 握固趺足昇腰凸背此修行之道也蓋聖
 人之治先虛心以造其理又實腹以固其
 精復弱志以存其氣今強其骨以行其道
 然夫強其骨之道可無說耶蓋大修行人
 行功既畢乃退火抽鉛使元氣自尾闕夾
 脊上關透入泥丸氣化為津從上脘出滿
 口含津凡三叩齒分為三嚙以意送之丹
 田復以周天火候養之是名玉液還丹此
 則強其骨之說也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
 者淳也無欲者朴也淳朴者無為也常使
 民者謂聖人先能服行然後使民無知無
 欲淳朴無為也蓋以其昭昭方可使民昭
 昭也如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蓋上無為
 則下亦無為也君猶風也民猶草也草上
 之風不偃天下無之然夫無知之俗淳朴
 之風玄古至德之世是也莊子曰至德之
 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
 直而不知以為仁相愛而不知以為義實

而不知以爲愚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李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此可謂淳朴之俗也然則先自上以風化下故云常使民無知無欲也使夫知者不敢爲也謂上古之世風淳无君臣父子夫婦三綱之可知無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可見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訪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知其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而民得性矣設使溟溟散朴之人特達聰明之士雖有其知無所用矣故曰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無爲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也明此而南面堯之爲君也明此而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而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而處下玄素聖王之道也以此而退居間遊江海山林之士服

以此而進爲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故云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楊智仁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不尚賢者富貴非所欲爵祿非我有上不朝天子下不謁公卿如是有不爭之德不貴難得之貨者奇珍異寶良金美玉皆外物耳我心坦然民心怡怡外不見欲內心不亂蓋明了之人見亦非見縱橫自在古云我若無心於萬物不妨萬物常圍遶聖人之行虛其心而不挂一物實其腹而養乎至精弱其志而常處謙和強其骨而養吾浩然我心淳淳民心朴朴無欲無知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无爲而无不爲則无不治矣書曰頽子罷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不尚賢也韋食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不貴難得之貨不爲盜不見欲心不亂是矣願以養正謙卑而導此聖人虚心實腹弱志强骨无知无欲无爲而无不治矣
喻清中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无不治

矣不尚賢使民不爭即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之意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即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之意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一語乃太上教人最契緊處子貢出見紛華盛麗而悅見可欲而心亂也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不見可欲而心不亂也達磨少林面壁九年亦是此意賢訓如我獨賢勞之賢大抵事事有求勝之心皆謂之賢如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每每欲加於前人非特矜尚智力而已漢文慕黃老之清靜卑辭厚禮和親遠人而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不尚賢也齊高帝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不貴難得之貨也大抵好色人之所欲也富貴亦人之所欲也犬馬聲色子女玉帛峻宇雕牆皆足以啓人之欲心惟目无所覩于外則心自不搖于中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道哉納之於無思無慮之域虛其心也而八口之家必使之無飢蓋慮盜賊起於貧乏也化之以寬柔以教之政弱

其志也而必使之勞其筋骨以趨事又慮其飽食逸居而無教也虛實弱強四字是子母字實其腹強其筋骨乃聖人詳致曲慮處以此而治但見斯民游於不識不知少思寡欲之天雖有智巧亦無所施是皆聖人之治以無為為之天下其有不治者乎胥六虛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夫有國須得其賢輔共治之不得則無以致其治夫不尚賢非不任賢也不尚之而已若上啓尚賢之門則下有爭進之心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夫貨財天下人皆欲得在上者貴之愛之在下者雖欲而難於得也難於得則窺竊之私明於中耳如在上者視貨財若土直不貴不愛使民無難得之求彼焉有盜賊之心乎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有二說一作見字論謂國君不見其可欲示民民心自定上見可欲下民效之焉得其心不亂殿作見字論謂以修身言聲色玩好充滿眼前

不見有所欲者心之定也如見有所欲惡
 得不亂歟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肯是以
 古聖人治國必先治身欲治身必先虛其
 心者不以人欲擾之心自虛矣虛靜也心
 靜則氣定矣氣定則腹自充實矣故虛其
 心實其腹弱其志者謂與物無競也無競
 則神氣和悅而血液盈盈髓滿骨強此養
 生之正必信之徵以之治國則國富民安
 又奚事焉常使民無知無欲至無不治矣
 民之欲其有不可免者欲使無知無欲何
 如然謂人君不尚賢不貴貨不見可欲上
 行下效如草從風民性反淳各安其分衣
 足食飽道遠而遊又何知何欲歟然上行
 之篤民有未化雖有知欲亦不敢施其為
 者化者衆也為無為則無不治者謂人君
 尚賢貴貨見可欲三者之為而誠能無為
 者天下自治矣故曰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蘇敬靜曰不高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
 此章老子本心只在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一語上著意賢者人之勝於人者也人之

勝於人而我崇尚之則不勝者必起而爭
 較難得之貨至寶也我貴寶物則民起竊
 盜之心此季康子患盜子曰苟子之不欲
 雖賞之不竊即此意也大凡民心不見可
 欲中心自不擾亂易之良曰良其肯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釋者曰良止
 也人之欲心每止於目所不見肯无所見
 之處有見則欲心生欲心生則不可止良
 其肯不獲其身不得見其身也目且不得
 見其身則欲心自然不生雖庭除之近而
 不見所行之人以良其肯也出見紛華而
 悅則中心擾亂外物不接心无所亂自无
 過咎此即老子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也老
 子託言古聖人之為治務使民心虛腹實
 志弱骨強心虛者不使外物亂其心也腹
 實者但欲民飽食而已志弱者使民不見
 可欲而无爭競也骨強者但欲民有力以
 負荷也民无知无欲則淳朴務實自成風
 俗其間雖有智巧然者百中無一淳朴
 多而然點少尚何敢出而為亂至今山林

之民與市廛之民便教朴智巧不同無他
市廛之民多見可欲山林之民不見可欲
故也此聖人所為皆安靜元為自元不治
不尚賢不貴寶皆使民不見可欲心自不
亂豈若後世賞功勸能而激天下之爭重
貨殖財而起天下之盜皆非无為安靜之
治也

拾遺○乘文曰虛心實腹即上不尚不貴
不見使民無知無欲是也知無所慕不敢
為也或云虛心養道雖於義無害非此章

本指

諸子旁證○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
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
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
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
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韓非子宋之
鄙一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
人曰此寶也宜為君子器不宜於細人用
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受子玉為寶
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

而貴難得之貨文子大丈夫恬然無思淡
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車以四時為馬
以陰陽為御行乎無路遊乎無迹出乎無
門以天為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為車則
無所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所不使也陰

陽御之則無所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

而不芳四肢不動聰明不損而昭明天下
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故天下之事不
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
救也乘其要而歸之是以聖人內修其本

而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偃其知見故漠
然無為而無不為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所
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無治者不易自然
也無不治者因物之自然也

石潭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
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上章既
申無名之義此章又申無欲之義尚賢則
名為可欲而民為之爭矣貴難得之貨則
利為可欲而民將盜之矣惟不見名之可
欲則名不亂其心不見利之可欲則利不

亂其心欲之可亂其心者固不止此姑以二者例其凡耳林厲齋以不尚賢為不自矜黃茂材解以不見可欲為不見世間有可欲者二解尤勝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欲不亂其心則心虛矣心不為欲所奪則中有主而實矣故曰實其腹志不外慕則其志弱矣其志雖弱一氣不為志所動而骨益強故曰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無知無欲則雖有知無所用其知為無為則無不治矣聖人之治為無為而已而能使民不為可欲之所亂所謂無不治也前章自無名中來此章自無欲中來而皆歸於無為蓋無為所以體道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八

三

二十六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九

詩四

微述大師常德錄玄妙觀提煉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對集大夫太府寺簿兼禮部院編修丁易棗校正

道沖章

考異同上公作無源章趙實卷作宜和布化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貴尚不行無為則至理此章明妙本之用在用而無為首標道沖示至虛之宗物次云挫解明沖用之釋紛結以象帝之先欲令盡知其趣爾杜光庭曰大道之用其用不窮廣包天地細入毫髮濔然自得無虧無盈行之於身則光塵混一運之於內則紛銳和平綿乎億劫之前乃居象帝之首萬法之內惟道可宗故為萬有所歸趣矣趣向也張沖應曰此章謂天子至于庶人惟能運行此自然之道身四則當知無窮無極混元而不可知可已故曰無源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考異或不盈之作或似不盈一作似不盈
似或存一作似若存誰之子一作其
誰之子

河上公曰道沖而用之沖中也道匿名藏譽
其用在中或不盈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
滿淵乎似萬物之宗道淵深不可知也似
為萬物之宗祖挫其銳銳進也人欲銳精
進取功名當挫止之法道不自也解其紛
紛結根也當念道無為以解釋和其光言
雖有獨見之明當知闇昧不當以擢亂人
也同其塵當與衆庶同垢塵不當自別殊
湛兮似若存言當湛然安靜故能長存不
亡吾不知誰之子老子言我不知道道所從
生象帝之先道自在天帝之前此言道乃
先天地生也至今在者以能安靜湛然不
勞煩欲使人修身法道

王輔嗣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夫執
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執一國之量者不
能成國窮力舉重不能為用故人雖知萬
物治也治而不以二儀之道則不能贍也
地雖形魄不法于天則不能全其寧天雖

精象不法于道則不能保其精沖而用之
用乃不能窮滿以造實實來則溢故沖而
用之又復不盈其為無窮亦已極矣形雖
大不能累其體事雖殷不能充其量萬物
捨此而求其主主其安在乎不亦淵乎似
萬物之宗乎銳挫而無損紛解而不勞和
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
兮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過其載天
謙其象德不能過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
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

唐明皇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言道動出
沖和之氣而用生成有生成之功曾不盈
滿云或似者於道不敢正言也淵乎似萬
物之宗淵深靜也道常生萬物而不盈滿
妙本淵乎深靜故似萬物之宗主也疏沖
虛也謂道以沖虛為用也夫和氣沖虛故
為道用用生萬物物被其功論功則物疑
其光大語沖則道常不盈滿或妙本深靜
常為萬物之宗云或似者道非有法故不
正言爾他皆做此挫其銳解其紛道以沖

和故能抑止銛利釋散紛擾若俗學求復則彌結矣疏挫抑止也銳銛利也解釋散也冲虛之用物莫之違故銛利之心多擾之事念道冲和自抑止釋散矣此則約人以明道用注云俗學求復者莊子繕性篇云滑欲於欲俗學以復其初言銛利紛擾因欲而生故念道則挫解俗學則彌結矣知其老同其塵道無不在所在常無在光在塵皆與為一一光塵爾而非光塵湛兮似或存和光同塵而妙本不雜故湛兮似有所存也疏道之冲用於物不價在光則與光為一在塵則與塵為一無乎不在所在常無沖用則可混光塵妙本則湛然不雜故云似或存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吾不知道所從生明道非生法故無父道者似存乎帝先爾帝者生物之主象似也疏吾者老君自稱也象似也老君云吾見至道冲用生成俱物尋責所以不測由來既無父道之人莫知道為誰子生物必資道故似在乎帝先注云帝者生物之主

易云帝出乎震輔配云帝者生物之主與益之宗又解云兆見曰象言此生物之帝能兆見物象故謂之象帝爾
杜光庭曰道冲而用之至萬物之宗道常謙虛而不盈滿冲和澄澹處乎其中深玄寂靜為物之主故物失冲和之道必致敗亡人失冲和之道則至死滅君失冲和之道則政擾民離臣失冲和之道則名亡身辱是以知冲和之道萬物恃之以安為萬物之宗矣語其及物之功則光明速大求其妙本則深靜常虛道非有法者不可正言其有而物皆有道也倣准恂於此不敢正言也挫其銳解其紛理國用冲和之道則無銛銳之情以傷於物無勞擾之事以傷於人不傷於物則萬國來庭四夷嚮化兵革不起怨爭不興不尚於拓土開疆凌弱暴寡矣不傷於人則使之以時賦役輕省家給人足矣理身者解紛挫銳外無侵競內抱清虛神泰身安恬然自適矣約人以明道者明人必資於道也莊子繕性篇

云俗學以求復其初者言人既理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俗學則彌結者銛銳之心紛擾之事不以道挫而解之則拘於俗學彌加結固不可解也俗學者徇俗之學非日損之道也和其先至湛兮似或存沖和之道散被群生汎然坦然物無不在可謂和光同塵矣光者明淨也塵者混亂也有道之士不介然標異與眾同也匱乏也道雖散被群生至妙之本凝寂沖虛常不之絕故云常存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帝者萬化厥初即有主宰形象肇立牧之以君故言象帝大道沖用能生萬化故在象帝之先也老君大聖豈不知至道之宗本耶設此疑似之詞用曉迷方之俗爾亦如上大道不可正言義也帝出乎震易繫辭也震東方卦也少陽之氣生化之源今以太子居東官少陽之位御極為出震之期蓋取象天地生育萬物之始也兆見曰象者無形曰氣兆形曰象生物之首也萬物

之首象帝居先大道復在象帝之先言其高遠也然夫至道不終不始孰知其先哉亦強為之容爾易曰帝出乎震萬物生也齊乎巽萬物潔齊也相見乎離聖人以南面向明而理也致役乎坤萬物致養也說言乎兌萬物所悅也戰乎乾陰陽相薄也勞乎坎萬物所歸也成言乎艮萬物終始也夫萬物出乎震而終乎艮終而復始循化無窮而象帝者在此出震之先道復先於象帝故能為生化之王天地之元也人君體道用心志無滿溢淵然澄淨以御萬方外無銛銳之爭下絕紛擾之事和天光而燭物舍塵垢以居尊其無為之化可齊乎象帝矣

宋道君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為無形故不盈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萬物之理偏乎陽則強或夫之過偏乎陰則弱或夫之不及無過不及是謂沖氣沖者中也是謂太和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取之不足者

補之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也注焉而
 不礙於焉焉焉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
 與人已愈多道之體猶如太虛包裹六合
 何盈之有淵兮似萬物之宗莊子曰觀桓
 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
 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
 群實之所歸惟靜也故群動之所屬茲萬
 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
 宗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挫
 其銳至同其塵銳則傷紛則離挫其銳則
 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
 矣而不耀是也同其塵莊子所謂無物委
 蛇而同其波是也內誠不解形謀成光而
 舍者與之避席豈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
 驚愚修身以明行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
 豈同其塵之謂歟聖人挫其銳則處物不
 傷物物亦莫之能傷也解其紛則不謀為
 用智不斷焉用膠萬物無足以撓其心者
 若是則無泰色無驕氣和而不流大同於
 物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湛兮

似或存心若死灰身若槁木之枝泰定之
 中天光自照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
 神此其道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而後
 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群物之始而
 道實先之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地
 是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有乎
 出而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其
 誰之子象帝之先
 王介甫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有體有
 用體者元氣之不動用者沖氣運行於天
 地之間其沖氣至虛而一在天則為天五
 在地則為地六蓋沖氣為無氣之所生既
 至虛而一則或如不盈字說沖氣以天一
 為主故從水天地之中也故從中又水平
 而中不盈而平者沖也淵兮似萬物之宗
 淵深也道之為物淵深而能萬物不應於
 物而物自恃以生又能供萬物之求故曰
 似萬物之宗似者不敢正名其道也挫其
 銳至同其塵銳者火之形紛者絲之形挫

其銳圓成也解其紛靜一也和其光不皦於上同其塵不昧於下湛兮似或存湛靜也言其道湛靜雖不見其迹然又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吾不知道是誰所生之子象帝之先象者有形之始也帝者生物之祖也故繫辭曰見乃謂之象帝出乎震其道乃在天地之先也蘇頌濱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渺吾知其為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至湛兮似或存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於妄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先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之然亦不

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耶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者矣呂吉甫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者生於沖而用之而已矣沖則和合矣故曰道沖而用之或似者皆疑而不斥之辭也以其沖虛而能資物也故曰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故虛心弱志而常使民無知無欲而已惟其如此故淵兮似萬物之宗而求其為宗者固不得也似之而已挫其銳至同其塵然則何以保得道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而已心出而入物為銳挫其銳而勿行物至而交心為紛解其紛而勿擾銳挫而紛解則知常之明發乎天光者塵之外在光不皦故和之而不別塵者光之內在塵不昧故曰同之而不異湛兮似或存夫惟如此則所謂宗者湛兮似或存矣淵兮者言乎其深也湛兮者言乎其清也或不盈非可以為定虛也似或存者非可以為定存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虛盈存亡吾無所容心則安能知其

所自生者哉見其生天神帝而已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蓋有吾有知誰而道隱矣吾不知誰則亦不知吾矣此真道之所自出也生天以先象神帝以始帝則其為形祇之先可知矣

陸農師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者用之以沖則雖遍法界而不見其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深不可識而為萬物之宗師言或以者言之不敢正也列子所謂疑獨莊子所謂疑始是也挫其銳至同其塵不與物競故曰挫其銳不與法縛故曰解其紛不繳其味故曰和其光不遁不離故曰同其塵湛兮似或存有似乎有而非有有似乎無而非無無所生而又象乎帝之先也故曰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湛者淵之容形乃謂之體見乃謂之容故始言淵兮而終之以湛兮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終不可得而名之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帝者生物之主也王元澤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充塞無

外瞻足萬物而未嘗有故曰或不盈若虛若實謂之沖沖者陰陽之中而以虛為德者也道之用於物者中道之應於事者虛此方言其用故曰沖雜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則沖者陰陽之和也陰為

虛陽為盈道之體則沖而其用之則或不盈其體沖也故有欲無欲同謂之玄其用之不盈也淵兮似萬物之宗道生萬物而體未嘗離物自物之散殊而觀之則似為之宗耳淵者深而不測也人本足於此道欲體之者不可以他求當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則當自存矣雜說以其淵深而常生於物也故曰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至同其塵挫其銳者銳挫則渾然矣銳火之形是也解其紛者不與物構而坐觀其復則性命定而紛亂解矣和其光者挫銳解紛則性情定而自然充實光輝矣既有光則要不異於物而與之和同易曰蒙雜而著同其塵者道乃性之常莫足珍尚故至人有道而不自異於塵雜說彼銳則挫之紛則

解之光則和之塵則同之非有也非無也
 湛兮似或存人能如上四事則道湛然存
 矣存而定有之則非道也似或者不可定
 有之謂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即今所
 稱道之中體蓋有所出矣雖有所出而廓
 然無象故曰不知誰之子也象有形之兆
 帝有物之尊象帝至矣而道更在其先
 劉仲平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所謂沖者
 不高不下不深不淺不左不右不先不後
 不遠不近不出入沖而已沖者道之體
 也其應物則常由於虛虛則無所於盈此
 道之用也故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
 似萬物之宗以夫沖者其體也故無乎不
 在而萬物莫不宗我而后存故曰淵兮似
 萬物之宗挫其銳至湛兮似或存以夫用
 之或不盈者其用也故亦無乎不為而在
 於銳則挫其銳在於紛則解其紛在於光
 則和其光在於塵則同其塵而似或存於
 萬物之間也故曰挫其銳至湛兮似或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蓋其體也在有

無之先有無者所謂象也其先則亦無有
 無者也其用也在有之先有為者所謂帝
 也其先則無為之為也故曰吾不知其誰
 之子象帝之先雖然無有無者才得之子
 則生無者其父也生無者其父則生乎所
 謂生無者則祖矣自此已往則不可致詰
 矣無為之為於用也才謂之子則使為者
 亦其父也使為者其父則使乎所謂使為
 者則祖矣自此已往亦不可致詰矣
 劉巨濟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也者以
 沖氣為用虛而和和則能應物以生故曰
 不盈或者不正言其有之謂淵兮似萬物
 之宗淵深也道也道之體也虛則能應能
 受能深萬物之生成一出於道則非俄而
 可測也於用言或故於體言似挫其銳至
 同其塵銳言道之利也紛言事之多也事
 曰以紛而非道以解之使散事何以勝乎
 然非挫銳則亦不能解蓋太銳則有所不
 入猶今解結者不利雖光言其道之昭也
 塵言俗之昏也俗曰以昏而非道以同之

使自昭焉則異俗為高何所賴於道乎然非和光則不能同塵也蓋太昭則無以容其塵故也莊子所謂與人並涉意亦是也湛兮似或存虛則深深則止止則合體用為有在焉湛止貌也世之亂以事俗多者無窮而已唯道能解而同以救事俗之冥冥則可謂無所不在矣而實非有去也似或者兼上二者為辭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道出於無則道者無之子也而曰吾不知者道之極雖老氏不敢正言其有也象者形之兆帝者生之主雖萬物之母不尸其生而尸之以象帝則道出於無象帝又出於道矣無猶父也道猶子也象帝猶孫也莊子曰太極之先章言治故次之以道冲也

劉驥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至象帝之先道無乎不在亦無乎不為冲而用之其用不窮雖充塞天地彌滿六虛而不見其盈也衣被萬物而不為主萬物歸之而不知主故其為萬物之宗也天下莫能知莫能

見淵兮似之而已淵者微妙元通深不可識之謂也然則坐進此道者當如何哉挫銳解紛而已挫銳者挫其鋒銳而以柔弱自處謂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也解紛者解其紛亂而以虛靜自居謂除垢止念靜心守一也夫如是則泰定之中天光自照和其光使不耀於已同其塵使不異於人煉虛無之體成自然之真湛然常寂若亡而存故湛兮似或存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莫之其始莫之其終不可得而名故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象者有形之始帝者生物之祖故以為喻以其先天地生而覆載天地也故次之以天地趙實庵曰初疑獨二一以為用道冲而用之自為無為則無不治矣而繼之以道冲而用之者道非不為寔有為也雖有為而見無為之功者用中也天下之事貴於平和苟能用中則上不至於太過下不至於甚卑此帝王用大中之道也故顯有為以為治治至中和則所謂太平也太平豈

有象乎歸之無為也然此章先言用而後言妙妙者不敢正示也故經有一或二似或之者疑之也似之者亦擬之之辭也謂道本無形實無定體今且用之以中者是道亦從制從法也道若從制從法則一定而不易既有所定則不能泛應焉從而妙哉道則神動而天隨故或似之而已御註曰沖者中也中者中和之氣也其本自一至二自二至三一為天二為地三為人氣從一而分三清升為陽陰降為地陰陽交感中氣生焉經不云中而曰沖者何也天一在下天數一也一從坎起坎為水也凶門在頂凶守圍五五即土也在五氣則水土同已在凶門則泥丸所屬蓋五五為十十為物母一即五焉其中有信則包於元首天五曰中而從水有和理焉故沖者中也是謂太和經曰其中有精精即一也其中有信信則五也今言用中者道以氣為用氣之在物則信也氣所以包裹六極今天地內外皆以一氣而包之既包內外則

盈也盈則太過故有制命者存焉所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以沖為用也蓋可知矣夫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二其道守中或似不盈謂道無常體以體為體不可正名夫盈不可久也用九者所以知變焉祇既平無咎在坎者則或未盈焉或不盈者其在也孰窮其在其深也孰測其淵天一性也其果在中乎天五命也其果遠一手故淵乎似萬物之宗擬議者且不得而當也三不主故常淵乎似萬物之宗虛無者道之體晦冥者道之色淵虛者道之原恍惚者道之用無體而體洪纖皆其體無色而色玄黃皆其色藏於淵虛而用之不窮故曰淵乎其居且孰為正位邪凡以無體為體無色為色而已而欲窮其所以來孰測其真凡以似之而已故曰道不當名次正申妙用一損靜晦隨指其鏡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四者皆人事也以人事未離乎道用道以中而應之也御註曰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

自得也。今夫四者應在外而用在內，皆性分之事也。挫其銳，一氣生人充足，四體氣之在我，莫不充焉。苟不養之以平和，以性則爭，有時而作，則盈於外而為太剛。太剛則傷物，知此者，凡遇剛為敵，則自抑也。故曰：挫其銳，自挫其銳也。解其紛，物盈天地之間，無非事者。萬機之務，事來于我，我必知之。盛之以一則靜，而止焉。隨之以動則和，而流焉。靜而止之則明矣，隨而流蕩則溺矣。故解紛者一而止之也，和其光者明之散內，誠不解形謀成光光之在。我如揭日月而行，欲以我之明而勝人之明，曾未知人之光亦照我之光矣。不若相忘乎道術，美彼此之異邪。同其塵人之生，未嘗無上下之分，有之則幾乎辨，無以自有則幾乎同。故不同者上下之分也，同之者德性之事也。大凡君子之所同，同乎性分而已矣。語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二體虛而應湛，兮似或存物之盈也。在事為過水之盈也，在器則溢非過非溢。

湛然而已，湛明也。喻道之體道非事也，亦非水也。謂之明而非明，謂之幽而非幽，及感而遂通，似或存耳。後明無始，二一顯無宗，吾不知其誰之子，出自太虛也。太虛無名父，其誰邪。二獨立窈冥，象帝之先。此章先言用後言妙，是因用而顯妙也。及顯妙又在夫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御註曰：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有象與物，豈道也哉。其上文但初言用，次言治心，至於不盈或存，皆正言道之大體也。不盈者非極數而盈也，似萬物之宗者非自以為事任也。湛兮似或存者，有無不能以盡之也。然後象帝不得而先焉，是誰之子不可識也。邵若愚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至象帝之先，虛無大道化生一氣，一氣分而為陰陽。陰陽生化稟一炁為主，乃知一炁處陰陽之中，故曰：沖氣。夫大道以沖氣而用之也。如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冬寒夏暑，春生秋歛，皆沖氣之用。沖氣者有而無形，無而有。

陰陽之先

精天地之間或不盈不虧淵兮似萬物之
 宗學人欲見沖氣者當挫其心之銳銳息
 則志休故能解其事之紛志閑少欲則善
 和其光與物無爭則能同其塵內外無染
 湛兮其惟一心也雖不見其跡又似或存
 釋氏喻為慧燈朗月術家以為大藥金丹
 孟子以謂浩然之氣言至大至剛以直養
 而無害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
 道老子指湛兮似或存者乃大道所化之
 一氣曰吾不知誰之子此象萬物之帝在

王志然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至象帝之
 先夫天地之大萬物之多通天下之一氣
 何所適而非道人處域中得陰陽之正沖
 和委順中以為人與天地並生與萬物同
 體且用之得其中則謂之中道得其常則
 謂之常道沖者中也無過不及時適其中
 沖融恢廓周流無極注焉而不滿酌焉而
 不竭挺乎仁義之分通乎性命之情昧者
 不知故老子諄諄于是而學者常恐失其

所性養之正靜則與陰同德動則與陽同
 波或散或殊或缺或止以至言默事必有
 君言必有宗宗者宗此者也用者用此者
 也況道生萬物而道未嘗離物物亦未嘗
 離道譬之百川不同同歸于海眾說不同
 同歸于道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常寓之於
 有無之間固不可指其物象於一定之辭
 故曰淵兮似萬物之宗或曰湛兮似或存
 用之或不盈之類是也挫其銳解其紛者
 莊子曰聖人處物而不傷物而物亦莫能
 傷銳者有此不待挫而自挫何銳之有聖
 人虛己以遊世淡然無極眾美從之不與
 物交渙若冰釋紛者有此不待解而自解
 何紛之有嗚呼古之學者與今之學者故
 有間言古之至人不就利不遺害不榮通
 不醜窮不藏是非美惡內直則與天為徒
 外曲則與人為徒充實光輝光矣而不耀
 初無間斷崖異之說所謂光者未嘗不和
 塵者未嘗不同豈汲汲而欲和同之哉亦
 猶列子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

大夫視之猶衆庶也老子謂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可謂安時處順得其宜矣若夫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老子自謂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則知生天以先象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者則知神帝以始帝吾不知吾則吾而謂誰也此非大道之所自出其能若是者哉學者所宜知所先後力探而孰索之焉

黃茂材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一陰一陽之謂道沖者陰陽和氣也而用之或不盈者虛故能應也淵兮似萬物之宗者靜可以宗群有也挫其銳者不與物競也解其紛者各有條理而不亂也和其光者藏諸身也同其塵者混於俗也湛兮似或存者常存而不壞也吾不知其誰氏之子象帝之先耶道是已道本無名或謂化工或謂造物或謂象帝之先皆強名也

程泰之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沖者盈之對謙沖幼沖大盈若沖沖氣為和皆

以不極手盈為義莊子之喻道曰充滿天地夫且充且滿則其盈也盈也者道之無手不在者也既貴盈矣而又貴乎沖益用道者固當如此也如曰知雄守雌知白守黑是兼有其雄而能居其雌兼有其白而能處其黑是皆不於盈乎為居而於減乎其處夫是以謂之沖用也莊子曰彫琢復朴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夫一性之天能盡有之而若未嘗有得焉是沖其盈以求及乎虛者也故謀府也事任也知主也凡涉迹而實者固皆無所不能而常不肯究為也是非惡其盈而求以虛之者乎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則無者萬物之宗也既已用道則是道且將出而為德而德亦且分者乎仁義禮矣則安可正以命之為無也於其不容無者而求其近焉則惟沖以殺之而已或之者疑之也似之者不敢主言也或不盈者非誠有所缺少也疑之而已萬物之宗則無之未

出為有者是矣不盈者未能遽及乎無也則似之而已此皆推其在人者而配乎道以言之也挫其銳解其紛銳才智之外形而有芒角者也紛事之節目繁會而盤錯者也莊子之謂膠膠擾擾者是也挫其銳則渾厚而不暴露解其紛則易簡而不支離和其光善信充實而至於光輝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其為光固有淺深而淵中處外理則一也若體道之盈而見之於用則其光照若日月人將莫之能親固光矣而不曜者求以同乎物也莊子推原舍者避席起於形謀成光其竝和光設戒也乎同其塵塵者在地非土在空非氣以配世事則其浮游汙雜者是也於此而能與之同則白可入涅而袒楊裸裎者所不能浼也若夫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則反乎此矣湛兮似或存銳挫紛解則應物而不見其功光和塵同則混俗而無以自表乍而觀之道若不屬斯人矣徐而察其湛然無雜者則道未嘗不在也夫盈若冲正其地

也後章於守雌守黑皆言常德不夫者又與此語相發明也既曰似又曰或者亦從人所不能盡見者言之也若望而驚其辨捷敏給則直才且智耳非道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道之無者實母天地而莊子廣之曰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則是道也者固嘗先乎天帝矣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則凡萬有之出於道者皆其子也此章言道之用共舉前章之元且無者而被之於人也人之於道苟能冲之使不盈晦之如或有則其所蘊或幾於無矣若人也吾不知誰能子之歟擬其等倫殆且為天帝之先矣甚言深乎德而借乎道世自無能上之者也揣切其至尚或先乎天帝也論世之有為者患其智力銳運不能及事耳而老教則掩抑蓋藏恐其或露故其自處者為柔為弱為雌為黑為辱為卑賤為孤寡為受垢為下流為不敢先此非獨遇事之際期其物我不忤而已也蓋有深於此者焉道本於無而任

道者皆涉於有苟其居有而行有是為以膏濯膏祇益其垢無由及潔故必本無以運有而未殺有以近無也行之以柔而宿之於虛雖未遽無而其於無也亦幾矣其謂得母可以知子知子而復當守母良有以也蓋從無可以觀有而有可以通無表裏實常相符也又曰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其以弱代強者知夫有之當復於無也首章立有無二名以總大道之要而此章對出沖盈以總用道之情人之體道而能及此則天地且不龍子而由無人元由元出妙無所不可矣詹秋園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無源章言道以沖淡用之使不至於盈溢而淵深潛涵毓以為萬物宗主猶必挫其鋒統而質樸解其紛亂而條理然後可與和合光照混同塵俗則此道淵浩澄湛不見涯涘為無源我不知其所從生豈在主宰象帝之先而迎之不見其首歟

張冲應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地法

天法道道法自然蓋自然之道流行無間無形無迹其道沖虛運用不息時春則和時夏則熱時秋則清時冬則凍而陽施陰布不見其偏盈也人固此血肉之軀稟此陰陽之氣上頂其天下履其地中有自然有能沖虛此道而運行之或致於不盈滿偏失者則其道淵微而身與天地為一矣萬物鳥得而不相宗哉故志銳矣則退以挫之母使介推勇於火死鉏覺勇於樹亡事紛矣則務簡以解之母使激六國以攻秦兼多務以死亮和其光不恃已之明以滅人之明當如日月並明而無闇昧之失同其塵不恃已之潔以黜人之潔當如珠玉墜泥而無窺害之危則此心湛然澄清無滓不致紛擾而道以之常存也故同天地以享年而吾不知誰之子先天地以立道而所以象帝之先

張靈應曰勇銳害氣之本紛冗喪精之原自明則易傷其神自傲易損其身欲學道者使當謹此見銳便挫見紛便解與眾光

相和與衆塵相同則氣不害精不喪神不傷身不損以遂長生之望德經玄德章復舉此四者蓋欲至藏道有德之地亦當謹此也

白玉蟾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虛中

二十四

子似萬物之宗心也挫其銳斂神解其紛止念和其光藏心於心而不見同其塵混心於物湛子似若存存神於無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廖粹然曰道冲而用之道氣本浩然無之

以為用或似不盈淵兮如水之澄深無滿而無溢似萬物之宗靜則如海納百川動則百川來赴海挫其銳念頭欲起與之一刀慧刀無利刃能斷絕群魔解其紛萬慮頓除一絲不掛滌除玄覽浴養金丹和其光返照內觀欲歸其明要知產藥根源處蟾光日夜照西川同其塵心身一如形神合德坎離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湛兮似或存純朴靜定性天明徹吾不知誰之子攘故不識自家面

目這箇畢竟喚做什麼象帝之先太上自然根深元不動何處不稱尊

陳碧虛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冲虛也又

中或不定之辭也又常也言道以冲虛

為用夫和氣冲虛故為道用王者得冲虛

二十五

之用故萬乘遺其富匹夫得冲虛之用故

環堵忘其貧雖身在廟堂之上心同巖穴

之下躬服芻牧之陋不異軒冕之華此深

得冲虛之用而常不盈滿也嚴君平曰為

冲者不冲為和者不和為冲和乃得冲

和冲以虛為宅和者無為家能虛能無至

冲有餘能無能虛常與和俱斯真得大道

冲和之用而不盈滿者也中者所用在於

和道也或者不敢建言其道也淵兮似萬

物之宗淵深靜也兮者深歎詠道之辭也

明此冲虛之道不虧不盈體性凝湛深不

可測故謂之淵也夫不測之理非有非無

難以定名故寄言似也群生日用注酌湛

然體含萬象害惡斯保動植咸歸故為萬

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挫抑止也又折其

鋒曰挫銳銛利也又進也解釋散也紛多擾也言銛利進趣功名之人當念道沖虛抑止貪妄而不自見也或憤憤奔馳內外紛擾能體道淵靜釋縛解紛湛爾澄清以復其性紛河上公作忿田結恨也謂陰賊瞋恚忿恨牢結若存道沖和乃渙然冰釋也和其光至湛兮似或存夫虛極之道以沖和為用其所施用無乎不可在光則能和其光與光而不別在塵則能同其塵與塵而不異應物則且混於光塵歸根則湛然不染尋其妙本杳然而虛約其施為昭然而實故曰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吾者老氏自稱也象似也我觀至道杳冥沖用不測匠成萬物今古常存道既無祖無宗誰敢言孫言子彷彿深思似出乎天帝之先矣

謝圖南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道以沖虛為用愈足若不足故未嘗見其有滿盈之處道以淵深為度物無不容洪纖高下納之於中故曰萬物之宗萬物莫不尊

道也挫其銳至湛兮似若存挫其銳者外無圭角也解其紛者內無膠擾也和其光者洞徹表裏也同其塵者混合流俗也湛兮湛兮道其在茲矣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故曰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道在天地天地法斯道者也道在萬物萬物毋斯道者也越穹壤窮古初不知道之所從出者誰乎是不可得而知也放像而言則在天帝之先矣蓋嘗論之有始者未始有始者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者也昔者混淪之初昏昏默默聖人強而號之曰太易則曠蕩彌冥周流無竟者也曰太初則胞胎混沌有無合并者也曰太始則或感而彰若存若亡者也曰太素則非濁非清非陰非陽者也蓋至乎太極而後函三為一萬物之樸無一不具自斯以往生生有不窮者矣然皆為道所生非能生道可以父吾道而不可得而子也可以君吾道而不可得而臣也然則道果無所從出乎曰道法自然則生是道者非自然而誰吾

故曰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者也

林慮齋曰道冲而用之至象帝之先冲虛也道體雖虛而用之不窮或盈或不盈隨時而不定也不曰盈不盈而曰或不盈纔有或字則其意自見此文法也淵者美也似者以疑辭贊美之也萬物之宗即莊子所謂大宗師也言此道若有若無苟非知道者不知之故曰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言其磨瓏而無圭角也解其紛言其處紛擾之中而秩然有條也光而不露故曰和其光無塵而不自潔故曰同其塵湛然微茫而不可見也若存若亡似有而似無故曰湛兮似若存即恍兮惚其中有物是也吾不知誰之子者亦設疑辭以美之也象似也帝天也言其在於造物之始故曰象帝之先曰象曰似皆以其可見而不可見可知而不可知設此語以形容其妙也范應元曰道冲而用之至萬物之宗冲虛也冲也謂者深也似者道不可以指言也冲虛通而用之又不足以其無形也

然而淵深莫測似萬物之尊祖也挫其銳至湛兮似或存人能用道以挫情欲之銳解事物之紛瑩心鑑而不炫其明混濁世而不汙其真則道常湛兮似乎或在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生似在天帝之先也注四

薛庸齋曰道冲而用之或似不盈道之為用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淵兮似萬物之宗道體淵靜雖為萬物之宗萬物不知其所以為宗故曰似之挫其銳至同其塵體道者挫其鋒銳解其紛亂和其光而不耀同其塵而不味湛兮似或存湛兮存乎萬物之表而不流莊子曰物物而不物於物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五太之先誰其子之

休休齋曰道冲而用之至象帝之先深廣虛明謂之冲造道者致虛極盡玄妙然後發用則不為物礙亦無盈滿之相淵深無所不容為萬物之宗也不可太剛剛則鋒銳傷物不可太柔柔則昏弱多事無能決

當對其鏡解其紛用中和之妙混聖而無影同凡而絕迹妙體湛寂虛明無比衆目不能觀如無隨緣應感而有準故云似或存老子讚曰吾不知誰之子者持言此道自然而然虛明靈妙在萬象主之先有矣帝者主也

褚伯秀曰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至象帝之先夫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不可以形相求不可以言議索以虛而運無乎不在故可以御天下之實應天下之感似盈天地間而未嘗盈也蓋道包元氣而未見然朕兆已存其中有生天生地之理本至虛也而用之由人彌綸萬化惟人造至虛之地然後能用此道以無契無何盈之有淵乎深靜而神明出焉萬化生焉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其所宗即無也既出而為物則與無其間似之而已世人執有泥跡觸途成礙教以挫銳則無傷於物解紛則自全其我和光而不與之異同塵而不與之流則湛乎似或存者可見雖見之明信之焉

不知此物從何而生是誰之子也天之主宰謂之帝此物又似居帝之先尊而又尊無復可尊矣此章凡十句而疑辭者五或議聖人見道的而燭理明何談道多疑若此蓋有定形則有定名言之有在究之可極既強名曰道字之曰大是不可得而名又惡可指定而言若事物之拘滯一隅而無所變通即莊子云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聖賢談道例若此非靳而不言至此不容聲矣使學者深造豁解如醉得醒聖訓諄諄無隱乎爾

牛妙傳曰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沖者中也且道之為體包含造化孕毓乾坤起四大以居先籠萬法而獨冠道之為用可謂大矣然其只云沖者是不自滿也由是而觀不盈之義豈不宜乎太上說此以勸人謙沖則亦自無滿而必溢之理也如三皇五帝之時有勸戒之器名曰宥卮孔子見之使弟子取水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

孔子造然華容曰善哉持盈者此古先明哲以為至誠嘗置之座側蓋體道之用於沖也非斯之謂歟淵考似萬物之宗夫萬物之宗者道也蓋道生天天地地生萬物所以稱為宗也夫道為萬物之祖宗可謂尊之至矣然其只云似者是不自尊謙辭也此舉喻世人使之常用謙沖則自無高而必危之理也易曰有大而能謙必豫是也是故君子多聞約而守之多志質而晦之精知略而行之是以處上而人莫不重處前而人莫敢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夫何故哉以其謙沖故也挫其銳挫者抑也銳者鋒銳也如人之氣銳者或有激於中則形之於口世謂之唇鎗舌劍有時傷人甚於鋒銳故善人君子則於人何所不容常反求諸己乃挫折其鋒銳抑其銳氣使不致於傷人此則挫銳之說也解其紛紛者紛競解者自慙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語蓋不手之氣忿然於其中則溢惡之語勃然見乎外兩

相抗拒故謂之紛競也故大人君子常懲忿窒怒自不致於爭競也和其光者謂聰明才性也和者謂韜晦之也夫韜之者使聰明不彰也晦之者使才性不露也如孔子大聖也於鄉黨則似不能言者顏子大賢也於終日則不言如愚此皆和光之說也嘗聞諸先哲曰我聰明矣聰明於我何有哉我賢能矣賢能於我何有哉苟於此矜而恃之則我已小矣吾惟降吾氣於謙和合吾心於端莊順吾神於肅穆為竟可咨庶人可謀而左右卿大夫皆吾所禮也而不知我之為尊彼之為卑耳易曰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此之謂也同其塵塵者謂暗昧愚魯也同者謂同仁一視也夫同仁者謂無他暗我明之分一視者謂無伊魯此賢之別大率為入之道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故大人君子常韜光御俗晦迹混塵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內藏我智不示

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能自卑耳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斯非和光同塵之謂歟湛兮似或存湛兮謂無或存言有蓋道之為體似無似有若存若亡故云湛兮似或存也所以古先明哲體道有無故常控銳解紛和光同塵也然則體道為義云如何耶道之為說其體無方其用無窮性之所有不虧不缺得之於人生而靜之初形之於感而遂通之際養於喜怒哀樂之未發得於意必固我之俱無疑然而正湛然而明惚然而太虛之無塵恍然而若四時之有約無為而無不為此湛兮似或存之說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吾者老子自稱誰者無名可擬子者謂道象者如也帝人也且如天地萬物之形其生也有自來其可以言母子獨道之一字虛無自然生無所自固宜太上稱吾不知其誰之子也且道之為義極乎不聞不見之境則道之妙者為難名藏於無聲無臭之天則道之至者為難

知推之於前則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則不見其終之離孰知其誰之子哉象帝之先者蓋老子歷為帝師古帝曾問老子道為誰之子太上所以云象帝之先者言象如帝之未主已先是何面目是何光景也
詩
 楊智仁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道沖而用之者剛健純粹虛而不盈也故道為萬法之深淵人可行之挫其剛銳解其紛紜和於中而順於外同其波而隨其流專心內持使元炁上下沖和降心猿無令走失體性湛然真常不動有若無實若虛明徹表裏獨露堂堂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古云還識這箇麼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
 喻清中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道譬則海也道惟虛故受海惟大故容道體本虛用之者不越沖虛而已或不盈一語就下文說方見得明天地間之至大者莫如海道實似之淵乎深哉美其能容也江漢

朝宗百川赴焉不舍晝夜而不見其少盈或不盈者人常疑其不盈也然則其用在藏鋒斂鍔於不露之天非挫其銳乎釋紛離俗於是非之外非解其紛乎和其光者不察察以自耀也同其塵者不皎皎以自潔也湛然二字厲齋林氏以為微茫而不可見之謂道本無形於恍兮惚兮之間指真空為實有故曰似若存道超乎器形之表吾不知誰氏之子而能言之清源劉驥曰象者有形之始帝者生物之祖有子字方下得象字象肖也猶繼世象賢之謂也

晉六虛曰道神而用之至為物之宗神虛也宗本也夫至道神虛人皆具有用之則彌滿天地乃至飲食起居莫不顯見而曰或不盈者謂其無形狀可見而言之也用言其動也淵兮言其靜也若水之停流謂其靜也淵深明靜鑑照無窮為萬物之宗本人乃萬物之宗也故曰以而不曰為似即為也且不欲真言之矣杜其說至似或

存此一段語蓋以了視知道者便不可止乎知而已必須摧挫其銳利追圖之志解釋其紛亂之情和融炫耀之光混同塵世之俗四者皆為知道者之病須力去之方除得淨始可言神虛至道湛然常存矣似或即常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象似也老君謂神虛至道吾不知其所由生然究其極似未天帝以先卓然獨立矣李是從曰道神而用之至象帝之先夫道者神深潛行而為用之或不盈者無出其外也淵兮似萬物之宗者心清若淵觀照萬物往來形影映現業識所生由此宗有也挫其銳解其紛者挫折其萌動之火銳解開其怨結之紛亂也和其光同其塵者和順時俗所見之光同其時俗所欲之塵也湛兮似若存者返心內照澄湛清平見其真性似若不離常存定也

榮元阜曰道太極沖中虛而用之或不盈體虛則用不竭比如井虛不曾滿終日取用不竭況道乎淵兮似萬物之宗如萬水

朝東量不可測挫其銳解其紛道體道用
 如此冲妙則自己底剛銳紛爭外來底剛
 銳紛爭皆能挫解矣和其光同其塵身中
 既冲虛則外貌必和同順境矣湛兮若
 存體虛則用處常不昧吾不知誰之于不
 昧底是誰應用象帝之先太極以前那箇
 蘇敬靜曰道冲而用之至象帝之先道在
 天地間無一不有無一不在本為盈滿然
 道有理而無形人以冲虛而用之則有時
 疑其不盈或云者疑之也冲虛用之即後
 章知雄守雌之意莊子曰雕琢復朴無為
 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此道
 盈而用之以冲虛也萬物之宗宗祖也萬
 物自無而生淵深也其淵深不可測為萬
 物之祖不盈則未能逮及乎亦似之而已
 既曰或又曰似正以道非不盈用之以虛
 則虛非真虛故曰或曰似銳才之露圭角
 者挫之使無紛爭之處繆擾者解之使散
 和其光明之彌中彪外也和之而不使露
 同其塵土之浮游汗雜也同之而不欲異

湛清也若存若士而似乎清不清也此皆
 冲虛用道吾不知此為誰之子象肖也帝
 天也其肖象實居天帝之先乃太極也太
 極虛無也道本大極生天地然後生萬物
 萬物自無而生即用之以冲虛亦當然而
 然也首章以有無二名總道之要此章冲
 盈對立總道之用則由無而玄由玄而又
 玄妙不可及矣
 拾遺圓師曰在光同光在塵同塵兼文此
 章首尾言道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下知者
 不言章言人體道者絕待玄同亦非與俗
 雷同也
 諸子旁證曰莊子夫道有情有俗無為無
 形可傳而不可愛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
 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
 生地太初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
 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
 而不為老
 石潭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
 之宗冲虛也虛則不盈虛而不盈則不露

不露則深矣故以淵乎言淵者深也雖云不露而實為萬物之宗焉似者不敢指定之意言道不可名也宗乃祖宗之宗實萬物之所自出也言物自道出也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此皆虛而不盈深而不露之意挫其銳無圭角也解其紛無外物之擾擾也和其光先藏而不見於外也同其塵人不知其為皎皎也此皆淵深而不露之意湛兮似若存湛澄微也似若雖存而似未嘗存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道為物之所出為物之祖宗也不知此道又為誰之子乎蓋就宗字上又生此說謂道亦有所宗也而繼之曰象帝之先者帝天帝也象似也似手在帝之先也蓋有名雖為萬物之母而無名實為天地之始天地自我出則道為帝之先矣此言不但為萬物之祖宗又為天地之祖宗也此章皆指道體而言非指體道者而言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九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

詩五

魏遠大師常德錄云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天大府李澤霖樞密院檢校丁某校正

天地不仁章

考異河上公作虛用章趙實
庵作大化公行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妙本沖用在用而無為此章明偏愛成私偏私則難普首標芻狗萬物示天地之兼忘次喻橐籥罔窮明用虛而不撓結以多言數屈欲令必守中和杜光庭曰夫以仁為仁則有執不以仁為仁則無私帝王之視群生猶天地之視萬物萬物自生自化天地不以為功群生爰居爰處帝王不以為惠任妙氣以鼓鑄任玄化以生成乃為至化矣若言其仁惠理或自窮何者天地之仁大矣草木有冬榮夏枯帝王之仁大矣刑法有投荒用鉞未若不以仁為仁之大也運彼沖和守其清靜為理身之要妙矣

張沖應曰虛者空也太虛無象運行兩間無聲無臭而所用則成此萬物所以生而

無窮也人能達此虛而用之則道無不成者矣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考異虛而愈出 一作俞出

河上公曰天地不仁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以萬物為芻狗天地生萬物人最為貴天地視之如芻草狗畜不青望其報也。聖人不仁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行自然以百姓為芻狗聖人視百姓如芻草狗畜不青望其禮意天地之間天地之間空虛和氣流行故萬物自生人能除情欲節滋味清五藏則神明居之也。其猶橐籥乎籥五橐籥中虛空人能有聲氣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言空無有屈竭時動搖之益出聲氣也多言數窮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開舌舉必有禍患不如守中不如守德於中有養精神愛氣希言。王輔嗣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地

在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地化育思有為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思有為則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地不為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為人生狗而人食狗無為於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瞻矣若思由已樹求足任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芻狗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橐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為故虛而不得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天地之中焉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窮猶若橐籥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愈為之則愈失之矣物樹其惡事錯其言不濟不言不理必窮之數也累籥而守數中則無窮盡棄已任物則莫不理若橐籥有意於為聲也則不足以供吹者之求也

唐明皇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為芻狗不仁者不為仁惠也芻狗者結草為狗也犬以守禦則有弊蓋之恩今芻狗徒有狗形而無警吠之用故無情於仁愛也言天地視

人亦如人於芻狗無責望爾嘗試論之曰夫至仁無親孰為兼愛愛則不至適是偏私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矣不獨子其子天下皆子矣是則至仁皆為親乃至親也豈兼愛之乎疏仁者兼愛之自也芻狗者謂結草為狗以用祭祀也今天地至仁生成群物亦如人結草為狗不責其吠守之用不以生成為仁恩故云不仁也則聖人在宥視彼天下百姓亦當如此爾注云弊蓋之恩者禮記孔子云弊蓋不棄為埋狗也不獨親其親禮運文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橐者韜也籥者笛也橐之鼓風笛之運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則天地之間至物無私者亦以虛無無心故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籥虛而不屈撓動之而愈出聲氣以況聖人心無偏愛則無屈撓之時應用不窮可謂動而愈出也疏橐籥也謂以皮囊鼓風以吹火也籥笛也言天地能芻狗萬物者為其間空虛故生成無私而不責望亦由橐之鼓風笛

之運吹常應求者於我無情故能虛之而不屈撓動之愈出聲氣以況人君虛心玄默得化均一則無屈撓日用不知動而愈出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多言則不酬故數窮屈兼愛則難遍便致怨憎故不如抱守中和自然皆足矣疏多言者多有兼愛之言也多有兼愛之言而行則難遍故數窮屈不遂是知不忘懷虛應抱守中和則自然皆是也不酬者酬答也謂空有其言而行不酬答也

杜光庭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為芻狗古之祭法有為人用者皆象其形以列蓬豆之間故有芻狗之設矣夫犬以吠守今芻狗無吠守之用天地之視萬物聖人之視百姓亦如芻狗不責其吠守之能以仁恩之為仁不責其報不彰其仁是以不仁矣人於狗也有弊蓋瘞埋之恩今於芻狗亦無此恩矣明聖人不以兼愛為仁也弊蓋者禮記檀弓篇曰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子曰吾聞之弊惟不棄為埋馬也君之路

馬死埋之以惟弊其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與之布無使其首陷焉恐其首直委於土也不獨親其親者禮運篇云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汎愛於物推公而行不為偏愛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索乃皮囊以鼓風籥乃竹管以連氣索鼓風無籥不能運籥運氣無索不能鼓兩者相須而行以明天地為索五氣為籥舍虛運動以生萬殊而無屈竭矣人君虛心用道臣佐體君行化如天地運五氣以不竭則政無屈撓四海和平也動之愈出聲氣言無窮也淳化均一者淳和之德用被萬品日用不知者易繫辭云萬方百姓日用賴用此道以得生而不知道之功力冥昧不以功為功百姓用之而不知也屈竭也撓亂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多言多敗多事多害言之多也謂或不應故有窮屈矣理國多言謂政令多出朝令夕改則謂數窮也理身多言其夫可知也故一言之失駟馬不追况

多言之失寧無辱乎夫言者離堅合異反白為黑防人之口甚於防川不可不慎也不如默守中和於國不煩其政令於身不召其恥辱愛氣希言守德於中行不言之教斯為美善矣

宋道君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為芻狗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芻為狗祭祀所用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然而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哉天地之間其猶索籥乎索籥虛而能受而能應故應之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凡道為一偏在物為一曲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虛己以遊世則泛應而曲當故曰虛而不屈迫而後動則運量而不憤故曰動而愈出聖人出應帝王而無言為之累者此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籥虛以待氣氣至則鳴不至則止聖人之言似之辯者之固多言而未免乎累不如守中之愈也慎汝內閉汝外收視反

聽復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

王介甫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有愛也有所不愛也愛者仁也不愛者亦非不仁也惟其愛則不留於愛有如芻狗當祭祀之用也盛之以篋行巾之以文綉尸祝齋戒然後用之及其既祭之後行者踐其首春樵者焚其支體其天地之於萬物當春生夏長之時如其有仁愛以及之至秋冬萬物彫落非天地之不愛也物理之常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且聖人之於百姓以仁義及天下如其仁愛及乎人事有終始之序有死生之變此物理之常也此亦物理之常非聖人之所固為也此非前愛而後忍蓋理之適然耳故曰不仁乃仁之至莊子曰至人無親大人不仁與此合矣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道無體也無方也以沖和之氣鼓動於天地之間而生養萬物如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出言則有方有體大言所以明道也

有言則有指指則不能無過故多言則數窮故不如守中以應萬變

蘇頌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為芻狗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害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紉以為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亦然特無言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排之有橐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為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彫剝衆刑者亦若是而已矣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呂吉甫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道實於象帝之先而不知誰之所自出則體此道者仁足以名之哉夫仁人心而已矣

天地體此道者也無所事仁以萬物為芻狗全義芻狗者祭祀之用也受之則無所用不可闕矣猶之天地之於物也無心於物而似乎無所愛若夫春生夏長則似乎有所愛聖人之於民亦若是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體此道者也無所爭仁以百姓為芻狗芻狗之為物無所爭仁而畜之者也萬物與天地同體者也百姓與聖人同體者也天地聖人自視猶芻狗則其視萬物百姓亦若是而已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何所事仁哉夫惟不仁是之謂大仁然則天地之間其由橐籥固可見矣蓋橐籥之為物惟其虛而不屈所以動而愈出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則人也體此道者言出於不言而已言無言知言之所以言矣則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為務也

陸農師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泊然無係而不滯於仁適則用之過則棄之而已故二篇

狗之為物其未陳也盛之以篋衍覆之以文繡其既陳也行者踐其首焦者燬其軀所謂適則用之過則棄之者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與世推移與時運徒而不拘於已陳之迹不膠於既踐之緒矣故能入則鳴不入則止而知橐籥焉故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虛而無屈無所屈也動而愈出有所示也無所屈而有所示者神也虛而無所屈動而有所示故能赴物之感言出如此而未始有窮也若夫述古人之土梗語先王之芻狗屈於已陳之迹膠於既殘之緒欲以有為於日徂之世此其所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愈也

此一篇與莊子芻狗之意大略同焉

王元澤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芻狗祭祀所用方其用也隆禮致敬以事之及其已事則棄而捐之等於糞壤其隆禮致敬之時非不至誠也然而束芻為狗耳

實何足禮敬乎雖不足禮敬而加禮敬者又非以偽也夫萬物各得其常生死成壞理有適然而天地獨為之父母故不得無愛而原天地之心亦何係累哉故方其愛時雖以至誠而萬物自遂實無足愛者及要其終則竟壞同歸而已豈留情乎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仁者人也以人道愛物之謂仁彼人貌而天者何足以名之故聖人親親而仁民故獨言百姓若其道則與天地一矣而有人之形故任各異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秦_公虛以應物感則應應而不藏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應其適然而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故比秦_公之無窮也虛而不屈者虛其體也動而愈出者動其用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非言則窮夫舉言則為可知且聖人之事言而不為者也守中所以應萬變劉仲平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仁者惻隱以致其愛也夫芻狗之為物惻隱以致其愛可也不惻隱以致其愛亦可也蓋

方其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然後將之者若有惻隱以致其愛也及其身春見踐於行者又見爨於樵者而無復有用散亂埃滅則漠然無惻隱以致其愛也天地於萬物亦然方其雷風鼓舞雨露滋濡覆載包函炬照宇育欲生者使之生欲成者使之成而有形者必立有性者必遂若有惻隱以致其愛也及其霜霰冰雪酷烈慘毒折屈摧敗而陽不敢進日不敢烜大者毀小者絕剛者缺柔者滅又無惻隱以致其愛也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矣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特天地之於萬物也聖人之於百姓亦然方其感之以恩擾之以教恩涵惠霑悱惓勞來真真句句若保赤子者若有惻隱以致其愛也及其罪大則殺罪小則刑支解屠裂牽磔焚棄僵仆於市朝狼籍於原野而崇城有鹹耳之痛紂都有流血之多又無有惻隱以致其愛也故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以其無心於愛

與不愛也此天地之所以能神也蓋神者有所示而無所屈也以其無所屈也故如橐籥之虛而不屈以其有所見為無為可知也發於身而為言見於事而為故或云或為其實一也何則言為之體如是而已不知此則言不出於不言言不出於不言則異乎橐籥之虛動矣其多而數窮不亦宜乎孔子曰夫今之歌者其誰乎知此則知言出於不言矣言出於不言人莫不然也然而不能者以其心不麗乎有則麗乎無不麗乎取則麗乎舍不能適與道相當也不有不無不取不舍而適與道相當者是之謂守中守中而不已則如橐籥之動而愈出故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者聖人法天地者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言者所以應物也蓋法天地而出為聖人矣固不免乎以言應物也然言而多則非所謂當於理而止也非當於理而止則不可以推而行之也惟守乎中則其言不多也亦不少也常當於理而

止也於是乎可以推而行之也夫守乎中窮矣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夫守乎中者其言不多也亦不少也然而老子專惡夫多言何也曰老子之所明者道也道常無言然而常有言者道不得已也故可以言以其常無言也故言之少者去道易也近而言之多者去道為尤遠故專惡夫多言也

劉巨濟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莫慘於兵刑而雖盛德不能去之則因其理而已或言萬物或言百姓其言各有序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此申言天地也天地之兩間能虛故入則止虛者橐籥之體也不屈則以虛故也橐籥之用也橐籥以風動籥以氣動動而後應此其所以愈鳴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天地以虛應萬物而無所言聖人亦以虛應百姓而風波之來非言不荃持不以多勝而已易曰尚口乃窮中之體一可以守者也中之為用虛可以應者也猶天地之謂間乎

丞相新說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靜而不汙潔而不垢其祭祀足以隆禮而致恭者芻狗之為物也始之將用則被之以文繡盛之以篋衍及其已用則行者踐其首樵者爨其軀不膠其所愛不泥其所有十五通則用之與時宜之過則棄之與物從之而天地聖人之仁豈離乎此哉蓋天之體不能生生而生者真君也而真君未嘗生地之體不能化化而化者真宰也而真宰未嘗化則出顯諸仁故凡在天地之間形物聲色也皆制於我而物不得以踈及夫已生已化則入而藏諸用故物有分之類有群各以附離而忘有於我而物不得以親雖然天能生而不能成地能成而不能治聖人者出而治之也是故體顯以為仁而其出也同吉凶之患故凡萬物之生皆輔相而不失其宜體藏以為用而其入也雖聖人不與之同憂故泯迹冥心而視物以異嗚呼聖人之於天地又豈以仁憂累其心者歟故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

物之入與之入而不拒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不居萬物有以稱亦有以憾而老子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其言豈離乎此哉後學者專于子之仁而忘古人之大體故為人則失於兼愛為已則失於無我十六又豈知聖人不失已亦不失人歟與時推移與物運轉而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故動而愈出則正已而無我者所以應物而非以敵物虛而不屈則無已而喪我者所以絕物而非所以成物噫天地聖人之道其仁以百姓萬物為芻狗者可以一言而盡矣

劉驥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因其自然付之自爾十四無愛利之心故言不仁是猶束芻為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無容心焉虛而待物者也太虛運一氣使天地如橐籥橐籥也鼓之以生火籥笛也吹之以成音其體則虛而不屈其用則動而愈出是何

真於天動以陽地靜以陰... 而造化在其間者乎人之形體... 天地化契陰陽亦如橐籥之為... 則人在其中矣天地得一氣之妙而運行不息聖人得一氣之妙而升降無窮其道杳然難言哉若求之公多言則泥古人之精粕弊精神於寒... 徒無益也故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守中者內保之而外不蕩也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而守之於中如天地橐籥之無心自然運用以其有真君存焉真君者天谷元神也故次之以谷神趙實庵曰前引二一天之至公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混一性於大同孰仁孰不仁以私愛而在物有義有不義仁之生而義之殺本乎天運之自然仁為恩而害隨至見乎人事之返復經言不仁大仁而已大仁無私至公而已當生即生陽和之始物當殺即殺金氣之肅如謂時運即殺之不可留謂生死之有定數震動則萬物昭蘇兌交則衆用彫落雖生之而衰相以啓

雖殺之則生意又明此天之公者如斯而已若乃當生即殺當殺即留此非天道之公行是亦人為之私愛以公平私天地之正以私害公邪偽之行道者為之公所以言及天地不仁而當以芻狗天地之心於此可見是以聖人之治體天法道絕仁愛之私正賞罰之令立仁與義何容心焉御注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則隨至凡所以絕私愛也是故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俾後世聖人與道同流... 變不滯莊子曰仁常而不成又曰不多仁恩是也老子以天地之仁配於道也道大故不私即非五常之仁為可及也此意指世之仁義為小也不然何以謂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乎故喻之以芻狗即聖人用不仁之為仁也能體不仁之仁即體天而同乎道也二聖人體天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之治百姓也無私之用與天地同次喻二一就體舉喻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御注曰橐籥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

蓋道以無為體以虛為用以道體之無則能泛應也以理觀之虛則能運量也道以至虛而泛應不知其自來人以無心而運量誰測其所以天地之間不上不下用氣於中猶橐籥之動也二橐籥之用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十五二子列子曰子莫貴虛虛者無貴也以虛為貴則有礙於中以其本虛而已非虛可貴然虛之可貴者在動而愈出以橐籥觀之虛故貴矣雖橐籥觀之虛非貴矣聖人無心物來則應應而不窮凡所以當而不失也謂之規矩則與之為規矩謂之權衡則與之為權衡彼其自得之以為用也吾誰名之哉雖然應帝王者體道為心在事則曰無心在物則曰無有其如禮義法度何而有義禮法度者吾亦豈與之為名彼因之以為用者且自名矣吾不自名焉豈得屈即其愈出而愈有愈應而愈多者謂此後至理存焉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二此篇自道沖為用至橐籥虛應終又結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較之前

章猶是以言為中也老子以橐籥喻聖人不言言則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以其無心也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亦取其適當而已守中者無過也非徒無過而有法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故言不可不慎君平曰言出則患入言失則亡身韓子曰亦慎於水火夫道本無言不得已而言則應之有常是也夫欲有言豈得已哉故三緘其口聖人所以示象焉學者求聖人之意

邵若愚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地任自然之道謂之至仁苟非至仁而有親疎焉春生非仁也秋殺非不仁也棄用因時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以一心為德故以百姓心為心賞善非仁也罰惡非不仁也隨民任事賞罰因時故以百姓為芻狗之喻莊子云至仁無親大仁不仁夫惟不仁是謂大仁天地之間謂四方上下也其猶橐籥乎橐籥中虛其用在無而故不屈橐籥以鼓風籥以運吹動而愈出若乾坤之開闔

老子欲多言數窮其理不如守中中者虛也

王志然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大道無心於天地而天地待是而後生天地無心於萬物而萬物亦待是而後起有天地然

後有萬物且人處萬物之最靈者莫不皆稟賦自然初無愛利之心以仁為恩不亦小乎天地無情為視萬物亦猶芻狗爾而天地且未嘗責萬物之報而萬物亦未嘗知天地所以生生之恩而大恩自生焉聖

人無情焉而聖人未嘗責百姓之報而百姓未知帝力於我何有哉則大仁自成焉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而自成其上下之序曾何容心也推之無厭日用不知安所事仁哉且芻狗之為物潔而不汙

祭祀之用方其用時亦猶太廟之犧牲衣以文繡致敬如神初無責愛之私及其用已等於糞壤亦非厭棄之故汲汲於用舍之間是聖人有心也邪故天地聖人自視猶芻狗則其視萬物百姓亦若是而已矣

吹噓元氣鼓動群有如橐焉如籥焉迫而後動應而不藏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喻如道之應物萬變未始有窮化聲之相待亦如人之有情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聖人之言不囿於辯言之足則終日而盡道言之

不足終日言而盡物言辯貫穿默該至理其或燭理不深言不明道益辭固多去道彌遠須有惠施之舌懸河之口考之大義一何有焉曾不若默識而深造之為愈故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默多言數窮不如守

中

黃茂材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為芻狗天地之於萬物無傷而已任之自遂聖人之於百姓無擾而已任之自生任之自生故民無不生任之自遂故物無不遂此其為仁

甚大方其任之自也若無顧愛之心故謂天地聖人不仁譬之芻狗以芻為狗供於祭祀已陳而去之何顧愛之有申韓之學遂竊以為刑名其慘刻甚矣問之則曰聖人之治天下無所顧愛其說蓋起於此豈

不失老子之意哉天地之間至不如守中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所能知也陰陽容
運造化潛移人所不能知也今以橐籥喻
之天地之道幾無為蘊矣虛無體也故不
屈動不已也故愈出老子之道初無內外
悟芻狗之說則可以忘形體知橐籥之理
則可以煉精悉此宜不言而喻言則必窮
唯守中為得之

程泰之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結芻
為狗當祭則用已事而棄是芻狗之時貴
時賤者也天地之生化萬物而迺相代謝
實其似之稻秀而麥枯瓜生而蓂死麋鹿
之解角也春冬相反鴻燕之賓去也南北
相避物之種性有萬不同者於此而皆可
類推也此之性非彼之性則此之宜非彼
之宜也居其總者苟有心於為仁其將孰
為乎為此則妨彼利一而遺百其為仁亦
勞而小矣緊運一氣與物為時使根性與
之相直者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消自息
而天地若無預焉此不仁之仁也聖人不

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無心而用大正以
取法於天地也是故未嘗曲愛一人而無
一人不受其德也莊子用此推之而曰至
仁無親當使我忘天下而天下亦自忘我
此正不仁之仁既加被冒而世人不知其
德者也非真相忘也又曰聖人之愛人也
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是亦澤
及萬世而不自知其為仁者也是謂不仁
之仁也若夫擇物施愛惠不出乎意鄉之
外是直虎狼而不啗其子者耳不仁之仁

非其得預也孟子曰殺之而不怨利之而
不庸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者則其
施置之方也謂耕鑿嬉游皆非帝力則其
効之成者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橐籥治
籥也籥其管也管之在樂則為羽籥在關
鍵則為管籥在治器則為橐籥至其為管
則一而已也橐也者吸氣滿之而播諸治
籥者也管也者受此吸而噓之所以播也
一虛一吸之象即陰陽迭運而為四時者
矣故天地之間寒暑相推而為四時生死

運代而成今古正猶橐籥之虛吸也賈誼以天地陰陽萬物之造化而配之治鑄義正出此也一噓一吸之迭起是一作一復之相催者也神奇之必為臭腐臭腐之復為神奇是窮狗之時貴時賤者也其曰天地之間猶橐籥者言凡受形於兩間莫非由此之噓之吸以為張歛也莊子之論物初曰陰陽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消息滿盈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死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夫陰陽交而物皆資生是物初也作復者即生化之有迹者也消息滿虛者陰陽之動而司橐籥之噓吸者也改化生死者物之迭為窮狗者也老子借橐籥窮狗以言其理莊子則直傳諸事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諸家皆謂此中為中庸之中蘇黃門獨不然曰此其籥之虛而處中者其說是也老氏務成一家言凡六經紀道之名悉已易而他之六經之謂中者即老氏命以為善者也通一書固未嘗言中也然則此

之謂中如域中弓中環中皆命物而名其地也非如中庸之中造極而命其理也則此之守中正指橐籥之中以為之守如曰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言者先事而有所稱說如曰某事其德皆吾之所能為也然此特其自言之耳而措之於世或當或否或順或逆未可必也不待其當然而先形諸言則億之而中者固或可屢而億之不中者亦不勝其多也其勢自至於數窮也若其守中待感者初若遲鈍而要請其終決不至窮也故曰不如守中論天地之間猶橐籥則居於天地之兩間者其作其復皆仰治工之鼓鞀也治工者即主執造化者也其能虛之以聽化工之操縱則陰陽消長之源是其地也凡有形之物虛則通通則可以致變實則窒窒則塊然而已耳橐之能吸也籥之能噓也皆以虛也非橐之虛則無以納其吸非籥之虛則無以效其噓也橐籥常虛則能受生生者之生以為作而變化化者之化以為復也是

蓋借橐籥中空之地以明不窒之可以有受也夫惟不窒故播氣者得以入之也動者發橐籥之機而鼓之使作即其能操縱生化者也惟其虛而不屈也故能受其有而出之於世也陰陽之氣隱乎太虛而形於有感感之而應則能出其無以為有矣橐籥非太虛也以其虛而有受受而不留者有萬物出機入機之象故此機不息則作復無已也是故寂然不動者乃能感而遂通也論橐籥之妙即幾於谷神矣而不能與之齊同者谷神能自制有無而橐籥之虛吸則有待於化工也動之而出則與自受而自應者有間也故此章既出橐籥而後章則言谷神也

詹秋圃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虛用章二十三謂天地不以偏私惠愛為仁而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以偏私惠愛為仁而以百姓為芻狗蓋芻足以牧馬牛狗足以護家宅是皆有用之物人所資以為用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中虛而可扇動生風乎故雖中

虛而不屈折此為虛用之妙迨扇風而愈動愈出其妙有難名言未若確守中虛則為用不可窮也

張沖應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仁之為道廣大而不可得以形容也故孔子所以罕言老子所以不居罕言者謂其不可得而形容而罕言也不居者謂其不可得形容而不号也天地不以仁自居故能覆能蓋而萬物生長於其中不知其所以生長聖人不以仁自居能包能容而百姓安養於其中不知其所以安養皆視之如芻櫟狗畜愛之植之惟恐損朽而無所介其心以蒂報也天地之所以不仁聖人之所以不仁者即此一元之炁運乎上下猶橐籥之能包管籥之能吹周流無窮包藏無極雖虛焉吹之而不致於屈乏廣焉動之而愈見其有為仁之為道廣大也如此是以孔子有曰天何有言哉四時行焉則天地萬物之心又何有聲音於其間人欲學道充此天地之仁而乃尚乎其言則舌勞神

亂情廢志虧數者皆窮矣斯曰不如守中
 當守此方寸布仁於物而不發見其迹也
 白玉然曰天地不仁無心以萬物為芻狗
 任其自然聖人不仁以天地之心為心也
 以百姓為芻狗尚自忘我豈有他哉天地
 之間心也其猶卷五芻狗乎運而不息虛而不
 屈用之無窮動而愈出純一不已多言數
 窮如何說得不如守中盡其在我
 廖粹然曰天地不仁天地本於人若其自
 返本以萬物為芻狗則視萬物象為無知
 之物在人亦當克己如此也聖人不仁人
 主亦根於仁自返本而歸根以百姓為芻
 狗則棄萬姓於無用之物如在吾人亦當
 復禮也天地之間範圍之內其猶卷五芻狗乎
 其於天地則虛空焉此我身則臭皮袋也
 虛而不屈放之則滿六虛欲之不盈一握
 動而愈出元氣沖然源源不竭多言數窮
 與之一點守口如瓶不如守中抱元守一
 無窮無盡人若如此道悉存也
 陳碧虛曰天地不仁至以百姓為芻狗芻

草也謂東芻為狗古人以用祭祀除祓不
 祥用已而棄之言常之時不甚愛及乎棄
 之亦不為惜也故芻狗因神明而成且神
 明無用於芻狗也夫無用則無私無私則
 無思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
 而大仁成不仁者謂無情於仁愛非薄惡
 之謂也故天地無情視萬物如芻狗不責
 萬物之報也聖人無情視百姓如芻狗不
 責百姓之報也蓋天地之自然也嚴君平
 曰天高而清明地厚而順寧陰陽交通和
 氣流行泊然無為萬物自生焉天地非傾
 心移意勞精神務有事悽悽惻惻流愛加
 利布恩施厚成遂萬物而有以為也此所
 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也明王聖主
 秉道統和清靜不改一以變化神明默達
 與道同儀天下應之萬物自化聖人非竭
 智盡能擾心操志損精費神不釋思慮復
 復願顯人生事利領理萬民而有以為也
 此所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也天地
 之間至動而愈出素者輪也謂以橐鼓風

而吹火者也。籥者笛也。言天地之間虛空無為生物無私以喻聖人之心虛廓淵靜應世不逆若素之懷風鼓之以成器物籥之含聲吹之而調音律應用不絕而終不可屈也。以況聖人無私無心而不事愛利也。嚴君平曰：天地釋虛無而事愛利則變化不通物不盡生。聖人釋虛無而事愛利則德澤不普海內不井恩不下究事不盡成。何則？仁愛之為術也有分而物類之仰化也。無窮操有分之利以授無窮之勢其不相瞻由川竭而益之以泣也。又曰：蟻動於毛髮則寐為之不安，蚊著於皮膚則精神騷動，思慮不通，外傷蜂蠆之毒則中心為之慘痛，未害於耳目則百節為之不用。此言愛利之存于曾中豈得無屈撓詰五純和耗盡血氣乎？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多言者謂多有兼愛之言也多則施行難備故數窮屈而不遂若法天地之虛靜同橐籥之無心抱守中和其自然皆足矣亦在乎不言之教也。馮烈解曰：王壽負書而行

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其書而舞之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謝國南曰：天地不仁至於芻狗萬物受天地之氣以生百姓受聖人之恩以成謂之非仁不可也。而榮枯成敗付物自然死生禍福惟人所召天地聖人於此一無心焉。謂之不仁非不仁也。蓋不得以用其仁矣。芻狗者祭餘之物聽其自成自壞而不復屑意焉。爾天地之間至不如守中。天地人物之理自然而然故陰陽二氣往來於虛空之中初無間隔如橐籥然無底曰橐有孔曰籥橐之中虛氣所流通不可屈折籥之有孔聲所振動愈出不窮此皆自然而然人物之在天地間始終變化亦自然而然故多言則屢窮不可致詰也不如守中中之理理至中而止天地聖人百姓萬物皆不外此中蓋嘗論之萬物萬民同此一氣天地間人同此一心天地何心以生物

為心也。聖人何心以愛民為心也。然生之於始而不容不變於終。愛之於初而不得不異於後。何則。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發生陽也而不能無肅殺之陰。愛養仁也而不能無割制之義。理勢然也。芻狗微物。然方其養祭則惟恐一體之不全。及其既祭則委之無用。摧毀決裂。有不能免。人物之在天地間。均賦同稟。其生皆可愛。而成形之後。散殊不一。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善者祥之。惡者禍之。各隨其分。而其焉于斯時也。天地生育之恩。聖人愛養之德。有不可得而全之者。謂之不仁。不得以盡其仁也。矣。天地以中虛靈為萬物。聖人以中道酬酢萬民。故蔽之一言而曰。不如守中中也。者。其至公無私之謂乎。其無過不及之謂乎。

林慮齋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生物仁也。天地雖生物。而不以為功。與物相忘也。養民仁也。聖人雖養民。而不以為恩。與民相忘也。不仁不有其仁也。芻狗已用而棄。

之相忘之喻也。三十八章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仁猶不德也。莊子齊物曰。大仁不仁。天地曰至德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為仁。亦是此意。芻狗之為物。祭則用之。已祭則棄之。喻其不著意而相忘爾。以精言之。則有所過者化之意。而說者以為視民如草芥。則誤矣。大抵老莊之學。喜為驚世駭俗之言。故其語多有病。此章大旨。不過曰。天地無容心於生物。聖人無容心於養民。却如此下語。涉於奇怪。而讀者不精。遂有深弊。故曰。申韓之慘刻。原於芻狗百姓之意。雖老子亦不容辭其責矣。為者。爨之管也。爨為用而風生焉。其體雖虛而用之不屈動。則風生愈出。愈有天地之間。其生萬物也。亦然。爨為之於風。何嘗容心。天地之於生物。亦何嘗容心。故以此喻之。況用之則有風。不用則無。亦有過化之意。數猶曰。每每也。守中默然。閉其喙也。意謂天地之道。不容以言。盡多言則每每。至於自窮。不如默然而忘言。子曰。欲無言。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萬物生焉亦此意也但聖人之語粹而易明此書則鼓舞出入使人難曉或者以為戒人之多言則與上意不貫矣如此看得破非惟一章之中首末貫串語意明白而其文簡妙高古亦豈易到哉

范應元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仁者愛之理謂天地生育其仁大矣而不言仁其於萬物譬如結芻為狗以祭祀其未陳也盛以篋行中以文綉非愛也乃時也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樵者取而爨之非不愛也亦時也夫春夏生長亦如芻狗之未陳秋冬凋落亦如芻狗之已陳皆時也豈春夏愛之而秋冬不愛哉氣至則萬物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體此道以博愛其仁亦至矣而不言仁其於百姓亦如天地之於萬物輔其自然而不害之使養生送死無憾不知帝力何有於我哉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囊底曰橐竹管曰箒治煉之處用箒以接震素之風炁吹爐中之火屈者曲

也音辯云俞羊朱切傳奕引廣雅云蓋也漢史有民命病困天地之間虛道而已亦如竹管之接炁虛而不曲也氣聚則通氣往則不積譬彼囊風之愈動則此箒炁之愈出爐中之物既各成器而橐箒未嘗言仁愛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萬物之多百姓之眾聖人不過推此一道而博愛之豈區區言仁也倘多言仁愛而不能窮道則空有其言而無實效故多言則數窮也不如同天地守中虛之道而無偏曲則萬物自然各得其所也豈有窮哉

薛庸齋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為芻狗天地生萬物而無心於萬物聖人養百姓而無心於百姓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橐箒不為物撓而虛其中則愈動而聲愈出矣天地所以能生化萬物而不窮者亦以其虛而能運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惠施之口談不若顏子之心齋也
休休庵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芻狗者祭祀用草結龍以朱匣盛之綉巾覆之祭

畢棄之天地聖人任無為之妙生育萬物不望報恩亦不為主任萬物自化如芻狗焉是以似不仁天地之間空虛如繡囊一氣運行生育萬物人心虛明亦如是也靈機一動妙用不竭是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索者繡囊也籥者管也鼓風吹運之器雖以是而喻造化之妙然言多去道遠矣縱大辯才數數舉其喻然譬喻之數有窮此道實無可喻不如無言守中虛之妙可以見微造化

補伯秀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仁神道之具體立天地心續生民命猶元之於乾總衆德而大備陶萬類以無遺在人則成已成人博愛善救皆其用也天地具自然之仁超言象之表聖人體天推仁所以恢帝道而成治功經乃下二不仁字何耶蓋謂不顯其仁猶云上德不德正言若反也借喻芻狗為狗以供祭祀未祭則彩飾愛敬祭已則棄置踐踏適成適毀非關愛惡以真燭幻物理可知凡天地間動植飛泳

生成消息不出乎一氣流行無異芻狗成狗踐狗還芻何容心之有聖人於百姓聽其營為而生道自遂莊子所謂大仁不仁是也天地之間其猶索籥亦言其無心自運索鼓風籥通氣喻仁之流行猶陰陽呼吸而不暫停為人為物者咸受其鼓鑄焉唯其中虛無屈塞所以運動氣愈出此理妙合造化何在多言自取窮屈不如守身中索籥究自己天地宜無生萬物之理哉或以聾人辭多釋之與上下文義不貫此章大義在守中二字至理幽玄惟學者力行以求驗一身中有一乾坤在人體之而已矣

牛妙傳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大地大德曰生生不息之謂仁仁者天地生成之德也而云不仁者是天地不自有其德也萬物者盈天地之間品類也芻狗者如古先明王郊祀必束芻為狗以為祭具所謂芻者茅也夫茅之為物薄其用可重也狗者畜也其位乎成而應乎乾故古

人東茅為狗以為祭具意其重也天地以萬物為芻狗是亦不輕於萬物也或者以天地視萬物如芻草狗畜之無知不責望其報也此說不通蓋萬物與天地分一氣而生但得夫形之小者若天地果視萬物如芻草狗畜之比則是天地其自尊大果不仁耶庸所見如此明者鑑之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夫聖人者備物致用百世師也故百姓戴之如同日月仰之如同父母然其稱云不仁者不自居其仁謙尊也亦猶夫聖孔子不居之義也百姓者民也民與聖人均稟一氣同生於天地之間但貴賤窮達不同耳聖人以百姓為芻狗者是亦不輕於民也他說以為聖人視夫百姓如芻草狗畜之無知不望其報也此說恐誤夫人者與天地並位三才鼎立豈可視如芻草狗畜之類哉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若聖人果以百姓如芻草

狗畜之比則是聖人果不仁哉與我同志者切希鑒之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橐籥者鼓屬籥者管籥笛之屬猶如也動用也夫天地之間虛空以四時五行為用其橐籥為物亦其中空虛以五音六律為用故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也老君曰夫橐籥之器在其用也虛實有無方圓大小長短廣狹聽人所為不與人爭善人在於天下也譬如橐籥乎非與萬物交爭其德常歸焉以其謙虛無為故也此蓋言天地以虛受為生成之德任物自然從民所欲不與物爭猶橐籥之任人所為音律也多言數窮夫言者心之聲也在心為志發泄為言數者頻數窮者悔吝也蓋多言則多過故云數窮也古人有言曰一言而喪邦此上多言之人也一言而致凶此中多言之人也一言而致辱此下多言之人也故天有卷舌之星人有減口之銘言不可不慎也語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良為是也昔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右階有一金人三

絀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之人也戒
 之哉無多言多言則多敗無多事多事則
 多患詩云敬爾威儀慎爾出話此之謂也
 不如守中中者樞機也守者謹也且夫日
 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語者
 人之文也然言語在口譬含鋒刃不可動
 也如弦機未發則猶可止夫一離弦雖欲
 反之不可得也繫辭曰言出乎身加乎民
 行出乎通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
 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
 地也可不慎乎此即不如守中之義也易
 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非斯之謂歟
 揚智仁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地不
 仁視萬物如芻狗者天地施化不以仁恩
 任自然也不責望其報聖人亦如之謂學
 道之士不著一毫物欲所累體若太虛湛
 然常寂著天地之間坎離運用乎其中爰
 篇發揮乎宇宙元炁升降於黃庭塞兌垂
 簾含光默默虛而不屈守以冲和不可輕
 動動而愈出古云全身放下一念不生若

多言數窮則有損而無益不如守中久矣
 純熟自然打成一片矣儒曰聖人之道仁
 義中正而已蓋天地聖人視萬物如芻狗
 者不著於一切也廓然人以配天地其猶
 芻芻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至簡至易豈
 難知哉故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君子黃中
 道理不失其正矣
 齊濟中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何言
 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地生物而不自
 以為仁忘乎物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
 力何有於我哉聖人養民而不自以為仁
 忘乎民也芻草也謂東芻以象狗莊子天
 運篇曰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
 繡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樵者取而
 爨之言貴之於未祭之先賤之於既禱之
 後即是而喻蓋存神過化之意云爾蓋嘗
 讀柳子郭橐駝傳而於養樹得養人之術
 矣橐駝之種樹也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
 蔭也若子其置也若棄父之於子曷嘗自
 以為恩哉其蔭也若子生之養之不自以

為仁也有其所有者也過而執忘其所有者過而化其置也若棄既祭之芻狗也天地之間鼓之動之一簫籥耳素者韜也鼓風之具簫者管也風之所自出虛其中而不屈其用愈動而愈出愈出而愈有其來無端其出無窮天地聖人之仁亦猶是也天地之道不可以言盡而聲色之化民末也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守中默然而自存也

胥六虛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以萬物為芻狗者覆之載之聽其生者自生而枯者自枯天地無所與此天地不有其仁而以萬物為芻狗者仁之大矣芻狗之設未祭則貴敬之既祭則委棄之非容心也時適然也故聖人引之為喻聖人體天地容養百姓寬之宥之由其生者自生長者自長耕食織衣家富國安而聖人無所與此亦聖人不有其仁而以百姓為芻狗也天地之間一氣蒸陶萬物生化古今不息其猶囊籥之器中間空

虛鼓動之聲氣愈出也此贊美聖人之德蕩蕩乎仁養百姓不為已有夫何然哉亦虛而已矣是以應感天下之動無有窮極也若不體天地不仁之實察然自好縣法作刑飾以文言示民從化違天悖理鬼怒三十五人怨乃疾取窮極之道故勉之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多言者謂飾以文言辭多理寡不如及吾之中默識窮行謹守不失天下觀風而化不言之教寧有窮乎修身亦法此矣

嵇元皋曰天地不仁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以萬物為芻狗芻狗也縛如狗狀以祭享初縛時誠潔甚嚴祭已則棄之而不顧造物之心亦如芻狗之始終從其自然聖人不仁聖人體天地亦不言所利以百姓為芻狗惟恐一夫失養亦如初束茅之謹一毫不敢忽天地之間至囊籥乎囊無底囊籥三孔皆皆虛其中兩間之氣一闔一闢即此二物人身呼吸亦然養民底一呼吸間不似天地使民失所脩身體用

亦然虛而不屈其體無礙動而愈出其用不窮多言數窮不知守中若自矜其仁尚口乃窮矣孰若虛中存神體天地乎

蘇敬靜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結芻為狗祭則用之祭已則棄是芻狗之用所過者化天地雖生萬物而不自以為仁聖人

雖養萬民而亦不自以為仁亦猶芻狗當祭則用祭畢則棄過化相忘何嘗自以為仁常治補也為其管也管在樂為羽籥在

關鍵為管籥在治器為素籥其為管一而已素吸氣滿之播諸治爐者也管者受此吸而虛之所以播也一虛一吸之間即陰

陽迭運而為四時也即生生不窮之機也陰陽交而物皆資生消息盈虛是陰陽之動而司素籥之虛吸者也以虛受虛吸之

氣而未嘗屈折也嗑吸之氣動而愈出未嘗見其損折而息也素能吸籥能虛皆以虛也若窒則實矣夫唯不窒故播氣者得以入之天地一大爐補也造化一大治

萬物陰陽虛吸之氣自生自遂自消

自長何嘗以為仁或者見天地生萬物之功盡言以論天地之功不知天地不容以言而盡多言每每自至於窮極則不如默然忘言但守素籥虛中而思之則其生生之不窮皆陰陽之氣自然而然也

本一庵居士曰天地之於物聖人之於人未嘗煦煦然仁之也亦惟使之自生自化無以害之而已猶以芻為狗祭則奉之已

則棄之非有好惡之私也時適然耳況乎消息盈虛乃理之常雖天地聖人如之何哉惟使之遂其生若其性無橫風暴雨以

推折之無并政逆令以迭遏之則其仁也亦至矣素籥之為物一張一翕惟其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消息盈虛相為終始

亦若是而已先儒謂乾坤動靜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即此意也又以此理推之語默之間多言所以數窮有張而無翕也守中則能虛而不屈所以不窮也

拾遺陸曰萬物資天地而生天地無取於萬物也百姓仰聖人而治聖人無假於百

姓也猶芻狗因神明而成神明無用於芻狗也夫惟無用則無私無私則無恩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故百姓不辭德於聖人萬物不謝生於天地何以知其然哉吾觀天地之間猶橐籥之無心也橐籥無心故其聲不屈其氣愈出天地無心故生成而不息故為治不在多言多言而無實則動數窮矣未若無為無言乃守中之術也

諸子旁證莊子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行者踐之樵者爨之而已將復收於篋衍必反為怪今夫子取先王已陳之芻狗是不將隣乎行者之踐樵者之爨也惜哉文子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為王道為之命物以自正三十九至微其內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以位為尊不待名而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而強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也夫教道者逆於德害

於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智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無德死者無怨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為極是謂天德

石潭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以生物為心而謂不仁何哉天地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也聖人以天地生物之心為心而亦曰不仁何哉聖人以其情揆萬事而無情者也芻狗祭祀之物說見莊子以萬物為芻狗其成其壞時焉而已物各付物生者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也聖人之於百姓亦使之自生自養自作自息而已以其皆無容心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天地之間所以生生而

不窮者蓋猶橐籥之能出風也虛而不屈
天地生萬物而不屈於萬物也言不為萬
物所役使也動而愈出風未嘗窮也天地
之生萬物亦未嘗窮也多言數窮不如守
中多言數窮謂若以多言形容天地聖人
天地聖人不可得而形容也數窮謂雖多
言之終有所窮也既形容之不可則不如
虛中自守而有以得天地生生之本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一

詩六

陸道大師第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慶本續集

前朝奉天大康寺海龍觀音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谷神章

考異

河上公作成身章句實
庵作空根各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兼受成私偏私則難普
此章明至虛而應其應則不窮首標谷神
寄神用以明道次云玄牝辯玄功之母物
結以綿綿微妙示虛應則不勤勞也

杜光庭曰神者陰陽不測之謂也虛而能
應感而遂通或以谷養為言養神則契乎
不死或以響應為說應物則如神不窮玄
牝則吐納元和鍊神鍊氣形氣長久天地
齊靈綿綿永存長生之道也

張沖應曰人生天地間一吸一呼皆此精
炁所由往復也鼻受陽而成象口受陰而
成象人無口鼻則陰陽精炁不能升降上
下而象不能成矣此章開悟陰陽升降之

旨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河上公曰谷神不死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也神謂五藏之神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五藏盡傷則五神去矣是謂玄牝言不死之有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為精神聰明青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大通故鼻為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性濁辱為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於口與天地同故曰為牝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根无也言鼻口之門是乃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綿綿若存鼻口呼翕喘息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無有用之不勤用氣常寬舒不當急疾勞動也

王輔嗣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神谷

中央無谷也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天地之根綿

綿若存用之不勤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極同體故謂之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綿綿若存也無物不成用而不勞也故曰用之不勤

唐明皇曰谷神不死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神者妙而不測者也死者休息也谷之應聲莫知所以有感則應其應如神如神之應曾不休息欲明至道虛而生物妙用難明故舉谷神以為喻說也是謂玄牝玄深也牝母也谷神應物沖用無方深妙不窮能母萬物故寄谷神玄牝之號將明大道生畜之功也疏谷神者明神之應聲如道之應物有感即應其應如神神者不測為名死以休息為義不測之應未嘗休息故云谷神不死玄深也牝母也谷神之應深妙難明萬物由其茂養故云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深妙虛牝能母萬物萬物由出是謂之門天地有形故實稟為根本矣疏玄牝之用有感必應應物由出

故謂之門。天地有形之大者，爾不得玄牝之用，則將分裂發洩，故資稟得一以為根本。故云是謂天地之根。根本也。綿綿者，存用之不勤，虛牝之用，綿綿微妙，應用若存，其用無心，故不勤勞也。

杜光庭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神之義，響應養神，分為三別。第一謂谷之含虛，有聲則應，道之體無修之則得。第二謂神無形，有析則赴感，道無象修之則長。存第三謂響在谷，無聲則不應，道在身不修則不成。不死者，非謂死生之死，是休息之死。若謂養身解之則為死生之死，一謂養神則長生不死。二謂響應無休，歎為休歎之死。夫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元。和之氣，慧照之神，在人身中出入鼻口呼吸相應，以養於身故云。谷神也，又天之五氣從鼻而入，其神曰魂，上與天通地之五味從口而入，其神曰魄，下與地通。言人養氣則與天為徒，久而不已，可以長生。陽鍊陰也，食味則與地為徒，久而不已，生疾致

死陰鍊陽也。老君令人養神實形，絕穀食氣為不死之道。故云玄牝門，天地根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非獨人資玄牝運氣，乃得長生。天地之大，亦須資道氣運養，乃能清寧無改矣。下經云：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天地失道，尚有傾淪發洩之變，況於人身而不守中，存一乎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天地任氣自然，故長存也。人鼻口呼吸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無有不當煩急勞倦也。理國之道，政令所行亦當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所以政寬則民息，令猛則民殘。能以清寧之道，以理天下人，無動用勤勞之事，則下民親附，祚曆延長。綿綿常存，若瓜瓞葛藟之長，永也。故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也。

宋道君曰：谷神不死，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死生萬物之理也。谷應群實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為一，不覺於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如日月焉，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

不惑故云不死是謂玄牝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無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成形也谷神以況主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已故於此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之所從出者玄牝是已彼先天地生孰得而見之綿綿若存用之不動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如火之傳不知其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茫茫天造一氣之自運倏爾自化委衆形之自殖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王介甫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者能虛也能容也能盈也能應也有此四德不知所以然故謂之神有其神則不死死則不生不生故能生生而不見其迹牝取生物

之意生物而不見其迹故謂之玄易曰太極生兩儀是亦玄牝之謂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其門則天地所由生之本也謂之有則若存而已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者遠而不絕之辭天道之體雖綿綿若存故聖人用其道未嘗勤於力也而皆出於自然蓋聖人以無為用天下之有為以有餘用天下之不足故也

蘇頌濱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至虛而猶有形容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即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詩六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也

呂吉甫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有形者也以得一故虛而能盈神無形者也以得一故寂而能靈人也能守中而得一則有

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無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則有形與無形合而不死矣古之人以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說是也合則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能生生是之謂玄牝玄者有無之合牝者能生生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道之生天地由此而已故曰云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以為亡耶則綿綿而未嘗絕以為存耶則惡觀其存哉若存而已若亡而非絕若存而非存則吾之用之存亡無所容心膺合之而已何勤之有哉

陸農師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生生者不生殺生者不死谷神者玄而以容以應玄牝者妙而以雌以雄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者生天生地是也所謂玄牝之門者其子由之而生不得見之是也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莊子曰有乎生莫見其門此之謂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有似乎非而又似乎非是也有似乎存而又似乎非存也其行

未嘗有間其用未嘗有為故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易曰往來不窮謂之通莊子曰且然無間謂之命而老子亦曰神無以靈將恐歎蓋往來不窮而無間無歎者神而已矣是之謂綿綿谷神者言其用玄牝者言其體

王元澤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應而不窮神化而不測萬物受命於我而未嘗生未嘗死者谷神也言神則極矣而加谷者且言能靈能盈而又能容以應也以其活而不散故但稱不死谷神受命而玄牝賦形自為陰陽以成天地然本一物也始由其受命故曰谷神由其賦形故曰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體陰而一體之中又自有陰陽稱門異於戶也萬物由此門以出而不得見故曰玄牝之門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谷引而不絕之謂神牝生生不盡而若有若無不可定有用之不勤者動而愈出何勤之有

劉仲平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者虛

而能容能應玄者妙之門牝者柔靜幽深
有和而無竭有納而無出谷與神未嘗生
未嘗死而獨曰谷神不死者蓋言不死則
不生可知矣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謂之用
若存而已用之不勤者無用之用也

劉巨濟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神之為神
其虛不屈其應不窮而莫見其迹故以谷
為象而曰谷神谷虛而應故也蓋有生則
無不死者唯不死以生生生不死則能生
生矣常無欲是也不死則謂之神生生則
謂之牝其貫一也故曰是謂玄牝牝母也
加玄焉則道是也如玄覽玄同玄德之類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以生出為鄉
猶之門也天地流形本於玄牝猶之根也
唯常無欲能生不死故謂無為神既有
生則有母故謂神為玄牝既出則有形故
謂玄牝為天地根無即道是也道即天地
是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者生出不
絕貌不絕則其生之緒若有存焉而實非
有存也若者亦不正言其有之謂也如蠶

為繭如蛛為網別之不窮求之不得也用
之不勤者謂神用之非人用之也所以不
勞者虛而應前特言以為應則安能不勞
乎前章言羸菴之喻故次以谷神此章雖
至道為諭而養身之神亦無以異此蓋精
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則不死不生
矣

劉驥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靈樞經曰
天谷元神守之自真言人身中上有天谷
泥丸藏神之府也中有應谷絳宮藏氣之
府也下有靈谷關元藏精之府也天谷者
元宮也乃元神之室靈性之所存是神之
要也聖人則天地之要知變化之源神守
於元宮氣騰於牝府神氣交感自然成真
真合自然與道為一而入於不死不生故
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天也牝地也人
之形體法象天地所以靈樞以天谷泥丸
元神之室為元宮以絳宮關元精氣之府
為牝府玄牝者神氣之所要會也靈樞以
鼻為元門亦謂之天門口為牝門亦謂之

地戶元門引氣上通於天牝門納食下達於地故是謂天地根天地謂玄牝也聖人運用於玄牝之內造化於恍惚之中綿綿者不絕之貌若存者順其自然而存之神久自寧息久自定性入自然無為妙用何勤之有故用之不勤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故次之以天長地久

趙實庵曰初舉道要二一虛中宅靈谷神不死道降而為氣氣住而為胎胎結而為神神升而曰仙故道為修生之法從無入有有即氣母是也形為神之舍養形可以存神氣為神之母有氣可以住子則氣母二字真長生之本也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者即谷神也谷神引氣下歸玄牝論其本則先玄牝而後谷神人之生自壬至癸而兩腎為之始終故也原其用則先谷神而後玄牝人之呼吸自兩鼻而丹田為之受納故也氣自谷神綿綿而不徹用之於至微也其久則氣止玄牝不復引於谷神是為胎息氣在玄牝如子在胎不

假呼吸呼吸自內故其法始於綿綿若存而終以呼吸不外為胎仙也諸說以鼻為玄口為牝鼻入清口吐濁又曰閉地戶即知在鼻而不在口也又曰口鼻非玄牝而玄牝在下田蓋不從其出入之門而言也強分之爾谷神亦曰神虛玄牝亦曰丹田黃庭曰呼吸虛間入丹田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度人經曰開明三景是謂天根三景即玄元始氣是也此云氣母其後生天生地列為三辰亦曰三景有內外故也玄牝是內谷神御注曰谷應群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亦猶前云橐籥虛以待氣凡以明大道之體如此其本謂谷中有神即虛中有神也是養靜而致之也非若空谷之空黃庭曰虛中恬淡自致神夫性以心為用心以性為神動在機守在氣希夷之象者道也道之體者虛無之一氣也一氣之為用者性也性也者谷神也一氣靜者性也性靜則萬化安一氣動者情也性動則萬化生聖

人守元神於天谷天谷者空洞之間也空洞者虛無之界也氣清性淨變化萬物之根也正元君以宮室言以谷為天谷天谷者泥丸宮也泥丸宮者虛無之室也人能守神五氣自來朝見下行玄牝玄牝者天地升降之道路也由是觀之則知一氣上下通流在天谷則為金精在玄牝則為玉液又曰玄牝既定百息其氣過靈關上動天門下沉地戶可謂妙道靈樞曰玄牝上通天谷下達地戶然自養氣至於住氣多入少出則見於震時多出少入見於離卦日沒收之乾卦鍊之此學者日用採取之法也住而不出入故云胎息一升一降而為龍虎此又煉丹之法也氣一而已法有不同故神仙之事不可一塗而取也胎息論以氣住神在則為神仙可得而考焉

二牝前正指是謂玄牝鼻有兩竅下通於腎腎有二門玄為陽牝為陰兩腎亦然日用之功在一左一右次指流歸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御注引莊子曰萬物有乎

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而已此善言也夫道之於天地萬物之於乾坤生者自生化者自化性者自性命者自命孰為根邪孰為門邪以自然言故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以真宰言豈無門無根邪而見之者必聖人而已詩六

無見者不得其門而入無門者不識生生之根此事在天機非聖人孰能與於此故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夫玄者一也牝者母也一自虛生牝以動合求陰者陽承陽者母一不期生而生自者矣母不期合而情自感矣易曰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此必然之理也故自乾坤交合於亥一陽始壬於西北壬為陽水合丁之陰火而生丙丙為陽火合辛之陰金而生庚庚為陽金合乙之陰木而生甲甲為陽木合己之陰土而生戊戊為陽土合癸之陰水而生壬此為夫婦之義也人有兩腎左陽右陰左為腎右為命門方壬之聲懷命門初具有命門然後生心心生血法丁生丙

心生肺肺生皮毛法辛生庚有肺然後生
 肝肝主筋法乙之生甲有肝然後生脾脾
 生肉法己生戊脾生腎腎生骨髓法癸生
 壬有腎則與命門合而為二由是觀之自
 天元一氣為根既以為一矣且得無名乎
 有名萬物之母也註六在乾則始而亨者也始
 者元始也乃統天則知乾統元氣也出則
 為陽入則為陰谷神之所以呼吸玄牝之
 所以收藏萬物受命於此也豈無根而植
 無門而出邪欲見之者即此而見矣是故
 自一氣而分陰陽天地得此以大也始於
 士而生五臟人身得此以成也其在天地
 有所可得而知即以身二氣升降呼吸
 喘息有所合也惟深機者能之三明調御
 之法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受命於陰陽者
 不離陰陽之數委形於生殺者不能逃生
 殺之權蓋人之生也稟於常數天地之理
 也用數制人凡用數而不知數之有窮則
 中道天關者有之得數而超數於事物之
 外則長生不死者有之孰為數邪一三五

七九二四六八十是也數從何來起於黃
 宮天元一氣是也故人身法一天地上下
 八萬四千里二至之所交坎離之運用一
 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之間脉
 行六寸一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其半陰
 其半陽自亥至巳管氣行陽二十五度行
 陰二十五度合十二時漏水百刻之數消
 息盈虛以成歲功以和五氣無先之以太
 過無後之以不及則陰陽適平也苟失其
 平則五氣乘沴在天則為勝復在人則亂
 五藏由是而諸疾生焉凡所以用之在能
 與不能爾經曰綿綿若存者綿綿者一氣
 也引一氣於谷神之間極使微弱耳不聞
 其聲毫不覺其動似無而有似有而微故
 若存也如是則管衛常調六脉不過清濁
 升降不失其時喘息呼吸不致其暴孟子
註六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亢倉子曰體合於氣
 氣合於心心合於神神合於無御注曰自
 本自根自古以固存如火之傳不知其盡
 也凡氣合於神則陰陽不得以制命易曰

陰陽不測者是也。生殺不得以用權。莊子曰：彼為生殺，非生殺者是也。皆在用之。不勤若夫居天地之內，有非陰陽之數者，是不能專氣也。外物所誘，反為氣奪也。又安知所謂盜機者乎？故天地長久者，由是而致焉。

邵若愚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以喻虛虛者道也。神者道化之一氣，乃無中之有也。虛神無形，本自無生而亦無死。故云：谷神不死，虛乃生之本。謂曰：玄神為化之元。謂曰：牝谷神者是謂玄牝也。萬物皆從玄牝之門出，是謂生天地根。以觀谷神綿綿若存用之者，以神合虛而不在勤勞，措意功力能為也。

王志然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夫玄牝以天地為根，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人易以乾坤為門，萬物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其見之者必曰：聖人歟。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夫谷者有形者也，中含虛故能應。神者無方者也，中體性故不虧。玄者天之

象牝者地之象，通乎晝夜之辨，極乎陰陽之原，冥乎性命之機，連乎死生之變。隨一氣造化，升降綿綿而不絕。谷常虛而受命於天神，常寂而賦形於地，一出焉而生，一入焉而化，莫不皆本之於自然。其本未始有生，原其所以生者，來無所從，其本未始有化驗，其所以化者，去無所至。莊子所謂未嘗死而未嘗生者是也。列子曰：有生生者，有形形者，有聲聲者，有色色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無知也，無能也，無不知也，無不能也。而吾之所欲學者，必欲學夫未嘗終未嘗有未嘗發未嘗顯未嘗呈之妙體，陰陽乘變化，旁日月挾宇宙，上與造物者游，下與外死生無終始為友。趣是而得生者，必曰：玄牝。是而得死者，必曰：谷神。夫是而欲不死不生者，未之有也。

莊子曰性脩反德德至同為初真人息之以踵其息深深謂之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者嗚呼此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人莫能知莫能行者何也十六以學者未明深根寧極出生入死之妙十六妙通乎十六可以官天地府萬物遂於大明之上至彼至陽之原也入於杳冥之門至彼至陰之原也得夫天地陰陽之至贖則知玄牝谷神之所歸矣黃茂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體虛虛能養神神常存故不死谷神之道妙不可傳乃從而為之說曰是謂玄牝玄者妙道之門牝者生物之祖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為妙道之門牝為生物之祖求之吾身果何物乎求之不可得則求之生吾身者果何物乎天地與吾同生於玄牝知其生吾身者則知天地之根矣經曰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即此是已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相繼之謂也綿綿若存亦所以形容不死之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今乃用之不勤何也勤者有時而不勤用之

道也今有人焉卑遜廉退鄉里推之朝廷高之則夫離形去智遺世獨立必能長存亦可知矣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人與天地合德人皆亡已獨存物皆天已獨壽豈非能成其私乎十七程泰之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後章謂人之能長生久視者以其得年而永也若天地之長生則豈長年之謂哉易曰生生之謂易本有是生而易又生之是謂生生也以類推之生又生者生太業凡曰生者皆謂能增益其所無也天地不自生而能長出此生者即列子謂生生者不生不生者其道不可窮也正以敷暢此語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天地之能生萬物者本常有而出之耳而未嘗自入於生也蒼然隕然能使萬不同之種類受其氣以為形而天地也者萬古無所增加是故所有者無損而已得者不壞也夫是以能生天下之生而無有窮已也列子又曰生之

其入之回復掩冉始能和附以為之響故舉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能出響於無者則惟此谷而能有此神也洪纖疾徐長短多少隨感出應一一肖似苟不於此乎取神而安所得神哉惟知夫神之屬此而後不死且若存者皆可得而推矣始大昌之得此理自以為當而未敢深主及得列子引黃帝所言以發揮老語而後確乎其無疑也列子之言生化也全引黃帝谷神本語以證夫生生化化之相續即谷之所以能神也不死也若存也皆命此也已又申言萬物生死皆出機入機且援黃帝遺語以明之而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其理之所配與前語正合故大昌意黃帝此之十六義本是一章特列子話言偶有更端遂亦析而二之也讀者當合其話言之異以求其脉絡所貫乃有明也若夫谷之能神則可得而推矣當其空也在道則無也及其聲之觸也則夫應感而能有者也有者動

而能觸無者空而能受故谷之應聲而生響也生生而不自生之象也聲寂觸止空者仍空人意神者不能常神矣重有觸焉其應如初然後知化化者之不自化也此其所以得為不死而常存也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其無思無為而又寂然未動則谷虛無感之象也或以感來即以通應是其出響應聲而不測以神者也易言卜筮之神則又曰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夫卜筮之受命如響即易之感通而應者也故又借響應以為之喻也老子之書期自立無務為不肯述易故雖其神此谷而不肯正做易之應響也若求其理則無二也列子十六於此實能有見故合黃老二語而通之然後其理始昭昭也大昌於是參萬理以觀而自主其見曰谷外無響則響外亦復無神也彼其專主一虛以為之義者推而致之老語則其謂不死也若存也皆無歸宿

也是故不敢苟隨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凡謂之元皆取窈深暗晦之義元德元同元覽與此之玄牝皆為夫德同覽牝四則者已涉乎有而可見故從四則之上又益深晦焉乃遂入以究命其宿也推而高之常無之上其妙已甚矣而遂去無之目單命為玄則其象可想矣牝也者應而不唱谷之應響待聲者是矣聲苟不感則響終不出其可謂不為物先也矣夫惟天下之雄且強者已皆知之而能自屈於牝則其虛已甚矣於虛之上更加元焉則其變化所出是為生天地之所也故前章曰無名天地之始而此言天地之根也是皆探端命初而知夫无之受感而應者其於凡有皆得命其宗而司其出者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有形有質目可觀手可捉則謂之存可也若谷之能應也以為序耶則漢乎其無有以為不存耶則前響已絕後聲再觸其應如故故以若存言之也綿綿者僅得相屬而不絕也莊子之謂際者

此其地也際者兩異之文也姑即四序之易見者明之春之已季即夏之欲孟也季孟之間則際也有季則必有益而元氣未嘗自為季孟也則列子之命往復而曰其際不可終者是也從其際而觀之則全之為孟者即昔名為季者之代也孟者起而季者去則夏應而春往也惟天制往復以出生化者則無際而無終是其所以常存也此之存者雖常不亡而不可得見故綿綿相屬若存而不見其序也故以若存言之也夫其生生化化無時或息無時或留若甚勞矣而先後有序雖有作用而不費運動也自生自化自消自息元無勞也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惜乎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此非夫能神而不亡若勞而是不可者耶論列子之生化本於老氏之作復老氏之作復本於易之消息而其所以生化作復則皆不出乎陰陽之進退也陰退而陽進則為生為作陰升而陽降則為化

為復自進退之漸而言之則為消為息也此易老之所同言而老氏則常探夫易之所不肯盡者而既言之故越消息而言有無也有無也者又其制消息之機而不自圓於消息之數者也故作復之證則為芻狗消息之機則為橐籥而生化之原則為谷神此其淺深之辨也

詹秋圃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成象章言凡物谷養神氣則生生不滅是謂大上陽為玄地主陰為牝玄牝為品物生育之門是謂根於天地而生物成象無窮之也張冲應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我有此身享天之氣舍地之精即此五臟之神也鼻者氣之升降所係口者精之運行所關氣之升降息從鼻而為之升降精一刻凡七十四運從口而為之運行則谷神得此精氣所養而不死也是謂玄牝故也玄牝之門者乃鼻為天氣之門口為地精之門運動有常則腎不虛海不塞而天地之所以根也誠能息其精氣綿綿如常用之

無窮享年為無已矣此乃男女通行之法切宜詳味而養之則成真入聖皆以之也不然精耗氣虧谷神無所養則頽無光采而氣化雄精化雌神化鬼即謂三尸者也人生于世身有此妙而不能保養之惜哉

張靈應曰玄為天屬陽而為元氣牝為地屬陰而為元精元氣以子時而升此一陽生也由腎宮從左道流入五臟卯時與精會於腹入肝是謂春陽分也巳時至天門鼻為出入之門而升於頂至午時降居右道入骨絡復還腎宮元精以午時而升降此一陰生也由命元從右道流入骨絡酉時與氣會於背入肺是謂秋陰分也亥時至地戶口為出入之門而升於頂至子時降居左道入五臟復還命元精與氣一升一降玄牝交合不虧不盈則神居天谷守衛此形而後可以見調理不死之方白玉蟾曰谷神不死此心本無老死是謂玄牝同此一天玄牝之門念頭動處是謂天地根惟心綿綿若存只是如此用之不

勤無為而已

廖粹然曰谷神不死空氣在身為神之母子母相養形神長生是謂玄牝萬物之母玄牝之門生生化化眾妙之門是謂天地根萬象之本綿綿若存左右逢原這是本來面目之為用之不勤周行不殆綿亘古今不消用力

陳碧虛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夫大人以太虛為空谷以造化為至神空谷至神乃道之體用豈有死乎不死之理既而深冥

又能母養故曰是謂玄牝或谷喻天地神喻大道今說者以山谷響應為喻不其小哉且人能懷豁無方法太虛之廣存任神真資造化之靈自然形與道合何死之謂乎如是則冥然茂養物受其賜也故曰玄牝河上公章句谷音育訓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神謂五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夫人能清靜虛空以養其神不為諸欲所染使形完神全故不死也若觸情耽滯為諸境所亂使形殘神

去則何道之可存哉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夫太虛造化萬類之以出入既有出入之名故謂之門且根者本也天地雖大不能逃其有形有類咸以虛空太和為其根本故曰是謂天地根河上公曰不死

之道在玄牝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為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鼻與天通故鼻於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味濁

辱為形骸骨肉血脈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人口與地通故口為牝也根者元也言鼻口之門乃是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也且上言谷神不死者勸人養神之理此曰玄牝之門者示人鍊形之術也故形神俱妙者方與道同也夫人有身有神則有生有死有生有死不可言道也流動無常豈得言靜也若乃空其形神忘其物我是以出無根故氣聚不以為生入無竅故氣散不以為死不死不生其谷之

神也生死無常其浮動之物也幽深雌靜
湛然不動其玄牝之謂也綿綿若存用之
不動綿綿不絕之貌此結上養神鍊形之
義也夫養神則深妙冥極清靜虛空綿綿
若存感物而起無有絕時也鍊形則呼吸
太和導接血氣飲難終之泉咀延年之草
使其支節通暢而不勤勞也此方可與天
地同根衆妙共門也

謝圖南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經曰谷
得一以盈神得一以靈天地有之人亦有

之陳希夷曰山自天之上而墜故觀良畫

則知山自天來人之首象天頂曰崑崙鼻

口山根神藏其間是曰谷神一身之主宰

也實未嘗死玄牝者指乾坤二元而言乾

為首坤為腹二元之氣升降往來在乾曰

玄在坤曰牝玄牝即二元之氣二元即谷

神之主也邵康節詩云一物元來有一身

一身還有一乾坤正謂此爾門則指兩鼻

也天地清寧之氣自人之鼻而入流布身

中乾首坤腹脊此養之故謂之根是氣之

入綿綿不絕若存者順其自然而存之不

必勞力也故曰用之不勤或者過於閉其

氣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蓋常論之太極摩

分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此三才之道也首

為天腹為地心居其中吾身之三才也康

節詩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

綸心居首腹之中以彌綸上下使玄牝升

降精神往來吾身可以常存矣存養既深

體認既熟則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

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三者可

識矣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

曰希搏之不得名之曰微三者可想矣知

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

辱三者可存矣反觀內察天地與我相似

其曰谷神不死老氏豈欺我哉

林處齋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此章乃

修養一項功夫之所自出老子之初意却

不專為修養也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

谷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中

而出故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牝

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
天地亦自此而出故曰根綿綿不已不絕
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也用於虛無之中
故不勞而常存即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
出是也梅翁曰至妙之理有生之意存
焉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之論此
章雖可以為養生之用而初意實不專主
是也

范應元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神猶言
虛靈也不死猶言無極也玄牝言其生物

而不見其所以生也謂虛靈無極此乃生

物之牝而不見其所以生故曰玄谷神二

字傳奕云幽而通也司馬溫公曰中虛故

曰谷不測故曰神蘇曰谷至虛而猶有形

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

安有死邪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

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見其生

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是謂天

地根門者指陰陽也以其一闔一闔往來

不窮而言也陰陽者以道之動靜而言也

動而曰陽動極而靜曰陰動極而靜靜極
復動開闔不忒生育無窮根者謂天地本
於此也人能於此心之初得之則知天地
之根無根之根也玄牝之門無門之門也
谷神不神之神也豈有窮盡哉綿綿若存

用之不勤謂谷神之在天地綿綿密密而

無極也然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得聞用之

不可既故曰若存天地用之而四時行百

物生未嘗勞也谷神在人亦然綿綿密密

生生無窮以為本無孰主此身以為本有

竟居何所故曰若存善用之者未嘗勞也

何有終窮哉此章宜深體之或有專就修

養上解者然必須認得谷神方可

薛庸齋曰谷神不死至是謂天地根谷者

神所居神者形所載以形養氣以氣舍神

不死之道也神本無死賦于形而有死雖

死而未嘗死也谷神因玄牝不死天地以

玄牝為根玄牝者內焉而藏精外焉而調

息一開一闔一呼一吸呼則至於深根吸

則至於固帶於是有神人焉離斗轆歷天

廷騎日月披雲霧騰手會歸子大有之室亦猶姑射山有神人居焉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調息似有若無用之要不至勤勞爾

休休庵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虛明謂之谷靈妙謂之神虛明靈妙無窮謂之不死即玄牝也玄者大道也牝者母也一氣生於虛明之中然後分清濁立天地故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妙道無為一氣運行不絕是謂綿綿若存應時應機利生濟物不勞而辦故云不勤虛明靈妙在人曰心為萬法王能生育天地運行日月玄機妙用任運無窮隨緣應感不勞而辦悟明者不言而知已

褚伯秀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虛而善應神靈而無方人能以至靈之物藏至虛之所則隨感而應應已無迹生尚不知死乎何有玄謂道妙難測牝乃化育之地其為用也妙萬物而能生生是之謂不死此發明虛心養神之道借天地造化為言

始於虛心而任化終於無心而化自己出凡物之生本莫不由斯故稱門焉莊子云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於無有以易言即太極以人言即性初乃一化之所待萬理衆甫之都會也人人具足而放不知求則

谷非其谷神不自神如天地萬物何夫形者生之舍氣者生之元神者生之制三者住而生道昌身中玄牝見矣綿綿守而無失若存恍惚之間則亦何勤之有此章語簡意深猶孟子論浩然之氣在人充養而後見通身是道悟者自得非語言所能盡也前輩議方外談道多詳其精而略其麤有上達而無下學混元置此章於美惡賢貨囊籛之後亦該貫而無問但語極玄與學者憚其高遠而不敢即今不揆淺陋借於影外描影云谷神猶無極玄牝猶太極綿綿法太極之氤氳布化而生道不息也谷神言其體玄牝言其化綿綿言其用人能反求諸身則自己天地之根不言而喻今世之養生家其論亦以谷神玄牝為主

但泥於形質取諸心腎上下口鼻呼吸之間此皆後天之土苴耳至於天地根萬物宗者皆遺而弗究何足以明谷神之妙哉按列子稱黃帝書云乃全載此章蓋古有此語混元亦述而不作之意

牛妙傳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者養也神者上藥三品中之一也玄牝者鼻之左右孔也故大修行人有胎息法從外玄牝通內玄牝導引太和真氣注想丹田久而行之則其身長存故云不死也玉清胎元內養經云胎元妙道以外玄牝合內玄牝以外真神補內真氣聚集天之萬寶我胎之元精使神生於胎氣戀於神心君潛御氣息調勻綿綿若存而不息用之不窮而見功谷神不死合我真宗此之謂也玄牝之則是謂天地根夫玄牝之說有內有外外則前已釋過內則乃口相傳之機不記文字所以張平叔悟真篇有曰玄牝者非心非腎非肝非肺非脾非三焦非膀胱非丹田然則審何所耶又曰玄真玄牝真

牝玄牝都來共一竅然此真理不遇明師終是難知愚嘗讀道藏修行論有曰玄牝者居二腎之間號稱神室乃神明所會之府精氣交感之區人之命門故稱天地根蓋人身號小天地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言胎息導引之法不緊不緩若存若亡之間任其鼻息綿綿來往不待驅而使之故云用之不勤也玉帝心印經云上藥三品神與氣精恍惚惚杳杳冥冥存無守有頃刻而成回風混合百日通靈出入玄牝若亡若存綿綿不絕固帶深根人各有精精極成神神合有氣氣合體真神依氣生精依氣盈其聚則有其散則零三品一理妙不可聽一得求得自然身輕太和充溢骨化寒境此之謂也

揚智仁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神者天谷元神也鴻濛始判先有此神與太虛同體與天地同生神之來則生神之去則死然生亦未嘗生也死亦未嘗死也為陰陽之主為萬靈之尊淵淵浩浩日月不得

此則不能耀明五行不得此則不能發生萬物不得此則不能長育其不死者玄牝也玄為真陽牝為真陰上通於天下蟠於地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在丹為真鉛汞在易為坎離在象為龍虎人能修之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雲發泄於七竅真炁薰蒸而無寒暑純陽流注而無死生是謂玄牝之功也且門者乃日月之門戶也非心腎非口鼻非泥丸非臍下非臍中一寸二分圓如環者非夾脊雙關非心上一穴非閉炁而行之若執此則謬之甚矣何不返觀天地之根乎易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玄牝之門也動而未形之間者幾也天地之根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幾曰聖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喻清中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老氏一書治國愛民修心養性服氣鍊神精粗畢舉本末兼該此章大槩主於修養當合儒道之書而互相發明之自儒家之說言之谷者虛也神者虛中之神也自道家之說

言之谷天谷也神者一身之元神也元神所住之宮其空如谷而神居之故謂之谷神泥丸宮是也神存則生神去則死谷神之所以不死者由玄牝也陽神為玄陰息為牝神氣交感自然成真與道為一而入於不死不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黃帝陰符經曰口通五臟出者重濁之氣屬陰謂之地根鼻通六腑出者輕清之氣屬陽謂之天根口鼻二者陽神陰息往來之門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聖人運用此氣於升降之頃存鍊此氣於呼吸之間綿綿續續勿令間斷存者順其自然而存之神久自寧息久自定未嘗至於勤勞迫促故曰用之不勤儒道之書其歸一揆列子全引此章指為黃帝曰則老氏之言似有所自或人謂人身中自有一竅非口鼻也非心腎也非穀道也其要未易言俟與談玄者商之

胥六虛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取其虛神言不測不死謂常存也言虛谷之中其

中有神陰陽不測古今常存故曰谷神不死以其不死是以謂之玄牝玄遠也牝也謂自古以來不知其幾億萬年深遠難測其生生之理無有窮盡故曰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門通出也根本也謂玄牝之門天地由茲而出萬物由茲而生乃天地萬物之根本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者微而不絕言玄牝之體也不勤者玄牝之功用也謂玄牝之門自古迄今微而不絕雖視之不見其生生之妙用顯若存焉耳焉嘗見其有辭勞乎此章從首至末只是一谷神聖人鋪舒如此奇哉噫此一谷神人自生至老須臾不可離者其容狀功能與此更無毫分差忒信之者不勞餘力領解將去若生擬議鴿子已過新羅

李是從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者谷乃空虛也天地大谷也山澤小谷也神乃靈性神在空虛藉氣而響山澤無情呼之應鳴我神非形賴氣而聲不死者常存不亡也玄靈心也牝意氣

也心用未發而人不知曰玄氣化未成而事不見曰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者用捨出入放去收來之門道從此一氣而生天地萬物人從此一心而生出用在萬事機發所由之根本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者繼續不斷常存不亡也施用徐緩勿可動勞傷損神氣也

榮元春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虛也不死常惺惺也萬念動底根本物欲昏了時便見虛時便活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乾闥坤闥出入處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真人息以踵不動也常人息以喉動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不動之用也非乾坤易之門邪

蘇敬靜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此章以養氣為言者河上公張沖應皆以玄牝為鼻孔鼻孔為呼吸出納之門根元也言鼻口乃通天地元氣所從來綿綿不絕其微妙若無又若存氣得其養則用之不勞餘力自然長生久視至唐明皇方以谷之

應聲莫知所以有感則應其應如神老子書中取谷為喻不一也曰曠兮其若谷曰谷得一以盈曰為天下谷曰江海能為百谷王皆以其能下也惟此特曰谷神不死曰綿綿若存從其不死若存而求之則能下不足以盡之必如明皇應聲出響為義方可盡不死若存之意夫影響一也影之寫形日月水火也若夫聲之出響發於野則散觸乎山則室惟聲出於空谷則能出響於無而若有神然後知其不死若存者真為不妄黃帝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則谷之能神信可推矣當其空也則無也及其聲之觸也則應感而能有者也其觸斯應此其不死而若存之神也玄者妙也北者應而不侶谷之蘊響待聲是不侶也苟聲不感則響之應終不出聲出則響應神妙如此是謂天地根天地生於太極太極本於無無能生有有生於無響能應聲即無能生有不謂之天地根而何故前章言

無名天地之始而此言天地之根根與始一也綿綿者前響已絕後聲再觸其應如故故以若存言之谷神不亡若用而愈有以勞如實不勤動以其虛以其無虛能生實無能生有非神而何若夫養氣之說又是人推廣以為言也吳環中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動環中吳坡曰老子一書中寓僊意魂常養魄不耗散而水火交其說甚異愚聞之師曰谷神先天一氣神氣歸虛玄牝念頭動處假神托用非口鼻也玄陽也牝陰也真陰真陽也莊子云萬物莫不有生而莫知其根有乎出而莫知其門然天地之所從出者玄牝是已金丹大藥其要不出乎精神魂魄意神火也精水也乃真一之精魂木也魄金也意土也五行非土不成潔意以養氣養氣以凝精凝精以始神四象和合打成一片工夫純熟專氣致柔久則凝結綿綿若存不可間斷用之不勤晝夜一致自然之理古僊隱顯其言體之為陰陽擬之為

鉛汞喻之為日月効之為男女比之為龍
 虎曰震兌曰坎離曰金砂甲庚丙壬戊己
 水火君臣子母嬰兒姤女刀圭金木溫養
 主賓浮沉沐浴生殺刑德戰鬪圓缺抽添
 文武炎涼進退斤兩等語皆玄牝上事故
 立象以寓言欲人之自得也。只可身上討
 不可身外求豈不聞虛靜先生神御氣氣
 留形不須雜術自長生之首乎。今學道者
 雖識藥材無下手處既知下手不識法度
 於玄牝上茫然莫知神者生之本形者神
 之舍神全則氣全氣全則精全精全則形
 全形全則神旺神旺則氣靈氣靈則神徹
 始與道為一神虧則精不復精弊則魄不
 寧公讀書豈不曉物交物之際每膠擾於
 且晝夜寐之時視聽言動之間又復來往
 於耳目心思之所不及。凡古昔上仙屏棄
 利欲超出物表雖是剛毅壁立萬仞然後
 能之苟神不能御氣氣不能固形既不能
 安其居又自毀壞其宅欲求一得永得之
 妙難矣。子聞師語心悟神會笑而不言師

索酒滿泛歌楚詞一章道可受兮不可傳
 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
 自然宣氣孔神兮於中夜若虛以待之兮
 無為之先一揖而去予因暇日吟三頌以
 自警未必邪魔果若重來向伸前說癡夢
 謝仙舉火本同心揚子江頭看一開獨運
 之時正好看霏霏霏霏不為難自有青銅
 三二百時時燒善語喉乾雨不雨風不風
 無疑無慮笑烘烘團團藥香取丹砂地獨自
 開來獨自封又一詩云下手莫教遲金丹
 有甚疑一團和氣定火候謹差池四象纔
 和合靈機自可窺欲知真妙處孤月照潭
 時月屋刊石潭所註道德經按借易附此
 章于谷神章後悟真先生詩曰莫怪天機
 都漏泄為緣學者太迷蒙呵呵
 本一庵居士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
 虛而有形谷而神則有而無也玄深而無
 體玄而牝則無而有也。有而無所以不死
 無而有所以能生此亦形道之體也。推其
 出之自曰門厚其生之本曰根首章言天

地萬物而此不言萬物者有天地則有萬物根者所以生生不窮則物在其中矣人能體道於身綿綿若存則谷神玄牝亦將在我而道不可勝用矣綿綿無而非無若存有而非有不勤不勞也若曰取之左右逢其原為耳老子之意大抵推本道妙於天天地萬物之初及之於身體而存之孟子之過化存神谷神近之釋氏之真空妙有玄牝近之綿綿若存則釋氏之無作止任滅孟子之勿正勿忘勿助長而必有事焉者也

拾遺秉文曰此章言道無為無形生天生地自古以固存河上公曰玄牝為口鼻養生者尚之何其小哉

諸子旁證 列子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

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石潭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此段有兩說有以谷神為谷虛之生響若有神者此以理言也有以谷神為天谷之神謂吾身之神居於天谷中者此以氣言也雖若兩說其實一也何則虛中之神此道也天谷中之神亦此道也虛谷之神與吾身之神同出於道安有異哉玄牝二字有以牝為物之所生而不見其所以生之者故以玄言蓋因列子之引黃帝書謂此為天地之能生生者言之也有以玄牝為吾身之玄牝者即修養家所指者是知以理言之則空谷之有響斯答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聲之出者常在是蓋能生而不見其所以生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若以吾身之神居天谷者言之則天谷之神所以不死者以玄牝有以生之也玄牝之門是謂天

地根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二說不同以
 理言之則程泰之之說尤也若以吾身之
 玄牝言之則有以人之二腎為玄牝者有
 以二腎之間為玄牝者有以口鼻為玄牝
 者有以鼻二竅為玄牝者要之二腎之間
 之說近之口鼻乃玄牝出入之門通乎天
 地之氣者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以理言
 之則綿綿若存者天地之氣生生不已未
 嘗間斷綿綿不絕以其不絕故曰綿綿若
 存用之不勤以不見其迹故曰若存用之
 不勤者用之不勞也若以人身之玄牝言
 之則玄牝之門天地之氣往來乎鼻息之
 間使之綿綿不絕存若不存息微氣定則
 上通天谷下通玄牝而谷神常不死矣用
 之不勤者常寬舒而不當急迫勤勞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二

魏遠天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天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天長地久章

考異河上公作韜光章趙實
 應作生生不生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谷神虛應虛應即不窮
 此章明天地無私無私故長久首則標天
 地以為喻次則舉聖人以轉明結以無私
 成私義將欲勸勤此行

杜光庭曰前章明玄牝運氣天地任之以
 自然此標天長地久以契任自然之用聖
 人以理亦當體天地之用則人安國寧天
 地不以其私故能長久聖人無私用道萬
 物所歸矣

張冲應曰韜藏也亦養也謂韜養其晦然
 運其道不發見其光明於外則其道有成
 此章引天地及聖人不自生以成身其說
 深有奧旨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
 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

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考異河上公嚴君平本以其無私王弼古
以其無私邪開元御本作非私邪

河上公曰天長地久說天地長生久壽以
介後人也天地所以能長至不自生天地

所以獨長且久者以其安靜施不望報不
如人居處汲汲求自饒之利奪人以自與

故能長生以其不求生故能長生不終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先人而後已者也而身
先天下敬之先以為長外其身薄已而後

人也而身存百姓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

若赤子故身常存非以其無私邪聖人為
人所愛神明所祐非以其公正無私所致
爭故能成其私人以為私者欲以厚已也
聖人無私而已自厚故能成其私也

王輔嗣曰天長地久至不自生自生則與
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故能長生至成其
私無私者無為於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
成其私也

唐明皇曰天長地久標天地長久者欲明

無私無心則能長能久然則天長地久

人後身外身無私成私爾疏此標章問也

天以氣象故稱長地以形質故稱久天地
所以能長至故能長生天地生物德用甚
多而能長且久者以其資稟於道不自矜

其生成之功故爾疏前句標問此假答云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覆載萬物長
養群材而皆資稟於妙本不自矜其生成

之功用以是之故長能生物又解云不自
生者言天地但生養萬物不自饒益其生

故能長生是以聖人至而身存後身則人

樂推故身先外身則心忘澹故身存疏是

以聖人儆天地覆載必均養而無私故推

先與人百姓欣賴為下所仰故身先也不
自矜貴而外薄其身天下歸仁則無畏害

故身存也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天

地忘生養之功是無私而能長且久是成

私聖人後外其身是無私而能先能存是

成其私也疏天地所以長久聖人所以先
存者非以其無自私之心故能成此長久

先存之私乎

杜光庭曰天長地久君將明天地長久之義以教理世之君故於章首自舉其問天以氣象者列子云天積氣也無氣無氣地積塊也無處無塊積氣為象象虛也積塊為形形實也易繫辭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上象下形故能變化尊生萬物也天地所以能長至故能長生老君將明此長久之義自設其問亦如文章家亡是公子烏有先生東都主人之例也立題發問自答之以顯其事爾為前句既問天長地久此句方答云以天地運元和沖用之氣生育群品群品得生天地不恃其德不有其功故能長久若恃其功則功細矣若恃其德其德薄矣不恃故德廣功大萬物歸宗而天地長久也人君理國當法天行化任物無為衆庶熙熙自臻平泰理身無勞心役慮之事無矜名徇欲之功神安於中氣和於內如此則國祚長遠身壽遐延亦如天地無私乃能長久也是以聖

人至而身存理國不矜貴以有為不勞人自奉所謂後身外身也太古之君志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其生無爵不有其位也其死無謚不名其功也其實不聚其名不立天下樂推萬物欣戴可謂後身而身先外身而身存也世之衰也其君則不然恣身之欲而役於人殫人之力以奉其己人勞政弊天下去之此所謂失外身後身之道也豈若碎琥珀之枕焚雉頭之裘罷一臺之費却千里之馬德垂當代名光竹帛乎修身之士不嗜榮爵外其身也不為躁進後其身也如此則身存而德充德充則人服可謂身先身存矣反於此者道遠乎哉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聖人之理也任自然之化無獨見之專不厚其生不伐其善不為天下之先故能處人之上不為天下之貴故能享祚久長所以德兆宅心夷蠻稽顙干戈止息宗廟安寧此為

身壽長生其私大矣亦由其不以徇私逐欲成就此大私也靈寶經云居世之人貪歡逐欲前樂後苦何哉極其逸樂而墜於三塗也學道之士絕利忘名寒栖鍊行終得仙道先苦後樂何者積其功行昇乎九天也

宋道君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天穹窿而位乎上經為日月緯為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為山嶽融為川澤而萬物載焉萬物覆載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萬物故天確然而常運地憤然而常處所以能長且久也天地有心於萬物則天俄而可變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其載物也薄矣若是則有待也而生焉能長生是以聖人至而身存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者位乎天地之中達而為三才者有相通之用辨而為三極者有各立之體交而為三靈者有元妙之神然天地之與聖人咸得乎道而聖人所以治其身者亦天地而已故此章先言天地之不自生而

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是謂後其身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枉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外生死遺禍福而神本嘗有所困也是謂外其身而身存夫聖人之所以治其身者如此況身外之事物乎遭之而不運過之而不守體性抱神以遊古俗之間人將自正物我為一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此其功雖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道者為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自營為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王介甫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長者言其遠也久者言其恒也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生任萬物之所生既任萬物之所生乃能長生萬物而無生之累也又曰於天言長於地言久則重於久可知也是以聖人至而身先

聖人無我也有我則與物構而物我相引
矣萬物敵我也吾不與之敵故後之外其
身而身存萬物莫不累我迨吾不與之累
故外之也故曰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
私耶故能成其私字說韓非曰自營私私
背公為私夫自營者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故其字為自營而不周之形故老子曰夫
非以無私也故能成其私私從不從公公
自營也公不能不自營然自營而不害於
利物則無怨於私矣

蘇頌演曰天長地久天地雖大而水雖於
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
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
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矣天地所
以能長至成其私天地主萬物而不自生
立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
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眾人之表故能
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
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
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以求成私

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呂吉甫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長短形
也久近時也天以時行者也嫌不足於形
故以長言之地以形運者也嫌不足於時
故以久言之天地之根出於玄牝玄牝之
體立於谷神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
生生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
生不自生故能長生猶谷神而已矣是以
聖人至而身先聖人豈以其身為累哉
緣於不得已而物莫之上外其身而身存
立於無何有而物莫之能害故曰外其身
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身者
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則公而無私矣
無私也故能成其私

陸農師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會生者
不生遺生者不死故曰天長地久天地之
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聖人者天地之合也
屈己而已以之先忘我而我之以存故曰
聖人至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

私非以其無私也故能成其私然而屈已而易忘

王元澤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自生則有其生有其生則生既喪矣惟無以生為則生未嘗生未嘗生則所寓之形雖生而無生之累宜其長且久也天地之不自生非利乎長久而然道固如此而已所謂長久者亦瞬息之間耳唯蓋載傾陷而未嘗壞者乃其真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聖人雖聖而形與物齊在體天道而不爭乃能獨異於眾使其立己而與眾敵則匹夫匹婦皆足以勝之外其身而身存有我而存之則物皆吾敵夫惟超然自喪不有吾身者物莫能傾之非以其無私即故能成其私聖人無私未嘗有我故也使計而為之則私孰甚焉

劉巨濟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天地變之和也物物我生也矣不能不衰以敵惟不我其生為以成理造物則能長生矣天積氣也以遠為幸故言長地積塊也以固

為幸故言久不言久生者以長久之故也積氣積塊雖理無不壞有存焉知天地之有壞遂以長久者為妄者觀有而已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聖人與天地同則後身則身猶之不自生也身生身存猶之長生也後身謂屈己也外身謂忘我也屈己則人下之故先忘我故以外其身為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地不自生與聖人之後外其身皆無私也然天地以此長生而聖人以此存則皆成其私者也然不私之為私大矣莊子曰無私焉乃私也前章言天地根故次以長久

劉驥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天無為以之清故能確然而常運地無為以之寧故能隤然而常處皆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若有心於自生則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及焉能長且久也人處天地之中與天地分一氣而治所以不能與天地同其長久者以其有為有欲而介生太厚故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不敢有為外其身而不

敢有欲人皆求福已獨曲全人皆取先已
獨取後是謂後其身也忘其肝膽遺其耳
目外死生遺禍福是謂外其身也後其身
而不先外其身而不有茫然彷徨乎壘垢
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墜支體黜聰明離
形去智同於大通與道同久則身不期先
而先不期存而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
其私聖人之後其身外其身以濡弱謙下
為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故次之以上
善若水

趙寶庵曰初示因有三一舉天地長生之
理天長地久道因象顯而不知其終火以
薪傳而不知其盡物生而有象道與之俱
生而生生者未嘗生火傳而為明薪化而
火隱焉昭昭者未嘗昧故前章示各神不
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而其
致不死之理在不勤故也繼之天地長久
取其微也二明本無心生於物天地所以
能長且久者一炁既分兩儀莫位雖有高
卑之間同乎得一之靈以天得一固自長

也以地得一固自久也長之與久義同一
體天何以長言地何以久言蓋天以氣言
故言長也地以形言故言久也清氣升而
上有形而同乎無形也蒼蒼者其正色邪
濁氣降而下有氣而不能逃形也廣大者
其自任邪然天地者道之所生大道無形
生育天地天地以無形者為之父母無形
則無名無名天地之始原天地之本以虛
受性以性化虛此從有入無也以虛化氣
以氣生形此從無入有也所謂得一者真
元也真元者一氣也以其能長且久者二
氣交合不失於常也故能生生而不窮苟
以交合變化為無動無靜則大有時而裂
地有時而發當其一闔一闢一動一靜運
日月以分晝夜變溫涼而定寒暑凡以綿
綿若存故列子曰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
虧是其有節也非虛極而運神靜篤而專
氣其能與道同流乎天以氣運故穹窿而
在上地以形處故磅礴而在下此天地自
然之位也乾其靜也專坤其動也闢此天

地自然之德也以萬物為芻狗此天地自然之公也以應物為橐籥此天地自然之理也然天以運言則運居乎中而六氣為之用動者未嘗不靜焉地以處言則隕然不動而含洪為之德靜者未嘗不動焉然天地之所尊者專乎氣而未嘗專乎物氣專則物自遂矣夫何容心哉道法自然天地亦爾故生者自生化者自化萬物植植吾且生而不有之萬事總總吾且為而不恃之茲所以為長時生化之道也故曰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能者指人而對天地也何以知其然邪天地無為而無不為無能與不能有能與不能者指人也謂天地能者不自有其生故長生謂人有不能者認物為己有故喪生所以天地能長且久也又何以言且乎夫形之大者莫大於天地壽之求者孰過於乾坤且者且而已然天地雖大以道觀之未離乎形有形者不能以長存有數者不能以固久大劫之交必歸變壞然而未

壞者特曰且而已夫不壞者天地之性形虧者天地之數觀乎杞國之憂答者未及于此三故無終窮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仙經曰形以道立神以空生蓋人之生與天地同得一氣而人不能與天地長存者守之不得其道也天地自然還丹以鉛龍汞虎卯酉隱藏上升下降天陽地陰兩至之所歸坤艮之所會行之有度運之有時坤巽行乎天乾艮歷乎地乃自然還返也故天長而地久夫人者一體之中五藏之內上法天地中合六氣無不合乎此道也所失之由在乎不能專氣以自御守氣以自持行氣以合道終日馳逐妄境慶趨之不正則氣亡矣焉能與天地同為長生邪黃庭曰氣亡液漏非已形是使人內不失其氣外不失其形形以化神神以化道則形不失道氣不失神二明忘已而顯德是以聖人至而身存前二句先以天地得長生之道在乎不自生不自生者專氣而不專物專氣則靜定靜定則能應神不勞而

用有餘也天地生化之道如斯而已太上欲顯聖人後身之義先明天地而繼之聖人是以字牒前故也夫智徹為明天下不見其智而見其明位極而尊天下不知其尊而見其位聖人於此每每藏其明而隱其智賤其位而卑其身則明者不為物所蔽尊者不為卑所逾如是則智愈遠而明愈博位愈固而身愈安此持後處先之道也列子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若夫處物之先以謂天下莫我及尊我之身以謂天下莫我逾則爭者起而為敵矣賤者僭而逾尊矣泣且不固身亦危然此太上欲聖人明謙下之義使天下莫先焉此存身之道也孔子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謙下者禮也又曰君使臣以禮亦足以鋤驕人之色也然則此義初以天地長存往不生後以聖人久於其道在謙避先言後其身是不敢為天下先後言外其身不私於己也聖人處已臨物舍此而不可非徒治己道由此而寧亦可以致長生符天地之妙

用矣後結成其志也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御注曰自營為私非以其無私邪即聖人之成能爾以後其身而先其身外其身而存其身是也私者機也機者微也事詳於心則微微顯於用則機機微者心之私也私出於事始事成而為公私之為用在心謀之以成在身身顯而後公名立焉言聖人我欲成聖道不以我身而先人此私也動容周旋不失謙遜之禮人反推之以為先也是用後而取先豈不私邪至於外身而身存夫不外其身則置身於可欲之地欲勝則害生害生則傷身今外其身者是欲其身而不欲於物然後能存其身存其身者是以身為私也至於身無所害而得長存乃為公也夫聖人之所行不當言私而以私者原其初不敢正言之故曰邪邪者疑似之也經所以指聖人之私謂非以其無私邪勿謂聖人無私以私故能成公故之字謂以後身外身而成私許由不受無為之名後其身也許由得其私

鮑叔有分財之義外其身也鮑叔成其公
然天地之私者又在乎不自有其生而孰
知道者為之公歟
邵若愚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天長
地久而不知虹蜺雲霧風雨四時積氣成
乎天山嶽江海金石草木積形成乎地夫
有形者豈得不壞天地所以能長而且久
者四時之運稟道為生化之主天地以其
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効之處謙下
不敢自尊後其身而身反在人先以世利
皆為身外之物緣外其身不為物累而能
身存得久夫聖人後其身外其身非以其
無私耶傲天地為而無為故能成其私
王志然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道貫
四大者也四大中得道而大者莫大乎天
地聖人焉而夫得一以清穹窿而位乎上
以乾為體剛健中正萬物資始確然而常
運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也易曰示人
以易矣地得一以寧磅礴而位乎下以坤
為貞承天厚載萬物資生隕然而常處莊

子曰地道運而無所積也易曰示人以簡
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乾則天之象
坤則地之象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
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
廣生焉故天得之所以長清地得之所以
久寧天地既得夫至簡至易之道故歷浩
劫以長存亘萬世而無壞而老子所謂天
長地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欲以聖
人況天地然天地能長且久蓋本之於真
一自然之妙氣與道同體故能覆載萬物
長養萬物成就萬物斡化四時運量無窮
以至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
覆之初不容心功成自去未嘗自有其功
及其生也亦未嘗知其所以生之者而聖
人體天地造化而位乎中達而為三才辨
而為三極交而為三靈俯視天下而無兩
心常以百姓心為心而百姓仰視聖人而
無二道常以聖人道為道天下無為而自
治聖人未不得已而臨蒞天下是以後其
身未嘗先人而身自先外其身未嘗先物

而天下樂推而不厭詩所謂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是也於戲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然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覆是亦天地之功未全也以人觀之天地能長且久固不可得而擬議以道觀之天地之長久如此亦猶瞬息之間耳是以聖人亦不世出之才藏大有為之用三公無私謙以自牧遊心於世俗吉凶與民同患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是果有私也耶果無私也耶莊子曰無為無形如無私焉有情有信如有私焉故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學者其謂如何哉

黃茂材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萬物莫不資天地以生而天地實未嘗生之人自生人獸禽魚草木自生禽魚草木天地何與焉生者不生萬物所以代謝相仍不生者不死天地所以長久不已人能同於天地豈不長生乎是以聖人至而身存後其身者所以處世也以其身者所以體

道也今有人焉卑遜廉退鄉里推之朝廷高之則夫離形去智遺世獨立必能長存亦可知矣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人與天地合德人皆亡已獨存物皆天已獨壽豈非能成其私乎

程泰之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後章謂人之能長生久視者以其得年而永也若天地之長生則豈長年之謂哉易曰生生之謂易本有是生而易又生之是謂生生也。以類推之生又生者生大業凡曰生者皆謂能增益其所無也天地不自生而能長出此生者即列子謂生生者不生不生者其道不可窮也正以數暢此語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天地之能生萬物者本常有而出之耳而未嘗自入於生也蒼然隕然能使萬不同之種類受其氣以為形而天地也者萬古無所增加是故所有者無損而已得者不壞也夫是以能生天下之生而無有窮已也列子又曰生之

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則又推此理而竟之者也是以聖人至而身先後章固嘗明言此理而曰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則後其身而身先者皆其自損而致益者也亦其不爭而人莫能與爭者也此理所出即天地之不自生而能久長其生者也外其身而身存人之自愛其身無貴賤賢愚一也然愛之而無其道則欲益反損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謂其重之營養而不惜犯死也又曰益生曰祥謂其役有涯之智而務生之所無以為也若夫生生而失於厚有生而求以益生二者之於愛身可謂不遺餘力矣然從榮養而推之可以犯死從益生而推之可以致禍正惟不知致曲之理而求以直遂焉耳若夫聖人之存身則有道矣知生之來不可卻其去不可止故棄世事而使之無累從無累

而得正平正平之道不偏倚不健羨而莊子達生之論明矣夫下之不至於傷生上之不至於益生則向所謂來不可卻者不於我乎舍而將安往則其能外此身者乃其所以致存也老子深明道真凡其語莫非形而上者既不容一見遠曉而又不肯直辭徑達故常寫其真於言內而藉其意於言外有類後世之設隱也非驚世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雖提耳諄諄無益也他皆倣此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下之理槩乎衆則為公偏於己則為私不必侵人以自利乃始為私也處其身於人後外其身如無有不自私其身者也自後而人先之若無意焉而生理自存則不自私者乃所以遂其私歟

詹秋圃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韜光章言韜晦所以養明而延其光也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私於大德曰生乃能長生是以聖人體法天地自後其身而身居先自外其身而身固存此非以其

不自私乃能私於吾身乎皆韜光不自矜眩而然也

張沖應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天清能蓋而長存地厚能載而久固何也蓋天長存而不自生其天則天忘其為天之象而能蓋之道常默運而不盈天自然而長存矣地久固而不自生其地則地忘其為地之形而能載之道常默運而不息地自然而久固矣所謂不自生者謂道自生於我默運無窮而我不求其所自生故天以無象而成象地以無形而成形則天地之所以長久也聖人者世之成道者也知夫天地之所以長久故以身運道不以道為身尊乎人而不尊乎己則人尊而已自尊厚諸人而不厚諸己則人厚而已自厚自卑自薄而乃先乎其人存乎其身韜晦不自生之功也晦而行之若出乎無私反而觀之成就乎我則日之所以者實私乎我矣學道者要當反推其韜晦之妙白玉蟾曰天長地久湛然無為天地所以

能長且久者心亦如是以其不自生此心長存故能長生本無生滅是以聖人我也後其身而身先無乎不在外其身而身存今古如此非以其無私耶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故能成其私我即天地天地即我

廖粹然曰天長地久神生於形形能成神形神合同綿延不絕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形神同仙以其不自生形不得神不生神不得形不成故能長生故能更相生更相成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是以聖人主人會事吾亦如然後其身而身主謙尊而光外其身而身存退藏於密如雞抱卵非以其無私耶本自無心但百情得故能成其私公事辦則私事辦也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陳碧虛曰天長地久標也天以氣象廣覆今古不傾故稱長也地以形質厚載終始未固故言久也結喻成義在乎下文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問也以其不自生釋也

故能長生結義也夫天所以長清地所以久寧者以其覆載萬物長育群材而皆資稟於妙本反其冲虛復其杳冥不自矜其生成之功而守其常德故能長生也又解曰天地萬物卓然獨化咸稟自然而不求饒益其生故能長生此垂誠也^{十一}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聖人無為身在廟堂而心游姑射法天地之覆載而均養無私大有處謙而不敢為天下先其百姓欣戴而不重樂推而不厭故身先也又能忘功忘名外身寡欲其天下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存也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地生育萬物而聖人外已全民皆不以仁恩自博豈有自私之心乎實無私也無私故能長久以其長久故知能成其私者也李約曰夫能不私於己而私於人之私未必成而已之私已成矣鴻烈解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休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嗜

魚不能自給魚無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故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謝圖南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生乎太極至乎無極可謂長且久矣所以然者天地以生物為心未嘗自生此所以能長生也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聖人法天地以生養萬民為心後其身不自為也而身當先外其身不自有也而身常存此所以可與天地並立也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地不自生是無私也而日月星辰繫焉華嶽河海載焉非能成其私乎聖人不為己是無私也而國家天下安焉宗廟社稷享焉非能成其私乎至公一理不可磨滅是乃長久之道天地^{十二}聖人皆不外此蓋嘗論之天下之理惟公而已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王者奉無私以勞天下經曰公乃王王乃天乃道乃久然則天地聖人皆以至公一理並立域中所以長久而不窮也後世剝下以奉上

瘠人而肥已暴秦鞭笞六合而混一宇內
孤隋并吞群盜而奄有中原可謂得志矣
然不再傳而亡宗廟不保社稷丘墟則公
之與私其得失亦可見矣

林慮齋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此章

以天地喻聖人無容心之意天地之生萬
物自然而無所容心故千萬歲猶一日
也聖人之修身無容心於先後無容心於
內外故莫之先而常存是以其無私而能
成其私也此一私字是就身上說來非公

私之私也若以私為公私之私則不得謂
之無容心矣此語又是老子誘人為善之
意及釋氏翻出來則無此等語矣故謂之
真空實有真空便是無私之意實有便是
能成其私之意但說得來文高似一層

卷二

十三

范應元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有形之
長久者莫如天地天地均由道而生所以
能長且久者以其安於無私而不自益其
生故能長生也河上公曰謂天地長生久
壽以喻教人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聖人謙

下不與人爭先而人自然尊之聖人無爭
不與物為敵而物莫能害之非以其無私
耶故能成其私謂聖人謙下無爭非以其
無私邪此言其實無私也而人自然尊之
物莫能害之蓋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也

聖人成其私者非私曲也非私邪也謂眾
人之自益其生所以不能得先且存而聖
人之謙下無爭所以獨能得先且存也

薛庸齋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形數
既具成壞便分天地豈長久者耶所以能

長久者以其生生而不自生故能長生也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後其身而身先也
不以死生富貴異其心則神全外其身而
身存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舜讓天下於善
卷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也

休休庵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有相
之物難逃成住壞空四劫惟天地所以能
長久者非自生也一氣發而現二儀真氣
運行無始無終故能長生聖人者天地位
後始現有相之身三才顯而世界成矣身

先者靈明真性在太極前而有已外其身
 而身存者人能建立世界而不滯著謂之
 物外身世界有壞真性無壞非以其無私
 邪真性異於物故善能成其私
 褚伯秀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與自
 澤洸肇分輕清上浮重濁下墜有無道器
 相依而立亘古今而生化不息所以長久
 孰使之然以其不自生故也自生則私已
 而不能生物惡能長生聖人所以後身外
 身者不過去私徇公效天法地以養民育
 物而已凡謙卑處下不敢為先辭功讓能
 退身曲全皆後身之謂而天下樂推之不
 得不先焉凡菲食蓬居守真志我覺夢生
 死土木形骸皆外身之謂而賢於貴生不
 得不存焉夫君子為善分所當盡豈有求
 而然天之佑善亦無一毫私意以類而從
 如谷答譽聖人體天無私法道生育唯恐
 一物失所是以天相神佑諸福畢集以人
 事觀似成其私而實出天之至公其得福
 慶亦無愧矣君子得慶豈已榮哉移以福

斯民廣天地之大德而已苟為善而懷一
 毫私利之心則非真善其末流趨乎惡者
 有之可不謹其始
 牛妙傳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夫天者
 積陽而成其能職覆亘古不磨故云長也
 地者積陰而成其能職載歷劫不壞故云
 久也然其既長且久者夫何故哉蓋天地
 不自以為能長久所以長久不自以為能
 長生所以長生也列子曰有生不生不生
 者能生生生者不能不生故常生常生者
 無時不生不生者疑獨疑獨其道不可窮
 也非是謂歟是以聖人至而身先聖人者
 謙謙君子也夫何故哉孔子不曰聖人吾
 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之說邪
 不敢居先而後其身者非謙謙君子之謂
 歟老君曰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孔
 子亦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昔壺丘子林
 謂列子曰子知持後則可以知持身矣列
 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矣古人
 以你稱若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

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也非是之說耶外其身而身存夫身者乃天地之委形也故道包四大而德備五常稱物中之最靈善貴其身者置功名於度外存天理於胃中則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盡年也若逞其才能邀其功名則不免為身之患古人有言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象以牙喪身熏以芳自焚莊子曰功成者讓名遂者虧孰能去功與名還與眾人同老君曰外天地者有天地外其身者壽命長此之謂也今世俗君子多危身棄生豈不悲哉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此蓋言聖人後外其身之事非所謂出於無心也迨至身先身存以成夫聖人之政者實由心私操履而然也所以稱故能成其私也夫無私者謂無為也成其私者有為也且天下之事未有不行而至不為而成也無為者聖人之體也有為者聖人之用也體用兩全方成聖人之道豈可偏執無私

而礙成其私邪若人而無私則上木偶人奚以異也老子曰若說無心即是道無心猶隔一重山此蓋言知體而不知用也揚智仁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天之虛極故長地之厚載故久以其不自生者因日月旋轉而生故能長生天不運轉日月不明地若枯竭萬物不生夫人之身本性曰天元命曰地若性命兩全依法修之可以與天地同其長久也是以君子謙讓卑退而後其身人皆敬之而身先也能修身外之身能知神中之神性中之性道中之道者乃能外其身而得長存者也聖人非以其公正無私所致乎故無私而自厚成其私也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微微則心悠久悠久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一元之氣運於亭毒之表無間斷無止息故曰長地以賡然之形厚載萬物而常存無虧欠無傾倚故曰久而其所以長久者何哉以其生物而不自為功也萬物不能自生必資天地以生之天地不以生物為功而與萬物俱生是生萬物者天地也與萬物俱生者天地之所以生生也生曰長生言長則久在其中矣天地之心公溥之心也聖人體天地公溥之心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後其身而身先也不自有其有所以全其有外其身而身存也豈非無私而後能若是邪無私公溥也天下惟無私者為能成其私天命之人歸之不期然而自然雖私也實公也

胥六虛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天長地久此一章之大旨以下乃注釋之義然以其不自生推之謂天地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謀生自然得其長久使天地有心謀其生焉能得其長久歟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聖人後其身而身先者法天地不自生

執謙持後故天下推尊為先也外其身者聖人知身非我有不以生生之厚淡漠虛靜物莫之傷身自外之其非用意外之也是故得其身存矣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夫聖人得其身先身存者由其法天地不自生而致之非以私意為而得之也是故能成其身先身存之私耳

崇元皋曰天長地久不變天地所以能長至故能長久惟盡覆載之職而已賦形肖貌縱其自然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薄已厚人人自尊之舍己利物不為物盜非以其無私至其私忘我之私心遂物之私望此聖人所以合天地長久之道也

蘇敬靜曰天長地久至成其私亘古今言長久者莫知天地然豈知天長地久者太極之道實生之而天地不自生若使其與萬物同生則亦一物耳安能長生天地惟立於萬物之表而不與物競故能長生聖人知其然每先天下後其身每內天下而外其身先天下如民之飢則我不敢厭飲

求先飽如民之寒則我不敢重襲求先暖
內天下則親之若父子而不敢踈待之若
兄弟而不敢外聖人雖後其身而天下必
先之雖外其身而天下必存之即天地之
不自生而能長久其生也聖人後其身外
其身不敢私於為己也而民之待聖人必
欲先其身必欲存其身聖人固欲後而民
固先之聖人固欲外而民固存之非成其
私耶以此知不自私者乃所以能成其私
也

本一庵居士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
成物者即所以成己世之人物我異見故
汲汲然欲成其私然自私者卒未見其益
而無私者適所以自成理固然也今夫天
地之於物風散雨潤鼓之以雷霆烜之以
日月凡以生物而已而運行往來其機不
息乃所以為長久也聖人之治損上益下
舍己從人然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未有仁
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利孰大焉人知乎
此亦可擴無我之見弘大公之心矣

石潭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
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
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
能成其私此段解者不同古以為天地之
所以長生者謂天地之長且久如人之長
生久視也近世解者則以為生物之生謂
天地但生物而不自生所謂不生者能生
生也然以後段推之則二說各有所長所
謂後其身外其身則是生物之生所謂身
先身存則長生久視之生以其無私言則
是生物之生以成其私言則是長生久視
之生今一以貫之則所謂不自生者乃生
物之生長生二字則是長生久視之生雖
造化不可以生死之生言然其長存即長
生也以是評之則老子之意正謂天地生
物而無己私所以長存人能無私己以求
生則亦能常存耳雖然老子之教正欲長
生今乃為是言何哉大抵此言與後卷出
生入死章相貫蓋人之求生每每揠苗助
長反致傷生所謂動之死地也惟綿綿若

存用之不勤如上谷神章之所指則雖不孜孜以求生為事而自能長生耳

道徳真經集義卷之十二

道徳真經集義卷之十三

讚二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地觀觀事劉德東編集
前朝奉天太亦寺澤兼樞密院編修丁善東校正

上善若水章

考異 河上公作易性章趙寶
審作柔順利正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天地無私生成則長久此章明至人若行柔弱故無尤首標若水示三能之近道次云居地盡七善之利物結以不爭勸守柔以全勝也

杜光庭曰夫水之為德也柔弱平和居順處下隨時應決任器方圓流作泉源散為露霖凡物失之則死得之則生擊之無傷執之無有所以不及於道者水有形而道無形也雖有形為礙其於利物之德謙沖之用近於道矣老君舉水為喻以勸修道之人欲令體七善三能修身理國兼以不銷之德故無尤過之事

張冲應曰此性乃人既長所為之性也人稟天地炁生本來未有不善自生而長為情所亂則五欲動而性多不善矣故人所

以遺道陷身而不知及此章蓋勉夫人改易其長而所為之性不致於縱則進於其道矣

其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

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考異 而不爭一作之不平安衆人一作居治一作正又

河上公曰上善若水上善之人如水之性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水在天為霧露在地

為泉源也處衆人之所惡衆人惡卑濕垢

濁水獨靜流居之也故幾於道水性幾與

道同居善地水性善善於地草木之上即

流而下有似於化動而下人也心善淵水

深空虛淵深清明與善仁萬物得水以生

與虛不與盈也言善信水內影照形不失

其情也政善治無有不洗清且平也事善

能方能圓曲直隨形動善時夏散冬凝應期而動不失天時夫唯不爭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人也故無尤水性如是故

天下無有怨尤水者也

王輔嗣曰上善若水至衆人之所惡人惡

卑也故幾於道道無水有故曰幾也居善

地至故無尤言水皆應於此道也

唐明皇曰上善若水將明至人上善之功

故舉水性幾道之喻也疏上善標人也若

水者喻也至人虛懷於法無住忘善而善

之上上善若水行如水之能具在下文皆

合法喻也水善利至衆人之所惡疏水性

甘深散灑一切被其潤澤蒙利則長故云

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乎可

取法清能鑿人乘流循坎與之安順在人

所引寧不競爭此二能也惡居下流衆人

恒趣水則就卑受濁處惡不辭此三能也

故幾於道幾近也疏利物明其弘益不爭

表其柔弱處惡示其舍垢此水之三能唯

聖人之一貫其行如此去道不遐故云近爾居善地上善之人處身柔弱亦如水之居下潤益一切地以卑用水好流下疏至人所居善能弘益如水在地利物則多又

地道用平水好流下同至人之謙順幾道性之柔弱故云居善地心善淵用心深靜亦如水之泉渟也疏至人之心善於安靜如水之性湛爾泉渟水靜則清明心閑則了悟泉深靜也故云心善淵與善仁施與合乎至仁亦如水之滋潤品物也疏至仁弘濟常以與人善施之功合乎仁行如水潤澤無心愛憎故云與善仁言善信發言信實亦如水之行險不失其信矣疏上善之人言必真實引化凡庶善信不欺如彼泉流豈殊坎險故云言善信政善理從政善理亦如水之洗滌群物令其清淨也疏政正也至人於事動念無心正容悟物物因從正正則自理非善而何如彼水性洗滌群物令其清淨故云善理事善能於事善能因任亦如水之性方圓隨器不帶於物疏至人圓明於物無礙凡有運動在事皆通通則善能是明照了如彼水性決之為川壅之為地浮舟涵虛無所不為是善能也動善時物感而應不失其時亦如水

之春泮冬凝矣疏至人之心喻彼虛谷方之鏡像物感斯應如彼水性春泮冬凝與時消息故云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上善之人虛心順物如彼水性壅止決流既不違逆於物故無尤過之地疏尤過也至人善行與物無傷虛心曲全未曾爭競波流頽靡委順若斯曾不違逆於物故無尤過之地矣
杜光庭曰上善若水上善之士體道修心應變隨時縱橫利物老君欲顯上善之德以勸後學之人以水與道相鄰故舉水為喻上善有善而忘其善如水之不矜其功水不矜功其功益大善不伐善其善益彰既大且彰為善之上矣上惟南面之主下洎樓巖之人能如水焉必得道矣法喻者以水為喻以道為法以上士為能行之人也水善利至衆人之所惡甘者水之味也深者水之體也水為氣母王於北方以潤下為德其色黑其性智其味鹹其數六北方者陽德之始陰氣之終也生數一與道

司水亦為一即

為道之用則此水皆運之也一切物類皆資潤澤而得生成以能潤故而生萬物故處三能之首也柔弱者水之德也德經第四十一章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重舉水德以勸守柔矣夫其水也居平則不流法以平怒為本故可取法也水之不流靜能鑒物故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以其清且靜也水性平也故值不平則逝值坎澤則止東西南北隨引所行不與人爭無所不可校量衆德又云不及生物之功故次二能也人之性也徇常者衆謙順者寡好居上位惡處下流唯夫水也處下不爭居汙不辱比前之德前德為勝故為三能也故幾於道以前三能故近於道人君能宣弘益之德秉謙沖之心體舍垢之行則天下太平矣理身者功務及物柔以制性處濁順俗委跡謙光則神仙可冀矣居善地此明處下樂卑為安國存身之

道也天之清淨故用其高也以濁故安其下易曰天尋地卑卑高以陳之云地道卑而上行則水順下而處卑同至人之謙德矣心善淵此明澄靜清虛為潔已洗心之術也臣心如水臣門如市斯之謂歟與善仁此明潤澤品物為博施濟衆之行也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亦斯義矣言善信此明信實無欺為真常審諦之教也行險不失其信者周易坎卦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也大理國長民率身從道言必信實可以動天地感神明所以善惡之詞興於一室之中應乎千里之外此信之至也孔子云去食去兵而存乎信至哉言乎政善理此明真正化物為革凡成聖之法也正容悟物者莊子田子方篇子方名無擇侍坐於魏文侯文侯師子夏而友子方子方數稱溪工之道文侯以為溪工子方之師也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耳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無擇之師東郭順子也其為人

真人貌而天虛緣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
 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銷無擇何足以
 稱之此所謂物之失道東郭順于正其容
 儀心冥于道物觀自悟邪志盡銷亦可謂
 不言而化不化而行真道也哉事善能此
 明因機任物為變應圓通之用也水以方
 圓任器壅決隨時故能習海浮天且廣且
 大人君垂裳理物委任賢良用之不疑各
 得其職可以無為而理臻乎泰寧矣動善
 時此明出處從時為守道保生之戒泮散
 也春布陽和層冰釋散冬有寒沍流水堅
 凝水之順時也理國之道理身之方舒卷
 任時因物之性則至理矣則保生矣夫唯
 不爭故無尤不爭之德德之先也凡人之
 性不能無爭為爭之者其事眾也亂逆必
 爭暴慢必爭忿恚必爭奢泰必爭矜伐必
 爭勝尚必爭違慢必爭進取必爭勇怯必
 爭愛惡必爭專恣必爭寵嬖必爭王者有
 一於此則與師海內諸侯有一於此則兵
 交其國卿大夫有一於此則亂其家士庶

人有一於此則害成於身皆起於無思慮
 愆禮法不畏懼不容忍爭乃與焉故爭城
 者殺人盈城爭地者殺人滿野必當察起
 爭之本塞為爭之源無不理矣語曰君子
 無所爭又曰在醜不爭下經曰聖人之道
 為而不爭不爭之德何過之有哉虛心者
 虛心無欲也曲全者曲己全人也波流者
 任性自適也頽靡者放曠無滯也波流者
 莊子應帝王篇云變化頽靡世事波流無
 往不同矣委順者委心順道也體茲上善
 遵彼三能國泰長生之要也
 宋道君曰上善若水易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繼之者善也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既
 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淵
 而虛靜而明是謂天下之至精故上善若
 水水善利至故幾於道融為雨露萬彙以
 滋凝為霜雪萬寶以成流為江河聚為沼
 沚泉深海大以汲以藏以裕生殖萬物皆
 往資焉而不墮以利物萬物孰善於此善
 利萬物萬物蒙其澤受其施而常處於柔

弱不爭之地納汙受垢不以自好累乎其
 心故於道為近幾近也居善地行於地中
 流而不盈心善淵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
 遠與善仁兼愛無私施而無擇言善信避
 礙而通諸海行險而不矢其信政善治汙
 者深之險者夷之順物自然無容心焉故
 無不治事善能因地而為曲直因器而為
 方圓趨變無常而常可以為平無能者若
 是乎動善時陽釋之而泮陰凝之而冰決
 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動而不
 括宜在隨時而已夫惟不爭故無尤聖人
 體道則治身為長久之存兼善則利物處
 不爭之地莊子曰有而為之者其易邪易
 之者皞天不宜夫無為而寡過者易有為
 而無患者難既利物而有為則其於無尤
 也難矣上善利物若水之性雖利物而不
 擇所利不與物爭而物莫能與之爭故無
 尤矣故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
 莫之能先
 王介甫曰上善若水善者可以繼道而未

足以盡道故上善之人若水矣水善利至
 故幾於道水之性善利萬物萬物因水而
 生然水之性至柔而弱故曰不爭衆入好
 高而惡卑而水處衆人之所惡也居善地
 居善地下也心善淵淵靜也與善仁施而
 不求報也言善信萬折必東也政善治至
 柔勝天下之至剛事善能適方則方適圓
 則圓動善時春則泮也冬則凝也
 蘇頌演曰上善若水至故幾於道易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為善猶氣運
 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
 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
 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
 矣故曰幾於道矣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
 此者也故曰上善居善地至動善時避高
 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
 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
 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
 洗滌群穢平准高下善治也過物賦形而

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
善時也夫唯不爭故無尤有善而不免於
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兼七善而
無尤

呂吉甫曰上善若水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謂之繼則已離道而非道之體
矣上善者道之所謂善者也非天下皆知
善之為善也故若水為水善利至故幾於
道蓋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
而上善亦然則未足以為道幾於道矣居
善地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也
故以居則善地心善淵鯢桓之審為淵止
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故以心則善
淵與善仁言善信注然而不滿酌然而不
竭故以與則善仁行險而不失其信故以

海足以政則善治事善能善治天下莫柔
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故以事則
善能動善時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
所惡後道夫唯不爭故兼七善之出而後

居地為本故曰夫惟不爭則天下莫與之
爭先

王元澤曰上善若水水者五行之首方出
空無而入實有者也離道未遠故其性最
近道蓋離道則善名立上善若水物理自
然水善利至故幾於道人有心心為火火
騰上而明故好爭惟志心體道能離物而
無心勝物也居善地趨下而流心善淵深
靜而平內明而晦政善治任理而不任情
積柔而蒙重大事善能惟變所適故無不
能動善時決之則流壅之則止不先物動
亦不失時夫惟不爭故無尤水體一而物
莫能過故能兼此諸善蓋有德於物而常
下物是以有德使有心於為德則不能成
其德矣故篇終又言之

而與物為利水之用於此為近上善者有
心體此而名已立故於水為若而已矣與
善仁至效善言然水之為物未嘗有政也
而曰言善信政善治何也方此因論善人

右水故... 以居善安其地心善存乎淵與善均其仁
 言善行其信事善施其能動善隨其時雜
 說動善時蓋因時而動動之善也而書亦
 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詩美南仲薄伐西
 戎而言嘒嘒草蟲趨趨阜螽者以其動而
 則應也言其因時而動孰能至於此乎
 劉巨濟曰上善若水易曰繼道者善莊子
 曰離道以善皆謂自道而降莫近於善故
 也善不有其善為上善如上德之善水善
 利至故幾於道道生一一生水則亦以水
 近道故也水以潤為德之謂利善時之謂
 不爭就下之謂處惡善加於人而不伐猶
 之利物而不爭也自處以下猶之處眾人
 之所惡也道亦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所
 惡而水如之水如道則上善如水矣此所
 以近道也居善地善以處下為居水以就
 下為地在善得之水地故曰居善地心善
 淵善以安靜為心水以深靜為淵在善則

得水之淵故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善
 以教人為與水以利物為仁在善則得水
 之仁故曰與善仁善以不欺為言水以行
 險不失於信在水則得水之信故曰言善
 信政善治善以正已物正為政水以激揚
 清濁為治在善則得水之治故曰政善治
 事善能善以和同為事水以圓方而不滯為
 能在善得水之能故曰事善能也動善時水
 以冬凝春泮為時在善得水之時故曰動善
 時也夫惟不爭故無尤言上善當如水以不
 爭為善也以不爭為利乃能兼此七者而為
 天所祐人所助也何過之有乎前章言聖人
 後身外身之事而六善不爭故次之以六善
 劉驥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易曰繼道者
 善也莊子亦曰離道以善皆言自道以降
 莫近於善天一生水亦去道未遠故上善
 若水水善利萬物至柔弱而不爭處眾人
 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者自處以下也
 心善淵者以靜則明也與善仁者利物而
 不求報也言善信者行險而不失信也決

之則流壅之則止政善治也盈科而進萬折必東事善能也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動善時也兼此七善而不與物爭故無尤此其所以幾於道唯道集虛而水就下自然無盈滿之累故次之以持而盈之

趙實庵曰初舉喻二一柔順繼道上善若水前章言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明天地與聖人以私而成公也夫能以私而成公則善探天人之機無所往而不適焉茲上善也故次之曰上善若水夫仁善為元我善為臧禮善為嘉信善為毅智善為淑各有其善而未盡善也惟水之德通具七善所謂智周萬物故稱為上善者歟善事事也事事則有備此其所以為盡善也故上善若水御注引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茲又見上善之義也二正指水德水善利至故幾於道前以善而譬水此正言水之善五行以金生水金所生處水繼體而前包是不離其母也然水生於坎坎位居子

黃宮育氣乃正位也所包之地乃應神在已也洪範以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火自水生精一也神在於精神應次二三陽生於水水下而風上三陰生于風風上而水下陰陽合德交神應用雖曰一陰一陽一風一水而其所自天一為元故水者上蒸而為雲雲化而為雨百物滋水而生水之利利天下也故曰水善利萬物又不爭又者一言不能盡其善故再言之也不爭首水之性柔也柔則順順則不逆於物則無所不通孟子曰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引之則達皆柔之所致也然水性就下下之情好上好上者惡下惡下者眾人之情就下者處卑處卑者上善之德夫不能處卑則好爭好爭則先人先人則不能外身外身則能謙處是義猶牒前也故曰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幾近也御注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則知繼道者莫如善然道大故似不肖天下不敢臣微乎不可搏萬物無足擬惟水

之卑下乃能殘之次舉七德七一申合德
 居善地二水與土同包及其分也土靜而
 水動土性克水水泛濫則土為之隄防土
 爰稼穡水權既則土以之成功初同一氣
 則兄弟也既分其胎則夫妻也蓋不克則
 不生一六合則水乃生成也故水於地而
 行則水之利在地也地卑也水下也水土
 同德不可以須臾離二者所以合德合德
 則反其本矣異夫道不同不相為謀者矣
 故地平者平水土則知水之居善其地也
 御注曰居於地中流而不盈二澄明為體
 心善淵夫有性者有心無情者無心水無
 情也焉得有性經所以言心者以人之心
 而況之水也夫心者道也道生於心心寂
 法滅故淵乎其虛不可得而見及乎心動
 神生道散為物焉能盡其用邪淵深也亦
 曰淵虛也心之虛故有善淵之理焉故測
 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莊子曰淵而虛靜
 而明其水之心乎夫不動則清莫撓則平
 石鬚於是乎燭焉重濁在下清明在上泉

止於是乎止焉此皆善淵之義也三潛生
 為德與善仁有心者與之不偏無心者施
 之則平水之不仁也而仁之至矣水無擇
 也而德之流行易曰坎有孚惟心亨以一
 陽居二陰之中苟不能進德修業以離乎
 險且何以見其至誠而不已方其在坎也
 一陽來復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本
 於生物復則止矣方復而止以向於生夫
 兼愛者聖人之心也不體乎道未免雙雙
 而為仁量乎澤若焦豈若時雨降天之謂
 乎所以博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若夫水
 之仁與道同德兼愛無私施而無擇也庸
 有不被乎故曰與善仁四中有所主言善
 信根莖者物之本也性命者道所生也本
 其所自來因其所常性其於理也有所不
 違矣夫五行以水主智土主信水何以信
 言邪觀乎復以七日來復氣傳中乎中乎
 信也坎居復卦得自中乎言主信也太玄
 以一陽乘一統萬物資形中水准中乎中
 陽氣潛明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蓋先天

之靈者妙乎一氣肇萬緒之端者始乎智源信得智以不二於言智行信而不失於物智不主信在事也遲豫而悔生信非智行在性也則鬱勃而留滯所以蘊中為性形外為事至言去言大信不約故首尾可信非厚虛無因而大受者也則知言者非信而行之則失其本矣易曰行險而不失其信謂是故也五循理而行政善治大道以理性為主政事在文學之先自有天地以來君臨萬方者未有不窮理盡性而能化民者也三皇以神化道五帝以仁同天而天下言治又孰知其本柔如水與物無迕而成其化彼有自立其德以亂大常者蓋不知治本豈免困吝歟夫水之性趨乎卑濕行乎地中萬折而注東避礙而通海此水之理也而政之本人情者如之以灌以溉動植待之以生以雨以露枯槁資之以潤此水之功也政之原民生者如之滌除穢汙而易之以潔受納眾汙而易之以清者水之德也政之善格民俗者如之隄

可以緒而江河不可犯防可以止而湍急不可禦者水之勢也政以柔道勝天下如之源泉混混其流浩浩愈汲而愈清彌出而彌新者水之本也政以日新化天下者如水之有是數者政皆兼而有之茲其為善治明矣嗚呼莫非水也波波而非惡湛湛而非美雖浪而不失其為良淨之而非止作之而非起濤而不失其為壽太上以謂上善若水取諸此矣而聖人體以為治豈私智哉六隨器方圓事善能無為而寡過者易有為而無患者難天下之事未有靜而不動者也方其動也而應之使適當莫匪聰明睿智者為能斷焉水之性自天一發源涓流不息及乎盈科而後進放于四海觀其在二陰之中則能處險一陽居中則心亨雖陽而處陰雖陷而出險未離乎險流而不盈習而出之其用大矣然未嘗與物爭因地而為曲直曲不為枉而直不為肆因器而為方圓方不刺裁而圓無定體應萬物之變而不失其為常適時之

用而不失乎信實無能也而無不能也上善之功尤見乎此七流結有常動善時天下之事君子觀之以為進退在乎一出一處也出以其時則聖人作而萬物觀處以其道潛龍巽而憂悶違當出而處卷而懷之者失乎不仁當處而出勉而行之則失乎不智知進退之道不失其時動斯得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若夫水之動也陽釋之而津陰凝之而冰在一體則內陽而外陰於春冬則有動而有靜故順以動者應乎豫之時則善也明以動者應乎豐之時則善也險以動者應乎解之時則善也剛以動者應乎大壯之時則善也昔之人藏器於身則欲待時進德修業則欲及時修身慎行則欲俟時明於適來則欲安時晦入冥息則欲隨時以時之所運天且弗違至於善養生者則迫而後應能交合者則進退有時苟若在世而不知出處修真而不識浮沉且何以達善時之義哉後結成一一總結柔順夫唯不爭水之性稟

乎柔弱水之德善乎不爭不爭之利見乎七事其治身也則不以剛勝人其處身也適足以柔自守若可犯也狎而侮之則濁若可汙也濁而辱之則忍侮者自濁濁而徐清終莫能勝其柔也豈可以水之勢就下而為衆人之所惡曾不知居於下而用於上豈可以水之性柔弱而為強者之所勝曾不知積於柔而用之則剛方其養也而涓涓及夫洶湧也而莫制不爭之道鮮能用之二無人道之患故無尤剛強凌弱衆暴寡皆以強自取也至於柔道以順動人亦無疵焉

邵若愚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衆人好爭老子以不爭為上善喻若水謂水無心欲善利萬物而不爭是處衆人之所惡也以水之德故幾於道夫爭從心起無心則善為不爭以無心為法而能利於萬物是故居無心則善其地心無心則善其淵與無心則善其仁言無心則善其信政無心則善其治事無心則善其能動無心則善其

時夫唯無心善於不爭故無尤矣

王志然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五行而五行之變化大矣在天為五星在地為五嶽在人謂之五常在身謂之五臟施諸色謂之五彩施諸樂謂之五音舌嗜之謂五味鼻嗅之謂五香各極其用謂之五材相生相殺更旺更廢而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而不辭功用難名故幾於道者唯水能然何也以其水之性能柔能剛能圓能方能曲能直能短能長融為川流凝為冰霜聚為江河散為雲霧萬彙資之以生萬寶得之以成源泉混混資焉不匱天一生離道未遠既標上善之名萬物芸芸孰善於此故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其不爭善勝如此若夫行流散徙不擇地而安平中准而用納汙受垢滿而不溢此所謂居善地也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則靜靜則明反本歸源太沖莫勝此其所謂心善

淵也兼愛無私智周莫及以仁為恩不亦自小此其所謂與善仁者也正言若反淡乎無味不期而會不約而至此其所謂言善信者也削曾史之行甜楊墨之口人舍其智則天下不惑矣人舍其德則天下不僻矣此其所謂政善治者也絕聖棄智大盜乃止絕巧棄利民利百倍隨時舉事事無不濟此其所謂事善能者也春泮冬凝時之使然因地為利勢之使然壅之則止決之則流使民以時動合其宜此所謂動善時者也居善必能安而處心善必能淵而靜與善必能仁而施言善必能信而立政善必能治而定事善必欲盡其能動善必欲隨其時此聖人所以體之行之以治天下國家憂則與民同其憂樂則與民同其樂無為而寡欲者易有為而無尤者難苟能兼善若水之利上善水之性澤及萬世而不知所以利之為利與物無爭而物亦莫能與之爭故無尤矣

黃茂材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水有上善

下善七利物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者上善也。人能體此可幾於道。其小善七居善地。不流而為澤。心善淵者靜可以鑒。與善仁者濟物之功博也。言善信者其流聲不息也。政善治者可以厝垢汙也。事善能者因器而為方圓也。動善時者冬凝春則泮也。比七者能其上亦可以為善人。而未若不爭之為上。不爭故無尤。

程泰之曰：上善若水。至而不爭。凡天下可以利人之事。我得擅而為之。則與我配對者。必有所奪我之。奪彼之失也。彼我立而爭。始於此矣。水之德不求利人而亦不辭。公為利者也。能烹能澆。能濯能載。時其可而始為之。故利出於此而害不移於彼。無所爭也。上善者善之又善者也。處衆人至

於道之末也。為無其既出而行乎。萬石之上也。為虛虛之過事而發見也。為不肯自滿而濡弱卑下也。濡弱卑下也者。固本為道。然能沖而用之。不入於盈。則是能收其虛而善向於無者也。此其趨道為

差近也。夫天下亦有知謙弱之益者矣。而私心未克。驕夸好勝。綦以上人則安。肯屈折耐辱以行謙弱之道也。惟水也。善下而不爭。納汙而不辭。以方人事則凡潔辱可恥者。皆能忍而容之。故雖未得為道而中虛無我。正求道者之要路也。居善地居者其所止聚之處也。窪下之為居則大國下流是也。故曰善地。心善淵未嘗不動而深靜。停平者乃其心也。與善仁施予所及莫非潤澤。言善信人之於事有當言而不言者。有當大而少貶者。有當淺而張之者。皆非其當然而然者也。水之停積者無聲。而世以淵嘿命之。則夫遇激而有聲者。其言也大激則大鳴。小激則小鳴。每遇皆然。是之謂信政善治政者。正彼之不正者也。一

經滌濯外垢去本質見是其治也。事善能中準之平。內景之明。其能之過事而見者也。動善時遇坎固止而盈科則不辭於進。值寒則凝而凍解則亦逐順下而逝。善當其可者也。夫唯不爭故無尤。應而不倡行

其所無事利雖及物而非奪之於人故所為而莫或害之則上之七善不獨水之才力也已既不爭而人莫之尤則其上善亦易以遠也論八十一章其申言不爭之益者凡六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其一也欲上人而下之欲先人而後之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其二也天道不爭而善勝三也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四也戰而不武勝而不與是謂不爭之德五也與此之不爭無尤者凡六也夫其謂爭者非必至於鬪且戰也彼已四對兩不相下斯為爭矣天之陰陽至神而無著也然帝以冬夏二至而爭蓋已告其地者未退而方來待代者欲前此之謂爭故爭者對起而不退聽之謂也有得乎道者則不然矣知雄守雌是能為而能不為者也功能可以加人而付之無有智力足以蓋世而韜藏不用其所操蘊常不肯為天下先則安得有爭哉蓋列子嘗言帝勝常不勝之道矣

曰古之言強先不已者至於若已而殆矣夫若已而殆是好勝而必遇其敵者也會必至於不勝也又曰言柔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是不與之爭而彼自無所與爭也此其勝所以可必也用此理也推而極之則雖兩陳相加已戰而勝猶得謂之不爭也主柔以待須其可斃而後從而乘之則皆名為不爭此所以為常勝之道也雖然此之謂常勝者主我而言也利則進不利則姑自保己是重於獨善而輕於為人者也其在老語雖其深妙者亦常先存此身不殆之理乃肯出身而任事不然則否蓋古之為是學者必已多矣故晨門之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荷蕢者亦曰鄙哉硯硯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此二子者非無憂世之意而度天下莫與已合則舍之而聽其自然爾凡此類疑皆治道家語而不肯任事者也乃若孔子之規模則不然矣既聞荷蕢之語則自歎曰果哉末之難矣夫愛一身而忘天下此豈孔

子不能哉蓋重於救世寧有不可即而即之未有可即而不即者也此五就五去與大七十二聘者皆能任天下於其身者也故夫老氏之見雖不失為道而孔子之所忍也若揆之其身則重於為己者禍辱決不能及也故削迹伐木老氏之所不遭也二十四詹秋圃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易性章欲以吾性而易利物之水性故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然水利萬物而水溢水涸亦害物惟善處衆人之所惡則幾近於道何則人善處身於平土而居心善淵深而靜與博施以仁立言善主以信善治本乎正善能辦事善動順乎時無兼兼利物哉而安便所以天下自無怨尤且人性本善上善何取於水此其不易之易而持以類求之耳

張冲應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水之為性卑下而柔順也探之而虛視之而明運之於天則為雨為露運之於地則為江為河動者以之而浮植者以之而生汙者以之

而潔剛者以之而柔萬物藉之以有成也是以萬物歸之咸被其澤而無此可入彼不可入之爭辯也衆人者謂世之衆人孰不歸尊而視卑恃持剛而侮柔殊不知夫水之所以卑下而柔順其中有妙用存焉此無物不為水之所制也人生而長所為二十五之性有如水之性則為上善之人矣故其妙幾微而日進於道凡見之所居則潤澤滂流而居善地矣運之於心則虛明沉深而心善淵矣交之於物則物因以成而與善仁矣發之於言則真實不妄而言善信矣用以正人則彼非此是自然明白而正善治矣用以處事則方圓曲直泛應而當而事善能矣晨昏晝夜升降消息不耗不為動有其時矣七善既備默運於中惡性易而善性生斯不較於人亦無所尤於人則進於其道深矣斯曰夫唯不爭故無尤白玉蟾曰上善若水性猶水也水善不為物所忤而已利萬物而不爭初何心哉處衆人之所惡於我何有故幾於道心亦如

此居善地無所擇也心善淵有所養也與善仁無分彼此言善信真實正善治無往不正事善能無為無所不為動善時與時偕行夫唯不爭方寸不競故無尤亦不以為福也

廖粹然曰上善若水大道妙用如水之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以柔弱故任人所為處眾人之所惡百姓日用而不知是道體故幾於道可謂真常居善地故能處平心善淵方寸澄澈常能清淨與善仁利濟一切言善信謂能中正善治常主公平事善能清淨道無動善時行止有節夫唯不爭任人所使何嘗逆人故無尤終無怨憾人若知之故能成道也

陳碧虛曰上善若水上善者標人也若水者舉喻也夫至人虛懷無欲應變隨時不逆諸緣處善忘善故曰上善夫水能方圓疑釋深淺浮沉順道涵虛咸有其理唯聖人兼而通之故曰若水且水蘊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謂下文也水善利萬物至

故幾於道此三能之近道也夫水性平靜散潤一切故天無水則陽旱地無水則塵飛利澤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去實歸虛皆高趨下墜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於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人之情惡處下流好居上位而水則就卑受濁處惡不亂令物潔白獨納汙辱故曰處眾人之所惡此三能也幾近也夫水利物則其仁廣大不爭則其德謙光處惡則其量忍垢舉水性之三能唯至人之一貫德行如斯去道不遐故曰近爾又解曰水為氣母王於北方其數六北方者陽德之始陰氣之終也生數一與道同道亦謂之一道一者即無一之一也水一者即有一之一也無一之一為道之體有一之一為道之用明水者道之用也故曰幾於道也居善地至動善時至人所居善執謙下順物自然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群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善保虛靜調繫幽微湛然通徹如水

淵澄波流九變不失明靜故曰心善淵此
 二善也至人若與善行仁慈惠及天下不
 懷親愛如水膏潤善能升降無不需濟故
 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善守誠信
 不與物期自然符契如水影物妍醜無差
 流滿輒移行險不失故曰言善信此四善
 也至人從政善治於民正容悟物物自順
 從如水清平善定高下滌蕩群物使無塵
 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
 任物隨器授職不失其材如水柔性善事
 方圓能隨形器無用不成故曰事善能此
 六善也聖人動靜善觀其時出處應機能
 全其道如水之動善隨時變冬凝夏液不
 差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 唯不爭
 故無尤唯獨也此結上三能七善之辭也
 夫至人之所用心行事出處語默皆全于
 妙道合乎物宜而常守雌靜不與物爭物
 既不爭安有尤過之地又尤怨也言天下
 獨有不爭之人無所怨尤之者
 謝圖南曰上善若水至幾於道大學之道

在止於至善此曰上善其至者夫孟子曰
 性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經曰江海所以
 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則以水喻
 善皆取其能下者人惟能下所以眾善歸
 之水惟能下所以眾流歸之其趨一也水
 能滋利萬物而不爭其利利物而不自利
 者也眾人之所惡者卑汙窪下之地而水
 樂處之行乎自然無所決擇故可幾及於
 道此雖言水其實為善人言之也居善地
 至故無尤高下不擇地故居善於地澄清
 不可撓故心善於淵隨取隨足故與善於
 仁不平則鳴故言善於信可鑒妍醜故正
 善於治載沉載浮故事善於能流行不息
 故動善於時利若是其廣功若是其大而
 未嘗與物有爭焉又何尤怨之有此雖言
 水之善而實言人之善也善也水也無非
 道之所存也蓋嘗論之天一生水水為五
 行之宗尊莫尊於水矣水行地中水為萬
 物之利大莫大於水矣尊而不居其尊大
 而不有其大此所以為善而不爭也所以

不爭而無尤也善人之為善也友一鄉之善以為未足友一國之善猶以為未足友天下之善則可以為上善矣而方宜善與人同若決江河善世不伐同流合汙不矜不伐而天下莫與之爭則人之善則水之善也水之善即道之善也道在吾身反而求之育德於蒙泉通氣於咸澤而收功於既濟未濟之水火終焉則善在吾身水在吾身吾善用之可與斯道同其久矣不然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林肅齋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此章又以水喻無容心之意上善者至善也謂世間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為善能利萬物而何嘗自以為能順流而不逆不爭也就卑就濕不以人之所惡為惡也以此觀水則近於道矣幾者近也居善地言居之而安也心善淵言其定而靜也與善仁言其仁以及物也言善信言出口皆實理也政善治以之正國則必治也事善能以之處事則無不能也動善時隨所動而皆得其

時也此七句皆言有道之士其言如此而不自以為能故於天下無所爭而亦無尤怨之者此即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解者多以此為水之小善七故其多說牽強非老子之本旨

范應元曰上善若水至故幾於道幾近也水之為物得天一之氣無定形而靡不通故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乃善利也遇方則方遇圓則圓何爭之有上善之人則微妙玄通常善利於人物而不爭故善亦如水眾人好高而惡下水獨處之上善之人常謙下也有此之德故近於道易六十四卦惟謙卦有言而無凶悔吝河上公曰上善之人如水之性故曰上善若水水者自然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履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居善地至故無尤居善地者可止則止心善淵者中常湛靜與善仁者稱物平施言善信者聲不妄發政善

治者總惟無私事善能者無所不通動善時者可行情行有是德而有是善夫惟不爭是以無過而全德盡善也

薛廣濟曰上善若水至動善時上善之士性明而德清故若水也雨露滋養源泉灌

澗行萬物也流濕潤下停汗止坎處衆人之所惡也水生天一道自無一故言其近也界而為國之寶決而為國之利善地也

鑑於止水測之益深善淵也滋榮萬物為而不恃善仁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善信也穢汙以滌之高下以平之善治也在盤

則方在孟則圓善能也冬則凝然春則融然善時也夫惟不爭故無尤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故不爭既不爭復何尤之有

休休庵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道之至德謂之上善喻之若水水能利益萬物而不

與物爭功無我也水能就下是謂處衆人之所惡水無心而有德故幾於道幾者近也抱道有至德者動靜一如居善地也量

包無外心善淵也博施濟衆而不矜與善

仁也出語可法言善信也道德之化風行草偃政善治也無為妙用不勞而辦事善能也非理不言非道不行動善時也種種任道物我無爭夫唯不爭故無過尤矣

褚伯秀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人能利物不爭謙卑處下皆行之善者上善則善中之最積久而成猶云上德上仁之類夫天

一生水五行之首離無入有之始從氣化形之初有形若無不可持捉儲積既久勢莫禦焉人之積小善而成上善理亦若此

水之善利不爭納汙藏垢世間何物得以及之衆人所惡者穢汙下漏水則逶迤曲就而不辭又於其中洗滌淘澄化為清淨此所以為善之上而近於道也居善地所

處而安心善淵志存深靜與善仁施恩不悖言善信不與行違政善治庶務畢理事

善能通乎適宜動善時應機而發槩叙上善利物條目或指為水之七善牽強求合

若然則經之宜云水若上善矣言有宗事有君觀者當求立言本意以衆善論之不

爭為善之上所以成眾善也外而物無怨尤內而已無過咎入道之要莫先乎此

牛妙傳曰上善若水至萬物而不爭夫善而又善故謂之上善云若水者謂天下之至善莫若水也且萬物之生皆從陰濕而

續三

三十二

生故云水善利萬物也夫水之性去留隨機不擇好惡器之大小方圓盛之俱得其旨任天下取與未嘗相拒故云不爭也然則人之性善者亦猶水焉其能隨方逐圓辭高就下海涵川納不與世爭亦猶水之

性在天地間無往而不入矣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夫眾人之所惡者惡居下流且天下萬物之生皆沖而上之水之德不好居高惟能處下昔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於乎曰海有本者如是此其水之為德也然則何謂幾於道耶夫幾者近也道者淵也蓋水之用在世間猶道之在天下無物而不被需需無往而不被潤澤故云幾於道也雖云水之性無

有不下然人之性亦無有不善孟子曰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惡得而不幾於道哉

居善地謂水之為德其有七善居五行之首為百谷之王不決之不行不盈科不進地稍峻則無回瀾既倒之說地稍高則有

續三

三十三

川流不息之義惟平穩處方停注故云居善地也心善淵心者謂水之中也如江海之中淵源浩渺攪之不濁澄之愈清其能容納百川靡所不載隨形見影鑑物無私故云心善淵也與善仁仁者生生不息之

謂也蓋水之德周流不息運化無窮泛地載形浮天浴日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其德可並天地生生不息之機故云與善仁也言善信言其水之為德不約而信古人稱大信不約是也觀其為用則有東海中去西海中來往來循環未嘗愆忒如尾閭泄水之運上流銀漢下至海隅一年一周靡有失於信也故云言善信也政善治夫水之為德其能泛十洲於物外浮六合於寰中幾更變於桑田屢遷移於島嶼洪纖兼

樹之強寡遺稱天下之至柔聘天下之至
 堅若有入於無間故云政善治也事善能
 謂之為用柔而能剛弱而能強需澤群
 生需濡九有周流天地貫穿堅剛轉陸焉
 坎德崖透石移高作下汰濁留清乾坤資
 運之助動植荷潤僅之賜故云事善能
 也言時蓋水之為用無時不流無時不
 動人稱流水不腐豈不善耶經稱天下
 柔莫過於水而攻堅強之能勝之無
 以多之如海水之潮必待時而至如木
 之濟亦待時而動也故云動善也
 不爭故無尤夫唯語助尤悔吝也此
 水之德不與物爭故無悔吝也昔子貢問
 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大水似
 乎德似道似勇似怯似正似察似志似善
 化水之德有若此者是故君子必觀焉由
 是之言何悔尤之有哉
 楊智仁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謂抱道君
 子其性若水善濟人民善利萬物撓之而
 不濁澄之而不清性能就下而傲上盛之

斗則方盛之孟則圓江河因斯而長五行
 因斯而立化書云水實可以下溺者故幾
 於道能長養萬物居善地深而空明心善
 淵萬物得水而生與善仁影照其形不失
 其情言善信清且平順政善治能方能圓
 能曲能直事善能夏散冬凝動善時夫唯
 不爭其道淵深故無尤也孟子曰人性之
 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
 不下也
 喻清中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水曰潤下
 處至卑至濕之地衆人之所惡也水無情
 之物也天下之至平者莫如水上善之人
 實似之上善者上德至善之人也按舊說
 水蘊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何謂三能
 水性平靜散潤一切天無水則亢旱地無
 水則枯竭利澤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含實歸虛背高趨下
 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命於人故曰不爭
 此二能也凡人之情而惡居下流水則處
 卑就濕令物潔鮮自納汙穢故曰處衆人

之所惡此三能也。幾道也。天一生水一者道也。道一者即無一之一。水一者為有一之一。無一之一為道之體。有一之一為道之用。故曰幾於道。何謂七善。至人所居善。執謙下。順物自然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群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洞鑒幽微。湛然通徹。如水淵澄。不失明靜。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施與慈惠。及衆不間。邇遐如水膏潤。普霑群物。無有限止。故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誠慤不移。與物符契。如海潮應候。晝夜盈虛不差時刻。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平心待物。自然順從。無有不治。如水清平。善定高下。妍醜自別。物無遁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時授職。各當其材。如水柔性。方圓長短。惟器是適。無施不可。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至人動靜與世推移。出處應機。不滯於物。如水之動隨時變。遷冬凝夏。液不爽。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凡物之不平

者取決於水而爭心息。又何尤焉。觀水有術。可謂善於形容矣。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則卑下。措色必修。其理此似義。浩浩乎無屈止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溪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此似其盛而不求。既此似正。綽約微遠。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入萬物。就以化。此似善化也。水之德若此。故君子必觀焉。古人有取於水良有以也夫。

晉六虛曰。上善若水。至故幾於道。言夫有道者。謂之上善。上善者。謂其善無以加。唯水可喻也。故曰上善若水。水之善利潤萬物而不爭。舍高趨下而自若。不爭者。謂無大小高下之二。天下之人。出幽谷。遷喬木。乃其所善。舍其高趨於下。乃其所惡。水獨居之。是故近於道。故曰幾於道。居善地。至動善時。水固幾於道。聖人則之。又推而擴之以明夫有道者之善。略言有七居善地。

謂有道之士平險方圓所造皆適若水之居善地也。鑒照萬象湛然不擾若水之心善淵也。懷抱慈愛親踈平施若水之與善仁也。至誠內修號令外發若水之言善信也。操守公平賞罰善惡若水之政善治也。利濟日用為而不辭若水之事善能也。否泰有數行藏無必若水之動善時也。夫唯不爭故無尤。尤罪過也。夫唯有道之士若水之善也。而不與物爭故天下亦無可責其過矣。

萃元象曰上善若水。水德無以加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澤潤而就下。處衆人之所惡。凡有穢惡皆從而潔之。故幾於道。去道幾微之間。居善地止坎就下。心善淵澄湛鑒照與善仁。濟物利用言善信。潮候及時政善治。平則無聲。事善能。灌漑有功。動善時。春生秋涸。夫惟不爭故無尤。以善為體以不爭為用。故每用無過。

蘇敬靜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此章老子之意。只在不爭上。善者世間第一最善。

之理也。譬之物莫如水。萬物皆以得水而生。是善利萬物。而水何嘗爭言利邪。人惡居下流。惟水流濕處衆人所惡之地。而不嫌人。能如水有濟世潤澤之利。而無好高慕遠之心。則為上善。亦幾近於有道矣。有

道之士如之。何能與水同為善哉。所居必就下。如水濟物存心必淵靜。如水渟涵所與必博施。濟衆如水灌溉。枯槁立信必務信實。如水衝激必作聲為治。必有修理如水順流下處。處事必任才能。如水湍流迅快。動必善識。時如水夏漲秋涸。此七者皆如水之善矣。而示如水之善也。水之上善。其在不爭。言利乎。夫惟不爭故亦無愆尤。此即禹惟不矜。天下莫與爭能。禹惟不伐。天下莫與爭功。非天下之上善而何。

老氏之學莫切於不爭。曰不尚賢使民不爭。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曰是謂不爭之德。曰天道不爭而善勝。曰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與此不爭無尤者。凡六心聲之發。自不能掩。凡泯辱可恥。皆能忍而

容之是能為而能不為者也功能可以加人而付之無有智力足以蓋世而韜藏不用其所操纒常不肯為天下先則安得有爭哉宜其為上善也

本一善居士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無善

之可古至矣有善之可名而若水之安行乎自然則善之上也夫能利萬物則有功有功則必爭有功而不爭難矣然且居衆人之所惡不以爲悅豈不又難乎曰幾於道者次於至道無名也居也心也與也言也政也事也動也七者人事也善地者水之高下因地也善淵者水之靜深不撓也善仁者水之利澤無窮也善信者水之行而不欺也善治者水之洗滌無滯也善能者水之能流能勝也善時者水之時盈時涸也人之七事若水之七善而又持之以之不爭然後爲善若有七善而不能去一爭能無尤乎

石潭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

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上善若水以水之善喻人之善也水善利萬物得水而無不生也不爭者水雖有利於萬物而未嘗與物爲競也處衆人之所惡者水性潤下人則惡居下也惟其不爭而居人所惡之下故近於道人能居善地如水之能濟物心善淵如水之止而不波言善信如潮之應候不失其期政善治如水之鑿物高下妍醜無有遺形事善能如水之於器方圓曲直隨其所適動善時如水之春盈秋涸不爽其節是皆各任其自然而與物無競者所以未嘗有一毫之愆尤也此章自居善地以下本謂人之上善與水相似若但於水求之則於所謂言所謂政不通矣上文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故幾於道是言水之善也居善地等七善是以人之善如水之善者言也其大意則在於不爭而已

道徳真經集義卷之十三

道徳真經集義卷之十四

講三

蘇大帥常德路玄妙觀提點劉世本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持而盈之章

考異河上公作運夷章趙實卷作觀退為進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至人善行柔弱故無尤此章明凡俗溺情憍盈故有咎首標持盈揣銳示其難保次云金玉富貴戒在貪求結以名遂身退今忘功而不處也

杜光庭曰前章舉水為喻顯明修學之行此以持盈為首更彰貪滯之非欲使忘功退身以符至人之美爾

張冲應曰夷者謂太空虛明而無采色人不可得而窺之也人之運通雖如太空虛明益使夫人不得而窺之則藏其神而不害其身矣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考異嚴遵揚字王兩並同古本

河上公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也揣而銳之不可

長保揣治也先揣之後必棄捐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嗜欲傷神財多累身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夫富當賤貧貴當吝賤而反驕

恣然必被禍患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言人所為功成事立名迹稱遂不退身避位則過於害此乃天之常道也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生

王輔嗣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謂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其已者謂乃更不如無德無功者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今利勢必摧劬故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不若其已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不

可長保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更運功成則移

唐明皇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執持盈滿使不傾失積財為累悔吝必生故不如其已已止也疏持執也盈滿也已止也言人

心貪愛求取無厭執守保持更令盈滿積財為累悔吝必生故聖人戒云不如休止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度也銳銛利也揣摩銳利進取榮名富貴必僑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也疏揣量度也銳銛利也凡情滯溺貪求榮利故揣摩量前事銛銳欲心以撤人怨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此明盈難久持也疏假使貪求不已適令金玉滿堂象既有齒而焚身雞亦為儀而斷尾且失不貪之寶坐貽致寇之憂以其賈害豈云能守此覆釋持盈也富貴而僑自遺其咎此則銳不可揣僑由心生故咎非他與也疏富則人求之故便欺物貴則人下也故好凌人僑奢至而不期殃咎來而誰與因僑獲咎僑自心生故云自遺爾此覆釋揣銳也功名遂身退天之道功名遂者當退身以辭盛亦如天道盈虛有時則無憂患矣疏此象戒也夫滿則招損謙便受益惟彼天道尚不常盈故功成者讓名遂者虧欲求長保未

聞斯語當須忘功與名退身辭盛如彼之天道不失盈虛則無憂責矣杜光庭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盈之喻凡有四義一者堅持欲心至於盈滿二者保持世財至於滿盈三者執持惡行至於盈滿四者持權恃祿至於盈滿大凡知進忘退不念善道執滯不迴以至盈滿者皆當有報欲心盈滿者得羸疾傷生報世財盈滿者得攻劫侵奪報惡行盈滿者得刑厄殘害報權祿盈滿者得傾覆淪滅報所以老君戒之不如休止不休不止斯報必驗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夫王者銳於開疆拓土則人怨國亡人臣銳於貪利圖名即身危禍及縱或苟得安能長久況進無所補退有憂患故云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假令明能揣度銳解貪求金玉珍奇滿堂潤屋必致攻奪之害豈能保而守之乎況人生有限情欲無厭既不救其死亡豈得保乎金玉象有齒而焚身者春秋襄公二十四年晉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弊

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弊憍也惑之憍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患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書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汲汲也將焉用賄夫名德之與也德國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而有令德也夫怨思以明德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無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悅乃輕弊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弊故也雞斷尾者春秋周景王子子則之傳篇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歎曰犧牲之用存乎全而肥碩全自斷其尾使已不全雞免為犧之用雖之保其身也如此況於人手貪利而忘其身志不及雞矣不貪之寶者鄭人有得玉獻於子罕曰此寶也將以獻之子罕曰汝以玉為寶我以

不貪為寶我若取玉俱喪寶矣不如兩全之遂不受玉致寇者易解卦九三詞曰負且乘致寇至負者小人之事也負擔於物合是小人乘者君子之器也今小人捨負擔而乘車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矣故竊盜之人思奪之矣富貴而憍自遺其咎財多曰富故人求之位高曰貴故人下之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諺曰富貴不與憍奢期憍奢自至憍奢不戒凌侮於人人以報之禍將及矣遺與也咎非外來由自己憍慢致之爾故云憍自心之生也若能貴而不危富而不溢人無咨怨災害不興安國修身斯為至矣憍矜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禦災除患曰功富貴尊榮曰名功既成矣名既遂矣而不知退者鮮不及禍夫何故哉寵則有辱盛則有衰亢極則悔高鳥盡而良弓藏狡兔死而獵犬烹勢使然也范蠡扁舟而脫禍大夫種固位而喪身此之謂矣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暑往即寒來春榮則秋

落天道然也人能體盈虛於天道志成遂之功名子房絕粒以優游跡廣解印而高尚固無上蔡華亭之追痛矣況乃居九五之位而臨億兆之人先宅萬方靡庶四海而不守持盈滿堂之戒乎

宋道君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盈則溢矣銳則挫矣萬物之理盈必有虧不知持後以處先執虛以馭滿而湛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有如其已物之變無窮吾之智有盡前識者道之華患之始也揣物之情而銳於近取則智有時而困可長保手金玉滿堂至自遺其咎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不可恃而有者也寶金王者累於物累於物者能勿失乎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曰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已私分不以王天下以為已處顯夫豈金玉以為寶富貴之足累乎故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成者

隳名成者虧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物之理也聖人睹成壞之相因識盈虧之有數超然自得累於物無復驕盈之患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之是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王介甫曰持而盈之不知其已抱持其器之盈者必易覆滿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摩其物之銳者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堂者虛而受物者也金玉滿之則是盈矣故不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大富貴不期於驕而驕自至所以遺咎患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夫聖人功既成名既遂則身退之者矣此乃天之道也夫天之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書又曰謙受益滿招損之謂也

蘇頌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如揣之不可必恃

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而無銳則無所用揣矣金玉滿堂至身退天之道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之天地尚然而況於人手哉

呂吉甫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如欲勿溢則如勿滿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如勿銳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然則何以免此患哉法天之道而已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所以無私而成其私也對人之告堯曰退已其法天之道之謂也
王元澤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而盈之有意於有所以失之唯忘有有之為有而有之以無有則無失無溢矣揣而銳之不

可長保揣者巧於愛情銳者利於入物且事物無盡而吾持一身以遇其變則持銳之工有時固矣豈可長保乎故聖人因時乘理而接之以無我則其出無方而可應不窮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寶外物而守之所守非所有也豈能外乎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驕生於恃外恃外之人何足算乎

四者皆以有物與為驕者何異然自持盈而下每夫滿甚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寒暑相推物極則反陰陽代運天道固然而世之愚者一遺其變一犯其名則終身有之詔以為己曾不知造化之密移吉凶之倚伏故終至於生家憂患無以自存惟聖人不然藏金玉而不寶居富貴而不榮凡物之象守者如陰影集身當然不知其在彼耶在我耶然則豈持盈以為慎揣銳以為工乎苟非無我之妙其何以與於此天之道大矣而真尚乎是
劉巨濟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言力持而滿之求必富者也滿而能虛則何所事持

有不勝持則覆矣故曰不如其已已止也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言情度而入之求必
 貴者也銳而能銳則何所事度有不勝度
 則數矣不可長保非謂可以幸保謂難得
 之必失之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此中不
 如其已之義堂與足以藏金玉而守者也
 其害在滿苟非天秩必有人禍富貴而驕
 自道其咎此中不可長保之義富貴則慢
 生慢生則過生以驕與人則以名自與矣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利人曰功間與施
 身曰名功譽則富貴之實也名譽則富貴
 之華也功欲就名欲達夫富貴功名聖賢
 之不免然而不傾收其苟滿非以其時得
 也其利人非以揣得也而又能虛守之不
 驕保之則身退是已蓋據功成名遂之基
 眾人以此進而聖賢以此退則非體天道
 者能若斯乎日月代明四時代叙天之道
 也前章言三善若水則可以處富貴故次
 以此篇章也

劉瓛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大道甚

夷而民好徑以其貪生之厚惑於有為以
 要近功不知自然之妙用執持以致其盈
 盈則虧矣故不如其已揣度以成其銳銳
 則挫矣故不可長保金玉滿堂累於物也
 累於物則欲之者多故莫之能守富貴而
 驕害於德也害於德則攻之者衆故自道
 其咎聖人處富貴之極而無盈滿之累者
 以其功成名遂而身退也豈持其盈而揣
 其銳乎日月代明四時代叙功成者退天
 之道也聖人法天之道所以難進而易退
 捨諸人而求諸己故次之以載營魄

趙實庵曰初四不居四一非至虛之道持
 而盈之不如其已一身不難治大道不難
 窮不難者在乎識心而已心者本無也始
 也因愛而生身四大之所聚五蘊之所集
 血氣依倚百體五成皆因妄念而有也本
 既識心百骸九竅六臟骸而存焉吾誰與
 為親詔而有之皆惑也以心執妄惑則生
 焉以心識虛妄自破矣聖人知其然則曰
 我既有身身已是妄外物儻來我忘外物

身與外物二者兼忘誠忘之中天光內發
不知物之忘我我之忘物虛室生白道自
來矣烏覩所謂持盈者耶持盈則有物也
有物則去道遠矣經持而盈之盈則器之
滿也持則手之用也無中取有以實充虛
傾之則不忍執之則不忘其行也步不能
揚塵其坐也身不敢側視勞神苦心在於
一器物未有損身已焦勞妄計偏執有如
此者蓋不以身觀之身本無身物焉所寄
我自忘我物奚為焉舉其親者疎者可知
能已之者是名解脫二銘利自傷揣而銳
之不可長保性欲靜不靜則吉凶悔吝生
氣欲平不平則憤怒愛欲起敵物之心必
務求勝不動則不獲欲其獲則靜者起而
為爭矣不利則不入欲其利則平者銳而
致銛矣傷廉而得豈能保乎蓋知靜者則
息爭不爭則與物無傷和平則自寧自寧
則與神為守不以利累形不以養傷身批
大御導大竅與一世而得淡漠之中此古
人存生之德也豈可覬覦小利狎狼貪

見利而忘身貪權而取場坐取危亡之道
哉不知此者如彼是錯削諸侯之地國未
富而身亡鄧艾起東吳之征議未及而先
死皆銳之傷也可不戒哉三莽性固有金
玉滿堂莫之能守善求道者求諸己善守
德者得所得不求道則無以為德不立德
則無以明道顛沛於是造次於是則外物
不可得而入也道德既亡所保在外山節
藻稅峻宇雕牆非金玉以實之則不稱其
善矣金玉者純陽之精也世所寶焉凡得
此以為富者非可久之道也徒能潤屋而
不能潤身能致盜而不足致福故好利為
膏肓之疾致富為豪縱之由儻來之寄何
所必哉四君子戒輕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而終不言貴蓋
富則貴可致矣莊子曰至富國財并焉至
貴國爵并焉能致富貴亦隨之彼千金之
子坐不垂堂雖欲不驕其可得邪勢使之
焉爾若能於富貴而先之以禮施之以仁
行之以義雖富貴亦何足以累德邪有良

貴者勝之矣。驕所以害德，害德者能免於患乎？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彼范氏之儻，見辱於丘，開而終以自沮。虞氏因腐鼠而中俠客，誤以致傷。斯皆素有驕人之色者也。後番其退，一大名無久居功成名遂，聖人之於事，每每思之至也。當其有大物而持盈之持終日，戒不如無物而不戒，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無為者。易有為者難有為，不免智慮先焉。智慮所出，馬能與物無敵焉。敵則求勝，我勝則彼敗矣。揣而銳之，是豈長保之策邪？於金玉而不累心處富貴而不驕物，皆人之難能者也。是有之不若無之為之，不若已之二體。天而行身，退天之道。日異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臺之嗟，凶與天為徒者，功成名遂，邪退矣。彼曰：馬得而累邪？

邵若愚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居高名厚利，如持而盈滿之器，常懷傾異之憂，不如其已，則無太過之累。由不滿則易持。

也。揣而銳利之勢，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生，驕慢則過起。此非天殃，自遺其咎。然何以免此患？是以聖人觀四時之運，如春生、化、功、成、名、遂、至、夏、則身退，不居此天之道也。

王志然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制之形器之內，有盈必有虧，有盛必有衰。持而守之，常恐其自盈自盈，必有傾覆之禍。所以古人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睢盱戰兢，唯懼失所以修省之方。禮義廉恥，四維之常居其實，不居其華。每處其厚，不處其薄。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為美至矣哉！其本在此，其末在彼。執古之道，未嘗不貴，其謙要其極，致戒之在溢。所謂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故持盈不如保盈，揣銳不如挫銳。揣者度物之情，銳者入物之利。銳不可利，利不傷物。孟子所謂函人，唯恐傷人。矢人唯恐不傷人，此其所以宜揣而

控之不宜揣而執之者也其進統其退必連其可長保乎亦其義也外物不可必入或認為己有故聖人引而闕之且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金與玉是人之所貴苟知積而不知散知取而不知與是亦與大盜積者也至有橫一己之私卒世無厭忘性命本源之養反害乎身死而弗覺者多矣何愚之甚老子特言之曰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所以達人知富貴果不足以全吾生不拘一世之利為己私分不王天下為處顯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實壤異分小文由之而身貴富之地而心泊然未嘗以一物芥嗇曾次雖金玉滿堂未嘗驕吝動與吉會何咎之有有身之患固亦大矣視履考詳所貴無咎既無咎則凶悔吝何自有焉夫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無悔乎功名苟遂而或自驕自恃自矜自伐天下孰不與之爭功者矣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皇天無私唯德是輔天地

陰陽造化萬物四時行焉歲功成焉功成者去天何言哉人能體此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天且弗違而況人乎故經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學者其敢不勉之哉

黃茂材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道無執也而欲其虛持而盈之其可乎道無體也而欲其圓揣而斲之其可乎此皆在於非道非道早已又安能長保金玉滿堂至自遺其咎金玉如所謂被褐懷玉非世間金玉也富貴如所謂知我者希則我貴矣非世間富貴也古之人有所得於中天下事物不足以動其心重內而輕外也貴已而賤物故已至於驕晉密康之徒相與清談崇尚玄妙非無得於道而以陵人傲物卒致於禍宜乎老氏以為戒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者無功之功非世所謂功也名曰無名之名非世所謂名也功成名遂而身退觀諸四時之序亦可以見天道老

莊列子范蠡四皓安期生東方朔古之有道者也史皆不載其所終豈非道成而退人莫得而知耶

程泰之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功名富貴極其分量是之謂盈盈之上不可復加則有覆溢而已耳與其兢兢執持引而上之求致其極何如泯滅此念留餘地以舒盈溢也故曰不如其已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以祿位不盈為念則進取惟恐其或鈍故先事揣度有見焉則銳於有為人之趨操及此者豈不或遂然揣在我中在彼億而屢其中者幸也中雖屢而有不可集者存焉是不可必而強必之者也奈之何欲以其每揣而幸中者之為常也故曰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至身退天之道貨財已聚不能保而有之者以滿而驕驕而欺也察盈虛之相襲棄功名而不有是與天為徒者也不驕不足以言之論四時之運成功者退此即老子之謂天道也然世人聞之如不聞者利成功之可居而不見虛盈

之實理也齊景公顧戀國邑之富以死為悲晏子笑之曰使古而無死則太公威公常守之君將被簑笠於壠畝何暇念死乎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而至於君也而獨流涕是不仁也夫其為此言也是推四時之

運迤相盈虛者而致之生死得喪者也故列子極論生化之相催也曰生者不得不生化者不得不化又言損盈成虧之相對也曰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夫化者不得不化為方生者之無以生也此之盈成若無取於彼而彼必虧損者不彼之損此將何所資藉以致其盈成也由此言之迭去迭處正老氏之論謂功成名遂而身當必退者也且夫功名者職業之有成者也富貴者爵祿之所聚焉者也合天下論之一世之爵祿固有定數則職業之託乎人亦不出乎此世之人也若使有才有智者常得而專之則師師謁謁者將無地以受其來也故方來者至而已成者退正四時之不容不相代謝者也是以

道家之於天下其初固不肯輕任其事其終亦不肯久居成功也如張良圍絳之徒至能下視蕭韓之禍辱而竊笑焉則皆有見於此者也若夫上之而為聖人則又大矣曰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進退存亡自不失正則又非畏盛滿而求安全者可得而匹矣

詹秋圃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運夷章運用也夷平也持而極於盈溢揣而極於失銳金玉廣積而滿堂富貴奢靡而自驕皆非平夷之道皆取禍敗之由安平亦在運之而已是必功已成名已遂而身即勇退揆之天道本如是不可知進而不知退也

張冲應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日盈則具月盈則闕暴雨則不可以終日也天道猶此而況人乎人知夫天道惡盈而持謙挫銳而勿長故所持諸己者盈矣則疾為自止之思而每進貪財位以取傷神害身之禍所揣諸人者銳矣則速為挫銳之

惡人以其招報怨陷身之危志而不敢止則金玉滿堂適為召害莫能守矣富貴驕縱揣而銳之適道咎矣此石崇所以不能守金玉以受刑張華所以不能保富貴以王法形分神散精蒸何劫復聚人身難得因此不還皆盈銳之夫耳故佐天下而有功立此身而有名世皆奇之矣又當反其奇易生怪信易生疑樂易生悲退其身以避之此陰陽升降之道也故曰天之道

白玉蟾曰持而盈之無欠無餘不如其已放下身心揣而銳之貴欲無為不可長保謹而勿失金玉滿堂儉視儉聽裕然有餘莫之能守終日如愚富貴而驕潛心勿用自遺其咎寂然不動何咎之有功成名遂月到天心處風涼水面時身退天之道退有餘地

廖粹然曰持而盈之為道之人不能自滿莫如其已莫若守己自有長策揣而銳之不得妄起念頭須要一刀兩段不可長保

免致後患金玉滿堂不貴外財惟愛自寶
 莫之能守若能保守豈不妙哉富貴而驕
 不貪奢華榮華自至自遺其咎我若無為
 何咎之有功成名遂以道守己水到渠成
 不得執著身退退藏於密天之道乃合天
 道自然而然後從前到家人不曾擡一步
 陳碧虛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盈滿也已
 止也夫執持滿盈之物而不知謙損者必
 見其傾覆矣慎其傾覆之禍不如早圖其
 休止也此垂誠也嚴君平本作殖而盈之
 謂積其財寶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度
 也又治也銳銛利也言人但知銛利欲心
 而貪趣富貴殊不揣度真情思治憍恣禍
 患之來不可長保嚴君平曰富貴之於我
 猶登山而長望也名勢之於我猶奔電之
 忽過也言不可長保也鴻烈解曰白公勝
 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乞入曰
 不義之得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與
 人不若焚之無令人害勻公弗聽也九日
 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以與眾出高庫之

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
 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
 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
 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故曰持
 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此明盈難反持理之
 必然也夫金玉滿堂徒為潤屋然而巨盜
 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雖有智者莫之
 能守故象有齒而焚身雞畏犧而斷尾禽
 獸尚如此人何不思之富貴而驕自遺其
 咎遺與也富則人求之故便欺物貴則人
 下之故好陵人欺陵日恣殃咎必來非自
 與而何嚴君平曰金玉之與身而名勢之
 與神若冰若炭勢不俱存故名者神之穢
 也利者身之害也養神之穢積身之害損
 我之所成而益我之所敗得之以為利失
 之以為害則彼思慮迷而趣舍悖也又曰
 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患生
 於我不由於人福生於我不由於天陸希
 聲曰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居

大位而亢極雖憂之不如早退揣勢利而銳意雖得之不可永保貪金玉而滿堂雖有之不能長守貴而驕則得其禍富而驕則益其過驕生乎心咎自於己豈可怨天尤人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結義也夫大功既成顯名已遂而不知休退者何人哉且高鳥盡而良弓藏狡兔死而獵狗烹勢使然也惟體天道之盈虛知進退存亡者至人哉

謝圖南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其哉滿

盈之念一毫不可萌也易一盈而四損一謙而四益天地人鬼之心亦可見矣持者持守其在內者也揣者揣摩其在外者也內有盈溢之志則易以驕人盈者必虧故不知其止在外者有芒銳之未去則易以傷物銳者必折故不可長存此聖人之所以不為大不為高也金玉滿堂至自遺其咎金玉至寶人誰不愛然積不能散所喪必多 由之與貴人誰不欲然驕吝輕人讎者必外咎誰執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道人生斯世用功不能及物君子恥之沒世而名不稱君子恥之功既成矣名既遂矣則能事畢矣奉身以退知止不殆天道代謝自然而然者也蓋嘗論之天有四時功成者退名亦造物之靳子既成且遂不能全身遠害退處暇佚貪榮冒寵禍將尋之是蓋未知有消息盈虛之理進退存亡之道陽亢則悔陰窮則戰乾坤不免而況於人乎黃帝所以屈廣成之問子房所以從赤松之遊是或一道也

林慮齋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此章只言進不如退故以持盈揣銳為喻器之盈者必溢持之則難不如不盈之易持已者勿盈之意也揣治也銳鉗也治器而至於極鉗極銳無有不折不若不銳者可以長保富而至於金玉滿堂必不能長保居王公之位而至於驕盈必遺其咎故欲全其功保其名者必知早退乃為天道功成名遂是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成曰遂若不知自足則何時為成耶何時為遂

耶

范應元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滿則溢矣欲持而固之不如其止銳則挫矣欲揣而利之豈可長保金玉滿堂至自遺其谷貪財而輕命則物在而身亡矣富貴而驕奢則喪身而殃後矣河上公曰富當極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即禍患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陰陽運行功成者退天之道也人當效天故自古及今功成名遂而身不退者禍每及之老子之言萬世龜鑑如子房者乃合天之道也

薛庸齋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有坐之器滿則覆雖持之無益也不若已其所持而使中且正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人之圭角不假磨礱則動必有傷雖揣之不可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石崇臨市曰奴輩利吾財耳莫之能守也富貴而驕自遺其谷韓信有多多亦辨之對而復示王於齊是自遺雲夢之禍耳郭汾陽二十四考中書令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缺

馬復何谷之有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范蠡子房固知其道矣大夫種李斯豈知其道乎

休休庵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持盈揣銳達士不為也持守待滿足者當知盈必有虧徒費心力不如且止揣磨待銳者銳必有折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光陰有限無常迅速人間富貴皆夢幻爾或處富貴當深思猛省乘時進道修德入聖超凡若或無知恣情驕奢者自昧其道自取其咎功成名遂者早宜保身退步結果收因乃可合天之道從赤松子遊者張良也

褚伯秀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持物而盈滿喻貪進不止故戒以不如已而勿為揣摩其銛銳爭利冒患故告以不可長保無傷奔競之徒志生殉利至于金玉滿堂寧不蹈為富不仁之轍凡久處富貴無禮以防之則驕奢盡其心淫縱敗其性人非鬼責將無所逃是皆始於盈不知止長

惡於禍終於滅身鄢鳩金谷之事可鑑然則持者勿使盈盈者不必持可也愚夫知而弗戒甘蹈禍機君子於此則權其重輕為之進退亦未嘗舍功名而弗為但當明天理之倚伏察人事之可否知其功成名遂有物忌之退身藏密以畜其德斯有以見天爵之尊回視世間利祿不足悅矣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儻違是理錯亂天經況人事乎竊觀古今英豪不少而保晚節難可為太息惟見幾知足之士乃能免患生前流芳身後先哲有云若無舉鼎拔山力爭得回頭冷處看信哉

牛妙傳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謂誠也如所持之物盈滿則必溢也由是觀之與其滿而盈溢曷若誠而已之處夫中庸則自不至於盈溢也故云不如其已昔者孔子觀於魯桓公廟有欹器焉問守廟者曰此何器也守廟者曰此名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古先明君以為至誠斯非不如其已之謂

乎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者試也銳者剛強也試之而見其剛強者必不仁也孔子稱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是也古人有言曰與善人交如霧露常行雖不濕人時時有潤與惡人處如刀劍之_三中立雖不傷人時時有害且衣冠不正人尚若將浼焉望望然去之況剛強之人而可與之長保哉孟子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蓋不仁者知不可與其長保守故云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金玉者天下之重寶也雖滿堂屋彼自貴耳於我何益於事功哉此即莫之能守之義也天尊曰世人以富貴外物為真實事一旦五天使者無常殺鬼執其魂去華堂蓬宇不復居處高車大馬豈得相隨金玉珍寶乃為他玩此即莫之能守之說也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富貴者尊榮也驕者傲慢也遺自取也咎悔吝也古人有言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

乎諺言富貴不驕人其驕自來傲孔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且不安泰處即是悔吝也書曰盤樂怠傲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斯非自遺其咎之說歟如昔者周家仁厚故成八百年之治隋場肆行矯奢海內怨叛盜賊蜂起天下大亂旋至滅亡非自取而何耶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此之謂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如身在廟堂名書竹帛其可謂功成名遂者矣其知求退掛冠不仕斯名身退也夫分退不盈者乃天之道也如張良事漢高位列侯不敢當三萬戶但云封留足矣既而不仕從赤松子遊非身退而何耶范蠡事越王勾踐以霸乃曰大名之下不可久居乃解相印泛海而行此二子者其可謂功成不居名遂身退得天道不盈之說可不賢哉

揚智仁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持而盈之者日盈則具月盈則虧修真學道亦然九三陽長二八陰消鉛汞產成至寶火

候然足退而不行若不知止必有大辱故不知其已蓋持滿則盈不知止也其或未然必有貪心揣而銳之何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退藏乃合天道也疏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而驕嗜慾必傷神氣是自遺其咎也功成而不恃名遂而不彰道備

喻清中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政此章之意也器之滿者必覆善持者莫若知止器之銛者必折又從而揣摩之終不可以長保借物為喻所以欲人之知進知退也金玉滿堂可以已矣又從而貪多務得焉雖有此金玉莫之能守熏天富貴宜知止矣又從而驕矜肆馬是自遺其咎也日中則具月盈必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功成名遂此身知退豈非順天道之自然乎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帶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顯藏項

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此功成而不居其功者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數子有焉

胥六虛曰持而盈之不知其已天下之事執持而極其滿亦必有傾覆之患故勉之

曰不知其已已止也謂不知及早止之則善矣權勢尤甚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夫道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今用心揣度銳志進圖縱復所欲非道德仁義之所致去古人有益於得

遠矣不可長保不亦宜乎金玉滿堂莫之

能守金玉天地至寶天下共愛之雖堆滿

華堂其貪心未足者誠莫之能守也夫豈

知為大盜積者乎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侯

王天下之至富至貴者能以謙卑自牧天

祿長享若以驕矜天下自與其身為禍害

也又誰咎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名

古今聖賢之重大者唯成遂而知退乃能

保之此有大德之務豈區區小知之所能

乎故曰身退天之道如春生夏茂秋實冬

落而復退歸于根矣

柴元象曰持而盈之不知其已持久必厭

倦揣而銳之不可常保進銳必退速金玉

滿堂莫之能守有聚必有散富貴而驕自

遺其咎驕傲必招禍功名遂身退天之

道盈虛消息天道之常知足者斯合天道

蘇敬靜曰持而盈之至天之道四時之運

成功者退此天道也正以四時不容不代

謝也此章老子本意在功名遂早退著

意滿盈必溢銛銳必折器盈而持不如已

之而勿執雖銛而揣不可保其久不折揣

者銛之使愈銳也金玉滿堂盜賊之招不

能保守富貴驕傲禍咎乃至理之必然老

子為此言蓋欲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人

在世間不過欲圖功名而已功既成名既

遂身便可退此天道惡盈而好謙也不然

持盈揣銳富貴而驕不知止足殆辱必隨

之

本一庵居士曰持而盈之至天之道盈則

必溢銳則必折慮其溢而以力持之不如

不盈之不必持也慮其折而以手揣之不
 如不銳之不必揣也盈以勢位言銳以才
 智言金玉滿堂以才智言富貴而驕以勢
 位言功成以勢位言名遂以才智言夫金
 玉可喜可慕之物藏之室猶懼難保而況
 於堂寘之堂且不可而況於滿如是雖視
 以離朱術以賁育亦將為盜所奪矣喻人
 之才智矜滿街露必將為物所敗此盛名
 之所以難居也富貴易危難安之也謙退
 自處猶懼不免沉重之以驕縱是孽非天
 作禍不外來一一皆已自遺耳此大功之
 所以難保也惟智者於功成名遂之時則
 身退所合於天之道也退兼二義自勢位
 言則為閑退自才智言則為謙退天道即
 易所謂虛盈益謙之類傳所謂四時之運
 功成者退也晉人謂林公可謂金玉滿堂
 亦指才智而言世以守財釋之誤矣後章
 聖人被褐懷玉豈亦真玉耶
 諸子旁證文之老子曰以不義得之又
 布施惠及其身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

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故持而備
 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石潭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
 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
 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矜持自滿
 不若止也揣摩而有圭角不可以長保也
 金玉滿堂有時而去不可以為長守之物
 也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位高則謗生家富
 則盜窺也故功成名遂身必先退則可以
 無咎蓋盈者必虧息者必消天之道也易
 之謙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
 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書
 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即此章之意
 先儒曰老子得易之謙信矣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四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五

讚四

疑遠天師常德經玄妙觀提點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天太子薄兼福院編修丁善校正

戴管魄章

考異

河上公作能為章趙寶
齊作消息至真義章全

唐明皇跡前章明縱欲溺情憊盈故有谷
此章明養神愛氣不雜故無疵管魄以下
至滌除戒修身所以全德愛人以下至明
白示德全可以為君結以生之畜之表玄
功之被物也

杜光庭曰此章明抱一之利以表前揣銳
之非抱一則神全魄安揣銳則盈而必覆
至於致柔玄覽之妙愛人理國之規同大
道生畜之功顯注益玄深之德

張沖應曰第五章既關示精氣出入之門
而此章又分示精化為氣之說故曰能為
者謂精能化為氣也

戴管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
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能
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有不

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為玄德

考異

一本云戴管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
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無
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
一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管
一作哉見緒本已辨之於下能無離乎
本或作無離恐非經義蓋當經中有一
雄能無為乎一作無以為乎又一本作
民理因能無知乎明
白四達能無為乎

河上公曰戴管魄管魄也人載魂魄
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喜怒亡魂卒驚傷
魄魄在肝魄在肺美酒甘肴腐人肝肺故
魂靜志道不亂魄安得壽延年也抱一能

無離言人能抱一使不離於身則長存一
者道始所生太和之精氣也故曰一布名
於天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
一以為正平人為心出為行布施為德總
名為一一之為言志一無二也專氣致柔

專守精氣使不亂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
能嬰兒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無政事則
精不去也滌除玄覽當洗其心使潔淨也
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也
能無疵不淫邪也淨能無疵病乎愛民治

國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能無為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也治國者布施惠德無令下知也天門開闔天門謂北極紫微宮開闔謂終始五際也治身天門謂鼻孔開闔謂喘息闔謂呼吸也能無雌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治國應變和而不唱明白四達言達明白如日月四通滿於天下八極之外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彰布之於十方煥煥煌煌也能無知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者生之畜之道生萬物而畜養之生而不有道生萬物無所取有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為器用是謂玄德言道行德玄冥不可得見欲使人知道也

王輔嗣曰戴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猶處也營魄人之常居處也一人之真也言人能處常居之宅抱一清神能常無離乎則萬物自賓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任也致極也言任自然之氣致至柔之和能

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則物全而性得矣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物之極也言能滌除邪飾至於極覽能不以物介其明疵其神乎則終與玄同也愛民治國能無為乎任術以求成運數以求匿者智也玄覽無疵猶絕聖也治國無以智猶棄智也能無以智乎則民不辟而國治之也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天門謂天下之所由從也開闔治亂之際也或開或闔經通於天下故曰天門開闔也雌應而不唱因而不為言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言至明四達無迷無惑能無以為乎則物化矣所謂道常無為侯王若能守則萬物自賓也生之不塞其原也畜之不禁其性也生而不有至是謂玄德不塞其原則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則物自濟何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吾宰成有德無主非玄而何凡言玄德皆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

唐明皇曰戴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人之始

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則陰虛魂則陽
 滿言人載虛魄常須營護復陽氣充滿
 則為魂魄能運動則生全矣一者不雜也
 復陽全生不可染雜故令抱守淳一則無
 離身乎疏載初也營護也言人受生始化
 但有虛象魄既生則陽氣充滿虛魄魄能
 運動則謂之魂如月之魄照日則光生矣
 故春秋子產曰人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
 魂言人初載虛魄當營護陽氣常使充滿
 人則生全若動用不恒則散陽氣復成虛
 魄而死滅也莊子曰近死之心莫使復陽
 故令營護虛魄使復陽生全也抱守純一
 不令染雜無離乎身則生全矣此教養神
 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一沖氣使致
 和柔能如嬰兒無所分別疏專專一也氣
 沖和妙氣也人之受生沖和為本若染雜
 塵境則沖氣離散神不固身故戒令專一
 沖和使致柔弱能如嬰兒無所耽著乎此
 教養氣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覽心照
 也疵瑕病也滌除心照使令清淨能無疵

病乎疏滌者洗也除理也玄覽心照也疵
 病也人之耽染為起欲心當須洗滌除理
 使心照清淨愛欲不起能令無疵病乎此
 教人修心也愛民理國能無為乎愛養萬
 民臨理國政能無為乎當自化矣自上營
 魄皆教修身身修則德全故可為君也疏
 愛民者使之不暴卒役之不傷性理國者
 務農而重穀事簡而不煩則人安其生不
 言而化矣此無為也能為之手天門開闔
 能無雌乎天門曆數所從出開闔謂理亂
 言人君應期受命能雌柔守靜則可以永
 終天祿矣又解云易曰一闔一闔謂之變
 言聖人撫運應變無常不可以雌成而守
 雌牝亦如天門開闔虧盈而益謙矣疏修
 德可以為君為君雖承曆數即天門者帝
 王曆數所從出也開謂受命闔謂廢黜天
 降寶命以祚有道能守雌柔可享元吉故
 云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人君能
 為雌靜則萬姓樂推其德明白如日四照
 猶雖忘功不宰故云能無知乎疏帝王既

受曆數臨御萬方若能守雌靜則其德明
 白如日之照四達天下功被於物不以為
 功所謂忘功若無知者故云能無知乎生
 之畜之疏下經云道生之德畜之此云生
 之畜之者謂人君法道清淨令物得遂其
 生成效德弘濟令物各盡其畜養故云生
 之畜之生而不有至是謂玄德令物各遂
 其生而畜養之遂生而不以為有修為而
 不恃其功居長而不為主宰人君能如此
 是謂深玄之德矣疏物得遂生聖忘功用
 遂生則生理自足忘功則功用常全斯乃
 無私而成私不宰而為宰也故生而不有
 者今物各遂其生君不以為已有也為而
 不恃者今物各得動為而不自負恃為已
 功也長而不宰者居萬民之上故云長不
 恃其功故云不宰也如是是謂深玄之德
 矣

杜光庭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營載
 也言人之身神氣所居魂魄所舍以身運
 載如車載物西昇經云身者神之車也既

以喻車固當運載矣虛魄者陰氣有象人
 之形也陽氣無形人之神也形之具矣而
 陽氣未附則塊然無知如頑石枯木陽氣
 既降即能運動故以形為魄魄屬陰也以
 神為魂魂屬陽也凡人有纖毫之陽氣未
 盡不至於死有纖毫之陰氣未盡不至於
 仙所以鍊陰氣盡即超九天而為仙仙與
 陽為徒也鍊陽氣盡則淪九泉而為鬼鬼
 與陰為徒也故當保守陽魂營護陰魄以
 全其生抱一者守道也拘魂制魄守道為
 基今人守道拘制能無離乎虛象者形質
 始具謂之為象象似也如月之魄照日則
 先生者天元經云月本陰氣有象而無光
 日者太陽之精常循黃道而東行一日一
 夜行一度有奇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
 月者太陰之精其狀也圓其質也清稟日
 之光而見其體日所不照則謂之魄常循
 黃道東行或出黃道表或入黃道裏行有
 遲疾其極遲日行十二度十九分之二平
 行一十三度三十七分極疾日行十四度

九分度之十三遲則涉疾疾則復遲二十七日五十二分日則四百一十七分則遲疾之終也終而復始每月朔與日同度謂之合朔月疾而日遲故三日哉生魄三日之外其光漸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明半魄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月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以觀其明故形圓而光滿月望而晨見東方謂之側行遲也月晦而夕見西方謂之曉行疾也天對曰衝其光如日日光不極謂之暗虛暗虛值月則月蝕值星則星亡日月朔望行於中道則值暗虛而蝕日月各周圍三千里徑一千里也人始化曰魄者春秋昭公七年初鄭伯有為政駟帶殺之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或夢伯有介曰壬子余將殺帶明年殺段於是壬子駟帶卒明年公孫段卒鄭人益懼或問子產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人生陰曰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匹夫匹婦強死而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

況伯有三世執其政柄而強為鬼神不亦宜乎伯有乃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故曰三世子產立其子良止以撫之乃止近死之心莫使復陽者莊子齊物篇之詞也以其利患生禍陽結遂志有如此者也蓋南郭子綦答子游天籟之旨爾淳一者淳和也不離者除垢止亂無令雜也老君明此營魄守一之旨以教人養神也上清隱書有鬱儀奔日結璘奔月之道存日月中各有五帝呼日月內諱想五帝形服來降於已乃吞日月之華得其道者與日月同壽又有拘魂制魄之道常以月十三日二十三日存心中赤氣變化而呼三魂之名胎光爽靈幽精乃密呪拘魂又以月朔月望月晦之日存鼻端白氣變化而呼七魄之名尸狗伏矢雀陰吞賊除穢臭肺非毒乃密呪制魄各有存念呪術具上清品中久久行之可以輕舉此太上營護虛魄度世長生之道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嬰兒未知孩偶答對專任沖和之

氣外無染雜內無思慮隨氣柔弱故沖和不散守道之士當如嬰兒無染雜思慮使神不離身西昇經曰哀人不如哀身哀身不如愛神愛神不如舍神舍神不如守真守真長久長存也又曰神愛人人不愛神是以老君教人養神養氣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心之照也通貫有無周遍天地因機即運隨境即馳不以澄淨制之則動淪染欲既滯染欲則萬惡生焉萬惡生則疵病作焉老君戒令洗滌除理翦去欲心照清淨則無疵病西昇經曰生我者神殺我者心故使制志意還思慮者是謂教人修心也愛民理國能無為乎生民者國之本也無為者道之化也以無為之化愛育於人國本固矣收虐而苛則為暴矣賦重役繁則傷性也使之不以時則妨農也不務儉約則賤穀也此教以理國也為君之體以道為基以德為本失道喪德何以君臨此老君教以理國之要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修愛民理國之事為垂衣南面之

君猶須恭已奉天以順曆數曆數者謂受命之曆五運之數也舜命禹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天祿永終謂曆數在躬以承天命故可大寶愛之謂之寶命自天而授故謂受命於天易繫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天門開則降非常之瑞或黃星動彩赤伏表符紫氣充庭五星聚井流虹貫月大電繞樞然復稟嶽降賢誕皇命輔以佐佑之故應天順人拯物除害而承曆數以有天_下也及乎臨御失所刑政乖宜眾叛親離兵交禍起逆亂生於下氣象見於上曰雷天開山崩川竭災凶蜂起而國亡矣是天門闔也一闔一闔之謂變者易繫云謂開闔相循陰陽迤至倚伏之義也虧盈而益謙者易謙卦虧謂減損盈滿而增益謙退若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其盈也盈既虧減謙則受益倚伏之勢矣老君戒人君既受命臨人當以雌靜柔和無為清簡之政順膺天數以牧萬方矣又易繫云闔戶謂之坤坤陰也闔閉藏也凡物先藏而後出若

室之開闔其戶故云闔戶也闔戶謂之乾
 乾陽也闔吐生也在陽則舒陽能吐生萬
 物若室之開其戶也亦解闔為暗昧闔為
 昭明也不可以雄成者莊子大宗師曰不
 逆寡不雄成謂不恃其成而處物先當守
 雌靜以化也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白慧
 照也慧照之心照無遠近煥然四達無所
 隔礙其照如此當思念念心不滯於見猶
 若無知或務其有知則有所執而失道也
 人君負獨見之明以御四海其政察察民
 凋弊矣老君戒之令忘功息照亦猶黠續
 塞耳以閉其聽冕旒垂目以杜其明也生
 之畜之道以通生萬物故云生之德以畜
 養萬物故云畜之帝王法道體天任物生
 畜各遂其分各達其情咸得所宜物無失
 所矣法則也效學也生而不有至是謂玄
 德人君抱守淳一洗心內照愛人理國動
 法天時雌靜平和收視反聽體道生物順
 德養人生物而不有其功為政而不恃其
 力視聽四達功成不居此理身理國兼愛

之道順天之德也玄天也
 道君曰載營魄魄陰也麗於體而有所止
 故老氏於魄言營魄陽也託於氣而無不
 之故易於魂言道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
 魄故神常載魂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
 物載焉如歲之行寒暑往焉心與天遊六
 鑿相因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
 也豈復滯於魄哉抱一能無離乎天一生
 水於物為精地二生火於物為神精神生
 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則
 精與神合而不離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
 形存神神全而不虧精用而不竭形生而
 不弊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
 未嘗離也切嘗申之人生也因精集神
 體象斯具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
 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
 帝而世之愚者役已於物失性於俗無一
 息之頃內存其神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
 魂反從魄形反累神而下與萬物俱化豈
 不惑哉聖人則不然載魄以遊抱一以守

體神以靜形將自正其神經乎太山而不
 變處乎淵泉而不深孰知其所始孰知其
 所終故曰聖人責精專氣致柔能如嬰兒
 乎易曰乾其靜也專揚雄曰和柔足以安
 物靜而不雜之謂專和而不暴之謂柔嬰
 兒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不藏是非美
 惡故專氣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
 也而反動其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
 趨之不正而心至於僨驕而不可係聖人
 虛己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強則其靜而不
 離和而不暴與嬰兒也奚擇故曰能如嬰
 兒乎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
 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
 曰致柔何也至剛以行義至柔以復性古
 之道術於是乎在滌除玄覽能無疵乎聖
 人以此洗心則滌除萬行而不有以此退
 藏於密則玄覽妙理而默之若是則體純
 素而不累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何疵
 之有愛民治國能無為乎以仁愛民以智
 治國施教化修法則以善一世其於無為

也難矣聖人利澤施乎萬世而不為愛人
 功蓋天下似不自已故無為也用天下而
 有餘天門開闔能無雌乎經曰知其雄守
 其雌為天下谿聖人體天道之變化卷舒
 啓閉不違乎時剛柔幾彰惟其所用然未
 嘗先人而嘗隨人未嘗勝物而嘗下物故
 天下樂推而不厭能為雌乎於是乎在明
 白四達能無知乎聰明聖智守之以愚與
 此同意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聖人存神
 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
 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
 之心焉故曰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
 曰為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曰長而不
 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
 是謂玄德天道升於北則與物辯而玄者
 天之色也聖人之於天道降而為德非玄
 不足以名之
 王介甫曰載營魄營止也載乘也如易之
 下乘剛也精氣為物遊魂為變魂陽也故
 常動魄陰也故常靜陰者陽之配亦陽之

賊魂者魄之輔亦魄之冠惟其魂動而魄常至於止故使魂常載於魄而陽常勝於陰則全其天守矣蓋魂能營魄魄能載魂而不載於魂者有為嗜欲之蔽魂雖在而有生始死矣抱一能無離乎一者精也魂魄既具則精生精生則神從之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志者氣之帥氣者適善惡之馬氣之所作志使之然今專守其氣於內而致極其柔能如嬰兒乎言如嬰兒之柔弱也夫嬰兒者終日號而乃嗔不嗔終日視而不瞬目孟子言其氣則謂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老子乃謂專氣致柔何也孟子立本者也老子反本者也故言之所以異餘除玄覽能無疵乎滌除洗心也玄覽觀妙也如月之明如珠之莹能無疵乎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愛民者以不愛愛之乃長治國者以不治治之乃長惟其不愛而愛不治而治故曰無為夫無為者用天下之有為有餘者用天下之不足然老子方言其反本而曰愛民治國者何也蓋老

子為言其反本遂自道而起教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是也不惟老子之言若是凡古之聖人皆如此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夫萬物由是而出由是而入故謂之天門有開闔則有動靜有動靜則有雌雄惟其守雌以勝雄守靜以勝動故曰天門開闔能為雌乎生之畜之生之道也畜之德也是謂玄德道之在我者德也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三者歸於無我故謂之玄德

蘇頌演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魄之所以異於魂者魄為物魂為神也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為物故雜而止魂為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

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於人為性而性之妙為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遷雖以魄為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

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困於聲色鼻口勞以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於古之真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鬪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為柔實之極為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極矣滌除玄覽能無疵乎聖人外不為魄所載內不為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於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愛民治國能無為乎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所以害之治國者適所以亂之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治亂興廢

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闔變會之間衆人貴德而患失則先事以徼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蚤後者必莫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為雌者亦不失時而已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於臨變莫不有道也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於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其道既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

呂吉甫曰載管魄夫人之有其身久矣而欲退之以體天之道而不為功名之累者豈不難哉然亦有道矣人生始化曰魄魄

其情為一則自然而已既生輒陽曰魂魄
 與神往來而經旁精出入則魄隙而不營
 離而不抱矣載者終而復始之意也營者
 環而無防之謂也抱一能無離乎雖已為
 人矣而載營魄抱一湛然無為如其生之
 始化則能離矣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能
 如嬰兒則專氣而不分致柔而無忤而能如
 嬰兒矣滌除玄覽能無疵乎能如嬰兒滌
 除悔吝玄覽妙凡動我之微我必知之
 而能無疵矣天門開闔能無離乎內之滌
 除玄覽而無疵外之愛民治國而無為則
 天門當在我而能離矣明白四達能無知
 乎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者則明白四達而
 能無知矣道至於無知則真知也所以人
 貌而天夫何功名之累哉是謂玄德生之
 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乃
 其所以為矣玄德無他天德之謂也
 陸農師曰載營魄魂為陽陽為動魄為陰
 陰為止魄者神之佐其動有變而無化魄
 者精之輔其止有化而無變故魂言遊魄

言營遊魂以言其變營魄以言其止能無
 離乎載營魄所以外運抱一所以內守也
 故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魄所以致
 運抱一所以致守而內外常合而無離矣
 然後可以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專氣致柔
 能如嬰兒乎蓋內守者氣之所以致專外
 運者氣之所以致柔其守致專其運致柔
 而其德比於赤子則然後其心可以疏淪
 其神可以澡雪而照之於天萬法俱空而
 無一法之累也故言專氣致柔能如嬰兒
 乎而繼之以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滌除玄
 覽能無疵乎滌者言其洗心除者言其刻
 心洗之而無不淨刻之而無不虛超然坐視
 萬法俱空然後可以因空而立法而與民
 同吉凶之患故言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
 民治國能無為乎其於民也以不愛愛之
 其治國也以不治治之道無不為矣然後
 可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常
 不得已而後起求而後應也故言愛民治
 國能無為乎而繼之以天門開闔能無離

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無有也精神往來一闔一開萬物皆出於此皆入於此而其變無窮也天門開闔與衆雌而無雄矣然後可以圓覺普照大通四關其徹至於無障懸縱其冥至於無知覺故言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而繼之以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此聖人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洞達能無知乎此神人也

王元澤曰載營魄陰物形之主也神之爲物廣大通達而不自了者神常載於魄故神反拘於形體此廣者所以狹通者所以滯也欲學此道者常先廓其志氣勿累於形體使神常載魂而不載於魄則可以抱一而體神矣竊嘗論曰人之既死有升沉之異良由滅神徇形以神從魄故至於論乎幽陰化爲異物也若夫神完之人雖魄之陰滯精與神爲一而無所不之矣聖人之死曰神不從魄也其始也亦載魄而

已抱一一者精之數不言精而言一者守一則精不搖矣能無離乎學道歸乎復性復性歸乎體神所以不能神者由逐末忘本以物易已故喪精失靈沉爲下愚也陰陽之靈曰魂魂陽故遊而止我身者以魄爲之配也魄陰故營管止也故學者必先寧其志氣使精魄靜一魄止則魂定精一則神全矣一生水水爲精人之初生因精集神本自渾全而不能了者常至於離析廢散其名曰罔罔者杳不明兩者精不一莊子曰無搖汝精抱一之謂也蓋精神水火之象火無常形因膏顯照神則廓然無體不可致王但當存精而已如增膏而大明培根而葉茂也魂魄精神既不虧耗然後心強氣順不爲物使靜則體道作則契理妙而極之則神爲一更絕四名矣此學者之至妙萬世聖賢皆由此義求不在外當由心得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人生有三曰精曰神曰氣精全則神王神王則能帥氣矣神衰而不足以帥氣則神

作不常使人陷於非道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揚雄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歟師儒而來恃則師必亡馬怒而御疲則車必敗神不能專氣則喜怒哀樂惟氣所為流陷越佚理固然也古之士無不曉此苟未及此則當清心以防之孔子所謂三戒皆防氣也門人獨顏回能專氣故曰不遷怒氣之暴在陽而陽之發者莫暴於怒於怒可以無遷則非專氣而何人生本具聖質氣佚而不能專故曰壯以往離道彌遠能抱一則神王神王則氣柔氣柔則真全所以與嬰兒同專者有而擅其權之謂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此專氣則性定性定則智明智明則以蕩滌除去而玄覽至妙矣既燭其理則世間萬態同為至妙倘觀一斑則非識理也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如上所說為己之道盡矣然則可以其餘及人也老子之言專於復性有為則非所以使民安性故雖愛治而不尚有為此道之至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聖人無心於作精神出

入皆應而不留莊子所謂有物采之者老子於四時當秋其德生金靜一復性者也故其尚如此至於易則先天後天無非道者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理無足知知以應物既知至理則自常無知惟能無知故無所不知也如昭然有知則是不知無知之妙何足謂知也切嘗論之聖智下愚本無殊品因愚顯智乃有聖名聖人本心何嘗自聖故明白四達而初無所知乃聖人之知也生之畜之道備如上則造化在我可以生畜萬物矣生而不有道生萬物物之與道常為一體誰有之者為而不恃不得已而為之於已然之時雖有為為之功而超然自喪豈復矜恃哉長而不宰道如上文則可長天下以無為矣雖在物上如標枝豈有分割之功乎是謂玄德玄為妙體德之至也昔舜在側微書稱玄德蓋至德常在於無思無為此篇之義主於無為故雖為長而德尤稱玄此篇自為士以至於體神入聖修身之序盡矣

劉仲平曰抱一所以精義抱一所以應變反一所以入神故君子之道始於致一用於抱一藏於反一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人之生在嬰兒則氣專致一真之至也及其長則情生偽之至也惟其知道者營名則失其真為利則流於偽是謂能復者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開闔者變化之用也易曰乾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謂乾道以大為用也夫然以乾道而變化者亦用乎大而已矣守其雌者蓋言吾所自守云耳夫能守其雌則其用也必大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夫欲明白四達而汲汲乎以事平和者不亦小乎故有知小而無知之知矣

劉巨濟曰載營魄人之生諸陽為魂諸陰為魄各有名象而藏於肝肺之間下士知之上士見之精與神相依以生而並精出入者魄也與神往來者魂也此篇言載營魄營即魂是也黃帝曰動以營身謂之魂易曰游魂為變莊子曰其魂不疲皆為魂

主經營動作為一身之運為魄則並精出入生化成變而已今百骸九竅具吾形者魄之屬也使非魄以營之則與行尸何以異乎魄不可以無魂猶月不可以無日魄待魂而成營月待日而生光此言魂之用而曰營言魄之體而曰魄也載謂以形載也形車也魄與魂車之積也世固有載魂不載魄載魄不載魂有魂魄兩載之者載魂不載魄上士也載魄不載魂下士也兩載之中士也上士全陽清以浮仙下士浮仙濁以沉鬼中士則修其形者也抱一能無離乎載營魄者其事在乎抱一而已道生一一生水水生精精者一之物也抱一則與精合脫一則與精離矣精至而氣全氣全而神全神全可以制魂焉魄為上士矣夫精者天地萬物所由以生成也然精常營人而人常費之竅瀉無度至於中乾以死則其離也非精離之人自離之耳莊子曰不離於精謂之神人故曰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氣謂氣不柔致

柔謂極和此嬰兒之天也學道者能如此則氣全矣黃帝曰所謂生氣之原謂十二經之根本謂腎間動氣也蓋人身口所出入手足所動作皆五穀所養五畜所益五果以助五菜以充醪醴以滋芳草石藥以補瀉和調灑練入脉以為榮深疾滑利循皮膚以衛皆生氣之別使而已其母則守於腎間萬三千五百之息襲此母故也流於知欲則此氣不專而柔喜怒哀樂形其中少壯死老形其外七尺之軀猶糞壤也

○嬰兒未知牝牡之合則氣可謂專矣終日號而嗔不嗔則和可謂極矣蓋人委伸和以生而所由以乖戾者不能專氣而反暴之故也全氣之妙理故如此所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是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心藏神心譬則鑑也神譬則谷也窮天下之理於一照者心而已然能以神照者其晦冥深眇宜有道焉故曰玄覽人心本自玄覽孰垢使之不明孰礙使之不曠哉惟不能勝物則精離氣衰而神去之神去之則

昏厥中物之皆垢也物之皆礙也如人夜行一無覩若此其明也亦自洗之此其曠也亦自去之耳然則玄覽之病非由外至也蓋惟聖人能不假滌除而神照自然非學道之事也莊子所謂達之入於疵也此章以全精全氣全神為學道之根故無離以言養精如嬰兒此言養氣無疵以言其養神也愛民治國能無為乎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愛民仁也治國政也王侯之事不能無為規以芻狗則得之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成人者必因天道故此言天門莊子曰天門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蓋天道主變愛民治國因諸天而已何事於雄成乎不得已則亦應焉而已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白知也四達無不知也知自為與為人則可謂知無不知也不退於客能無知以舍其聰明則魂魄將恐無以載而精神氣將恐無以全庶幾千二百歲而形不衰可得乎生之畜之生之道也畜之德

也謂如上言則非體道德者不能故也生而不有我生之不我有之不我有之則我生非我有也為而不恃生而不為則生理絕雖為矣從而恃之則復喪所為焉長而不宰我生我為足以長物矣無我有長之至也是謂玄德以玄為德安能不有之恃之宰之哉能不有之恃不宰故謂之道也既為既長則道降為德故謂之玄德也玄德者上足以該道者也前章言身退之事而冀親乎身故次以載營魄

○劉驥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魂陽物也魄陰物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陰者陽之配亦陽之賊故以魂載魄而營之使其陰陽調和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然豈他求哉一以致之而已一之為物不二其生物不測非陰非陽不離陰陽可以調和陰陽故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聖人抱一不離心無一物渺渺冥冥之內其間守神杳杳凝凝之內其神自真專氣而不雜致柔而不暴所以如嬰兒也嬰兒居

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終日視而目不瞬終日號而嗑不噎和之至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則滌除萬念而玄覽妙理何疵之有此老氏方言其反本而繼之以愛民治國何也蓋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聖人以心為君以身為國以氣為民無為而尊君之道也心無為而尊於上萬氣自行百體自治保氣所以愛民全形所以治國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愛民治國能無為乎無為則無不為天門自開地戶自閉天門者精神往來之所天門開闔則神能出入可坐於一席之間神遊於無方之境然神遊不已則神有所不及所以欲其靜而與陰同德也故能為雌乎元神既靜真性自明可以鑑天地可以照萬物然用智不已則智

有時而困故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所謂聰明聖智守之以愚也慧而不用實智若愚定慧相資知恬交養與天地同其體與造化同其功其道可以生萬物其德可以畜

天下故曰生之畜之生之而不有其功為之而不恃其為長之而不為之宰此經所謂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貨萬物而民不恃也

趙實庵曰初起根宗金火奪形載管魄識

天時之有限知外物之無常去彼取此有長生之道焉故繼之以載管魄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者相求之物也一身之神曰魂與魄魂魄者相交之道也魂為陽魄為陰魄資陽而生魂因魄而立魂滿而魄生魂消而魄入乃日月往來之數陰陽消息之期茲天之常也書曰哉生魄謂月也生明於東哉魄於西謂一月三十日五六之數也後晦三日前朔三日除六日也上下二弦四六二十四也前後六日合三十日也自初生至上弦有滿之漸則曰魂自十六轉巽位有缺之漸則曰魄漸缺幾晦魄乃亡也是時太陰在艮與日合氣震來受符以鍊生魄至于三日哉生庚地此乃載管魄也雖謂之魄其實魂也謂其

有質質自陽來今謂之魄者月屬金也金主肺肺主魄從其體言止云魄也方其生明於西而望東是金奪火也東方木木主震木生火火為陽木為肝肝者陽中之陰肝主魂為陽陽屬火是金得火而成形自初三至望魄中魂滿乃具乾體乾之六位皆言九九陽也陽火也月之圓也乃具乾體金奪火形即四九生金九居離位虛以象月故離為中女女乃象陰又震受庚符西方之坤一變成震三日當初九也八日出辛再變成兌乃九二也至十日乾體既成滿甲東方乾主六甲飛龍在天九三之位蓋陰陽消長見於月也一月三十日三百六十時應一年之數也煉丹必先火候火有從天而得故卦為天符火記取易為准六十四卦乾坤坎離不預焉止六十卦朝屯暮蒙為首前十五日進至大壯終焉退十五日自晉至未濟終焉火候之進退氣候之推遷以日為准見乎太陰之圓缺也上弦則進下弦則退經載管魄為虎龍

交合嬰姪奪神鍊成玉液藥苗初新初九
 進火慎護之時不可差失故抱一也脫之
 則亡失之則死使確乎不可拔至于陽胎
 下投其息自任道乃成也故經不言數而
 言數不言藥而言藥鉛汞之理盡在此矣
 次甲丑養六一馴致金虎抱一能無離手
 六易者道也易之字日月合體未合則無
 陰陽既合則配水火此天地自然還丹也
 自然還丹天地固有抱一不脫此言抱
 者謂人不得同天地之自然以水火金三
 物託於易象以奪自然之氣運變爐鼎修
 成至藥故法天地自然以人言之故抱一
 能無離乎是未許之詞也凡人言抱一執
 為一邪以一為有數或者曰屢乎數也一
 為有迹或者曰泥乎迹也當滅其一以證
 湛靜此皆滅法而非生生變化之道也故
 太上曰能知一萬事畢不能知一無一之
 可知此妙言也以數言之因一有二因二
 有三以氣言之為始氣始即先天與道
 為體與人為命欲立命本非一而何一虛

無形散乎萬物今之抱一乃抱陽也性命
 由此而生焉列子曰易無形乎謂之抱虛
 而非虛象不可欺謂之抱實而非實道本
 無情此有無不能以自存乃道之妙也由
 是則知一即道也道即易也易即陰陽也
 故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生生之謂易言
 陰陽相生變易不窮如彼日月離合有度
 消息自然於是月之初生奪火為養一變
 而九九即九陽故抱一而不可離也火記
 曰天有象日月星地有象水火金月雖為
 金金豈有形乃西方之氣也神和子曰西
 方無金元借氣北方之氣為水水亦無形
 南方之氣為火火亦無象此真水真火也
 故仙經曰黑鉛水虎者天地妙化之根無
 質有氣紅鉛火龍者是天地之妙用發生
 之氣有氣而無質蓋人以有形之軀虛一
 心而奪天地自然之氣取金於月互用水
 火水火鍊金乃成丹也則知易為陰陽之
 體一為水火之原乾體是金資火為養欲
 奪其氣非一不全謂太陰初生即魄也非

魂不致其明魂為火非抱一不足以取太陽之氣又以金水兩半而圓滿今不言水而言火以運言太陽水也火記曰星因日月而生金因水火而成故藉三光以明至道之用非徒得象就亦忘形茲其妙乎二喜怒為戒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一者陽之始生也如子在母胎以柔守之故謂之專氣所謂聽之以氣也經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專氣之道也蓋陽之初生以有剛性當慎其初方復之時專以柔御浸而剛長過則失中乃所以致之也致取也取柔以御剛不欲以失其和也月之既望金水兩半上弦如繩平而直也不可差勝和理出於性性與情合陰陽之道焉金之得火體變為乾乾轉異方變體歸坤五能養一母立牝基經所謂而貴求食於母不可不致柔是故如嬰兒無廢暴之理也三深明色空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心化而為性利欲之情泯迹而不見性隱而心生妄想之緣觸塗而擁底欲窮道要深察天機外

境未忘邪心愈勝蓋大道在虛心而得天機斯澄淨而明原夫一自無生匪雖然而無由索隱乾從坤變須智徹而可以觀微句嗜欲之昏理乃天機之蹇淺滌除二字務在剷心玄覽之功必先忘己所以水漸流動海空天空潔雪精神疏明究竟非玄不覽惟道是從此榮越問衛生之經顏回契心齋之妙四字言治道愛民治國能無為乎經之大旨在治身治家治國治天下疏之所歸在性宗命宗常道輪貫玄顯單修齊修不能會之則分流以理達之則一。致此篇初言載營魄其理在日月往來交合火候藥物進退次以專氣致柔滌除玄覽皆原性命之本至此忽言愛民治國言涉世法何支離邪不然以一身之言心為君也血氣猶民也心淨神和神和則榮衛周流而血氣條達陰陽四時自得其序不馳不驟是猶愛神貴氣一心融和而致無為之道也靈樞曰天地潛冥六元自經此天之自然無為以至治世之道以民為本

愛之則子來利之則奮至誠而服之悅而使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陶陶焉居仁壽之域豈有為哉所以與陰陽合用天地同功其於治道又何間焉五調御剛氣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柔者不能剛雄者不能雌性也能柔能剛知雄守雌道也一於性而不合於道非聖人也聖人動與道合用與道同莊子曰天門者無有也以無有為開闔則不見為雌之義夫天門者乾也乾以六氣言之至巽己為天門以八卦定位言之戌亥為天門巽為地戶即坤也乾至己為純陽可謂雄也而居坤位是不離於雌也當剛之時與柔合德豈不曰能為雌乎戌亥乾之位自午分六氣亥為純坤乾居坤位得非為雌乎此乾坤自然之理故東南巽陽氣所出天門開也西北乾陰氣所入天門闔也又自東辟至己己乃未也未為人門所以巽為地戶非特正未是也至於人用之亦然凡言能與不能化性而入道也蓋營魄為月坤主月也非鍊四象而

入中宮燉蓋道能生物雄則獨陽不生託乎陰陽以生為義故取其母經曰有名萬物之母是為法則陰陽以月為准一月之內自朔既晦乾坤互體而成其道月之初三日再生震震受庚符坤一變為震八日變丁坤再變成兌十五日變乾十六日轉巽乾之一變十六日出辛二十三日乾再變艮平明出丙三十日甲地喪明三變坤沒乙至于晦陽德以虧會陽於艮資陰以養日月煉形陰陽相奪月得魄而生庚日得魂而告朔俱自艮始艮為門闔莊子曰出入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夫乾坤者畫卦則顯象不畫卦則象安在焉六陽為乾氣之變也六陰為坤時之行也乾復變坤乾何有也坤復變乾坤何存也不一其形且何定位一出入物自乘之故萬物出乎無有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六脫落知見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智者自知也見者自見也自知者有所悟因知而發天光自見者有所明因心而探

妙本見無所見洞然通照非徒無法也而法法無遺焉陰陽之變化日月之交合乾坤之互用出入之有無了乎一心曲盡其妙則可謂明白矣夫智以自知在內而不_在在外也見以自見在己而不在人也若以智為謀所謀在物非盜機也以明為見所見在事非了知也當用其光而復歸其明豈可昭昭然如揭日月雖自知自見亦不可以知見自知也楞嚴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解脫知見即為真如聰明其可不誑乎言辯其可不忘乎則知至人之心知之而不言而言者不知矣後總言妙用一功用_在在物生之畜之道者天地待是而後生日月者萬物待是而後作陽唱於始易曰首出庶物是也陰成於終無成有終是也萬物由之以生以化故道為物之母生之也德有成之理畜之也非道無以生非德無以畜畜養也物在天地之中道乃涵養之也又曰畜以聚之然一性之大道以具矣非德成之性或虧矣此篇自載管

以至抱一專氣滌除愛民皆自有為而至無為也何哉天地有自然還丹之道人法金火修成自然之道故以無為終之又天門開闔獨守其母不浮不動若無知者則道盡於此矣魄營則生之成魄則畜之為而至於不為知而自為不知則還全之道生而不為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有無為功焉夫無為則道之妙也二不居其功生而不為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此三句義重明無知字也夫學道者初貴乎忘物次貴乎無心所謂金丹之道與天同功雖存師法而畢竟執天之行不可拂其自然之理也然不可不知不可不為知其至要則反乎無知始於有為終合無為金奪火也豈有取之之心取猶不取也故生而不為為而不恃者存乎陰陽之妙用也豈以其功有所恃邪此道雖用之以陰陽而其運機也陰陽不可測長而不宰言月之初及其圓成也何加手焉揚雄曰聖人以不手焉聖人宜與於斯乎三牒前言不有其德是謂

玄德是謂者牒前也總結一章之義讚嘆其微也謂前文露天地還丹之旨乾坤愛鍊之機不測其淵徒為世法豈知藥物備具火候無差造化不能隱其微體用無以出乎此陰符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乃玄德也

邵若愚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心無定名隨處而立心動則著物著物便見心心動則屬陽其名曰神又名曰心心不動則屬陰其名曰精又名曰性心向外也為視為聽其名曰魂又名曰情心向內也收視反聽其名曰魄又名曰意皆隨處立名總名曰心乃知心者載身之主無不經營本言魄者為魄屬陰陰以靜為法制心為內靜則精魄住精魄住則神魂住精神魂魄混融相合為一謂之抱一抱一雖能治二炁於黃道會二性於元宮攢簇五行合和四象此長生之術未極於道者緣心著一故也老子嘆曰能無離乎離有人無今心廓徹清靜始曰無為此名真心乃大道也如

專氣致柔者既言專氣使是用心有心則不得致柔能比如嬰兒無心乎若滌除萬境一心覽玄如王有疵能有心執玄能無瑕疵乎夫愛民治國之心經營天下之政事彰於跡有跡則有憂而能顯諸藏諸用而無為乎天然機解之門心也開闔應務之際能隨順物情而為雌乎心本淨明潔白四方通達緣染知見情解至凝不能虛靜能無知見乎夫一者攀緣之本生滅之根既有一繫著即非無為之道能離抱一之跡方合於玄德玄德者生育之畜養之夫主之首道而不見其有為之者德而不見其恃至於長成而不為主宰是謂玄德故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若無心得一而鬼神報此之謂也

王志然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至人以體性抱神為入道之序以寂然至無為體道之用夫載營魄者以雌靜為體柔伏為用控適制御必待陽魂為之配魄則依形而不能靜不能動者也魂則載形而能動不能

靜者也。離合自然，唯神是主，亦猶車之有輪，款輻雖具，何因自行？當其無車之用，方其用也，是須更不可得而離之。故曰：抱一能無離乎？嘗試論之神不一，之謂罔精不一，之謂兩由物而之於罔，兩何靈之有？蓋以人之有生，不明此道，自喪已靈，殆其將啓手足之際，精華耗散，魂魄悠揚，魂必隨識而散於空，魄則隨屍而沉於地，舉皆不得其歸真之趣。與夫靜曰復命之說不可同日而語。施有吾曰：精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莊子精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則道全。三者既全，所謂形精復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心志久寧，天光自發，學者所患乎有學道之心，無學道之質，有學道之質，無學道之心，爾畏所失者，失其所以治心養性之本。故老子設問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喜怒不形乎？色好惡不入乎？心諸境對忘不立，一塵何疵之有？身猶國也，國猶身也，未聞身治而國不治也，國治而身不治者也。始於有為，終於無為，外雖從於

有為之末，內必保乎無為之本。故曰：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大易以乾坤為門戶，谷神以玄牝為門戶，天地陰陽卷舒，啓閉出入，開闔不失其時，人之有身，不失其為天地陰陽之用，每順乎天，未嘗違天，每下於物，未嘗先物。故曰：天門闔闔，能無雌乎？聰明智慧，大丈夫之能事，達則兼濟天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遷怒，不二過，盛德賢貌終日如愚。孔門弟子顏淵一人而已，黜聰明，墮肢體，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大白若辱。明道若昧，故曰：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若然則，衆德妙行，大備於我，是將為造物者同功，道生萬物，其在我也，生之畜之，何難之有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私愛私利之心，故生不有無，自矜自伐之心，故為不恃，無小智小巧之心，故長而不宰，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孰得而稱之？偉哉！道足以利物，德足以利人行，足以利己，而又能不自有，不自恃，不自宰，所謂人貌而天天，德深矣，遠矣。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五

廣矣大矣人侔於天而不謂之玄德而何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六

讚五

發達大師常懷路名如觀投點觀事劉世水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載營魄章

黃茂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動也
魄陰也陰屬形形本不能動氣載之而動
人能習使氣不離其形是謂抱一不言氣
者唯此為可以生無有二也專氣致柔能
如嬰兒乎能抱一矣久而自能忘形而專
養乎素故不言形凡人所以與物爭者累
於形也能忘其形歸於嬰兒則無爭之之
患故曰致柔柔者生之徒滌除玄覽能無
疵乎夫至此併與形氣而忘之矣洗滌其
心慮盡垢除等於太空豈復有疵愛民治
國能無為乎夫學道而至於無為豈一日
之積哉抱一矣致柔矣玄覽無疵矣然後
可以至於無為儻未能是而強欲至於無
為之地夫是之謂坐馳去道益遠國辟則
其身也民譬則其神也愛民治國與其身
同天門開闔能無離乎天門顯門也今嬰

見腦顛中開闔不住修真至此可以上通
 天道故謂之天門雖與牝同明白四達能
 無知手無知者無所不知猶人開眼而視
 無所不見何嘗曰吾有見焉有見有不見
 謂之眼病有知有不知謂之心病自抱一
 凡六進而後至於無知是以齧缺問於王
 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良有
 以也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經凡兩言此
 矣前者所言道也今之所言德也道降而
 為德德之妙者復與道合故謂之玄德
 程泰之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手一者總
 萬之名也方喜怒哀樂欲發而未發聰明
 知慮欲形而未形管萬為一精粹無雜即
 由道出一之初也道一而已本道而著諸
 事其可名以德者則固異於道矣由所得
 之德而分仁義禮智信以名之則原遠而
 末益分向之著迹而全者今遂列敵為五
 而五之支裔又有不可勝數者焉故老子
 薄之而為之言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
 仁義禮也夫其謂失者非亡逸之謂也去

本轉遠則命數愈多益與一庚也是以老
 子之所最貴有存乎妙微混同之初而伊
 尹自言其得則亦屬乎德善克協之地也
 稽合初終率皆準一以為之則也列子之
 論多岐亡羊也曰惟反同歸一為無得喪
 莊子曰德總乎道之所一曰總曰歸則皆
 從夫命復也故此之體道必以抱一為首
 也人之神氣為魂形體為魄月之質不受
 日光者亦命之為魄此之營魄即易之遊
 魂而對出者也遊者能輕揚入出而營魂
 之管則如營舍屯聚然有所拘制而不能
 自主其運動矣故形神之或升或降最為
 一身機要也神能載形則趨向施為惟我
 所運若神之不王反為形體之所屈伸則
 衰矣今也以神為車以形體為物車行而
 物乘其上是其神已能載形矣人而能此
 則意之使形如車運物欲東而東欲西而
 西惟所欲之有聽無拒以之抱一殆不難
 矣特不知其於載形而抱一也能終不舍
 去以否焉耳故乎之手之者疑之也以疑

辭審諗末者使之術以自省也故莊子論
 衛生之經曰能抱一乎能無失乎正此意
 也凡此章皆為望道已見而守之未堅者
 言之也若抱一而能不離致柔而能如嬰
 兒直與道一矣若使老子從此地真言則
 疑辭當為決辭矣凡此章下文設乎以示
 疑者其義皆類此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
 乎列子之形容嬰孩也曰氣專致一和之
 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言其生厚而未
 遭於物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
 心者也言其雖已交物而不忘其初也合
 二者而言故惟常德不離者為能復歸於
 嬰兒也人之將有為也氣實奉志而行焉
 其於致志如風之暢達寒暑也苟惟氣不
 他用專以致柔及其致之而至則和不傷
 物者復矣特不知其能及此否耳濂除玄
 覽能無疵乎玄者窈深不測之謂也玄孔
 玄德玄同玄覽皆從窈深而形容其地也
 覽者以瞻視言之也冥冥之中獨見曉焉
 是其見之窈深者也是見也人皆有之惟

2

其心源不清隨物而往則耳目之官且復
 蔽翳而何曉之能見也哉南榮趯之問老
 子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
 能自見老子略舉性情之本以警之趯遂
 有寤於是退而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
 十日而復見老子老子嘉其能自灑濯也
 趯之問者目力也而老子所告則性情也
 趯能灑濯其性情則蔽翳自去得其本矣
 故夫濂除玄覽者非致力於目也究其何
 以致翳從而灑濯之則凡其可以見曉者
 還復其初矣復初而其覽玄矣愛民治國
 能無為乎愛民治國必有具以行其意乃
 能有成則凡立政立事皆其具也既以有
 具而又戒其作為者莊子固嘗明之矣曰
 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其在宥之說
 則黜聰明屏實罰順性命之情而安安之
 從容無為而萬物不累焉有超乎紀綱法
 度之上者矣此其所謂無為者也故夫務
 因循者則不能以有為而求治甚力則常
 失諸多事故此之致戒猶曰孰能愛民治

國而不至於出意作為也乎夫任理無作則後章之治大如烹鮮者是也是其所以得云無爲也天門開闔能無雖乎莊子嘗指宇宙萬物生死有無出入之地以爲天門則是天之天門也又嘗論道之不可言傳者而曰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不開矣則又以人心爲天門也天之天門既爲生化出入之地故人之天門亦其天機出入之所也造物者之翕張陰陽迭運生化也是爲能制天門之出入者也人之涉世能謹存亡於操舍嘗當否而迎拒則一身之天門亦能制其開闔矣存養至此固已蓋天下而出其表尚能當可而動不爲物先豈不益善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則無所蔽障白則不至黜闇四達者無門無旁四皆通徹也所謂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介然之有唯然之音來于我者我必知之是明白而能四達者人之能及乎此也患在銳於用智無事則太察遇事則太鑿也若有得乎道則不然矣未嘗有

見也而見因物生著龜之智水鏡之明皆其則也苟其持養未及乎此則聰明睿智而愚以守之或能不暴其有也乎生之畜之本無而狷有故得云生如道生一一生二者是也因其已生而堅疑之則爲畜如以畜其德者是也凡此章所指自抱一致柔已下皆其執德而求復乎道者也一柔元達之求以德言也無離無疵之是莫則求復乎道也載專滌除之類所以致其德也能致則能生矣一柔元達於我乎居則其能畜者也孝悌之生仁可欲之生信也皆其所謂生也仁既生矣而有以樂之使不去善既信矣有以充之而至實則生而又畜之謂也生而不有本無也而我爲生之願不肯攬爲己有此體道者之高致也前之生畜以成德也此之不有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不居其成者也爲而不恃莊子所謂當而不自得故不恃也長而不宰高出其上而默運之不明施其宰制之方也若真付之不宰則孰幹其柄是謂玄德

前之八乎而八疑者慮其未能有及也苟皆確乎能之則其德備矣備此八德而又將之以不有不恃不宰則其為德窈然幽深矣故揆諸衆德而此獨為玄也德者道之著乎事者也非與道異也謂失道而後德者惡其迹之著耳若上德不德則其迹藏而深矣故凡言玄德者其名固不離德而其深與道等矣莊子設為孫扁問答曰至人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彿乎塵俗之外適適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何假乎天之怨哉於是從其揭日月者對觀而反求之則玄德之地可想矣論後章之言道生德畜也又極諸不有不恃不宰者正此章之復出而詳盡者也而有異焉此章道徳之在人者也後章則夫人文具也於是老氏之言有及乎天地聖人者或時不加別異察而言之以示天人無二致也此又其一書之通例也不可謂言天則專於天言人則專

2

於人也
朱紫陽曰屈子載管媿之言本於老氏而楊雄又因其語以明月之盈缺其所指之事雖殊而其立文之意則一顧為三書之解者皆不能通其說故今合而論之庶乎其足以相明也蓋以車承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則古文史類多有之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載韓集云婦人以孺子載蓋皆此意而今三子之言其字義亦如此也但老子屈子以人之精神言之則其所謂管者字與陵同而為晶明光炯之意其所謂媿則亦若余之所論於九歌者耳揚子以日月之光明論之則固以月之體質為媿而日之光耀為魂也以人之精神言者其意蓋以魂陽動而媿陰靜魂火二而媿水一故曰載管媿抱一能無離乎言以魂加媿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載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媿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屈

子之言雖不致詳然以其所謂無滑而魂
 虛以待之之語推之則其意當亦出此無
 疑矣其以日月言者則謂日以其光加於
 月魄而為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也
 故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魂于
 東其迺於日乎言月之方生則以日之光
 加被於魄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
 後圓及既望矣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
 東而漸虧其西以至於晦而後盡蓋月迺
 日以為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
 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
 化而成俗也三子之言雖為兩事而所言
 載魄則其文義同為一說故丹經歷術皆
 有納甲之法互相資取以相發明蓋其理
 初不異也但為之說者不能深考如河上
 公之言老子以管為魂則固非字義而又
 并言人載魂魄之上以得生當愛養之則
 又失其文意獨其載字之義粗為得之然
 不足以補其所失之多也若王輔嗣以載
 為處以管魂為人所常居之處則亦河上

之意至於近世而蘇子由王元澤之說出
 焉則此二人者平生之論如水火之不同
 而於此義皆以魂為神以魄為物而欲使
 神常載魄以行不欲使神為魄之所載洪
 慶善之於此書亦謂陽氣充魄為魂魄能
 運動則其生全矣則其意亦若蘇王之云
 而皆以載為以車承人之義矣是不唯非
 其文意且若如此則是將使神常勞動而
 魄亦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沉溺之
 累而窈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為強陽所挾
 以馳騫於紛拏膠擾之塗卒以陷於眾人
 傷生損壽之域不自知也其於二子之意
 何如哉若其說揚子者則皆以載為故固
 失其指而李軌解魂為光尤為乖謬至宋
 賈之司馬公始覺其非然遂欲改魄為腦
 則亦未深考此載字之義而失之愈遠矣
 唯近歲王伯照以為未望則魂為明所載
 似得其理既而又曰既望則明為魄所終
 則是下句當曰終明而不當為終魄矣以
 此推之恐其於上句文義之鄉背亦未免

如蘇氏王氏之云為自下而載上也大抵後人讀前人之書不能沈潛反覆求其本義而輒以己意輕為之說故其鹵莽有如此者况讀楚辭者徒玩意於浮華宜其於此尤不暇深究其底蘊故余因為辯之以為覽者能因是而考焉則或沂流求源之一助也

唐秋園曰載管魄至是謂玄德能為章謂人能有取於無知無雌乃能終始相忘於無事也廣推愛惠以安民治國者吾能使之不知其所自來天玄也雌牝也天門開闔而能使之不為雌牝隨聲以相應和此心已各明白四達而能使之泯其知識終始相安是能無為而無不能為矣

張冲應曰載管魄抱一至是謂玄德魂屬於肝魄屬於肺魂以天之炁而為魂魄以地之精而為魄人有此身包載其魂以管守其魄也有能抱天地純一之精炁交感相生不相乖離則專氣致柔而精化為炁陰消陽長而魄寧魂清寂然其中神如嬰

2

孩塵垢除滌無所採雜耳聰目明所覽玄矣安有疵病其身哉推而用之以之治國則屬我之精生民之炁而愛民治國自有不可知之妙反而行之天門開闔則百竅不塞而雌魄化為雄炁雌魄不可得而亂地戶潛通則不言而化行明白四達而道滿天下人有不可得而知故曰生之畜之謂之真炁既生則加畜養之又曰生而不有謂炁生矣不可有虧耗之失又曰為而不恃謂精化為炁不可恃其已化而起彫害之心又曰長而不宰謂之生而必養之養之而又加愛護之母容宰割其炁以害其生則其玄我得之矣是謂玄德張靈應曰人有此身得天之一而有此元炁得地之一而有此元精于時而一陽初動午時而一陰初生把握得此精不失炁不損這我神如何得而不宰也藏精養炁工夫只在子午一升一降時抱負得意却從漸而入自然日積成功

白玉蟾曰載管魄安心抱一能無離乎

善處去來專氣致柔純清絕點能如嬰兒
 手混然一片滌除玄覽無心於事無事於
 心能無疵乎身心如一愛民治國怡神養
 氣能無知乎無念無為無思無慮天門開
 闔心地開明能無疵乎一而不二明白四
 達一理燭物冰融月皎能無知乎終日如
 愚生之畜之一心所存包含萬象生而不
 有心同太虛為而不恃智周萬物長而不
 宰泰然無我是謂玄德
 廖粹然曰載管魄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抱
 一靜心能無離乎道不可須臾離專氣致
 柔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能如嬰兒乎返歸
 童蒙無欲無為滌除玄覽不見不聞內外
 清虛能無疵乎故無病患愛民治國人主
 以道愛天下吾亦愛神而守神能無為乎
 故不妄作天門開闔頂門辟破陽神出入
 能無離乎陰鬼自消決無魔障明白四達
 神光烜赫流盼八方能無知乎自然而然
 不得而知生之畜之道自生我德亦成我
 生而不有返本歸根忘形忘我為而不恃

施恩於我不望我報長而不宰長我成我
 故無害我是謂玄德所謂有道德自成矣
 陳碧虛曰載管魄抱一能無離乎道家以
 陽神曰魂魄樂其生陰鬼曰魄魄好其殺
 魂則遊魄則靜白虎通曰魂者云云也管
 者管管不定貌故謂魂為管也舊說曰載
 乘也管魄也又謂管護陽氣也夫魂為陽
 精魄為陰靈陽精喜動遊故仙書有拘留
 之術陰靈喜浮感故仙書有制伏之法使
 其形體常乘載陽精陰靈抱守太和純一
 之氣令無散離永保長年矣夫道之抱一
 如鑑之含明明豈離鑑乎此教人養神也
 今解曰能無離乎者老氏審問之辭也猶
 如說戒曰能持否之例是也夫人欲要抱
 一之術當能心無散離乎若無散離者即
 是乘載魂魄抱守純一之道也能如嬰兒
 乎下皆以此義釋之專氣致柔能如嬰兒
 乎舊說曰專一也任也氣者沖和妙氣也
 又自然之氣也夫人卓然獨化稟自然沖
 和妙氣氣降形生自無染雜若乃專任沖

妙知見都忘使氣自純和形自柔弱不為
 衆惡所害是得嬰兒之全和也此教人養
 氣也今解曰能如嬰兒乎者言人欲專氣
 致柔之術當能如嬰兒純和乎若能如嬰
 兒之純和即是得專氣致柔之術也滌除
 玄覽能無疵乎舊說曰滌洗也除遣也理
 也淵覽心照也疵瑕病也夫人當洗滌塵
 垢除遣五情內外清虛心照萬事瑕疵之
 病瑩然不生此教人修心也自此上三事
 約人修身自此下三事勸人治國也經曰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天下其德乃溥也
 今解曰能無疵乎者言人欲要洗心除垢
 冥察內外之事當能自省已躬無有疵瑕
 之病乎若能無疵瑕之病即是滌除玄覽
 之法也愛民治國能無為乎舊說曰愛民
 者當愛民如赤子臨政不可苛虐賦役不
 可傷性治國者當務農簡事使民各遂其
 業而安其生斯無為之化也今解曰能無
 為乎者言人君欲愛養萬民今不傷天性
 治國務農使無繁細當能清靜無為乎若

能清靜無為即是愛民治國之術也天門
 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自然之門也自然
 生太極太極生天地天地生陰陽陰陽生
 萬物死萬物生死由之而往來故謂之天
 門開謂散施闔謂歛歛開則生成闔則衰
 滅雖生萬物而未見其生者雖死萬物
 而未見其死者生生死死而莫見其形
 得不謂之自然乎能體自然者其唯大人
 乎夫大人量包宇宙氣含陰陽所為雌靜
 則生死王衰不入于胃中雌靜者自然之
 妙用也此戒治身治國者當以雌靜是守
 舊說曰天門者北極紫宮之門也天有北
 極星在紫宮之內宮內又有五帝迭相休
 王故門有開闔也闔則為泰闔則為否故
 春時青帝門開餘門皆闔四時之例如此
 且五運終始曆數之變興廢不常唯聖人
 知天知命常守雌靜則不為變動所傾故
 永享元吉也或以治身論者天門謂鼻口
 也開闔謂喘息呼吸也言人雌靜柔和則
 氣息深遠綿綿微妙致其精神恬然自在

無為也今解曰能為雌乎者言天門開闔
 休王者乃曆數之常唯能雌靜謙下故陰
 陽不能移寒暑不能變也明白四達能無
 知乎舊說曰明謂慧照也治身者雖有慧
 照之心聰明通達若無見聞治國者其德
 明白如日月之照四達海內當塞聰蔽明
 能如無知使天下百姓日用不知是謂有
 道今解曰能無知乎者欲得智慧明白四
 達天下者先須收視反聽當能常守無知
 乎若能無知者即是智慧明白四達之原
 也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言修身治國能
 行上六事即如道之生物不塞其原任其
 自成而已德之養物不禁其性全其素分
 而已夫萬物卓爾獨生聖人豈有乎哉羣
 類各自營為聖人何恃乎哉且物自長養
 聖人安所主宰乎哉斯乃忘功忘物洞入
 冥極是謂淵德也王弼曰淵德者有德而
 不知其主出乎幽冥也
 謝圖南曰載管魄至無離乎書曰哉生魄
 指月十六日也月自既望之後魄生則明

死陰初長也人之一身魂為陽而魄為陰
 當陰生之時魄方營營求進而能守一不
 離則不為陰所勝矣一者天之玄也陽也
 施之國家則小人不得以勝君子同一道
 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黃石公曰柔能
 勝剛弱能勝強養身之道以柔為本其氣
 不專則強暴之陽得以間之當如嬰兒之
 未孩柔之至也人之多慾必為強陽所使
 不可不戒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經曰聖
 人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則玄覽之謂也垂
 旒蔽目不欲目與物交蓋外交乎物則內
 心從之修身之道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滌
 除其外則接乎吾前皆玄微矣無疵者人
 欲不得以間天理也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修身所以為治國乎天下之本內心清明
 不為嗜慾所奪則以之愛民以之治國可
 以為無為事無事矣堯之非心舜之恭已
 皆此道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經曰塞其
 兌閉其門終身不勤天門指在上乾宮也
 雌陰也天門開闔貴有常度而陰邪之氣

不得以聞之則吾身理矣施之國家則開四門而小人勿用者是也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視非以目而以道則明可四達疏通無蔽而物來能名也私欲間之近在目睫且不及見而況於遠乎能無知者不求知也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此十六宜可以有知之乎關尹子曰一清冥為聖人生之畜之至玄德人偽既銷天理自長施之吾身則積善在身日加益而不自知者也施之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在生育長養之內而未嘗以功自居此所以為玄德玄天也宰主也蓋嘗論之陽之有陰陰之有陽不能免也而聖人常欲進陽而退陰豈非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乎陰在吾身則足為吾身之累小人在國家則足以為國家之害治身治國無二道也是故無思無為而不失赤子之心不識不知而盡屏外邪之氣則一身可以優游矣推之天下國家復何為哉茫然天運窈爾神化蓋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豈非玄德乎舜之

天德出寧文王之順天理物其謂是乎林慮齋曰載管魄至是謂玄德管魄也神也魄精也氣也此三字老子之深意載猶車載物也安一載字在上而置管魄二字於下如謎語然魄以載管則為眾人管以十七載魄則為聖人合而言之則管魄為一離而言之則魄管為二抱者合也其意蓋曰能合而一之使無離乎將離而二之乎故曰抱一能無離乎此六字意亦甚穩正要人自參自悟也嬰兒未有聞見則其氣專致者極也柔者順也能如嬰兒專氣致柔則能抱一矣故曰能如嬰兒乎此老子設問之語也蓋曰人能如此乎此下數句皆然蕩滌瑕垢而觀覽玄冥則必有分別之心無疵者無分別也雖蕩滌瑕垢而有不垢不淨之心則能抱一矣有愛民治國之功而有無為而為之心則能抱一矣陰陽闡開有雌雄交感之理而無雌雄交感之心則能抱一矣天門即天地間自然之理也此亦借造物以為喻緣此等語遂流入

修養家或有因是而為邪說者誤世多矣
明白四達無所不通也而以無知為知則
抱一矣生之畜之言造化之間生養萬物
也造化何嘗視之以為有何嘗恃之以為
能雖為萬物之長而何嘗有宰制萬物之
心如此而後謂之玄妙之德此章之意大
抵主於無為而為自然而然無為自然則
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以魄載神此
聖人之事以魄載神則着迹矣老子一書
大抵只是能實而虛能有而無則為至道

從說橫說不過此理

范應元曰載管魄抱一能無離乎管魄魂
魄也內觀經曰動以管身之謂魂靜以鎮
形之謂魄河上公曰管魄魂魄也魂屬陽
魄屬陰一者道之一也謂身載魂魄抱道
之一項刺無離人能之手專氣致柔至能
無疵乎專者靜定不撓之義疵黑病也夫
嬰兒氣專而和柔謂不撓其炁以致和柔
俾常如嬰兒之時人能之手心不虛則不
明不明則不通謂滌除私欲使本心精明

如玉之無瑕疵鑑之無塵垢則冥觀事物
皆不外乎自然之理人能之手愛民治國
能無為乎謂抱一專氣滌除等事既以修
身明心可推充此道以及人物即愛民治
國之本也循自然之理以應事物莫不有
當行之路則何以智為愛民者非區區愛
之但不害之即愛之至也治國者非區區
治之但不亂之即治之至也人能之手天
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以吾之心神出
入而言也心神本不可以出入言然而應

物為出應已為入出則開而入則闔不可
不如是而言也莊子天運篇載正者正也
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成玄英註
亦云天門者心也雌者言其主靜而和柔
也亦感而後應之義河上公并蘇註皆作
為雌一本或作無雌恐非經義蓋當經中
有知其雄守其雌也理亦當作為雌謂吾
之心即天之心當於一動一靜之際常為
雌柔使神氣和順則陰陽之炁一開一闔
亦和順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白虛也

四達通也謂此心虛明坦白四達皇皇感而後應而常虛無以私意為之人能之乎蓋此心無為而無不為也無為是本無不為是末然本末一貫得其本則以一行萬而逐處皆是通乎末則會萬歸一而無時不中但人當守其本則末自歸一爾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畜養本也蓋謂萬物皆根於道而生本於德而養然生之而不以為己有為之而不恃其功至於長成而不為之主故萬物各得其所而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玄德也聖人體道而無迹大而化之是以百姓不知帝力玄之德也

薛庸齋曰載管魄抱一能無離乎文玄先生曰運載魂魄抱守真一能不相離乎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之交通也然後運載日月之精華呼吸天地之根蒂子母相守猶魚在水此長生久視之道也王褒謂聚精會神得非有所知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一養氣而致骨弱筋柔能如嬰兒乎餘除玄覽

能無疵乎能玄覽萬物之化而不能無瑕疵者猶有玄覽在焉耳若能滌除玄覽則無瑕疵矣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心君也身國也精氣民也君能無為而治則國以富而民以安其或有為非徒無益而返害也

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開闔元神所以出入也若靜而有其靜則神其室也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神室廓然無一物則明白四達矣或有所知其能明白乎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生畜萬物不恃賴其功成長萬物不宰割而用使萬物莫知所謝豈非玄遠之德邪老子之道長於治身除清靜無為之餘清深隱奧莫之能測者其惟名神載管魄乎古今解義各不相師論理性者譏其小工修鍊者失之粗疎不知此聖人之機要也文人不能騁其辭談士不能利其辯會當耳投心聽志勵力行然後可與釋其義爾

休休庵曰載管魄至是謂玄德人之靈明字之曰心曰神神俗謂之魂神氣曰魄前

因妄為勞神而氣衰今知其非息念寢幾
 營養神氣契合情冥大道是謂抱一能永
 無失乎專一真氣而致柔順能無念無欲
 如出胎之嬰兒又當洗滌玄妙見解瑩淨
 無一點瑕疵乃見了事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能任無為之道無作之德者內則心
 情氣順外則民安國治也天門開闢能為
 雌乎天者心也門者萬法由是而出開闢
 者放牧也雌者柔也玄機妙用或收善柔
 和而無剛利之害履踐相應微妙玄通廓
 達無礙而不自矜自伐兀兀然如無所知
 者三才任道而生萬物以德畜養雖然生
 之畜之而不言有其功為造化之主而不
 恃其尊萬物承恩皆得生長而不作主任
 其自然生長成化是謂大道之得也

褚伯秀曰載管魄至是謂玄德篇首載字
 諸解難通蓋以前三字為句抱一屬下文
 與後語下類所以費辭牽合嘗深考其義
 得之郭忠恕佩解集引開元詔語云朕欽
 承聖訓覃思玄宗頃改正道德經十章載

字為哉仍屬上句及乎議定眾以為然遂
 錯綜真詮因成注解此說明當可去千載
 之惑蓋古本不分章後人誤以失之道哉
 句末字加次章之首傳錄又訛為載耳五
 十三章末非道也哉句法可證今按玄宗
 道德經亦

是作載以載初解杜光庭又以運載解不
 會解亦作哉不知郭忠恕集中所出合以
 結此引用定觀經云動以營身謂之魂靜
 姑存其說

以鎮形謂之魂魂陽清而升魄陰濁而墜
 陽動陰靜互成造化二氣寄形推運不能
 反歸其根日消月殺葉去樹枯矣聖人教
 使魂魄皆抱于一者道之所生為數之
 始為物之元在人則性初是也魂魄抱一
 不離則動靜兩忘去道不遠專守其氣使
 無間斷故能致極乎柔不為喜怒所動守
 氣不專則強陽得以間之遇觸而發暴逸
 散蕩氣非形有神亦不能自存矣可不慎
 諸如嬰兒言其無知識喜怒純然一團和
 氣而已此是玄門秘密工夫世傳鍊氣調
 息法出於此多流入旁門罕得其正道本
 乎夷恬淡不雜日用虛心無為道自居之

而學者多存玄妙之見求諸寥廓之表愈求愈踈滌除去盡歸其本初道體自全何雌之有國以喻身民喻神氣能無以知手古本如此後文以知治國國之賊可證天門者萬物萬化出入於斯陽開陰闔以神其用聖人容弘此道必以雌靜為主故燭理明而應物不勞以至明白四達能無以爲乎古本如此俗行河上本愛民下作無爲明白下作無知二字正相反無以爲猶云無所爲恐聰明妨道故教令無爲已上皆治身事到此當以生物爲心生而不有其功爲而不恃其力端居物長不以宰制自尊是謂深玄至妙之德非世人所能測識也

牛妙傳曰載管魄抱一能無離乎載者再也管者生也魄者月也抱一者月之始生也夫魄消謂之月盡魄載管謂之月一蓋月之初生始有一點之明月能抱之漸而增長以至於圓滿著明也由是觀之月尚不能離乎一點之明而常抱之而況於他

乎此善言從微方成著從一方到萬夫一者道也凡天下事物何莫由斯道也孔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夫人有道則生無道則死曰生曰死在夫能抱一與不能抱一之間耳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者一也氣者體之充也蓋人生天地間呼吸往來而爲命者不過氣而已矣夫所謂嬰兒者天理純全人欲未萌及其既長感物而動人欲漸起以失其固有之良心遂致好惡無節於內聲色知誘於外由是衰相自見也人能一其志無暴其氣則其體和而柔輕而健其猶嬰而處子也列子曰嬰孩也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此之謂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滌者洗滌除者獨除玄者道也覽者觀也疵者瑕玼謂過失也言爲人之道常洗滌身心獨除外慮覽觀道妙使爲窮理盡性之人於天地之間可以無大過矣安有瑕疵之稱哉庸常論天心其猶鏡也不滌除不明道猶影也不觀覽不見是以道學君子常

加存養省察之功使無少有間斷則明德常明不復為嗜欲所昏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淪潔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汚則鑑明塵淨心服道明此則第五除玄覽之說矣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夫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故治國者必先於愛民愛民之道在乎無為也無為者不撓也如昔者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於中出於是輕徭薄賦選用良吏自是之後海內昇平人民衣食有餘外戶不閉行旅野宿此非愛民治國無為不撓之說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口也蓋口為一身之門戶人頭圓象天故以口為天門也開闔者謂呼吸也雌者雌雄也夫開闔呼吸雌雄謂陰陽也陰陽者動靜也易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一陰一陽是之謂道能繼之者善也此蓋言人孰能有呼

而無動耶有靜而無動耶故曰天門開闔能無雌乎也真定經云夫動二以為陰靜一以為陽陽一則有變陰一則守常知常悟明抱一契靈坎離交固變化自然此論陰陽不偏枯動靜等對故云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第五四達能無知乎明者聰察也白者明敏也達謂通也夫聰察明敏之人其能四通而八達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窺牖可以見天道其孰謂之無知乎夫知者謂能察四方咨四岳知四民也非明白四達之君不能知之矣如堯之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也夫君天下者以四方之耳為耳而不私其耳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以四方之目為目而不私其目則天下之明皆我之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其孰謂之無知乎此明白四達之義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生者謂生成也畜者謂長養也不有者謂不自有其功也且如天地也天地生成萬物而萬物未嘗以為天下之功如聖人也聖人仁育天

下而天下未嘗以為聖人之惠非天地無功聖人無惠也蓋功深而形不露惠博而體不顯是以蒙其功而不知其功受其惠而不感其惠於此見天地聖人之大矣向使天地聖人自矜以為功則非所謂生而不有也經曰天地不仁又曰聖人不仁此皆生而不有之說也為而不恃至是謂玄德夫聖人者為人中之尊然其未嘗矜以自恃蓋聖人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不牽手卑辭之語不奪手衆多之口故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也然聖人未嘗自尊而未嘗不遵聖人之德愈大愈小愈高愈下愈明愈晦此其所以為聖人也故云玄德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非斯之謂乎楊智仁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營魄者魂魄也當愛養之喜怒哀魂驚悸傷魄安靖則壽命延長人身如船筏屋宇能包載其魂以營守其魄使之歸一不可須臾離也出為行布為德專而無二之謂也使一息柔和抱純素而守之其性如赤子之慕慈

母若嬰兒之未孩滌除心垢不染一塵善惡俱泯心意雙亡藏其器而待其時愛民治國喻一身也治身者愛炁即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其人之自性輝輝朗朗純清絕點內則明徹外則如愚天者本性也門者收放之謂也明白四達者天之明無非日月輝光人之明一性湛然雖然德廢亦有無知暗昧者易曰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生畜之說生陰陽而畜至精向無中生有為而不自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之妙也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歟喻清中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焉齋林氏曰營魄也神也魄精也氣也此三字老子之深意載猶車載物也安一載字在上而置營魄二字於下如謎語然魄以載營則

為衆人營以載魄則為聖人合而言之則營魄為一離而言之則營魄為二抱者合也人能常合而一之則真精不散不然則一者離矣故老子痛下鉗椎而曰能無離乎如說戒曰能持否之例是也惟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知良能其氣靜而專又能柔順以致之謂無暴其氣也是能合而一之矣滌除邪妄觀覽玄冥豈無瑕疵之可指治國愛民必如文帝躬修玄默是蓋傳黃老之清靜外此則皆有作為之勞天門開闔乃精氣出入之關純陽用事雖陰也能無離乎者慮陰氣以乘之耳明白四達固無所不通矣不在乎察察以為知也毓之養之生機流動而不有其功事卒能應而不恃其長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無宰制羣動之勞是謂之玄妙之德此章是修心養性工夫中有治國愛民之方老子勉時君以無為自然之治故發為能無乎之語皆警省之言也三代而下惟文帝知之說天門者北極紫宮之門也天

有北極星在紫宮之內宮內又有五帝迭相休王故門有闔闔則為泰闔則為否故春時青帝門闔餘皆闔四時之例如此或是一說今並存之

胥六虛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人之形備載魂魄循車之載物經曰營魄不曰魂魄者蓋魂主動動者能營運一切故曰營魄也內觀經曰動以營身謂之魂靜以鎮形謂之魄抱一能無離乎者非別有箇一可抱使之不離也言其魂魄二義不一者魂則變遊無定魄則固凝不化故教之抱持為一則魂魄無偏闕之失若然者其動也一其靜也一無所往而非一何離之有哉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夫精專氣浩極致柔和如嬰兒乎者嬰兒終日不知不識溥全撲全氣專志一骨弱筋柔而握固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滌謂洗滌其嗜慾之心除謂去其好惡之情玄天也覽照也嗜好既亡天光自發照覽真源能使無一點之疵則善矣疵病也如或去之有一點不

淨乃世生沉迷之病根矣已上三節語進志於道者之要已次論國君愛民治國之道也愛民治國能無為乎愛民治國事分二義一以無為言者蓋愛民以無為則民安治國以無為則國寧夫無為者非拱默端坐也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其愛博因國之當治而治之其治大此能無為也通玄經曰夫無為者不先物為也又曰因即大作即細如欲以小惠為愛民以嚴峻刑法為治國其細也夫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天下之大本吉凶治亂之所從出造化自然之門戶也夫道有通塞時有否泰此造化自然之理猶門戶之開闔不可得而度也知者居雌靜以俟之則無不善否則作雄作偽多見其殆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人君聰明博識無所不通明白四達也能韜晦其知而委賢受能端拱重震國治而心不勞壽長而天下泰生之畜之至長而不宰人君牧民任其自生自養安於無事故曰生之畜之也雖寬之宥

之由其生養亦不以為有其恩上下相忘民受其賜故曰生而不有凡所施為無非澤利天下及其功成事遂不以為已有故曰為而不恃君者兆民之長也居民之長而宰制之令不施民知有其君而已矣優哉游哉故曰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玄天也君脩若此是之謂與天同德也
 柴元皐曰載營魄身載魄即車載物也魄識好營擾謹載之常防覆身抱一能無離心不二用則谷神活專氣致柔能嬰兒氣不從鼻散則胎息全滌除玄覽能無疵神不從眼漏則慧志圓愛民治國能無為主宰不為形體役則筋骨強天門開闔能無雌闔闔無間斷則不離母明白四達能無知精氣不為聰漏則心識淵生之畜之善於保養生而不有至是謂玄德常存其體以制其用則不矜而魄安矣故養成聖德蘇敬靜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此章老子本意只在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着意却以載營魄抱一為題營舍也魄氣

也魂神也載猶車之載物營猶舍之居人
 魄雖為魂之營舍然魂所欲行則魄無不
 從猶載之以車而行也此為魂魄合一魂
 魄二者當合而為一不當離而為二離而
 為二則有魂無魄有魄無魂人非其人而
 死矣老子遂設譬言魂魄抱一五事嬰兒
 純一柔善其氣專其柔致致極也故能使
 魂魄合而不離此純固也滌瑕除垢覽觀
 玄冥則多索疵求若滌除玄覽而不索疵
 求則能使魂魄合一而不離此無心也愛
 民治國而能以無為而為則河靜自然自
 能使魂魄合而不離此清淨也天門闢闔
 天理所從出也雌雄交感陰陽相配有其
 理而無其心則魂魄合一而不離此無欲
 也明白四達而能若無知無識則藏明於
 晦三十一自能使魂魄合一而不離此藏明也大
 抵純固無心清淨無欲藏明則魂魄二者
 自能抱一魂魄抱一為生生之源天道以
 生養萬物為心而尤以人為心生之畜之
 者天道也而魂魄相離則不能生老氏以

五事教人而天地生物之仁為無窮然天
 道生而不有何嘗自有其生之功為而
 不恃何嘗自恃其為之功雖為萬物之
 長而無主宰之心是謂玄妙之德以魂魄
 抱一為生生之本而以不有不恃不宰為
 無容心生養之恩天與聖人一而已矣
 本一庵居士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魂魄
 之義先儒辯之詳矣愚按記禮祭義孔子
 曰魄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耳目之精明
 為魄此語最為簡切朱氏謂營與葵同為
 精明光烟之意是營魄者形體之神靈也
 夫人形生神發耳目鼻口之精明皆本於
 一性釋氏所謂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
 者是也惟其為物所引流蕩忘返是以形
 弊於外識亂於內忽焉而死魂升魄降不
 可復合欲其死而不忘難矣故知道者收
 視返聽迴光返照以復一性之源載者安
 住而不馳之謂抱者保合而不失之謂一
 則性也釋氏所謂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明
 不循根寄根明發者是也寄根明發載營

魄也返流全一抱一不離也此復性踐形之要道非真修鍊形神長生久視而已專不雜也致至也嬰兒無知思之誘以動其氣故其氣也專無物我之競以傷其柔故其柔也至人之持氣尚柔者能勉於斲而不能常必如嬰兒然後為至也此二者皆反之於有生之初惟滌除玄覽乃神聖之極功蓋滌除塵垢固真見所自出外物有一塵之不盡則明府有一毫之未了惟滌除之至使吾心目朗然則洞視萬物淨者因淨穢者亦淨無所揀擇不見瑕疵是為至也治身既至於是推而治世應物愛民治國其常也天門開闔其變也易所謂一闔一闔謂之變是也為雌者和而不倡後而不先之義其處常也無有為之迹其臨變也無先物之心蓋無將無迎安乎自然而已明白四達而能無知則所謂聰明睿智守之以愚也生之畜之者德也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德之而無德之心乃德之玄也老子此章 身治國之

道備矣

拾遺陸曰載由天也發語之端也

石潭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營古註以為

魂蓋魂即月之明也魄即月之魄也月受

日光以為明魄必載魂則生而不死抱一

者魄與魂合為一未嘗離也專氣致柔能

嬰兒人賦形氣以生陽氣既感不能自制

未免流蕩而失其真惟能專守其氣而使

之柔如嬰兒之雖鯁而未嘗知牝牡之合

則善矣即下文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之意

滌除玄覽能無疵古說謂心覽於萬事易

於感物而動故必滌除外欲而無一毫疵

病可也愛民治國能無為古注謂治身者

愛氣則身全治民者愛民則國安全此兩

意能無為者以治身言則上章用之不勤

也以治民言則所謂無為而治也但何上

公本作無知却與下段同意當以無為為

是天門開闔能無雌程泰之謂莊子指宇

宙萬物生死有無出入之地以為天門雌者安靜柔弱能為雌者言陰陽闔闢雖有

生物之功而未嘗自以為能生物也即生而不有之意明白四達能無知明白四達而能無知蓋此心雖無所不知而未嘗求其知所謂不思而得不慮而知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上文載營魄專氣致柔條除玄覽專以治身言愛民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則兼以及物言此乃總下三句而言生之畜之萬物各得其所而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玄德也即百姓不知帝力之意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六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七

讚六

漢唐帝常德勝玄妙觀經龍龜事劉惟永編集
前經卷大大所書清兼振定經續修子七東校正

三十輻章

考異

河上公作無用章趙實
卷作隱顯玄彰義章也

唐明皇疏前章明養神愛氣不雜故無疵此章明利有用無相資而功立故乾坤為大易之韜轅廂成用無之質標器室以為喻存利用之結成爾

杜光庭曰愛氣養神則尚乎清靜用無利有則在彼相資資取也車器室三者皆假其有而取其無以為用也車以運載器以盛受室以居止心資外有而用中無故能成有用之功爾乾坤為大易之蘊者易繫辭也明易之所立本乎乾坤乾坤不存則易道無由起故云乾坤是易道蘊積之根源與易為川府與藏也故下文云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也亦猶輪轂輻廂為車之質轆廂毀則無以見車將明利用之因故舉三物之喻理

國者民存則有國民散則國危理身者神存則有生神逝則身滅利用之道實相資也

張沖應曰無者虛也然非虛則不能運用而化為神故曰無用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河上公曰三十輻共一轂古者車三十輻法月數也共一轂者轂中有孔故眾輻共

湊之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臟空虛神

乃歸之也治國者寡能總眾弱共使強當

其無有車之用無謂空虛轂中空虛車得

去行譽中空虛人能載其上也埏埴以為

器埏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為飲食之器當

論六

其無有器之用器中空虛故得有所盛受

鑿戶牖以為室謂作屋室當其無有室之

用言戶牖空虛人得以出入觀視室中空

虛人得以居處是其用故有之以為利利

物也利於形用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

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形之消亡也無之以為用言虛空者乃可用感受萬物故曰虛無能制有形道者空也

王輔嗣曰三十輻至車之用轂所以能統

三十輻者無也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

以實統眾也埏埴以為器至無之以為用

木埴壁所以成三者而皆以無為用也言

無者有之所以為利皆賴無以為用也

唐明皇曰三十輻至車之用此有無功用

相資而立三十輻者明造車共一轂因言

少總眾夫轅廂之有共則成車車中空無

乃可運用若無轅廂之有亦無所用之車

車中若不空無則轅廂之有皆為棄物矣

疏輻三十貫於一轂明少者多之所宗也

當其空無方有車之運用明無者有之所

利也夫道者何至無至一者也故能動植

衆類磅礪羣材適使萬殊區分成之者一

象也衆竅互作鼓之者一響則原天下之

動用本天下之生成未始離於至無至一

者也且就車而論則轅廂有質車中空無

也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轅廂之有則空無之運用息矣車中若不空無則轅廂之數皆為棄物矣故乾坤成而易功著萬化流通而道用彰是以借麤喻之用無明至無之利有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埏和也埴土也陶匠和土為瓦缶之器也疏埏和也埴黏土也注云陶匠者尚書云範土曰陶此云陶匠範和黏土燒成瓦器亦取其中空虛以用盛受物也鑿戶牖至有室之用古者陶穴以為室宇亦開戶牖故云鑿爾疏鑿穿也門傍窓謂之牖古者穴居故詩云陶復陶穴謂穿鑿穴中之土以復覆其上故云鑿爾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取其室中空虛所以人得居處莊子曰室無空則婦姑勃蹊謂爭路也爾雅宮之之室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有體利無以無為利無體用有以有為用且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將明至道之用約形質以彰故借麤有之利無以明妙無之用有爾疏有之所利利於用用必

資無故有以無為利也無之所用用於體體必資有故無以有為用也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者易繫辭文也疏自無則稱道涉有則稱器欲明道用必約形器以彰雖借喻於三翻終用無於一致爾
杜光庭曰三十輻至車之用 穀德衆輻以成輪車總衆材以成用其所用者用車之中空無之所爾向無輪穀不得成車今得成車又虛中而運載以喻人君內資輔相之謀外委諸侯之助乃能有國如三十輻之湊一轂也既有國矣能虛心體道則天下化成如車中之空也人之身也外資百體之設內仗五氣之和如輻之湊而成於人既為身矣能虛心體道則元和潛運而致長生矣此明有無利用互得相資也道之真一無色無聲衆類羣材資之以立動者五靈毛羽鱗甲羽蟲之屬也植者草木之屬也類者狀也材者質也動植材類億萬不同是萬殊也物雖萬殊而長養生成者道也道唯一象爾經曰恍惚中有象即

此真精淳一生化萬殊之物可謂少者多之所宗也眾竅者莊子齊物篇南郭子綦謂子游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然則眾竅之聲大小萬殊所鼓之者一風而已矣觀天下之動用者易繫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者言聖人有其微妙以見天下萬物動用明天下萬物生成皆稟於淳一微妙之道故云未始離於至無至一者也此覆釋乾坤成而易立乎其中俞轅廂之有成車中之空無也萬化流通皆稟道用若無萬化道用不彰亦猶轅廂為車之用乾坤為易之蘊也車者常器人所見焉假此為喻以喻妙道故云麤喻也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和土為器亦彰因有而用無凡曰器用其形萬殊大小不同方圓各異或巧或拙或賤或珍而其所用皆用器中空無之處爾範土曰陶者尚書之詞

也舜側微之時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是也列仙傳云陶公與弟子師門皆古之陶者善化五色之火而昇天矣鑿戶牖至有室之用未有居室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父子夫婦居謂之家未有寢廟亦未有家室也復者復於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焉陶者今之瓦窰也易繫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以制造宮室大壯於穴居野處之時故云大壯易言上古者言未造宮宇之前止是夏巢冬穴故制室宇以代之非是後物以替前物故云上古乃在伏羲黃帝之間也莊子盜跖謂夫子上古之人夏栖木上冬拾橡栗是也巢穴之中取其空而可居今宮室所制亦取其中空而居之故云當其無有室之用六婦姑勃蹊者蹊路徑也勃戾怒也莊子外物篇所云言室中不空蹊路湫隘則婦姑爭路而行婦合順於姑以為孝敬今乃爭路忿怒是室中隘狹無所往來以容其私則反戾而鬭爭也此謂室

隘狹不空則婦姑爭路心壅蔽不虛則嗜欲交侵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大小異制也今則禮有降殺聖人所居為宮通眾所居為家宅屋宇堂室等也論語皇侃疏云堂之內隔為內外分為房室故孔子弟子有升堂者有入室者則堂為通稱室在堂內復為分別矣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夫道之無也資有以彰其功無此有則道功不彰矣物之有也資道以稟其質無此道則物不生矣物非道不能生成道非物不顯功用亦猶車器室三者皆取其因無以利有因有用無也形而上者道之本清虛無為處乎上也形而下者道之用稟質流形處乎下也顯道之用以形於物物稟有質故謂之器器者有形之類也聖人法道之用制以為器畫卦觀象制以文字剡木為舟剡木為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強木為弧剡木為矢制為宮室結為網罟服牛乘馬負重致遠鑄金為兵揭竿為旗斲木為耜操木為耒一事以上以

利天下此皆分道之用以為器物爾皆易繫所稱此乃道是無體之名形是有質之用凡萬物從無而生眾形由道而立先道而後形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而上謂之道自形而下謂之器形雖處道器兩畔之際形在器上不在道也既有形質可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謂之器夫道者無也形者有也有故有極無故長存世人修道當外固其形以實其有內存其神以宗其無漸契妙無然合於道可以長生爾至一至無道也有象有形器也約器明道復借喻於車器室等謂三翻也其用於無皆一揆耳聖人之理天下也懸賞罰制法度垂教令明上下此皆有也若其端默為政沖靜率人不言茲化萬物自理雖有賞罰之利制度之設教令之行上下之別而不用之亦可謂假其有而用其無也斯至理也修身之道因經而悟理因悟而忘言了達妙門不執言教亦此義歟

宋道君曰三十輻至有室之用有無一致

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為體
 在無為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
 在運器之用存盛室之用在虛妙用出於
 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鑑無象因物顯照
 至人用心每解乎此故有之以為利無之
 以為用有則實無則虛實故能具貌象聲
 色而有質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天地
 之間道以器顯故無不廢有器以道妙故
 有必歸無木挽而水潤火燁而金堅土均
 而布稼穡出焉此有也而人賴之以為利
 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四時之所以行
 百物之所以昌孰尸之者此無也而世莫
 觀其迹故有用不匱有無之相生老氏於
 此三者推而明之
 王介甫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
 適有本末本者萬物之所生也末者萬物
 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不假乎人之
 力而萬物之所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
 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
 而萬物以生則是人可以無言也無為也

至乎有待乎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
 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為也故昔之聖人
 之在上而萬物為已任者必四術焉禮樂
 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惟務
 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尸
 之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
 然以為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為
 也故大抵去禮樂刑政而惟道之稱焉是
 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也夫道之自然者
 又何預乎惟其涉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
 言也人之為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
 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故在於車之
 無用然工之斲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
 於自然人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
 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
 成者蓋轂輻具則亦必為用矣如其知無
 之為用而不治轂輻固已踈矣今知無之
 為車用無之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為用
 也故無之所以為車用者以其有轂輻也
 無之所以為天下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

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
求無之為用也則近於愚矣

蘇頌演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
竭智盡物以為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
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有以施
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
其微知兩者之為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呂吉甫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車吾所
乘也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器吾

所用也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室吾所居也乘則觀乎車用則觀乎器居
則觀乎室其用未嘗不在於無其則不遠
矣至於身則不知吾之所以用者何邪故
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有有之以為用

無無之以為利則所謂利者亦廢而不用
矣有無之為用而無有之以為利則所謂
用者亦害而不利矣是故聖人入而未嘗
有物也所以為無之之用出而未嘗無物
也所以為有之之利故曰精義入神以致

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陸農師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
有無相用不可以一偏故無無則不足以
用有無有則不足以見無以有為利則或
至於止以無為用則用常至於無窮

王元澤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
凡此三物或運轉或貯盛或居處而皆以
無有為用無非有對因有有無於無之中
復有妙有不窮之用妙有之功若大有物
之有具存形質非能應於不窮者也故因
為利利陰為也雖然此有無之論耳極而
言之則無不離有有亦真無非有非無乃
真妙有也

劉仲平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
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聖人之於天下
也亦然觀其所有之利然後可以知其所
無之用

劉巨濟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
轂利轉輻直指相與為輪者也三十輻以
象月埴和也埴埴也陶人和土埴器而後

大之車器室皆以有為利者也而車之利有無室之利有大惟器之利有雖寡且少然而非假有則不成蓋凡利有者無多寡無小大無不出於有故也三十輻共一轂特為輪而已其利多如此而蓋軫輪尚不在焉故周官曰一器而二聚者車為多古者穴土為居鑿戶以出入鑿牖以通為君臣父子宗廟朝廷寢處之制皆以隱於成則利有亦大矣故易曰後世聖人易之以棟宇蓋取諸大壯器則瓦甃甍之類是也。而又其間寡有所尚數有所滋圓有規方有矩曲有鈎直有繩莫非利有也而其用則主空無而已老氏歷陳是言者以明無雖假有以彰其用不可去無以獨利故有之體壞而無之性存利用之為言合則一離則二蓋用有利有不利而以利用為善此合則一也車之利在輪器之利在埏埴室之用在戶牖而其用皆在於空無此離則二也孟子曰故者以利為本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而已無之為用於斯見矣

前章言玄德而玄德相於無故次之以三十輻共一轂。劉驥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扁鵲言人身中有五臟真氣之所會五臟各有六氣故有五六三十之會原猶車之三十輻也流轉不息通於一樞猶三十輻之共一轂也聖人知變化之樞機假有為之形體以身為爐三官為鼎造化於虛無恍惚之中如所乘之車所用之器所居之室在有為體在無為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世之昧者唯聞捨身之道未達即身之妙此老氏所以引車器室而詳喻之也是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形體毀則無以保神所以貴乎形神俱妙也聖人假有為之體鍊無為之神自有入無以假就真爾豈直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哉故次之以五色也。趙實菴曰初示無用為用祖三。一申乾坤往復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道以虛而為用未見用之功因實而方顯物以實而為體未見虛之利取虛以為容一體一用互相發明一有一無方能顯著大率無用之用理昭然無功之道妙莫測乃知實不為用虛則理通假三物以露機試二端而窺測一者丹准月法進退三十日而剝復自然矣一為轂一雖有而不用三十為輻一月之數咸周此則以虛運有非轂則輻無所安猶之以道御時非日則月不生體陰虛待實借晦朔以成明陽實函虛養蟾蜍而孕魄此修丹者取乾坤往復明有無之利然爾故道本無象而丹生自然引轂輻彰五六之宗陳有無為利用之本是知道者虛而應萬物之用實則礙而不通故明無之以為利有之以為用輻與轂車之成體也輻之用在轂虛以運物若使轂實輻孰安焉又云車上屋也當其無者謂轂之虛處也以輻實空車斯用矣至于運載不已則車之利始存焉是以有者為利無者為用二指以擬埴埴

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埴埴者埴和土埴黏土為器也今飛益之類是也取其虛中以為用可用則器之利也天地以虛無而生萬物大道以虛無而函天地人以虛心而應萬有埴埴以虛中而受諸物則知埴埴為有之利虛中為無之用前舉轂輻之義已明再申埴埴而曉蓋有無體用全道之功其義淵微本易通矣此實性與天道者也故又舉之以次戶牖三指以戶牖鑿戶牖以為室堂其無有室之用障所以礙明虛故能容物凡以取其虛中為用也半門為戶交木為牖戶以開閉為功牖以實明為用戶牖不鑿堂室矣存去礙者以為虛室取虛處以為起居故戶牖為利室為用蓋戶牖有可室之用因之然後能成然非止此三者取虛為用物物亦然谷以虛故應管籥以虛故聲器皿以虛故容舟船以空故載太上指此三者餘可例之後明有無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以器顯道通即明於器中以無為用

即非於實處然器不可毀毀器則用不可明託物顯言非物則言無所寄是以車虛成運載之功取乾健能生萬物者如之埏埴有虛中之用取坤虛而受萬物者如之戶牖有堂室之用比心虛而供萬事之求者如之則知無自有成道因器顯孰謂虛無無用不知終日之用無止謂形迹爲真不知形迹之用爲蔽莊子曰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利用雙明繫辭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虛實通照然後知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也

邵若愚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老子以車器室明物理有無利用藉有之以爲利便於無之中乃見妙有不窮之用且如車今之十八古之三十輻共一轂爲輪藉輪爲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有在於運轉故知無者爲車之用也埏埴埴以爲器藉器爲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用在於盛貯乃知無者爲器之用也古之穴土爲居鑿戶而出入爲牖以視外然後君臣

父子宗廟寢筵之制以爲室藉室爲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有在於居處乃知無者爲室之用也故見有之以爲利便無之以爲妙用是以藉幻身爲利以無心之心爲用使學人體無理有無而道之利用

王志然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夫人之有生寓形宇內日用之急務有身之所欲斷不可無者有三曰車馬曰器具曰室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利用稍不得其所安反爲有身之大患也決矣人不能知之者必先揣己之合宜然後從事之可否且車之爲用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盡各有分天子之車必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卿大夫曰百乘而庶人不過疋馬單車而已少則不爲不多多則必出乎僭更加飾之雕鞍綉勒而不謂之詭譎亂常而何所以古人尚其質樸乘騎步趨亦必有禮故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者是也或秣馬脂車似亦嫌其過分馳騁失吾聖人執古御今純素之道

至有出為敗獵攜輪折軸終馬不及之繆
 豈其宜哉若夫埏埴者則乾坯粘土陶器
 之屬是已古人適得則用用已弃之初無
 愛吝終無厭弃之私民用飲食亦足自樂
 豈知器具所以美惡如何哉近古以降所
 尚特異貴富逸豫世無與匹猶^{十六}不貴難
 得之貨以資口體之適曾莫之知至有自
 盈傾覆之禍無他焉所失者衽席之上飲
 食之間戒之失漸矣經曰鑿戶牖以為室
 以此則上古巢居穴處之謂初避寒暑庇
 風雨而已而帝堯土階三尺茅茨不剪民
 則安其居樂其俗天下大治焉五霸與古
 相去幾何則其雕梁峻宇棟宇橈雲猶狹
 其所居耻其未盛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
 遺巧焉五府為之虛恬不自覺良由不能
 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
 以天下觀天下不觀其後之過歟於戲人
 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有之與
 無虛實相假虛則莫觀其跡跡則因有而
 有之以無為論豈知夫跡之所以跡哉故

老子推此三者以明有無利用之極致車
 則善載器則善盛室則善藏設為形器無
 非有也失之於無則不能為用失之於有
 則不能為利所以無之與有利之與用雖
 古大聖人亦取法焉學者不可自蔽者也
 程泰之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
 運藏者車之功用也輻轂皆具然後可以
 運載則車無輻轂其功用遂無託以自見
 也然而審求其理則夫碾地發軔者常在
 體質皆無之外則是車之功用常屬乎無
 而不屬乎有矣器之可盛也室之可居也
 用不著乎有而皆出於無其理一也故老
 氏借而言之以見無之可貴蓋如此也是
 故造車者必先營致輻轂以為之資而期
 其功用在輻轂皆無之地也其曰有之者
 求以致之也其曰無之者則求以去之也
 此意蓋喻道學益損而寄其理於體質虛
 實之間而已也論世之疑老者為其徒手
 無具決不可以治也不知老氏之無蓋欲
 起乎有以用有而非表裏初終一皆空空

也詳在臨川王氏之語曰治車者知治其輻轂而未嘗及無也然輻轂具而無必為用矣如其廢輻轂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求其無之為用則亦近乎愚矣此誤認老意也老氏之論欲致禮法以為利而超禮法以致用其謂有之無之猶曰益之損之也益之者求以致其所未有也損之者求以化其所已有也此其推車理而致之人事者也方其求有此有即是積信善以充諸已而使之實且大者是也及其求無此有即是取其充實者而損之期其迹泯而用存也有之無之云者夫人致力之地也而王氏之論遂即有無而命其成則是老子不知無輪之車不可推挽也蓋老語離隱難曉雖王氏最嗜其書而猶不免徇言失意也西晉之禍正出此耳彼信老氏矯語而蕩蔑禮法以自附於絕仁棄義之域聞老氏之貴無為也遂欲不設輻轂而冀車之自行也抑不知矯語之中常存正道無為之中更有無不為者在焉特將

出輻轂以用其無而未嘗舍輻轂而不資其有也老教之效於治也自漢始也曹參之相孝思文帝之紹高帝以清靜而致寧一以元默而致醇厚則雖未能化有為無而亦可謂能超形器以集虛者矣而其清靜元默又非付天下於不為也高帝之創垂在焉蕭何之制作在焉則輻轂之所從具者固已有素故曹參文帝得資其利以為已用欲靜則可靜欲默則可默也若元無高帝之法蕭何之規而一切付之不屑則西晉已

黃茂材曰三十輻至無之以為用有有中
 之有有無中之有無中之有其用無窮有
 中之有其利甚博輻轂以為車埏埴以為
 器戶牖以為室此則有中^{十九}之有民之賴其
 利也博矣雖無車而有車之用雖無器而
 有器之用雖無室而有室之用此則無中
 之有至人達士資其用也無窮今參同契
 黃庭經多載是說蓋有所由來矣

詹秋圃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

無用章無用中有實用存也凡造車以三十輻而循環共湊於一轂雖當古初無車之始固已有車載之用為不可廢凡埴埴坯陶以為器雖當無器之始亦固已有器皿之用為不可闕又鑿門戶窓牖以為室亦當無室之初已有室處之用尤不可無庇覆以安居此三者利用土木之工各有實用存焉自無而有無非因利而利無之以為用也

張沖應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

天有六氣地有五行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五行水木火土金也天地始分水為之先人始成形水為之本水主腎為命元其地數六而生木木主肝為魂其地數八而生火火主心為神室其地數二而生土土主脾為意其地數十而生金金主肺為魄其地數四而復生水五行在地相生之數凡三十比身之炁因之以運行而不悖也故曰三十輻共一轂謂人生而圓形於地五行法地數之三十而運行則六炁流通

獨輪轆三十之數以為一轂之運也或者又謂五行相生六炁相和五六為三十之數其炁自為之運皆一說也然數貴運行非虛其中則不可運矣五行三十之數非虛以相生則六炁何從而流轉轂以虛運

六

三

則車以數運能載而為用炁以虛運則身以炁運能養而為用故無中生有而有得以為用也若夫土之為器非埴和其水木火金以虛成之則不能以盛其物鑿戶牖以為器非空虛其門庭則不能容其人故

曰當其無有車之用當其無有器之用當

其無有室之用當也者各當其自然者也

車能載物器能盛物室能容人此有之以

為利也而有之以為利又自夫虛無運用之

所致也車器之與室其無中之用如是而

況人稟五行運此六炁化為神者乎此章

乃老子指墜地之象以發明之也

張靈應曰人身上精為軀系為轂炁出於

無推動精軀精結為有相隨運轉炁一升

精便降精一升炁便流轉相養不曾停住

道系却不可自虧分毫精亦不可自耗分毫只要有無相用悟此輻較之用這長生又何難之有蓋精屬陰法地數三十為三十輻系屬陽法天數二十五為一較輻不得較如何轉精不得系如何運其用如此

白玉蟾曰三十輻如三十日是也共一較一月是爾當其無月大月小有車之用雖有月小亦成一月堪填以為器陰陽往來而成造化當其無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有器之用間有不及亦見天工鑿戶牖以為室萬象森羅同乎一天當其無神不守舍五官失衛有室之用聖愚同性志內逐外故有之以為利得其父母之身為用無之以為用存我厥初同然之性無內無外

廖粹然曰三十輻此如日月合璧一月一周天共一較比身中元炁亦月一周天當其無以一貫之有車之用可為吾之乘與堪填以為器以黃庭陶寬鑄魄以水火鍊而成質當其無以道御之有器之用可為

我之大器鑿戶牖以為室闢路為後門便於水火開窓於尺宅以通神明當其無以比之用有室之用可為我之神舍故有之以為利太上言之其詳無之以為用毋勞重下注脚八字打開兩手分付

陳碧虛曰三十輻至有車之用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周禮考工記說車蓋圓以象天與方以法地三十輻以象一月之數夫月之懸天流行不息車之輾地運轉無窮是故古車以象月也既而三十日共一月亦猶三十輻共一較耳當其較中空虛輪得以轉行車中空虛人所以載其上故其空無之處是有轉行容載之用也嚴君平以謂太古聖人之牧民也因天地之所為不事乎智巧飲則用瓢食則用手萬物齊均無有高下及至王者有為賦重役煩百姓罷極上求不厭貢獻遠遼男女負載不勝其任故智者作為推較駕馬服牛負重致遠解緩民勞後世相承巧作滋生雕琢斑斕朱輪飾以金銀加以翠璣一車之

費足以貧民是以老氏傷創作之害道德
 明為善之生禍亂也故舉車器室三事說
 有無利用之相資因以垂戒云埏埴以為
 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埏和也埴黏土也謂
 工人範和黏土陶成形器取其器中空無
 之處是有盛受諸物之用也嚴君平以謂
 道德衰廢之時憂患攻其內陰陽賊其外
 民人薄弱羸瘦多疾是故水火齊起五味
 將形生熟不別乾漬不分故智者埏土為
 器以熟酸鹹而遂至田獵奢淫殘賊羣生
 剝胎殺穀以順君心雕琢珠玉以為盂盤
 於乎樸散為器一至於斯鑿戶牖以為室
 當其無有室之用鑿穿也半門曰戶門傍
 窓謂之牖門戶窓牖亦通稱也古者穴處
 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為戶牖居室
 也取其室中空無之處故人有安存出入
 之用也嚴君平以謂人心既變萬物怨恨
 蟲蛇起毒蟲作禽獸害人於是巖穴之中
 不足以禦患難全性命終天年故智者為
 作居室上棟下宇穿窓假望堅關固閉開

闔疾利蜂螫不得入禽獸不得至而後遂
 至華臺危闕阿房之殿大關守險築城為
 國士卒疲僊死者無數然而上世以為治
 後世以為亂者此乃有無利用相因之弊
 蓋在乎人耳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此解上三事明有無相資俱不可廢故有
 之以為利者而利在乎器也無之以為用
 者而用在乎空也夫器之為利也必存其
 外外資空用而成空之為用也必虛其內
 內藉器利而就故無藉有以為利而有藉
 無以為用也無則同乎道有則成乎器夫
 形而上者曰道謂道之無形也道雖無形
 必資有以彰其功若無其有則道之功何
 由而彰矣形而下者曰器謂器之有體也
 器雖有體必資無以成其用若亡其無則
 器之用何由而成矣故器非道不能應用
 道非器不能顯功亦如轂中有輻器中有
 物室中有人咸因無以利有因有以用無
 也且夫治身則神為存生之利虛為致神
 之用故無能致用而有能利物也利物在

乎有而致用在乎無夫無者虛靜之謂也
有者神明之謂也神明則妙有也虛靜則
至無也妙有之為利而利在乎存生也至
無之為用而用在乎致神也且存生致神
之利用不出乎妙有至無也故曰有之以
為利無之以為用

讚六

千四

謝圖南曰三十輻至之用車之轉也以較
三十輻共一較以象三十日為月之數也
物之實者以虛而運輻較於較較轉於虛
故當其有者不足以見車之用而無乃有
車之用也埏埴以為器至之用埏陶也埴
土也陶土以為器有用之物也而器之受
物在於中虛故當其有者未足以見器之
用而無乃有器之用也鑿戶牖至之用室
人之所居也戶牖人之出入也室以中虛
故可居戶以中虛故可由當其有未足以
見室之用而無乃所以為室之用也故有
之至為用非輻不可以為車非埴不可以
為器非戶牖不可以為室故有之者所以
為天下之利而無之者所以為天下之用

實以虛而容有以無而運故也蓋嘗論之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形
於有道隱於無故有不能以運有而無者
所以為有之用惟人亦然四肢之運車之
義也曾臆之設室之象也有物有則非器
之謂乎而靈臺中虛所以包容於內運動
於外而應不窮之用者此也否則塊然一
物何益哉

讚六

千五

林蘆齋曰三十輻共一較至無之以為用
較車中之容軸者也輻輪之股也較惟虛
中故可以行車埏埴陶者之器也虛而圓
故可以成器戶牖室中之通明處也此三
者皆是譬喻虛者之為用故曰有之以為
利無之以為用車器室皆實有之利也而
其所以為車為室為器皆虛中之用以此
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

范應元曰三十輻至有車之用輻車輞也
說文輪輹也較輻所轉也無字絕句此假
物以明大道虛通之用也古者制器尚象
車之輻有三十者以象一月也車較虛通

然後運行故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處乃有車之用也埏埴以為器至有室之用埏和也埴說文黏土也謂埏和黏土以為器也半門曰户交木曰牖器中虛通則能容受室中虛通則能居處是當其無處乃有器與室之用也莊子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蹊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此亦假物以明吾心虛通之用也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故凡有形之以為利者皆無形之以為用也不特車器室然爾何以驗之吾之身有形也其中有無形者之以為用也。豈特吾身凡天地萬物皆然也。薛庸齋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此三者有無相資以為用也。褚伯秀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二十六。轂輻為車虛中以載物埏埴為器虛中以貯物鑿牖為室虛中以處人其有無利用可見有者器也出於人為故有成毀無者道也本乎自然故無終窮譬諸人身頭目手足皆形之有必藉其中無形者運之目

視耳聽手執足履言動營為皆有使之者則無之為用大矣及其終也偃然寢於巨室頭目手足未嘗不具而無復運掉與木偶無殊者神奇逝而土苴存故也然而有無相因不可偏廢假凡軀以修聖果由室礙而造空無亦何嫌之有大抵有則有盡無則無窮此所以分優劣是章只發明一無字唯無也故能用天下之有以成車器室之功結以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則不止乎車器室而已莊子云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皆精於立喻或以三十輻准一月之數於後文殊覺牽強又有以無有作未有解引易繫辭舟楫之利蓋取諸渙服牛乘馬蓋取諸隨以為證言未有此器之時已有此用之理亦是一說。二十七牛妙傳曰三十輻至有車之用夫一車有三十輻一月有三十日其云車較者謂日月也若以道言之則當其大朴未分已前天地未根日月未光元無日月之用也以器用而言之則上古淳樸民皆無知元無

車轂轉輸之用始自黃帝觀轉蓬之象以作車以負重致遠後世奢侈飾以金玉丹朱其較太上天風俗漸侈淳樸散矣乃作而嘆曰當其無有車之用也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埏者和也埴者土也謂和土以為器也夫器者鼎器也古人以乾坤為鼎器也以道言之則當其混茫獨立之時元無乾坤安有鼎器之說也以器用而言之則上古之世人在道中性皆質朴飲用瓢食用手後世聖人範金合土以為器用三代以來朴散淳漓乎尚奢侈飲食器皿琢以犀玉製以金銀刻鏤雕璣崇高稀詫太上憫其世降乃歎之曰當其無有器之用也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鑿者開鑿戶牖謂窻樞室乃居室也古人以天地為神室以日月為戶牖也若以道言之則當其太極未判之前元無天地日月也乃道也以居室而言之則上古之時未有宮室夏則居橧巢冬則居營窟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中古以來世漸澆漓俗好侈靡宮殿盤鬱樓觀飛鷲縱情任意極侈窮奢太上憫其世衰故太息曰當其無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夫有者謂有日月運轉以來往寒暑有乾坤鼎器以陶鎔萬物有天下神室以覆載羣倫有車轂荷負六以便其轉輸有器皿什物以便夫飲食有居室戶牖以易其巢居此皆聖人備物致用以利天下故云有之以為利也無之以為用者謂當其天地萬物皆無惟道虛無而已蓋以虛無為用故云無之以為用也休休菴曰三十輻至無之以為用悟達大道謂之得體又須得用得體不得用謂之死物得用不得體謂之弄業識道德體用全謂之達士老子特以造車器鑿戶牖為室譬喻顯無為而有妙用利濟世間故有道之士所為皆利益也世間無者得之以為應用捨道與德何以成人世界楊智仁曰三十輻至無之以為用喻車輪也三十輻法一月數也機輪也運轉也天

以斗為機人以心為機使元神輻湊於中
 宮真炁流運於一身斡旋造化撥簇五行
 和合四象皆車之所用也埏埴者作瓦器
 之轉輪同喻之機輪也若無此輪焉得成
 器人若機變於中關核子轉處無所不通
 戶牖者孔竅也喻如混沌之生也塊然而
 已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矣人有
 七竅收視於內則生繼之於外則死故有
 無之說人能為之若用於無而無所不為
 無中生有得其用也有裏生無妙合先天
 然謂有則謂無弊能於有無之中具一隻
 眼方是到家底人無之以為用也莊子曰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
 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
 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
 不能自止邪
 喻清中曰三十輻至無之以為用天下之
 事有不生於有而生於無當其無作一句
 讀當三十輻之時未有車之利也車之用
 已存於中矣故曰有車之用當埏埴之時

未有器之利也而器之用已存於中矣故
 曰有器之用當鑿戶牖之時未有室之利
 也而室之用已存於中矣故曰有室之用
 按周禮考工記車蓋圓以象天輿方以象
 地三十輻以象一月之數穀車中之容軸
 者也輻湊而成輪者埏和也埴黏土也陶
 人運轉以成器者也鑿穿也半門曰戶門
 傍窻曰牖一說無空也虛也當其穀中空
 虛輪得以轉車中空虛得以容人是空無
 之處有轉行容載之用也陶成形器外實
 內虛當其器中空無之處是有盛受諸物
 之用古者穴居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倣
 為戶牖之制當其室中空無之處故人有
 安居出入之用故有之以為利者利在乎
 器形也無之以為用者用在乎空也夫器
 之為利也必存乎外外實空用而內空之
 為用也必虛其內內籍器利而就故無籍
 有以為利而有籍無以為用也無以言形
 而上之道有以言形而下之器道非器不
 彰器非道不成道器之相資不可舉一而

廢一也又一說為講言人身中有五臟其氣之所會五臟各有六氣故有五六三十三之會原猶車之三十輻也流轉不息通於一樞猶三十輻之共一轂也聖人知變化之樞機假有為之形體以身為爐三宮為鼎造化於虛無恍惚之中如所乘之車所用之器所居之室在有為體在無為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按魏伯陽參同契曰以無制有器用者空政是此意諸說皆有理存之以俟明理之君子云

胥六虛曰三十輻至以為用此章聖人言三十輻共一轂至于器室意觀者體物知身之道匪徒事其文也夫車室器之理先賢論之極詳此不復贅若夫體物知身之道言之鮮耳且知身之說頭目耳鼻口體手足共成吾身各有攸司雖然塊然一物耳其運動言笑皆在於吾而求吾之一字竟無所指的處得非無位之吾為有數之身用哉此經所謂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者也讀是經者試詳味之

紫元臯曰三十輻共一轂輻輪板也轂貴諸輻者也轂為體輻為用如心總萬法當其無有車之用當無車時誰建輻轂之妙用手埏埴以為器至有室之用造泥穴壁之妙用皆誰為之乎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有之時顯其利益無之時顯其妙用以心為體利為用也

蘇敬靜曰三十輻共一轂至以為用此章老子之意只在於無轂車中容軸者輻車之輪股較惟虛其中故可容軸以推輪而有車之用埏埴陶者之器所謂鈞盤也鈞惟虛圓旋轉故可成器而有器之用鑿戶為牖而後室明牖惟其虛則有室之用較之虛鈞之虛牖之虛皆無也是三者無以為體而有用途有故有車有器有室皆自無而生此亦有生於無之意也

本一菴居士曰三十輻至以為用物有也所以用是物者無也持有以用有是以物而相物耳故無有則無無所寄無無則有無所宰非特車室器皿為然自天下言物

其微而道其妙自一人言身其實而心其
虛也然無以有為利有以無為用兩者未
嘗不一也則天下無道外之物亦無心外
之身矣此用乃利用之用非體用之用若
以體用言則無為體而有為用

石潭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六

三十一

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
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
之以為用三十輻共一轂所以為車也然
其實軸之處必虛中乃可以運此車苟實
而不虛則轂何所用埏埴所以為器然埏
埴以陶必有虛以為之橐籥而後可以成
器若非埏埴以虛為用則器何以成鑿戶
牖以為室然必因其通明然後可以起居
苟不虛通則室亦何所用哉故有之以為
利無之以為用也有之以為利者車與器
與室也無之以為用者皆資於虛無也以
喻人必虛心乃可以受道所謂道集虛者
也或以為器虛然後容受室虛然後可居
者却於埏埴戶牖即所謂虛也又或以為

未有此車此器此室之前已有此車此器
此室之用者亦恐非老子之意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七

六

三十一